毛詩稽古編

光緒九年孟夏

毛詩稽古編

上海同文書局縮印

[illegible]齋藏書

PL
2466
.Z6
C4
v.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國朝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有四載凡三易藁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稷序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與之參正然通義兼權衆說啟源此編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

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為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明為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傳為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次之嚴粲詩緝又次之所掊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為甚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及率從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無所論說者則併篇目亦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複述者亦

置不道次為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末為附錄一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間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拘然引據賅博疏正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騁虛辨

國初諸家始變為徵實之學以挽頽波古義彬彬於斯為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

謂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謂庖犧必不作網罟是則於經義之外橫滋異學非惟宋儒無此說即漢儒亦豈有是論哉白璧之瑕固不必為之曲諱矣

朱叙

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葢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芭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為裔宇嵬瑣夫子亦時時述而識之葢其學綜典墳徵文獻稟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致求詳慎而不敢以私見汩亂其閒此所以為善述也詩叙出於子夏之徒大小毛公亦秦漢閒人詁訓視它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為箋即不免踳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概黜為郢書燕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

之徒為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令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為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己說門人問之曰敘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来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為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搉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敘注疏為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參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呼經學之荒也

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
詩之有叙也猶江漢之發源羊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
堋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汩汩然莫知其極
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厓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觴於此
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
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為微言未墜長發其竢之而已
康熙十八年季秋朔日同學弟朱鶴齡撰

趙叙

憶甲子歲拜先生於城東之存耕堂遂請先生所著之毛詩稽古編假館於葉氏朝夕披玩不忍釋手是年秋稷訪善書人鈔謄一本先生即因而校正其誤適禾中曹司農溶好古博聞搜訪遺書尤致意於六經講義既得宋元數十種以請政復携此書以至禾相晤於采山堂上繙閱數卷即已醉心歎為未有不徒卓識宏旨超出乎宋元以上且使漢儒師授洗剔一新其有功於四始六義者不淺遂留此書與諸經義藏之於塾稷念此書未付剞劂氏世無副本得流傳於浙水後有識者當不負先生苦心也其後奔走於衣食由歙而燕京

而三晉而齊魯數十年間無不鹿鹿塵坌雖欲理舊編且不
可得己卯冬抵家辛巳家居無以娛朝夕念先生歿又數年
其手筆藏於家子孫必世守之因謁諸弟昆而請焉果不惜
秘本出以相示則卷一至三十皆先生手自繕寫字體一遵
許徐毛氏古本不雜以俗下變體點畫不茍音注派別洵非
一朝一夕所成稷欲悉遵其故則又念讀之者必將驚詫甚
有不終卷而輟者計其字體之不泥古體之可不遵與夫無
傷於義有便於經者槩以時下習書錄之非敢擅易元本以
自便也猶記先生脫稾時亦皆從俗書即甲子所鈔之底本
亦不純用古字想先生若在見此當未必以為非獨未得如

昔日就正而親校其誤記先生自言校字之難即如此本自著之自鈔之自校之至五六過而謬者尚有十之一況今既易手點勘雖畢其能無疏漏乎先生父諱志中志皆作意或作記作書顛末已見朱長孺序及先生跋文先生歿於已巳之冬距今十有三年稷既卒業為記其前後所借鈔之帙凡有二其一留禾中司農歿後子彥栻登第書未散或云崑山得之已一即此其原本二先生手筆也藏存耕堂合四本至於詩解蘊義侍先生日少未得親承指示不能贊一詞爾

康熙辛巳夏日門人趙嘉稷百拜謹識

[illegible]

序

漢平帝世毛詩始立於學高密鄭君爲故訓作箋先儒無異說魏王肅注詩始難鄭箋而詩序詩傳未有妄肆譏評者至宋歐陽文忠公作毛詩本義乃盡棄毛鄭而鄭漁仲之徒遂逞其臆見廢序譚經周孚駁之不遺餘力其書不行於世朱子作集傳參用其說然作白鹿洞賦仍從古義又荅門人問曰舊說亦不可廢蓋朱子作集傳時本用小序因與東萊論詩相爭跂從漁仲此乃一時之意見非盡出本旨也輔廣劉瑾不達斯旨曲護集傳元時又以集傳取士承用至今不但廢序而傳箋亦廢矣

國初吳江見桃陳氏與其友朱長孺同治毛詩慨古義云亡卮言雜出著稽古編三十卷篇義宗小序釋經宗毛鄭故訓本之爾雅字體正以說文志在復古力排蕪義所以於詩童子問詩傳通釋二書掊擊尤甚豈非實事求是之學哉近世學者不知此書惟惠定宇徵君亟稱之於是海內好學之士始知轉抄藏弆咸謂長孺通義雖廣搜博采不及是書之謹嚴精核焉同時元和惠君研谿著詩說發明古義與陳氏不謀自合蓋我

朝稽古右文儒者崇尚實學二君實啟之是書惜無刊本手稿藏龎生黼廷家今照依原本悉心校讐付之剞劂嘉惠藝

林俾自謂涵泳本文以意逆志者讀之必廢然自反矣羆生

誠好古敏求之士哉

嘉慶十八年夏五月揚州阮元序

敘例

先儒釋經惟求合古後儒釋經多取更新漢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孫氏故毛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故者古也合於古所以合於經也後儒猒俗作厭故喜新作聰明以亂俗作亂之弃雅訓而從俗詮援叔重以證先古爲說镾俗作彌巧與經益離源也感之竊不自揆欲參伍眾說尋流泝源推求古經本恉以挽其弊而諸經注疏惟毛詩敘傳最古擬旹从事焉適邑儒朱子以所箸俗作著毛詩通義示余并商搉其疑因銳意搜討加以辨證得一義輒札記之積久得如干條𢑥俗作彙輯成帙名曰毛詩稽古編云爾原古人釋經多由師授不嫥

俗俗專據經本況詩得於諷誦非竹帛所書確有畫一諸儒傳寫師讀各分經文夫互異故字與義有不必相符者非得師授豈能辨其孰是哉今師授雖絕而傳義尚存尋繹傳義以攷經文其異同猶可正也此當稽古者一也又古今文義差殊若胡越之不同聲矣毛鄭字訓率宗爾雅於今俗爲驚俗杜古實屬恆詮不可易也用古義以入今文固難說者人之目彊古經以就今義夫豈合古人之心乎夫積字而有句積字句而有篇章字訓旣譌篇指或因以舛非小失也此當稽古者二也又三代迄今𠂹俗作垂二千餘載雕構刋方匪一日之積昔世屢更風俗迥異古聖賢行事因乎昔自宜於古者

未必宜於今嘆（俗作歎）據今人習俗併謂古人無其事大非通論也惟去身於古世㠯論斷古人斯詩之性情得矣此當稽古者三也又若弁冕車旂之制鼒鼎俎豆之儀朝會燕饗之覲禘祫郊社之議焚書而後典禮無憑臆說㠯還是非莫定此皆難臆度者至於山川陵谷屢易其形艸木禽魚不恆厥性祇可即古㠯言古不可迻（俗作移）古㠯就今其地名物類閒有相同非俚俗之流傳即文人之附致縱或偶符於古豈必可證於經抒其信而闕其疑勿㠯今之佀亂古之眞竊謂有一得焉

古今為詩學者無慮數十家其說燦乎備矣今日論詩不必

師心㠯逞惟當擇善而从故斯編止參酌舊詁不敢立新解
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尚之而注疏亦立於國學故所辨證此
二書為多其魏晉六朝諸家之說則正義所引用也其宋元
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辨證亦及焉若
近儒所著亦互有得失但甚尟俗作鮮尊信無庸置喙焉爾
折衷眾說必引據古書擇其義優者㠯決所从不敢俗作敢憑
臆為斷其引據之書必明著於編俾可覆案取驗示傳信也
其限於見聞局於心知疑而未定者謹闕所不知不敢妄論
引據之書㠯經傳為主而兩漢諸儒文語次之㠯漢甚近古
也魏晉六朝及唐又次之㠯去古稍遠也宋元迄今去古益

遠又多鑿空之論譌託之書非所取信唉其援據詳明議論典確足見賴以觸發者亦百有一二焉

肯人謬誤已經它書指擿者槩不贅及其指擿有未盡則曲暢之必先云某說如此不敢攘人之美也若指擿未當則加駮難

長孺通義駮正羣言屬為允當頗亦采錄其說余之述是編以補通義之未備也但讀書論古不必太异亦不可苟同故持說閒有與通義殊者各从所信也其同者不復覼縷若所見雖同而說有更進亦不憚詞費正欲兩書相輔而行目

凡有辯難必述原說以引其耑俗僭端習見者略述之希見者

詳述之其所援據太嘆至引述諸儒或以名或以字或以氏

或以書偶因文便非義例所抒

此編之例有誤則辯查則置之或一語而類及或連章而闕

如非同訓釋家句櫛字比也故止題篇什不載經文

辯證諸條各隨本詩爲次釐爲二十四卷其有義統全經詞

連數什則別爲五卷寘諸後名曰總詁復類分之爲擧與俗作要爲攷異爲正字爲辨物爲數典爲稽疑凡六門焉

總詁之後又繼以附錄一卷凡經注譌脫已別稽疑而辨析

未詳者傳箋釋文字義故實須加攷證者辯證詩義因而旁

及它典者論斷已明尚有餘意未盡者後儒之說未甚著聞

而其誤須辨者堅義稍䂬常閒恐人河漢其言者三家詩說可爲博聞之助者皆𢍰入焉其肯後仍㠯經爲次

字體譌陋於今極矣有俗體之譌如鶩澄挼捼飲囈覔匜等有俗用之譌如叩侯專移沽篤等有妄減之譌如韓雪雷衛薛戟等有妄增之譌如蔽爐寂熱栖烹等有分一字爲二字而譌者如瀾與連蔦與鐵臚與膚等有合數字爲一字而譌者如涾窨省皆佮省佮詥句皆佮合旻復匔皆佮復匃𢻇昒皆佮忽𪏰秩戴皆佮秩等有因形近而譌者如憂憂段段孝孝等有因音近而譌者如鋌錠飫飼但袒等與俗用侶同而實異此類不勝僂指取假俗書準諸古義大半皆譌繕寫斯編本欲悉加釐定一遵說文又恐太驚俗目俾覽者芒然必致厭薔而歎今止於點畫閒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務令昔目一覽便

識其稍晦者注於本字下每卷止注㫺一字再見者不復注至經文字體則別詳總詁正字門

見桃居士陳啓源述

毛詩稽古編校訂姓氏

楊復吉慧樓

閻登雲雨田

陳光岳石琴

沈欽霖芝堂

費雲倬雨鄉

周一鶚芸補

謝宗素履莊

毛詩稽古編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衛
邶
卷四

鄘 衛

卷五

王 鄭

卷六

齊 魏 唐

卷七

秦 陳 鄶 曹

卷八

豳

卷九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
南有嘉魚之什上
卷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下
卷十二
鴻雁之什
卷十三
節南山之什

卷十四
谷風之什
卷十五
甫田之什
卷十六
魚藻之什
卷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卷十八

文王之什下
卷十九
生民之什上
卷二十
生民之什中
生民之什下
卷二十一
蕩之什上
卷二十二
蕩之什下

卷二十三
頌
周頌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四
魯頌駉之什　商頌那之什
卷二十五
總詁
舉要
卷二十六
攷異

卷二十七
正字
卷二十八
辨物
卷二十九
數典　稽疑
卷三十
附錄
國風
小雅

大雅

頌

毛詩稽古編卷一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國風

十五國次弟先儒多有論說惟孔仲達程正叔差長與於刪詩本意未必合也以今國風較之吳季札所聞止豳秦二風是聖心更定餘皆國史之舊源謂國史次弟原無取義夫子述而不作各仍其舊文獨更置豳秦以示意爾殿豳以近雅先儒之說允矣至抑秦於魏唐之後其義猶鈌嘆竊嘗思之唐即晉也昔妹諸國齊晉秦楚為大楚雖南裔秦起西戎惟齊晉更霸有功王室齊霸僅桓公一身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晉夫霸天下

並復宗周晉烋之不遽爲戰國晉之力也夫子先晉於秦始吕
抒周室與又案十五國除周召王豳天子畿內邶鄘魏鄶先亾
外餘爲國者七自其衛鄭齊陳曹五國皆服於晉雖先晉並嫌
也獨秦偪彊圉坐與晉並爲讎敵如復先之則疑於二霸矣故
抑秦所吕尊晉也尊晉所吕尊王也

周南 正風

關雎

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通義辯之當矣案伊川箸新解一卷解
關雎敘云關雎之義樂得淑女爲后妃而配君子配惟后妃可
偁俗稱俗何別求淑女爲配程吕淑女即后妃與衡意同朱子从

匡夾从程也㗤論古人文義正不如伊川言兔罝篇云公侯好仇是武夫可配公侯也假樂篇云率由羣匹是羣臣可配王也書召誥云雝民百君子是君子可配民也（孔傳之解如此今解非是）豈嬪御輩不可偁配邪又以淑女爲后妃儀容於首章自次章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指文王則妨於義不指文王又無可指其說難通矣嚴緝（宋嚴粲著詩緝）以好逑爲后妃而釋荇菜仍爲賘體釋求之樂仍指嬪御則左右流之爲求荇菜寤寐求之不得爲求淑女何語意之不相應兮又大全載朱子之說言此妾侍（俗伦媵）爲之故能形容寤寐反側之事是直謂文王思淑女至卧不安席也始與月出澤陂相去無幾尚得謂性情之正兮況文王未昏不應

先有妾㑂因又爲之說曰此乃大王王季舊宮人作（夫見大全）大夫文
王寤寐聞事舊宮人何由知尤礙於理矣
王鴡之鳥解者不一詩緝雅疏皆載鼂氏（璞）陸氏（璣）楊（雄）許（愼）二
氏三說鼂云雎類今江東謂之鶚陸云如鷹深目目上骨露幽
州人謂之鷲楊許云白鷹佀鷹尾上白嚴緝獨取鼂義謂鶚鳥
不再匹夫則異處是有別也徐鉉陸佃皆云鶚性好峙每夫不
迻處所謂鶚夫義取諸此據此則鶚之爲鳥有愼固幽深傳之（語）
象嚴合與義當是也若夫鷙夫名雎與鶚同類而別爲白鷹尾
白鶚之別種三說相去不遠鼂獨得其正矣鼂樸通記呂爲皃
類尾有一點白是因白鷹尾白而傅會也朱子祖其義又詢諸

淮人家釋之曰狀類鳧鷖今江淮閒有之㗲白鷹佀鷹不佀鳧

江淮之鳥未可以證周南近世名物疏馮復京著駁之良是

雎爾雅說文皆作鴡从鳥且聲七余切音近趨陟砠叔苴漆沮音

同皆清母也今人多讀如菹醢之菹蓋舉正韻子余切之誤又

雎字與睢字異睢从目隹聲許規切仰目也又息追切水名

毛傳鴡鳩摯而有別箋申其意以為摯之言至疏又申之云雌雄

情意至𠪰俗作厚而能有別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

其色傳為摯字實取至義箋疏皆善述傳義矣蓋至與別義正

相反合之方見后妃之悳若作鷙鷙解文義偏枯矣集傳云情意

深至夫箋疏之意也歐陽修本義云不取其摯但取其別錢氏

詩詁亦譏箋義爲非皆未喻傳意案鴡乃雕類定是鷙鳥古字摯鷙亦通用但詩人取義在至不在鷙自

窈窕毛云幽閑也又云是幽閑貞專之善女明是指德而言非謂所處之宮也箋疏釋爲深宮而謂毛意亦然誤矣且毛傳淑女皆就未得者言安得先在深宮韓詩薛君漢章句云窈窕貞專皃（見文選李善注）正與毛同意

逑本訓斂聚關鴡好逑釋文云逑本亦作仇又禮記及漢書注文選注引此詩皆作仇則仇字爲正矣又案周南兩言好仇大雅言仇方毛皆訓匹鄭皆訓怨耦小雅之手仇毛亦訓匹毛義長矣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此兩訓正爲詩設也怨耦之解

見左傳說文亦引虞書云怨匹曰逑蓋亦古義然非所吕釋詩

鄭泥怨耦㞢訓謂關鳩好逑是咊好眾妾㞢怨者不亦迂乎

關鳩二三章毛皆吕未得者言故求是未得而求友樂則預計初

得者事也鄭皆吕已得者言故求是追溯其初而友㞢樂㞢正

言助祭者也如毛意則琴瑟鐘鼓為淑女而設如鄭意則為神

而設毛義勝矣琴瑟喻其咊乎鐘鼓象其美大正形容友樂㞢

情自若為神而設與友樂何預哉孫毓主毛是有見

荇蓴相類實二艸也蓴葉圜荇稍銳而長字本作莕荇乃重文爾

雅莕接余其葉苻是也說文作莕菨餘夏有華或黃或白實大

如棠梨中有細子艸木疏吳陸璣著言此菜可按酒而蘇頌圖經宋仁

宗旹本艸謂今人不會醫方尟俗作鮮用意古今物性不同乎又舊本艸蘇慈等修及埤雅宋陸佃著皆㠯爲芹卽鳧葵恐誤周禮醢人注魯頌毛傳竝云茆鳧葵說文及廣雅魏張揖著之說大同茆乃蓴也豈芹乎

左右流之左右音佐佑助也嬪御助后妃求之也集傳訓爲無方則於芼義難通矣朱子㠯芼爲覒而薦之也覒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案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又云左右就養有方無方有方皆可言左右矣又案佐佑俗字也助義本作左右其左右手字本作𠂇又今用左右爲𠂇又手字而別作佐佑字㠯當助義非古也詩無佑字而佐字見六月下迄韓奕三詩

餘則手義助義俱涸用左右字蓋衞包改經字有改之未盡者故雅俗互見也後儒徒守俗訓㒸多誤解

流訓求龠雅毛傳同古字義本如此朱傳釋爲順流而取之則經文爲不詞矣況流既爲取則俴采義故訓采爲取而擇之采既爲擇則又俴芼義故訓芼爲𦤇而薦之三字訓詁相因而易

古注字訓必有本不敢用臆說如輾轉反側箋云臥而不周曰輾疏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見反側既爲一輾轉亦爲一俱爲臥而不周又澤陂詩輾轉伏枕伏枕是身伏而不周輾轉與連文義定相同又何人斯箋呂輾轉釋反側愈知四字義同蓋此四字兩見詩關雎兼言之澤陂何人斯各言之疏呂詩證詩析四

字爲二義見其大同小異不甚分別也張揖廣雅云㞋轉反側也始取何人斯箋而倒其文與之四字義本同矣朱傳始析之曰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語甚新美然不知何本又釋文云輾本亦作㞋吕忱从車㞋則輾字始始於字林說文有㞋字無輾字玉篇㞋輾二字皆訓轉無二義澤陂輾字釋文亦云本又作㞋是知車旁皆後人加也近世趙凡夫（箸說文長箋）言輾字是軗字所改恐不然軗轢也尼㞋切與輾字音義俱不同

傳以芼爲擇與爾雅異義爾雅云芼搴也孫炎注云皆擇菜也某氏云搴猶拔也郭璞云拔取菜也某郭嫥釋雅文孫則旁顧詩

傳啖吕擇釋寀於義難矣孔疏引其文又申之曰拔菜而擇之
蓋欲通兩義爲一但拔與擇原各一事合之綫屬甚斷非確解
也源謂詩雅兩芼字文同而義異毛就詩釋詩不必援雅爲據
矣案詩芼字本作覒說文云覒擇也玉篇亦云擇也引詩左右
覒之古字多假用芼乃覒之假自毛云擇者本訓覒不訓芼孫
據毛吕釋雅孔據雅吕合毛皆過也又案覒字說文讀如苗徐
莫袍切皆平聲玉篇莫到切則去聲詩釋文同玉篇
禮惟羮今作羹用芼所謂鉶羮之芼也后夫人助祭薦菹不設羮故
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而傳亦訓芼爲擇宋董氏名逌著廣川詩故云
飄而薦之曰芼則直是羮矣菹生釀之不用飄也集傳吕荇菜

爲興故从董說夾無害但王后采芹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
皆實事也召南爲賦而周南爲興恐非詩恉

葛覃

葛覃敘述后妃在父母家事朱子辯說譏之因又謂未嫁者自當
服勤女功不足偁述此恐非確論豪家女子生長富貴尚不知
絲枲爲何事况大姒大邦之子哉餘辯見通義
服之無斁箋云服整也謂整治絺綌是未成布者也今解爲服之
於身是旣成衣者也由箋說見后妃之勤由今說見后妃之儉
義俱通但后妃之儉於下章澣濯見之則此章媍言勤優矣
害澣害否毛以爲問詞鄭以爲無所偏否皆當澣之竊謂毛說勝

也上㠯污瀚對言此㠯瀚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詞複矣孔疏右鄭㠯爲有問詞而無總結殆非文勢故不从傳殊不知瀚濯細事不敢自專必詢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爲商度之詞㠯形容后妃之心自何必有答詞方見其爲問哉毛云私服宜瀚公服宜否自論瀚否之常非代詩人答也疏語未當

卷耳

今㠯卷耳詩爲后妃思念君子恐不嗾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葛生采綠諸作見於變風變雅所㠯閔王道之衰征役不息室家怨曠刺旹也義不繫於思者也若如今說則卷耳當爲商紂刺詩不得爲周南正風矣況民家婦女思念其夫形諸怨歎不足

異也后妃身爲小君母儀一國且年已五六十無逸文王受命於中身孔傳云即位時年四十七案征役當在即位之後后妃年應相若乃作兒女子態自道其傷離憯別之情發爲詠歌傳播臣民之口不已媟乎至於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托諸空言總有傷於雅道汝墳殷其靁兩詩閔其君子猶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故列於正風曾后妃而反不若哉

卷耳即今藥艸中之蒼耳子也異名最多曰苓耳見爾雅及毛傳曰葹見離騷曰葈耳見廣雅曰胡葈見神農本艸經及艸木疏曰耳璫艸曰胡葸息遺切曰爵耳皆見艸木疏曰羊負來見博物記曰常枲見爾雅注陶隱居云傖人皆食之謂之常思菜常思者其常枲之譌乎殷敬順唐人列子釋文引蒼頡篇云葸思上聲耳一名蒼耳埤雅引荊楚記大同卷耳

之即爲蒼白信矣其莖葉性味頗見於陸疏䕷注惟陸云蘮生䕷云叢生爲异宋圖經謂陸䕷所言皆與今蒼白相類其䕷言叢生尤得之今集傳亦从䕷

張子曁呂味叔皆謂采卷自已備酒醴之用見讀詩記此見下章金罍兕觥語故爲此說也案本艸蒼白茲蘩釀酒之用惟崔寔月令有伏後爲麴之說張呂豈本此乎今造神麴亦用蒼白汁溲神麴惟入藥不以釀也月令之麴始斯類況此詩取蒠今俗爲興憂義扗不盈不扗卷白故傳云蒠者之興也酒醴之說未必詩恉

詩有三周行鄭皆釋爲周之列位卷白之周行則左傳荀子毛傳義皆同其說古矣非妄也宋呂大鈞改訓爲周之道路呂東萊

讀詩記取之徒見下三章皆咏使臣故謂此二句夾言賢人君子不當令之遠行從役自嘆小敘求賢審官指此二句言知臣下之勤勞指下三章言四章分爲兩意旣諷君子當爲官擇人又勸其於賢勞者致恩禮焉文義相承自應如此

砠碹岨三字實同一字今本詩及爾雅皆作砠釋文作碹說文引詩作岨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而毛傳反之疏以爲傳寫之誤今案說文釋名玉篇廣韻之釋岨皆與毛同而崔嵬無訓惟玉篇砠岨二字竝載岨解同毛砠解同爾雅則兩存其說焉劉（名熙箸釋名）許皆漢人旹毛學未盛而二書之釋岨皆合於傳則傳寫之誤當在爾雅若屺岵則定是傳誤

樛木

釋文云樛馬融韓詩本竝作朻爾雅云木下句曰朻案說文云下句曰樛从木翏聲（力救切）朻高木也从木丩聲（居由切）則二字義別詩興逮下當以樛爲正又樛木下垂喬木上竦正相反而周南詩俱托興焉一美逮下之仁一喻太身之潔義各有當爾

樂只君子鄭訓只爲是云樂其君子孔氏申之以爲樂是君子言以禮義竣於君子使得富其樂也以記嚴緝皆云樂哉君子語氣雖別而大義則同案說文只語巳詞从口象氣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也又只讀如止俗讀如質者非是玉篇之移之爾二切韻會云惟有此二切

螽斯

螽斯敘云言若螽斯不妒忌箋疏讀爲一句故朱子譏之謂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乃敘者之誤通義謂此敘當於言若螽斯絕句連上文讀而以不妒忌屬下文文義廼穩得之矣嘆羣處咊集便是螽斯不妒忌之驗卽如舊讀義自通

螽斯篇毛不言興而鄭以興釋之其畣張逸云此實興也文義可解故不言此善會毛意也今以爲比恐不嘆又此詩每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龠者龠后妃也振振繩繩蟄蟄正謂子孫之賢毛分釋三義甚優而韓詩外傳引此夾云賢母使子賢也意與毛同矣今以爲螽斯之多子殊少義趣

桃夭　兔罝　芣苢

周南首八篇敘皆言后妃而文王之德自見至江漢汝墳二詩化行南國則云文王之化義各有攸當也晦翁譏之以爲一以后妃爲主不復知有文王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皆以爲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文王徒擁虛器爲寄生之君也（以上皆辯說語）吁敘之言安有是哉歬（俗作前）五篇敘止言后妃一身不及梱（俗作閫）外求賢審官者以勸君子自非自爲之也桃夭兔罝芣苢三敘則及國中矣啖宐室家樂有子皆婦人事也賢才衆多與關雎惪壯進賢理亦相通也且此三詩敘一云所致一云化一云美孔疏釋之云三者義通總是美化所致自是敘

止言化不言政也化者悳修於身而閒者興起後世匹婦庶女
秉義感人尚能厚人倫美風俗況吕國母之尊可謂必無其理
哉若晦翁所云禮樂征伐者政也敍無是言也至后妃之賢是
文王刑于所致美后妃正所吕美文王舉此吕見假足矣如必
篇篇兹舉而言之古人文字安得蘩冗如此

桃枖

說文枖媄二字兹引此詩是詩夭字亦作枖又作媄也今攷其義
當吕枖爲正枖說文吕爲木少盛皃毛亦吕夭夭爲桃之少壯
義本合故釋文獨引焉夭本於兆切屈也今詩借用且媄訓爲
女子笑皃當出三家詩

桃夭三章三言宜本一義也毛傳於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上二章宜字義亦應爾首章傳乃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不如末章義優矣桑成反據首解以易後傳殊失去取之當

兔罝

兔罝是賦體毛鄭皆不以爲興也歐陽本義專以興言之又譏敍白如敍文則周南舉國皆賢無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詞害意說詩者泥敍語遂謂兔罝野人皆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而過矣文王舉賢不遺微賤得士於兔罝中自有此理度外之事後世大略之主猶能行之何云近誣敍云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極形王化之盛自言衆多不言皆賢也何謂害意且好德人之常性

歐反㠯有君子無小人爲妄是何言乎案元儒金履祥引墨子
文王舉閎夭大顛於罝网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因言兔罝體
皃肅敬此閎夭大顛所㠯爲賢而文王舉之也曰尊之取異鼓
林宗之取茅容皆然況文王乎此言敬悳之可貴故取士者恆
㠯之也善會詩義矣或疑墨子之言不見經典未可據信夫古
人軼事經史所不載而傘俗幸佁抒於諸子百家之言㠯傳後世
者多矣可悉指爲誣乎縱使出於傅會與必當旹說此詩者原
有得賢於兔罝之解故㠯閎夭大顛實之也又滏貫山云文王
旹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兔罝之流乎山之
言亦本是詩矣可見毛鄭㠯肎釋兔罝詩者皆佁是解非一家

之私說也集傳以詩語上下相應故判爲興㷊仍謂是興中之賦而云兔罝之人才有可用則大不以歐說爲㷊

芣苢

爾雅別芣苢之名馬舄車前并芣苢而三焉本艸又名當道棍葉及子皆入藥而葉又可茹見陸璣疏及王旻山居錄其實主令人有子見陶氏別錄周南婦人當采其實矣韓詩說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生于兩旁謂瞿又云芣苢澤寫也車前澤寫豈一艸乎又以爲惡臭之艸今此二艸未見其惡臭也

漢廣

漢廣敘云德廣所及也前三詩化及國中此詩方及南國故云廣

與漢廣字偶同耳非謂漢廣爲悳廣也辯說識之奄乃苛兮
南有喬木毛云喬上竦也集傳取鄭風蘇注蘇轍著詩解集傳釋之曰上
竦奄枝曰喬案爾雅釋木凡五言喬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
曰喬句者言樹枝之叠曲非奄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注楸樹
性上竦一云槐棘醜喬注枝葉皆翹竦楸槐棘三者皆非奄枝
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爾雅五言喬兹
奄奄枝之說蘇氏云云不知何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爲喬下
云奄枝爲檄內文連家誤以假釋此耳噫鹵莽一至此耶
休息作休思釋文非之而正義以爲嘆據傳先釋思詞後言漢上
爲證其說良是但陸云古本皆作休息本或作思以意改耳孔

云未見有本作思者故不敢改獨集傳以爲韓詩作思豈據外
傳之文乎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俱在陸孔所見本較多何
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之作思當爲後人以意改耳
孔疏釋游女之義云內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此貴家
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解甚
平正集傳則云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隄曲
可見噫誤矣女子無故出游不過冶容誨淫耳非美俗也被文
王之化者尚有此乎大隄曲作於劉宋皆六朝綺靡之習豈成
周盛時所宜見風俗隨時而變自周迄宋千五六百年安得相
同況大隄所詠乃狹邪倡女引假證此尤爲不類

江之永矣永說文作羕案爾雅羕長也郭注云羕所未聞不引此詩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善注引韓詩云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云漾長也則韓詩自作漾矣說文羕字永字皆引此詩東濚皆三家詩異抒意羕字杜甫魯詩乎

方說文云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案爾雅大夫方舟是也方字訓釋雖多而此其本義後世復出汸字以當併船之方俗也濚廣不可方思谷風方之舟之毛鄭訓方爲泭釋文云小筏曰泭爾雅云舫泭又云庶人乘泭是也此雖非併船而不離舟義乃假借之有因者韻會釋方字歷舉諸解獨不及泭義疏矣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箋疏解此本謂於是子出嫁之時我願秣其

馬棄之以致禮餼示欲其適己文似迂意則正也永叔解之曰之子出游而歸我願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欣慕焉者是也朱傳說之深意大同歐文較順而意稍婉焉昔人香韉詩白自憐輸廄吏餘煗（俗作煖）在香韉此即歐朱意也孰謂周南正風乃豔情之濫觴哉嚴坦叔釋此云此女出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意本箋啖青出於藍矣

汝墳

爾雅汝爲墳郭注引詩汝墳證之宋董逌據此謂詩墳字當作濆替古詩本猶爲濆也此謬矣觀毛傳訓墳爲大防則漢古已作墳从土明矣與今本正同不應替古偏从水

燬字爾雅毛傳說文皆訓火韓詩薛君章句訓烈火說文燬又作焜音義亦同獨朱傳訓爲焚未詳字訓所出

父母孔邇者勸其君子當勤勞王事無貽父母憂敘所謂勉之以正也箋疏及列女傳併作此解集傳从張氏說以父母斥文王義亦可通但不如古注主勸勉君子義尤巹且合敘

麟趾

麟趾取興不過謂公子之信厚如麟耳集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公子不大分析兮至易信厚爲仁厚於義無礙毛傳之信而應禮較有本矣

麟趾傳云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孔疏申之以爲同姓是五服

之外同祖是五服之內與杕杜傳以同姓爲同祖異祖對同父
此對同族也又引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
族於禰廟同姓是諸姬同宗是凡蔣邢茅胙祭皆於五服之外
分親疏同族是五服之內以證毛義明且確矣集傳取王氏安石
之說曰公姓公孫也偁子爲姓古有之矣見左傳昭四年偁孫爲姓未
之前聞王又自申之曰孫傳姓者也此語尤不可解豈以晉烁
皆公子之孫輒氏其祖之字與嘆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
氏非傳姓也

毛詩稽古編卷一終

毛詩稽古編卷二

東吳陳啓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召南正風

鵲巢

鵲巢之鳩鳲鳩也毛云秸鞠爾雅同注云今之布穀鄭言其有均壹之德故詩以喻夫人埤雅申之言均是母道壹是妻道義尤允矣永叔獨爲異說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至所謂布穀與鳩絕異案此說非是鵲生子輙飛去其巢任它鳥居之豈布穀獨不可居乎布穀之爲鳩載在經傳歷有明據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箸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鳩名特

俚俗之妄偁㠯名南詩人安知宋世有拙鳥亦名鳩乎且未聞言婦悳者徒取其拙也宋人說詩多从歐集傳又衍爲嫥靜純一四字亦知㠯拙爲美悳於義難通也夫嫥靜純一止當鄭箋之意自尚漏其均義因均義尤遠於拙難於牽合也不知天下性拙之人盡俗作儘有趮俗作躁動反覆者豈必皆嫥靜純一哉

采蘩

采蘩之蘩皤蒿也漢廣之蔞蔞蒿也鹿鳴之苹藾音賴蒿也凡三蒿矣鄭氏爾雅注陸氏艸木疏所言皆與本艸白蒿即皤蒿入本經上品又名蓬蒿孟詵食療白蒿之外別箸蔞蒿陸佃埤雅亦然釋此二蒿未嘗合爲一也宋蘇頌圖經謂古㠯白蒿爲菹今人

但食蔞蒿則已疑蔞之卽蘇嘆未敢澂言之近世李時珍本艸綱目始言白蒿有水陸二種而呂芎爲陸生蔞爲水生似屬有據今錄其說云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蘩白蘩皤蒿者卽今陸生艾（非冰臺之艾）蒿也辛薰不美白蘩由胡者卽今水生蔞蒿也辛香而美白蘇之醜烌爲蒿者通指水陸二種白蘋白蕭白蘇皆老蒿之通名本艸所用蓋取水生者詩鹿鳴之芎卽陸生皤蒿鹿食九種解毒之艸此其一也詩于呂采蘩左傳蘋蘩薀藻之菜茲指水生白蒿言蔞蒿生陂澤中二月發苗葉似媆（俗作嫩）艾而岐細面青背白其莖或赤或白其根白脃（俗作脆）采其根莖生熟菹暴皆可食蓋嘉蔬也景差（俗作差）大招云吳酸蒿蔞

不霑薄謂吳人善調酸鹹瀹蔞蒿以爲韲俗作虀其味不濃不薄而甘美也案李詮釋蔞蒿性狀可補藻廣詩疏之未及又采蘩詩疏以蘩是陸艸解沼沚爲水旁澗中爲曲內頗費回護況王后薦荇大夫妻薦蘋藻皆水艸不應大人獨異左傳蘋蘩薀藻皆指爲澗谿沼沚之毛不應襍一陸艸於其中陶隱居云白蒿生於川澤二月采生於川澤正與詩沼沚澗中相合不必作水旁曲內解矣其說亦是但謂與蔞一艸未知果否自至以陸生者爲蒿案艸木疏蘩色白而蒿色青白蘩至秌始可食而蒿始生卽可食色性不同定別艸也豳風采蘩祁祁其陸生之蘩與蘩以生蠶蠶性惡溼未必用水艸耳

古以祀與戎爲大事春秋書有事書有大事皆言祭也詩公侯之事傳以爲祭祀而以下章之宮爲廟意亦同左傳云蘋蘩薀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蘩采蘋二詩言則毛公執蘩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或見七月詩采蘩祁祁語遂謂夫人親蠶故采生具兒蠶之見也集傳載其說既屬蛇足近世僞爲申公詩說者又从而傅會之可嗤矣

夙夜在公箋疏以夜爲祭前之夕視濯摡今俗溉夙謂祭日之晨視饎爨還歸則祭畢而歸燕寢皆非正祭時故服被不服副此定說也宋輔氏謂詩作於商時與周禮異故服次以祭斯特懸想之談自鄭以記朱傳皆从之

艸蟲

箋吕見止爲同牢之旹吕覯止爲祔昏之夕因引易覯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啖古詩簡質不應一事而重復言之鄙分爲兩義亦非奄見

集傳釋名南采薇不依古注曰薇佀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今案胡氏寅之言曰荊楚閒有艸叢生脩條四旹發穎春夏之交華亦蕃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僉之甘美野人呼爲迷蕨疑莊子所謂迷陽卽此蕨也噫彼特吕迷薇二字聲音相近又此詩蕨薇連章四月詩亦蕨薇同句誤謂二艸是一類而迷蕨之名偶相符合家傳會

爲此說自夫古今方俗語不相通野人語音尤多不正豈可爲
據況薇與蕨各一艸不得用薇爲蕨名胡語謬甚又胡氏所記
莩葉條榦與今山中蕨艸大不相類㠯爲佀蕨尤不確也莊子
曰迷陽迷陽㒺傷吾行卻曲卻曲㒺傷吾足解者多矣未有㠯
迷陽爲艸名者惟羅勉道循本有迷蕨之解與是後儒鑿空妄
說不可㠯爲信也迷陽旣爲薇艸卻曲又何艸邪
說文薇菜也佀藿陸疏云薇艸莖葉佀小豆蔓生味亦佀小豆藿
嚴緝引項氏云薇卽今之野豌（於桓切）豆葉蜀人謂之巢菜東坡
改名曰元修菜（巢元修東坡故人嗜此菜故㠯名之）項說正與許陸同矣案爾雅
薇𠂺（俗佮垂）水邢昺謂本艸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佀柹葉者白薇

也生水旁似蒿者薇也詩采薇是山菜非垂水今攷本艸白薇入本經中品名菅艸别錄名薇艸又名白幕云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采根陰乾蘇頌云莖葉俱青頗類柳葉六七月開紅蕚八九月結實其根黃白色類牛膝而短小毛以詩采薇爲此艸矣至巢菜之薇陳藏器(唐人)載在本艸拾遺云生水旁似蒿則正爾雅之垂水也孔氏正義全引陸疏是直以詩之薇爲垂水意與毛異源謂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谿澗濱澨皆山間水薇生其旁無害爲山菜况叔重釋薇似藿乃其本義陸璣疏詩大同二子去古未遠說必有據孔氏从之當矣毛語非是又案巢菜有大小二種小巢名薇即垂水大巢名翹搖爾雅柱夫搖車

是也說見本艸拾遺

采蘋

采蘋篇毛鄭皆訓吕爲敎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敎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偁婦而偁季女三也王肅釋此詩是大夫妻助祭於夫氏之事故謂蘋藻爲葅牖下爲奧孔疏駮之而朱傳从之

蘋萍二艸朱傳誤合爲一藝谷論其有大小之分當矣但其譏爾雅鄭注云誤吕小萍爲大蘋則非鄭之誤而孔疏引鄭之誤也今案爾雅先云萍蓱注水中浮萍江東人謂之薸（隸作薸）繼云其大者蘋注詩亏吕采蘋是鄭注水中浮萍萍二語乃釋萍蓱非釋

蕢也於蕢字直引詩證之自孔氏引爾雅合兩文爲一而繫鼫注於下又刪去其引詩之語竟佀呂萍釋蕢矣嚴緝不識孔而識鼫豈未觀爾雅原文耶疎謬殊甚嚴又據唐本艸謂水萍有三大白蕢中白苻小白萍亦非通論蕢萍之爲同類而分大小因有爾雅之文自苻之別於萍乃蘇慈之說肯此未之聞也且蕁亦佀苻何不併剡之爲四蕢兮苻蕁與蕢三艸相佀李氏綱目辨之甚詳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圜如馬蹄者蕁也葉佀蕁而稍鋭長者苻也蕚亦有黄白二色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蕢也夏秌閒開小蕚白色又偁白蕢

毛呂藻爲聚藻正陸璣所謂葉如蓬蒿莖大如釵股者也又名藴

薀藻之菜見左傳李氏本艸注云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相生卽水薀是也又一種名馬藻卽爾雅之莙牛藻鄭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陸疏所謂葉如雞蘇莖大如箸者卽此非采

賁詩之藻

宗室牖下毛以爲室中鄭以爲戶外義雖不同皆不以爲輿也故孔疏駁王肅云經典未有以輿爲牖下者案輿乃深隱之名牖下乃通明之處肅合爲一名實相違矣

甘棠

先儒釋甘棠爲召公述職不欲重煩百姓聽斷於棠下韓詩及史記說苑所言皆與鄭箋同宋劉元城安世識之謂此乃墨子之道

當是召伯在時偶焉憩息於此自源謂巡行時適值農桑蠶暇故就樹下而決訟理容有之原不以此爲常也若偶焉憩息則巡行多矣所憩息非一處恩惠者何偏㤅今俗愛一棠哉

毛傳云蔽芾小皃呂記引宋范氏云盛也兩義相反案說文蔽字注云蔽蔽小艸也易豐卦釋文引子夏傳云芾小也爾雅釋言亦云芾小也嘫則蔽芾皆爲小義詩合此二字爲文其當訓小無疑毛義不易矣又芾字本作市玉篇云蔽市小皃此又祖毛說又案甘棠即杜也見爾雅謂之杜梨郭注亦名棠梨陸疏唐風兩杕杜皆詠其特生一言枝葉稀疏一言侌涼寡薄俱與小義近昔孫楚杕杜賦云蕚葉疏悴靡休蔭之茂榮今棠梨實非大樹與

賸語正合何得言戲

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云白者名棠赤者爲杜爲甘棠召南甘棠唐風及小雅杕杜皆赤棠也毛傳亦云甘棠杜也然則甘棠乃赤棠又名杜無可疑矣艸木疏云甘棠今棠棃赤棠也與白棠同自但子有赤白美惡白棠子白而滑美甘棠是也赤棠子濇而酢俗語白濇如杜是也旣以甘棠爲赤棠又以爲白棠肯後語相反必有誤也爾雅邢疏及陸氏埤雅皆全引之而不置辯惟孔氏詩疏獨引舍人注得之矣

名之甘棠桑之樹檖皆野棃也甘棠卽杜也樹佀棃而小子霜後可食韻會云牡白棠牝白杜齊民要術云棃核每顆十餘粒穜之惟一二

子生梨餘皆生杜唊接梨者必用之檖名赤羅又名山梨又名楊檖名鹿梨名鼠梨實大如杏可食案棠杜梨三者同類而小異自甘棠名棠梨又名杜梨實兼三種木名矣後世海棠乃別種鄭樵㠯爲即甘棠誤甚海棠來自海外古世未有風人安得見之哉

茇說文訓艸根而庋字訓舍引詩召伯所庋今詩皆作茇毛云艸舍也孔疏引周禮茇舍注艸止釋之庋云舍茇云艸舍義稍別而同歸矣又左傳反首拔舍僖十五年杜注云拔艸舍止始因茇拔文異故不直云艸止乎三書各一字義實相通此詩則當㠯庋字爲正

集傳釋甘棠篇以爲勿敗則非特勿伐勿拜則非特勿敗此用唇人施士丏(綸充切)之說也施解勿拜謂小低詘其枝如人之拜此特臆說自嘗以字義攷之則畀是案首章之伐毛訓擊說文訓犮同次章之敗毛訓傳而說文訓毀末章之拜本作扒扒音拜拔也(見廣韻)鄭箋拜犮訓拔可見今詩拜字乃扒字之偕非跪拜義也施取偕用之字而妄爲傳會陋矣夫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章文義始由輕而重集傳正與相反

行露

行露以喻犯禮本與體集傳判爲賦是言畏露之霑溼故不敢淫奔也女子不顧淫奔誰能彊之須以露爲詞邪又曰自述己意

合此詩以絕其人一以始與之私繼則悔而絕之者此可謂之貞女乎下章雀鼠之訟始彊委禽焉而未家自若怨其不奔而遽與之訟恐無此理

室家不足非弊不足也箋所謂媒妁之言不和而彊委六禮者也疏申其意至明當矣韓詩外傳以爲既許嫁因禮不備而不行是爭聘財也聘財不足始諾而終悔之被文王之化者當如是乎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獄哉

羔羊

麟趾敘云信厚如麟趾之時羔羊敘云節儉正直德如羔羊騶虞

敍云仁如騶虞三敍皆言如語同而義異麟趾言如如致麟之
旹也騶虞言如如騶虞之獸也羔羊言如如服羔裘之人也鵲
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正斯義矣疏申箋意
呂爲人悳如羔羊又引宗伯職注士相見禮注公羊何休注呂
證羔羊之悳始不啖此詩之羔羊呂爲裘耳豈若麟與騶虞取
義於兩物乎況所云羣不失類跪而受乳死義生禮經文無此
意也與節儉正直語非甚合也疏失敍意併失箋意矣案羔裘
大夫居朝之服孔疏有辯所謂服羔裘之人也悳不可爲大夫雖服
羔裘而非其人矣召南大夫悳稱其服故白如羔羊之人
後漢循吏傳注引韓詩羔羊篇薛君章句云絜喻潔白絲喻詘柔

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其悳能偁有潔白之性詘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解素絲屬有義味可以補毛鄭之未及毛以委蛇爲行可從迹韓詩云公正皃兩意正相成矣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傚效即鄭所謂正直也鄭訓爲委曲自得不及傳之優至以退食爲減膳自公爲順於事文義尤迂

殷其靁

傳文簡賅有詳人所略者如殷其靁傳云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一舉而詞煩不殺者靁爲號令之象遠行從政以此故須詳之而嘆則詩人託興豈浸嘆哉乃謂全不取

義吾未敢信

雨靁殷殷嘫震靁虺虺嘫旱靁隆隆嘫三種靁聲皆見詩惟殷殷之靁有味豫之義震動之象王者政教號令動物而使之味類此矣故詩㠯興遠行從政而傳㠯豫震兩卦義釋之

何斯違斯毛云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也鄭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也疏申之云傳何此君子解何字非經中之斯故復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夫非經中之斯適居此乃何斯之此復去此乃違斯之此也孔特㠯毛之斯此扗違去之肯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是解也愚則㠯為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

止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之

摽有梅

摽梅詩女之求男汲汲矣箋疏皆謂詩人代述其情是也後世閨情豔體出文人墨士筆正與此相類朱子以爲女子所自言閨中處女何其顏厚乃爾耶案大全或問此詩爲女子自作恐不得爲正風朱子曰自作亦無害里巷之詩如此已不失正矣又言晉魏閒怨父母詩昏人怨兄嫂詩雖鄙俚可惡自是人情吁此言豈可爲訓

桃夭摽梅二詩體正相同一以桃之盛喻及時一以梅之落喻過

者皆興也今一以爲興一以爲賦吾所不解

小星

小星詩以小星喻妾倂俗作媵三五喻夫人此毛鄭說也補傳非之謂三心五柳非一者所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夫人一而已不得以三五爲喻嚴氏信其說㒸謂三五參昴卽是小星總爲衆妾之喻此謬矣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扇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非據一者所見而言心見於三月柳見於正月何妨竝取爲喻牽牛與天畢相去百餘度大東詩同詠之不必一者竝見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不相同柳雖八星㗖疏引元命苞以爲五

星矣不僂栁也即如下章之參古㠯爲三星攷工記數伐而爲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爲七星鼎今爲七星元命苞㠯爲六星夫不能相同又如營室二星攷工記幷東壁於室而爲四星河鼓左右旗班書㠯爲各九星則共十八星孫炎僂總爲十二星又如牽牛河鼓爾雅合爲一星天官書別爲兩星皆是也又天上經星古今皆有增損㠯隋丹元子步天歌較之今日天象如閣道本六星今則八文昌本六星今則七皆增於其舊臼本四星杵本三星今則臼三而杵一皆損於其舊此等未易悉數甚有古有而今無如折威鼉丈人之類豈可執一而論哉況詩託興於星但㠯小大爲喻自多寡非所計也必欲㠯

三喻三呂五喻五不已囧兮至集傳取兩杜字兩與字相呼應爲興此全不取義之說也有辯見總詁

寔命不同毛云寔是也觀書是能容之戴記引書是作寔晉炑桓六季寔來公羊傳云是來可見毛義允當朱傳呂爲與實同恐非詩指案說文寔止也實富也今寔音殖入十三職韻實讀如石入四質韻二字音義各別自杜注寔來訓寔爲實後儒相沿溷爲一字朱傳始仍其誤

江有汜

江有汜三章汜爲水決復入渚爲小洲皆涇㴸也非水名也惟末章之沱是水名見禹貢及爾雅江之別也故小敘獨云江沱之

閒謂二水閒之國自朱傳改爲汜水之旁汜豈水名乎文義殊乖隸作矣水夾有名汜者殽杜成皋不近江也

江有汜董氏引石經及說文云汜皆作洍以爲古作洍後譌爲汜案說文汜洍二字皆引此詩音義亦同徐鉉等謂洍乃汜之或體然則汜字古已有之非後之譌也董語非是

江有汜敍不言夫人而言嫡故孔疏申之以爲大夫士之妻朱傳云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亦此意被夫人化必非夫人矣但言媵待年於國則肯後語不相顧大夫不越境逆女其媵當待年於家不應以國別也晳烁旹胥高固昏於魯見宣五年此爽周之失禮文王之世安得有之至待年之誤通義駁之允當

野有死麕

吉士誘之毛鄭皆以誘爲道儀禮有誘射之文謂以禮道之古字義本如此也歐陽誤解爲挑誘東萊駮之云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此污行而名吉士者斯言當矣嚴緝反从歐何其悖哉

吉士誘之言士之宜以禮來也有女如玉比女德之貞潔鄭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不可犯也詞遜而意嚴矣朱傳誘字無訓以下所述或說推之當同歐解矣又謂如玉是美其色則此二章詩直是備述豔情夸美冶容之語安在其惡無禮又烏得爲正風哉至所引或說出於潘叔慈其以麕鹿爲誘者謂以不備之禮爲侵陵之其夫不論理之當否而論物之豐薄是特爭聘財而已矣

林有樸樕毛傳云樸樕小木孔疏引爾雅樸樕心及孫炎某氏注㠯爲卽此木錢氏詩詁譏之謂小木通呼樸樕非木名也又爾雅是樕樸與樸樕不同某氏注㠯爲可作柱則必非小木可知韻會載其說此佀之而實非也疏引爾雅作樸樕心定是古本原作樸樕後人誤倒其文不得疑爲兩木也又鄭氏某氏注皆言樸樕卽槲樕案槲樕與櫟相類䔿葉佀臬大有斗如橡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高丈餘名大葉櫟然則毛傳言其小者而某氏注則指其大者與錢㠯爲小木之倶謬矣本艸綱目云槲葉搖動有㲄觫之態故名槲樕也樸樕者㜸娑（俗作婆娑）之皃其樹偃蹇其枝芃芃故也俗呼忒朖不整者爲樸樕㠯此理

或㗋

純有六音緇湻屯音豚囤準振是也白茅純束㞢純隸屯囤二音訓皆爲包束㞢義本徒本反讀如屯則鈍意也故沈重音徒尊反

尨使尨也吠說文云尨犬㞢多毛者从犬彡音衫聲今惟監本注疏作尨與說文合呂記朱傳皆作厖非是厖訓大石見說文與尨異字

何彼襛矣

襛左从衣不从禾石經監本注疏及說文皆同今集傳俗本多誤从禾

雝从隹邕聲雝渠鳥也夫名脊令詩肅雝邕雝虘雝皆非本義乃

俗也蜀雝謂辟廱當作廱虞雝是雝寔俗作塞義當作邕邕者水邕成池與寔義近矣今作壅乃俗字也惟肅雝爲雝咊義無本字可歸當繫於俗又雝隸作雍破巛爲二破邑爲乡邑之作乡猶鄉之左旁也隹則如故雝雍本一字今分爲兩鳥名獨用雝而雍則訓咊夫俗也其鳴雁咊鸞鳳凰之聲有取於咊夫當俗雝

㠯文王爲予王猶商偁玄王偁武王周偁寍王偁汾王不必㠯謚舉也昧者不察欲㠯春秋王姬歸齊事實何彼襛矣詩陋矣朱傳本依古注又附或說於後可謂蛇足夫經云齊侯之子此父在之偁也春秋書王姬歸於齊一在莊元年則齊襄之五年也

一杜莊十一秊則齊桓之三秊也王姬下嫁皆二公久已爲君豈有身爲齊侯而顧目爲齊侯之子者邪爲此說者太闇於文義矣集傳又云齊侯卽襄公諸皃其誤尤甚襄公桓公皆僖公子就如或說齊侯太當指僖公何得云襄公邪元劉瑾申之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齊侯之子指桓公小白也是竟呂桓公爲襄公子矣不顧後人齒冷邪

又案平王之崩杜隱公三秊爲辛酉歲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王姬果爲平王之孫必泄父之女林之妹也鄭樵曰王姬爲桓王女竟忘桓之呂孫繼祖矣其歸齊襄者於莊之元秊爲戊子歲去平王之崩已二十八秊太子之死又杜其肖則計王姬之秊當三十左

右其歸齊桓者於莊之十一年爲戊戌歲王姬當四十左右周雖衰尚爲其主何至女嫁不售愆期乃爾況三四十歲者女比之桃李之華安得此過情之譽耶宋章俊卿名如愚著山堂攷索泥其說亦以此篇爲刺詩言王姬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且譏敘黑白倒置斯尤謬說蓋不與何彼相應皆正詞非反詞也文義顯啖且正風安得有刺詩乎

釣必以絲緡猶嫁娶必以禮此毛鄭之說也朱傳以絲合而爲緡喻男女合而爲婚則其釣維何語成贅矣又緡說文从糸昏聲韻會云本作緡今文作緡今詩皆作緡惟呂記作緡大雅言緡之絲同

騶虞

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疏申之以爲五豝而止壹發不忍盡殺仁心之至朱傳易其說用漢賦中必疊雙語釋之是誇善射也勸多殺也通義駁其說允矣況中必疊雙語出班孟堅西都賦作賦者之意非以爲美談也意在頌美東都故先抑西都以爲下篇地自曾是東漢人所譏者而反爲召南人所美邪

詩彼茁者蓬又晉如飛蓬蓬乃陸艸非水艸也爾雅齧彫蓬薦黍蓬鄭云別蓬種類邢疏以月令藜莠蓬蒿並興及詩語證之則斷非水艸矣本艸綱目引爾雅孫炎（此非晉孫叔然）正義云彫蓬卽茭米古人以爲五飯之一者鄭樵通記云彫蓬卽米茭可作飯食

故謂之鬣其黍蓬即茭之不結實者惟堪作薦故謂之薦楊愼卮言云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菰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鮑因鬣字薦字而傅會楊又因彫字黍字而傅會皆祖乎孫者也此孫炎正犯曷所謂俗閒孫炎淺近俗儒自二子乃惑於其說亦未之思矣

案蓬之名見古書㕛甚多云轉蓬孤蓬飛蓬然無言其水產者陸氏埤雅謂葭是澤艸蓬是陸艸詩兼舉之以見庶類之蕃殖斯語得之

毛詩稽古編卷二終

毛詩稽古編卷三

東吳陳啓源㠯發述　同邑龐佑清𥳑廷氏校

邶鄘衛

謂康叔初封卽兼有邶鄘衛此漢書地理記之說而服虔从之者也（漢書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㠯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幷彼二國此鄭氏詩譜之說而孔氏正義述之者也孔謂殷畿千里衛盡有之是反過於周公國大非制故㠯鄭譜爲是似矣嘫殷自帝中㠯後國勢寖弱大抵如東周之世自畿封之廣必非武丁宅殷之舊又重㠯帝辛之虐土荒民械俗散佗境壞益削卽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耆豈猶是

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太鶉歌稍遠商未亡者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并數之如東都周通畿之制武王大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圖亳偃師杜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嗣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即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即以封微子夫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槩從誅滅改建它君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自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且非直此也古人建國原計戶口爲定成王伐洛之後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魯處故土者絕無幾書敘云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地

理志云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相與同風合敘記
之言觀之可見封桑叔旹民得畱者多扗衛其邶鄘兩國已成
曠土縱欲建它侯勢夫不能因併㠯畀桑叔自漢書功臣表言初定封戶口什
才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逮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既歸戶口夫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事正與此相
類厥後生齒漸蕃稍稍遂居叚地邶鄘舊壤漸致殷庶雖其地
比於它國爲大然受自先王不容無故裁削則二國之終爲衛
有它也采風之旹仍各抒舊名㠯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
㠯此寓褒貶也孔子謂齊景公白答桑叔對衛統三監之地命
爲衛侯見孔叢子夫統三監則邶鄘衛兼有之矣孔氏書傳夫云㠯
三監之民國桑叔爲衛侯意皆與地理記同也又季札聞歌邶

邶衛而知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奄有邶衛則其德化何由徧及三國乎鄘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丘與漕（今作漕）二地皆見邶風杜河南足徵衛地杜河南者故邶地也祝鮀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見左傳定四年）武父不可攷（桓十二年與鄭伯盟于武父是鄭地非此武父）圃田則豫州之澤藪也後爲鄭有鄭杜衛南圃田之北當與邶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爲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邶風不又康叔兼有三國之明證乎

漢書地理記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康成詩譜不用其說謂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孔疏

申其故吕爲三監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監之中漢記三監有
武庚無霍叔則管蔡所監大不足據信故鄭不指言之斯言是
是啖源謂漢記非誤但述之未詳自宋章氏山堂攷索論武王
之封武庚知其必叛故立三監使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一如舜
之封象此雖臆說而事勢或有啖殷既三分三叔當分治之漢
記旣言管蔡監衛鄘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
略而弗箸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吕爲管
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雖與漢記異而言
霍之監邶足補漢記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
禄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蓋二叔監之於外吕戢

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內以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略想應如此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辠獨輕者豈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欲勢難大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原設監之意本使之制殷但武庚故君之子又據舊都臣民所心附觀其慕閔周室俾骨肉相讎易於反掌爲人必多智數霍叔才非其敵墮其術中遂反爲所制自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大以爲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二說必有一是矣

宋胡仁仲宏謂對康叔是武王旹事此無稽之談也向讀康誥已

辯之而未盡今觀邶鄘衛譜因復論之案酒誥曰云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水經注亦云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則武庚未亡皆據舊都即妹邦如故安得以封康叔使之明大命於其地哉酒誥又以殷獻臣及諸臣百工囑付康叔左傳亦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使武庚尚在則殷之臣工臣室尚以武庚為君何得以分康叔而煩其訓誥哉況武王三分殷地以置三監何地更容康叔若康叔復廁其閒是四監矣書史何止言三監也且衛地在武王世據漢記則蔡叔尹之據世紀則管叔監之不應又封康叔此皆說之必不可通者源謂成王既黜殷遷頑民於洛邑遷之未盡者則以授

康叔使爲之君而教之書敘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此實錄也

孔叢子記孔子之言曰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正與書敘合

後儒不信孔子而信胡氏豈不悖哉

又案宋王存九域記言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武王立武庚於此傅氏亦言封武庚不於朝歌一統記祖其說此妄也殷世屢遷偰至湯八遷湯至盤庚五遷盤庚至後又五遷其地不可悉攷謂大名是殷舊都已無確據又言武庚封此則與班書鄭譜酈注皆不合尤不可信也至謂大名即古觀扈更爲舛謬觀乃夏五觀國杜預謂即頓丘衛縣晉頓丘郡今之開州與大名猶近扈乃夏之有扈商爲崇侯國文王滅之作豐邑焉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兩國

一杜葬一杜雍隔遠數千里㐲乃溷爲一地何謬如之

邶變風

柏舟

邶風柏舟朱子據列女傳指爲婦人之詩今觀列女傳所記與衛事全不合不知朱子何以取之彼以此詩乃衛宣公夫人自誓所作夫人齊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與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此詩其說如此夫衛自康叔迄君角計三十七君其稱宣公者止莊公子晉自宣夫人始則夷姜烝父妾也繼則宣姜奪子婦也二姜之外不

聞別娶於齊宣公卒後但聞宣姜鶉鵲之醜不聞更有守義之姜也繼立者宣公子朔非弟也列女傳之說或云出自魯詩一胡桂云此魯詩說王氏玉海大以劉向楚元王之後元王與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故向之說皆魯詩然列女傳既以柏舟爲宣姜作及上疏成帝又引慍於羣小語而申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仍與毛詩同意則向之說不必皆本魯詩矣未知果否與其妄爲此說者必因鄘風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詩故謬造此事以配之以宣公當共伯以宣公弟當共伯弟武公也鑿空傅會莫甚於此朱子則信之而反遂以詆敘何以服人乎又朱子雖引列女傳爲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大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己排敘自獨怪後世自命之徒因朱子揣度未定之語竟據爲典故𡤋實指此詩爲莊姜作有張學龍

及朱書者輒此㠯大論言㞢鑿鑿纂輯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

㠯示後學謬㠯仍謬妄㠯生妄經學㞢陋至此可勝歎哉

耿耿不寐毛云耿耿猶儆儆也凡重語皆皃狀㞢辭多離於本訓

故與說文自箸頗㞢訓異也廣雅云耿耿警警不安也正疏明

毛義朱傳从錢氏訓為小明蓋欲同耿於熲也誠為臆說

朱子㠯柏舟詩詞氣卑弱柔順斷其為婦人詩正因誤認美刺諸

篇皆其人自道也此大說詩㞢一蔽也至謂羣小為眾妾尤無

典據乎妾為小古人安得有此偁謂乎

邶

風兩言日居月諸柏舟毛無傳日月傳云日乎月乎蓋㠯居諸

為語詞也柏舟疏引檀弓何居左傳忽諸證二字為語助則此

居字宜讀爲姬而釋文弗及非陸氏之疏卽後世傳寫之譌脫也示兒編宋孫奕著謂諸可訓於引孟子左傳爲證於可訓居引韻爲證釋詩言日月皆有所扗未嘗爽其軌度獨仁人不遇莊姜不見答所以自傷也案諸爲於於爲居大見玉篇廣韻孫語良𠿟但合之下文則日月篇猶可通柏舟篇不相接矣且毛義自優不必更易

朱子以柏舟爲婦人詩胡一桂又舉末句不能奮飛婦人無可去之義爲證不知孔疏言同姓之臣不忍去國義尤允當且與次章大有兄弟意又相應也疏云此仁人君之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君況胡謂婦人無去義則戴嬀宋桓夫人非耶

綠衣

綠衣首章以表裏喩微顯次章以上下喩尊卑兩義各分無淺深也朱傳云黄者自裏轉而爲裳夫所益甚吾不得其解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程子以爲反己之詞取義精矣嘆論作詩者之意則思古以責莊公較爲平正後篇逝不古處亦此意

淒其以風嚴緝以爲淒當作凄凄旁二點从仌寒也案淒字說文玉篇俱不載乃俗字也嚴誤矣淒雲雨起也詩字當以从水爲正今本皆作淒

淒泮洌三字皆不見說文玉篇獨有洌字則洌字較古矣故下泉孔疏辯洌字當从仌至淒字泮字唐韻雖載之嘆綠衣之淒其匏有苦葉之未泮經文皆从水不从仌也蓋唐韻成於開元衛

包與孫愐同時猶未及據其書以易經字矣案韻會凄字注云通作淒引詩淒其以風冸字注云通作泮引詩迨冰未泮其注凄字雖述嚴緝之言然仍以為詩作淒則是宋時經文此兩字皆从氷近世諸本亦然惟監本注疏泮作冸定是鏤板時稟監之彊解事者妄改之也可見較讎之任至重須擇識字人

燕燕

仲氏任只任字毛訓大釋文入林反鄭訓以恩相親信釋文而鴆反朱傳義从鄭而音从毛殊欠檢點

衛詩兩言塞淵燕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無箋意同毛矣定秉心塞淵箋云塞充實也毛無傳以燕傳例之意未必同鄭也孔

疏於二詩皆以𡫳爲誠實豈謂瘞與充實同義乎案釋詁瘞微
也釋言瘞幽也說文瘞幽薶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
之誤矣又案邶傳瘞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𡫳實乃俗本是明
知實非毛義矣而申傳用之不解其故又案書溫恭允𡫳疏引
詩毛傳訓𡫳爲實是又據崔本爲正兩疏俱出孔氏而彼此互
異豈各因舊文耶又案說文有瘱字云靜也靜與幽微義近雅
傳瘞字當是瘱之僭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言戴嬀以思先君之故故臨行者猶勸勉我
也此孔疏申鄭之說意如此足矣楊氏名旹箸詩辯疑一卷謂詩勉莊姜當思先
君求深而反淺不如古注也又朱子初說以此爲求教之詞言

當念先君而有以勉己夫非是詩皆別後追述語瞻望弗及嫣已行矣安得復求敎乎今集傳用楊說而輯大全者引孔疏分注其下竟莫識其意之不同尤爲可笑

日月

日月篇敘言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東萊發明之以爲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夫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此義當矣朱子辯說以爲莊公在時所作蓋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於有人不知古注寧本訓曾言曾不顧念我於無望之之意德音無良言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與上二章古

處相好同一語例總是不見荅之意有何妨於身後言之耳以我顧爲顧望之詞德音爲莊公之名譽即朱子臆揣之說可據以駁敘乎

日月篇兩逝字與有杕之杜篇兩噬字毛傳皆訓逮爾雅作遾大云逮也文異而義同噬肎適我韓詩噬作逝而訓及義亦同毛字訓相傳不謬矣集傳以爲發語詞不知何本

日月詩四章每章皆言胡能有定作詩本意在此一語矣完之見弒由於莊公之不定其佚佚之不定由於莊姜之不見荅禍端所始故反覆言之鄭箋以爲定完得其指矣朱傳解爲莊公之心意未定夫莊公之心惟知嬖州吁母而已何嘗無定乎

悳音無良倒語也正言之當云無良悳音且與古處相好皆指莊公之待己而言古人多倒裝文法崧高篇諗于誠歸大此類集傳云悳音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欠明劃

終風

朱子辯終風敘以爲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愚未見其嘆也州吁弒君虐民好戲樂禍狂虢之惡誠宜有之今篇中取喻非一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曀曰陰曰靁其昏惑戲常狂易夫心之態雖與一朝居矣莊公雖非令悳之君或未至此且朱子所謂有夫婦之情者蓋指篇中中心是悼悠悠我思及寤言願言諸語自嘆悼其無禮思其不來婦固可施之於夫母獨不可施之於

子兮此姑就肯解論之其實詩意不如此辯見後條

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忍州吁見侮慢則悼之其往來則思之甚至寤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惓惓不已所以爲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弒君簒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未嘗以之爲君莊姜安得以之爲子況其謔浪笑敖侮慢其嫡母正定姜所謂虣妾使余者彼不以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以子道畜之母子之情絕之久矣何自致其惓惓兮故凡經文言悼言思言願鄭云願思也皆非指州吁也嗟則何所指曰敘不云兮莊姜傷己也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曰正之維何曰聲其弒逆之辠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嗟非婦人所能及已故受其侮

笑不敢怒也悼之已自至其往其來若可奈矣嘆國家之禍至此豈能解於恩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章又言其悳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伸如行而躓心之痛切如割而傷毛訓懷為傷皆承上二章言也嘆則莊姜所憤者嬖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社之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歡於簒弑之人欲與敘母子之情哉果爾則夫子不錄其詩矣

莊姜子桓公而惡州吁吁寵驕不乎於中久矣一旦行簒弑之事自以為國君乃敢睨其嫡母笑之謔之以快夙昔之憤小人情態諒有之也又案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蓋古人本有此語故爾雅釋之非詩人采用成語亦如後世文人援故典以助詞

藻也宋儒執此疑釋詁非周公作固矣

惠然肯來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此說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言吾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歫(俗作拒 大俗距)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左傳隱四年言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則莊姜之惡州吁久矣豈有躬為弒逆人神共憤而反加親焉望其肯來者乎案肯說文云骨肉閒肎肎箸也从肉冎省一曰骨無肉也苦等切古文作肎玉篇云詩惠然肎來可也今作肯

願言則嚏釋文嚏作疐案作疐是也毛傳云疐跲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訓跲矣是毛公傳詩旹本作疐也鄭箋云疐讀為

不敢嚏咳之嚏若本來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是鄭氏箋詩旹猶作疐也自鄭有道我之解後儒喜其纖巧近俗多从其說啖陸本作疐是唐宋經文尚未盡改其徑用嚏文不知始於何旹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疐爲跲疐當爲竹利反與狼跋篇疐尾之疐同是礙而不行之義言徒思之不能行之也誅除篡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曰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自又崔靈恩梁人集注載毛傳疐跲也跲作㰦崔云㰦今俗人云欠欠㰦㰦是也人體倦則欠意倦則㰦音丘據反玉篇云㰦欠張口也余謂人多思之極輒至困倦崔義夬優矣

擊鼓

擊鼓篇契闊今作闊本訓勤苦同毛鄭言死生勤苦相與共之也下章闊兮訓乖今作乖闊洵吁縣反毛云遠也釋文云韓詩作夐夐遠也兮訓疏遠此闊字與下洵義同而與上契闊義異言乖闊而不能相活疏遠而不得信伸同其意也上章言咨曰相約如此下章言不承所約爲可歎也今㠯契闊爲隔遠已屬臆說矣又㠯闊兮擧契闊洵讀荀訓信依鄭氏解兮擧偕者彊如分配不成文義東萊釋此二章悉遵毛傳爲得之

洵字从毛義宜音吁縣反或謂與下信字不協當音荀訓信不知此二音古本相通說文絢字諧旬聲旬字音眴諧勻省聲旬或

佗眴夾諧旬聲皆是也洵與信古韻本協自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近世趙凡夫言說文之讀若與諧聲多有甚遠於今者正可借以攷古音斯皆至論

凱風

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言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凱風美孝子止述其自責之詞夫自責而不怨親母感其意而不嫁正孝之實也美之者道其實而已矣若謂七子自佗是纍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況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弄文墨誇詞藻耶

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大謬矣劉瑾以

有瀰竝瀰釋之豈詩本恉乎小雅谷風青蠅亦然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睍睆好皃是與其色也故箋疏以睍睆喻孝子顏皃之咏以好音喻孝子詞氣之順而引論語色難内則下氣怡聲證之說詩如此方可令人與觀羣怨集傳以睍睆爲聲關其一義矣嚴坦叔王雪山駮之是

睆本作晥从日完玉篇云明星也字三見詩而皆从目凱風睍睆黃鳥毛云好皃杕杜有睆其實毛云實皃大東睆彼牽牛毛云明星皃各隨文釋之故不同與皆皃也非聲也禮記華而睆釋文云明也意亦同詩傳玉篇獨取大東傳語此始睆之本義乎字旁从日或因此其睆字乃睅之重文說文云大目也从目旱

聲或从完戶版反非此三詩之晥

雄雉

雄雉首二章之與毛鄭釋之皆以喻宣公媚說婦人之態後儒以其取義鄙淺故易其說啖案雉不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築牆者以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曾子固指為行役之喻旣非其倫又雉飛甚疾淩起而橫刺數步即竄入林艸閒陸農師謂雉飛若矢一往而陊（俗作墮）是也朱子訓泄泄為飛之緩而以舒緩自得反與行役之苦夫非善於體物者也余謂雄雉及匏有苦葉同是刺淫之詩而皆以雉為喻一以雄雉一以求牡明著其雄雌分喻君與夫人語若相應作者之意未必不如毛鄭

解也又詩人託興鳥獸惟此詩言雄雉南山言雄狐皆㠯刺淫
外此奄嫥俗僭專目爲雄者无足證雄雉是指斥宣公之詞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首章㠯匏與濟興禮之不可越又㠯濟之淺淺喻禮各
有宜次章㠯濟與雉興夫人之犯禮取興於物者凡三而八語
之中一言匏再言雉五言濟鎔舉㠯便文自與之語語爲刺淫
託興非於假象之中又容主相形也朱子謂㠯匏興濟又㠯濟
興雉喩後㠯雉比淫亂之人古人文義亏直恐不作此謬巧
濟盈不濡軌古注軌从車凡音犯朱傳从車九龜美反取協韻也
案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云軌與

軹於車同謂轊頭孔疏申之謂注㠯軌當大馭之軹㠯范當大馭之軓軹是轂末軓是軾前㠯軹亦可名軌矣并匏有苦葉詩疏則引中霤及匠人注㠯證軌爲車轍之名又引說文及攷工記注㠯證軹亦名轊不名軌而謂少儀軌字乃軹字之誤噫則軹之名軌是鄭意而孔不从也名物疏引羅中行語謂軾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不知軌爲軹㒸㠯車轍釋之轍迹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兮羅蓋㠯詩字是軌非軓且是轂末之軌非車轍之軌也源謂孔義優而韻遠朱韻協而義紆羅則義韻俱通㠯矣但孔氏詩疏辯據精博則軹之亦可名軌恐鄭之臆說耳況軹之名軌孔

自明知之而特駁其誤羅以爲不知尤非也軾肯之解本於毛
傳不必紛更
以飛雌而求走牡大怪事也宣公之與夸姜人倫大惡故詩用爲
喻其託興非泛喚矣古注本不謬歐陽氏乃謂雌雄牝牡飛走
之通偁而引雄狐牝雞證之殊失詩意

谷風

悳音無良、悳音莫違此二悳音謂夫婦閒晤語之言也集傳於日
月旣以悳音爲莊公之聲譽矣於谷風則解爲美譽曰不可以
色衰而弃其悳音之善是又以爲婦人之聲譽矣夫女子之名
不出於梱焉用聲譽乎案悳音屢見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

指語言各有攸當嚴緝辯之甚詳

葑菲二菜孔仲達合詩爾雅坊記注及方言艸木疏之言而總斷之云葑也須也（取毛傳及孫炎爾雅注）蕪菁也（取陸疏及方言）蔓菁也（取坊記注）葑蓯也（取孫炎爾雅注郭璞則云葑蓯而取蕘蕪）蕘也（取方言）芥也（取陸疏及方言）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取毛傳及爾雅）蒠菜也（取陸疏郭注爾雅呂為別艸）土瓜也（取郭注此非宿藇姑之土瓜）菜也（取陸疏）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也故鄭箋云葍類孔語亦明劃矣但合之今無繇不能確指為何菜豈非古今物產有不同與呂本艸攷之葑猶可識而菲則難稽矣葑本艸名蕪菁又名九英菘又名諸葛菜入別錄上品與蘆菔同條而非蘆菔隱居已辯之矣（王伯厚補注急就章亦云蕪菁根葉及子是菘類與蘆菔全別）李氏綱目云

蕪菁芥屬也根長而白味辛苦而短莖粗葉大而厚闊夏開黃花四出如芥子大㠯芥子而紫赤色蘆菔根葉花子都別非一類也蕪菁六月種者根大而葉蠹八月種者葉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種者根葉俱良擬賣者純種九英九英根大而味短削淨爲菹甚佳今燕京人㠯瓶醃藏謂之閉甕菜案如李言則俗呼大根菜者乃是物矣自北土來者根甚大南方植之根漸小葢地氣不同如此菲不載本艸不知今爲何菜陸疏言其莖粗葉厚而景純釋蒠菜云生下濕地㠯蕪菁花紫赤色則與葑始同類而小別故風人竝舉之與

爾雅有五荼其三見詩誰謂荼苦采荼薪樗堇荼如飴爾雅之荼

苦菜也有女如荼予所捋荼爾雅之薁音楔今作蕖荂音吁荼也吕䕲荼蓼爾雅之蒤委葉也凡三艸矣谷風朱傳釋荼爲苦菜又繼之曰蓼屬詳見良耜是合兩荼爲一物竟不思苦菜與委葉皆名爲荼名同而物異爾雅有明文也夫苦菜之名見於爾雅月令及周書皆訓解詩之咏之者尤不一而足而內則用爲濡豚之包儀禮用爲羊豢之芼則養親薦賓夫資其味豈可充以穢艸乎朱子之爲此說者止因良耜詩荼蓼並言又閩人稱辣荼爲可證耳夫荼爲陸穢蓼爲水穢此委葉之荼也若苦菜卽此荼則與蓼一物而分水陸異形色性味未必相侶今攷之傳記所言乃大不唉苦菜生於寒秌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此易通卦驗玄圖語

桐君藥錄云苳不枯夫蓼則普生而秌矮今俗萎一異也苦菜呂四月秀見月令及旹訓韓保昇夫云普蕚夏實至秌復生蕚而不實蓼則蕚於秌二異也苦菜葉侶苣斷㞢有白汁見易通卦驗玄圖顏氏家訓及舂本艸皆引㞢本艸綱目夫云莖中空而脃折㞢有白汁蓼葉狹小無白汁三異也苦菜蕚黃侶野菊見本艸衍義蓼蕚成穗而卷色紅白夫有黃白者名木蓼嘜不侶菊也四異也苦菜味苦見本艸蓼味辛五異也苦菜一蕚結子一叢形如同蒿子蓼子大如胡麻夾罽而纖俗尖作匾皆見本艸綱目六異也嘜則二艸㞢相去遠矣何得溷爲一物況有爾雅正典不信而取證於百千載後鄙方土語不夫近乎

苦菜苣屬也合璧事類云苣有數種色白者爲白苣色紫者爲紫

苣味苦者爲苦苣苦菜即苦苣也家栽者謂之苦苣野生者謂之苦蕒宋洪邁續筆云苦蕒俗名苦苣㗖則實一物也苣說文作䕮云菜也佀蘇者彊魚切玉篇云䕮苦蕒菜也廣韻云蕒莫蟹切吳人呼苦䕮皆是物也又案本艸本經名荼別錄名游冬廣雅同嘉祐本艸名苦苣李氏綱目名苦蕒云野苣頻折之則味甘滑反勝於家植者

薺徂禮切泚千禮切二字同韻而異母薺從母泚清母也箕甘如薺集傳薺音泚恐誤匍匐救之匍本蒲北切集傳音蒲卜切北入職韻卜入屋韻截㗖兩音而朱子一之太誤今吳人土語呼北爲卜豈俗人傳寫之誤邪

薺毛鄭皆無訓釋呂記引本艸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鬻（今作羹）亦佳案此即爾雅之蒫（才何切）薺實也郭注云薺子味甘脃疏亦引本艸及谷風詩證之東萊之解詩本此緐露云薺㠯冬美晉夏侯湛與卞伯玉皆有薺賦指此艸也爾雅又云菥蓂（音覓）大薺又云蕇（音典）葶藶即月令靡艸二種皆薺類而味不及

案薺艸陶貞白名醫別錄列於上品入菜部陶云薺類甚多此是今人所食者葉作菹羹亦佳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本艸綱目云薺有大小數種小薺莖區味美其最細小者名沙薺也大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莖葉有毛者名菥蓂大薺味不佳竝㠯冬至後生苗二三月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花結莢如小萍

而有三角莢內細子如葶藶子其子名蓥四月收之師曠云歲欲甘甘艸先生指此釋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生艸爾雅又有苨菧（音底）苨注云薺苨何氏古義㠯釋此詩之薺誤矣薺苨根似人蓡（俗借參）葉似桔梗俗呼爲甛桔梗二艸原一類而甘苦殊也神農本經合桔梗薺苨爲一物陶氏別錄始分之陶又云魏文帝言薺苨亂人蓡卽此

詩紀土風而邶谷風言涇渭鄭謂絕去所經見蓋衆人女嫁爲邶人婦也禮惟大夫不越境逆女而士昏禮有異邶贈送之文則士庶人得外娶矣疏申箋意甚明或謂涇濁渭清由其閒知不必詠其所見義亦通然不如箋疏之允當

谷風弟五章三言育鞠佗兩解皆育訓幼稚育窮既育訓長者字
同而義反又并杜一章後儒所呂易其說也嘆古由字少一字
而兩用容有之自集傳訓育爲生則既生既育義複矣生謂財
業育爲長者古注本分二義集傳止云既徧其生則經文既育
不已贅乎
急就篇云老菁蘘汝羊切荷寒日藏師古注云秌種蔓菁至寒則老
而成就又收蘘荷一名蕁苴莖葉似薑根香脆可爲葅李旹珍白有二種白者入藥赤者堪噉苙蓄
藏之呂禦寒也宋懍荊楚歲旹記云醃藏蘘荷呂備寒儲又呂
治蠱案詩言旨蓄殆斯類矣蓄丑六許六二反夫佗蘊蓄蘊廣
韻云寒菜也

式微 旄丘

二詩皆黎臣作也嘫式微勸其君歸旄丘責衛伯之不救皆各不同者意狄人破黎之後必是棄而不守黎侯若能自振則遺民猶有存也歸而生聚之教誨之尚可復興此式微勸歸之意也嘫此旹狄雖去而國已破且日懼狄之再至也必得賢方伯資以車甲送之返國爲之戍守如齊桓之於邢衛方可轉危爲安此旄丘之詩所以望衛之深而責之至也始則勉其君繼則望其鄰嘫總莫之從亦可慇矣夫子錄其詩示後世以自彊之道恤鄰之誼也厥後百餘年晉人數赤狄潞氏辠言其奪黎氏地遂滅狄而立黎侯是黎未嘗亡也豈黎君流寓日久雖無衛援

而仍自歸其國與則式微一詩有以激之矣

旄丘

旄丘末章惟毛傳之解萬不可易毛以鶹離之鳥少好長醜喻衛臣不知救患恤鄰苟安旦夕始雖愉樂終必衰微徒有褎然尊盛之服飾而德不能稱其說如此余因思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衛非獨天道好還也衛宣昔君蒸臣惰百度廢弛其勢必貽於敵以黎臣見微知著故以鶹離喻之夫子錄其詩亦示深矣鄭謂衛臣初許迎復黎侯旣而背之以鶹離之始美終惡所見已私不如毛也至王氏解鶹離瑣尾爲黎人羇旅之狀尤無義趣況鶹離之爲鳥名經傳歷有明證安石以臆見易之可乎

褎如充耳毛傳訓褎爲盛服充耳爲盛飾言大夫服飾雖盛而不能稱也鄭箋忽有耳聾多笑之說言諸臣顏色褎㗕如寶（俗俗塞）自㽞聞知釋文因訓褎爲笑皃毛說㝵正而㽞奇鄭說纖巧而可喜宜宋儒之从鄭也今案褎字从衣訓爲盛服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褎㗕爲舉首（見董仲舒傳）服虔注云褎㗕盛服皃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者衆成之妄說耳充耳卽瑱施於冕服故爲盛飾又詩言充耳不一而足淇澳箸郗人士皆有之丝㽞取聾義者淇澳篇以充耳爲美此詩以充耳爲刺盛飾均也而稱與不稱分焉美惡不嫌同詞君子偕老篇玉之瑱也卽此充耳舉盛飾以見其不稱與此詩義亦同

褎佀救切从衣釆聲袂也唐風羔裘豹褎是也俗爲盛飾皃又俗爲救尽皆余救切旋亙褎如充自毛云盛飾生民實種實褎毛云尽也均非褎字本訓故音亦異焉今衣袂之褎俗作㝃袖而褎之爲袂反屬擹閒矣又案說文釆即穗之或體云禾成秀也人之所收从爪禾徐醉切㒸則旋亙之褎从衣取義生民之褎从采取義雖假借實有因也

簡兮

簡兮簡字毛訓大鄭訓擇而擇義較優朱傳簡易不恭之說本於橫渠恐未當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言簡擇衆工充萬舞之數語本明順若云不恭不恭方將萬舞成何語乎況朱子曰此詩

爲碩人自言也不慈之態出於它人誇論猶可若自言其然則是明知之而故爲之又誇之以爲美此乃胥妄人耳何得爲賢大全錄輔廣語云既自以爲簡易又自以爲碩人便見其不慈是又分簡易不慈而二之破壞其師說矣又云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不以爲辱夫不慈之意此尤屬兒童之見舞必於賓祭皆自當爲衆目所觀安得擇一暗室中而舞耶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入學必習舞凡舞人皆國子也舞何足爲辱而貴人見耶孔疏云諸侯四佾（此公羊傳之說）舞者爲四列此人居背列上頭者所以教國子弟也語甚明當集傳易其說而與日中句同訓之曰當明顯之處已屬含糊矣輔从而發明其指尤令人齒冷

也

簡兮曾章如毛說則爲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中教國子弟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呂方將爲方且皷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俱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不可易鄭駁公羊之誤傅指爲干舞東萊駁之允當

宋水

毖彼宋水毖乃泌之借也說文引詩作泌得之文選魏都賦宋毖涌而自浪注呂延濟曰毖泌也李善曰毖與泌同二臣通毖泌爲一字正本於說文之引詩但說文泌字注云俠流也李注引之云水駛字夫作駛也疏吏切疾流也與今本不同案說文俠訓傳傳訓

使俱不切水流義使字當是駛字之譌叓夾字形相近馬蔣艸
書又易涸人因而致誤自李注所引當得其正近世趙凡夫以
爲俠當作㡛或作陜始未見李注㡛辟也辟反也陜隘也豈若
駛疾之明當乎又駛流夾見內典此釋經者采用說文語自
首章諸姬集傳既以爲姪娣矣次章諸姑伯姊又云即諸姬唉則
姑即姪娣即娣乎何其後之自相戾也
泲禰干言皆指自所嫁國至衛所經之地出宿飲餞同是縣擬之
詞毛鄭之解本乎正也王氏以泲禰爲衛地干言爲所適國地
特見下文女子有行言出嫁事還車言邁言歸寍事欲合語意
相接自但出宿飲餞語本一例彊分爲兩釋不已鑿乎況次章

㫖二語先言歸寧下四語又言歸寧之意正因有行㠯來遠父母兄弟日久故思歸衛與姑姊相見文義未嘗不順也又曹氏引漢地理記東郡臨邑有泲廟謂東郡是衛地㠯證王氏之說夸谷甚信之此大非也泲水經流豫兖二州之境所歷國多矣何必臨邑泲廟方得名泲哉況禮旣飲餞卽行舍於郊是謂出宿大國之郊大國都不過十里宣公昔尚都朝歌爲今河南衛煇府淇縣漢臨邑縣今屬山東濟南府相去甚遠非出宿之地

還歸于衛釋文云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旻不重出葢詩中還字皆應讀旋釋文不及盡加音反故獨著之於此集傳此詩竝無分說而㠯後還字亦無音反疏矣俗人不知豙槩讀如字

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大非遠而有害也王肅述之以爲不遠禮義稍近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大明順集傳訓爲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詞矣又詩中瑕字及遐字集傳槩訓爲何以爲古音相近可以通用攷其所本葢因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鄭注以何釋遐故襲用之併及瑕字且嘅同是彙成之說也於箋詩則默弃之如土苴於注記則遵奉之如玉律誠不知其何故

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詩我思肥泉毛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是也劉熙釋名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犍爲舍人反是曰水異

出流行合同曰肥別子釋文夫云水所出異爲肥與劉熙異意
如此則爾雅歸字成虛設殆不然而熙道元水經注呂衛之肥
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爲是云泉水有二原皆出朝歌城
北右水南流東詘左水東流南詘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
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爲肥泉是異出同歸也其援據佀不謬矣
然源謂川谷流變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之故道
況其小者乎熙所據者元魏昔之肥泉自未必邶風之舊也舍
人之說旣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當有師授不可盡
呂爲非且天下之水異原者甚多濟水漯水皆二原沁水潁水
皆三原何不盡得肥名也至自分而合則凡水皆然不足爲異

肥泉若異出同歸夫適得水之常自爾雅何獨别而識之乎

北門

室人交徧讁我鄭箋云在室之人更迭來責我是室人者泛指家中人父母兄弟皆是也朱傳以爲室人妻以自安夫未徧有所指大全錄范氏之言引周南婦人能閔君子以相比況則此詩室人專目其婦矣案列子周穆王篇記鄭人蕉鹿事以室人與夫對偁則謂婦爲室人古已有之但詩言交徧則鄭解爲勝

王事敦我毛云敦厚也則應如字鄭云猶投擲本作擿也則應都回反釋文甚明朱傳从鄭解矣復云協都回反豈欲正讀如字乎

北風

邶有北風猶魏之有碩鼠也避虐與避貪人情皆然不待賢者而後能也程子謂北風詩乃君子見幾而作夫北風雨雪害將及身當此而太夫不得爲見幾矣又叙以此詩爲刺虐而辯說非之言衛以淫亂亡國不聞威虐之事集傳又以烏狐爲不祥之物則通義駁之當矣

靜女

詩人說靜女之德皆與宣姜相反城隅高峻之節也彤管法度之器也歸荑有始有終之義也是謂貞靜而有德宣姜以伋妻而受公與是無節矣譖殺伋壽與盜同謀是陷君於不法矣始播醜於新臺終貽羞於中冓是無始無終矣故詩極稱女德而叙

反言夫人無德敘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从敘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

靜女詩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李氏謂鍼有管樂器亦有管古未有筆不偁管也解頤新語亦謂筆始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由來古矣爾雅云不律謂之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舓俗作舐筆吮墨太公陰謀載武王筆銘云毫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也已箸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刀不用毫毛乎筆不始於秦明矣又董仲舒荅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卽秦

筆自呂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其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董仲舒答牛亨問瀛短書名也論衡云二尺四寸聖人文語瀛事未見於經謂之尺籍短書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荅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昔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訓詁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至謂恬造秦筆非今筆而古今注又言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於昔此皆晉俗偺篤論也集傳云彤管未詳何物殆惑於後儒之說又案董謂兔毫竹管非秦筆而韓愈毛穎傳託言其先吐而生且封爲管城

子文人調戲非經攷據不足置辯也

毛詩稽古編卷三終

毛詩稽古編卷四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鄘變風

柏舟

實維我特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特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嘫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壻併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值也見釋文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旹字亦作直乎不嘫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

牆有茨

茨者㠯茅蓋屋也薋者艸多皃薺者蒺蔾也牆茨楚茨皆應作薺今詩及爾雅皆作茨俗也惟說文引詩作牆有薺玉藻注引詩作楚薺得字形之正離騷王逸注引詩作楚楚者薋尤俗也漢書師古注謂采薺薺字禮經或作薋又作茨則此三字古今通用案蒺蔾有二種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蔾也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腎者白蒺蔾也出同州沙苑牧馬處杜蒺蔾布地蔓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花詩牆有薺指此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孔氏引追師注云副之言覆所㠯覆首盖副覆音同也詩釋文副芳冨反說文冨芳副反二字皆入宥韻今人讀如赴

乃俗音也玉篇引周禮作𩬊云或作副匹育匹宥二切廣韻敷

救切皆音赴讀黃公紹韻會收副富二字於七遇誤矣正韻大仍其誤

黃又謂說文富福務切今徐氏韻譜兹不誤又案說文副判也

芳逼切籀作疈生民釋文引字林云匹亦反誤則副本入聲生

民坼副乃本訓也覆背義當以𩬊為正

𩬊笄傳云笄衡笄也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自非

合衡笄為一物也衡从俗作垂於當自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

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从於副之兩旁當自其下以

紞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惟祭服

有衡笄从於副之兩旁云云於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

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无失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爲笄名也又曰毛以衡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衡笄爲二物疏涵毛鄭爲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爲玉非合二物爲一也鄭注追師旣以衡笄爲二物而箋詩副笄仍不易傳夫知毛意與己不合也疏之誤扗引釋衡文而不引釋笄文曰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於孔矣又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笄字安知此疏非傳寫者之誤乎

象服翟衣毛傳謂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而孔疏不从以爲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蓋右鄭也鄭謂象服

卽翟衣象鳥㕛古籀𢿌亾制度不見於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羽而畫之也之服毛非有據兮至以羽飾衣昔猶尚有之楚王衆復陶翠被杜注謂衆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被見左傳昭十三年不聞其礙於疊舒也又案說文釋褘爲畫衣褕爲翟羽飾衣陸璣師謂周禮二翟白翟而褘衣變翟白衣當是褘衣畫雉褕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異語㔾是

鬒鬒髮如雲毛訓鬒爲㲋髮服虔左傳注訓美髮說文訓稠髮玉篇訓同說文皆媷指髮言也朱傳竟訓爲㲋因此詩與髮連文不可重言髮自㕛物之㲋者甚多可皆目爲鬒兮又案鬒本作㐱鬒乃重文

皙晳二字音形及義訓俱別皙从白析木旁聲音析人色白也詩揚且之皙毛訓白皙左傳澤門之皙與黔對聖門曾點楚公子皙肱鮑公孫皙皆字子皙各與名反是也俱取白皙之義晳从日折手旁聲音折又音制明也字又作晣又與哲悊通用詩明星晣晣毛云猶煌煌庭燎晣晣毛云明也易明辨晳孔疏釋爲智書明作晳孔傳訓照了是也俱取明智之義故書明作晳史記作明作智漢書作明作悊云悊知也近世陳第古音略因鄘風晳字與揥帝協句遂音晳爲制又引易明辨晳爲旁證誤矣此詩偁宣姜美色故言其眉上揚廣面色白晳與明智義何涉哉鄘風之晳大有之晳截然兩字焉可同也然其誤實始於集傳集

傳協韻率祖吳棫韻補吳音晢爲征例反而引易明辨晢證之
然不引此詩也朱子不辨晢晳是兩字而溷用征例反爲晢音
陳家襲其誤自吾友楊令若知此矣直欲改晢爲晳以就韻此
大不然明智之偁可攱（俗施）（俗）於性行不可攱於顏面也源謂古
音入聲（今北土猶然）大未有四聲之別若轉晢作去聲則當讀息例
反與揥帝自協何必改字乎
是紲袢也毛云當暑袢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爲褻衣而以絺爲裏
者所以紲去袢延褻䙝之氣也紲袢音薛煩然則二字皆俗用
以意推之紲當是渫（除去也）（私列切）之俗袢當是煩之俗自王安石見
說文袢字博幔反與絆同音家安爲之說曰暑服而加紲袢所

㠯自斂飭也彼㠯紲乃羈紲袢乃袢繫必是纏絡於暑服之外者不知說文袢訓無色玆不與絆同義紲又作縶大非羈紲義安得彊爲傅會乎又案絆字叔重讀若替詩釋文附袁反其博幔反乃徐鍇音非古也朱子過信安石故音絆而協煩夫煩是本音何勞協哉

桑中

朱子㠯桑中詩爲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不啻千餘言識者多是呂通義已載其說矣至小敘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卽桑閒也朱子因此語遂全引樂記文證此詩卽桑閒殊不知樂記旣言鄭衛又言桑閒濮上明係兩事若

桑濮即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然言之耶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言亡國之音哀以思而係之桑閒濮上則此二音之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旨也迥不相同也朱子引樂記以爲證而全不辨其文義豈後儒自目竟可塗裁案樂記注謂桑閒即濮上地名其音乃紂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疏亦解桑濮爲紂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

通典謂鄶國古或作會本會姓之國即孟會之所自出以鄶國姓會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恐非也荀曹滕皆古姓

而曹鄦晉荀賈滕國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爲國名也當昔必自

有齊姓偶與鄘國名同自況孟齊若果鄘國女不應見鄘風衛

風言庶姜鄘風言孟姜不及姬姓女陳風言淑姬言齊姜宋子

不及嬀姓女古人男女辨姓雖託之詩歌亦不苟也通典又云

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卽鄘國斯言或然衛州今

衛輝府縣在府西南五十里

鶉之奔奔

埤雅釋鶉之奔奔詩云我以爲兄兄女兄也以兄者娣刺宣姜之

詞我以爲君君女君也以君者妾刺宣姜之詞此解最優敘云

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爲君之兄不如陸之合敘矣

爾雅鷯鶉鶉並以爲鵪屬案鵪一名鷃一名鵪即鴽也爾雅云鴽牟母者是此二鳥雖相似而非一類鴽是田鼠所化普化鴽烋復化爲田鼠（見夏小正及月令）故夏有寒奄離自卯生或從蛙化生（見列子及本艸）或從海魚化生（見本艸引交州記）故四時常有之鶉以離爲鵪屬非即鵪也又替僊謠鶉之賁賁與詩語雖同喽假鶉乃南方七宿合成朱鳥之形與鶉詩之離異

定之方中

椅梓楸榎（亦作檟）說文解爲一木蓋大類而小別也今案爾雅楸小葉白榎大而皵（音鵲楸老而皮粗皵者爲楸）小而皵榎（小而皮粗皵者爲榎）此楸榎之別也陸璣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此

椅梓之別也故毛傳以椅爲梓屬實二木矣然爾雅椅梓郭璞以爲即楸合之陸語則椅梓其又楸屬乎齊民要術賈思勰著以白色有角者爲梓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又名荊黃楸是又以子之有無爲楸梓之別

梓似桐而葉小華紫百木之王也陶隱居謂梓有三種蓋指椅及楸併梓而三焉理灰者爲楸文美者爲椅而檟即楸之小者外又有鼠梓亦名虎梓艸木疏名爲苦楸枝葉木理皆如楸小雅北山有楰毛云鼠梓是也郭璞爾雅注云楰楸屬玉篇云楰鼠梓似山楸而黑與毛同

漆元作桼象形如水滴而下其从水者乃漆沮之漆水名也今通

用漆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云景山大山鄭云望楚丘而觀其旁邑及其丘山皆以景景爲大義朱傳訓景爲測景與望字相對恐未嘫上章作宮室故測景以正其方位揆之以日是也此章追本欲遷之初升高望遠觀其形勢未及作宮室也測景何爲況此句言山與京是測之於山乎抑測之於京乎下句降字正與上升字應則此兩句皆升虛事也八尺之臬須卽其地而樹之不應身在漕虛之上而遙測楚丘之山與京也文義無難通矣

匪直也人言文公憂民務農如此非直齊齊之人也故下文又美其德而因及馬自朱傳曰非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

馬巳至三千之衆則是君德之美止以匪直二字帶言之而媷侈言多馬恐失輕重之權

古者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見楚語國馬君家之馬牧之閑廄公馬田賦所出椒杜民閑國馬粗國六閑爲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公馬大國千乘爲馬四千衛詩騋牝三千此國馬也左傳閔二年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公馬也國馬三千巳踰六閑之數故毛傳釋詩分騋牝爲二明牡馬大杜其中若媷指牝馬則牡馬又杜三千之外比於天子之十有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或反過之箋疏申傳意信而有徵矣集傳白馬七尺而牝者巳有三千之衆豈誤以騋牝爲公馬乎啖三百乘僅得

馬千二百仍不合三千之數胡弗之思也又案文公國馬已過
侯國之常而公馬尚未半大國之賦多寡相縣若此之甚者則
有故矣左傳言革車三百乘非爲馬言也特俻㠯識田疇之墾
闢戶口之殷蕃自古者兵車出於田賦司馬法百井爲成每成
出車一乘三百乘則三萬井當得民二十四萬戶田二千七百
萬畝包氏之說舁此畀辯見魯頌衛之殷富可知文公元年止三十乘杜佐
二十五年家十倍於其初足徵其賢矣況畜牧之事責在校人
自游牝騰駒有法可㠯速致蕃庶至於招流徙辟艸萊行之當
有次弟非人君宵旰憂勤躬親勞來且積有歲年豈易舉績乎
宜乎難易之不同也嚴緝謂三百乘計馬一千二百正合六閑

之數是合國馬公馬爲一也謬甚矣嚴又謂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爲三千大不㗖書費誓云馬牛其風左傳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中澤僖二十八年風謂牝牡相誘也魯晉皆當戰旹而言風是軍中有牝馬矣不㠯駕革車將焉用之若輜車則駕牛矣又列女傳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龍豕放桀武王伐商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豕亭紂此又革車駕牝之明證

蝃蝀

蝃蝀杜東莫虹也䗖隮于西䗖虹也莫虹截雨䗖虹行雨屢驗皆㗖雖兒僮婦女皆知之也鄭箋云䗖有升氣於西方終其䗖則

雨氣應自啖蓋漢無晴雨之候與今無異矣朱傳獨以方雨虹
見則緣蝃而止張敬夫太以蝃蝀則雨止無東西之分驗之久
矣夫自漢至今幾二千年天氣如故也宋之末造於今未五百
年乃獨相反誠爲難信

相鼠

鼠乃貪惡之物故詩以喻無禮儀之人言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
則大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
今人多以儀爲儀容不知古之言儀其義廣矣觀左傳襄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語可見詩大屢言儀云人而無儀又云其儀一兮
樂且有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皆非僅指儀容也毛傳云無禮

儀者謂爲闇昧之行反而觀之則所謂儀可知矣

人而無止毛云止所止息也鄭云止容止也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爲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閒哉

竿旄

九旗竿首皆注旄建旌而飄之竿旄敘言臣子好善則卿大夫所建也故毛以爲旃鄭以爲旃與物皆目卿大夫言周禮司常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孔謂平居則建旃出軍則建旟大司馬百官載旟注百官卿大夫也此言出軍所建司常州里建旟則平居所建次章竿旟與首章竿旄末章竿旌乃一人所建也

三章皆云在浚是嫥論一人之事蓋衛臣食邑於浚當國之始

而下邑曰鄘城卽鄘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自鄭解竿旄兼言旄物旟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竿旟爲州里所建而云州長之屬矦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敘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與嘆於杜浚之文則有礙矣夫嫥美一人夫可槩其餘毛說爲允惟素絲良馬則鄘義長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以況御馬治民此善喻也但簡兮篇以美碩人之悳其說猶長竿旄篇以當賢者善道之言則迂矣鄘指竿旄言較爲正

素絲祝之鄘箋云祝當作屬此改祝爲屬非以屬訓祝也嘆劉熙釋名云祝屬也則祝夫可訓屬朱傳釋此字始祖劉

載馳

衛詩三十九篇惟鄦夫人之載馳乃其自作今誦其詞清婉而深至誠女子之能言者也中三章嫥責鄦人不能救衛無以慰己之心首尾則及歸唁之意夳言可謂有體矣蓋父母沒不得歸寧婦人之禮也救患恤災大鄦國之誼也宋與鄦皆衛昏姻之國載公之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鄦曾不出一旅以助之而徒責夫人以婦道雖知其力不及然能無愴於心乎故首章言大夫告難見欲歸之故也二三章再言視爾不臧正責其不救衛也四章以采蝱療疾爲喻言當救之義也鄦不能救則衛必求救於它國故欲歸唁而問之末章控于大邦是也苦語眞情出

之楚楚千載下如親見之矣
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大夫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鄘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夫未嘗追如泉水詩之歆餞出宿皆想當啖爾非眞有是事也敘云夫人閔衞之亾傷鄘之小力不能救欲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詩意只如此朱傳取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謂歸唁是已行而未至而渉止行野則歸途自述其情吾不知夫人將出告之於鄘君乎抑不告乎鄘之臣民知之乎抑不知之乎如知之則應阻之於未出之先不應追之於既出之後如不知則以小君之尊

適千里之遠焉有倉皇就道擧朝莫覺之理且此皆魏君安在
乃坐視夫人之出默無一言直待其行至半途始遣大夫往追
之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詞害意觀此詩而益信

蝱爾雅說文皆作莔今藥艸貝母也陸氏詩疏郭氏爾雅注言其
物以各不同陸云葉如栝樓而細郭云白華葉似韭蘇頌圖經
論之以爲此有數種今貝母葉隨苗出似蕎麥七月開華碧綠
以與陸疏相類郭注云云今罕見之案舊本注言葉似大蒜正
與郭注似韭同則此種舊亦猶有之矣

衛 變風

淇澳

瞻假淇瀰釋文引艸木疏云瀰水名孔疏亦謂陸璣云淇瀰二水名而以毛公隈隩爲誤今陸疏並無此文意今本脫落矣案張揖博物記以爲有瀰水流入於淇而水經注疑之且辯此水卽詩泉源之水余因思泉源卽泉水詩所謂大流於淇者也兩水相入必有隈曲之處與乃隈曲之偁詩人指泉水入淇之處爲淇與後人因詩之言遂名泉水爲瀰水張陸二家之說有自來也但陸據此而反以毛傳與隈爲誤則孔氏非之當矣

綠竹猗猗綠爲王芻竹爲萹匹善切竹爾雅作萹蓄韓詩及說文皆作萹筑詩雅注疏皆同乃二艸也惟陸疏以爲一艸言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孔疏駁其非引小雅采綠證之謂綠與竹定是別艸得之矣

自集傳解爲綠邑之竹後儒不敢有異議而肖說倂廢夫武帝斬淇園之竹寇恂伐竹淇川漢史誠有之啖昏以肖諸儒豈皆未見漢書者哉又水經注亦引漢武寇恂故事而辯之曰今通望淇川並無此物惟王芻萹竹（注作編竹）不異毛興此詩考得於目驗當不誤矣

案萹蓄吳普本艸名扁辨又名扁憂節間有粉多生道旁方土呼爲粉節艸道旁艸入本經下品李氏綱目云葉似落帚而不孅（俗作尖）弱莖引蔓促節三月開紅萼結細子

綠卽本艸之藎艸入本經下品說文謂之莀艸云可以染黃漢書諸侯盭綬晉灼云盭艸似艾可染黃因以名綬皆謂此盭本作

綟與莀同郞計反小雅采綠與采藍竝偁㠯其皆染艸也陶氏別錄云藎艸生青衣川谷九十月采可㠯染作金色顏師古注急就篇亦云唐本注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煮㠯染黃色極鮮好俗名菉蓐艸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䃺毛公之傳詩亦嘫是切磋琢䃺四者各爲治器之名非有淺深也紫陽釋之㠯爲磋精於切䃺密於琢斯始彊經文㠯就己說

詩言瑟者三一見衛風兩見大雅集傳於旱麓二瑟皆易傳箋自㠯縝密茂密釋之獨淇澳瑟兮猶遵毛傳矜莊之訓嘫載記引詩復改訓爲嚴密於是三瑟字皆得密義矣字訓須有徵據瑟

之爲密出於程正叔始臆說也

傳云僩寬大也韓詩云僩美皃說文云僩武皃三解各異集傳曰嚴毅章句曰武毅皆从說文案荀子云陋者俄且僩也僩與陋反正是寬大義毛爲荀弟子字訓有本矣晉楊倞(其亮切)注引方言晉魏閒謂猛爲僩證之非荀意也又案今本方言僩作撊二字始相通左傳(昭十八年)撊然授兵登陴注忿皃武猛忿三義相近但詩美武公之德奄取於武猛當从寬大義爲長

會弁如星鄭云弁縫之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不云皪皪似星而云皪皪而處則經言如星特象其布置之疏落非取象於星光也朱傳以爲如星之明則稍異武公雖大國之君安

得飾弁者皆炙光之璧哉又釋文云皪本又作礫案皪訓白皃礫訓小石皆非明義

箓筑如簀毛云簀積也韓詩綠䓯如簀簀積也薛君云綠䓯盛如積也簀簀字異訓積則同兮子東京賦芳艸如積正用斯語伊川解爲窒比如簀而未傳从之瞞翁甚焉韓詩義此獨弃而不用豈惡其同毛與

攷槃

攷槃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誠害於理而小敘曰爲刺莊公則不誤也朱子非之云詩未有見弃於君之意不知君不弃賢賢者何爲而隱孔子曰吾於攷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見孔叢子遯世

無悶豈有道者所爲哉果如此是乃恥有道而貧且賤者君子方以爲恥焉得錄其詩

攷槃在澗釋文云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文選注引韓詩曰地下而黃曰干二注雖不同然韓詩有內傳有故有說有章句容有兩釋也董氏謂在阿韓詩作在干是首次二章皆作在干也詩無此體

碩人之軸毛云軸進也釋文正義皆讀軸爲迪以合進義然毛不破字始未必然也毛之傳詩本於師授豈容臆度哉上章薖字本訓艸而毛以爲寬大於義無遠必欲爲之說又當破薖爲何字乎源謂軸以持輪車得之始可以進毛之訓進或以此蘇氏

釋軸爲盤桓不行與毛義正相反乃臆説也況進是進悳之義

呂美碩人較優

碩人

蝤齊今作蝤蠐非齊螬今作螬也蝤齊一名蝎爾雅蝤齊蝎是也一名蛣

蜫一名桑蠹爾雅蝎蛣蜫及蝎桑蠹是也身長足短生腐木中

穿木如錐至春雨後化爲天牛齊螬一名蟦爾雅蟦齊螬是

也生糞今作糞土中呂背行身短足長如足大指从要入烌化腹

育又化爲蟬郭氏爾雅注巳分爲二物陶貞白與蘇恭呂爲一

物誤也陳藏器拾遺辨之當矣

盼从目分聲匹莧切目裂白分也眄从目丏彌兗切聲莫甸切目偏

合也一白冥視也盻从目兮聲胡計切恨視皃三字音形義俱各別今人多譌之碩人詩美目盼兮盼字从目从分說文玉篇引詩及石經皆同今諸本俱誤作盻監本注疏尤誤此不可不急正也案廣韻盻字收入霽諫兩韻一五計切訓恨視一匹莧切訓美目則誤之來久矣正韻於霽韻旣收盻字訓恨視於諫韻又兼收盼盻二字而訓盼爲顧爲視是誤以盻爲盼也又以詩美目及孟子盻盻證盼字是誤合盼盻亏一盻也三字之溷譌於斯極矣

施罛濊濊說文作施罟濊濊爾雅魚罟謂之罛則罛罟本一義也濊濊毛云施之水中韓詩云流皃釋文引說文云礙流也與韓

義相反近世楊用修云水兮則流凝引唐詩江兮不肯流水淺難急流二語證之可謂辨矣嘅今本說文云礙流不云凝流也案詩瀯瀯本連施罛爲句是言罛非言水也礙流得之釋文又引馬融云大魚网目大豁豁也則嫥指罛言朱傳云罛入水聲本傳語而增入聲義

氓

里巷猥事足爲勸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述爲詩以示後世如陌上桑雉朝飛烼胡妻集仲卿妻木蘭詩之類皆非其人自作也特代爲其人之言自國風美刺諸篇大率此類集傳槩指爲其人自作淺甚是理也大全載輔廣之言謂谷風與氓二詩其文

詞敘次雖工文之士不能及然其行一賢一否信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噫俚語云癡人前不可說夢廣之謂矣

眈自大采也湛本宅減反漫今作沒也皆非樂義其訓樂者當作媅說文云樂也又作䣡說文云樂酒也又作妉爾雅云樂也湛五行記俗用沈云荒沈於酒此四字皆不見詩詩獨俗眈湛兩字爲樂義但樂同而美惡不同鹿鳴之湛君臣之樂也常棣之湛兄弟之樂也賓之初筵之湛祭而受福之樂也雖樂無傷也氓詩之眈在男女抑詩之湛在飲酒則皆爲刺然獨氓詩之眈鄭釋爲非禮之樂者蓋女而眈士尤失其正異於諸湛矣常棣韓詩云湛樂之甚也兄弟之樂何妨於甚乎又眈字从目冘音淫聲古讀

如沈今丁南反俗或作躭非是

氓詩言總角之宴則婦遇氓皆尚幼也又言耆使我怨則氓弃婦皆婦巳耆矣必非三季便弃也其言三歲食貧及三歲爲婦止目初爲夫婦皆自意氓本窶人賴此婦車遷之賄及夙興夜寐之勤勞三歲之後漸致豐裕及耆而弃之故怨之深也嘫風俗薄惡如此豈獨氓之辠與

信誓旦旦毛云信誓旦旦嘫不解旦旦之義故鄭呂懇惻款誠述之案旦旦說文作悬悬悬即怛之或體注云憯也此與鄭意正同廣韻云悬傷也大即憯意詩旦旦義當呂此爲正玉篇云悬忒也爽也則因爾雅而爲之說嘫爾雅云晏晏旦旦悔爽忒也

是推釋詩人言此之意非旦旦正訓也又朱傳訓旦旦爲明葢即有如皦日之義本與毛鄭不同韻會反謂此是毛義失之矣

竹竿

泉水竹竿皆衛女思歸之詩也而有異焉泉水思歸而已竹竿之思歸由於不見荅也故二詩取興皆以淇泉二水而意不同婦人之適異國猶小水之入大水也泌彼泉水亦流于淇嫁者之常也若杜左杜右兩不相入豈其常乎故以爲不見荅之喻也至釣者意在得魚猶嫁者意在得禮身𢗅得水而後行猶男女得禮而相配首尾二興又爲不見荅之反喻此皆傳義非後儒之穿鑿也今槩指爲賦體徒以詞而已矣

佩玉之儺毛云儺行有節度說文云儺行有節也因引此詩嚴緝取錢氏柔緩之訓而解爲與身婀儺眞屬謬說

芄蘭

宋沈括言芄蘭莢然枝閒如解結錐故以爲興韘夫當以葉但不復見自近世本艸綱目祖其說言芄蘭實纖(俗作尖)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彄據此則韘是決非沓矣但詩人託興本喻人君當柔順溫良信任大臣豈媍爲觿韘二物取象乎況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優沈說纖巧甚矣案芄蘭陸疏名蘿摩本艸名白環藤所合子其實名雀瓢三月生苗蔓延葉長而銳根及莖葉斷之皆有白乳六七月有華紫白色實長二三寸中有白絨

可作褥輕煖又陶隱居言其葉生噉煮食倂可與枸杞葉同功
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其補精彊陰也
童子佩韘毛㠯韘爲決鄭㠯韘爲沓說文訓韘與毛意同朱傳兩
抒毛鄭之說陳氏禮書非毛許而是鄭馮氏名物疏非鄭而是
毛許案射禮右巨指著決㠯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㠯放
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爲之亦名玦亦名拾沓用朱韋爲之亦名
極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三者中三指各一也極取其中於指
沓取其沓於指也韘之爲決爲沓禮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
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眞許云韘射決也所㠯鉤弦㠯象骨韋系
著於右巨指从韋枼聲或从弓作弽

敘以芄蘭爲刺惠公而朱子不信夫惠公譖殺二兄違距王命其狃抗不遜可知敘云驕而無禮正相合也且卽位旹方十五六歲安有童子之偁又何疑乎嘫則爲此詩者殆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之徒與

河廣

嚴蕚谷謂河廣詩作於衛未遷之旹是不嘫衛未遷旹宋桓公尚在敘不應偁襄公毋矣況襄公未立尚可至衛安知毋子終不相見詩猶可無作也嚴特以渡河爲疑自嘫孔疏謂假有渡者之詞非言渡河嚮宋義盡（俗作盡）可通也至朱傳先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矣後又云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豈未知襄公旹衛已

在河南邪

伯兮

箋謂伯兮詩正指桓五年衞陳蔡三國從王伐鄭事朱子以爲無明文可考不知詩中爲王前驅自伯之東二語卽其確證孔疏謂三國會兵京師始從王前驅而東行伐鄭鄭在京師之東非在衞東也其言甚明

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徐鍇謂積竹者削去白取其青合之取其有力是殳用竹也案殳之圍大處至二尺四寸小處亦不減五寸不能純用竹青意必以木爲心而傅積竹於外故考工記廬人爲殳廬人

實攻木之工矣崔豹古今注云棨戟乃殳之遺象用木以赤油韜之此據後世之制而言雖非古殳與必相倣似也又案殳本作杸通作殳或云杸殳古今字

毛傳云諼艸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以爲諼非艸名引爾雅釋訓及孫氏注以證之竊據傳文義明是以諼爲艸名釋訓萲諼忘也鼂注云義見伯兮攷槃詩又明是伯兮字作萲攷槃字作諼矣若非艸名則釋諼足矣何必兼釋萲乎又說文引詩作藼艸云令人忘憂艸也或作蕿或作萱韓詩亦作萱艸薛君云萱艸忘憂也則以諼爲艸名先儒之說皆竊孔安得獨爲異乎至朱傳以合歡當之乃龔氏鼂模之誤本艸合歡杜木鼂非艸也嵇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艸忘憂

通義駮之甚當

有狐

有狐綏綏毛傳以綏綏爲匹行皃朱傳以爲獨行求匹皃字訓相反取興則同案朱傳此說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遂以釋衞詩自嘆南山之綏綏毛義實勝鄭矣又案綏綏元作夂夂說文云行遲曳夂夂也玉篇云行遲皃詩雄狐夂夂今作綏

有狐首章朱傳以在梁則可以裳矣次章以在厲則可以帶矣卒章以濟乎水則可以服矣初不解其意既而思之始知因次章厲帶二字生情也爾雅云由帶以上爲厲故朱傳訓厲不遵毛傳直訓爲深水可涉處既以在厲爲方涉則在側當是既涉故

直曰濟乎水而上章在梁爲未涉者不言可知矣且厲爲由帶以上是方涉者可以束帶故未涉而可以褰旣涉而可以服大家隨文彊配之殊不知爾雅由帶以上特以記水之淺深自非謂因涉而束帶也況經云在側何由見其旣濟乎而爾雅又云以衣涉水曰厲則在厲獨不可衣乎

有狐次章毛云厲深可厲之旁毛葢舉水以見岸也厲本涉水之名非岸名也喚厲必深水其旁之岸亦名曰厲王氏曰岸近危曰厲此善得毛意深水之旁岸近乎危矣

木瓜

木瓜之圜而小味酸濇者爲木桃其大而黄帶閑莖重蒂埤雅謂之鼻云

是脫蕚處俗呼爲味蔕箸蕚處乃臍也者爲木李木桃又名樝子靁公炮炙論謂之味圓子木李又名榠莫零切樝陶隱居云山隱多木瓜人㠯爲昰果又有榠樝大而黃又有樝子小而澀禮記云樝棃鑽之古人㠯此爲果今則不啖鄙〻不識㠯爲棃之不臧者是巳木桃下於木瓜木李又下於木桃二者之外又有榲烏沒切桲蒲沒切生於北土蓋榠樝之類與林檎相似而異物三者皆與木瓜同類但木瓜得木之正氣故貴之又有山樝者味似樝子故亦名樝唐本艸謂之赤爪子宋圖經外類謂之棠球子卽爾雅之杌音求檕音計梅也雖有樝名而類自別

毛詩稽古編卷四終

8冊 24元

毛詩稽古編卷五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龎佑清黼廷氏

王變風

黍離

集傳曰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案此乃今之蘆穄（辯詳總詁）非黍也陶貞白已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晦菴始祖其說乎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械乑實細而長黃色性黏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此乃黍矣黍之不黏者爲稷顏師古急就篇注言黍似粢而黏粢即稷也黍稷莖葉穗粒皆同而性有黏疏之異俗通呼黍子

PL 2466 .Z6 C4 v.2

石廬鄭林氏藏書

稷粢穄子例切一穀而三名音之轉也又日中星鳥可以種稷禮記疏引攷靈曜一歲所冣先故月令謂之首種㮚乃粱類非稷也爾雅粢稷注云今江東呼㮚爲粢疏云據此則粢稷㮚是一物而本艸稷米在下品別有㮚米在中品又似二物先儒甚疑焉案此乃⿰亯巳之誤也陶隱居曰凡粱米皆是㮚類此得之又案粢本作齍俗从米作粢且用爲齍盛之齍謬甚粢乃餈之重文音茨說文云稻餅也廣韻云飯餅也俗以九日食餈餻即此

行邁靡靡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𢕟迷彼反𢕟猶遲遲也今作靡案此詩毛傳靡靡訓遲遲義同當亦音同

君子于役

敘以君子于役爲賓友相思之作朱子非之改爲室家念其君子夫大夫行役不歸室家固當繫念豈賓友之情獨應置之膜外邪至於行役過多自是王者之失何必以無攷爲譏周之盛也有四牡皇華之詩以勞使臣今王者不念而賓友念之其得失俱可知矣又謂君子陽陽夫婦篇婦人作傳會至此始以經學爲兒戲

羊牛下來集傳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此祖埤雅之說也埤雅云羊畏露早歸故先於牛是已嘅集傳次章經文作牛羊與注疏異當是傳寫之誤

君子陽陽

君子昜昜中谷有蓷兔爰三詩敘皆云閔周今觀其詞所云仳離啜泣百罹百憂其爲可閔無疑至相招祿仕昜昜自得佀離與彼二詩同論而槩㠯爲閔周敘詩者其知本乎善人隱居下位則當國者皆小人內之徒足㠯病民外之必至於召寇政荒民[illegible]納侮與戚皆由此作見幾之士作詩㠯紀之詞雖樂情實悲矣敘云閔周旨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之樂孔氏申之㠯爲天子路寢如明堂有五室無左右房小寢則有之啖天子小寢皆係於路寢此房中之樂當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章氏昜謂房非房中之房是顧命之東房西房蓋作之於路寢也又謂儀禮房中弦歌周

南召南不合樂此詩云執簧執翿則樂舞既備不應作於房中
異意以孔說爲非矣今案鮑畬張逸以爲顧命之東西房乃鎬
京宮室尚仍諸侯之制故有之則章謂房杜路寢而引顧命非
確證也至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見
燕禮記注燕但指后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諷誦之自若燕饗
皆樂工奏之則不燕矣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合
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疏云謂堂上有鼓瑟堂下有鐘磬合奏
此詩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召南疏云鄉飲云合樂此歌鄉樂
亦與衆聲俱作疏又云既名房中之樂用鐘鼓奏之者諸侯卿
大夫之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又周

禮磬師教燕樂縵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者皆教其鐘磬則章謂凡舉二南俱不合樂大誤矣安在執簧執翿非房中樂哉

陶本音桃再成丘也禹貢陶丘是也又窑也緜詩陶復陶穴是也君子陶陶咊樂皃當音遙駟介陶陶驅馳皃當音導此兩陶陶集傳皆無音反俗儒家誤讀如字

揚之水

詩以揚之水名篇者三毛鄭皆訓激揚宋儒易以悠揚之解一急一緩義相背馳案小爾雅揚翥舉也說文揚飛舉也皆與激揚義近禹貢揚州之得名亦因水性激揚今江淮二水激揚兮悠

揚兮此明驗也又悠揚二字不見古書史惟後代詞曲中頗有

之豈可據以釋經哉至假其之子本指鄉里之處者鄭箋云集傳

謂戍人自目其室家殆未必然也欲挈妻子以从軍又以不得

偕行而怨恐非人情

揚之水集傳譏兮王之忘親逆理當矣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

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攷之周

禮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辠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有功則獻

愷不功則奉主車此大司馬之職也宜於社造於祖太軍社大

祝之事也叀俗偺抱天吿與大師同車大史之事也執同律以聽

軍聲大師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輦輦鄉師之事也合卒伍簡兵

器旅師縣師之事也皆言出征者也又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其爲制度甚詳若徒使安居飽食安用此紛紛者爲周世紀載闕略其用兵之事誠難悉知至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敘與外傳可信也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則又見於詩者也誰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乎果如集傳所云王室有難則徵兵自衞侯國有故則僅責其自相救援畿內不出一旅以勤之非徒無以服諸侯之心抑亦自弱其兵矣揚水之怨其上因出師不以義自假令爲復讎討賊之舉民將荷戈趨敵恐後誰敢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芑大雅之江漢常武率師者皆王臣也

執反者皆主旅也假不怨而此怨何爲也

中谷有蓷

毛傳云蓷鵻也爾雅云萑蓷雈鵻皆音追萑與雈異萑从艸隹(音追)聲益母艸也雈从艸雈(音貫)消聲音凡亂(五患切)也俗消作萑與益母之萑溷不可不辨益母艸又名茺(音充)蔚陸疏鼂注皆言其方莖白華嗼益母華有紫白二種李旹珍謂白華者即爾雅之萑蓷紫華者即爾雅之蘈(吐回切)牛蘈(音頹)也蘈蓷音同是一艸但華色異耳又陳藏器拾遺有鏨(音暫)菜莖葉性味與益母同而白華大即爾雅之蓷矣

暵其乾矣毛傳云暵菸(央居切)皃陸艸生谷中傷於水鄭箋云鵻之

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則乾孔疏云水之浸艸先溼後乾今
詩𠔃文先乾後溼喻君子於己有𨈆薄从其甚而本之也呂記
朱傳祖伊川之說皆訓暵爲燥呂爲艸待陰潤而生暵則乾矣
次則脩卷者太暵之又次則生於溼者太暵之與注疏正相反
案注疏解似近㗂暵字說文原作灘注云水濡而乾也詩曰灘
其乾矣其暵字注云乾也引易莫暵乎離然不引此詩可見灘
暵則𢷤無巳作暵字孔仲達作正義皆經文則暵而注義則灘
皆經文本作灘字毛鄭義與說文合皆訓灘非訓暵也徐邈音
須剖析其異同乃竟無一字置辯徒將暵莪二字依回牽合後
儒不究其故因別爲之解自又案灘俗从隹作灘它安反今用

爲水灘義假偕也菸音於鬱也矮也矮於爲反病也

兔爰

集傳謂作兔爰詩者猶及見周之盛故云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朱子不信敘其爲此言宜也案敘以此爲桓王詩其曰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也繻葛之戰在桓王十三年距周六十四年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雖周不得云盛若如朱子之言則作詩者必生於宣王時又能追意俗作憶其盛已非童幼無知計其作詩時應八九十歲尚從征役無是理也東萊遵用敘說而詩記錄其語殆未之思與

訛俗字也本作吪从口化聲動也詩尚寐無訛或寢或訛是也又

化也詩四國是訛式訛爾心書兮秩南訛是也譌从言爲聲譌言也詩民之譌言是也是吪訛義同而分雅俗譌則别爲一字今詩槩作訛乃傳寫之誤正韻幷吪訛譌爲一字謬甚矣

葛藟

葛藟詩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喻己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說以爲葛藟宜生丘陵不宜生水畔以喻己之失所又引它詩咏葛藟語爲葛性喜燥惡溼之證唆所引諸詩惟旄丘誠屬高阜自若樛木條枝蒙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爾雅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浒俗作滸詩言蔞蔞葛藟反足

爲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夾言緜緜緜緜不絕安見其生不得地哉

謂它人父言王無父恩也謂它人母言王無母恩也元后作民父母況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它人親親之道微矣所以爲刺也集傳謂流民夫所彊求親附於人謂之父母於文侶順於義實疏

采葛

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也沬鄉新田之類是也或言采之㫖則以㫖取義也蘇之㫖曰薇之剛止柔止之類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也不盈頃筐不盈一匊之類是也采

葛之詩言采之外無它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故傳云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以療疾又云采葛事小傳文至簡茲獨詳焉豈以興義攸抒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夫非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

大車

毳衣如菼詩以艸色比衣也傳云菼鵻也又以鳥色比艸毳衣如璊詩以玉色比衣也說文云禾之赤苗謂之虋玉色如之蓋虋璊同音也又以禾色比玉皆轉相況譬以明之此古人體物之妙也案鄭謂鵻色青正義引爾雅鵻注云在青白之閒則淺青

矣毛云璊赬也沈括筆談云璊色在黃朱之閒則淺朱矣又案爾雅再入謂之赬注以爲淺赤又諸侯赤芾而斯干傳謂諸侯黃朱是黃朱乃赤也據此二文則赤淺於朱赬又淺於赤然細分則異槩舉則通說文云赬赤色也並以赬赤爲一矣

大車詩毳衣毛鄭皆釋爲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此毛說疏云出使對畿內外卽加命爲五）或子男入爲大夫（此鄭說）皆得服毳冕但毳冕之服子男以翰聘天子及助祭非服以聽訟又說文引詩菼如緂（音同菼）云帛騅色璊如璊（音同璊）云以毳爲罽（居例反）（大如罽）故埤雅據此爲說謂毳衣別是一服非毳冕李彭山馮嗣宗並謂毳冕之服以絲爲之毳衣以毛布爲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

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耆子云被褐皆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毳字之訓則毳即毛布矣既謂毳衣爲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則毳衣之爲毳冕服不可易也毛謂服毳冕以決訟當本於師說或古制爾自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且大夫徽命之數言其車服而可知作詩者應僭以指目其人縱非服以聽訟於義自通矣

丘中有麻

說文無劉字有鐂字徐鍇以爲鐂即劉當是也通作畱周大夫采地因氏焉子國子嗟以父子而並賢皆著名於東周不知誰之裔且受邑杜何王之世也羅泌宋人以爲堯後子孫監明之後是

不然畱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堯之後杜叜也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畱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併失其廢邑乎

畱子賢而放逐周人思之指丘中麻麥以見惠政猶存因望其來而復之於朝故敘云國人思之明是舉國之公心詩人代述之自鄭以丘中爲畱子隱居之地來爲獨來見己則是朋友相思之作其美之或出於私好未足見畱子之賢毛義較正大矣

采葛懼讒也丘中有麻思賢也集傳因大車一篇厠其閒家槩指爲淫詩果何據乎懼讒者不知主名則亦已矣獨僭子國子嗟賢而被放已爲生不逢辰柰而遺澤在人風詩顯其姓氏不意

二千載後復橫被淫狡之名反不如采葛詩人姓氏湮漫之愈也二酉有知應攢眉於九原矣

鄶　變風

鄶詩譜引國語史伯之言曰鄢蔽補丹依疇歷華皆君之土也又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疏引韋昭注云華華國今國語疇作㽥音柔咊田也兩華字及韋注華國皆作莘疇㽥音義俱近或屬通用史記注引亦作㽥至華莘音義各別因字形相佀遂致互異兩書必有一誤矣案史記鄭世家注虞翻司馬禎引國語皆作歷華與詩譜同水經注引華君之土也以證華城謂史記秦拔魏華陽即此又云司馬彪注謂華陽亭名嵇叔夜傳廣陵散於此虞三國人酈元魏人司馬晉人所

見國語皆作華則詩譜不誤矣又案宋庠國語補音歷華奄音反獨檃肻莘字音所巾反玉海引詩譜及水經注皆作華引國語肻華後河作莘意國語兩華字宋本尚一華一莘後則俱變爲莘其誤固有漸乎與之肻華肻莘猶屬兩可歷華之是華非莘斷無可疑也又案歷華在八邑內又云皆君之土則鄶邑也肻華與河濟洛竝列則鄶境所歫非鄶地也兩華定是兩地韋注所云華國本指肻華之華水經注引歷華而繫之韋注是誤合兩華爲一疏矣又案玉海引郡縣記故莘城在汴州陳畱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以證國語之肻莘後河一統記開封府鄶州有莘城云即十邑倂號鄶爲十邑中之莘此皆後人之傅會

朱子辯說謂孔子鄭聲淫一語可斷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矣夫子言鄭聲淫自昌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淫者過也非嫥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游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自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㬓幼眇無中正味乎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已鄭聲爲鄭風已淫過之淫爲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篇盡目爲淫奔者所作奔免者惟緇衣大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鷄鳴五篇而已其餘雖忠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廢如子衿夫排衆論而指爲淫女之詞夫孔子刪詩已爲世大訓何反廣收淫詞

豔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閑情賦昭明歎爲白璧微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出昭明下哉

朱子於鄭詩旣悉判爲淫詞矣然以爲未甚也必斷爲淫者所自言又以爲未甚也必斷爲女說男之言輔廣劉瑾之徒咊之如出一口後學沈於其說以爲萅秌皆眞有此等女子自道其淫樂之情毫無羞愧竟不知作詩者本來面目矣今取山有扶蘇遵大路褰裳諸篇以朱子之解解之其淫陋鄙媟雖近世之隸佁市井頑童所唱掛枝詞打棗歌不是過焉吾不知何物女子具如此顏甲如此口角肆爲淫縱之詞而聖人反有取焉箸之於經俾後儒誦習也然則詩其誨淫之書哉

緇衣

呂記朱傳皆以緇衣篇爲周人作非也周人作之當入王風矣好賢自屬周人鄭人述而爲此詩自改衣授粲盛稱王朝禮遇之隆寵任之至以見悳足以堪此與淇奧充自重較意正相同又案鄭衛二武皆賢諸侯一相幽無救於亾一相平無補於弱不知當年相業何杜記載闕略蔑由稽攷論世者不無憾焉

將仲子

左氏好惡與聖人同其傳普烁持論乎恕如隱元年鄭伯克段傳云譏失教也詞簡而義確矣將仲子詩敘夫言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意與左氏合欲定莊公辜者當以

傳敘之言爲正公穀二傳謂菩烁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宋人喜爲苟論取二傳之說文致鍛鍊㠯爲莊公有意養成弟惡陷之於死夫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㠯爲殺假特據傳聞㠯爲縣斷自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田詩段所居止扗飲酒田獵馳馬暴虎直一獸豎子自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㠯母所鍾愛遠嫌避譏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弗亨命縱莊公不得無辠焉若㠯爲有意殺弟恐未必嘫也嚴緝言將仲子首敘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是不謬矣集傳从鄭樵之說㠯此詩爲淫詞又謂兩叔于田無刺莊公意殆淺之乎言詩也至引或

說言國君賢弟不得出居閭巷疑叔于田大男女相說之詞夫止因一巷字而誤讀其全篇得毋以文害辭

叔于田

兩叔于田皆玩其詞皆美大叔而敘云刺莊公噫此詩之不可無敘也段之美飲酒自搏獸自射御足爲自美之乃以譏之也嘆段之以此爲能莊公之過也左氏所謂譏失教也微敘則詩之意將以詞害矣

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偁宣姜爲鞠媛皇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詞嚴緝謂京城私黨諛說之偁爲美仁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過矣鄭師一

出京人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

大叔于田

火烈具舉毛鄭訓烈爲列謂列人持火蓋宵田用以照也爾雅釋天宵田爲獠是也集傳祖陳氏之說訓烈爲熾盛謂以火田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周禮太云蒐田用火弊是也二說俱可通但經云具舉具揚則列人持火近之又末章云火烈具阜今作阜烈爲熾盛阜又爲盛不應詞複如此

清人

清人詩重英重喬解者不一說英云絲纏喬云縣羽孔疏之說也英以朱羽爲矛飾矛上句以喬以縣英者朱傳之說也案重英

毛傳云矛有英飾箋申之云各有畫飾是毛鄭意直謂攱（俗僋施）采畫於矛矜（巨巾反又作穫棨）自非謂㠯它物爲飾也故孔氏絲纏之說見閟宮篇而此詩不及彼疏夾不質言之而但爲疑詞是絲纏本无的據也至重喬之爲縣羽姑通箋意而已孔不㠯爲嘫也傳云重喬累荷也孔申之云喬高也（釋詁文）五兵建於車上二矛㕡高而復有等級（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謂之重高傳解重高爲累荷者荷揭也謂二矛勿有高下重累而相荷揭此解當矣朱羽之說始於王氏之譔用鄭箋而朱傳因之嘫鄭箋云喬矛矜（矛柄）近上及室（矛之鋈孔）題（識也）所㠯縣毛羽此訓喬也非訓英也又孔疏辯之云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㠯旹事言之猶今之鵝

毛稍嘫則縣羽乃漢制未必周制也集傳㠯朱羽解英㠯縣英解喬是合英喬爲一事而㠯漢制爲周制矣至矛上句曰喬古無此字訓也近世馮嗣宗（復京）云蓋緣爾雅木上句曰喬之語類推而知之噫釋木之文可借㠯釋器乎源謂重英重喬均當㠯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崛出其上人舉目即見之故指㠯爲言首章言其采畫之飾次章言其負揭之形白

駟介陶陶毛云陶陶馳驅皃董氏釋爲樂而自適集傳从之夫駟馬被甲久不得歸何自適之有哉果樂而自適不當潰㪚矣又陶字如毛訓當徒報反如董釋當音遙皆不與本音同集傳無

音而有協不知欲从何讀

羔裘

陳古刺今詩之常也辯說之譏羔裘敘過矣且云敘以變風不宜有美故言刺夫溱洧緇衣車鄰駟驖諸篇皆變風敘何嘗不言美乎至釋爲美其大夫而欲以子皮子產當之不知詩止於陳靈鄭二子之去詩亡已五六十年矣襄二十九年魯人爲季札歌鄭羔裘詩久編入周樂是年子皮始當國子產之爲政又在其後矣何由先有其詩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不應取人譽己之詩歌以誇客也朱子說詩毋乃未論其世乎近世僞爲申公詩說者以此詩爲子皮旣卒子產思

之而追賦傅會至此知有集傳而已矣

鄭羔裘三章每章次句毛鄭皆指大夫不言裘故㠯三英爲三悳程子改訓爲英飾與上二章不類矣集傳槩㠯裘釋之於首章云直順也侯美也毛順而美旣言如濡又言順美不已複乎於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則又舍裘而美豹矣夫自覺其迂也繼之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是仍指其人自何必多此詰詘乎嚴緝从古注得之

遵大路

鄭之遵大路猶衛之攷槃也二武皆有賢名二莊不能繼其業哲人知幾引身而去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厥後州吁篡公子五爭

二國之敗若出一轍矣秦康公弃其賢臣穆公之業墜焉觀晨
風權輿二詩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無我魗兮魗字毛訓弃音讎鄭訓惡音醜說文作𢿘云弃也从攴
𠷎聲市流切音義皆同毛集傳市由反又云與醜同殊少畫一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首二章士弋鳧雁女則宜之以爲燕賓之
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細
行自以此爲賢將白圭猗頓輩皆可升堂入室邪況夫婦相燕
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止自謀口腹之需斯
乃飲食之人與啚邑者相去無幾併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

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嘗
章嫠殊爲末當今案子字應是女曰士之言與子室之女爲士
室之也與子偕者舉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者而不
褻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
襍佩以贈之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
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
佩制大約珩上横兩璜下繫衝牙杜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
則納於兩玉與珩之閒玉藻疏所言大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
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云詩傳曰佩玉有葱衡衡卽珩也大戴禮保傅篇作雙衡漢書顔師古注負黍魏略及三禮圖韻會皆从之下有雙璜衡牙衝牙卽衝

亐蠙（玭同玭步因切）珠邑納其閒疏云詩傳謂韓詩衡横也謂葱玉爲
横梁下邑組縣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
禮記文見周禮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邑一組縣於衡之中央於末箸（俗作着）
衡亐使肯後觸璜故曰衡亐案毛詩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
當於縣衡亐組之中央又邑二組穿琚瑀之内角亐係衡之兩
頭組末繫於璜蠙蚌也珠出於蚌故曰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
五皆穿珠於其閒故曰邑納其閒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而朱傳之言琚瑀稍異朱謂珩
上横下㳄三組貫邑蠙珠旁兩組下係璜而琚杜中閒中一組
下繫衝亐而瑀杜中閒又邑珠貫上繫珩兩耑（俗端）俗下繫於兩

璜中則交貫於瑀錢謂雙璜上繫於珩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兩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閒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賈誼新書云佩玉捍珠以納其閒錢語本此或以大珠或蠙用瑀石蓋朱以琚瑀皆爲佩名琚杜氏組之中瑀杜中組之中錢以琚爲佩名瑀乃石之可爲琚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組之中有琚瑀兩組之中不別繫玉二說各異黃氏韻會兩存之不言其孰是源案中組有琚瑀縛爲拘捍兩旁組之用不應旁組大置之故賈疏元言琚瑀所置杜衡牙組中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繫玉又毛傳云琚佩玉名孔疏引說文云琚佩玉名今本說文云瓊琚詩曰報之以瓊琚與疏所引不同瑀石次玉也玉篇廣韻瑀注皆與說文同嘫則瑀是美石名非佩玉名不得與琚各爲佩

中之一物詩詁之說良是

又案大戴禮保傅篇云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盧辯注云總曰玭珠而衮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三禮圖宋聶崇義云蒼珠爲瑀朱傳云玉圓博而方曰琚大珠曰瑀說琚瑀各不同案毛許近古當以詩傳及說文爲正

佩說文云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徐云會意也俗別作珮字𧝵以从人者爲服用之偁从玉者名其器非是㗇珮字已見玉篇云本作佩或从玉則誤之來久矣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揚之水

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君其始以桓十一

秊五月出是秊九月奔衛其繼曰桓十五秊六月歸至十七秊寔遇弒肎後杜佑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惓惓無已者豈非曰其世子當出而不亯命經故獨加憐惜與案忽六詩孔氏曰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肎出昔曰山有扶蘇蘀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作於後出昔今合之鄭事殆不謬也忽之出而卽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昔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突不能恃宋曰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弒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用賢去姦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邑士幷圖國政則

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嫥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厲則篡立二詩其作於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惋憎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患之思千載如見矣

有女同車

舜凡卉也而屢見於經詩顏如舜華喻其色也月令仲夏木堇榮紀其旹也爾雅別二名曰椵(音段)曰櫬(音襯)其華有赤白單葉千葉之殊或云白曰椵赤曰櫬也種之異者名扶桑言華有光豔照日如東海扶桑樹也又名佛桑音轉也大有赤白黃三種赤者尤貴名朱槿嵇含艸木狀云朱槿一名赤槿其華深紅色大如

蜀䕫

山有扶蘇

扶蘇橋松皆木也宜於山荷華游龍皆艸也宜於隰反喻昭公用人賢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乎正明簡槩成不用其說分晉章之興爲用臣之失所次章之興爲養臣之失所鑿矣後儒爭出新說以勝之總不如傳義之當也原鄭易傳之意以爲扶蘇小木不應喻君子荷華佳植不應喻小人自殊不知詩人託興正不如此拘也王鴡鷙鳥而興后妃猶貪獸而興周公雉耿介之鳥而興衛君及夫人兔絲邑藥麥嘉穀而興淫亂之事儗人於倫未可以律古詩

子都子充指君子徃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徃狡目昭公夫之矣詩以用舍夫當對言正叙所謂所美非美也何得茲例昭公哉但首章子都徃且鄭以美好妍媸爲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皃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喻一正文義差殊亦未盡善今案首篇洵美且都都與美別訓爲閑習於禮傳云都閑也箋云閑習婦禮此篇都字義亦當同嘫則子都乃閑習禮法之君子徃且乃愚妄無知之小人亦是正言而非喻語與次章一例也又充爲充實是眞誠之義狡爲狡獪是變詐之義二者正相反君子小人之別也嘫鄭以狡爲狡好故訓爲有皃無實與子充誠僞相對義亦可通矣孫毓申箋云此狡狡好之狡下

狡童篇疏亦訓狡爲狡好肖還篇箋云昌佼好皃釋文云佼本又作姣陳月出篇佼人釋文亦云蓋佼狡姣三字古通爲美好義亦作妖白華箋妖大之人釋文云妖本又作姣

山有橋松鄭讀爲槁松釋爲枯槁之義明是破字㬋不云當作槁豈鄭所見本元作槁與

游龍傳云紅艸也陸元恪曰爲即馬蓼據陶隱居別錄則紅與馬蓼兩艸也云馬蓼生下溼地莖辮俗作斑葉大有黑點方士呼爲黑墨記艸亦有兩三種其最大者名龍鼓即水葒也又云葒生水旁如馬蓼而甚長大五月采實詩偁游龍鄭璞云即龍古也蘇頌圖經曰陶爲是案水葒華淺紅成穗子如酸棗仁而小炊爨初爪切煼也今

俗佗燭大佗炒可食大蓼屬也蜀本艸言蓼有七種水葒又扗七種之

外乎

蘀兮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啖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擧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粲成之意徒以叔伯乃兄弟之偁當是羣臣自相謂自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見五年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莊十四年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宣十五年安扗叔伯之偁君不可施於臣乎

狡童

晦翁意主排敘故曲護鄭忽見辯說不知詩之刺忽非惡而刺之乃愍而刺之也息之至不能餐不能息忠愛甚矣何嘗疾之如殺讎兮辯說云至狡童之偁箕子曾以目紂夫不自鄭風始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朱傳釋之以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以雖代維又横增入未至字與詩意正相反

朱子爲鄭風傳滿紙皆淫媟之談自狡童褰裳二篇摹畫蕩婦口角尤醜穢無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諸口不知大儒何以形諸筆也毋屢疊至此輒欲掩目

褰裳

鄶主芣騩（宋庠國語補音曰芣騩音浮隗山名在密縣騩又音愧）而會溱洧溱洧鄶之名川也三月上巳士女祓除於此又勝地也毛傳止云水名箋疏大未詳其源委今案溱說文作潧云潧水出鄶國詩曰潧與洧（其溱水出桂陽非鄶水）又云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北入潁[illegible]地理記洧水大同水經云潧水出鄶縣西北平地注云潧水出鄶城北西鷄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又左合䃈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又東南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柳泉水史伯所云會溱洧即此又南縣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於洧詩溱與洧是也由謂之鄶水水經又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鄶縣南又東

南過卷社北又東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北過茅城邑東北又東
過習陽城西折入於潁水經言洧水發源與說文漢記異酈注
謂陽城山乃馬嶺之統名殆其嘫與斯二水者洧大而潧小洧
又逕鄭城中由西北入而出其城南左傳襄元年晉伐鄭入其
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
皆鄭縣南之洧也其成十七年晉以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
洧則新汲縣之洧也杜注云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至潧洧合流桑經以爲
杜鄭縣酈注非之以爲杜密縣南辯證良不謬嘫溱洧之篇言
士女祓除不應遠離都會而竝舉二水者意以洧水中已兼有
溱水故併目之與至下文嫥言洧外則鄭城洧水獨流信矣一

統記云溍水至新鄭縣與洧水合此與桑經同
朱子辯說於並揚之水出其東門三篇皆云敘誤而不言其誤之
故於褰裳則以爲敘之失本於子太叔韓宣子語而不著其何
以失於野有蔓艸則引東萊語以當之然東萊之譏後敘不譏
首敘也蓋此數篇者心欲非之而不得其詞矣至辯風雨以爲
詩詞輕佻狎暱辯子衿以爲詞意儇薄夫詩之音節似此二篇
者多矣可盡目爲淫奔乎至揚之水欲指爲淫詞而詩之文義
難通也則訓兄弟爲昏姻此尤可笑豈作詩者乃不昏不嫁嫥
事野合者哉至辯溱洧以爲鄭俗淫斅是風聲氣習流傳已久
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弃而後然此特據漢地理記鄭地山居

谷汲男女亟𦣝會語自夫敘不可信班固之書何㠯必可信乎敘㠯淫風大行歸於敵離之故使爲民上者知敎養不可一日鈹斯誠有裨治道之言縱令其事未確猶當信之況師傳有自乎嚴華谷云鄘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鄘由肯之敵也漢書㠯爲風土之習使㗋則敎化爲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噫此管論也

丰

傳云丰豐滿也篆作半說文艸盛半半也从生上下達豐滿正盛之意自逢蚌等字皆从此其契彗耕等字自从丰丰讀如介與半異

東門之墠

墠乎易踐阪峻難登行上之臬易攀室中之藏難覬以興昏姻之際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毛義本通也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詞家爲朱傳之濫觴矣

風雨

傳以瀟瀟爲暴疾則甚於淒淒矣云膠膠猶喈喈則無所加焉無之歟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己之道祇得其常而已以無歟而稍既非君子也以無歟而加峻是有心於矯俗夫非君子也故敘云不改其度焉魏盧欽偁徐邈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

㠯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
故肯曰之通乃今日之衣也是無人奄常而徐公有常也噫兹
爲不改其度與

子衿

青青子衿毛傳云青衿青領也衿字石經作裣釋文云衿本又作
襟嚴緝謂衿襟二字音義俱同非也案爾雅釋器衣眥謂之襟
注云交領也又云衿謂之袸音戕注云小帶也說文止有裣字注
云交衽也然則衿襟裣三字各一義詩當㠯襟字爲正衿裣特
通用自顏氏家訓云古者衺領下連於衿故謂之衿不知詩字
多通用不必彊爲之說也說文又有紟字云衣系也籀文作𦁷

則衿字亦可作紟絵
嗣音當以毛義爲正云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孔氏引王制四術四教文王世子春誦夏弦證之當矣此詩本刺學校廢當責其學業之不習若以音問爲言則朋友相思之常語非序意也

揚之水

狡童揚之水其一人一旹之作乎忽有兄弟而不可據同心者僅二人自而讒閒又入之此所以纏於孤危也維予與女毋信人言慮之深言之苦矣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進女者已售其欺雖有忠臣邑士奈忽何

出其東門

荼傳云英荼箋云茅秀語異而物同其取義又異傳取其白箋取其輕也朱子曰茅蔈輕白可愛喻女色之美說又異於毛鄭而實本漢書注漢郊祀歌云顏如荼注應劭云荼野菅白蔈也言奇麗白如荼也師古云言美女顏皃如茅荼之柔也集傳本此唉古人託喻義各有歸正不必援彼釋此其毛鄭二說則孔氏右鄭得之

匪我思存毛曰存為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曰為思之所存則思應讀為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

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爲舊未知舊指誰家

野有蔓艸

敘云思遇旹始謂處戢而思治云瀹零露漙兮望澤之喻也有美一人目君之偁也玩傳文夫無男女慕說之意東萊疑後敘是講師所益其信然乎左傳鄭子大叔之於趙孟襄二十七年子齹貽何切之於韓宣子昭十一年皆賦此詩未必盡斷章矣

溱洧

溱洧士女秉蘭集傳呂爲上巳祓除祖韓詩注也毛傳無明文然所云渙渙萅水盛也今本無萅水二字則大呂爲萅旹矣鄭云仲萅仌釋水渙渙然又云男女感萅氣竝出託采芬香之艸而爲淫泆

之行言仲春則非上巳言託采香艸則非祓除矣竊謂鄭俗雖淫不應無故士女駢集韓詩之說爲長

古香艸名後人俗以名它艸相沿旣久冢執今卉以實古名此不可不辨也古人最重蘭左傳言其有國香孔子以爲是王者之香離騷咏之尤多而兩見於詩國風如鄭溱洧陳澤陂之蘭毛公皆以爲蘭是也神農本艸列於上品謂之水香陶氏別錄名蘭澤艸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須女子種之又名女蘭女子小兒喜佩之又名孩兒鞠俗菊本艸綱目以爲卽今省頭艸云香琺經驗方言夏月置髮中令髮不膩之力切黏也故名其說良是唉今之省頭艸氣不甚佳人大算珍而古人顧重之如假此物性

有變更自宋寇宗奭衍義元朱震亨補遺皆以今之蘭葉其葉如麥門冬者當古之蘭艸失之矣呂氏讀詩紀白蘭卽今之蘭誤太同

蘭艸與澤蘭同類而小別俱生水旁紫莖紫枝赤節綠葉其莖圜節長葉無岐者為蘭艸莖微方節短葉有岐者為澤蘭炮炙論劉宋雷斆箸云大澤蘭卽蘭艸也小澤蘭卽澤蘭也媆俗作嫩皆可佩八九月有華赤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名山蘭與二蘭而三焉其白蕙者今之荅蘦或誤作零陵香是也後人以葉長似茅華黃綠色或一莖一華或一莖數華者彊名為蘭蕙蓋誤始於黃山谷啖朱晦菴離騷辨證陳正敏遯齋閑覽熊太古冀越集記陳

上𠕋盜蘭說方虛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
傳云勺藥香艸疏引陸璣云今藥艸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
何艸東萊謂香不必杜柯葉故以藥艸之勺藥當之朱傳嚴緝
皆从其說㕛古人以香艸爲佩夫以贈詒往往取其柯葉之香
蕚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矮不歇蕚則否矣況上巳
祓除昔安得有勺藥蕚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蕚始據閩中風土
非所以解鄭詩也又王砅音厲𥹳問注引月令靁始發聲下有勺
藥榮是仲春弟五候恐夫非今之勺藥豈與鄭勺藥一艸乎
宋董氏因韓詩離艸語㕁疑勺藥是江離雖屬臆見㕛江離香艸
見離騷夫蘭之類也別錄云蘼爾雅說文竝作蘪蕪一名江離芎藭苗

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㠯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
㠯之案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爲蘼蕪旣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
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牀者爲蘼蕪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又
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勺藥芎藭中山
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葌蘼蕪勺藥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
同類而經與勺藥玆偁董㠯勺藥爲江離或非誤

毛詩稽古編卷五終

毛詩稽古編卷六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齊變風

齊詩譜言懿王言哀公變風始作孔疏申之謂公羊傳及世家但言周言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廣以爲夷王啖哀公言後其弟胡公胡公於夷王時被弒其立必非夷王時夷王之前有孝王孝王壹失德受譖言人定是暗主本紀稱懿王之世王室遂衰明是懿王受譖矣且言懿王時詩人作刺或指雞鳴而言胡公歷懿孝而夷一君當三王謚法保民耆艾曰胡知胡公歷年久矣孟明言哀公非夷王也孔此言當矣案汲郡紀年夷王三年王

致諸侯亨齊哀公於鼎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出書非先儒所取信也又案書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昭十二年）則齊丁公伋與周康王同時也康王後歷昭穆共至懿凡五王丁公後歷乙公癸公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呂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夾呂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出顯然者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鮑譖應不誤又案禮記疏亦出孔手而檀弓比及五世疏言夷王亨哀公與詩疏異意復有舊文因而未改耶

雞鳴

雞鳴次章集傳曰此再告末章曰此三告可謂不參活句矣一告

不起待再告再告又不起待三告夫人誠賢也君之怠惰不已甚矣夫詩人陳古刺今設爲此警戒之詞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旹傳云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旹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以爲大言之次弟非眞有兩度語也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大一旹語非兩度促之不起至蟲飛旹又促之也

古人飛走之物皆可名蟲大戴禮易本命篇倮羽蟲毛蟲介蟲鱗蟲倮蟲是也蟲大可名鳥夏小正丹鳥白鳥指螢與蚊蚋是也雞鳴之蟲飛桑柔之飛蟲孔疏皆以爲羽蟲理或然矣羽蟲晨飛其鳧雁之屬矣羣臣早朝者或且翺翔而弋之君與夫人豈

能貪同寢也合鄭齊兩雞鳴觀之可定古人夙興之節

還

還篇之肩七月之豣二字形異而音義同齊傳云獸三歲曰肩豳傳云豕三歲曰豣則似微有別矣夏官注先鄭引豳詩大作獻肩于公而云四歲曰肩與詩傳戾故後鄭不從其云一歲曰豵三歲曰特則合於騶虞伐檀七月毛義焉

宁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宁敘云刺旹東方之日敘云刺衰東方未明敘云刺無節皆不斥言所刺之君孫毓㠯爲自哀至襄其閒八世未審刺何公孔疏㠯此三詩在還詩後定是刺哀公且言子夏作敘皆當知其君

號謚何得闕其所刺此特舉上以明下自源謂孫說皃是也孔子刪詩太作詩皆無近者百餘年詩止於陳靈公靈公之弒在宣十年壬戌至哀十一年丁巳孔子反魯刪詩凡百十五年子夏作詩敘又在其後遠乃六七百年如商頌則千年矣典文散失必多美刺所指固無容悉知敘者抒其信闕其疑故皆君號謚或箸或略不獨齊三詩啖矣如以為舉上明下則魏風七篇檜風七篇敘皆不斥言何君何嘗有上篇可明乎補傳言詩敘夫攷其人於史魏檜亡已久并其史而亡之故聖人不能知其詩為何世而太史公夫不能為世家信夫

宁

充自塡也君以玉臣以石為之詩瓊華瓊瑩瓊英是也縣塡以紞

䋿感切織襍䋿綫爲之君五色臣三色卽今絛纏詩紞青黃是也此鄭義也毛以紞爲象瑱青黃爲玉瑱瓊華等爲佩外又有纊者所以縛瑱而屬於紞以黃緜爲之藻書黈天口切纊充耳黈黃緜也宁詩弗及焉集傳以充耳以纊縣瑱所謂紞也是誤以紞爲充耳又誤以纊爲紞矣

東方之日

日月君臣之象也東方明盛之旹也援古刺今之詞耳此傳鄭以義

東方爲明而未融取義甚迂

東方未明

未明未晞皆言昬也末章云不夙則莫則有旹失之晚矣詩互文以相備也故敘云刺無節蓋太昬太晚兼有之不啖與雞鳴之

警庭燎之問何殊而以爲刺哉

不能辰夜傳云辰時也疏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也栵木柔脆俗作脆不可爲藩猶夫壺守不能察漏敍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正指此朱傳改經文辰字爲晨云晨夜之辨甚明而不能知誤耶抑有意耶

挈壺之法孔疏據周禮注謂每氣分爲二箭周歲二十四氣爲四十八箭箭率七日彊半而易一箭焉此漏法也其定刻孔氏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度賈氏謂漏水壺內以浸刻爲度周禮疏云箭各百刻水淹一刻則爲一刻也陳氏謂浮浸不同大槩則一信啖矣案唐制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孔氏浮箭之說尤據唐制而言

南山

冠緌雙止說文云緌系冠纓也內則注云緌纓之飾也疏云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集傳訓爲冠上飾蓋禮注而未明

盧令

其人美且鬈毛云鬈好皃鄭破字爲權云勇壯也疏申鄭意謂好與美是一故易之不知美是美惡旹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敘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惡爲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鬈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皃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歎詩人頌君徃徃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

駟驖之舍拔則獲皆是矣集傳訓鬈爲鬚鬛好訓偲爲多鬚而引左傳于思宣二秊語爲證則兩章意複矣況鬈義本說文自說文云鬈好皃不云鬚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鬚皃釋文正義載賈逵注云白頭皃皆不云鬚也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思字也又案說文云偲彊力也引此詩與毛傳稍異而義亦通

敝笱

敝笱篇敘以爲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於桓末秊自旹僖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唉于歸旹文姜淫行未著

也末季如齊桓卽斃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刺哉蓋嘗攷之矣魯桓弒君自立惟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於讙則嫁時㞐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旣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甚內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季發之耳啖則笱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之季矣詩人探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指淺哉集傳以歸爲歸齊旣失攷證義味亦短

嚴緝謂鰥與魴鱮[又名鱅魚又名鰱魚]同倆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事見孔叢子正義引之]斯語良啖啖案本艸鰥魚體似鯇而腹

兮頭佀鯇（華板切）而口大頰佀鮎（音黏）而色黃鱗佀鱒（慈損切）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吞啗故又名鰔（音感）臭又名鮋（音啗）臭鰔者敢也鮋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

載驅

齊子豈弟鄭箋豈弟作闓圛（音開大）訓爲開明本洪範稽疑之文（卜兆有五曰圛古文作悌賈逵曰今文較之定爲圛）合爾雅釋言之義（云愷悌發也鄭注引此詩）不妄也況此詩四章發夕開明文義相協翺翔游戲字義相協篇法當爾矣又發夕毛云自夕發至旦謂棄夜而行也解甚明易未傳訓夕爲宿恐未安

猗嗟

猗嗟詩言揚者三首章抑若揚兮此一揚顙之別名也毛訓廣揚猶易云廣顙爾抑若者美之之詞也毛云抑美色是也首章美目揚兮言目揚俱美毛云好目揚眉著揚之爲眉也末章清揚婉兮清指目揚指眉毛云婉好眉目總上清揚言也此二揚皆眉也案齊風疏云目爲清眉爲揚因謂目之上下皆白清眉之上下皆白揚此詩三揚一爲顙二爲眉顙即眉上故得揚偁三揚實一義矣集傳首揚字連抑爲義次揚字訓爲目之動惟末章揚字指爲眉之美一字而彊分三義焉

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毛公釋詩亦同蓋古訓相傳如此案名字亦作顯玉篇云顯莫丁切眉目閒也詩猗嗟顯兮[illegible]

則今詩名字乃是題字之通用與名字本訓不相涉矣朱子恐其驚俗改爲威儀技藝之可名

魏 變風

十五國之魏鄭譜㠯爲與周同姓者因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叔向語（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故知之其爲何人之後則莫得而詳也大全載劉壎語曰先儒㠯魏所封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此眞臆說矣富辰歷數文昭十六國（僖二十四年左傳）文有畢無魏也史記魏世家言武王封畢公高於畢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不言封魏也畢在長安縣西北（見左傳杜注）魏在河東截然兩國也成康昔畢公㠯三公爲東方伯又受保釐之命書顧命康王之誥畢命

諸篇紀其事皆偁畢公則不改封於魏可知也其苗裔畢萬仕晉獻公以爲車右與伐魏而滅之因食采焉後分晉家爲七國之魏事又具左傳及史記也此二書與尚書皆非僻書也璂曾未寓目乎乃妄以七國之魏爲十五國之魏不貽後人撫掌乎又謂先儒言之不知是何等先儒而不學至此修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可謂無識矣近世俗下書有魯詩世學者言畢公始封爲畢伯成王進爲魏侯又言晉滅魏畢萬降晉爲大夫復封於魏此特䬵學究因璂語而傳會其謬妄本不足辯聊紀於此以見大全之詒誤後學不淺也

周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左傳昭九年則夏

也已有魏國其來舊矣鄭譜云周呂封同姓焉滅彼而封此如成王之於唐叔與

疏謂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於左方中分爲二君此未必然也恪嗇之人徃徃好利無猒安在儉不中禮者必不貪乎況陟岵敘云國數侵削役乎大國十畝之閒敘云國削小民無所容此二篇未嘗刺儉也魏之世次無攷其爲一君詩與數君詩正未可懸定耳

葛屨

摻摻女手毛云摻摻猶纖纖也摻說文作攕所咸切釋文同惟徐邈息廉反則讀如衫纖說文息廉切釋文同則讀如銛二字音稍别今人槩

讀爲銛音惟嚴緝辨之
好人傳云好女手之人故服之是女手整治之也左辟女至門之
儀也象揥夫女飾也集傳以好人爲大人因謂象揥是貴者之
飾恐未必有據象揥兩見詩一爲宣姜之飾一爲縫裳女之佩
皆指婦人自麤風傳云揥所以摘髮疏申之云以象骨搔首因
以爲飾嚴緝以爲若今之篦未知然否案西京雜記言武帝宮
人搔頭皆用玉後世詩詞亦有玉搔頭之語搔頭正摘髮之義
豈揥之遺制與揥字又作楴廣韻云楴枝整髮釵也集傳謂大
人佩揥是丈夫而釵矣
汾沮洳

言采其藚毛傳藚水蕮音舃也孔疏引鼂璞爾雅注又引陸璣艸木疏不爲置辯夫疏忽矣案爾雅藚牛脣鼂注云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不用陸璣澤蕮之說爾雅別有蕍蕮鼂注云今澤蕮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鼂陸之言呂記朱傳夫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辯之甚悉以爲藚非澤蕮其說當矣

園有桃

朱子辯說於園有桃敍獨取其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二語其餘皆以爲非是謂魏之侵削嫥因國小不由於無悳教也信如斯言則悳教之有無無關於國之興亡而小國不必自彊大國不妨

自恣矣豈可爲訓乎啖集傳云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夫無政正無德教之謂也譏敘而仍襲其意敘者有知恐未必心服也又辯伐檀非刺貪碩鼠非刺君啖非貪鄙杜佉君子何至甘心困窮非君好重斂有司何敢貪殘不顧持論如此豈爲知本哉

詩言棘多矣除楚茨青蠅二詩外餘皆小棗也啖惟魏園有棘毛有傳案爾雅樲酸棗郭注云樹小實酢卽此棗矣神農經列於上品大名山棗出滑臺者佳故㠯氏其縣焉

陟岵

多屮木岵無屮木峐（屺同）此爾雅文也毛傳反之疏㠯爲傳寫之誤案王肅述毛者也其注屺岵大依爾雅（釋文云）又釋名說文玉篇

廣韻釋屺岵皆與爾雅同則誤在毛傳無疑又案卷首之隹鬼與岨及此詩屺岵朱子俱用毛說姑仍傳文之舊自非眞見傳是而爾雅非也劉瑾乃謂爾雅之書後出故不用恐非朱意毛傳得自河閒獻王獻王景帝子事武帝而孝文之世爾雅已置博士見孟子題辭終軍辯豹文鼮鼠亦在武帝皆爾雅何嘗後出乎

十畝之閒

小敘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辯說識其無理以爲國削則其民隨之敘文無理嘆孔疏已有說矣古者優其地則處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殺而內入故也此言殆是譬敘陽樊而

出其民狄滅衛而男女渡河者七百人民皆不隨乎地非獨魏唊矣

魏國蓋之河北縣也（今平陸縣屬解州）水經注言其城南西三面皆距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案觀語殆非詩意魏之褊小由逼近彊鄰屢見侵奪以致日蹙耳非地勢使唊也若魏君能廣其德教開拓其彊宇則踰河越山皆得而有之豈以此爲限哉

伐檀

伐檀首三句毛傳以河清興明君詩意當如此河以濁顯而此詩三章皆言其清取義必在是若指隱居之地則言河足矣何必

取濁水而加以清名董氏曰河雖濁而杜河之干者則清不知詩言河干止謂置檀於此自至言清且漣則統舉河水不專指河干也詩詠河多矣茲無言河水清者獨此詩三言之豈無意乎

集傳釋伐檀詩判為賦體謂用力伐檀本為車以行陸今河水清漣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此語吾所不解也不素餐者謂不為其事則不食自非謂為其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車無所用何苦伐木為之既欲自食其力不應作此拙計以為興體猶曰託言自以為賦體是乃實事矣天下有此愚而不情之君子哉至不稼不穡四句以刺貪言本甚明捷彊釋為美君子詞

費而意晦矣

鄭箋云貆子曰貆義本爾雅說文云貆貉之類兩說不同而雅義較古矣又劉楨詩義問云貉子曰貊貊形狀與貉異案貉貊本一字本作貉今作貊音陌北方豸種也異訓獸名者本作貈今俗用貉安得分爲兩獸名劉說非也近世李旹珍本艸反謂爾雅貈子貆貆乃貊之譌此誤信劉說矣況伐檀箋引爾雅語正釋詩貆字安得譌哉李又云貆與貛同今狗貛也攷見埤雅言貛貉同穴而說文曰貆爲貉類故爲此說自不知貛乃野豕大見說文貆胡官切貛呼官切二字音形各別豈一獸乎貛卽爾雅之貒音湍注云豚也一名貛自非貆也

又案貆釋文云音桓徐鄭音暄爾雅釋文音丸

胡取禾三百億兮億本作意滿也又十萬之名也三百億百億千億萬億皆同此字字从畜从心畜快也从言从中意加人為億安也三字皆於力切今億意二字皆作億此隸楷之變

唐變風

大全載劉壎語謂君子欲絕武公於晉故不備晉而備唐晉詩名唐見武公滅宗國之辠魏風首晉又見獻公滅同姓之惡噫壎所謂君子者何人耶季札觀樂時詩未經刪定也嘆已先歌魏後歌唐則晉之備唐唐之繼魏非仲尼筆也呂一字寓褒貶春秋教也非詩教也即使唐繼魏晉備唐定自仲尼之筆夫未必如壎所謂況唐樂工所歌已論耶又唐之名昉於帝堯而為晉

之本號未嘗劣於晉也仲尼欲絕武公何獨靳一晉名而於唐則奄所惛邪蟋蟀敍論偁唐之故以爲有堯之遺風詳見下條吳季子聞歌唐大歎其思深慮遠有陶唐之遺民見左傳襄二十二秊二語不謀而合可見古義不誣也是偁晉爲唐乃以美之壞以爲刺何其悖邪至於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其爲獻武二公詩儳奄云已下四篇自安得兩風之次第名偁嫥爲二公而定邪壞何弗之思也

蟋蟀

蟋蟀刺僖敍說必有本朱子譏爲以謚得之始淺文自敍云及旹指每章肎四句云以禮自娛樂指後四句辨經文正相合朱子

謂其相反不可解也敍又云此詩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此統舉唐風而言不專目一詩與刺僖全無涉特附見蟋蟀敍耳文句顯然非難知也朱子漫不加察合刺僖爲一事而譏之讀書失太鹵莽矣且其詞曰風俗之變常由儉入奢而變之漸必由上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恐無是理據此語是俗之旣奢者必不能復儉矣愚未敢信也古人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奢儉何常惟上之化耳唐民儉而用禮堯之遺風也僖公始爲非禮之儉然俗染未深故猶知用禮且以規切其上事理正合如此又何疑焉

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正
與敍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即敍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旹人
古詩本名襍詩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乘景帝旹人文選十九
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爲西京旹人作也此旹毛學未行
而詩說已如此敍義有本可知矣朱傳以爲民俗勤儉夫勤儉
美惪也何可云局促哉

職思其居傳云職主也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鮑子駟引
逸詩云職競作羅襄八年晉范宣子責戒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
由襄十四年職皆訓主主者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
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澹成集傳旣訓職爲主

傳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㠯爲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歐陽氏
解職思其外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夫㠯職爲實字故句
法多破碎大全輔氏曰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其外謂所職
之外也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此述朱而愈失之夫經云
思其憂不云思而憂也思其憂者思其可憂之事憂即其所思
也思而憂憂又杜思外也文義不啻徑庭況上章思其居思其
外語本一例若夫改其字爲而字豈成文理乎誤不僅杜職矣
爾雅云瞿瞿休休儉也蓋儉是有節制而休休爲恬靜之義良士
之心恬靜而不囂浮所㠯爲儉也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樂道
則寡欲夫儉意也與瞿瞿蹶蹶皆形容良士之心自輔廣㠯休

休爲瞿瞿蹶蹶之效誤矣

山有樞

隰有榆朱傳白榆白枌也此襲說文而誤也爾雅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之白者名枌東門之枌毛傳云枌白榆也解正相合釋木此文當以榆白爲句枌爲句自說文用釋木成語而不加分析故詒誤於集傳嘫集傳於此詩白榆白枌也於東門之枌白枌白榆也枌既白於榆榆安得又白於枌乎蓋夫弗之思矣嚴緝辯此甚當但謂是陸璣之誤則艸木疏竝無此語豈誤記許爲陸乎

山有栲疏引俗諺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案栲山樗也樗臭櫄也

樻乃杶之或體書作杶禹貢杶榦栝柏是也左傳作櫄襄十八季孫陰之役孟莊子斬雍門之櫄以爲公琴是也俗書爲櫄本櫄別一木卽莊子所云八千歲爲春秋者又名櫄 今俗誤寫樻爲櫄假而不歸久矣櫄式閏切 櫄樗栲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艸綱目云櫄皮細肌實而夾嫩葉香甘可茹樗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木虛大爪之如腐朽陸元恪亦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自嘆陸又謂山樗不名栲栲葉如櫟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此特據方俗語目栲之爲山樗爾雅毛傳說文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椃云从木尻苦刀切聲苦浩切陸疏云許愼栲讀爲糗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字協杻陸語殊不謬

揚之水

晉風揚之水謂涑音粟水也水經注云涑水自左邑城南注水流急濬輕湊無緩故詩人以爲急揚之水水側狐突遇申生處觀此益信揚水是激揚非悠揚矣左邑即曲沃也秦改名焉

說文無皓字而玉篇有之與皜皞同字皆爲白色義晉風白石皓皓釋文胡老切玉篇廣韻音夫同廣韻又云四顥今作皓是與顥又同字韻會以皓爲果老切不知何本

廣尺深尺爲𡿨𡿨廣二尋深二仞爲巜𡿨即畎字巜即澮字書濬畎澮距川言深𡿨巜之水會爲巜也揚之水白石粼粼从巜不从巛說文粼水生厓石閒粼粼也从巜粦聲玉篇廣韻皆同今詩

本惟石經及呂記嚴緝作𦈢嚴辯之甚悉餘本皆从𡿨監本注

疏大誤

茶師

茶師毛傳但言兩手曰匊不言升匊之大小宋董氏引崔集注呂

爲匊大於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呂氏大

言二升曰匊案周禮攷工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

豆豆四升今小爾雅云兩手謂之匊宋咸注云匊半升與賈疏所引不同陳呂之說應本於此

又攷工記㮚人疏云㮚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

石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

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據此容一升之量方一寸積方

分者千十得萬六得六千爲一萬六千分弓方一寸積方分者百二則倍之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正合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數所言相符當不謬也若據董引集注之言呂氏方之法計之則容升之數僅得積方五百二十二分有奇不能及一龠多寡相縣殆不啻矣又案近世算術呂卷尺廣尺深二尺五寸爲古斛法是每石積方二千五百寸每斗積方二百五十寸每升積方二十五寸也方寸者二十五爲方分者二萬五千較賈疏所引臬米算法每升多八千二百分此雖云古斛法特視今稍古龠若三代嘉量之制則賈疏近之

綢繆

毛以三星為參宿舉昏姻之正期以刺時鄭以為心宿歷舉其失時以為刺蓋毛以季秋至孟春為昏期之正鄭則專以仲春為昏期也毛義不易矣近儒李氏有辯是毛而非鄭援據甚確三星斷宜指參箋谷从毛得之以記主鄭而兼毛朱傳則專主鄭矣又此詩本刺昏姻失時而朱傳反以為既得昏姻夫婦相語尤非詩意且此邑人何明是欲見而不得見無可奈何之詞也安在其喜而自慶乎哉朱子之為此解者殆因越人擁楫歌用此詩今夕何夕句為嘉美之談耳殊不知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孔疏辯之理自長矣

心三星正佀連珠雖小曲𠯑不可謂鼎去鼎足而去者如織女胃

宿之形𤼵佀之自大全載劉瑾語曰心宿之形三星鼎立此聱

人之遺𦋐白自

鄭之野有蔓艸香之綢繆皆言邂逅而所傳釋之義各不同鄭傳

云不期而會香傳云解說之皃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矣鄭釋

文云逅本亦作遘香釋文云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覯此字形

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鄭詩正當此

義矣香詩見此邂逅指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

言不期而會定乇公之別爲釋也傳解說釋文音蟹悅其義則

箋疏俱奄㸃明竊吕上下章傳義推之邑人爲美室粲者爲三

女皆夫目婦之偁則此章義應相類解綏而味說豈指初昏之狀與釋文又載韓詩云邂覯不固之皃雖與毛義殊大足證此邂逅與鄭詩別矣

綢繆杕杜羔裘三詩敘不言刺何君疏曰其杜荼師鴇羽之閒槩判爲昭公詩始非也鴇羽敘云刺旹然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鴇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昭公之亡左傳雖云晉始亂（見桓二季）啖杜依僕七季追潘父弒之亂斯甚俞昭公旹未至大亂致民閒昏姻失旹父母莫養也成師乃昭公親叔父昭公又曰曲沃封之不得爲薄其宗族也昭之後歷孝鄂哀小子緡五君而後併於曲沃綢繆曰下四

詩當作於扇後一二君之世此皆譖毀已久容有昏姻失皆父母萁養者而曲沃已杜譖君五服之外則所謂同父同姓自目其君之近屬而言義固無不通也孔疏誤解敘意矣

杕杜

獨行睘睘睘字从目袁聲說文云目驚視也引此詩今詩皆作睘俗人傳寫妄減其筆畫耳又毛云睘睘無所依也無依之人多徬徨驚顧與說文語雖異義實相通矣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兩胡不非望詞乃決詞也言它人決不輔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東萊釋此詩謂它人如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

求佽助適與補傳解此亦與呂同斯說得之矣若甫言它人不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於文義乎鮑呂爲求助於異姓之臣朱呂爲求助於行路之人意異而誤同惟毛無傳意當如呂

羔裘

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究究猶居居是二語一意也疏引爾雅李巡孫炎注居居究究爲不狎習之惡究究爲窮極人之惡因衍其意云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恩其困是窮極人也說究究與傳異而義實勝於詩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斯與窮極人者異矣

鴇羽

鴇羽敘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鄭箋曰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爲五世此非也敘旣云昭公之後自不應併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國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旹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鴇音保从鳥𠤏聲𠤏博抱切相次也从匕从十俗本寫作七十者誤

黍稷與粱秫苗葉相似而穗與粏不同黍與稷粱與秫穗粏各相似而性之黏疏不同稷之黏者爲黍一莖數穗而㪚散俗作𢍰粏卺粱之黏者爲秫一莖一穗而堅壯其粏圓稷粱以爲飯黍

秫以爲酒猶秔與稬奴亂切也又古以粱爲穀之總名自漢以後始以名粱之細粘而飽苾者今北土皆食之呼爲小米

無衣

敘云美晉武公也疏云其臣之意美之自蓋武公本無可美美之者特其臣之意此孔氏之善讀敘也朱子弗究斯指謂是敘者以爲美從而譏之夫已國矣至豈曰云云猶豈敢忘之豈無它人云爾此詩人句調之常也偁天子爲子猶勝於爾汝夫詩人偁謂之常也況此乃大夫見請命之事因而詠述之非即以此詩上之天子求其錫命也謂爲倨慢無禮無乃見僈之見與

有杕之杜

武公以莊十六年命為晉侯至十七年卒其兼有宗國僅一年自有杕之杜其即繼奄衣而作乎武公以不義得國賢者恥立其朝譬猶特生之杜人罕託足雖內致其誠外盡其禮猶恐不足挂君子之駕況不求乎故云噬肯適我望君子之來而惟恐其不來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求賢之道當如此矣

葛生

葛生篇嚴坦叔定為悼亡之作而以次章之塋域及末二章之于居于室證之此非也蘞蔓于域傳雖以為塋域然與上章之于野及葛蒙之棘楚一例語自不必目其夫所葬也于居于室猶大車篇之同穴不必死後方可言也況次章之于域固可為死

之證而三章之錦衾獨不可爲生存之證邪

采苓

采苓三章皆兩言人之爲言爲字釋文有于去兩讀而以本或作僞爲非案爲言毛無傳鄭云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據此文義爲人之爲當去音爲善言之爲當于音則經文爲字于去二音俱通也宜釋文之兩讀矣孔疏申毛鄭俱从定本作僞義於經文雖可通然非鄭意也竊謂經文爲言與舍旃一譽一毀相對成文則讀于僞反義優矣疏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但未知王作何解耳

采苓刺獻公逸齋補傳以驪姬譖申生事證之謂工讒者始以甘

言投之譬則荼荼味美也繼㠯苦言勦之譬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之言茲進譬則葑葑味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使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彊於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耆而授之政乃其釋君此甘苦茲進也案獻公信讒之失莫大於殺申生一事用㠯實此詩頗優於理其說三興義亦曲而中

毛詩稽古編卷六終

毛詩稽古編卷七

東吳陳啓源長發述　　同邑龎佑清觵廷氏校

秦變風

車鄰

車鄰敘云秦仲始大駟驖敘云襄公始命始大國始大始命命爲諸侯也是秦仲尚未爲諸侯而得備寺人之官者疏謂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得有之佀矣然非直此也王制公卿大夫士禮記謂之内諸侯孟子亦云大夫視伯秦仲爲宣王大夫自當備次國之制非復附庸之舊其有車馬侍御禮樂無疑也況詩已𢘝見故美之則肯此雖君其國未必有寺人矣

疏語殆未盡㗖又朱子辯說吕車鄰非秦仲詩劉瑾从而味之謂大夫不得有寺人此詩疑作於襄公之後大誤

閹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自車鄰疏引燕禮及左傳爲證見傳命是其常職㗖則寺人之令詩非吕爲刺也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爲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耶楊用修因其語爹極論之又牽合繆公學箸人事吕爲後世刑餘爲周召洽律爲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吕冠秦風議論雖美㗖非詩本指

寺人之令毛云寺人內小臣也疏申之云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蓋周禮天官所屬內小臣與寺

人各一官故辨之自此詩朱傳襲用毛傳語大全亦引孔疏注於下而節其語曰寺人是扗內納小之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吁謬矣哉亦非謂寺人四字是引疏而反其意也又橫改是為今夫孔氏所謂今豈非唐乎唐書百官記未嘗有內小臣之官也先儒之語經其刪裁便致不通可歎俗佗哂已

四驖

公之媚子毛鄭釋之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咊合疏申之謂如卷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皆能咊合它人使相親為不僅己能為人而已其曰子者王肅以為卿大夫之偁也案斯言得之集傳訓為所親為之人蓋以秦廷

未必有大賢如孔疏所偁自嘆襄公復世仇興祖業始列於諸矦大嬴㞢焉也其臣雖不及疏附吉士㞢賢與豈無一二智略㞢士可㠯宣道悳意味輯眾心者與㞢圖謀國事哉至嚴緝㠯便嬖當㞢其舛尤甚㠯嬖臣从獵而著㞢於詩是刺也非美也況詩篇媚字多爲美偁惟書言側媚乃㠯側爲媚故孔傳釋爲諂諛㞢人惡其側非惡其媚也嚴氏此解不惟昧於詩理且闇於字義矣

載獫歇驕載始也始試習㞢也後儒謂㠯輶車載犬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誤不足信也犬馬皆畜犬本㠯能吠見豢何反用馬力載㞢乎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㠯

證古嚴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㠯車載犬所㠯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从犬㠯合毛氏自此尤爲妄說爾雅釋詩書字音義同而形異者甚多獨此二字因毛而改乎其釋詩大閒與毛異何此二字必欲合毛乎況歇其驕逸亦不成文理

小戎

戎世爲秦患而襄公𣅜周有驪山之禍戎患尤劇小戎敘所謂㐭戎方疆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亾於襄公之七季秦救周有功十二季伐戎至岐而卒此數季中皆征戎之旹矣襄公奉天子命率國人好義之銳心終身不能乎戎方張之埶信難㠯力碎也子文公始敗戎收周餘民而有之至七世孫穆公用內史廖之

計取其謀臣由余益國十二㒸霸西戎自此戎弱而秦彊矣唼
襄公吕義興師民心樂戰故子孫得收其成功自小戎一詩實
秦業興盛之本
爾雅釋畜有二馵一郄上皆白惟馵一左足白馵孔氏詩疏引鄙
注云馬郄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今鄙注奪此二
語葢傳寫逸之小戎詩駕我騏馵毛云左足白曰馵則鄙所謂
直名馵者也案馵从馬二其足之戍切埤雅云吕鐰躁俗作故二
絆其足易震卦爲馵足是也又𩡧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
如弦徐云戶關切又馽絆馬也从馬口音圍回也象回匝之形其足讀如
軐徐云陟立切左傳韓厥執馽馬前成二季此三字皆吕絆馬爲

義而稍不同音形亦別說文辯之甚明又案今左傳馬詈作縶杜
注縶馬絆也葢縶即馬詈之重文
弓有韔有閉皆見小戎閉以竹爲之韔以韋爲之閉狀如弓約於
弓裏既約之則又納之韔中韔字亦作鬯韔風抑鬯弓忌是也
又名櫜見彤弓旹邁二詩又名韣授以弓韣見月令又名鞬又
名弢右屬櫜鞬伏弢嘔血皆見左傳一僖二十四年一哀二年弢亦作韜
毛云閉紲也攷工記弓人注引此詩作韠儀禮士喪禮既夕禮二
注引此詩皆作柲又云柲古文作柴然則閉韠柲柴四字文異
而義同
縢釋文云直登切案縢字說文玉篇廣韻皆徒登反與縢同音如

釋文切則宜讀如澂俗作澄呂記从之

載寢載興箋云閔君子寢興之勞集傳云思之深而起居不寧鄭指君子言朱指念君子者言義皆可通但上二章溫其如玉溫其杜邑皆言君子不應此章獨異則箋義優矣

蒹葭

雍戎狄之墟也周秦皆興焉公劉以下諸君變戎狄而爲周襄公以下諸君復變周而爲戎狄一用禮一不用禮之故也自襄公不用周禮以成風俗秦家終於爲秦下迄漢晉宋終不能復文武之舊襄公實爲皐首矣此皆周之遺民猶及見西京文物驟見襄公之弃禮故異而刺之久則胥化而爲秦安之如故矣夫

子錄蒹葭詩箸千古世道升降之大關也但周之用禮詳見豳風二雅周頌諸詩秦之弃禮僅蒹葭一篇及之又全篇託興語意深遠必得敘而始明此讀詩所以貴論世而論世之不可廢敘也朱子不信敘說故終不得此詩之解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條槄(音叨)也爾雅槄山榎(音賈)注云今之山楸是一木而異名也楸榎本一木但楸葉大榎葉小略異自故生於山者名亦互通也陸疏謂山楸亦如下田楸其釋北山有栲又謂栲爲山楸之異者嘫則楸條栲三者亦同類而稍別與

傳又云梅枏也枏字俗作楠木生南方似豫章其樹直上童童如

幢蓋高十餘丈大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爲梁棟器物皆佳㠯材也此非佀杏實酢之梅有辯見總詁

黻衣繡裳集傳用孔氏書傳釋之曰黻之狀亞兩己相戾案己字誤吾友楊令若旭云當作弓不成字奄音可讀非戊己之己斯言當矣又案亞字亦誤當作弫古弗字因謂之黻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顧野王玉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中斷文作弫與亞夫亞字異

黄鳥

臨其穴惴惴其栗言秦人哀此三良爲之悼栗也箋語甚朙朱傳謂觀臨穴惴栗之言是秦公之納之於壙臯有所歸恐非是史

記秦本紀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竊意此三人者定是嘗諾不苟俠烈輕生之士何至臨穴惴慄詩人迫而納之壙邪但秦公不特爲禁止聽其自殺則亦不能無辠與之秦公與三良迫於君父之敵命不能以義決从違雖有辠當从末減若穆公與人從死乃昏君虣主之所爲應爲晋惡也左傳文六年及詩敘悼辠穆公信是定論班固敘傳偁田橫義過黃鳥劉悳以爲黃鳥之詩辠穆公與人從死亦得之矣

晨風

穆公雖不爲盟主嘗寘晉救荆霸西戎亦嬴之雋也而得士爲

多如由余百里奚蹇叔公子縶公孫枝之徒謀臣濟濟㗲傳謂賢人歸之駛疾如晨風之入北林信有之已秦公嗣大秦業家褻緩蓍烁見擯於中國士會之歸也繞朝謂之曰子無謂秦無人見文十三年左傳可見秦公棄賢有人而不用也卒爲晉所紿詒笑於諸侯非自取之乎敘云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非無稽之談也朱子以爲婦人念夫之詩夫君子之稱豈獨妻可目其夫哉

駮駁音同而形異義亦異秦風隰有六駮爾雅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字从交豳風皇駁其馬爾雅駵白駁字从爻兩字並見說文駁註同雅駁註云馬色不純亦與駵白相襍義同易乾爲駁馬王廙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則秦之駮也此毛傳義宋東

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則皋鰼二字俱通皋梓楡此陸璣疏義
白駁犖鰼駁馬亦白皆襍色也易疏獨叙王義則字當作駮

蒹葭

蒹葭詩敘以爲刺其君好戰朱子以爲民自述其好戰兩意相反
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枉爲君者務廣土地不恤民命則好戰
或有之自謂民自好戰豈其情哉秦俗雖勇悍與自裔君變法
之後利於首虜之獲始以好戰成風箸烋世未必然也其旹晉
與秦遇始九敗而一勝自秦民果勇兮猛兮樂鬭兮不樂鬭兮
此實事之可攷者也朱子又詆小敘以爲與詩情不相協夫不
論世何自知詩情哉

與子同澤鄭箋以澤爲褻衣釋文與正義皆引說文云袴也劉熙釋名以爲裁足覆胷背又名鄙禮又名羞禮則非袴矣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袴訓脛衣今之襪也古人上衣下裳衣不用今之袴

無衣篇集傳極稱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周用之易以爲仁義秦用之易以成富彊後世建國者宜定都焉噫嘻翁此言乃鑿宋一代之習見非萬世之通論也藝祖嘗欲都關中而不果後漸致削弱故宋世謀國者卷以爲憾率交口稱羨關中推爲寰區神皋殊不知古帝王之興各因利乘便相度皆宜以建大都邑豈容執一乎況此特論其形勢自非論其土俗也若民

性貞淫卑薄未嘗盡由地氣堯舜之仁義不下於文武元之彊
虢不減於秦皆非呂雍與也俗有淳澆由有彊弱惟上所化耳
如必詩地氣爲之則禮樂刑政反杜所後矣

渭陽

敍云秦公念母孔疏申之曰爲秦姬生存之昔欲使文公反國秦
公見舅得反憲母宿心故念之斯言善於論世矣秦穆初心本
欲置重耳惑於公子縶之謀故先置夷吾以罔利於晉（事詳見晉語）
啖二公子之仁不仁秦人共知之穆姬惓惓於宗國縶之謀非
姬之願也況夷吾反國之後晉弃姊言又背施閉糴召韓釁
及身執於秦姬復死爭以釋之姬見夷吾之不仁必益思重耳

之仁豈臺履薪之時秦公與焉母之宿心知之深矣今重耳反
國得如母願而母顧弗及見回憶往事自應愴嘆故詩本送舅
之詞而叙云念母旨哉孔氏申之深中當時情事
宋廣漢張氏謂渭陽念母秦公之邑心嘆不能自亨於令狐之役
怨欲害之也呂記朱傳皆錄其說嘆而誤矣令狐之役非修怨
也非貪利也爲納雍也秦之納雍晉逆之也初逆之後拒之晉
則無信非秦之辜矣源又謂秦公此舉正其念母之心爲之母
之欲置文公以其仁也雍好善而長文公尚之而官諸秦誠太
之必能繼文之烈晉又以無君而逆之安得不納納雍者是穆
公置重耳之初心非公子縶置夷吾之謀計也秦公乃以爲是

足以慰母於地下矣故於其入也猶監於以卻之離而多與之徒衛其慮之也周矣豈料晉之變計哉故余謂令狐之役益見秦公念母之心且此舉若成則秦晉咊好當復如初不至有河曲之師矣

權輿

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禮食大具其意勤勤然疏云屋具釋言文案今本爾雅屋作握邢昺云李本作幄屋握幄三字必有一是而屋具與箋義合當以為正矣始則大具今則無餘文義相應斯解為長集傳祖王肅以屋為屋宇楊用修譏之是或云夏屋即食俎猶閟宮詩云大房也亦可通然箋義出爾雅較有

本

陳 變風

詩譜謂大姬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之地理記亦謂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其說略同皆言陳俗之不美自大姬始也竊怪文王后妃之德化及南國夫人大夫妻與漢濱之游女大姬親孫女獨不率教乃从事淫巫開陳地數百年敝習況傳稱胡公不淫見左傳昭八年斯亦足表正其對內民顧不从君而从夫人皆理之難曉者朱子喜闢漢儒嘫此說獨信用之

朱子於陳風十詩惟取株林一敘餘皆辨呂爲非其本屬有據而疑爲無據者宛丘衡門墓門三詩也首敘出自採風之官所指

旹世定有實據安有㠯謚號彊配而欺後代之理幽公之游蕩僖公之愿而不思自太史冊闕之猶幸存於詩敍可資後儒之見聞何忽弃之陳佗之惡見於左傳隱七年桓五年墓門之刺固其所宜宛丘非奄譖也其本非淫䀌之詩而斷爲淫詩者東門之池防有鵲巢二詩也昏亂之君忠言不入惟賢妃與之共處閨房燕笑之語或可漸化其心此忠臣爲國者不得已之思也衞之靜女齊之雞鳴小雅之車舝皆此意朱子㠯爲男女聯會之作淺之乎言詩矣同一怨也君信讒而怨者正也男女有私而怨或間之非其正矣朱子舍正而取哀與夫子一言㠯蔽之指何其不相類與其本是刺淫之詩而指爲淫人之自述者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月出澤陂四詩也天下雖至無恥之人發其淫私之事則赧然面赤淩無將己身淫汚之行編爲詩歌以示人者即後世玉臺香奩之詠及近今淫詞豔曲皆是文人墨士寓興而爲之未有淫者之自述也朱子何弗思乎況東門之枌云不績其麻巿今作市也婆娑言其棄女工而不事疾之之甚也澤陂云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言其憂無它事惟知戀色而已顯之之甚也譏刺之意已顯然于言中豈淫者自道語耶

宛丘

毛公之傳詩李巡孫炎之注爾雅皆以宛丘爲四方高中央下獨郭璞反之謂中央隆高曰宛丘因爾雅宛中宛丘上文有水潦

所止泥丘下文有丘上有丘宛丘若㠯爲中央下則與泥丘相
侶而與丘上有丘不合矣其改爲之說非無理也孔疏是毛縿
不如酈之當又案水經注云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
乎今不知所在矣據此則宛丘之形雖㠯目驗而知定先儒之
各執一說也又宛丘歲久冢爲乎地斯乃丘之小者故爾雅言
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而酈氏㠯爲宛營諸丘䃯䃯未足
當之豈信酈語之不謬矣玉海詩地理攷載輿地廣記（歐陽忞著）謂
宛丘地形正符丘上有丘之語元魏旹已失丘所在忞宋人何
由見之殆屬傅會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差音釵訓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今以爲差擇善旦未若箋之當會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邪

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廣大正目泉水言自盈溢流壯闊至宋嗼俗作寂寞也啖可以樂道忘飢與上衡門雖陋而可游息兩喻本一意孔疏申毛乃以泉水涓流漸至廣大喻人君進德亦積小成大則樂飢語意迂回況首章二興文義參差恐非傳意又樂飢鄭本作濼療同義

叓朙捷

東門之池

可與晤歌毛訓晤爲遇鄭訓爲對孔氏通之謂釋言云遇偶也則遇夫對偶之義是毛鄭義本相同也朱傳釋爲解晤之意夫通但對字雖兮實而鄭味較永矣況以詩語觀之可與二字已具有解晤意不必複出

鄭氏注爾雅以菅爲茅屬陸氏艸木疏以菅爲似茅則菅茅乃各一艸觀小雅白華詩菅茅竝言又以菅喻申后茅喻褒姒其說良是陳風可以漚菅孔疏旣引鄭陸之說又引白華箋已漚名菅之語而繼之曰未漚但名茅是誤合菅茅爲一又不悟其與鄭陸意異疏矣夫已漚名菅對未漚名野菅言自豈茅之謂哉嘫白華次章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則合菅茅爲

一實自鮑姤

可㠯漚菅集傳云菅葉侶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此用陸疏語然陸云柤下五寸中有白粉不云莖案說文莖枝柱也枝生於莖故白枝柱柤木株也徐曰入土曰柤柱土上曰株然則柤與莖別矣況柤下五寸乎

東門之楊

此詩與鮑之半皆親迎而不至者也朱傳則㠯爲婚有私約旣而不从夫衣錦褧衣庶人嫁服也昏㠯爲期親迎之候也詩有明證何云私約哉

墓門

陳佗之惡師傅猶楚商臣之有潘崇乎崇教商臣弒君卒亯其富
貴佗以逆誅傅相必不能獨免崇特幸自其家惡聲於後世則
均

歌以訊之釋文云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案徐音與上萃協邑
是陳第古音攷引王逸離騷注引詩誶予不顧及雨無正詩瘁訊協韻證之
益信而有徵矣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侜與譸義同故爾雅云侜張誑也本釋書譸張爲幻而
毛公即用以釋此詩又說文云侜有廱蔽也譸訓也則侜爲正
譸乃借矣溝一之謂侜从舟有裝載增加之意見大全穿鑿杜撰

冣爲可笑肙蠹皆聲也俏取肙之載讀之蠹又焉取兮

貝母名莔茳艸名游龍梓楡名駮馬綬艸名旨鷊皆見詩蕨名鼈

蘿名鶵夫見詩傳此植物而㠯禽虫得名者也案鷊翰雉佀鷊

說文佀鷊

月出

月出詩窈糾懮受夭紹皆舒遲之態指佼人言言其行步舒遲有

此姿致也集傳㠯狀思者之情殆未嘫況三語皆兩字連緜并

爲一義集傳窈糾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株林

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爲一意

迺株林卽是从夏南非以株林以其母夏南以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从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則非迺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夫夏南本在株林旣从夏南矣尙以爲非迺株林乎文義殊有礙

澤陂

陳鄭二風言蕑毛並訓爲蘭鄭箋兼蕑宗毛而蒲蕑則从韓詩破蕑爲蓮疏申其故以爲荷者其莖蓮者其實菡萏其華三章連詠一物不應次章別據它艸又蘭爲陸艸不產澤中似矣但蘭雖陸艸亦生水旁何妨於澤陂詠之至三章同物徒取文義完整自古人手筆不必以此泥拘也當以傳義爲正

檜 變風

羔裘

羔裘敘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凡去君之禮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詩應作於待放未絕之時故三章皆言豈不爾思可見古去國之臣不忍忘君如此萅秌而下斯風邈矣集傳用敘說卻遺去國義

狐裘以朝鄭以爲黃衣狐裘是也古狐裘有三一錦衣狐白裘天子之朝君臣同服之若檜君服以朝是僭也夫不僅好潔一狐青裘大夫士之服非君服也且人功粗惡好潔者必不服之一黃衣狐裘息民之祭服之即此詩之狐裘也故箋云以朝服燕

以祭服韍祭謂息民之祭孔申鄭義甚明蘇氏改訓狐白謬矣

素冠

素冠毛以爲練冠鄭以爲祥冠以記从毛朱傳从鄭孔申鄭易傳之意凡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是暮卽釋服違禮之甚殺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年故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三也源謂夷厲之世去文武尚未遠禮教猶存喪禮尤所嚴重昔人習於禮法見有三年中略少月日者卽异而刺之以爲不能三年孔語是也後此二三百年當春秋世尚有禮而不忘哀如孟獻子者既禫而閒疾如嬌固之於季武子

者而魯人朝祥莫歌則子路笑之成人聞子羔爲宰則爲兄衰即宰我短喪之問大儒言之自非實行之也安得以周旹即有易三年爲期者乎朱子从鄭得之矣但次章素衣又襲毛傳素冠則素衣之語名物疏辨之甚是

隰有萇楚

知訓爲匹惟見於萇楚詩匹謂妃匹也詩本疾君之淫恣又首章之知與二三章之家室當一義自爾雅釋詁知匹語始鄭爲此詩注腳故彖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

匪風

毛傳解匪風首章與漢王吉上昌邑王書語合吉治韓詩者而義

同毛則非一家之私說矣朱子喜用韓詩茲獨以其同毛而易
之
周道周之治道也傳箋義同朱子見敍言思周道故改作道路解
鄭箋謂夷厲昔檜之變風始作匪風篇其作於厲王世乎周自文
武以來嫥以優柔寬簡爲治此所謂周道也厲變爲嚴急監謗
嫥利民負嗟不安之矣羣小逢迎其意更舊章制法則見刺於
板蕩諸詩六月敍言小雅盡廢正指是昔也而國語亦云厲始
革典則政煩而民㪔可知故匪風詩人思得一圖仕於周者告
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亯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毛傳云亯魚煩
則碎治民煩則㪔知亯魚則知治民矣老氏亦以治大國若亯

小鮮意正相同聃爲周柱史得窺周室藏書述所聞以立言斯言正周道也乎毛公師授最遠傳語大有自來矣又案書言帝德寬簡易言至德易簡自古治術率用斯道不獨周也詩寓其說於高負詞近而意遠矣嘅惟毛公窺見斯旨而箋疏俱無發明至宋儒談詩略於興義高負之說遂莫顧而問焉

曹　變風

蜉蝣

蜉蝣興也三章止各首句言蜉蝣耳朱傳判爲比體通篇皆指蜉蝣言遂爲憂蜉蝣之不能久存欲其於我歸處人蜉蝣一蟲耳可共處乎況與人何親而爲念之至此乎雖是託言太恐礙理

蜉蝣掘閱鄭云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孔疏申之作解閱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又云定本作解閱謂開解而容閱鮮解字形相類必有一誤㸚二義俱通故並存之也埤雅云掘土使開閱也今依定本案本艸綱目云蟯蟷蜉蝣腹育天牛皆蠐螬蠹蝎所化蠐螬生糞土中而蜉蝣掘地而出其蠐螬所化與又埤雅引管子曰掘閱得玉今管子書並無此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玄齡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掘求勿反闕求月反豈掘闕得玉別見它篇而近本逸之與

三代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俱用之以精粗為辨而吉服則染以黃之色惟凶衣不染又與大祥同用十

五升之布但鍛濯灰治之純（音準緣也）之以采則與祥服異焉詩云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服焉諸侯朝夕深衣故轉曹風以詠昭公首章言其衣裳之整飾次章言其衣裳之衆（傳云采采衆多也）多卒章言其朝夕變易衣服以見其奢也朱傳解此三句即指蜉蝣言夫蜉蝣而曰衣裳是目其羽翼耳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洒以衣裳僭言猶可也確指為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黄黑色此本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黄黑色而云如雪可乎

候人

祋說文云殳也从殳示聲或說城郭市俗作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
入而欲入者暫下目驚牛馬曰祋故从示詩曰何戈與祋詩祋
與戈㚘何定是殳而叔重引之文連羊皮不知證殳乎證羊皮
乎又說文杸軍中士所持殳也音殳毛晃有毛氏韻增吕爲詩祋字
乃杸之誤觀說文引詩則東漢旹巳作祋矣又杸帯不協韻毛
說非也
升氣曰隮周禮眂祲掌十煇九曰隮是也詩兩言朝隮蝃蝀之朝
隮虹也爲將雨之徵候人之朝隮雲也爲小雨之驗木華海賦
薈蔚雲霞俗霧正用曹詩語張子旱解朝隮爲登山伐木誤矣至
薈蔚正指朝隮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薈蔚爲艸

木斡隮爲雲氣夭未當

季幼女弱二字各一義㕸傳云小人柄國病害生民彊力者猶堪自存幼弱者必至大困詩言斯飢所㠯獨及季女也帝堯嘉孺子哀婦人（見南華天道篇）正此意㕸

鳲鳩

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鳲鳩㕸也晦翁㠯爲是美非刺徒㠯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秊葢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秊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㕸

下泉

慶讓之典不行則諸侯無所畏忌並公侵刻下民矣所正㠯此下

宋詩所以思明王賢霸也朱子譏敘以爲此天下之大勢非其
公之皐夫使轉有賢君民各得所何必遠思王霸之正已兮
洌从水清也冽从仌寒也洌彼下泉毛訓洌爲寒則當从二點以
記嚴緝皆从三點非是孔疏亦云字从冰冰即仌字說文云仌
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魚陵切臣鉉曰今作筆陵切以爲
冰凍之冰案魚陵切今作凝說文以爲俗字
浸彼苞稂鄭箴稂爲涼云涼艸蕭蓍之屬涼艸不見爾雅不知鄭
氏何據孔申其故以爲稂乃禾中別艸浸則俱浸不應舍禾而
言稂此得之而未盡也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蓍以
筮皆艸之可貴者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艸鉏而去之惟恐不

盡何反吕見傷爲慮兮䰘意或出此凉爲艸名無它典可證桑
成當別有據目

稂莠雖害苗之艸而皆有用於人莠可入藥其莖治目痛名光明
艸韋昭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見魯語又韋曜即昭問畣曰莠今
之狗尾艸爾雅翼引此今目驗此艸誠似稷而不實矣稂有米可吕
療飢又名狼尾艸爾雅孟玉篇作蓋云亾亦反狼尾及稂童梁皆此艸也
本艸云生澤地似茅作穗又云莖葉穗粘然如粟而穗色紫黄
有毛荒年亦可采食說文吕稂爲禾粟之不成者艸木疏亦吕
禾莠而不成爲稂皆非是羅願爾雅翼辯之當矣又稊稗亦能
亂苗而皆可食一斗可得米三升稗黄白色莖葉穗粘然如黍

稷有水陸二種稊苗佀稗而穗如𣑱紫㬋色陶隱居謂之烏禾

云莠秝可代糧而殺蟲爾雅云蕛苵音提送是也

毛詩稽古編卷七終

毛詩稽古編卷八

東吳陳啟源晷發述　　同邑龎佑清輔廷氏校

豳　變風

七月

豳風七月所紀人事物候較遲於月令毛傳㠯豳土晚寒釋之後儒推明其說各有不同孫毓㠯爲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陸德明釋文㠯爲晚節而氣寒陸義較優矣至鄭畬張逸㠯爲晚溫太晚寒孔疏取其說㠯述毛因指舉趾藏冰之類爲溫晚之驗隕蘀入室之類爲寒晚之驗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當吝鄭言寒晚非是此㝡得之而猶未盡也源謂地氣溫寒之异分南北不

分東蜀南方近日則溫北方遠日則寒若南北相同則雖東蜀縣絕總爲日道所必經溫寒無異也故層冰飛雪多在極北之地至蜀域諸國如于闐身毒大秦皆味煦饒物產此可證矣豳乃漢栒邑詳公劉篇在中國蜀不在北也不應溫寒頓殊況月令佗於秦相不韋當據秦風土著書豳皆雍地也豳田較閱二事大見於周禮及周語周大雍地也咸陽豳鎬總在二三百里內自溫寒无不應相異今案傳箋所指晚寒有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藉異期一也七月鳴鵙與月令五月鵙始鳴不同二也纘武即大閱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疏所指晚寒有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此在

蠶月夏三月一也月令季秋艸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二也月令
季秋令民入室此㠯改歲仲冬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穫
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仌此
云三㞢日納亏凌陰六也九者非人事即物候自論人事則一
在夏商㞢間一在周桑㞢際相去千四五百秊制度㞢變更土
俗㞢沿革雖㠯一律論矣論物候則鳥㞢鳴木㞢落非一鳴而
遽止一落而輒盡者也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悉同至
五穀㞢種類各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物初㞢旹豈得與
民間收穫同期季秋入室季冬修耒相言出令㞢始自踰月而
民畢从令理或然也孟萅始耕仲萅則無不耕舉趾言其耕自

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不足異也大閱纘武子丑兩月皆可行周家旣有天下或稍更先公之制未可知也總之豳風月令二書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自不無先後之異非地氣使然也毛公晩寒之說不必過泥

周禮籥章仲春擊土鼓籥豳詩以迎暑仲秋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籥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籥豳頌以息老物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與籥章註小異）女心傷悲乃民風故指爲豳風作酒養老人君之美政故指穫稻春酒爲豳雅置酒偁慶功成之事故指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爲豳頌雖屬臆度之

見嘆於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頌是壞六義之體不知節南山云家父作誦誦頌字本通用崧高亦云吉甫作誦又云其風肆好彼皆雅也而得爲風頌之名則豳風何害爲雅頌哉至朱子所取三說以爲皆通者吾未見其可也一說謂楚茨諸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頌夫楚茨諸篇乃幽王刺詩噫嘻諸篇乃祈年報社稷等樂章此古敘之說張程蘇呂諸儒皆遵用之玆無異辭至朱子廢敘始易以它說自不得據己之臆見以爲故實遂取雅頌諸篇彊別之以豳也一說取王安石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亾逸夫豳侯國耳方自奮戎狄閒安得有雅頌假令有之則詩有三雅四頌矣季札觀樂旹詩未刪也

大未火也魯人何不倂歌之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爲風可爲雅可爲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非樂調之名也豈因音節而變哉如因音節而變則執風執雅執頌必待奏樂而後分國史編詩不應預額以四詩之目矣況風也而籥之可雅可頌獨不爲壞六義乎是又自戾其初說也㗊則茲三說者殆奄一通也黃東發又述王雪山之說謂豳詩者籥章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豳雅者笙師籥竽笙塤籥簫篪篴(音笛)管舂牘應雅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豳頌者眡瞭播鞉擊頌磬笙磬凡四器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咊聲不同耳案此說尤爲謬妄攷之周禮全不相合豳詩豳雅豳頌皆籥章所掌不應

與笙師眡瞭分龡之也籥章之文止言擊土鼓龡豳籥且無鐘鼓琴瑟四器王豈因甫田詩琴瑟擊鼓而傅會之與甫田御田祖乃始耕之祭龡豳詩以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田亦不言鐘也又此四器何以但可歌風不可歌雅頌也況樂器亦安得有風雅頌之別哉彼徒見笙師有雅眡瞭有頌磬故妄生此說且不知笙師之雅卽樂記所謂訊疾以雅而注云狀如漆桶中有椎者也與風雅之雅名偶相同義不相涉又笙師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竽笙等八者則龡之牘應雅三者則舂之舂者築之於地以為聲乃奏樂之名豈樂器之名耶又此三器以奏械夏經有明文與豳雅無與也至頌乃磬名音容字亦作鏞非三

頌之頌又鞉及頌笙兩磬止三器非四器也眡瞭之職夫不云
龡豳頌也且笙師十一器眡瞭三器止各一器豳雅頌之名安
得槩假諸器悉爲雅頌哉謬妄如此不知黄氏何以取之
觱本作𧢱从角𩫏聲𩫏古文誖字或以籒文今𧢱省作觱說文羌
人所龡角屠𧢱以驚馬也說文引此詩作一之日滭泼泼分勿
反畀引采菽詩作滭泼濫泉
下泉大車兩詩孔疏皆引七月二之日栗冽以證冽字當从仌不
當从水則此詩古本元作栗冽唐初猶誤矣今本烈字豈衞包
所改兮烈从火與傳氣寒義反冽字得之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同謂婦子同來也集傳以老者率婦子而餉

之迂矣經文然不言老者何得彊安蛇足乎況孟子云頒白不負戴王制云斑白不提挈此先王之禮也則饁餉之勞不應及老者觀甫田大田載芟諸詩亦止言婦子言婦士可見矣又漢書食貨記引此詩師古注云其婦子同㠯食來饋之正與古注同朱子甚惑顏說而此復別爲之解何也

詩之田畯田官也周禮之田畯田神也即后稷也鄭氏籥章注㠯饁彼南畮爲豳雅豈合田畯至喜與樂田畯爲一事邪彙成注禮杜未箋詩之旨此旨始未明詩義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㠯爲公子娶於國中其許嫁之女預㠯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嘆㠯歸爲于歸則歸者

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乎文義不順矣況古國君不臣其妻之父徃徃娶於鄰邦宋三世內娶晉姝傳㠯爲譏（僖二十五年公羊）可證也卽㠯周事言之大姜有逢（音龐）氏女也（或云有邰氏女有辯見生民詩）大任摯國女也大姒莘國女也其先可例推安得豳國大家連姻公室乎傳云普女恖烌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躳率其民同旹出同旹歸也此解爲正矣

鶪雖惡聲之鳥㷇能應候而鳴故少皞氏㠯名官夏小正月令周書皆用㠯紀旹而詩爾雅大戴其名但本艸不箸形狀後人无从別識說者紛紛不能定爲今之何鳥近世李旹珍本艸據爾雅郭注鶪佀鶷（胡逹切）鶡（伞鍇切鶷鶡服虔㠯爲白脰鳥李旹珍㠯爲反舌）而大之語合

之爾雅鸕鵙醜其飛也翪音宗郭云竦翪上下說文作叜注云斂足也之文以爲今世有苦鳥者當是其說云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傳婦被姑虐死所化此與尹伯奇化鵙之說相類故以爲一鳥不知信否也又案鵙大似鵽其異名曰伯勞曰伯趙曰百鷯曰博勞以夏至鳴冬至止好單棲血昏金鳴則蛇結其聲鵙鵙飛則竦翪上下合此數者是乃鵙矣噉物產之古有而今無者固不少正難求之於目驗也

四月秀葽鄭箋疑葽爲王萯房九切孔疏已不以爲然宋輔粹中詩說據爾雅葽繞棘蒬語又參以劉向苦葽之說以爲即今藥中小艸名物疏非之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艸有華不得云秀如秀

是吐萼則葽繞萼㠯三月開不㠯四月其說如此源謂轉說得之秀字原象禾實下𠂹吐萼非本訓也況此章㠯成物之始紀將寒之漸其言秀者嫥取成實之義小艸㠯三月萼正當㠯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曰秀榮而實者亦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萼亦言實秀荼有萼如野蘜而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爾雅萼榮秀英四字分別異名所謂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者目可過執哉案說文葽艸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之葽爲苦葽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艸味極苦濟醫家㠯甘艸煑之方可用又有葽繞之偁轉說信爲有本

貈本作貈左豸右舟今經傳皆作貉惟爾雅作貈貉本莫白切北方豸種也今以貊代貉而貉則以代貈不可復正矣貈又作貆

狢貒

貈狐貍是三種獸名見爾雅說文諸書一之日于貈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謂取此三獸皮爲裘自集傳乃云貈狐貍也于貈猶言于相謂往取狐貍也竟以貈爲狐貍之總名而合二句所指爲一事誤矣推其故始因讀毛傳而失其句讀也毛傳云于貈謂取狐貍皮也傳語簡質讀者多誤傳于貈二字當讀音豆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傳狐貍二字當讀音豆皮也二字當句經言狐貍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

也且狐貍言皮則貈之爲皮可知義又互相備也粲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處之不同箋云于貈往搏貈以自爲裘狐貍以共尊者是也仲達誤讀謂取狐貍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奈不失經意自朱子誤讀傳并誤釋經矣不獨集傳也呂記解貈爲狐貍之居因彊合北狄貉字爲一義陸氏埤雅以于貈爲周禮祭表貈之事皆讀毛傳而誤者也夫傳釋經者也猶誤讀之況經乎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毛云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鄭云豕生三曰豵爾雅文豜字無訓疏申箋意謂豵既易傳則豜亦非三歲之偁爾雅鹿與麕絕有力麉說文作麉古賢切鄭當以麉爲鹿麕之有力者

案經别公私正以一物而分大小見豳民忠君之誼且與周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語相合意周公旣咏其事於詩卽倣此義以定仲冬大閱之法耳故毛傳以叚文爲證而先鄭之注大司馬職亦引此詩義不可易也先鄭惟四歲肩小異於詩傳啖非大義所關也康成注禮箋詩俱易其辭左矣又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豵說文云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豣三歲豕肩相及者皆與毛義同

莎鷄非樗鷄也莎鷄生艸閒樗鷄生樗樹上爾雅螒天鷄此莎鷄也鄭注以爲又曰樗鷄誤矣崔豹古今注又以莎鷄與斯螽蟋蟀爲一物而異名亦誤朱傳用崔說

傳云鬱棣屬薁蘡薁也蘡薁亦名燕薁本艸云俗名野葡萄唐本注謂之山葡萄云蔓生與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椀者冬月惟凋葉藤汁甘子味甘酸宋圖經云蘡薁子生江東實似葡萄細而味酸案孔疏引劉楨毛詩義問言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薁是鬱類而小別又言晉華林園有車下李三百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史記相如傳隱夫鬱棣徐廣注引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薁李即薁艸木疏釋鬱與薁李皆以為實大如李張揖亦謂薁為山李大似李而以株計則薁乃木生而本艸以為蔓生子又有大小之異本艸恐誤常棣詩別有辯又案郭璞言葡萄似燕薁可作酒見文選上林賦李善注陶隱居言葡萄即是此間蘡薁唐宋本艸並本此為

說而蘇頌圖經以爲木高五六尺則小異惟言子小則同艸木疏以唐棣爲薁李誠誤矣唊以薁李爲實大如李不誤也其釋豳風之鬱薁則釋鬱而不釋薁蓋以薁即唐棣不必再釋也其釋葛藟以爲藟似燕薁延蔓生意陸所謂燕薁非即薁李也不唊唐棣木生燕薁蔓生不相類矣玉篇以蘡薁爲艸而名木葉如梨者爲楨廣韻以蘡薁爲藤而名楨李爲楨夫分燕薁薁李爲二與陸同也酈陶二家及唐宋本艸以薁爲葡萄皆因陸疏藟似燕薁語而誤不知燕薁薁李陸分爲兩植也案楨即薁字通作奧郁又有作⿰木郁者廣韻以爲俗字

古有五菜韭韰薤俗葵蔥藿是也而葵爲之主其見於詩者陳風之

菽荊葵也今名錦葵小雅之芹楚葵也魯頌之茆鳧葵也𡿪此特借葵爲名耳惟七月詩言葵及菽蒪名爲葵乃正爲葵菜但傳箋正義俱無訓釋陸氏埤雅以紫莖白莖當之嚴緝宗其說以記以爲爾雅之終葵蘩露所指各不同今攷之埤雅之說當矣案紫莖白莖葵本艸大蒪名葵入本經上品古人種爲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爲勝大葉小花花紫黃色其最小者名鴨腳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經冬收采有冬葵菩葵烌葵之名王楨農書曰葵陽艸也其菜易生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蔬茹之與品也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已上見本艸綱目觀此可見古人食葵以此種爲正豳民所言烹俗定指此

菜後世如宋玉賦曹植七啟王維詩所云露葵皆是物也齊民要術言種葵法云掐（苦洽切　爪刺也）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葵㠯露名意杜斯兮又其性滑故名滑菜至終葵緐露又名落葵又名承露又名天葵又名臙脂菜隱居云子紫色女人㠯漬粉傅面謂之胡臙脂蜀本艸云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李氏綱目云葉肥厚輭（俗作軟）滑作蔬味肉皆宜八九月開細紫萼纍纍結實熟則汁如臙脂女人飾面點脣染布物皆用之觀此諸說今俗所偁紫艸乃斯種也特葵之一類不得專葵菜之名若夫荍之爲荊葵爾雅之菺戎葵（今名蜀葵）本艸之黃蜀葵（今名秌葵）皆庭除之玩也不爲菜又如爾雅之莃（音希）兔葵本艸之防葵素問

之龍葵廣雅曰地膚爲地葵與蒐葵楚葵之類或謂葵止一種或假葵以爲名耳其戎葵又名吳葵（見別錄）蒐葵又名水葵（見楚詞注及後漢書注）兔葵又名天葵（見圖經）名偁襍骸不可悉辯矣

菽者衆豆之總名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然實通爲菽矣其角曰莢葉曰藿（今作藿）莖曰萁詩所言菽率皆大豆也大豆有黑白黃褐青辬（斑俗）數種今用作枝（或作豉）䐉腐油者是而黑者夏可入藥神農經列之上品皆夏種秋收其小豆則有赤豆白豆綠豆營（力力切大作[illegible]）豆穞（力與切）豆諸種營豆大名鹿豆爾雅圈（巨員切）鹿藿其實莥（女九切）是也俗呼野綠豆其胡豆則有豌豆（豌於九切玉篇云豌豆夏收）蠶豆而廣雅大曰跭（胡江切）𧰖（音雙）爲胡豆別錄中品有藊

豆今沿籬豆又名蛾眉豆廣韻作䅋豆䅋布幺切籬上豆也又北典切酉陽襍俎有挾劒豆俗名刀豆本艸拾遺有黎豆又名貍豆虎豆而黎豆者實爾雅之欇音涉虎櫐云玉篇白欇豆名虎櫐是也

米之疏者曰秔黏者曰稬奴亂切俗作糯又作穤又誤讀奴播切稻則其總名今人皆目爲啖啖非古也說文云稻稌也稌稻也沛國謂稻曰稬又云秔稻屬啖則稻稌稬皆目黏者而疏者直名秔也觀豳風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則謚信矣非直此也豐秊詩爲酒爲醴獨言黍稌月令命大酋大言秫稻黍乃稷之黏者秫乃粱之黏者而與稌稻俱爲釀用尤足爲明證杜少陵詩㸑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秔稻與㸑霜對定是二物可見謂稬爲稻啓世猶啖也宋

張揖民言本艸穤名稬爲稻案翰釋略無言其可爲酒者不知稻之爲稬不僅見本艸也至用爲酒詩禮已言之本艸偶弗及且凡穀之黏者皆可釀北土多用黍秫今世猶爾釋本艸者各據其方俗故不及稻後之釋者往往藍本舊注未遑增入非謂稻不可爲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云从又尗聲南人謂收芋爲叔今借爲伯叔字忘其本訓矣說文又云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徐曰豆性引蔓故从丨有歧枝非上下之上故曰象豆生形小篆相也今作菽後人所加

采荼薪樗樗字本應作檮檮惡木敷書切樗乎化切亦木名㠯叚

裹松脂可㠯爲燭非惡木也今諸書皆譌樗爲樗又別作樺字
㠯代樗樺亦作檴華莊子華冠縰履是也沿習已久不可復正
九月築場圃圃字釋文有補布二音集傳博故切㠯與稼協案稼
字諧家聲家字古讀如姑稼則轉爲厺矣然四聲之學始於元
魏古未之有補布二音皆可協稼
塞向墐戶治鄙邑之屋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之屋也治鄙邑之屋
杜入此室處之肯治野廬之屋杜入執宮功之後皆豫爲之備
也
朋酒斯饗毛傳㠯爲鄉飲酒之禮鄭箋㠯爲國君大飲烝之禮
說雖不同然總是國家大典歲歲舉行宜與鑿仌獻羔之禮同

咏於詩也橫渠解爲民饗君而諸儒从之誤矣古人飫燕會饗皆有常制未聞庶人而用饗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則庶人雖有故亦不得殺羊也公劉酌其羣臣執豕而已豳民反用羊乎非度也兕觥剛鬣尤非民所以敬君也況斯饗也民自以意爲之乎抑國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爲之是艸野之人無故攜壺挈榼就君而勸之飲豳俗雖古樸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則是豳公歲歲索民之酒食也亦非體矣

鴟鴞

周公居東卽是東征辟卽致辟孔氏書傳本無誤也毛公詩傳雖無明文然訓旣取我子二語則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蓋

亦以鴟鴞詩爲作於誅管蔡之後矣鄭氏誤以金縢居東爲避
居故解鴟鴞詩種種害義朱傳从毛盡掃鄭謬當矣乃後之述
朱者因其晚年與蔡仲默書遂舍集傳而別爲之說何其悖也
居東辯詳見尚書金縢

鴟鴞鸋（音寧）鴂毛傳不言何鳥觀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
鳥之難則不以鴟鴞爲惡鳥矣韓詩謂鴟鴞之慮養其子適以
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苕此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
合蒙鳩亦名巧婦即小毖篇桃蟲也故趙岐注孟子以鴟鴞爲
小鳥陸疏釋鴟鴞亦以爲巧婦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詞注云鴟
鴞鸋鴂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爾雅鴟鴞鸋鴂郭注云鴟類

始祖王說而陸氏埤雅別證其是今用之

予手拮据毛云拮据撠釋文云京劇反本作戟挶音匊也予口卒瘏毛云手病口病卒瘏兼手口則拮据亦然經二語互相備也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意亦與毛同說文云据戟挶也拮手口共有所作也因引此詩始兼取毛韓之義

東山

傳云蠋桑蟲也說文曰蠋爲葵中蟲羅願云蠋葵中蟲亦食於藿似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案爾雅蚅烏蠋注疏皆不言桑蟲又此詩疏申毛云杜桑野故知桑蟲是傳第順經解之非確見此蟲之食桑也則爲葵蟲信矣又蠋

說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今皆作蠋始
㠯別於䖵名乎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
東山詩兩言烝在嚴緝辯之㠯爲烝有進而久三義而非所㠯喻
獨宿進可言蠋不可言以久義爲長此得之矣程子訓烝爲升
卽進義也朱傳㠯爲發語聲不知何本又案黄氏韻會備引詩
書㠯釋烝字獨不及久義詩烝在桑野烝在栗薪烝也無戎烝
然罩罩箋疏皆訓爲久何可還也其烝之浮浮爲火氣上行乃
烝之本義皇王烝哉烝訓君天生烝民烝訓衆烝烝皇皇烝訓
㫗韻會皆及之其升進之烝與冬祭之烝雖及之然不引詩烝
衎烈祖禴祠烝嘗爲證

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旣合敘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槩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當家至也瓜苦杜栗薪喻君子留滯於外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灑埽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旣以爲行者之語家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

蠨蛸釋文云蠨說文作蟰音夙今說文蟰穌音蘇彫切蟰本以肅得聲陸氏所云乃叔重之舊音矣案玉篇作蠨先幺切則此字音形之改其來已久

本艸綱目論螢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尖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艸爲螢是也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尖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爲蠲明堂月令腐艸爲蠲是也亦名宵行一種水螢居水中李氏此言殆未必然螢之化也先有尖而後生翼其如蠶者是初化昔俞陶隱居言初昔如蛹腹下有尖數日變而能飛此說得之又螢从艸化亦得溼熱之氣而生或艸或水隨近託故是一種安得分而三之至宵行之名是因朱傳而傅會宵行非蟲名楊用修辯之甚確說載通義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然毛傳之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東山詩鸛鳴于垤是也毛云垤蟻塚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

而喜此但言蟻之知雨及鸛之好水至鳴之必於垤初不言其故箋疏太無明解朱傳求其說而不得㒸謂蟻知雨而出垤鸛就食之㒸鳴於其上誤矣艸木疏言鸛食負埤雅言鸛甘帶蛇也然不云好食蟻朱子此言殆格物猶未至與案韓詩薛君章句白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見文選張華襍詩注李善引之蓋鸛鳥本不知將雨見垤而知之故喜而鳴也傳意殆曉然矣

說文無鸛字而雚字注引詩雚鳴于垤故後儒皆以鸛雚爲一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直謂雚已从隹而又加鳥乃俗人之誤然說文云雚小爵也陸氏艸木疏云鸛似鴻而大合此二說雚鸛

大小異形宜非一鳥以鸛爲之鳥爲俗所加非篇論也字兼鳥隹二旁如鷹鵰雖鶴等皆是詳見總詁正字類何獨疑於鸛乎東山釋文云鸛本又作雚不云字又作雚益大不以爲一字矣

破斧

豳風七篇七月鴟鴞狼跋三詩敘朱子無譏焉東山詩敘以爲周大夫作朱子以爲周公自作此稍異矣然於義俱通無關得失也伐柯九罭二詩敘以爲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宜居東王當昂迎公歸朱子則以爲東人喜得見公而欲留之二說乃大相反較而論之敘義佀勝也公在朝則澤及四海公在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留公於東何爲乎況公之居東因王疑未釋也

王疑一日未釋則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爲公喜王疑釋而公啚歸王室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亦東人之幸也不以爲喜而顧欲留之斯乃見女子之見非有識者之言矣夫子豈錄其詩乎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惡四國敘說原無不通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有尚書多士篇可證朱子不从而改爲軍士所伐以會肯篇不知何所攷據又訓四國爲四方之國而譏敘爲無理夫四國伐殷而詩人惡之何謂無理哉

毛云隋（駝妥二音）銎（曲容切孔也）曰斧方銎曰斨嘫則二者皆斧自豳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毛又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孔氏未能審厥狀而釋文以銶爲獨頭斧則二者亦斧類而制稍別非兵器也

集傳謂爲征伐所用殆不嫌此詩每章皆二句毛鄭本以爲興毛以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四國破之鈹之是其皐也鄭以喻成王周公不如毛義之正大

朱子既以破斧詩爲軍士美周公矣又从而爲之說曰當日披堅執銳之人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大萛非聖人之徒也夫欲爲此說者持出於己之臆見自乃家據爲故實而發茲歎美之言一周公唱於上眾軍士咊於下殆若目見之其自信太篤矣哉

伐柯　九罭

伐柯九罭皆刺王不知周公此毛說鄭謂刺羣臣非也王肅孫毓皆是毛而因告王以

迎公之道詞指畧相同伐柯首章言迎公當得其人次章言迎公當畢其禮九罭篇首尾皆言衮衣欲王以上公之服處公卽上篇以禮迎公之意也中二章則以鴻不宜於陸渚喻東土下國非所以居公亦見王之迎公當畢也毛鄭孫王諸家說雖小殊而大指不外此不獨見周公之悳為人所說服亦見作詩者惟恐王之不用周公又惟恐王之待公未盡其道憂國之情好賢之意纏綿懇惻并見於詩故足為訓也集傳悉埽斯義於伐柯不過以首章比見公之難次章比見公之易而已於九罭不過以喜得見公惟恐其歸而已夫東人以見公為喜而欲留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關朝廷理亂之故哉不但令讀者絕無觀感

且使古人作詩之苦心無由白於後世矣

猶跋

詩以猶爲興但取其跋胡疐尾爲進退兩難之喻初不計其物之善惡也伊川以猶爲惡獸非所以喻聖人故變其說以爲猶以貪欲而陷於機穽公以無欲而舒泰自如意甚美矣然以猶喻聖固爲擬非其倫反猶之惡以見聖之美是又以聖與猶較論善惡也尤非所以尊聖

公孫碩膚集傳以爲詩人之意謂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自不使讒夐得加忠聖也或譏其傷巧又自解曰作詩之體當如此如昭公爲季氏所逐書公孫于齊如

其自出噫過矣晉烁凡諸侯出奔皆以自出爲文玆無書某人出其君某者先儒釋其指謂譏其君之自取以示警也見晉烁襄十四年杜注爲魯諱惟書孫不書奔自周公之遭謗豈亦自取乎若如朱子之言非敬公乃譏公也又案公孫謂致政非謂遭謗也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一旦復辟告老故云孫此大美自然舄几几則又言其畱相成王之事

几几傳云絇皃絇字亦作屩見玉篇絇是舄頭飾几几即其皃狀初未及安重意詩但舉公之服飾以見公之畱相成王而悳稱其服居然無慚之意自可想見舉足安重特其一爲自執此以爲公之美意反陋矣王氏謂几乃人所凭以安故几几當訓爲安安石闢

多傳會此尤鄙淺可笑

毛詩稽古編卷八終

PL
2466
.Z6
C4

毛詩稽古編卷九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翀廷氏校

小雅

鹿鳴之什 正小雅

朱子曰鹿鳴三篇爲上下通用之樂劉瓛申之曰爲攷儀禮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斯言謬矣鄭譜云用於樂國君曰小雅天子曰大雅燕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所謂上取者如左傳謂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禮記言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言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傳記既有明文又經孔疏引證瓛獨未見乎儀禮闕逸甚多所存諸侯

之禮止饗飲燕禮饗射大射諸篇稍及舉樂之制何可執以相
槩也

鹿鳴

鹿鳴敘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也與四牡之勞使臣
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
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
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況升歌合樂必三詩連舉朱
子於四牡皇華二詩何不併以燕饗通用釋之而仍從敘乎近
世鄒忠胤辯之以為是燕非饗（說見通義）當矣但作鹿鳴者專為燕
而歌鹿鳴者則不僅燕燕饗通用亦非誤然非所以釋詩自

傳云苹蓱也鹿呂水艸非鹿所食故訓爲藾蕭宋羅願謂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苹容有之不必易傳近儒翁宦光夫言嘗畜麋鹿性嗜水艸啖經明言野苹箋義長矣又孔氏申箋引艸木疏云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朱傳則白青色白莖如箸止倒置白色兩字而物色已不同誤耶抑它有據耶

嘉賓毛鄭竝指羣臣朱傳兼指本國之臣及諸侯之使蓋本於鄉飲酒燕禮注之說也殊不知孔疏已有辯矣又四牡皇華等篇皆言己國羣臣鹿鳴不應獨異畢竟古注爲優

後儒釋經所太新說往往是先儒吐弃之餘即如鹿鳴篇周行訓爲至道德音孔昭訓爲嘉賓之明德衆成注禮皆已從此解後

箋詩方改訓周行爲周之列位悳音爲先王悳教當沓舍彼而取此必有見矣

蒿之類甚多惟青蒿得專蒿名爾雅云蒿菣去刃切詩夫云食野之蒿皆直云蒿自不若莪蘩蔞蔚之屬必以它名相別也本艸綱目云諸蒿皆白此蒿獨青始此異與又云二月生苗莖葉俱深青七八月有黄花甚細結實如麻米本經名艸蒿又名方潰列於下品

四牡

敘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朱子譏其語疏而義麤夫見知而說人情自當如此何云疏麤哉且敘言見知則說不言必待知而後

說也視土苦㱿鏙之論尚爲蘊藉矣

王事靡盬吕記引董氏曰說文煑滷爲鹽煑池爲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大全大載董語誤以爲吕氏曰案今說文鹽字注云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煑海鹽盬字注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坴奄董氏所云況池鹽乃風結成不用煑煑池語尤爲妄說又案毛傳釋盬字鴇羽云不攻緻四牡云不堅固鴇羽疏以爲盬蠱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文證蠱是蟲之害器敗穀者故爲不攻牢不堅緻之義此說近之

傳訓騑騑爲行不止皃嘽嘽爲喘息皃駸駸爲驟皃皆取瘕苦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見采

芑嘽嘽毛云眾也常武嘽嘽毛訓盛皃㒸合彼兩傳已訓此詩白嘽嘽眾盛之皃與勞使臣義不相屬矣此爲勞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夫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字原从口單說文云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

傳云鵻夫不也爾雅云隹其鳺鴀鶌注今鵓鳩蓋夫鳺鵓不鴀鳩各音韻同而字形異也呂記引鶌注云今鶻鳩集傳亦云今鶻鳩嚴華谷論鵻有十四名而鵓鳩鶻鳩兩名並列大抵鵓鶻字形相侶始也誤鵓爲鶻繼則鵓鶻分爲二偁譌呂仍譌是可歎俗作哂矣案爾雅注疏廣雅方言陸氏艸木疏諸書皆無鶻鳩之名鶻字不見說文而玉篇有之云步忽切鶻鷜音速鳥不言是鳩

名也惟埤雅辨鵻鳩非鳴鳩夫不言與祝鳩一鳥則鵻鳩之名
始於宋也

皇皇者華

詩之次第雖閒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
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小敘其先後不可易
矣李氏呂爲先遣後勞皇華當壯四牡肯眞謬說
每懷靡及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王云雖內
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又據昔
𢗅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
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孔疏並載其說而不辨其孰是今案魯

語穆子曰懷咊爲每懷韋昭注引鄭後司農云咊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本作咊其作私者亦即鄭說自惟晉語姜氏引此詩并重自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與是斷章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恐非毛指又末章毛傳云雖有中咊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咊之解王肅即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咊爲私又彊解中咊爲忠信以章合周義皆曲說也

周爰咨諏釋文諏子須切說文及玉篇皆同示兒編云今禮記十九侯諏字將侯切嗾則釋文之音古矣騶濡驅諏天嗾協韻朱傳四字皆作二反佀不必

昔炑內外傳說皇華詩有五善六德之說咨諏謀度詢爲五善內傳本文自明注亦無異義至外傳之六德韋昭注於五善之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公詩傳不合孔氏申之言周者徧賢之質不應數爲使臣之德故傳云自謂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無所及是謙虛遜慎之義當以之爲一也源謂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未盡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即上六語是矣忠信爲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即內傳之訪問於善爲咨自周咨一義韋分爲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爲每懷杜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

及傳以備六悳之一與外傳正相符義不可易矣且穆叔以懷咊爲一悳而槩成破咊爲私懷私可謂悳乎又謂傳中咊是釋周義而指爲六悳之一誤又與韋等孔疏雖曲爲回護不能掩其失也

常棣　伐木

常棣之於兄弟伐木之於朋友故舊皆燕也然常棣兼饌禮伐木兼食禮或曰文王詩當殷世不得以周家禮文律之理或有然常棣伐木兩詩所言朋友兄弟名偁相涵竊嘗辨之伐木之父舅兄弟卽常棣之朋友而常棣之兄弟非伐木之兄弟也當以九族內外爲斷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兄

弟九族㠯外也九族扗五服㞢中止可偁兄弟不可偁朋友九族㞢外無服禮記大傳所謂六世親屬竭矣者也斯可謂㞢朋友矣九族內歌常棣㠯燕㞢九族外與異姓俱歌伐木㠯燕㞢兩詩所用應爾常棣六章傳云九族會曰和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㞢親也明謂常棣㞢兄弟扗九族內矣

兄弟相舉覆而榮顯朋友相切正而和乎二語實二倫與道而常棣伐木兩詩止寓其指於興中此先儒言興所㠯不猒深求也

朱傳釋興體往往用數助語衍㞢使其句法相佀不復論其義趣（別有辯詳總詁）於此兩詩將先儒萼萼相舉嚶鳴切直諸語槩芟削不用後㞢學者何自窺詩人微指乎其釋常棣曰常棣㞢萼則

其萼嘫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以爲兩則字兩豈字兩乎字相呼應是乃興體矣嘫經文本無此六字朱子始增入自豈周公作詩時尚無當於六義必待二千載後之集傳方成興體耶誣矣又六字中兩則字无屬橫入不顧文義今讀之不甚通始是點金成鐵也至伐木篇則以伐木興鳥鳴又以鳥鳴興求友殊滋葛藤

常棣

常棣之萼萼不韡韡毛鄭皆以興兄弟而毛取衆多爲義鄭取相承覆爲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孔氏申之云萼下有萼萼下有柎萼萼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味順而榮

顯如此說詩方可㠯興

豳風之鬱車下李也薁薁李也小雅之常棣常華白棣樹也三者各一木孔疏謂薁是鬱類而小別又引晉官閣銘證之則鬱薁各一木矣陸疏謂鬱實大如李而色赤棣實如櫻桃而正白有赤白二種史記相如傳注徐廣引鄗璞語謂鬱卽車下李棣實佀櫻桃則鬱棣各一木矣陸疏又謂䆀李實大如李常棣實如李而小則薁棣各一木矣後由說者多誤掌禹錫修嘉祐本艸於䆀李條下引陸氏常棣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薁李是合薁棣爲一木也李氏綱目旣襲其誤又㠯鬱李車下李常棣爲䆀李之別名是合三木爲一其誤逾甚陸元寔㠯唐棣爲䆀李固失之至釋

鬱棣兩木未嘗誤也

鬱薁棣三木相類而結實異鬱薁大如李棣小如櫻桃薁李是薁非常棣先儒釋常棣然世言其名薁李者本艸綱目旣以薁爲野蒲萄又以常棣爲薁李誤矣然則陶隱居所謂子赤色可啗韓保昇所謂子如櫻桃甘酸而少濇寇宗奭所謂子如御李子紅熟可啗者定是常棣但不得謂之薁李耳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注言棣今之山櫻桃急就篇注言常棣子熟皆正赤色可啗俗呼小櫻桃隴蜀人謂之棣子所言名狀正與本艸諸注合

常棣常本如字俗閒乃有讀棠者亦見編辯其誤當矣今案此誤大抵唐世已然李商隱詩云棠棣黄萼發近世有艸俗呼棣棠

華色黃普末開李詩定指此意當皆常字已有棠音故顛倒俗
呺㠯合雅華偁目併改常下从木自又滋杜鄴傳引詩作棠棣
師古注亦同李善注謝宣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
棠棣傳寫之誤不知始自何秊與皆因音誤故字誤也
萼不韡韡鄭讀不爲柎訓萼足今皆从王肅讀入聲案說文不甫
久切啖箋云古聲不柎同則甫久切其後矣古詩日出東南隅
行不與敷夫協韻亦作柎音也又甫鳩切陶靖節酬劉柴桑詩
不與周烌疇游協韻是也孫愐唐韻始有分勿切讀與弗同內
弗不也作此音矣近世塾讀逋骨切蓋始於溫公指掌圖呂杯字發
聲而孫奕示兒編陳正敏遯齋閑覽皆祖其說黃公紹韻會家

收入二沃韻於是不字有甫鳩甫久分勿逋骨四切而柎音雖扃古反驚俗矣鄭夾漈云不本萼不之不音趺因音偕爲可不之不音否又因義偕爲不可之不音弗斯言邑是楊用修丹鉛總錄論萼不之義引華不注山餘不谿證之尤爲詳確(說見通義)楊又辯韡字从𠌶不从䔢此語尤當案𠌶音吁說文云艸木䔢也从𠂹亐聲𠂹象艸木䔢下𠂹形(俗偕邊垂字誤)隸奮䔢字彖从䔢作韡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鄭箋以原隰相聚喻兄弟相求義甚迂鑿朱傳謂積尸原野惟兄弟相求解裒爲積尸尤屬迂斷二說俱未安伊川云此章敘兄弟相賴之事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野皆則求兄弟相依恃此說得之

況也永歎毛云況茲也則此語正與邶詩茲之永歎同朱傳㠯況爲發語詞又欲破字爲怳左矣出車詩況瘁仍从毛訓茲又案況从水旁三點說文云寒水也有从仌旁二點者玉篇廣韻㠯爲俗字得之宋郭忠恕佩觿集始別況从二況況爲三字云況發語之端況寒水也況形況此乃妄說古止有一況字訓寒水餘義皆俗正韻襲佩觿之謬

外禦其務釋文云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从左傳及外傳之文據陸語則務字不必改字夫不必改音矣朱傳則从內外傳

飲酒之飫毛云飫私也爾雅義同箋疏申之㠯爲飫禮杜路寢內

不杜公朝故爲私邑是矣說文引此云餱燕食也餱太而燕坐
二禮本異許㠯餱爲燕始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餱故通名之與
今作猒餱解則始於蘇氏案猒餱字本作飫飫飽也乙庶切从
勹𣪘聲俗因餱義與燕連而燕猒音相佀遂譌燕餱爲猒餱左
傳餱賜杜解餱爲饜飫韻大云餱飽也猒也後儒相承竟㠯餱
代飫而餱則亾其義飫併亾其字矣
咊樂且孺毛云孺屬也爾雅同王與親戚燕則尚毛鄭云屬者㠯昭
穆相敘次二義不同合之乃盡屬意後儒㠯孺子慕親牽合爲
親慕之義殊爲費力
伐木

敘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逕論其理自若詩所言則皆天子之事也肥羜天子之燕禮也天子饗宴太牢故知燕禮用羊若諸侯燕牲以狗不用羊豕八簋天子之禮也燕惟飲酒無飯食簋盛黍稷故知是食公食大夫禮六簋故知天子八簋諸父諸舅之偁天子所施於同姓異姓之臣也父舅兄弟而以爲朋友者天子之下交不過百辟卿士周之命杜劉位者非王懿親即王姻婭舍父舅兄弟而外無可爲友矣至臣庶之取友則不儘是

伐木皆章一興而取義凡三閒伐木而驚鳴喻朋友相切直一義也旣鳴而遷喻友自勉厲得升高位二義也處高木者鳴求杜深谷者喻君子居高位不忘故友三義也毛傳取興本優鄭易

傳不爲興止因二三章皆擧伐木爲爲俗端僭自殊不知擧伐木

可兼鳥鳴古多省文也李氏以四牡詩將母例之亦有見

許許傳云柹皃說文作所所云伐木聲朱傳解爲衆人共力之聲

引淮南子擧大木者呼邪許證之似矣然以漢語證周詩恐未

足據信況小毛公本漢人何必舍毛而取淮南乎

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疏引爾雅釋親之文謂妻黨

亦可言兄弟箋疏之意皆以兄弟兼同異姓也朱傳以先諸舅

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異意偏指異姓爲兄弟矣上章言父舅

則同異姓之尊者皆可爲朋友此章言兄弟則朋友之同儕者

何得獨遺同姓乎

伐木篇毛傳分爲六章章六句吕記朱傳从劉氏說分爲三章章十二句劉氏吕三伐木爲章首故分爲三章其說邑嚶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例置每章之末此詩若从毛當六句一疏分爲六條今乃總十二句爲一疏作三次申述又小敍下疏指伐木許許釃酒有藇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如此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釋詩嫥遵毛鄭何此詩分章忽有異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章句當援孔疏爲說而竟吕己意斷之朱吕大止云从劉俱若未見孔疏者此皆不可解

天保

說文云上高也時掌切下底也戶雅切此上下皆指其位當讀上聲其訓爲上之下之者則讀去聲玉篇廣韻上字訓高者音去聲韻會以爲俗讀訓登升者音上聲與說文異下字音義與說文同天保敘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此一上三下惟中閒下字當去聲自釋文云下下俱戶嫁反恐非是

何福不除傳云除開也箋云開出以予之故釋文治慮反讀去聲其讀平聲者訓爲去舊即除官之除也集傳改除訓而不改其音疏矣況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何取於去舊新舊積累不尤爲福之大乎開出義較長

戩穀傳云戩福也本爾雅釋詁文集傳取閒人滋之說謂戩與翦同而訓爲盡呂記嚴緝皆从此解案閒人氏之說止因說文戩字引頌實始翦商爲證故合戩翦爲一自唉說文戩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爲盡義迂矣況福義本可通何必求新

亐公先王毛訓公爲事謂四甞之祭徃事先王也案周之追王雖止太王王季唉后稷㠯下大統偁先王如書武成偁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皆偁先王外傳不窋偁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爲十五王皆是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盩已上矣傳義不必易

民之質矣日用飮食質成也亐也民事盡亐則爲君上者惟有日用飮食相燕樂而已易需卦九五需亐酒食與此義同虞之奮

爲周之朮拼所吕爲至治也程子訓質爲實而集傳因之吕爲
民皆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夫百姓日用而不知易大傳之
所識也詩反吕歸美於君上邪
羣黎百姓箋云黎衆也本釋詁文集傳改訓衆而吕衆言黔首譏
之啖訓衆者本作𥝩黎訓履黏或偕爲衆義自況用衆言吕解
周詩何如徑遵周公之爾雅哉
如
月之恆毛鄭訓爲月上弦此古義也釋文云恆字又作縆同古
鄧反沈古恆反則此恆元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嚴緝謂恆無
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
乃吕偁願其君乎案恆本作𢛃說文云常也从心从舟扗二之

閒胡豈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恆訓徧古豔切其皆俗号嘫說文又云古文恆从月佗亟因引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元㠯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俗佗恒誤

采薇

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敘自有取義不㠯佗詩旹世爲斷也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㠯上治內采薇㠯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佗於成王旹旣扗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㠯爲周公閔管蔡被誅若扗成王詩中則彰明其辠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大㠯爲嘫於負扆敘下傳特箸其說二子所見邑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

篇是周公作家謂㠯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奚采薇詩敘言文王之旹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㠯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故歌采薇㠯遣之晦翁乃抵其說㠯為非文王詩殊不知敘之昆夷即詩之西戎緜詩之混夷孟子之昆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犬戎顏師古注漢書㠯犬夷畎戎昆夷為一帝王世紀亦言文王旹有混夷此代西戎為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玁狁不見它典獨見於逸周書敘其言曰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㠯昭威懷作武儆斯非伐玁狁之一證歟逸周書七十一篇見劉歆七略及班固藝文志其言亡殷篇史記亦采用之且文字古質非偽託之書也嚴則謂采薇之

爲文王詩奄可疑矣

歲亦陽止毛鄭皆指夏十月而解陽字不同毛以爲歷盡有陽之月（自十一月復至九月剝）芳至十月鄭引爾雅十月爲陽之文是鄭以歲陽嫥據十月而毛則否矣鄭說是也又歲陽即首章歲其周正建子也足證小傳詩奄周正爲謬說矣

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蓋破字也集傳云腓猶芘也竟用爲字訓誤矣案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从毛獨此詩破字孔疏推其意以爲君子所依依戒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戒車不得有避患義故易之夫以避爲避患王之述毛嘫自其實

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棄小人所避而弗敘棄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萉音肥又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萉文選注曹大家訓萉爲避漢書注豔厯亦訓避義正與毛傳合朱傳从鄭不如从毛之當也至引程子隨動之說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語見大全）然呂記嚴緝皆用此解不知腓乃躁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及本義皆取躁動之義程傳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杜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

出車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異地然統言之皆可名郊出

車詩首章言牧次章言郊鄭箋云牧地在遠郊是郊即牧也疏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又引白虎通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可見遠郊者即牧地周禮載師職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斯其證矣然則近郊但可名郊遠郊可名牧又可名郊箋疏合兩章郊牧爲一非無據也集傳以郊在牧內又以旌旗已至牧後車猶在郊朱子不信爾雅此卻泥之太過

彼旟旐斯集傳引曲禮及楊氏之言以爲旟即朱鳥旐即玄武因以下章之旂爲即青龍此誤矣曲禮以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車騎之法非旟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所言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大司馬文義不相通曲禮言右以車行

之法大司馬治兵夾寓出軍之制𡧍相同也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旟郊野載旐今以曲禮之歬後左右合之則交龍爲旂卽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夾應分列左右不應塼爲左翼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矣軍吏實載之軍吏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其偏爲右翼於義何取且鳥隼之旟爲扗歬之朱鳥而百官者乃鄉大夫以其屬衛王何以當爲歬驅龜蛇之旐爲扗後之玄武而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羨卒何以當爲後勁此皆難彊爲之說矣鄭氏注禮以徽法言之𡧍有見也至以爲旗名本崔靈恩之說已經孔氏禮疏駁正楊豈未見邪

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出車詩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而國分南仲卽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斯語信矣泌子苹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殆妄也

毛傳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疏申之以爲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傳與疏皆不指朔方是何地朱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寧夏衛杜漢爲朔方郡似矣噫漢自借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

吕釋周詩哉又靈夏爲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豳岐近地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至北垂連兮二寇兮朔方之爲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吕釋詩㫖有見矣昔我往矣喓喓艸蟲兩章箋義圓婉曲詳蓋首章自朔方出兮二寇復還朔方總叙往返始末後章叉述南仲在西方諸侯歸附之情令千載後讀此詩者如目覩當年用兵方略此先儒釋經所吕能論世也今吕首章爲旣歸在塗之語後章爲室家思望之情夫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欲歸而未得歸之詞也旣身在歸塗則還家有期何必復作此語耶至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

奮張非室家怨望之言則東萊辯之允矣

卉字釋文許貴切則去聲音諱說文許偉切則上聲音虺玉篇廣韻皆兼此兩讀

杕杜

首章日月陽止卽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還戍秊之歲莫也次章卉木萋止卽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還戍明秊之春莫也三詩一還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莫卽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旨女心所以傷也啖連兮二穀未獲遽歸踰期至春莫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皆實紀歸旹之景侶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僕言可以歸自次章云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旹雖望之

明知其未歸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白歸之時目孔疏申之目萋止爲時未黃落杕歲暮之㫁此於文義未順恐非毛意

古人行役未有不念父母者汝墳鴇羽陟岵北山諸詩皆是或自念之或室家代念之惟四牡杕杜詩則上之人揆其情而念之所目爲正雅也孔疏目爲婦目夫之偁迂矣

正小雅二十二篇其爲文王詩者九（鹿鳴至杕杜）武王詩者四（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周公成王詩者九（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正大雅十八篇其爲文王詩者八（文王至靈臺）武王詩者二（下武文王有聲）周公成王詩者八（生民至卷阿）武王爲周家開刱之主而詩篇獨少者良目周之王業悉定於文

王之世惟靁伐紂一事已待武王又耄[俗作耄]期受命諸務日不暇給故詳文而略武與不獨詩然也書述先悳必文武竝稱至梓誥酒誥無逸蔡仲之命諸篇則盛稱文悳而不及武可見周室開代首王斷屬文後之學者欲彰其事殷之小心反諱其造周之大業豈善於論世者哉

魚麗

王伯厚[名應麟宋末人]困學紀聞引薛氏語謂漢世文章無引詩敘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蓋毛詩敘至此始行案薛語非是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敘也班固東京賦云悳廣所被此漢廣敘及鼓

鐘毛傳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皆用敘語可謂非漢世邪

魚麗詩首三章先儒於旨多旨三字絶句下且多且旨且有各二字爲句（釋文云異此讀則非）因上旨多旨三字言酒下多旨有三字言物下三章疊此三字不得復言酒也集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承酒言下三章文義未順陳櫟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語見大全）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酒成於人力雖多有限物儘與之稱安在其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自酒旣旨多旨魚又多旨有中俱用且字關兩意下三章冢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

孟詵食療本艸有黄穎魚卽魚麗詩之鱨也亦名黄鱨魚又名黄
頰魚無鱗而色黄羣游作聲軋軋音揠故又名鉠魟音舟鵃又名黄
魟毛傳云鱨揚也孔疏釋之以爲魚有二名豈非此魚有分解
飛取義於輕揚乎埤雅之說陸元恪以爲名黄揚正以色黄而性揚
也本艸李注以陸爲譌失之矣
鯊魚有二一吹沙小魚也又名鮀徒何切大者長四五寸居沙溝中
吹沙而游唼音帀沙而食味美俗呼阿浪魚一鮫魚背皮粗錯如
眞珠辬俗作斑有麄沙虎沙鋸沙諸種出東南近海郡亦名沙魚
魚麗之鯊吹沙也爾雅云鯊魚鮀是也毛傳亦云
鱧魚本艸名蠡魚亦名鮦音同又音重魚入本經上品而陶隱居言其

有小毒奄盖不宜食意物性古今不同也爾雅鱧注以爲鮦又云鰹（音堅）大鮦小者鮵（音奪）埤雅以爲即此魚矣今俗呼烏魚非珍品也魚麗詩鱧與魴並偁豈亦視爲美味邪

爾雅鰋鮎孫炎以爲一魚毛公詩傳亦以鰋爲鮎說文鮎亦訓鰋又云鰋鮀也鮀鮎也而鰋即鰋之重文皆以鰋鮎爲一惟郭璞分爲二云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鮧音啼又杜私反）詩釋文引郭注作魚麗釋文引之且云目驗毛解與由不協恐古今名異意蓋右郭矣埤雅既引郭注又溷二注爲一彊郭以从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从乎詩詁及韻會皆勦襲陸疏且言鮎腹乎箸（俗作着）地宜得鰋名大非郭氏鰋額本義本艸綱目列鮧魚之名曰鯷魚曰

鰋魚白鮎魚注云古白鰋今白鮎北人白鰋南人白鮎是鰋鮎直爲一魚矣然則鼂注爾雅分鯉鱣鱧鯇爲四魚說皆勝先儒惟鰋鮎之分爲二則非也又案別錄有鱯胡化切魚鮠音危魚人魚陶隱居以爲皆鮎之屬

六笙詩

六笙詩集傳以爲有聲無詞說本劉原父呂記嚴緝俱不从可偁卓識後儒辯證愈多而近世魏仲舉敬之論尤爲詳確其載卷儒通義中矣源又謂作詩者多取詩中一二字或總括其大義以其篇名若有聲無詞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魯鼓薛鼓有譜而無詞則儘冠之以國號不能更其別名矣朱子取以爲

證非其類也況聲者樂也詞者詩也無詞則非詩矣縱有譜當入樂經或附見禮記不當與雅篇並列矣乃毛公本置六詩於什外朱子反收之於什中又推白華爲次什之首何自相矛盾也夫什者篇之總也無詞則無字句無篇章何由數之爲什乎

毛詩稽古編卷九終

毛詩稽古編卷十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南有嘉魚之什上 正小雅

小雅次什之舊至宋儒而兩變不數六亡詩而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變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舉樂之次升南陔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變以白華爲什首夫子由之變什祖六月敘及衆成之說於詩之篇弟元無改也至朱子之據儀禮則不能無議焉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大畧此

儀禮奏樂之次也夫先樂南陔三詩所謂笙入三終也次間歌魚麗笙由庚等六詩所謂間歌三終也南陔在笙入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間歌之列則不得不後各以類相从自此奏樂之度豈編詩之次今若必據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間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也亦當遂置二南於小雅後又鵲巢之三越艸蟲而取采蘋今此二詩視之爲倒置矣何不依合樂之敘正之乎朱子旣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矣又謂六月詩敘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遂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未遂之詩敘遠在千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最爲有見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詩朱傳皆釋爲燕饗通用之樂特見儀禮鄉飲及燕皆閒歌此三詩因據呂氏說自不知古人之周樂與作詩之本意不必相謀宋馬端臨文獻通攷論之甚詳小敘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者作魚麗之本意也樂與賢者作南有嘉魚之本意也樂得賢者作南山有臺之本意也旣有此三詩後乃取爲閒歌之樂章非專爲閒歌而作此三詩也敘自釋詩不釋樂有何誤哉朱子專呂燕饗釋三詩故於魚麗嘉魚皆謂呂所薦之羞起興魚麗傳云極道其美且多呂見主人禮意之勤嘉魚傳云道達主人樂賓之意夫對客而自誇其饌何鄙也對客而自侮君子是何禮也至南山有臺篇玩其詞意殊與燕飲不類凡詩

爲燕飲作者必言酒肴樂舞之事及爲勸侑之詞如燕羣臣則云鼓瑟龡笙云我有旨酒矣燕兄弟則云儐爾籩豆云飲酒之饇矣燕朋友則云釃酒有藇云有肥牡有肥羜云陳饋八簋矣燕諸侯則云厭厭夜飲矣今有臺篇所稱南山北山之所有旣非餅客之需而頌美君子又絕無勸侑之意若鹿鳴之式燕㠯敖常棣之咏樂且孺與伐木湛露之飲此湑矣不醉無歸者也安在其爲燕饗之詩也

南有嘉魚

小敘云大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敘更推其與賢之心

非必於詩詞有嫥指也粲成釋㒸嘫爲久如㠯合敘至誠之意固矣且君子至誠與賢其心始終如一豈僅於賢之未來遲之而已哉遲直尼反箋云久如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集傳㠯㒸嘫爲發語聲无屬臆說王肅述毛云㒸眾也得之㠯記祖王義

南有嘉魚嘉非魚名也猶下章樛木之樛甘瓠之甘云爾黃氏宋黃震字東發日抄曰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魚歙乳泉而美未必元名嘉魚自詩傳引此㠯釋詩世冢名其魚爲嘉魚黃言嘉魚不指丙穴是也言嘉魚因集傳得名非也㠯丙穴魚釋詩埤雅之說而集傳因之目嘉魚出於丙穴見左太沖蜀都賦其名之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乎蓋丙穴之嘉魚直是後世好事者采詩

語以名之耳毛云江漾之閒魚所產也箋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爲魚名也孔仲達唐人昔丙穴已有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爲證者豈非以後世事不可證周詩乎足見先儒釋經之愼矣

纍之綏之兩之字來思又思兩思字皆助詞故纍與綏協來與又協皆不用句尾爲韻式燕又思箋疏以爲燕而又燕得之矣朱傳旣从古注復載或說以思爲思念祇贅耳

少皥以祝鳩名司徒祝鳩乃孝順謹慤之鳥故掌教之官有取焉翩翩者鵻兩見小雅四牡以況使臣南有嘉魚以喻賢者役勞使臣義取於慤謹此美賢者意主於嫥壹皆與設教之指同上

以此大殺下即以此成德無異趣也集傳以嘉魚末章之興爲
全不取義通義駁之良是
詩以又字協韻凡四見小雅南有嘉魚及小宛各有其一賓之初
筵有其二嘉賓式燕又思天命不又集傳皆音夫室人入又則
由怡二音疑敂多又則夫畀二音近由陳第古音攷以爲俱無
的據且言又即右也右手也詩右字有以意兩音四又字皆當
音意燕又與來協來音利不又與富協富音備入又與旨協旨
音是多又與識協識職吏切其說佀矣嗽古人韻緩凡與右又
同韻者所協字多在支紙寘韻內如仇協逵毋協杞止爽協試
之類不勝屈指又古不分四聲支紙寘質可通爲一讀而職物

緝夾與質通用多識古注元讀如字不必音職吏切蕺又㞢來
入又㞢旹夾不必作忲讀也來字古陵㞢反旹用今音本自協
自至富字古方二反我行其野協畀瞻卬協刺召旻協旹悶宮
協熾併小宛凡五見所協皆同

南山有臺

傳呂臺爲夫須爾雅夫須鄭注云可呂爲禦雨笠艸木疏云莎艸
可爲蓑笠（鄭陸俱誤別有辯見蓑笠）故都人士偁臺笠矣字或从艸作薹呂
後人所益都人士釋文云臺爾雅作薹須今本爾雅仍作臺與
詩同也玉篇及唐韻（即廣韻）又有䑓字毛氏韻增黄氏韻會皆載
㞢云笠也（皆舉鄭陸㞢誤）而呂當詩㞢臺笠字於是臺薹䑓一字而分

爲三矣又案爾雅蒚音浩矦莎其實媞音隄夏小正緹縞傳云緹縞者莎隨也緹者其實也卽此艸

蓋與夫須一艸爾雅翼呂爲其根卽藥中之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者於吳求雀頭香卽此本艸綱目云莎葉如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空莖耑復出數葉開青蕚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皆與藥也而陶氏不識諸注亦略可見古今藥物興廢不同如此

萊傳云艸也陸疏呂爲艸名其葉可食而孔氏取之當矣案萊亦名藜本艸綱目云卽灰藋音掉之紅心者灰藋葉心有白粉如灰故名藜心則紅粉案灰藋今俗呼灰莧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胭脂菜亦白鶴頂艸

嫫旹可食老則莖可爲杖原憲藜杖應門卽是物也韻府㠯爲落帚者誤

樂只只字古訓是今訓哉樛木篇兩義俱通肯已辯之矣至南山有臺之樂只正小敍所謂樂得賢也如㠯爲樂哉君子則君子自指王者樂卽邦家之基萬壽無期云云自非樂得賢之樂也㠯爲樂是君子則君子正謂賢者樂乃王者樂之下文盛偁其效正所謂太平之基也與敍義㬎合則只字訓是爲長

易姤卦㠯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柳凡三焉見易釋文此三木皆載於詩而小雅之南山有杞杜徦杞棘嚴坦叔㠯爲山木王伯厚㠯爲杞梓見困學紀聞則所謂大木

也左傳楚聲子曰杞梓比卿才襄二十二年孔叢子載子思之言曰
杞梓比干城之將又備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艸木疏
云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爲函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
取其形似乎

南山有枸傳云枸枳枸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嚴緝
譏之以爲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
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艸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
云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孔惟謂枸木
多枝而曲所以來巢稍不同耳與之枳枸之爲木其枝則曲其
實則甘二者俱足致鳥陸孔兩疏各取一義俱可通也句枸古

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木名而妄以枳爲橘變之枳句爲詘曲之鉤是李之謬也況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據李而非孔哉

枳椇雖南產而咏於周詩其在禮（枸禮記作椇）則婦人以爲摯（見曲禮）人君燕食以爲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見陸疏）故遠致之邪字又作樻椒本艸列其名曰蜜樻椒〻曰蜜屈律曰木蜜曰木餳曰木珊瑚曰雞距子曰雞爪子其木名又曰白石木曰金鉤木曰枅栱曰交加木或言其味或似其形也雷公炮炙論云弊箄（卑俾閑三音）淡鹵如酒霑交注云交加即蜜樻椒〻也蓋此木能薄酒〻矣又山海經有甘蕚（海外北經平丘東經嗟丘大荒南經蓋猶之山）

蜀經有沃之國皆有此木郭注云㚒枝幹黃䔿楊愼補注㠯爲卽枳枸梓椅桋檟四木同類而小別故秦風之條得兼桋檟之名小雅之楰得兼桋梓之名楰名鼠梓爾雅毛傳同又名虎梓見郭注又名苦桋見陸疏是也郭㠯爲桋屬陸又㠯爲山桋之異者㗊則條爲山桋楰又條之異者與又案此詩五章而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取舉於卉木者凡十焉皆㠯爲賢者之喻也埤雅縷而析之毎物各豎一義持說甚優㗊鄭箋云山有艸木㠯成其廣大喻人君有賢臣㠯自尊顯義太平正

蓼蕭

古人言四海多媿指荒裔之國故蓼蕭敘澤及四海鄭箋㠯爲國

在九州之外而引爾雅所言四海及虞書外薄四海釋之然鄭
箋之言又與禮記明堂位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之文互異箋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禮
記明堂位之文也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無本同明堂
位而無九夷邢昺述先儒云上文是殷制下文是周制理或然
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周禮職方氏之所掌也逸周書同
注云周所服之國數也鄭荅趙商以爲四夷總言四方夷狄九
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
兩文異此鄭據爾雅下文相較爲說也爾雅下文惟李巡本有
之鄭與李同昔人當見此文矣然鄭於蓼蕭箋則取上文其注

職方及布憲則取下文蓋亦未有定見周禮賈疏謂詩敘與爾雅及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與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參成兩杍禮雅之文不辯其孰是孔疏載其畲䪴商語已爲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唯八蠻六戎五狄國名李巡之注爾雅已備列之李注今見禮記王制疏疏云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蒲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跂距支切踵五穿胷六儋白七狗軹八旁舂六戎一僥夷二戎央三老白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五狄一月支二穢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惟九夷據東夷傳文餘俱本李注源案淵博如鄭又與李同旹李所知鄭安

有未悉而云無國數不敘定者豈呂李所指諸國名不見經傳正文無足據信兒闕疑之道當如是也又案周書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四夷來獻者凡六十國既與明堂職方異又載伊尹爲四方令東夷十南蠻六西戎九北狄十二亦與爾雅上文不同書史殘缺傳聞異詞戎狄五六之數信難呂臆定也又案盧辯大戴禮注謂職方所言周所服四海種落之數明堂位所言朝明堂皆來者國數爾雅所言夏所服與殷之夷國侶矣喚呂戎論之朝明堂者六而隸職方者五是朝者之數浮於服也夫聲教所被皆可言服朝則係臣奉貢自比諸侯之列矣豈猶未得謂之服乎此說之難通者盧又譏鄭引爾雅其數不同總使學

者疑其所聞是未識棄成闕疑之意矣

周之王業雖成於文武興禮樂致大平實在周公輔成王嘗讀戴記明堂位周書王會解二篇想見當嵗華夷一統之盛蓼蕭澤及四海孔疏引戩嘗來朝事以爲此詩之作當在周公攝政之六季邑有燕也合明堂王會二文以讀此詩覺成周一會儼然未槭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三章孔燕豈弟一詩兩燕義當畫一鄭氏於首章云與之燕而笑語孔氏申之爲燕飲三章則訓燕爲安肯後異解矣源謂以孔燕爲甚燕飲則不詞以燕笑語爲安樂而笑語文義無礙也則兩燕俱訓安爲當嚴緝解孔燕爲盛燕燕

孔本訓甚轉甚爲盛恐費力

雅之蓼蕭采芑韓奕頌之載見皆言鞗革蓼蕭傳云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皃案鞗革轡也以絲曰轡以革曰鞗鞗之有餘而垂者曰革爾雅轡首謂之革郭云轡靶勒是也說文靶必駕切轡革也革末以金飾之狀如烏蠋名曰金厄韓奕所言是也此詩之沖沖載見之有鶬則金飾之皃狀

咊鸞雝雝集傳云在鑣曰鸞劉瑾疑其與駟驖傳異謂鑣字當作衡此非也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此詩傳云在鑣曰鸞假取箋文此仍傳語自況咊鸞所在先儒本無定解駟驖疏云鄭注夏官大馭及經解玉藻皆曰鸞在衡咊在軾蓋依韓詩內

傳及大戴禮保傅篇文也啖蓼蕭傳扗軾曰咊扗鑣曰鸞箋不易之烈祖箋又云鸞扗鑣盖咊鸞所扗經無明文且殷周或异故鄭為兩解據此則扗衡扗鑣俱通也又左傳錫鸞咊鈴桓二年杜注鸞扗鑣咊扗衡孔疏云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扗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扗鑣鸞扗鑣則咊必扗衡據此則扗鑣之説長也宋羅願謂詩言四牡八鸞鑣馬銜也馬口兩旁各置一鸞四馬應八鸞矣殆祖此疏至杜謂咊扗衡與毛鄭异孔亦不辯意以經無明文未可臆決乎啖羅氏又謂四牡八鸞見采芑烝民韓奕烈祖諸詩乃王臣及侯國之車若天子車

名鑾路豈反置鑾於馬定當在衡斯語亦有理蓼蕭之傳革味鑾鑣以爲說天子車飾是正指鑾路也鑾當在衡矣且言車飾不言馬飾則非在鑣可知疏謂其不易傳者以駟鑣已明此从可知鑣意或然

湛露

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疏云安閒之夜爾雅作懕懕云安也郭注云安詳之容說文引此詩作懕懕亦云安也然則詩字亦當以懕懕爲正其義則一安足以蔽之朱傳曰安也久也足也久訓出蘇氏殆因安而附益至厭足當作猒說文云猒飽也从甘从肰詩厭字本爲懕之借不得又兼猒義案厭字於輒切說文

笮迫也阻厄切俗伦壓厭已从厂吟旱切俗又加土誤也舍猒字不用
而㠯厭當其義再誤也因詩之偺厭而轉㠯猒義釋懕是緣俗
誤而又加誤也小學不講譌舛至此又韓詩厭厭伦愔愔薛君
云咊說皃與安義殊而大相近
湛露篇䣛兮下三章㠯豐艸喻同姓杞棘喻庶姓桐椅喻二王之
後侶屬穿鑿嘆謂同姓則夜歓異姓則否㠯見古人一燕歓大
寓親疏㝵薄之等其說不可廢也
在宗載弢傳云夜歓必於宗室宗室二字箋疏倶無申述案采蘋
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是卽毛公之自注矣又禮記昏義敎於
宗室注云宗子之家葢夾指廟言嘆此皆大夫士之禮故有宗

子若湛露之在宗乃天子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名室燕則是寢非廟矣鳧鷖詩旣燕于宗與此在宗義正同但彼爲賓尸在廟門外之西室此爲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與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毛又釋夜飲爲私燕私燕即楚茨之燕私也孔疏云啖備言燕私惟與諸父兄弟共之異姓不得與故箋疏皆以在宗載考爲燕同姓諸侯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異姓則止之矣楚茨又云樂具入奏謂由廟而入寢也廟在前寢在後故言入入寢即在宗也朱傳以宗爲路寢之屬則是王之燕朝與小寢非廟中室矣恐不得名之爲宗

杞棘皆堅彊之木故以興顯允君子顯允明信也桐椅是柔韌之木故以興豈弟君子豈弟樂易也詩意較然桑成徒取同類異類爲說箋以杞與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與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惟同姓則一類故廣舉豐艸家奄暇及此義

彤弓

彤弓詩經文明言饗而集傳反言燕雖饗畢之後容或繼以燕然畢竟饗爲主且釋經者不應故與經違也又此詩專主賜弓饗亦因賜而設自故敘云錫有功不云饗也今先言燕而後及賜已失經意矣況經不言燕乎

受言藏之謂諸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於家也左傳襄八年晉范

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宣子言受言藏若爲此詩下注腳矣毛傳鄭箋及王肅述毛意皆指諸侯言無異說也王安石以爲王受弓獻而藏以待賜鑿矣迂矣東萊踵此以太論謂藏之王府不妄與人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與此異矣持論雖佳恐非詩恉朱傳从之嚴緝仍用古注

右之醻之毛鄭異解毛以右爲勸有功醻爲報功雖承上章饗字而言啖不指酒也鄭以右爲賓受獻奠爵於薦右醻爲獻酢之後主復醻賓義亦可通但不如毛之渾啖

菁菁者莪

朱子釋子衿菁菁者莪二詩皆不从小敘而自立新說及作白鹿洞賦中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門人請其故答曰舊說亦不可廢可見朱子傳詩之意祇爲从來遵敘者株守太過不能廣開心眼玩索經文領其微指故悉掃舊詁別開生面爲學詩者示一變通之法以救後學之滯俾與古注相輔而行原不謂集傳一出便可盡廢諸家之義也其中或矯枉過直不無所偏朱子固自知之應不辠後儒之指摘自今人奉集傳爲繩尺束注疏而不觀此末學之陋也非朱子之本懷也

菁莪首章箋云既見君子官爵之而得見也案此語未盡啖官爵

之者在成材之後自此詩主君子長育人材而天下喜樂之至於成材而授官乃其餘意觀敘語可見源謂首三章皆以莪之長喻材之育則此三旣見因教誨之而得見也所見之君子在繼則繼者繼大夫諸職在國則大司成大小樂正諸職如遇視學養老則併得見天子矣末章以舟之載物喻君之用人則此一旣見因官爵之而得見也所見之君子直應謂王者而司馬有辯論之權或當兼目之

旣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心旣喜樂又以禮儀見接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氏本義全指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旣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旣見君子二十有

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句皆述喜之之
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即下
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爲無理鄙以有儀指君子元是
見者自奉之詞無妨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
爲相接之儀趣味太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以成是有儀主賢才
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
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
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
嚴說應本此案古人言儀竝非儀容皃之謂儀義宜三字本相
通如鳲鳩箋訓儀爲義烝民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文王詩宜鑒

亏般戴記作儀鑒皆是說文云儀度也度謂法度合於法度則謂之宜詩言禮儀猶言禮義云自故育材者必㠯之此詩首章有儀與六月敘之禮儀語意本相應可見詩言育材㠯禮儀爲與術呂氏得其恉矣詩記錄呂說於小敘下而首章正解復用歐陽語不知果㠯何說爲是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箋云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武用武亦用孔疏謂載字與載飛載止載震載夙同類當訓爲則鄙㠯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余謂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之類何必塼訓爲則邪至集傳㠯爲舟之則沈則浮喻人之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於義尤疏未見而

思見繫念圖旨何云無定況經文初無未見君子語也又自出
浮者常也沈則不復浮矣如以爲無定則是浮而又沈沈而又
浮也自出杜水豈有是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終

毛詩稽古編卷十一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南有嘉魚之什下 變小雅

六月

六月北伐鄭箋以爲遣吉甫信矣至毛傳以爲親征茲亦明文也王肅孔晁述毛指始有親征之說徒據首二章傳文爲詞自首章傳云日月爲常二章傳云出征以佐其爲天子大常王所建而出行征伐成己爲天子之大功此王孔二家所據爲親征之證也不知毛傳元不言佐己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更爲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見司常及大司馬嘆玩傳語未嘗謂

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皃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擇其士衆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蒐田教民坐作進退之法是也今時簡閱王猶親肄（從俗）之況命將出征今大常之建應在此時自二章傳又云必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時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為親出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此傳與己矛盾復為之說曰王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逐乃至大原則尤可笑躬率六師業已就道乃未見敵而先歸中興賢主何舉動輕率如此今又案簡閱近在京師自當躬親其事征伐在千里之外擇人而任之乘輿可以無出

此事勢之常無足怪也孔疏欲證成王說以爲得毛指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還將獨行此吾所未解

六月棲棲劉執中彝以六月爲建巳之月以記从之朱傳以爲建未之月此本不足置辯但周世民間紀物候或用夏正至朝廷大政令必以周正紀月出師征伐國家大事焉有舍周正而用夏正者哉詩小傳宋樓堯臣著謂詩無周正非也必如豳風之七月小雅之四月方可定其爲夏正自小明之二月未嘗建卯十月之交之十月未嘗建亥也各有辯見本詩

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凡有之今莫識曰義嘆六月詩中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総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孔疏

謂詩中亏字傳止有於徃兩訓故不用曰義述毛不知傳文質
略安知非偶遺之耶案於曰二義皆見爾雅釋詁其曰義鄭注
引此詩證之又說文亏字注云於也象氣之舒从丂从一夫亏
象氣之舒曰从口从乙亦象口氣之出見說文古人製此二字意
元相同矣又案亏於同義詩多用亏而於字亦閒出於本古文
烏字也古文烏作䋈又省作於隸變作於借爲於乎字轉其義
而不改其音也又爲亏義則音義俱轉矣於字見詩者靜女著
權輿蜉蝣九罭白駒下武板清廟九詩凡十七字皆亏義央居
切至伐木靈臺與雝賚二頌則釋文有兩音與音烏之義巻也
餘皆歎詞矣又於爲歎詞元象烏烏之鳴斯假借而不離本義

者故它典作烏亦作鳴

共武之服釋文云共鄭如字王徐音恭王徐之音述毛者也孔疏用鄭說述毛亦讀如字恭音之義無聞焉朱傳云共與供同未知王徐亦此義否也觀巧言之匪其止共小明之靖共爾位召旻之昏椓靡共皆訓爲供具之供則意當同矣嚴緝旣音共爲恭又引鄭箋云共典也箋本謂嚴者與翼者共典兵事共典猶同典自非以典釋共也裁割先儒之言而不顧其文義將誰欺乎又案箋分嚴翼爲兩人云羣帥之中有威嚴者有恭敬者共典兵事言文武之人備此義亦勝嚴者能率厲士氣敬者能撫緝衆心或以武節著或以文德優人各有能壯用才者兼收之

自吉甫文武俱備所以爲元帥也孔以鄭述毛不爲無見

六月詩所言地名凡五焦穫也鎬也方也涇陽也大原也毛鄭槩無注釋惟焦穫則疏引爾雅自鄭訓涇陽爲涇水之北涇水北非一地初不以秦漢之涇陽縣當之也鎬方無可攷直以爲北方地名而已惟大原之名見禹貢及左傳彰彰有據而注疏皆無一語及之邑以六月之大原非禹貢左傳之大原也朱傳始以今大原府陽曲縣釋之案出車詩南仲旣平玁狁卽伐西戎則二敵定相接壤玁狁自是西北之狄其道未應向西北而太吉甫安得反東行逐之至今山西之陽曲哉通義駮其誤允矣或又謂大原卽唐原州今平涼府固原州及涇州地後魏始置其命名或取

詩大原源謂此近之矣而亦無確據後魏去周宣千餘載卽使因詩取名亦屬臆說況未必然也毛鄭去古不遠大原果屬高乎藩高乎（後魏原州）卽後魏猶有傳聞藩曲豈反不知而不取以證詩乎案雍州之地多以原得名見於詩書者禹貢曰原隰底績公劉曰度其隰原又曰于胥斯原又曰復降在原又曰瞻彼溥原皇矣曰度其鮮原緜曰周原膴膴吉日曰瞻彼中原皆雍地也六月之大原其諸原之類與定在雍州北境但必欲確指爲何地則穿鑿之見自

毛傳云焦穫周地接於獫狁者斯言殆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卽藩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

而咸陽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自何得便與獫狁爲鄰周畿內方八百里而獫狁乃在都城數十里外直是肘腋之際周世戎狄雖多錯處中國太不應密邇如此況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獫狁巢穴反近在百里內尤不可信

爾雅釋地周有焦護與穫同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然則郭所謂瓠中乃釋焦護非偏釋護也爾雅㠯焦護爲十藪之一則焦穫乃一地非兩地也集傳釋焦護忽分而爲二云焦未詳所在穫郭璞㠯爲瓠中知引爾雅注矣又不玩其文義何邪

出車傳謂方卽朔方觀六月詩則益知詩之朔方非漢朔方郡矣

詩云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言玁狁之來由鎬而方而涇陽也是朔方之地在涇陽與鎬之間矣方之去周京當比鎬爲近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方復較近焉則不及千里矣豈可以漢之朔方郡當之哉

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即焦穫乎焦穫國近京邑玁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玁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也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以其初至故曰至以其久居而不去故曰整居初至則泛言涇水之陽久居則實指其地名文詞之常也涇水經流千六百里水北非一地焦穫大在其北

曰總之負穫涇陽皆舉近而言鎬與方皆舉遠而言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玁狁之來由遠而近詩人據目肯所見自應先舉其近後舉其由遠而近之路也孔疏云鎬方雖在負穫之下不必先負穫乃侵鎬方蓋亦同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言逐出之而已疏申其意以爲宣王悳威兵彊不必與戰此語固嘐嘐猶未盡也大抵東西南三夷皆有城郭室廬知慕悳義易馴伏故可招致而臣屬之北狄逐水艸轉徙無常居性桀驁好殺不可悳綏威攝楊子雲所謂中國之堅敵也善謀國者但固其疆圉令不我犯足矣故采芑詩曰蠻荊來威江漢詩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常武詩曰徐方既來

徐方既同或致其朝貢或正其封域如臂使指且彼三詩不言諸國之來侵也意所云背叛者止是不修貢職自偁雄於一方又甚則蔑犯鄙境自而宣王輒舉兵入其地彼夫惶懼引辠㫖晉闕廷焉若六月詩則異是述獫狁入寇情形縱兵蹂躪亙千餘里京畿重地半爲戎馬之場彼三詩寧有是乎至吉甫出征儼儼驅之遠遁不若蠻荊淮徐諸國望風懷附也彼三詩多偁詡國威此一詩反張皇敵勢豈勇於彼而怯於此哉當秉事勢實應爾爾後世東南荒服漸內屬爲郡縣惟北狄偃彊沙漠卮與中國抗衡古今事略相同讀宣王征伐四詩可得其槩矣飲御諸友疏云進其宿在家諸同心之友與之飲以盡其歡唉則

諸侯乃吉甫之友非王之友也呂記引范氏之言曰王以羣臣爲友東萊又申之曰酒誥大史友内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持論雖美然非詩意矣集傳以爲吉甫私燕无夭之詩正以王燕吉甫必進其好友與之共飲使得盡歡又於常牲之外〔燕禮牲用狗〕加以珍膳見寵異功臣之特恩自至若吉甫召會親友燕飲於私家乃其常事且何關於國政而箸之雅篇哉

采芑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傳語〕故詩人以采芑新田爲喻田之肥美由於耕治之方新士之勸迻由於教養之有素也集傳以爲因賦起興是采菜民田乃實事矣豈三代節制之師乎〔通義〕

已有辯集傳又以芑苦菜此襲用艸木疏語而誤也疏云芑似苦菜今脫太似字豈欲溷荼芑爲一物乎又金路有鉤革路無㞢經云鉤膺則此路車是金路非戎車又鐃與鐲直角切皆名鉦而鐲以節鼓非靜㞢義傳云鉦以靜㞢則此鉦是鐃非鐲正義辯㞢皆歷有明據而集傳不从未解其何故

芑菜陸疏以爲似苦菜案宋嘉祐本艸謂㞢白苣王禎農書謂㞢石苣食療本艸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折㞢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故諺以生菜不離園蓋白苣苦苣萵苣俱宜生食不宜畜通可以生菜而白苣稍美得嫥其偁也啖則荼是

苦苣辯見邶谷風芑是白苣同類而小別自元蒠今作恪吕爲相佀信

矣集傳不察涸爲一菜

王國六軍用車千乘采芑其車三千則十八軍矣非出師之常故

鄙吕爲羨卒盡起孔疏吕爲出六遂及公邑後世王氏吕爲用

侯國之兵蓋古者天子用兵先取於六鄉鄉不足取六遂遂不

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鄙國皆本有此制非臆說也朱子譏其

文害詞詞害意故集傳云此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夫詩

人誇詡之談容或過甚啖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及之不憚

重複始是紀實之詞非虛張之說也況萬乘之國出車三千何

足爲異晉霸國自昭十三秊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見左傳而遠

啟疆所言㞐數九百（見昭五季左傳）尚不扗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千乘矣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爲多而過疑之

說文以隼爲鵻之或體云鵻祝鳩也从鳥隹聲或从隹一徐云思允切爾雅翼據其說以爲詩之翩翩者鵻皆隼也案鵻乃謹愨孝順之鳥故詩言將父將母以之爲興而嘉魚篇以喻賢人左傳謂之祝鳩少皞氏以名司徒主教民夫取其孝也隼爲鷂屬鷙鳥也易解卦公用䠶隼以象誖逆之人（九家易言其性疾害）定可合爲一哉況說文鵻諧隹聲明與隼異讀又訓爲祝鳩則詎非鷙鳥以隼爲或體當必有誤徐氏思允切始橫以隼音加之自又案鵻隼皆見爾雅白隹其鳺鴀注今鵓鳩此鵻也白鷹隼醜其飛

也翬注鼓翍翬翬嘐疾此隼也陸璣之釋詩也翩鵻鴥隼大各爲之疏皆以爲兩禽矣

隼一鳥也說文以爲祝鳩陸氏詩疏云卽普化布穀者則又以爲鳴鳩羅願爾雅翼疑爲鵧（符悲切　音殳）鷑（音及）云今俗名鵛鶝則又是鷑鳩（爾雅云鷑鳩鵧鷑）鷑一鳥而兼三鳩果安所折衷乎吾則以詩易爾雅之言斷之而已詩秦風鴥彼晨風小雅采芑沔水兩言鴥彼飛隼（晨風）咏鸇咏隼皆言鴥鴥者迅疾皃正爾雅其飛也翬之謂可見鷹鸇與隼同是鷙鳥易以比小人夫以其貪殘善搏擊也其與鳩殊類明矣

爾雅釋詁蠢作也動也釋訓蠢不愻也說文蠢蟲動也玉篇云動

也作也廣韻云出也動也啖則動其本義而俗爲不愻與書蠢茲有苗戠茲蠢今蠢允蠢詩蠢爾蠻荆禮記萅之爲言蠢也先儒釋之皆不離動義字又溷惷惷敺也左傳今王室實惷惷焉昭二十四秊今本惷作蠢是也惷蠢音同義大相近無妨通用自采芑集傳曰蠢動而無知皃無知義古未之有語本伊川而蔡氏大祖此㠯釋書是誤㠯惷愚義爲蠢義矣惷書容丑江二切因惷惷蠢蠢隸文相佀致斯謬也詒誤至今輒㠯蠢爲無知之偁目反忘其動義矣

元老壯猶易所㠯偁丈人吉也後世䣊營弓馬伏波皆㠯老將大功非其證與朱傳曰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佀壯猶非老將所

能短於義矣況傳引曲禮云五官之長（謂三公之爲二伯者）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則元老之偁自以方叔官嚴言不言其齒也

車攻

宗廟齊豪（爾雅作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爾雅此文釋吉日詩也毛公用之入車攻傳而以尚純尚彊尚疾推明厥指蓋吉日云既差我馬差擇也車攻云我馬既同同齊也擇之使齊二義相因矣然兩詩皆紀田獵宜專以齊足取義而篇中言四牡四黃乃齊力齊豪之事齊足反不及焉不獨此兩詩也凡詩曰四牡乘牡曰乘駒皆齊力也曰四黃乘黃（黃騂色）曰駟驪（黑色）曰駟騵（赤馬白腹）曰四騏（青黑色）曰四駱（白馬黑鬣）曰乘鴇（驪白雜毛）曰乘駽（青驪色）皆齊豪也獨

齊足不言駟乘又周禮校人職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卽齊其豪也物馬卽齊其力也大要齊足之事豈齊足非周制與案詩載馬名最多類皆以毛色爲定其以力舉者止有駒牡兩偁茲要以疾足得名者爾雅釋畜所列諸馬大以毛色辯名惟云絕有力駥如融切則以彊力得名自若夫騉音昆蹄騉駼音徒盜驪空乘褭奴了切驂之屬皆彊力疾足之馬名嘆非常之駿不在恆畜之列也竊意古人之名馬止據毛色而力與足不與焉雖有齊者大要由別其名而配以駟乘之文矣空其不箸於詩也其師田之馬力與足既齊而色復齊則詩人特表異之以見畜牧蕃息之美如六月之四驪采芑之四騂

大朙之駟騵秦之駟驖鄭之乘黃乘鴇及此詩之四黃皆是與非天子諸侯不能具也若夫渭陽之乘黃以贈人裳裳者華之四駱以係祿位駜之乘黃乘駽以壯公則侈豪而已不必兼方與足矣

車攻二三章言行狩言于苗猶未田獵也孔疏以爲先致其意以記以爲有司先爲戒具是也宣王適東都以會諸侯爲主會同之後因而田獵以娛賓客自二章集傳云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五章又云旣會同而田獵一似未會而先獵旣會而復獵者語意殊未朙劃

甫艸傳云甫大也箋云甫田之艸也鄭有圃田故釋文云甫鄭音

補朱傳从鄭呂記嚴緝則否嚴謂下章言獵於敖地不應又言圃田也㗊案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互見其所在義未可通也又案甫艸韓詩作圃艸見後漢書馬融傳融廣成頌曰詩咏圃艸章懷注引韓詩東有圃艸云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直據此文解之非破字也又周語藪有圃艸注訓圃爲大云茂大之艸則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又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爲甫水尤足爲證

孔疏謂宣王昔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此語非是王制設封建之法名山大澤不以朌音班賦也周禮九州澤

藪皆掌於職方正使有鄭圃田不得在其封內且非直此也諸侯境內天子自應得田旾秌僖二十八秊天王狩於河陽河陽晉地也旹文公方霸而襄王以衰周弱主猶狩於異境內況宣王正當全盛乎又左傳文十秊楚子與諸侯田於宋之孟諸宋不以爲嫌也霸主尚爾何況天子孔氏之言不稽於典矣嘫朱傳从之

夏獵曰苗車攻言夏獵也行狩乃獵之總名故毛傳行狩不言冬而于苗言夏又云艾艸爲防或舍其中正仲夏敎茇舍之法也東萊詩記从之集傳以苗爲狩獵之通名殆不嘫毛說

赤芾金舃傳云金舃達屨也案小爾雅云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

舄而金絇也宋咸注云禮黑屨青絇赤舄黑絇詳注意則金舄當是赤舄之特異者注言黑屨赤舄皆與絇異色正見金舄之爲達屨以其色與絇同絇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爲成人之飾（玉藻僮子不屨絇）金舄之色直達於絇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傳文達屨義未應爾孔疏申之以爲金舄卽赤舄舄有三等白舄黑舄在赤舄之下其尊未達赤舄之尊莫過屨之最上達者故曰達屨此始臆說自孔子魚（名鮒著小爾雅）先聖九代孫其書最古其說又甚優而孔氏不用未知何意

車攻弟五章鄭以爲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蓋田獵所獲禽王擇取三十其餘頒賜臣下然必習射澤宮令中者取之賤

勵功賢禮讓也事在田獵之後而文在田獵之先者疏謂舉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令其事相次故射夫即指諸侯又謂田畢射禮惟既獵乃有班餘獲射其說如此蓋詩人敘事嘗有先後倒置者如駟驖之二三章定之方中之首二章出車之四五章皆取文便也後儒釋此詩惟求事順家解決拾已下三章皆爲田獵之事而班餘之射鈹如矣七章所謂大庖乃是王所擇取之三十禽與士大夫無與也朱傳於七章方及澤宮習射之典不已贅乎況射中之後方可獲禽詩助我舉柴在舍矢如破之前就令兩章通指田獵事之前後總未順也案弟五章文義定是嫥言射禮諸侯爲射而集故直目爲射夫決拾弓矢皆射具故

言之特詳田獵雖不廢䠶嘫所主不在此竟以䠶夫曰諸侯非
名也助我舉柴亦因班餘皆縣諸禽以待䠶故有積禽若方獵
皆其所殺獲尚布㪔原野中未可言積也王者之田殺不盡物
豈如後世所誇風毛雨血禽相鎮壓獸相枕藉者哉舉柴當在
澤宮明矣
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舉全句而釋之其嫥為車攻詩可
知傳云徒輦也義亦同矣輦載任器見周禮詩所詠正指此但
文義未顯故子夏之徒特箸之於爾雅俾後之讀詩者不至誤
解為徒行自奄如後人之誤自若也

吉日

吉日篇漆沮之從宋李樗引尚書孔疏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即職方雍州之浸以解之呂記朱傳皆祖其說則此漆沮在馮翊即禹貢之漆沮也近世馮氏名物疏謂地近焦穫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理或有之馮又謂惟漆水又名洛不當併以沮爲洛今錄其略曰洛水出今陝西慶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此洛水即漆也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午谷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此馮翊之漆沮也大鎬京三百餘里若出扶風漆縣者與馮翊之漆爲涇汭所隔豈

能飛渡而合爲一水𣏌其扶風漆水出自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廢縣故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欒水自西北注之與杜水合卽詩所謂自杜漆沮者也其沮之所在孔仲達云未聞近韓邦奇云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此扶風之漆沮也緜詩漆沮指此馮翊謂漆沮有二而此詩漆沮是馮翊之水信矣至謂漆沮不得倶名洛則猶未盡焉禹貢導水又東過漆沮孔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引水經注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今水經同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今此文見注而稍不同又濯作濁漆作柒漢書引禹貢此文顏師古注亦云漆沮卽馮翊之洛水此皆統名漆沮爲洛而

馮所譏也以今攷之漆沮洛乃各一水名漆沮俱入洛洛入渭三水源異而委同自案漢地理記北地郡歸德縣注洛水出北蠻夷中漢歸德今慶陽府合水縣隋置洛源縣於其東北後併入合水蓋指洛水之初入塞爲源以名縣也又山海經云白於之山洛水出其陽東流以注於渭宋樂史寰宇記以爲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合水縣北二十里亦謂洛出合水縣與隋洛源意同此皆言洛之源也又案地理記馮翊懷德縣注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周禮職方氏注亦言洛出懷德此與禹貢傳疏及師古注意同皆言洛之委也洛之委與漆沮合則已兼有二水在其中馮謂不得併名洛過矣雍錄言洛

水入塞後經鄜坊同三州乃入渭漆杜沮東洛又杜漆沮東漆

至華原而亂合沮華原今消入耀州寰宇記言漆沮合於此俱入富平之石川河漆沮又東南

至同州白水縣乃合乎洛而南流合渭杜朝邑縣亂南三十二里有漢懷德故城三

水雖分至白水縣涸爲一流故孔安國班固皆指懷德入渭之

水爲洛水而白洛即漆沮也韓邦奇言洛自洛而漆沮二水入

焉說大相合韓雍人所見當得其眞矣又案瞻彼洛矣指此洛

宋王氏呂爲東鄜水非是

雍州有二漆沮杜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之漆沮旣從疏呂爲扶風水誤也

又東過漆沮是也杜扶風者入渭之上流緜詩之自土沮漆

潛頌之猗與漆沮是也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矣惟吉日之

漆沮宋蘇子由李迂仲皆指爲洛則馮翊之水也近世馮嗣宗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焦穫多產魚獸宜爲漁獵之地信矣然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也且其水經流岐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較獵之場楚椒舉言成王有岐陽之蒐語見昭四年左傳世傳石鼓文十篇紀宣王田獵之事地夾杜岐陽其文次篇言漁於汧水（云汧也沔沔王厚之云汧水名）末篇言狩於吳嶽（云吳人憐亟鄭樵云吳即吳嶽）汧水出扶風汧縣吳嶽即汧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又文之體製頗與車攻吉日相侶所述物產有麋豕麀鹿雉兔鰋（鰋同）鯉鱄（鄭樵云甲連反）鮊（鄭樵云音白）濆鱮之類其多獸多魚不下於焦穫矣又其地即周禮之弦蒲爾雅之楊陓（音紆）周禮職

方氏雍州之澤藪曰弦蒲注云弦蒲在汧疏云吳山在汧西有
弦蒲之藪汧水出焉爾雅秦有楊陓注以爲在扶風汧縣西楊
陓與焦穫各居十藪之一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之漆沮乎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傳云从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疏云
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蓋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
奔走（此三語亦見車攻傳）故天子諸侯田獵之禮必使虞人驅禽而至入
於防中然後射之未嘗登歷山險蒐求狐兔不輕萬乘之重更
見三驅之仁其義且深矣騶虞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射駟鐵
詩云奉時辰牡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車皆是禮也此禮
廢而後由人主盤於遊畋始有歷丘墳涉蓬蒿口敝於叱咤手

僊於鞭策者矣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即上章之意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䠶䠶禽必自其左故云順其宜也集傳云視獸之所在而从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是徒以利獸為樂古制蔑如矣又謂悉率左右是從王者率同事之人夫在王左右者獨非從王之人乎誰率之而誰所率者乎文義殊不可通

悉率左右傳云驅禽之左右箋申之曰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箋語釋經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自玩傳語竟以訓率為驅而傳之字應解為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也箋殆易傳孔以為申傳未必然

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
唉玩孔疏則於王二字乃李所益也

毛詩稽古編卷十一終

毛詩稽古編卷十二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鴻鴈之什 變小雅

鴻鴈

二雅皆士大夫作也朱傳謂鴻鴈是流民作訓之子爲流民自相謂殆非是之子矦伯卿士爲王巡行勞來者也歐陽呂爲使臣義大同爰及矜人恩澤及此可憐之人也哀此鰥寡哀此孤獨者而收恤之也皆之子劬勞之事古義本如此漢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望之治齊詩解大同毛鄭矣集傳曰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則爰及哀此四字爲虛設矣況此流民豈

必皆徧喪者哉

鴻與鴈同類而異禽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鴈是已博物記又有三同三異之說三異者色有蒼白羣有多寡飛有高下也則不止大小爲異矣或謂凡鴈類其大小陶隱居云蒼白見本艸綱目亦各不同案鳳凰鴈與鳧並言爾雅亦以鳧爲鴈醜而九罭箋言鴻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遵渚艸木疏亦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則鴻之大非鴈比矣陸疏又云有小鴻大小如鳧白色今人直謂鴻則鴻自有二種鴈之白者亦鴻也陶隱居云又有野鵝大於鴈似人家蒼鵝謂之駕鵞鵝案駕鵞音戈說文作鴚云鴚鵝也合而論之小而蒼者鴈也小而白者小鴻也大而白者

鴻也大而蒼者鴚鵝也爾雅云鵱(音六)鷜(力于反)鵝注云今之野鵝

則鵱鷜又鴚鵝之別名

雁鴈二字倶見說文雁字入隹部云鳥也鴈字入鳥部云鵝也又

云雁讀若鴈然非重文則二字異禽太異字矣玉篇廣韻皆以

鴈爲鴻鴈字而別出鴈字爲鴈之重文其雁字則依說文訓鳥

未嘗合雁鴈爲一也徐鉉以雁爲知時鳥大夫以爲摯昏禮用

之故从人而謂雁字从人从厂義無所取當从雁省聲則雁鴈

不同字明矣韻會云雁或作鴈始以爲一字後人習而不察二

字久通用非古也又據徐說鴻雁字當从隹作雁與玉篇廣韻

異今玩說文則徐說爲長雁雖與鵝相類不應徑釋爲鵝乃

統名可㠯目雁矣詩雁字皆當从隹其从鳥者誤也又案爾雅及禮記俱號鵝爲舒鴈莊子山木篇記主人言鴈事是鴈乃畜禽定指鵝也意謂鵝爲鴈古人本有此偁名觀說文雁字注則益信矣近世魏挍六書精藴釋鴈字謂鵝佀雁而惪不啜故㠯僞敵眞之贗取其義理或有啜

矜人貧窮之人也鰥寡獨吿之人也此流民中之冣苦者而獨吿又甚於貧窮矜人則賑餼之爰及之謂也鰥寡則收恤之哀此之謂也此勞來安集之加厚者而收恤尤厚於賑餼下章百堵皆作則凡流民俱及之而矜人鰥寡尤在其中勞來安集當有此三者之差矣侯伯卿士爲王行撫綏之政委曲周詳如此故

三章皆劬勞爲言

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矦伯卿士也鄭箋獨㠯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指使臣言文義甚協于垣作堵皆使臣經理之安得不勞及民各得所則爲上者亦身享太平之樂豈不一勞永逸于集傳三劬勞皆指流民義雖畫一嫌㠯之子爲矦伯卿士毛義斷不可易

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箋引公羊傳㠯破之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案毛鄭所云五板絫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絫言其高接言其長板廣二尺絫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㠯爲一丈鄭㠯爲六尺

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啖雉長三丈語
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爲說於義較優（詳見孔疏）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箋云謂我役作衆人爲驕奢役作指上于垣
作堵也義已通而實迂作堵本以安民雖愚人彼不謂之驕自
呂記載王氏之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謂
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
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巷伯詩驕人謂
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
此吾驕灌夫皐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
庭燎

勤政美德也㷮精過用則不繼氣太盛則易衰故銳始者或鮮終矣庭燎敘云美宣王因以箴之美其勤箴其過於勤也箋釋箴義謂不正雞人之官而自問早晚爲宣王之過恐非敘者之恉又美而因箴特善中小失自胥詩未明倒衣則直以爲刺者假詩末章云不夙則莫是早晚無常昧寢興之節乃暗主所爲與勤政者異矣

庭燎問夜是形容勤政之心如此不必眞有是問也注疏以未央爲夜半疏云未央是王問夜昔非對王之詞未艾爲雞鳴之肯鄉晨爲辨色昔夫是設爲漸次如此非眞有三度問也假令未央昔庭燎已設諸侯已至王直應起而視朝矣何得未艾昔又問鄉晨昔又問邪

夜未央毛訓央爲旦鄭訓爲未渠央原未見其確爲夜半也夜半

之說始於王肅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自咲以事理論之夜半

而諸侯至總屬太早宋儒據說文訓央爲中則是夜尚未中又

在夜半之前其早愈甚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又引王翼

楚詞注云央盡也盡與已義同廣雅云央盡也又云央極已也

諸解俱不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从盡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

情理爲近且與傳箋義不相違定可用也又案今說文云央中

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冂古熒切古文作冋或从土作坰一曰久也竝盡已也二

字豈韻譜逸之與嚴緝引說文則與今同

夜未艾毛訓艾爲久取耆艾義鄭云芟末曰艾音乂孔右鄭咲毛

義勝矣王安石訓爲盡李迂仲引左傳昭元年國未艾注證之啖今杜注云艾絕也然不云盡不知李所據何注況久義已可通何必更新

庭燎二三章傳云晰晰明也煇光也啖則晰晰有煇與首章之光本同義自王氏呂意別之曰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煇則光散矣斯實鑿之見也集傳因其說遂訓晰晰爲小明煇爲火氣天欲明而煙光相襍又謂吳才老說煇字有功此特見上文夜鄉晨下文言觀其旂故別爲煇字立解又併晰義而易之啖字訓須有本豈可臆斷乎案說文晰訓明煇訓光玉篇大同廣韻晰煇然訓光皆與毛傳合矣

未央未艾義本不甚相遠也而孔仲達過析之究煇晰晣字訓本
未嘗有異也而王介甫彊分之彼謂作詩者之言當有漸自嘆
亦不可過拘

煇字以軍得聲讀如薰旂字以斤得聲讀如芹皆古音也音則俱
音叶則俱叶可也集傳一音一叶何也

庭燎詩或引姜氏脫簪事爲證而嚴坦叔非之以爲此詩乃銳意
求治之初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同時也此誤矣孔疏謂宣
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後王德漸衰
容美刺並作也又謂大雅六篇小雅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
七篇皆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

悳爽旹佗多杜三十九秊肻後況庭燎敘元謂美而因箴則正
王悳將爽美惡兼有㞢旹也脫簪㞢諫容或當此際且安知不
因姜后一言復厲精圖治故有未央㞢問詩人慮其不能持久
故寓箴於美兮

沔水

周語三十二秊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翰宗
㞢典鼓矣宣王廢長立少仲山甫諫而不聽繼致魯人弑立魯
㞢覈宣王爲㞢也何以服諸侯兮宜有不翰者矣沔水㞢詩其
作於三十二秊㞢後兮

載飛載揚載起載行箋疏皆指諸侯妄相侵伐一喻一正也呂記

嚴緝曰起行指念歔之人謂念之甚而起居不寧也案起行與飛揚詞氣相應箋疏爲長

晉公子賦河水韋昭注國語曰爲河當作沔杜預注左傳曰爲是逸詩僖二十三年源謂杜注得之河沔字形雖相似不應內外傳兩書同誤

鶴鳴

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喩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指茫無可測識矣毛鄭曰爲誨宣王用賢說必有本朱子棄而不用自立新解分爲四意而文義各不相屬夫古人作詩皆有爲而發語意定有專指

安得一詩而分四意乎其云誠不可掩理無定在乃乎居談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爲諂旣解爲憎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引程子之言證明其義則前後復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受小人横逆之加則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憎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賢如古之擧不棄讎者自兩義迥別矣又程語雖爲管論然以斷章則可非此詩正解也詩以它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取人當旁求遠攬揚及側陋取譬之意在它山不在石也嚴緝旣遵古注又附程語於後獨不思詩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喻小人義正相反焉其詞之美而忘其義之彌疏矣

鶴鳴誨宣王求賢毛義允矣但箋疏述之語多冗複今約舉其說

曰賢者身隱而名箸與鶴鳴之遠聞無異也可不求而列諸朝

乎但賢人不貪名利性好隱居猶魚負之在淵不似小魚之在

渚此毛義鄭稍異故求之甚難也誠置之高位而不使小人竝處其閒

如彼園之上檀而下蘀則人皆樂觀於其朝矣唉賢人不擇地

而產其生居它邦沈滯未舉者皆有治國之才猶石之可以爲

錯焉俱當招致之爲我用也求賢之道不忽於側微不閉於遐

遠則無遺賢矣

詩以它山喻異國非以玉石相對爲一美一惡之喻也如輿意在

玉石則凡石皆可用它山之文不爲虛設乎又說文訓錯說文作厝

爲厲石則鑢之爲用博矣治玉特其一端自首章傳謂鑢可琢玉蓋因下章獨言攻玉故不更及它義也若詩取爲鑢之意當不僅在此

艸木疏謂穀皮可爲布爲紙葉又可茹本艸亦用以入藥其益於人多矣傳以爲惡木殆因上章之蘀而連及之與要之詩人取興偶因一端寄託物之美惡元無定也又案穀亦名楮亦名構亦名穀桑穗有雌雄雄者皮斑可爲圖藝成長穗如栗可食不結實雌者皮白結實如楊梅

祈父

祈父詩毛鄭皆以姜戎之戰爲證嘆未定此詩之作在戰敗之肯

與後也嚴緝斷爲未敗皆佗謂詩中靡所止居有毋尸饔皆非
敗後語此信矣至謂宣王料民大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
衛㠯从軍佗者吁祈父而責之所㠯刺宣王則誤甚國語言宣
王旣喪南國之師韋昭注云敗於姜戎皆所亾乃料民於大原是料民杜千
畮敗績之後因喪師而料民非料民㠯出師也山甫諫云奄故
而料民天之所惡若爲出軍而料民豈得言奄故哉
祈父詩王之爪牙凡爲王宿衛者皆可偁㠯記引董氏之言取叓
官屬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當之邑是鄭箋釋爪牙嫥取司右所
掌勇力之士孔疏泥其說又見司右勇力之士周禮不言守衛
而守衛者乃是虎賁氏所掌虎士家曲爲之解謂司右虎賁氏

連官俱率屬以衛王故司士正朝儀路門之右言虎士不言其
官路門之左言大右（即司右）不言其屬互文以相明也此以論周
禮設官之意則甚善以釋詩爪牙之義則稍拘矣疏又謂此勇
力之士選右當於其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見使從軍則
不爲車右使之爲步卒故恨也此語殆不然所謂選右者特選
爲王五路及屬車之右自若六軍之車右則甸賦所出甲士三
人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於衛士哉且此勇力之士以備車右
之選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驂乘爲恨哉總之此輩職在衛
王不在從軍衛王則爲右與驂乘皆其本分從軍則棄車與徒
步俱非所甘心疏語恐非詩指又衛士專主衛王故偁王之爪

牙集傳泛指六軍之士大全又錄朱善語㠯申之皆非是善謂六軍㠯衞王室不出征討蓋襲揚之水集傳之說已有辯見王風

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皆自道其苦所謂轉予于恤也有母不得孝養使之自主饔飧尤是恩恤之區甚者三章末句語意本無異嚴緝解尸饔句云我有母在當爲主饔㠯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與上句文義未順

酒食是議婦人之事故尸饔不言父而言母也嚴緝亦言有母則無父矣不已鑿乎況詩之作不專主一二人而言安得宣王爪牙之士皆無父也朱善泥嚴說遂謂孤子从征見所父之不仁

則无可笑㓜而無父爲孤謂三十以下者三十有室不名孤矣見曲禮鄭注詩詞中未有以見其㓜也且古有親者無昆弟不从征役之令矣不聞以無父而免之也

白駒

鶴鳴誨王求賢白駒刺王不用賢始不能求繼不能留王惪之爽有漸矣拒直諫聽讒言君子見幾當有拂衣而去者幽王之世尹氏虢石父及皇父等七子小人接迹於朝雖幽王之暗亦由宣王之弃賢有以致之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古聖王樹人豈僅爲一世計哉

白駒詩是賢人既去願望其來之詞非來而欲留之也縶之維之

㠯永今朝設言其來則當如此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言今此賢人於何遊息乎嘆箋云杳不知其所適思之甚也焉訓何於虔反後儒讀爲如字語直而義短矣釋文云焉於虔反又如字箋疏俱不用後音

白駒弟三章兩句一韻天嘆相協但思字複見自嘆詩恆有之無礙也朱子隔句協韻已屬多事又讀來爲云俱反與駒字協尤不可解首句韻自有三五句協之何必次句先協次句韻應協四六句何反舍之而協首句是隔句協韻之添先自亂之

賢人君子人閑之景星慶雲身所遊歷自然遠而有耀如玉之煇山珠之潤岸矣白駒賢人徒爲丘園之賁詩人惜之故望其來

忠也集傳載或說音賁爲奔訓爲來之疾云本之於王氏案釋文云賁徐音奔此又王氏之所本也元朗言毛鄭全用易爲釋豈欲以徐音破之乎啖隨曹憲注廣雅謂賁飾義夫當音奔則徐邈此音未必不與毛鄭同解也疾來義雖可通不如賁飾優矣

爾公爾矦逸豫無期傳疏謂責其不來言惟公矦得以逸豫自爾豈公邪爾豈矦耶何爲逸豫無反期也此解甚乎正詩緝云爾若爲公矦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蓋羨其退居之樂也夫得之楊用修集言宋人經義已佀是解藝谷蓋有所本矣集傳曰若肎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矦而逸豫無期恐礙於義佀

詩者何人乃能㠯公矦廢人邪果能之何不畱賢者使勿去也
詩記㠯此二句爲責杜佐之人則一章四句字不能盡一文義
未安
末章言白駒一入空谷不復返矣嘆我猶設生芻㠯待之誠恐其
人之悳美如玉也今其人固不可見寧獨音問之可傳乎萬
勿吝惜於此而有遠我之心也望之至也箋疏解生芻二句頗
迂拙集傳近之矣但語焉而未詳故更爲述之

黃鳥　我行其野

此二詩皆弃婦之詞也室家相弃由王失敎而嘆所㠯爲刺也朱
傳祖范氏黃鳥王氏我行其野之說俱㠯民遷異國釋之因篇中此邦

之人復我邦家是身在它邦語自歎古者士庶人得越國而娶此二詩之婦人當是自異邦來嫁者古注自通不必易也宣王末季雖多秕政當不至如幽厲之甚鴻雁矜人甫獲安堵何不還踵而流離失所乃爾魏之民猶有樂郊可適爲京之世反不若乎

黄鳥

孫奕示兒篇曰此詩黄鳥爲今之黄雀此妄說也假謂七八月間不應有倉庚自不知此鳥至寒始蟄秌日鶯聲山閒嘗聞之何得謂無況季夏初秌粱黍自可成孰今北方皆歎月令嘗黍在仲夏嘗穀在孟秌矣穀鄭注曰爲黍稷草仲夏所嘗蔡氏曰爲蟬鳴黍曰仲夏孰黄雀古通

名雀字夫佗鷇譛語雀入亏海爲蛤月令鷇入大水爲蛤指斯
禽也玆無㠯黄鳥名之者疏又㠯桑風黄鳥夫是黄雀尤誤案
左傳言三良殉葬杜文六秊之叓詩人覩物起興此皆安得有

黄雀兮

黄鳥無集亏穀穀字从木木名也莫我肎穀穀字从禾百穀之總
名也又善也皆㠯㱿得聲㱿苦角反喽則穀善之穀本偕百穀
之穀不偕穀木之穀也穀穀各一字埤雅乃謂惡木名穀猶甘
艸名大苦謬矣

我行其野

樗遂葍傳㠯爲託興箋㠯爲記皆傳義是也集傳釋爲賦體而演

其義㠯我行野中依惡木㠯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夫野中豈無嘉樹何爲必依惡木本爲昏姻而往託何云因惡木而始思之文義如此誠令人難曉呂記云惡木尚可芘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何等明順嚴緝亦同此意

言采其蓫箋云蓫牛蘈釋文徒雷反疏云釋艸無文案爾雅有蓫薚音馬尾又有蘈吐回反牛蘈即益母艸之紫蕚者詳見王風一同經字一合箋文嘫兩處郭注所說莖葉名狀俱與陸疏之牛蘈不符則詩雅所言定是別艸宜孔氏㠯爲釋艸無文也羅昺引此詩及箋語證爾雅之牛蘈謬甚矣又詩釋文蓫敕六反爾雅釋文蓫它六反字音亦不同

遂釋文云本又作蓄陸疏云今人謂之羊蹄案羊蹄本艸入本經下品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牛舌菜一名鬼目洪邁續筆以爲卽爾雅之苻鬼目然郭注所言莖葉及子皆與本艸羊蹄異非一艸一名蓄一名秃菜子名金蕎麥獨無牛蘈之偁惟鄭箋及陸疏謂之牛蘈陶隱居云今人呼秃菜卽蓄音之譌理或然與又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葉形名秃菜以治秃瘡名也鄭樵指爲爾雅之菲及藚者誤矣李又說其名狀云近水溼地極多葉長尺餘佀牛舌之形入夏起臺開萼結子萼葉一色夏至卽枯秋深復生莖葉陵寒不死根長近尺赤黃色

遂雖惡菜然陸元恪言其可爲茹滑而美曹子建著之於七啟夫

以爲佳味七啟云芳菰精稗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遂而云
遂與蓄同張銑注云蓄菜與葵宜於霜露之旨意蓄味本不佳
得霜而始美與本艸言其陵冬不死正霜蓄之義矣又案蓄當
作堇遂堇字異而音義同見廣雅夫見唇韻
爾雅有二蓄葉細而華赤者蓄蔓渠營切茅也葉大而華白復香者
蓄當音富也此詩采蓄箋以爲蓄陸疏夫同嘆陸又云其艸有兩
種葉細而莖赤有臭氣則蓄當之葉復有細大之分矣傳以蓄
爲惡菜應指細葉者
成不以富夫祇以異論語引此朱子用毛鄭義解之及釋詩則変
其新說以爲雖實不以彼之富而猒己之貧夫祇以新之異於

故自責人而不失忠畧之意也意甚美㦲太巧矣又詩本作成

論語引之作誠自集傳釋詩成字仍用論語誠義尤屬疏忽

斯干

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敘一家之說也而朱子總以爲疑新宮之名見儀禮燕禮左傳昭二十五年杜鄭兩注及詩之箋疏見由儀敘下皆以爲逸篇而朱子引李氏之說以爲即斯干詩於先儒所信則疑之於先儒所闕則實之意杜太畀而已

斯干攷室孫王述毛止言宮室鄭氏兼寢廟言後儒執禖記之文謂廟成則釁寢成則攷敘言攷室不得兼廟皆以鄭氏爲非㦲孔疏已有辯矣言攷之取義甚廣國富民安居室安樂皆是攷

義猶無羊云攷牧非獨據一燕會而已故無羊疏云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是爲攷牧然則攷室攷牧與禖記攷義自別然非燕飲落成之說也經典攷字多訓成宮廟既成謂之攷室牧事有成謂之攷牧云爾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美宣王豈反略其重者後儒執禖記之義卻違曲禮之文矣又劉向昌陵疏大寢廟然言與鄭說相符也嚴緝泥攷義爲落成因謂無羊之攷牧是佗牧養之牢而落成之夫落成者成室而飲酒於其中也嚴將謂宣王君臣羣聚於圈牢中而飲酒邪又引陳氏語訓攷牧牧字爲牧養之牢尤屬謬說牧字从攴普木切小擊也从牛會意養牛人也通用爲守養義而牧地亦可名牧若

俗以名牢則經傳無其文也又解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爲來歸於牢謂兩言來所以見牢之成是於經外彊生枝節矣伦詩之意祇牧人備職牛羊蕃息以歸美於宣王自豈區區頌一牢乎況來思果爲歸牢則下章兩言爾牧來思矣牧人亦牢居耶下文即繼以何蓑何笠以薪以蒸豈亦牢中事耶

斯干首章傳箋皆以爲興體澗水毛云干澗也喻王恩流行南山喻國用富足竹苞松茂喻人民衆多而佼好兄弟相好亦指民閒骨肉相親而言如此故能亦宗廟修宮寢也今則釋爲賦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爲近以義則古注爲優宣王舉廢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恩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

詩人發此興爲全篇引端自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晉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弟

毋相猶矣鄭改猶爲瘉義勝於毛毛訓猶爲道言毋相責以道也瘉乃詬病之義與好反一勸一戒相對取義較明劃矣猶瘉古音本同觀正月詩瘉與後口字協可見又瘉與媮偷鍮愉皆以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渝貐揄榆亦以俞得聲而夷由反諡信瘉猶同音鄭雖改字非毋因也集傳訓猶爲謀謂相圖謀義稍近與毛等或說改作尤亦取義與好反音與猶同自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猶載馳詩毋我有尤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尤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賁剝大畜蹇鼎旅六小象皆有尤字

舁疑喜之載等字協載音菑也无茲不同猶韻則破字均而鄙
爲當矣

斯干寢廟茲營椉成之說悉矣但取二三四五章經文分配兩意
恐非詩恉箋謂似續妣祖是大廟築室百堵已下是成寢攸芋
章則總言之而攸躋復言廟攸寧復言寢也嘆細玩詩語何嘗
有此乎營建宮室乃繼述之事則似續亦可指寢也鳧鷖詩云
來燕來處楚茨詩云笑語卒獲則居處笑語亦可指廟也拾級
登階孰非躋乎不必爲祭祀也薦馨受福獨非寧乎不定是燕
息也安得一一分配哉至破似爲已午之已釋西南其戶爲天
子燕寢之戶比於大夫一房之室戶則較偏於西比於宗廟路

寢之四戶則獨有其南尢爲穿鑿之見不如傳義之亏正矣

如跂斯翼翼指人之兩臂也毛云如人之企竦翼翕孔疏云如人企足竦臂翼翼嘆嚴緝云翼如論語翼如之翼取喻本極明徑歐陽訓翼爲敬禮有呂企足爲敬者亏迂矣嘆朱呂皆从之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毛韓兩家字異而義同毛云棘稜廉也韓詩棘作朸旅即反云隅也見釋文韓之隅即毛之稜廉孔申毛云指矢鏃之角爲棘蓋古有此名是矣毛又云革翼也韓詩革作翺說文云古翺切云𢧐也見釋文說文注同韓之𢧐即毛之翼兩家之訓相同可見其義有本也鄭訓棘爲戟謂如人之挾弓矢戟其肘訓革爲毛希革露謂此皆必張其羽翼固已迂矣歐陽又呂臆爲解白

棘急也革變也夫以急爲如矢行急而直猶可通也以變爲鳥
驚變而竦顧其迂不更甚乎
翬雉五色成章飛則尤爲絢爛斯干以比宮室固取其勢尤取其
文也箋云此章四如皆謂廉隅之正形皃之顯又云翬鳥之奇
異者顯與奇異定指翬之五色而言疏申之云翼言其體飛言
其勢恐非意不盡於此集傳以爲華采而軒翔庶得之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以正爲長冥爲幼鄭以正爲晝冥爲夜詩
備述室之寬明晝暇及人之長幼疏申鄭易傳之意允矣但傳
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正當擇善而从不必舍毛从鄭
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案

正字本釋詁文冥幼本釋言文釋言冥幼或作冥窈孫炎某氏皆訓爲深闇之義孔疏以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字不協故據王注述毛源謂正字冥幼俱用雀音爲毛義大可通也孔必欲讀字爲上聲者特泥於爾雅之文自爾雅正字與孟伯夀文𢘽刿斷不得讀爲平聲遂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皆本爾雅雅自爲字幼之字傳自爲字短之字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別也字言其堂𡡵之𡡵亘窈言其突奧之邃深意正相當矣

爾雅有二莞一莞芳麻切鼠莞𪏯注云大莞屬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一莞苻蘺其上萬音翮某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𪏯氏曰蜀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蜀方大名

蒲中莖爲蒻用之爲席是二莞別艸矣斯干上莞鄭云小蒲之席孔引爾雅苻蘺及郭注莞蒲語證之言莞與蒲一艸而有大小釋文謂莞艸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意與鄭異據箋疏此莞乃苻蘺據釋文此莞乃鼠莞箋疏之說巻矣鼠莞是莞類不得據莞名苻蘺有莞蒲白蒲之名元與蒲一艸故鄭以爲小蒲而集傳夾訓莞爲蒲席善會鄭意矣溝一之謂苻蘺即燈心艸誤甚徦特見釋文叢生形圜語自不知釋文所言是鼠莞非苻蘺也燈心艸宋開寶始載入本艸夾言其可織席及蔌嗾非鼠莞也鄭樵謂鼠莞是龍須但龍須神農經本名龍須郭注不應言似龍須矣李時珍綱目以爲別錄有龍

常艸佀龍須卽鼠莞又山海中經賈超之山多龍脩注云龍須也佀莞而細皆與爾雅注合又案莞有胡官古完二反字亦作

䟽廣韻曰佀藺而圓

載衣之裳毛以爲下之飾取習爲卑下之義鄭以爲晝日衣取當主外事王肅申毛云天下無生而貴者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斯義勝矣集傳曰裳服之盛也以裳爲盛豈目絺繡言與然古人衣必與裳俱雖燕私亦然不獨麗服也之子無裳則以爲恒矣惟童子不裳以便趨事自有裳何遽爲服之盛乎

裼傳云緥也韓詩作禘見釋文說文亦作禘裼禘皆它計切音替古音弢以爲音啻誤也說文从衣啻聲諧聲取其同韻自非讀如

啻也啻施智切與翅同音又案禮廣雅作禘注天帝切

臺笠

臺笠傳云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蓋蓑專爲雨設笠主於禦暑而遇雨亦用之故良耜傳云笠所以禦暑雨則兼言之矣又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是臺指蓑言與笠二物也康成謂以臺皮爲笠陸疏謂臺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皆與毛異恐未必然羅願爾雅翼辯之當矣其略云臺但可爲衣不可爲笠不應合臺笠爲一物也國語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注云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襏襫蓑薜音避衣也則

襏襫㠯莎艸爲之今人作笠夫多編筍皮及箬葉其臺爲衣編

之若申毿毿下垂則莎但爲衣不爲笠案羅說良是臺是艸名

而笠字从竹不从艸則古人爲笠用竹蒻不用臺明矣自鄭氏

合臺笠爲一物後人因别作薹字而訓爲笠誤㠯生誤也惟傳

義精確不可易又案蓑說文作衰从衣象形又作𧘵古文也後

俗爲等衰字用而蓑笠復加艸作蓑非古也又案蓑字玉篇有

素味素回二切廣韻云蓑艸名可爲雨衣素回音與衰近艸可

爲衣則莎也豈蓑字元讀如衰因㠯莎艸爲之故後人轉讀如

莎乎蓑从艸俗有从竹者誤

三十維物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疏申之云謂青赤黄白黑毛色

別異者各三十也五色各三十合之則百五十物上文黃牛黑
脣之犉特黃色三十中之一物自而其數已及九十牧事之盛
可知

衆維魚矣衆謂衆多言魚之多也鄭解衆爲人衆云人衆相與捕
魚迈矣傳云陰陽和則魚衆多然不以爲人衆也疏謂由魚多
故捕者衆衆殭通兩家之說自魚麗詩美萬物盛多獨擧魚爲言
此大以多魚爲豐年之應義正相符集傳以衆謂人也人不如
魚之多應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此尤不可解人如魚特人滿自
於年何與乎又人乃是魚一語猶劉子云微禹吾其魚乎云爾
見昭元年左傳此當爲洪水之祥何反爲豐年之兆

旐旟各是一物箋云籏旐與旟傳云旐旟所以緐緐是也上傳言
旟下並言旐旟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
一事也而兩言旣甚竿之旐旟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从文便
自緐維旟猶云緐裁旟旐維旟猶言旐與旟兩維字不必過泥
也朱子必欲齊以一律故人少旟多旐少旟多之說出焉
甚竿朱傳云旐郊野所建旟州里所建此錯舉周官司常大司馬
二職之文而各敘其一不知何意案周禮春官司常夏官大司
馬所頒旟物各異蓋司常所頒仲冬大閱之禮大司馬所頒仲
秋治兵之禮彼注云秋辨旗物冬簡車實以出車之旟則如秋
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車禮而旌旗不如出車之皆空辟

實也賈疏申其義以爲大閱是教戰非實出軍之法故謂之空
治兵是出軍之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長之空當避㤿實出軍
之法也二職旗物之互異其故如此今以旐旟二者言之司常
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謂
鄉之下次州又次黨又次族皆建旟又次閭又次比皆建旐遂
之下次縣又次鄙又次酇皆建旐又次里又次鄰皆建旟也此賈
公彥周禮疏之說也孔氏干旄詩疏則云族建旐鄙建旟爲異餘同賈孔皆申鄭互約之義大司馬云郊野
載旐百官載旟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
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
也疏謂鄉遂之正卒屬軍吏其羨卒使州長以下不爲軍吏者

將之公邑夫㒸其天地四旹之卿大夫屬各六十有遝當行者合此觀之是司馬之䢵已兼司常之州里縣鄙而野與百官又杜其外二職文義本不相倫豈得各取其一㠯相配乎朱子之引周禮誤矣集傳又云旐統人少旟統人多其說本於張子旱㒸統人多少之故非源所能知也㠯司常所須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旟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㠯大司馬所須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公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所鑿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旟之州里止當建旐之䢵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旐統人甚多而旟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二終

毛詩稽古編

PL
2466
.Z6
C4
v.4

毛詩稽古編卷十三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龎佑清龍廷氏校

[印]

節南山之什 變小雅

節南山

求車之家父非作誦之家父正義辯之明且極矣朱子猶疑其人之同異祇欲證此詩之作非幽王㫖意主於駮小敘自獨不思東遷後雅已降爲風哉劉瑾附咊其說謂隱三季尹氏卒即此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㫖此尤可笑隱三季左傳本作君氏卒君氏隱公母聲子也其言尹氏者公穀二傳之文自左氏親見國史所書又魯事必無誤二傳之言得於傳聞舛謬固

多其釋晉杜此文謂平王崩隱公奔喪尹氏爲主故書其卒夫隱公如周不見晉杜經經但書武氏子來求賻自賻禮尚鈙致其來求焉有奔喪二傳之不足信明矣豈可執以爲據哉況如瑾意必謂爲周背不得有尹氏而凡言尹氏必是一人嘫後可也則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常武亦東遷後作邪晉杜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二百二載矣亦可合爲一人邪何弗之思也瑾又謂喪亂卒斬鞫訩大戾等語皆亂亡以後之詞殊不知古注本以喪亂爲疾疫卒斬爲諸侯自相殘滅訩訟爭戾爲民俗之不善未嘗謂王室亂亡也後儒自誤解自反執此以疑經乎且古人稍見亡徵即極口言之如祖己曰天旣訖

我殷命微子曰殷家喪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此皆紂末亡也又況幽王皆不脩政敎而已饑饉寇盜癘疫流亡戎狄侵陵諸侯背叛蓋大多有觀周語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與大雅瞻卬召旻二詩所云及小雅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敘可見必以爲東遷後作不已固乎

節南山近世鮹凡夫以節字爲𡴀字之譌(𡴀子結切)此有理也𡴀省作卩卩又譌作節自說文𡴀字注云陬隅高山之卩也與毛傳高峻義元不相背釋文云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凡三音并如字乃𡴀之音也後儒轉讀爲截音詩詁家以池陽巀嶭(五葛反)山當之誤矣漢池陽縣爲今涇陽縣在西安府北五十里而巀嶭

山又杜縣北七十里古鄗京杜今咸陽縣啚南咸陽縣杜今啚
安府啚北五十里詩言南山明是鄗京之南安得遠指池陽北
之巀嶭邪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何弗攷也又禮記引
此詩朱子章句訓爲截然高大皃誤截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
音截非訓截也
𢝊心如惔釋文云惔說文作炎才廉切孔疏亦云今案說文引詩
作𢝊心炎炎不作如炎其惔字注引詩𢝊心如惔與今詩正同
又注云惔𢝊也徒甘切炎小爇也直廉切二字音義各異𢝊心
炎炎佀別是一詩但孔陸二家所引同不應倶誤豈古本說文
元作如炎而炎炎乃韻譜之譌乎

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以爲皆不甚通或說出蘇氏以實爲艸木猗爲長茂呂記嚴緝皆从之劉瑾又以我落其實淠澳詩綠竹猗猗爲實字猗字之證殊不知猗訓爲長可言艸木之枝葉不可言艸木之實若竟以艸木爲山之實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實之義杜注大云吹落山木之實非洒指艸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以爲不甚通也

案實字毛鄭皆訓滿猗字毛訓長鄭訓茂毛謂南山高峻而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艸木之長茂與大師尊盛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鄭謂山既高峻又有艸木平滿其茂猗之畝谷使之齊均與尹氏既尊顯大當以政教養育民反使之齊

均與蘇說併未明順吾寧从古

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昦俗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言不善弔昦天也後儒據成七季襄十七季左傳引此詩改爲愍恤之義咲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愍恤者杜注之說自未必竝明本意也

弗躬弗親弗問弗仕古注目幽王得之敎王躬親機務問察民情欲其自爲政也自爲政則尹氏不得專恣矣下章不自爲政王肅吕爲政不由王出意正相應蘇氏謂尹氏付政婣婭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擅權反敎吕躬親問察哉

勿罔君子箋破勿爲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其上比傳

義爲徑捷小爾雅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也
昦天不傭傭訓均毛傳與爾雅同釋文云敕龍反詩雅同說文云
傭均直也余封切案玉篇傭恥蕊切均也直也又音庸賃也嘫
則偺爲賃義故轉音庸自徐鉉以庸音施於均直恐非是空以
釋文爲正
爾雅云訩訟也說文訩作詾云說也省作訩毛傳訓訟與爾雅同
集傳訓爲敵不知何本
俾民心闋傳云闋息也案說文闋事已閉門也事已閉門其息之
旹乎叓偺之爲止爲盡爲終爲曲終皆不離息義莊子瞻彼闋
者虛室生白釋文引司馬彪云闋空也蓋指室之牖始反偺閑

門義

正月

傳云癙痒病也爾雅同舍人云癙癵力專切瘇痒皆惡德之病孫炎云癙者憂之病癙字不見說文與之與痒俱諧聲非取鼠羊爲義也宋劉彝曰鼠病而惡出於穴內人所不知殆是臆說

民之無辜四句申言上無祿也毛㠯爲無辜而役於圜土則爲臣僕鄭㠯爲王刑殺不辜并及其家之賤者說雖不同總是言王之濫刑非言國亾而身爲臣虜也念我無祿指己身言亏何从祿指天下言亏何从祿即無祿意非言國亾之後从它人受祿也瞻烏爰止亏誰之屋謂別歸賢君嘆夫預計之詞㠯詩人語意本有

層次集傳曰無辜之民俱被囚虜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
烏飛不知止於誰之屋也六句一意複甚矣況謂被虜爲受祿
可乎

中林空有大木而維見薪蒸喻朝廷空有賢者而但見小人韓詩
外傳亦云言朝廷皆小人也蓋毛韓同解矣朱傳以興分明可
見之意與刺者義何關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侮慢元老妄信徵祥也具曰予聖誰知烏
之雌雄言君臣皆自聖賢愚無別也意分兩層此毛鄭之說後
儒莫有易之者惟集傳曰謫言如此而王莫之止及詢之故老
訊之占夢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不知自

㠯爲聖者是何人指王兮指故耇與占㝱兮故耇本言名何得改爲詢兮旣自謂聖人正當自負知言何㠯言之是非反不能別兮文似順義實乖矣

胡爲虺蜴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詩緝辯之謂蜥音析蜴音亦陸氏誤㠯蜴爲蜥也信矣唉說文引詩亦云胡爲虺蜥是古本多有作蜥者意釋文元本本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後人傳寫據今本爲正𧱓互易蜥蜴兩字㠯致音與字違嚴氏反譏陸誤殆未之思也

箋疏㠯虺蜴見人而吞喻民閒王命而逃朱傳㠯虺蜴爲毒害人之喻義相反而皆通王氏㠯虺喻害人㠯蜴喻畏人一語而

分兩意鑿矣
蠑螈蜥蜴蝘蜓守宮爾雅以爲一物蠑螈說文作榮蚖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在艸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本艸又有石龍子亦得守宮蜥蜴之名陶隱居辯之以爲有四種蛇醫一也龍子二也蜥蜴三也蝘蜓四也崔豹古今注謂蝘蜓守宮龍子爲一物其長細者名蜥蜴短大者名蠑蚖蛇醫蘇恭本注以龍子蜥蜴爲一物蝘蜓蠑螈爲一物蘇頌圖經以在艸澤者爲蠑螈蜥蜴在屋壁者爲蝘蜓守宮諸說紛紛皆未得其眞今參以毛傳陸疏之說則蜥蜴卽石龍子其在水者名蠑蚖又名蛇醫蝘蜓卽守宮在屋壁閒形皆相類而小異故爾雅合四名爲一物

也兮之則蝘蜓守宮爲一物蠑螈蜥蜴爲一物石龍子又名蜥蜴守宮者又爲一物其爲種凡三矣說文之榮蚖水蜥蜴也正月詩虺蜴指此杜䖝者則兼乎水陸焉

說文云坂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正月箋以阪田爲崎嶇墝角之處其山脅之謂乎啖爾雅十土可食者三而阪與原隰竝列焉阪之不如原隰者止以坂陀不平耳詩名爲田則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苗得生之

執我仇仇不我力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云皆傲慢賢者毛鄭釋詩大同蓋古義相傳如此集傳以執我堅固如仇讎啖夫詩言仇仇何嘗言如仇乎古人用重語多離其本訓此篇之

京京瘐瘐蔌蔌皆是況執留之固夫是美意何至以仇讎比之
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二語
爲據通義辯之謂西周亡後不即東遷引左傳攜王奸命見昭二十六年語及汲冢紀年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事證之而以此詩爲作
於東西周之交案犬戎入周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明年辛未
乃王始徙都洛邑則謂西周初亡未即東遷信有徵矣但以此
詩之作在西周既亡而未東遷之時恐未必然也夫赫赫宗周
褒姒威之何害爲西周未亡時語邪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伯
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爲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
伯引檿弧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則周

之必亡而亡周之必爲褒姒當旹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滅周之語獨不可著之於詩乎況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旨酒嘉肴有屋有穀等語顯是荒君亂臣奢縱淫泆燕雀處堂之態若犬戎一亂玉石俱焚此輩已血化青燐身膏白刃尚得以富貴驕人哉

九章三載字惟爾載釋文才再反因此載指車中所載之物故異其音自旣載之載不過與覆載字同義朱傳亦音才再反誤矣下章不輸爾載與上爾載同朱傳無音而有協亦屬疏忽

輔字雖从車旁然製字之義與車無涉說文云人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僖二年注云輔頰輔車牙車也其从車旁者取義乎牙車

矣故字亦从面作酺見易咸卦釋文云輔虞作酺噉則頰車乃
輔字本義惟正月詩乃弃爾輔嫥以車言毛鄭皆無明辯孔疏
釋之云爲車不言作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
以防輔車蓋俗近事揣度而爲此說也攷工記言作車之制甚
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確指爲何物矣韻會
云車兩旁木曰輔此特據孔疏語爲故實也正韻曰車輔夾車
兩旁木又頰顴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反以車木爲本義而俗
爲頰車誤矣

昏姻孔云傳訓云爲旋案云卽古雲字也說文云雲古文省雨作
云又作𠄔象雲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自其以云爲言義乃

偺也趙凡夫謂經典云字本皆言字言字艸書似云因而致誤此未必然埤雅白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暢毛指矣左傳鄭游吉引此詩而白旨不離矣其誰云之襄二十九年以云爲歸附夫取旋義

說文有椓字無㧻字玉篇二字竝收書劓刵椓黥詩椓之丁丁天夭是椓昏椓靡共俱从木韻會以說文椓字注訓㧻又引詩天夭是椓誤矣

君子安居人上其高明廣大之氣象雖貧賤仍自若也小人安杜人下其猥鄙瑣陋之情態雖富貴夫不改也正月末章佌佌蔌蔌語可謂善於體物

十月之交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詩篇第在菁莪後六月前毛公移置於正月篇下併改詩敘刺厲爲刺幽其說甚謬蘇氏駁之逸齋又據經文證其五妄允矣源亦謂厲幽均無道而其實有殊厲乃虣君幽惟昏主虣君重斂煩刑而政由己出臣民尚知悚懼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畏伐去其三子王號則流彘以前威福尚未去也昏主荒沈酒色置政事於罔聞致姦宄之輩弄權植黨蔽主虐民甚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是也皇父就封於向挈其百僚以行翦廷爲之一空目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之昔其敢爾乎厲王之虐能懾遠裔之彊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況皇父作都徼

民牆萊民田隸惡奄忌眞壽國之渠病民之曾流彘之役民當并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大子靖尚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抒者宣王中興自當順民所欲不復錄用其後乃征徐之舉曾命皇父爲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皐人之子弟使與忠貞之名穆公同執兵柄不幾拂民心隓俗墮士氣乎由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者之後人仕於幽王之世而不亨絕其肯裂一如吉甫之後有師尹申伯之後有申侯云爾而趣馬之蹶爲韓奕蹶父之後可知矣仲達爲鄅氏左袒勿證十月之交爲厲王詩至引中侯擿雒貳之文以助其說中侯白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杜相又白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

濆納小人家伯罔主畀載震謂文至厲適十世刾豔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濆卽此詩川灊山崩也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刾川灊山崩卽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又孫毓詩評疑褒姒生於龍妖不應有七子之親姝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褒人之族卽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因褒姒而進乎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蝕之孔疏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校此辛卯日蝕者吾又顧其白偉云虞劇推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大衍歷以爲唊以授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在

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蝕限余案曆書日蝕議言漢世大
儒皆以日蝕非常闕而不論黃初以來始課日蝕疏密至張子
信而益詳空乎辛卯日蝕漢世無攷也仲達生於曆初不見大
衍歷議故不以虞劆之言爲然自與之歷家推算之法至後世
而愈精故漢以前日蝕之差以日計曆以旹計宋元以刻計今
以分計并白博極羣書尤精於天文歷象而攷據詳慎悉本經
史觀所箸司天攷可見其言信而有徵矣又孔疏言王基謂此
交會杜并味之旹而較之無其術以孔之右鄭欲證此詩爲刺
厲而不能以王基之說爲然則杜幽之無疑
朔月辛卯朔月猶月朔也今本集傳作朔日當是傳寫之誤案禮

記玉藻凡月朔皆稱朔月論語夫以月吉爲吉月古人多倒語奄足異也魏鶴山箸正朔攷謂十月之交乃是夏之十一月爲周正朔之月故以朔月以證周之不改旹月此眞奄稽之論況交乃日月之交會非兩月之交也併誤解交義矣補傳又謂詩於夏正皆言月於周正皆言日此夏正故言朔月斯尤爲妄說詩以日紀月惟豳風七月篇自以日陽月陰取義非以夏正爲別也夏之三月於周爲夏而非旹如夏正必言月則載陽之月乃夏之旹何以夫言日乎又如四月篇之烌日若以周正言則午未申三月也其寒日則酉戌亥三月也申月以旹安得百卉具腓亥月以旹安得飄風發發乎

辛卯日蝕歷推當在六年川震山崩據國語在三年史記本紀在二年震電未知在何年與非必一年事也詩因日蝕之異而侈舉數從前災變言之自朱傳將震電川沸山崩俱指爲十月事不知何據原其意特欲以非常而雷電證十月之建亦自嘆古太平之世雷不驚人電不眩目幽世之震電必有過常者當時以爲異而詩人以爗爗表之異在過常不在非時也況川沸山崩豈必在十月方爲變哉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周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也孔氏以爲沸騰者沸出相乘陵是水盛洶溢與震異又假言三川震是歲即竭尤非沸騰又百川與三川不同詩所言自是厲王

旨事斯膠滯之見已地震則水溢勢所必然何得謂沸騰非震

震旨則沸騰震後則又竭正杜一歲中自何害爲一事三川韋昭注云涇渭汭也嫥舉其大百川兼目其小大水泛溢小水豈得安流詩

與國語文異而事同也疏彊分之固甚巳

爾雅山頂冢崒者厜才規反鄭箋作崔㕒五規反鄭箋作嵬正釋詩山冢崒崩之

文言山頂之巉巖有崩落者也鄭箋依此爲說疏申之云徐邈

吕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不應天下山頂盡崩故鄭依爾雅訓

崔嵬據此則子恤反非爾雅義也爾雅釋文云崒子恤反詩釋

文云崒舊徂恤反宜依爾雅子恤反是陸吕子恤反當崔嵬之

義與孔異而孔得之

蹶維趣馬周禮趣馬下士鄭箋誤以爲中士孔疏辯之甚明顏師古漢書注朱子詩傳皆襲鄭之誤

小雅言豔妻猶大雅言哲婦以豔而性哲各舉其一以目之自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是也孔謂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而以鄭爲后姓剡之說爲是迂矣美色之偁既非所加於王后獨可偁妻偁婦乎

抑此皇父鄭云抑之言噫釋文云抑徐音噫瞻卬篇懿厥哲婦鄭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申之以爲懿噫音義同又楚語懿戒韋昭讀懿爲抑蔡邕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孟蜀始改意爲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故徃徃通用

曰予不戕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曰鄭爲改字案此詩毛無傳王述毛作臧孫又曰戕爲鄭改則古經乃臧字矣孔疏用鄭述毛而不抒王說殊爲疏漏

黽勉密勿侔莫文莫皆自勉之意黽勉从事韓詩作密勿語異而義同也晉欒肇論語駮云燕齊謂勉彊爲文莫今語猶啖方言云侔莫彊也北燕之外郊凡言努力謂之侔莫蓋四者因相佀義夫通矣方言又有薄努勔釗勖茲之偁夫爲勉義

從王事而不敢告勞臣子之分也所惡者讒口耳劉子政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譖因引此詩向引此詩作密勿從事當是韓詩意正與箋疏同朱傳訓從事爲從皇

父之役誤矣皇父之徒正劉向所謂衆枉自豈從其役哉求媚於權門而不得因爲此怨詞成何品行而夫子錄其詩乎下章我獨居憂又云皇父病之所見尤小矣

噂沓背憎傳云沓猶沓沓案說文云沓語多沓沓从水从曰徐鉉云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此足暢毛恉矣又案板詩泄泄孟子以爲猶沓沓尤取襍沓競進之意小人爭先獻媚每有此醜態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以爲息緩悅從則反其義矣又釋文云噂說文作僔云僔聚也今說文噂僔二字皆引此詩噂注云聚語也僔注如釋文所引

雨無正

詩篇以意取名者雨無正蓼伯常武酌賚般凡六而雨無正之名尤難解敘云雨無正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箋疏發明其意以為王之教令甚多而事皆苛虐非所以為政之道意始曉然敘語簡質詞指艱深古文類多有此朱子譏其無義理不已過乎又永叔謂此詩七章無衆多非政之義與敘絕異所當闕疑源謂敘此詩者解命題之意原作詩之由如是而已所云衆多非政乃謂詩意此而作非必詩中語悉不離乎此也首章言刑罰不當蓋犬無政之義下多及人心之離忠言之蔽仕進之危又極其敝而言之何嘗非衆多無政意乎且使敘果出漢儒手何難依傍經文為明白易曉之

語而故顯晦其詞開後世以疑爲乎觀此敘愈信其來之古

雨無正首章古注謂天本浩浩廣大王不能繼長其德毛云駿長也致天降此饑饉滅國之災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威恐天下其災更有甚者將及王身王不慮之圖之舍毛云除也彼有辠而伏其辜者不如刑戮其無辠之人反牽連相引而徧得辠皆刺王之詞也集傳用蘇氏之說全以天變言謂天不大其惠而降此災如何不圖慮而爲此乎彼有辠而饑饉旣伏其辜矣此無辠而亦亡則如之何源謂詩人刺厲不得竟爲怨天之語刺詩之作原以諷切當世俾聞之者因之省悟自語語怨天豈欲天之省悟乎況使荒主厲臣得委其責矣此章上五句箋疏稍爲煩碎其解弗

慮弗圖㠯下不可易也嚴緝从古義得之

箋疏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爲三義喪也饑饉也斬伐也朱傳總之

㠯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夌者伀詩㠯責夌者又謂正大夫

離居是因饑饉而散此必無之理也離居者自爲遠禍計自見

幾高蹈𢶡下僨則可非大臣所當爲故詩人譏之豈因饑饉而

夌乎身爲王臣家有采邑尚不能餬其口豈散夌之後反能免

其窮困乎

首章釋文云旻天本有伀昦天者非也疏云上有昦天明此夫昦

天定本伀昦天俗本伀旻天非也孔陸意异而孔得之伀旻天

者因小旻首句而誤自𡑞雅云幽王旹始白昦天疾威繼白旻

天疾威夫據孔氏說今注疏集傳經文皆作旻惟石經作昊朱子因周宗旣滅一語疑雨無正爲東遷後詩劉瑾又附咊之謂正大夫離居及爾遷于王都之語俱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隨王遷若使幽王尚在不應言周宗旣滅太而挽之當曰還曰歸不應言遷于王都以證此詩是東遷後作俱矣而實非也大桀雖失德要未亡也而五子曰乃底滅亡紂雖無道殷未亡也而祖伊則曰旣訖殷命古雖昏虐之辭其諱言夫不若後代之甚卽如伯陽父史伯論周之亡皆直言無隱此夫幽王之旹也何嘗以不祥語而不出諸口乎況周宗者以周室爲天下所宗也幽王昏虐諸侯不朝天下無復有宗周者謂之旣滅夫

室至王肅述毛㠯爲先王之法有可宗之道幽王弃之故曰旣滅取義亦優是旣滅語不必待東遷後方可言也又離居出居正與十月末章我友自逸意相合大抵幽王旹見幾之士多有去國遠害者鄭桓公王室懿親官居司徒尚寄孥號鄶爲逃死之計其屬疏而在下者可知也去而復來固當曰還曰歸而言遷亦奄不可因一字而疑之不幾㠯文害乎至謂東遷之際羣臣懼禍不隨王遷此尤必奄之事鎬京宮室爲禾黍矣犬戎復出沒其閒羣臣不歸東都將安歸乎羣臣非王戚卽世族也從王有禍從犬戎反奄禍乎左傳襄十一季周伯輿之大夫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則從遷者亦不少矣又曰若華門

圭竇其能來東底乎則當日人情但有欲從王而力不能達者必無能從而不欲者也譬宋之南遷也中朝舊臣類皆跋涉千里求故主而事之古今人情豈甚相遠乎又篇中語有斷不可通乎東遷後者首章之若此無辠淪胥以鋪次章之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是也乎雖昏暗之君不至若幽之無道況太國之初人心未固何敢淫刑以逞且肆行惡政哉

周宗宗周見於經傳者不一在鎬周則指鎬宗在東周則指王城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

聽言則荅與桑柔篇聽言則對其義一也鄭箋以此爲可聽用之

言假爲道聽之言又以畜爲距違以對爲應畜語同而解異蓋

矣當以傳爲正

聽言則畜譖言則退毛傳云以言進退人也疏申其意曰王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則應畜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蓋責王也朱傳以爲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畜之而已不敢盡言譖言及己則退而離居責其懟嘆於王也如朱說則聽言是己之言譖言是人之言兩言字不應異解畜字內亦無不盡言之意王信讒言雖欲不退亦不可得何謂懟嘆此於義皆難通也呂記用其說嚴緝稍易之嘆不如古注之當

五章毛傳以哀哉不能言爲哀賢人不得言以智矣能言爲可矣
其所謂能言夫白其所謂則僅見許于俗人彼非賢者箋疏申
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指古未有以巧言爲善
者虞書與令色孔壬竝偁周書亦與便僻側媚類舉小雅巧言
篇亦云如簧厚顏而孔子无惡之屢見於詞豈有反用爲美偁
者哉表記詞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之於傳聞自
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譖小人
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譖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自杜
注謂叔向昔詩義如此亦未必然蘇氏云言之忠者其所謂不
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其之所謂能言也得之矣

小旻

潝潝訿訿朱傳用蘇說㠯相味相詆解之蓋因翕是合義訿是毀
義依傍而爲此說也詩義絕不嘫毛傳云潝潝嘫患其上訿訿
嘫思不稱其上爾雅云翕翕訿訿不供職也夫人臣之職當竭
力㠯效用於上而精白無私㠯當上心今不惟不爲上用而反
爲上患不惟不能稱上意而又故與上違㠯思爲不稱故謂之
不供職也雅與傳絕相發明孔疏㠯縛權爭勢爲患上背公營
私爲不稱邑嘫

國雖靡止民雖靡膴毛訓靡止爲小靡膴無訓王肅述毛訓爲少
鄭訓止爲禮膴爲法小與少禮與法兩家字訓義各相配孔疏

申毛旣以靡止爲小矣及訓靡膴又取箋義朱傳以民雖不多訓靡膴用王說矣則以靡止爲小可也乃以國論不定釋之義互相參差矣又案釋文云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㗖則王以爲少蓋本韓詩

毛傳釋小旻卒章用不敬小人則危殆之意本於荀子狎虎語荂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並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指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首五章皆刺者之語末一章獨爲自警之詞蓋先言小人謀議不臧譏王誤聽因又自言當明哲保身未可攖小人之怒文義正相合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

毛詩稽古編

毛師弟同堂異詩說應得之面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苟果斷章毛豈不知而用爲正解乎

小宛

小宛刺幽王解者紛紛朱傳盡埽諸說定爲兄弟相戒之詩合之詩詞甚爲相侶獨天命不又一語綴屬難通朱傳曰各敬愼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不懼也惟天子受命於天自大夫戒其兄弟可妄偁天命乎下復云昔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昔以爲戒仍不能脫刺昔義矣

氓之鳩小宛之鳴鳩如爾雅之鶌鳩鶻鵃也傳亦云鶻鵃釋文云鵃陟交反字林作鵃是鵃鶻形異而音同矣亦作嘲鳥鶾鳴白

鶾夜鳴白唊禽經林鳥鶾鶾水鳥夜唊是也鳴鳩好鶾鳴矣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鸒鳩左傳之鶻鳩司事皆此鳥陸元恪呂爲斑鳩非是埤雅及爾雅疏辯之甚明呂記朱傳皆誤

呂小鳥不能戾天與小人之道不能成高明之功者毛氏之說也呂小鳥尚思戾天與王不能自彊鳴鳩之不如者歐陽氏之說也二說雖相反而取義實同然案鳴鳩即莊子之鸒鳩所謂決起而飛搶榆枋旹則不至而控於地者乃斯鳥矣焉能戾天乎則毛傳之義爲允又案許叔重謂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許讀詩而未究其指故有此誤自本艸言鳴鳩杜淺林閒飛翔不遠當得其眞又與莊子及毛傳合不謬矣名物

疏辯之大同鄙意

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螺蠃負子興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繼采菽意似之繼負子意此大彊爲分配語自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

式穀似之詩詁以似爲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爲能治者繼而有之案詩中似字多與嗣通此解旨得之又此章以上四句與此二句文義各相舉采爲采菽負爲負螟蛉則似之大當爲似爾子謂嗣有女之萬民耳鄭云似蒲盧之得子始未然

螟蛉尺蠖與蠋皆不能穴木惟杜樹上食葉尺蠖似蠋而小行則

首尾相就詘而復伸螟蠕又名尺蠖而青小至夏俱羽化爲蛾
蜾蠃雖名土蜂然爾雅云蜾蠃蒲盧又云土蠭則二蟲也蜾蠃又
名細腰蠭又名蠮螉入神農經下品土蠭則見陶氏別錄郭景
純曰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此也其細腰蠭則陶隱居言
其雖號土蜂不就土中作窟但摙土作房者也
爾雅蜾蠃蒲盧注云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詩毛傳及釋文並
說文同是一蟲而四名也宋彭乘箸墨客揮犀謂其類有三銜泥營
巢于屋壁閒者爲蜾蠃穴地爲巢者爲蠮螉巢于書卷及筆管
者名蒲盧蜾蠃蒲盧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蠮螉惟捕蠨蛸與
蟋蟀彭蓋以地中之土蠭爲蠮螉也至巢于書卷筆管及屋壁

者故是一蟲自蜾蠃蒲盧爾雅毛傳說文皆㠯爲一物必無誤
也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我我王也蓋斥王之與羣臣勤勞於政
事日有所往月有所行無止息也歐陽及王氏皆訓爲日月之
行甚速與論語日月逝矣同義則我字爲贅矣
哀我殄寡宜犴宜獄言爽敲之由政㠯賄成窮盡寡財之人無辜
被繫在上反謂之宜故可哀也歐陽氏謂因窮寡而爭訟云宜
者言其勢不得不然夫致民窮寡雖由上之无道然君子樂道
安貧自應處之泰然何至爭訟哉惟無知小民窮㠯致濫容或
有之自歐陽㠯此爲宜恐非詩人之恉

小弁

小弁詩朱子注孟子純用敘義及爲辯說則又疑之曰詩與傳皆無據豈因趙岐注及王充論衡皆指爲伯奇事故裵回無定見邪㕓二雅所咏必有關于王朝得失吉甫父子私家之事未必入雅

弁般槃盤字異而音義同皆借用爲樂意弁彼鸒斯言鳥之樂與己之憂也集傳曰弁飛拊翼皃未知何本

小弁四章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韓詩外傳引此亦云言大者無所不容毛韓異家而同義矣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一太子使之如舟流之靡屆

曾栖淵之不如詩人㠯此託興直是觸目傷心放子孤臣情事
應侖朱子論興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倂略而弗求參
合讀詩者潾奄觀感

析薪扡矣說文杝从木也聲音豸玉篇夾嘰釋文扡从手也聲音
侈音隨形畀其義則同集傳字从說文音从釋文夷之矣黃氏
韻會辯此甚明而正韻仍襲朱傳之誤近日俗下書有字彙者
辯詩杝字从木不从手役未見古注疏也又案扡字夾作扡拸俗

佗扯

巧言

小雅多呺天之語如昦天不傭昦天不惠昦天不弔浩浩昦天如

何昊天昊天已威昊天大憮之類天字皆稍斷當云昊天乎葢吁而辯之也古注本如此今皆以爲歸辜於天則非刺旨也乃刺天矣恐無是理

巧言首章兩憮字上憮毛訓大下憮無傳鄭兩憮皆訓傲兩憮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憮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矣朱傳從毛訓大其釋已威大憮云昊天之威已甚矣昊天之威甚大矣二句意兩分不應下句又屬威字

爾雅云愼誠也詩愼字毛鄭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愼爾優游及愼其相猶可釋爲謹愼至巧言兩予愼非誠義莫通矣朱傳改訓爲審可謂巧於諧俗

愘僭二字呂記作愘作譖與諸本異案愘字本爾雅注𪗆引此詩譖字
與僭同音失作不信解則从心从巾从人从言皆可通也但譖
字不應讀側蔭切自又畀天大愘注疏本作大釋文云大音泰
本或作泰今呂記朱傳嚴緝皆作泰
譖始既涵僭字本訓數音朔𪗆訓不信涵字毛訓容𪗆訓同釋文云
僭毛側蔭反𪗆子念反涵毛音含𪗆音咸皆音隨訓異不可溷
也近世僭字皆作不信解而仍讀側蔭切義从𪗆而音从毛恐
誤呂朱皆有此失惟嚴緝無音得之
聖人莫之毛以莫爲謀朱傳从王氏訓定案莫之訓定者當音貊
大雅求民之莫莫與赫獲協韻貊其德音左傳昭二十八年樂記引

詩貊皆作莫兩釋文皆亾白反又爾雅釋詁嗼莫字字亦與貊同訓爲定則莫貊同音可知此詩莫字協作協度豈同假莫乎釋文云莫或作漠或又作謨是毛之訓謀乃詩之本指漠謨二字爾雅皆訓謀矣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疏義甚矣心焉數之與出自口矣正相反君子之言必再三思惟心知其善然後出之故往來俱可通行小人之言但取口給不必由衷故敢爲大言以欺世知乎此可以得聽言之準則矣歐陽以行言爲道路之言而宋儒皆從之朱傳又以碩言爲善言此於心數及自口二語俱少義趣不如古注之優又碩本訓大轉爲善義殊費力

旣微且尰尰說文作瘇云从疒童聲籀文从尣作𡰥玉篇同又云或作尰案尣說文云𡯁布火切蹇也曲脛也烏光切从大象偏曲之形今監本从九作尰非是又案尰亦作瘇漢賈誼傳天下之埶方病大瘇

何人斯

蘇與暴箋云皆畿內國名疏謂蘇卽河內溫縣本於左傳杜注也成十一年而暴則未聞今案萅秌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旹鄭尙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地必近洛意暴亦東都畿內國與又案世本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攷暴辛公善壎蘇成公

善鰥孔疏皆斥其謬當矣㦤蘇暴二公之謚因此得傳於詩敘不爲無補

否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鄙符鄙反案箋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方九切當譖否之義符鄙切當情不通之義矣細玩箋文讀爲符鄙切者得之集傳曰爾之心我不得而知則否字成贅

俾我祇也毛曰祇病祈支反爲病則上章時病是蘇公自謂鄙曰祇止支反爲安則上章時病指何人而言鄙說優矣時祇皆擧見我上言一來見我於女何病下言一來見我於我得安也又悉自之時此詩及都人士之時毛皆訓病朱傳時訓怠歎時訓望各隨

文釋之不知詩之義離盡以文拘也又引易及字林三都賦證
望義嘆易之盱豫古注無訓望者至呂忱左思二人皆後于毛
疑毛而信呂左可乎
壎周禮龠雅皆作塤孔疏以爲古今字異案說文壎从土熏聲則
壎字較古矣又毛傳土曰壎疏以爲漢書律歷記文此二人各
述所聞自班書後出毛不得襲其語
爲鬼爲蜮蜮釋文或作域兩聲音域者短狐也韻會獨取或音謂卽
顏師古所云魅惑案文選東京賦注李善引漢舊儀東漢人衛宏著云
魊鬼也魊與惑古字通昔顓頊三子一居若水爲魍魎惑鬼師
古所云魅惑正指此嘆漢書人主之大蜮東方朔以比董偃宋

劉敞謂短狐淫氣所生朔㠯指傴正當不必遷就魅魊洵爲管論源夫謂短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詩人與鬼竝言若是魅魊則夫鬼自詩竝言之不已複乎黄說殆未㷁也又案文選魅鬼之蜮夫音域

有靦面目傳曰靦姡也活括二音釋文云姡面醜也說文夫同䟽引說文云姡面靦也與今本異未知孰是案箋云姡㷁有面目䟽云靦姡皆面見人之皃孫炎爾雅注云靦人面姡㷁又䟽語范蠡曰余雖靦㷁而人面哉韋昭注云靦面目之皃說文夫㠯靦爲面見廣雅又訓姡爲靦皆不及醜義況經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自竝無可醜之意也今本說文必

有誤當㠯疏引爲正

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言有面目則非鬼蜮也與人相視方無竆極豈能終身不見我蓋㠯收全篇之意也案此詩八章言詞煩複與其指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肯四章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其爲飄風皆怪其不來見也五六章兩言壹者之來望其來見也此說鄭七章與之㠯詛大欲與之相見面釋其疑也末章又言除是鬼蜮則不可見女靦嘫而人面終有相見之期今之不來見何爲乎彼反側而抱愧於心所極難者見面自必欲與之相見彼將無地自容正所㠯竆極其情也而絕之之意不言可知矣

巷伯

周禮內小臣奄人而併上士是奄官之長故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奄豎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併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巷伯已夫據吳朱傳又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竝列于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

巷伯詩是本爲寺人又被讒譖而作朱傳以爲遭讒被宮故作此詩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自今案毛傳以經文侈兮侈之言是必有因而益大之義必因小嫌構而成辠作詩之人當自謂避嫌之

不審故引二人之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嘆人不可戶說是避嫌之不審也必若魯男子閉門不納則避之審矣疏以爲止證避嫌寺人奄者所嫌不必因男女是明以遭讒爲旣宮之後也又末章毛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後宮則踐刑之旹尚未爲閹安得自偁寺人邪以此傳之言合之首傳則知毛公意中未必如朱子之說矣至班掾比史遷於巷伯止以同是閹者又皆有傷悼之詞故取以相方自非謂兩人皆遭讒而被宮也況子長之腐刑出於帝意玆非因譖而嘆此兩者皆非所據矣集傳於篇末引楊氏語以爲說不同而亦有理殆亦不安於首說乎首章萋斐正言貝錦次章哆侈正言南箕一是形容其文彩一是

形容其張大集傳訓萋斐爲小文皃哆侈爲微張皃謂由小文而成貝錦之大文由微張而成南箕之大張以喩緣飾小過致成大辠說雖巧恐非詩意也夫貝錦出於人工其文固積小以成大南箕縣象於天有一定之形何得云由小至大乎案朱子之爲此解者殆因鄭箋箕星踵狹舌廣語謂踵狹是微張舌廣是大張而成箕也豕幷萋斐二字亦依此立說自殊不知傳訓哆爲大侈爲有所因故鄭以箕星踵狹舌廣是舌因踵而益大申明傳義則哆侈句已兼踵舌義矣安得分哆侈爲踵狹成箕爲舌廣耶至於萋斐傳訓爲文章相錯明就已成之錦言與有因益大之義絕不相關小文之解尤爲穿鑿

哆兮侈兮詩記載董氏逌語謂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說文作誃兮哆兮詳其文義蓋謂誃字聲音讀如搘又謂如詩之侈非謂詩作誃也董誤解說文義矣

緝緝翩翩釋文云緝說文作咠案今說文引詩云咠咠幡幡不獨咠字異而幡幡亦與下章相易其以咠咠爲聶語又與毛傳口舌聲義別其三家詩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三終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鞴廷氏校

谷風之什變小雅

谷風

維風及頹傳云頹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風薄指頹風相扶指谷風也頹風爲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㠯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譏其㠯焱釋頹誤矣傳語簡賅豈可㠯粗心讀之哉

焱从下而上頹从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鼂𤩽因之自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𡁤也扶搖謂之焱卽南華之扶搖信从下而

上矣焚輪謂之穨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兮注爾雅者止因穨是下墜之名故爲此解嘫吕字義攷之穨从秃貴聲秃皃又㬥風也隤从𨸏貴聲下墜也說文玉篇諸書竝同俗通作頹是二穨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隤釋㬥風之穨矣毛傳風薄相扶薄當爲迫義谷風穨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相規切則惪業益進也疏吕風薄指穨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嘫也陸農師曰風之銳而上者爲焱風之旋而上者爲穨莊子曰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焱是也羊角即穨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然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

羊角蓋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正景純之誤

蓼莪

莪蒿蔚分之各一艸合之皆蒿類辯詳總詁蓼莪詩意主於分言則各一艸矣杜爾雅莪則莪蘿也蒿則蒿菣去刃切也蔚則蔚牡菣也埤雅莪俄而蒿直蔚粗而莪細形稍異矣蓋初無美惡之分朱傳云莪美菜蒿賤艸未知何據嚴緝據爾雅蘿之醜秌爲蒿及叚注疏蘿蕭莪蔚之類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秌老成則皆蒿之語以爲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秌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其取義優矣但

次章伊蔚終屬難通不如古注之當

視莪爲蒿猶云看朱成碧也恩恩之極精神憒亂之所致也箋疏

此解較爲乎正東萊謂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

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氏可通但匪伊二字爲虛設耳

大東

毛以首章爲興故述傳者言以待客之禮喩天子恩施之旱歐蘇

釋此謂先王之世侯國富足呂記嚴緝皆從之此賦而非興矣

集傳氏云興而絕無發明惟直錄詩語而於上四句中閒各加

一則字豈所謂全不取義者乎㩁簋有飧鼎有匕各一事祇言

乎矣言直各一義今乃曰有飧則有匕如砥則如矢是何理哉

飧匕恩施之畀也砥矢貢賦賞罰之均直也所履所視當總目此
而言鄭箋分飧匕爲所履砥矢爲所視近矣首章爲全篇綱領
下章所譏皆反此爲義而五章以下取譬不一則嫥刺曠官邑
以周之盛昔布德行政雖出於王亦由在位多賢克舉厥職也
幽王之昔皇父七子尹氏虢石父輩接迹於朝皆巧佞之徒貪
殘之子殫民之財竭民之力所謂君子者如此而在下之小人
又何所視乎詩人所以顧之而潸嘆也
小東大東箋云小大言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
政偏此解甚自嘆蘇呂皆从之今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失之矣
無浸穫薪毛訓穫爲艾則字宜从禾鄭云穫落木名則字宜从木

檴落爾雅釋木文陸氏艸木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从鄭說
也竊謂優於毛矣
鄭箋破經字爲後儒所譏啖如以人之子熊羆是裘改以爲周裘
爲求則非無見也以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裘
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自此詩傳寫之旨昧者一
槩加之其致誤邑有由也箋云周人之子周世臣之子孫退在
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疏引裳華敘棄賢者之類絕
功臣之世二語證之正相合
爾雅釋訓皋皋琄琄同鞙刺素食也夫以瑞玉爲佩傳云璲瑞也則居官
者也而不以其才之稱故曰素食箋疏用雅意釋詩本無誤後

儒易之未見其勝也
大東詩五六七章取興星漢詞意反覆皆以喻王朝官司虛列而無實用正與首章君子所履相首尾古之君子洽先王之道賤役乎均今之仕者反之故爲曠職也韓詩外傳以南箕北斗喻有位而無其事意正相同今皆解爲望天恤己不見恤而怨之之詞其說始於歐陽不如古義之正矣
報章傳云報反成章疏申之云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織女有副無東不見倒反是無成也義盡儘俗通矣集傳改爲報我之章未見其勝且人何恵於星而望其報我邪
服雖从月舟嘆製字之義會意於車說文服字注云車右騎所以舟旋其以車得

名者夾有二四馬外二爲驂内二爲服一也詩兩服上襄兩服
齊首是也兩較謂之牝服二也詩不言服箱是也箱言容物故
兩較之内故服箱相屬成文矣正氏謂服箱猶駕車而未傳從
之恐不如毛義之當
啟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爲一星毛傳云日且出則明星爲
啟明日既入則明星爲長庚韓詩云大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
見西方爲長庚史記索隱引此語廣雅云大白謂之長庚曹憲注謂晨
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三家之說相符不可易矣自
孔疏爲兩歧之解而後儒異說紛紛其圖無理者則鮑模分爲
金水二星而謂金杜日西故東見水杜日東故西見之說也夫

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扗日西行昏度則扗日東自如鼫
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集
傳皆指爲金星與毛傳合爲得之又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
啟从攴启聲教也明星義取于開依字當作启
畢有捄兔之畢傳取焉有祭器之畢箋取焉疏兼存二說又引孫
毓語謂祭器之畢取象于畢星而捄兔之畢又取象于祭器而
施网焉蓋右鼫也今無則嫥宗毛說
維北有斗朱傳兼南斗北斗兩說蓋因孔疏有箕斗並扗南方箕
南而斗北之語也案南斗與箕皆以初昏見於南方直是箕
西而斗東自箕爲南北之分雖有之嫌亦微矣況上章言東西

原以杜人之東西言則此章維南維北自當與之同意何偏以
二星相較而分南北源謂以北斗當之爲允

四月

四月篇當歔而行役之詩也韓詩止以爲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
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
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
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敍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
毓語謂從征踰時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又行
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閒而以爲刺孔
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之忽復闕二祭踰應多怨何殊

日寒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疏言敘傳不及征役則誠嘫
矣至謂一昔未久而引文王采薇詩相較則非也文王之出師
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雖久何傷至若幽王之無道不恤
下情當昔被役之人必有不能堪命者豈論昔之久暫乎一昔
不祭猶以爲怨則烝嘗兩祭俱廢其爲當怨不言可知詩語互
文相備往往有之矣敘傳雖不言征役嘫詩人託興恆據目覩
爲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
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于棐欲其如晉請
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踰昔思歸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
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

達譏之過矣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漢唐宋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夫己身遇亂之故至詈先祖爲匪人雖鄙夫儒豎不忍出諸口豈有詩人之溫柔敦厚而作是語哉解者何弗思也孔仲達旣指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鄭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又爲不咊順之行又昊天不平箋亦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巧言篇昊天已威昊天大憮箋亦云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皆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

與王盍吁天而訴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吁而訴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忽使我遭此亂吁天吁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自宋儒釋經但求詞氣乎正其以匪人屬先祖空也鄭氏知解昊天爲吁天不知解先祖爲吁祖豈天不可詈而祖獨可詈乎又此特依鄭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自若以爲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

腓字三見詩采薇生民二詩傳訓爲避四月詩傳訓爲病今案三詩之腓義訓旣殊字形亦異訓避之腓與萉通前於采薇詳之矣異訓病之腓則本作痱文選謝瞻九日詩注李善云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謂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

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痱不作腓豈由寫詩者誤㠯韓字入毛詩後冢相沿莫知改正耳又案腓萉痱三字皆可訓爲避但論其本義則腓是足肚萉是枲實痱是病（説文云風病）各不同詩三腓皆借用也

爾雅釋詁廢大也四月詩廢爲殘賊毛傳云廢忕（音誓）也㠯大爲忕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釋文忕本又作大此是王肅義疏夫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則忕爲大之誤信矣又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案忕訓摜（慣俗）習箋語兹無摜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爲殘賊也是桑成箋詩皆原據傳中大字爲說自鄭王之述毛本同孔陸皆㠯

爲異殊不可解

北山

萼谷辨詩有三杞吕小雅之四牡杕杜四月北山此四詩之杞皆枸杞嘆惟四牡四月毛訓枸檵杕杜北山無傳杕杜箋云杞非常菜北山箋云杞非可食之物則吕此二杞爲枸杞未必毛鄭意陸疏謂枸杞春生可作羹茹安得爲非常菜不可食乎

北山詩旅力方剛毛鄭旅訓衆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大訓衆李氏疑此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邑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衆力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傅毅傳注爲證訓旅力爲陳力於義大通嚴緝云秦誓叟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自

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陳啖陳力方剛則不詞矣案夢谷斯言得之集傳以旅與膂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是膂乃膂骨人之背膂非用力之處以力屬膂取義旣疏又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从肉从旅旅本五百人之名从㫃音偃从从从俱也故爲衆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謂膂通作旅人之一身以膂骨爲主故以膂力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

北山詩連用十二或字各兩或意自相反首二或燕與瘁反也次二或息與行反也又次二或遲與勞反也又次二或舒遲與促遽反也又次二或湛樂與畏咎反也終二或閑暇與冗煩反也其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申之爲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

聲協平聲夫徵發呼召正勤勞之事不閒之所以爲安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燕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

鞅掌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恉同也其釋鞅爲負荷掌爲奉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自孔云意異殆未喻議事易而任事難議事者在身事外任事者置身事內此出入風議與靡事不爲所以一暇而一勤也又箋云風猶放也則應如字而釋文風音諷與鄭意異如鄭音風乃風逸之風與上出入爲類如陸音風乃風刺之風與下議爲類風刺義較優矣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此與荀子大略篇引詩合又韓

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夫同敘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集傳以爲行役勞苦之詞恐非是朱子說詩每執詩詞爲準此篇詩詞何嘗有行役意乎大車牛車也以任重非行役所乘也況是輿非賤也

不出乎熲集傳曰熲與耿同小明也杜恩中耿耿儆不能出也案說文耿耳箸頰也从耳烓口迥切渻聲熲火光也从火頃聲玉篇熲火光也夫佮耿玆奄小明之訓錢氏詩詁始擬爲此解朱子用以釋柏舟假耿耿重文爲皃狀之詞猶可通施於此詩則當云不出乎小明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出乎光明之道此與冥冥正相應義本優不必易也

小明

詩名小明鄭㠯爲幽王曰小其明而歐陽氏非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於明上㠯記別也蘇氏亦謂小是小明所㠯別於大雅之名是大明小宛小弁大東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奄聞目案此說非是觀書金縢言公爲詩名之曰鴟鴞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秦人賦黃鳥國語言衛武公作懿戒可見作詩者篇名已定桑成云（關雎敘箋）三百十一篇茲是作者自爲名斯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作於周之初季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大㠯記別哉且詩篇重名固甚多矣雅之杕杜黃鳥谷風甫田名皆與國風同而

白華之名兩見於小雅國風之柏舟無衣則亦兩見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獨不爲記別也噗則小之爲義縱未必如箋疏所云至若歐蘇二家以爲別於大雅萬無此理矣又案小旻小明鄭皆有訓釋以小旻所刺比於上二篇爲小故取名於小此與日小其明之說俱迂曲難從小宛小弁鄭無發明疏推其旨以爲鳴鳩鸒斯皆小鳥幽王才智卑小但鳴鳩之不能高飛鸒斯小鳥而甚樂歟空臼之不如意較爲正可用

小明首二三章皆紀節候首章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次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燠又此兩章皆云歲聿云莫述毛者皆以二月爲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即指始行方除方燠即是二月

鄭呂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燠爲四月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艽野則與毛異也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旹歷風日月其除自指歲莫不指二月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燠述毛者未必得毛指矣不如鄭讀除爲余引爾雅四月爲余除余字異音同且與下章方燠相應也孔疏以洪範以燠以寒寒爲冬則燠爲夏得之矣幾鄭謂二月始行四月到艽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旹非旣到旹訓徂爲到不太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是巳月始行至丑月尚未得歸而作詩曰二月初吉正指未得

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燠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

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即方除方

燠寒即二月初吉也歲聿云莫與蟋蟀歲聿其莫同假疏以爲

九月（聿訓遂遂者自始向末之詞歲莫杜十月九月實未莫故以遂莫言自此而向莫也）是已九月暑退

而寒來矣追憶之詞也二月爲建丑之月故首句云明明上天

爾雅冬爲上天而丑月於夏時爲冬作詩者指所見之天以起

興爾旣以上天起興因述所至之地紀所值之時而總計其離

家之日以起下憂畏之意首章次弟如此二三章又追數始行

之期見離家之久不過即首章意曲暢之自噗則首章我征徂

西至于艽野自言西征而至艽野不言始行也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是當二月朔而追計其已歷寒暑不言二月始行也鄭云
二月朔始行誤矣二三章皆我往矣是言始行鄭又誤以爲往
至艽野後儒多取毛而舍鄭嗟但知鄭訓我往之誤不知其二
月始行之誤故皆以方除方燠爲二月而不顧義之難通也或
執詩與周正語謂二月是卯月夫以夏正言之必丑月方歲其
聿莫爲豕莫月當建子仌壯地坼之旹安得有蕭可采菽可穫
哉

鼓鍾

毛鄭釋鼓鍾篇皆以爲幽王作樂於淮上歐陽疑史無幽王東巡
事遂衛辯之以爲史與經異猶當舍史而信經若史之所鈙奪

抒於經豈得反疑經而信史詩緝亦言古事固有不見史而因經已見者詩即史也斯皆篤論胡一桂謂成王旹徐夷淮夷已不爲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於淮上哉謬矣幽王十一年中巡歷游豫之事胡氏能一一數之如後代實錄起居注乎不然何由保其不一至淮徐也又淮夷徐夷之於周特叛服不常非終不爲臣也成王旹淮夷徐戎竝興伯禽伐而平之矣見書費誓及史記魯世家又通鑑外紀云成王二年周公定奄及淮夷未嘗不臣周也常武詩宣王親征未嘗不自往也召公征淮南則疆理至于南海王自征淮北則徐方來庭詩有明文胡未見乎

鼓鍾咏淮水首言湯湯繼言湝湝又繼言三洲毛傳云湝湝猶湯湯三洲淮上地名初不分水之盛衰先後也且此三章止刺荒樂之失所以非刺其流連忘返也蘇氏以湯湯水盛也湝湝水流也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與毛意異集傳解湝湝與三洲皆祖毛說又引蘇語以繼之殊少畫一矣又蘇說雖新巧可喜唉釋三洲則於義難通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可居之地必有人民室廬若水落而後見直是出漫水中沮洳之場以非可居之地也何得謂之洲乎

懷允不忘懷至也用禮樂得其宜至信而不可忘與次章不回三章不猶皆指淑人君子言箋疏本無誤也集傳用王氏說以爲

思古之君子不能忘則是作詩者自謂與下二章文義不倫矣況思者止是懷自經文允字不已贊乎又案懷之爲義實多思也咊也安止也至也來也皆見於詩傳箋各隨文釋之宋儒必欲槩以思之一義故往往不得詩恉

鄭樵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鼓鍾之卒章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終比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也吁鄭之傳會一至此乎眞詩禮中無文手矣彼所據者鄉飲酒禮燕禮二篇文自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惟此二篇爲詳其見於鄉射大射者則已略

此乃鄉國禮也非王禮也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其見儀禮而入樂者二南各三小雅共十二及新宮肆夏陔勺等數詩外餘不槩見至文王清廟振羽九夏湛露彤弓諸詩所用稍見於周禮禮記左傳而儀禮弗載焉蓋具於亡篇而今不可攷矣竊欲執此二篇之文盡周家奏樂之制詎可乎哉鼓鐘所咏天子作樂之事也其爲覲聘燕饗雖未可知要必非鄉飲酒與侯國之燕也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也區區以二篇之文傅會而爲之說陋矣其言笙磬雅南俱不合古義辯見下條

笙磬同音孔疏申毛以笙磬爲一器其申鄭以笙與磬爲二器案傳訓笙磬爲東方之樂明是阼階之笙磬見大射禮則笙乃磬名信

爲一器矣至箋之分爲二器未見其說也箋不解笙磬意必同毛其釋同音云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夫與傳四縣皆同語意相合孔特見箋言八音故分笙磬爲二使與鐘及琴瑟備金石絲匏四音以當八音之半自說未必是鄭意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从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外謬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舉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昔所采詩或得于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自尚

不得與二雅並列于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傳之南籥襄二十九年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東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悳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杜其中也悳廣語毛傳大云也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奮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又有辯詳總詁鼓鐘

集傳僭協七心反案釋文僭字有七念子念楚林三反其楚林反沈重音也與琴音二字韻本同不必用協

楚茨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都人士黍苗綿蠻凡十三篇敘皆以爲思古詩其可指名者楚茨四篇思成王魚藻思武王黍苗思宣王也此三王者一開刱一守成一中興皆周家令辟尤詩人所不能忘情者矣其餘敘偁古王不知何屬與以三王而外有道之主僅有康王詩人所指當不外此惟黍苗則兼思其臣都人士綿蠻又思及其民

楚茨以下十篇朱子辯說謂其味乎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

當是正雅錯脫杜此敘以爲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似矣然詩人寓意深遠固有不可泥其詞者采薇出車杕杜多嗟怨之詞行露摽梅野有死麕少和平之語列於正風正雅可謂刺詩乎安杜楚茨十篇不可爲刺也又人當衰敝之時道太平之樂必言之娓娓不休班張之賦喜述西京之盛時元白之詩多詠開元之勝事皆此意也楚茨諸篇所言祭典之肅雝政之詳錫命之有章禮文之必謹報功恤賢之厚仁民愛物之恩詞煩而不殺感歎盛時之情已躍然言外矣當日思古非一人作詩亦非一手十詩者特一辬斑俗爾乃訶其多乎朱子又云楚茨諸詩精深宏博何得爲變雅斯言誤矣風雅之正變

分於旹之治亂不分於詞之工拙也風之七月雅之六月斯干諸詩其精深宏博不減於楚薺何以皆列於變詩且三百篇皆經也不論正變爲經一也安得粗淺儉陋之詩而以爲經哉

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熙文穎注漢書皆以爲逸詩惟玉藻鄭注采齊當爲楚薺之薺蓋謂齊音當讀如薺自孔疏云音同自異義則異非謂采齊即楚薺詩也大全載劉瑾語以先儒以楚薺即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闇於文義至此

詩緝言詩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是酸棗楚薺以棘配薺青蠅以棘爲樊必非酸棗當是爾雅之棘刺案棘刺注云艸刺鍼也方言云凡艸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閒謂之棘自關而西謂之刺

江湘之閒謂之棘合此二文茦刺信有棘名矣又方言注云楚詞曰曾枝剡棘亦通語自橘頌意本謂橘枝有刺若棘而景純引之正見凡艸木有刺者皆可名棘也則二詩之棘當泛指艸木刺人者

神保是饗毛云保安也鄭云安而饗其祭祀未嘗合神保二字爲鬼神偁號也朱傳旣从毛訓保爲安又云神保蓋尸之嘉號則又非毛義劉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自神豈眞降其身耶朱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偁朱子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案此誤无甚尸至尊

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有常職豈可合爲一乎周禮有司巫乃羣巫之長也其秩中士而已不敵與祝史比肩況尸乎又案楚詞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皃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則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爲巫號

毛訓肆爲陳將爲齊(音劑)謂旣殺而縣肉於架分齊其所當用此未孰旹也鄭讀肆爲剔言剔其骨體於俎將則奉而進之此旣孰旹也義各有屬不可互易朱傳肆从毛將从鄭於事爲不次矣

爲俎孔碩鄭解爲从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爲是薦孰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啖鄭以碩爲肥碩大通案俎之爲用多端有薦腥之俎薦爓(余廉切)之俎薦孰之俎又有所(其靳二音)俎所以載

心舌而燔炙皆从獻之物故名从獻之俎鼎解肆將爲肆骨體而進之則薦孰之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从獻與燔炙合爲一事尤有理也

我孔熯矣毛以熯爲敬與爾雅同此古義也呂記从說文訓乾此乃熯字常訓與詩意遠矣集傳訓竭蓋欲彊通乾義於詩也夫敬而不愆於禮文義甚順何必以筋力既竭見盡禮之難哉嚴氏引王風熯其乾矣左傳外彊中乾語以證竭義尤費力

既匡之匡箋訓爲筐蓋筐乃匡之或體鄭非改字也匡本訓飯器从匚音方受物之器生音皇聲今作匡隸省也

楚茨所詠皆天子祭禮也儀禮廢缺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箋

疏引特牲少牢士大夫禮推類以明之如燔炙受嘏利成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載周禮戴記而亦見於此詩者則如剝亨祭祊鼓鐘送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嘏詞叅判此詩爲公卿有田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國大夫所行非天子公卿之禮也又謂天子詩不應列於小雅夫小雅諸篇何一非天子詩哉

鼓鐘送尸鼓與鐘二器也疏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已周禮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尸出入奏之雖鐘鼓偕作仍以鐘爲主故謂之金奏而掌以鐘師此王禮也集傳以爲公卿奉祭而復用鐘師文以釋送尸自相違戾名物疏駁之允當

信南山

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咏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敘有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偁嘆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刱旹武功多於文治禮樂制度尚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始號大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旹所定槩王已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

我疆我理傳云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云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又云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案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

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成二季杜氏注云布
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緜詩疆理孔疏之解大相
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塗劉氏以疆爲夫畛塗道路理
爲遂溝洫澮川徦徒取與南東其畮文義相接自喽非古義也
若論字訓則攷工記有水屬理孫之語劉氏較勝焉

毛詩稽古編卷十五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龎佑清黼廷氏校

甫田之什變小雅

甫田

朱子譏小敘謂甫田敘用自古有年生說大田敘用矜寡婦之利生說瞻彼洛矣敘用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裳裳者華敘用侶之二字生說桑扈敘用彼交匪敖生說總謂其傅會詩語以欺後世也㗖小敘之文不與詩類者多矣彼果欲傅會何不每篇用一語以生說哉且敘語不類詩者朱子旣以詩蒦此意置而弗用其類於詩者又有生說之疑亦太苛矣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敘皆㠯爲思古不獨甫田嘆也甫田敘思
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自朱子譏之㠯爲敘𫝊㠯此之說
斯夫淺文之論矣案小敘之古指成王之旹也詩之古與今適南
畝對則指成王㠯肯疏㠯信南山推之謂此古夫𥚃理或嘆矣
敘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㠯生說哉
甫田詩毛鄭异解後儒又於毛鄭外之說紛紛雖夫短長互見與
不及古注之優如今適南畝㠯爲王之觀稼攘其左右㠯爲饁
饁之物者子由之說也烝我髦士㠯爲進髦士而勞之㕯農夫
之慶㠯爲賴農夫之福而年豐者紫陽之說也文義俱可通但
詩人之言當有次弟首章言大古豐年之美成王農政之詳次

章又備述報祈之禮至三章始及省耕勸農之事自今適南畝
卽解爲王之親行則曾孫來止一章不已複乎適畝不指王則
烝髦士非勸勞矣賴農夫之福而有年歸美於下誠爲得意然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古有是言矣不聞兆民有慶一人賴之也
惟擬取見上下之相親摹寫情事雖稍嫌其纖曲而較之王述毛
鄭易傳之解箋爲自然源謂首章傳義不可易矣餘三章則鄭近
之其擬嘗二語姑从近義可龠
首章鄭易傳義而孔疏是之然鄭惟說十千合一成公田之數似
勝自毛云十千言多也王肅孫毓皆从之其以甫爲大夫以取
陳爲賖貫缶欶二音以尒爲舍皆彊太畀也甫父雖同義然以丈夫

爲田名則太迂不如傳謂天下田即大田之義也甫田雅甫艸傳皆訓大大實甫之假訓矣補助固有常典但盛世家給人足民或無藉於賒貰不如傳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陳別其耆壯示孰養之道也七月詩農夫夫指少壯言耆者不任耕作之勞故婦㠯壯者爲農夫自至㠯介爲廬舍字訓無本无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㠯介爲大止爲定言治道所大功所定止蓋太平年豐治功所㠯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夷云介大止定正義本此

韓詩外傳及漢書食貨記論井田之法皆㠯爲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之注公

并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皆以爲嘫而甫田孔疏據孟子之言以規其失謂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并何得言八家皆私百畝家取公田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公田又謂郊外用助法是九之中稅一國中用貢法是十一之中稅一內外通率爲什一故謂之徹班固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指諸儒皆襲其謬鄭氏匠人注去奄此說俗以鄭意同於諸儒又失鄭指源案孔氏此言非篤論也公田百畝私田百畝孟子舉其大數自野外之廬以便田事七月亟其乘屋信南山中田有廬及此詩鄭箋解攸介爲廬舍皆指此也非公田二十畝將爲給之同養者就公田百畝統言之自分治其

治俱可言同不必八家縣於一處也況井治則推諉易生分治斯勤惰可攷若論其法之弊則分治善矣至於郊外國中通率爲什一於義則尢疏九而稅一十一而稅一多寡相縣旣非王者無偏之政又國外百里爲郊郊以內所謂國中而用貢者也其地僅方百里者四自王畿千里爲方百里者百而什一而稅一者才居百之四其餘皆九而稅一通率之安得爲什一乎禮記正義夫孔氏所定也其釋王制公田藉而不稅仍約孟子樂緯之言以爲八家共治八百八十畝以外二十畝爲井竈廬舍意與漢記同蓋夫不能守其一說矣

甫田次章所言祭典凡五社也方也農夫之慶則蜡與臘也御田

祖則始耕之祭也社祭土神必與稷俱方祭五官之神蜡祭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始耕祭田祖社方社仲秋蜡臘社孟冬皆報祭始耕之祭以孟春吉亥行之則獨爲祈祭此章先言報後言祈合兩季之事相爲首尾其猶信南山之由雨雪而及霡霂與生民以興嗣歲之義乎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也案田祖一神而名不同周禮大司徒謂之田主籥章謂之田祖禮記郊特牲謂之先嗇皆指神農也籥章又有田畯非此詩之田畯即郊特牲之司嗇皆指后稷也則田祖田畯乃二神矣至七月甫田諸詩之田畯毛云田大夫今之嗇夫噫嘻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也非神也王安

石云生而爲田畯歿而爲田祖謬矣古今來爲田官者多矣安得歿便祭之乎且田祖是神農於田神爲最尊安得田大夫即昇肩身乎

朱子疑楚茨四篇爲豳雅因甫田次章擊鼓㠯御田祖語與籥章文合也嘆此四詩言祭多矣曰先祖曰皇祖曰社曰方何嘗縛樂田祖哉所述器名有鼓鐘琴瑟之類不言土鼓也況與公卿之說又自相戾矣

㠯穀我士女毛㠯穀爲善鄭㠯穀爲養鄭義允矣穀士女文承稷黍下養義較相屬焉又上章烝我髦士善義已昇不必複出也集傳兼二義而主於養得之

曾孫來止鄭云出觀農事其爲耕耘耨穫皆未可定也集傳以爲來饁耘者則確指耘旹矣豈據下文禾易長畝語邪夫易而治理長而竟畝信爲耘所致然易長之下復言善有成而大有乃秀實義深又似穫旹乎

如茨如梁毛云梁車梁也孔氏申之引孟子之輿梁謂梁能容車渡則必高廣故以比禾積劉瑾釋朱傳以爲即小戴之梁輈豈別有據邪然梁爲輈上句衡其高廣能幾何舍其容車者而取喻於車上之一物非詩人夸美之恉矣

大田

古人樹穀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每歲命田官講求之以令於

民故隨土之高下肥膌皆可以蓺殖而地無遺利大田詩箋言旣種正其事也箋引月令季冬民出五種證之疏又引月令孟春之月善相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及周禮司稼辨穜稑艸人物地相宜之文可見古人農政之詳密矣後世不講農政稼穡之事任民自爲之假者農雖精於其業然見聞不越鄉曲豈能遍歷天下訪求百穀之種而樹之乎周禮職方氏言荆揚二州宜稻與止約略其大槩耳其閒地固有高阜者自應藝樹它穀也近日江南之民止恃稻爲食一値旱暵高鄉輒告饑此宜有變通之法也源謂今北土所謂小米黍子卽古之黍稷粱秫也當多取其穜試其與南土相宜者凡山原遠水之地則樹之以爲

常其下田仍以蓺稻則墝埆可化爲菑畬而水旱皆無患矣是
壯士大夫及豪富有力者倡率之以爲民先自
曾孫是若鄭云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旹於義允矣
蘇氏改爲順王所欲殊無意味嘫諸家多从其說
方阜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若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弟故
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旹之條茂已具於首章庭碩中
矣又堅好卽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爲極畝鄭以爲
房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生房謂孚甲而未合旹也彼生
旹統言其苗此成旹塼言其實所以異乎嘫則此詩之方阜正
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自發管而秀出則先有孚甲而實猶未

堅所謂皁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皁故兩詩皆㠯堅好繼之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云炎火者盛陽也孔氏申之㠯爲四者盛陽氣羸則生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葢明君出而爲政螽蝗不生詩人歸功於田祖之神言若爲我驅除之云爾後人緣此乃厺焚蝗之法謂之善於斷章則可若用爲正解則秉畀者乃人也非田祖之神也與詩語戾矣集傳㠯爲古之遺法如此殆不其嘫

詩中祁祁凡六見采蘩訓舒遲七月出車玄鳥皆訓衆多韓奕訓徐靚大田訓徐徐諸訓惟衆多稍遠餘皆不離舒徐之義嚴緝辯之詳矣案霢霂言其小祁祁言其徐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

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燕北方所藝

多黍稷粱秫故宜此自若荊揚惟恃稻爲食夏月插苗非翻盆

大雨則罷夫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槩論也

此有不斂穧疏云定本集注穧作積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

夾音穧是同一集注也孔以爲穧作積董以爲穧作筥矣集注

一書舊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眞也

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此箋疏之義後儒莫有易

之者獨董氏自立說謂隨所來之方而禋祀之誤矣案曲禮謂

天子祭四方歲徧即月令四郊迎氣之禮此一郊各祭一方也

周禮大司馬獮獮致禽以祀祊乃仲秋而報成萬物注引詩以

社以方證之此一旹俱祭也若隨所至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恐無此禮

田家饁乃其常事非以夸示觀者集傳云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乃與其婦子饁彼穫者嘆則曾孫不來農竟終日不食耶且穫者即農夫也相告者何獨不穫而饁也皆所未解其以爲饁穫並因下文方祀乃仲秋事今較之甫田之饁耘差有據矣

集傳以山有樞爲答蟋蟀以破斧爲答東山以大田爲答甫田以裳裳者華爲答瞻彼洛矣以鴛鴦爲答桑扈以采菽爲答魚藻以旣醉爲答行葦以假樂爲答鳧鷖何周室君臣上下唱酬之

盛也至楚茨等十篇朱子以為如出一手則甫田已下六詩乃
一人所作又分為一贈一荅是自相矛盾矣

瞻彼洛矣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詳見吉日）此洛水即禹貢
之漆沮而亦瞻彼洛矣之洛也詩人託興多取目驗為言幽王
變雅作於西京當指雍州之浸以起興矣故毛傳云宗周浸漑
水鄭亦以為水之灌漑為明王恩澤之喻也王氏以為東都之
洛非是

韐本作帢左从市（音弗韍乃巿或體）韍與韐皆祭服而異制者大夫以上
服韍士則爵韍而有韐制如榼而鈌四角其色韎（見說文）謂之為

韎韐異非祭則通服韠然則韠也者士及大夫以上所同韎韐也者士之所獨也以配爵弁見於士冠禮故韎韐有奭鄭訓爲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氏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韋之跗注之文而改訓爲戎服恐不然也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不言以韎韋爲韠也左傳跗注或作不注不讀爲幅注訓爲屬謂幅有屬者杜氏訓爲戎服若袴而屬於跗皆非韠也安得以衣弁爲韎韋而牽合韎韐爲一事哉又爵弁韋弁陳氏禮書疑爲一物元無確據況爵以微黑而韎以淺赤兵事之韋弁必非韎韐所配之爵弁禮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韎韐之偁惟士得專之自豈槩爲戎服之

名哉

鞞琫有珌毛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公劉篇鞞琫容刀毛云上曰鞞下曰琫疏申毛以爲鞞是刀鞘之名琫是鞘之上飾下不言飾指鞞之體上則有飾可名疏引公劉傳琫上飾鞞下飾與假文異當是偶誤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飾曰琕琕卽鞞字鞞正是下飾今案之殆不然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鞛琫同珌鞞之飾也說文曰鞞刀室也廣雅云鞞鞘折製二音刀削也義皆同疏茲毋以鞞爲下飾者況鞞爲下飾則珌又爲何物邪瞻彼洛矣傳以琫珌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傳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而琫

杜異上則鞞爲下矣古文簡質不逢意未嘗相矛盾也孔氏申
之善逢毛意大非彊爲之詞也釋名下末之說始誤解公劉傳
意自反據以覘毛可乎又此詩釋文云鞞字或作琕馮欲合鞞
琕爲一字蓋據此也啖說文無琕字玉篇則有之則以爲卽玭
字云蒲蠲蒲賓二切書作蠙是琕與玭同不與鞞同也又案杜
注左傳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而玉篇同其誤先儒已譏之矣
小爾雅宋咸注以珌爲上飾琫爲下飾玉篇廣韻大以珌爲上
飾互有異同俱不足信當以此詩傳疏爲正

裳裳者華

觀巧言何人斯巷伯角弓諸詩幽王之世讒諂盈庭矣勳賢之裔

因此夫其祿位故有裳裳者華之刺焉首三章皆援古以規今也勸賢之家子孫相繼而榮顯上之固有譽有慶下之大駟馬乘車猶華之裳裳而光美焉惟讒諂不行故如此今則不然慶譽轉爲恩患乘駟降爲徒步矣故末章盛稱先人之德左宜右有子孫當世言其祿不應見絕也敘所云讒諂者其號石父暴辛公之流與

裳裳者華裳即常字信矣然董氏謂此華即常棣則謬甚詩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書傳並無言常棣華黃者集傳既从毛訓裳裳爲堂堂復引董氏語何弗深攷與嚴緝訓裳裳爲如衣裳之禮是大章合而無理且引說文訓何假禮矣爲衣是以自

證又甚不倫亦厚自訓禮不訓裳也且亦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爲厚哉

裳裳者華之首章與蓼蕭相似語同而情異矣假爲躳逢此爲追意也說詩所以貴論世不可以詞害也集傳以蓼蕭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以裳裳者華爲天子美諸侯之詩殆徒以其詞也夫傳云似嗣也言先人有是才德子孫宜嗣其祿位以似爲嗣詩之恆訓自集傳以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擧上宜與有自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

桑扈

禮文法度王者所以辨名定分範圍一世不可一日無也故君臣上下守此勿失則尊卑得安其位親疏得家其情長幼得明其敘家邦鄉國內外大小皆得循其分而洽其歡政令於是乎成風俗於是乎美中國以寧四裔以服天祐之萬邦賴之此非徒一人之樂而天下之樂也樂莫大焉故曰樂胥胥皆也毛云不啖鶯啖之桑扈猶有文章之可觀人反不如乎三章之戢難君上之有禮文者也末章之思柔匪敖臣下之有禮文者也幽王之舉動無禮文則放恣驕僻無所不為將何以示軌物保福祿乎孫毓述毛樂胥之恉見孔疏足徧閱義啖猶未醒故聊為衍暢其說至鄭以胥為有才智之名迂矣近以為語詞无甚義趣

萬福來求猶云自求多福古人固多倒語也嚴緝得之集傳曰無
事於求福福反求之纖甚矣

鴛鴦

鴛鴦詩四章以實義爲興此又一興體也交萬物有道不傷杜鴛鴦之畢羅自奉養有節不止於棄馬之摧秣攀一以槩其餘故傳以爲興而箋復廣其義與之祭魚獸而後田漁同三驅而恆日減大傷以遺其略自明王惠恩撙節之政固未易更僕數矣

鴛鴦杜梁戢其左翼言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自案爾雅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說本此集傳引張子語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左不

用而右便故也果爾則爾雅之言妄矣張豈得於目驗乎嗟目
驗之事正難以釋古經也

棄馬杜廄棄字毛無傳王徐繩證反云四馬也鄭訓如字云王所
棄之馬疏申其意以爲王所棄是天子之馬而不常與乘無事
則摧摧芻也有事則秣秣粟也正見其節用二說較論之鄭義
爲長

頍弁

朱子辯說譏頍弁敘曰敘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
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它人是保之類且漢魏
樂府猶如此如少壯幾何人生幾何是也斯言俗矣嗟執此語

而欲斷頍弁爲燕樂非刺旹總非確證也案詩中燕樂語有卽其實而道之者飲酒之飫飲此湑兮不醉無歸是也有願其歎而言之者此詩之旣見君子庶幾說懌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是也美刺不嫌同詞必論其世方知其意此所以不可無敘也

毛以皮弁在昔與王者之在上而鄭不以爲與蓋天子燕同姓則服皮弁故舉以發端言王服是皮弁維何爲乎宜以燕也而昆弟爲鄭解優矣夫皮弁燕服也酒肴燕具也兄弟當與燕之人也兄弟與王休戚相關如蔦蘿之託於松柏皆欲王之明不欲王之暗故未見則恐其危亡而憂旣見則冀其開悟而樂其思與王燕飲而諫正之者意在此俞歎則此章上六句當各二句

自爲偶豈伊異人特起下句於上章所舉也集傳之釋此乃云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兮爾酒既旨爾肴既嘉則豈伊異人兮乃
兄弟而匪它也玩其文勢以實維伊何舉頍弁豈伊異人舉酒
肴各增一兮字使其句法相應同時起兄弟匪它斯舛於義矣
服弁者王也有酒有肴者又王也何得歸之兄弟兮又集傳本
以此三章爲賦而比輔廣劉瑾改爲賦而興又比因伊何與豈
伊兩相應是興也此未必朱意噉集傳二兮字實賠之誤
蔦與鳥俱都了反說文玉篇皆同正韻泥了反不知何義今吳下
土語尚存古音而學子反失之蔦廣雅作樢
爾雅以女蘿兔絲爲一物頍弁傳又以兔絲松蘿爲一物兔絲之

別名又曰唐曰蒙曰王女葢一艸而六名也艸木疏辯松蘿非
兔絲後世埤雅爾雅翼名物疏諸書率宗之而爲說其言甚明
矣㠯艸木多有異物而同名者況古今異語方俗殊偁可勝詰
乎女蘿松蘿之名可施於兔絲亦可施於別艸不必執此㠯槩
彼也陸氏目驗而疑之過矣李善注古詩十九首於兔絲附女
蘿旣引陸疏之言又謂古今方俗名艸不同斯語得之
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故釋文期音基朱傳从鄭
解而期奄音反殊爲疏忽

車舝

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傳㠯車舝爲燕樂其新昏殆未講

於斯禮乎呂記適傳得之

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昭二十五季呂舝爲轄意二字其通乎案舝轄茲見說文舝入舛部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㒸省聲𢍏古文偰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車害聲然則轄旣爲車聲又兼舝義字夶作轄見節南山箋

今人呂閉關千里爲涉歷長塗之偁閉關字本此詩也案毛傳閉關設舝也朱傳呂爲設舝聲之義其取於轄乎與之車欲行必設舝旣行必有聲矣宋董氏㫖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呂閉關爲聲又爲驅馳本諸此斯語㝵㰦

車舝皆章與三章詞恉略相同匪飢匪渴念其飢渴也式歆式食

忘其酒肴之不美也惟好友可以燕喜而今之燕喜不必好友也惟有德之人可以歌舞而今之歌舞不必有德也皆設爲得季女而喜極之詞

示兒編論景行行止云鄭箋以景行爲明行晦菴以景行爲大路博攷經傳景訓大訓明玆無訓慕者自明皇孝經敘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爲景慕之說不知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孫此語當矣案孝經敘疏亦訓景爲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王文義重複又須補出法則之意敘語未爲完善疏之釋敘必欲與詩義合自不如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又案說文景光也玉篇景光景也皆無慕意廣韻云景大也明也

像也光也焰也像義與儆儆相近或可轉爲慕今之廣韻即唐
韻也孝經注成於天寶二年孫愐唐韻成於天寶十年二書之
出同時豈唐世景字有儆儆之訓邪殆非也源謂古人采用經
文多歇後語如友于語厥之類皆是孝經敘正暗用行止意自
行止者則而行之箋云謂則儆古先哲王也又案毛傳云景大也
疏申爲遠大之行與箋小異而大同
呂慼我心韓詩作呂慍我心云慍恚也孔疏言孫毓載毛傳作慼
怨也王肅述毛亦云新昏指褒姒大夫不遇賢女徒見褒姒讒
巧嫉妒故其心怨恨釋文毛傳亦作慼怨也而白本或作慼安
者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今傳云慼安也箋云慼除

我心之憂疏云憂除則心安非畀於傳肅言非傳恉合孔陸之言觀之可見馬融以前述毛者皆主慰怨鄭爲馬弟子始以安義申毛暨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鄭以前猶安怨兩義竝行也奉敕爲詩疏原以毛鄭爲主不得不伸鄭而詘王由是安義獨行而慰怨之解後儒莫聞閒夫莫信矣源謂慰字說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恚怒也恚怒與怨近矣凱風傳慰訓安此傳訓怨字同而義異毛自得之師傳豈拘於一律乎況怨義與韓詩慍義相合安知毛傳詩時經文不作慍乎詩本因褒姒而思賢女通篇極言賢女之可思末仍以惡褒姒結之篇法互暨孫王之說優矣

青蠅

詩三章皆㠯蠅興讒人初章兩體也集傳分首章爲比下二章爲興劉瑾釋之謂首章青蠅對君子下章㠯對讒人故比興不同案斯乃晦菴掀去之論詩人之比興元不如此辯詳總詁詩言君子弇聽則讒人之搆斅可知言讒人罔極則君子之不宜聽可知興者興其意兮抑徒興其詞兮

賓之初筵

此詩首二章毛㠯爲燕射鄭㠯爲大射後儒說詩者或从毛或从鄭或首章从鄭次章从毛此崔集注之說㠯記从之皆攷據禮文爲言獨朱傳則杜不毛不鄭之閒襍取大射燕射之禮源不知其何所折

惠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爲言祭則此章是將祭而擇士以爲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禮此不可解者一也大射射侯燕射射獸侯集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燕射之侯也將射繫左綱又鄉射禮而燕射如之者也遷樂之事大燕射之同於鄉射者也則以此章爲燕射矣啖引大射宿縣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樂人宿縣大射之文也厥明將射遷樂於下鄉射之事也既禮文各異以分別下語爲鄉射矣乃仍屬大射之文不顧後人指擿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瑾以爲參約二禮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以大射之不改縣孔疏論之甚明乃

彊蓋遷樂文於大射下可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孔疏引燕射𨚗
射禮所以申毛意也引大射禮所以申鄭意也㳄諸侯大射亦
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階旁妨射但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
臣行禮略不備軒縣不足妨射不須改蓋欲以此詩爲刺幽王
則所言當爲天子之大射矣朱傳旣不遵敘而以爲武公悔過
詩則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射不改縣禮文可攷也集
傳顯與之異又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旣爲悔
過而非刺王則所言皆諸侯禮矣集傳之釋大侯旣歷陳天子
諸侯大夫士之異復獨舉天子之侯箸其制度物色而諸侯反
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其能服先儒之心以塞

後學之議亏至其从韓詩而譏小敘通義辯之允當茲不復贅
各奏爾能以下鄭所指祭末之禮有三各奏爾能子孫獻尸之禮
也手仇入又賓長兄弟及佐食加爵之禮也酌彼康爵弟子舉
觶之禮也朱傳用獻尸加爵二意而康爵二語夾總於加爵中
賓載手仇鄭箋仇讀為⿰⿱䀠大斗案⿰⿱䀠大斗从斗⿱䀠大聲把也⿱䀠大夾音拘从䀠从
大目衺也䀠九遇切左右視也从兩目今俗本⿰⿱䀠大斗字左偏作奭
奭本召公名又加一畫誤矣⿰⿱䀠大斗又佗⿰⿱䀠大⻏
酌彼康爵以奏爾旹毛訓康為安鄭訓康為虛而毛義為允朱傳
既从毛矣又引或說讀康為抗引禮記明堂位崇坫康圭證之
以為即坫上之爵不知禮注謂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之於上也

是亢者猶言舉目禮疏云亢舉也非圭之名也彼上有崇坫語故義可通若遂以釋此詩則將云酌彼舉爵成何語乎又鄭氏注記讀槀爲亢乃破字也同一破字見於箋詩者輒痛譏之見於它注者反遷就詩語以合之誠不知何意

俾出童羖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羖羊黑羊也吳羊白夏羊黑爾雅夏羊牡羭牝羖是黑羊牝者名羖說文夏羊牡曰羖是黑羊牡者名羖箋又以羖爲牝牡之通名三說各異案郭璞爾雅注謂夏羊爲黑羖䍽音歷又云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然則黑羊牝牡皆名羖也觀箋語可見漢世已然不始於晉又案吳羊之牂猶夏羊之羖也爾雅云羊牡羒音墳牝牂苕之華傳亦云

牂牝羊也而說文玉篇皆㠯牂爲牡羊則吳羊之牝牡溷偁信
如鄭所云矣毛據爾雅之偁釋牂故與爾雅同鄭據爾雅末之偁
釋羖故與爾雅異

毛詩稽古編卷十五終

毛詩稽古編卷十六

東吴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𦼰廷氏校

魚藻之什 變小雅

魚藻

有頒其首傳云頒大首皃釋文云頒扶云反說文同案說文頒大頭也从頁分聲則此詩頒字乃其本音本義惟寡字从頒頒訓分賦與之訓分而讀布還切自有攽字媍之它典特俗用頒自徐氏韻補徑讀頒爲布還切而不存舊音疏矣玉篇符云切又音班廣韻大有二反

采菽

首章之菽牛俎之芼也次章之芹加豆之菹也皆所以待諸侯之
禮以此爲興乃興之不離正意者
玄衮及黼玄衮惟上公方可服黼則自公以下至於毳冕之子男
絺冕之孤卿皆得服之故詩言及則五等諸侯皆在其中矣東
萊祖子由之說以爲將指上公不如箋疏之義爲允
觱沸檻泉爾雅說文皆作濫泉詩檻字乃借也說文濫从水監聲
引此詩徐云盧瞰切詩釋文檻銜覽下斬二反从檻字本音啖
則檻泉之檻但借濫義不借濫音也爾雅濫泉釋文[illegible]音反郉
疏云濫檻音義同兩字音本不同不知郉欲从何讀案玉篇濫
作灠盧瞰切云涌泉也張揖廣雅濫泉之濫與詩釋文檻字同

音殷敬順列子釋文濫字亦咸上聲是濫字二音俱通飛焰欲
从檻讀也又案爾雅釋水有四泉其三見詩一濫泉正出正出
涌出也注引公羊傳昭五季直出釋之此詩濫泉是也一沃泉縣
出縣出下出也注云从上溜下轡風洌彼下泉是也一氿泉穴
出穴出仄出也注云从旁出也大東有洌氿泉是也惟一見一
否爲瀸音纖詩所未及

柞字五見二雅釋文皆子洛反惟采薇維柞之枝有兩音云子洛
反又音昨說文用昨音唉當以子洛爲正矣朱傳車舝才洛反
緜篇子洛反兩存其音韻會止存昨音未當

吾吾左右亦是率從鄭以左右爲連屬之國集傳以爲諸侯之臣

夫諸侯能辨治小國使之循順所以爲有功也若翰於天子其臣從之乃其常事何足偁美哉又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以規悼公襄十一秊矣取遠人服從之義

優游之優本从亻丑切矣此詩優哉游哉及白駒愼爾優游是也今惟監本注疏作優餘本俱作優矣二字義矣相通玉篇云優優游也廣韻同又云通作優案佩觿集辯此二字以優爲優游優爲倡優誠是矣嘅說文無優字其優字則訓饒又訓倡已兼二義優游與饒意近併優於優矣可也今世文典不別用優字矣又案說文優从人憂聲憂咊之行也从夊𢝊聲引詩布政憂憂𢝊愁也从心从頁徐鉉曰𢝊見於顏面故从頁優游義矣近咊

豈後世以憂代𢝊用因加亻旁於憂以相別繼又因優優形溷
遂并優於優與其信南山之優渥說文引詩作瀀

角弓

騂騂角弓釋文云騂說文作弲火全反案說文弲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烏全反然不引此詩又案說文觲用角低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息營切是騂自作觲不作弲也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弲而誤引與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有異也

孔疏謂角弓乃別是弓名如今北狄所用於古夫鴈有之若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僅居六材之一不得以名弓斯言當矣集傳曰角弓以角飾弓也恐非是飾者以爲美觀壯既有弓之後自

六材鈹一則不成弓角乃弓之體何云飾邪爾雅云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爲名然則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閒用角也又案說文弧木弓也弴都昆切畫弓也弭角弓也爾雅無緣者謂之弭郭以爲今之角弓則角弓之別是弓名信矣但角弓見詩雅及說文必古有此器孔謂今北狄所用豈零曲華人已不用乎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義大同皆取傳者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後日長老人大將侮已也朱傳白讒人貪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於義大通案杜少陵詩老馬爲駒總不虛是自喻其健啗雖老年如少壯者蓋大有不量

爲之意焉朱子之解其因杜而引伸之與嘆少陵用事特斷章

耳若詩之正解則箋疏義長呂記从古甚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敎王以敬長之道也箋云食長者宜令之飽

飲長者當度其所勝多少鮑以此語釋詩雖驚俗嘆善悉長人

之情態矣長人氣衰不能飢太不能多醉曲體其情斯爲敬也

爲人子者尤不可不讀此箋

猱毛以爲猨屬陸疏云獼猴也說文作夒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又

云猴夒也廣雅云猱狙（親太切）獼猴也史記索隱漢書注引之意

皆與陸同樂記注夫釋獶（俗誤作獶）爲獼猴案猨性靜猴性躁樂記

獶雜子女正言侏儒倡優戲弄之態必不取喻於靜者矣以猱

爲猴當是也猨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㠯爲猨屬孔甲傳云猱乃猨之輩屬非即猨得之矣爾雅郭注云猱亦獮猴之類又云猱似獮猴而黃則猱與猴別獸與陸意異漢書相如傳顏注云猱乃高反又音柔即今之所謂戎亦作狨皮可爲鞍褥者唐世㠯狨皮爲鞍褥貴賤通用宋太宗始禁士庶不得乘狨毛燠坐見葉夢得石林燕語即此獸也戎音柔聲之轉今狨音戎非獮猴也案狨色黃赤故名金線狨顏語正與郭注合埤雅因并說家㠯猱狨爲一獸而與猴各釋殆不啖也嚴緝云猱即王孫此與元恪疏同當㠯爲正王孫猴之別名也亦名胡孫漢王延壽有王孫賦唐杜甫有覓胡孫詩皆指獮猴又案猱字樂記作獶史記相如傳作蝚當㠯說文夒字爲正說文云从頁巳止

夊其手足鉉等曰巳止皆象形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箋疏以雪喻小人日能消雪喻王能誅小人

劉向災異疏引詩大同此義蘇氏訓爲消釋親族之怨因敘有九族相怨語也然讒慝擯黜則親睦自敦怨恨之消釋意足詠之矣以記嚴緝皆祖蘇說不如集傳從古注之得也

菀柳

古人釋經不輕信其所疑故左傳引詩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注皆以爲逸詩而說雄雉小明維天之命三詩者亦不用以爲證蓋詩語多有相同見存者尚然既逸者可知矣朱子據戰國策上天甚神無自瘵也之語欲改菀柳詩

甚蹈爲甚神恐非闕疑之道

居以凶矜呂記嚴緝皆解爲幽王所以自居與式居婁驕之居同

而引書惟厥攸居語證之以爲古人論治敵毋言夫居見君心

之所關重也意甚美矣然此詩本指正未必然鄭云王必卑我

居我於凶危之地意雖淺而實得之解古人語正不必過求深

也

都人士

朱子辯說云都人士敘蓋用緇衣之誤是不然敘縱非子夏作然

其來古矣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子之徒與大毛公

俱六國時人毛公傳詩敘尼子作緇衣孰先孰後未可定也何

知非緇衣用敍而必爲敍用緇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襲者甚多易詩書皆聖經夫往往有之敍所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當是先正遺言敍詩者與尼子各述所聞箸之於書耳又敍意是舉古之節儉駮今之奢淫朱傳謂亂離之後不復見昔日之盛美而歎惜之義稍異若較論之則敍義長也觀詩篇所述然非紛華綺靡之事狐裘充耳於帶蠆髮皆乎常之服飾也臺笠緇撮尤儉之至也菁姝之由嚴雖更有加矣冕弁衮服瓊玉笄珈之儀容載於國風及左氏傳者尚燦燦可觀豈商京之由反不得見乎況舉古之節儉以駮今之奢淫乃是大訓之意所以爲經也若如集傳之說則直是

蕭后之述煬帝宮女之說幺宗自何關於世教而夫子錄之哉
古之所謂有德者必核其實故偁人之美往往與容服言行爲言
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表記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
其容而無其詞恥有其詞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德藏
於心行見於事故德必驗之於行也是經論先王之法孟子論
堯桀之異亦以服言行爲言雖不及容而服足兼之矣都人士
首章狐裘黃黃服也其容不改容也出言有章言也行歸於周
行也與表記正相合唉容服言可飾於外行不可矯於一旹也
行尤重焉集傳行讀如字周訓都京誤矣偁人之美顧略其所
重乎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證楚子囊之忠杜注忠信爲周意

正與毛合（毛云周忠信也）況以周爲忠信乃詩書之常訓何足爲異而必欲易之

彼都人士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辯其誤而謂士與女對擧是賢賤之通偁當矣源謂士之偁可通於賢賤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賢者言以民望之目充以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嘫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艸笠而至注引（此詩臺笠）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皆賢賤皆緇布也嘫則臺笠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賢者常服與夫有皆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

女對擧女偁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擧其賢不應士偏指其賤鄙吕士爲民者徒見敘民悳歸壹之文曰不知古人言民夫通上下偁之不嫥指民也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敘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卽吕五章皆指巷民者言何不可哉

鬒直如髮傳云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蓋內密而外正又始終不渝見女悳之盛自後儒貪取髮字太說故求巧而反拙朱傳訓爲髮之美旣於如字難通嚴緝用解頤新語說謂此女之髮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用假髢吕爲高髻此夫未喩案此篇除首章而外下四章皆吕女對士言若从毛義則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若

从鄭說則斷直咏其性行尹吉偁其氏族卷髮美其儀容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擧帶髮二意而咏歎之不與上三章一例也朱傳反謂以四章五章推之當言髮之美殊不知尹吉一章閒於其中何獨不倫邪況四章五章士言垂帶與女言卷髮同也此章之士何不亦言垂帶而言臺笠緇撮邪

假君子女謂之尹吉毛訓尹爲正孔疏申之以爲正直而嘉善盡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爲姞其乙切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其說亦通但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偁其氏一偁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偁婦人必偁其姓

未有獨舉其氏者源意尹吉二字是嫥有指目之偁古者㠯姓偁婦人必有所繫㠯別之或繫姓於謚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國韓姞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氏者狐姬孔姞之類是也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欒祁之類是也周之盛旹必有姞姓之女嫁於尹氏而㠯賢箸聞者當旹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詩言謂之朙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詞猶白假大家女子有號爲某人者云爾尹乃少皞氏之後己姓若玆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己吉矣

謂之尹吉畢竟傳義爲長二章髮直三章尹吉皆言性行之美也

士德之美詳於首章女德之美詳於二三章美是人者固宜詳
於德矣參成之易傳祇因謂之二字未安自啖尹正吉善是美
德謂之云者言人稱其美德如此於文義何礙況幽王昔尹爲
大師蹶惟趣馬二氏正當感昔其女子之都雅嫺麗豈必不如
曼容而顧云不見哉

我心苑結苑本作薀說文云从艸溫聲於粉切引左傳薀利生孽昭十年積也又滞也詘也俗作蘊此詩苑結及禮運大積焉而不
苑皆作苑詩釋文於粉反徐音鬱又於阮反禮釋文於粉反飽
菀囷蘊結釋文夫紆粉反當吕此反爲正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箋云帶於禮自當有餘

髮於禮自當有辨可見一衣帶之微一笄總之末皆有禮法存焉而古王制禮之嚴都人守禮之密俱隱然於言外詩人思古之意如此所以有關於人心世教也蘇氏以古之爲容者從其自然而非彊之是惡知禮意然猶有不致飾之義焉朱傳以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直爲豔體之佳句矣

采綠

敘云刺怨曠也蓋謂刺昔之多怨曠自征役過昔王政之美故復申言之云幽王之昔多怨曠者也則刺怨曠者正刺幽王也鄭氏不會敘意釋之以譏其不但思念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此誤矣輒引綸繩特託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眞謂

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與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呂爲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朱子辯說謂此詩怨曠者自作非人刺之駮敘與遵敘異而誤解敘意則同又謂非有刺於上則害義尤甚征役頻與室家睽隔民生愁困誰實使然上之失道不言可知矣猶云非刺則是君之於民竟可棄置不視也而元后父母不反爲妄語乎

藍箋云染艸也案其種有五菘藍堪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莖實相同而葉稍異蓼藍葉如蓼菘藍葉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蓼藍歲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馬藍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木藍與諸

藍不同而皆堪作澱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疏申其意以爲摯近以見遠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爲恨況日月甚遠乎此解優矣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無此禮故改訓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殊不知作詩者借禮爲言非有實指采藍婦乎朱傳曰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遠行而約以五日歸恐未必啖

傳云詹至也爾雅釋詁同案詹訓多言至乃借也啖義出雅傳夫云古矣不誤也朱傳曰詹與瞻同吾未敢信瞻借詹雖史記有之周本紀啖至義自通不必改訓況詩中瞻字甚多何采藍閟宮

二篇獨太偏刻哉

韔弓綸繩箋疏㠯爲婦人因夫不歸悔當旹不與之偕往此必無之事而或有之情也作詩者揆其情而言之自後儒㠯妨於義改訓爲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說可通而趣味較短

黍苗

周家十臣惟太公之後有桓公召公之後有穆公皆克紹先烈周公雖元勳其子孫不及也嗟穆公之乃心王室忠貞勞勩无非桓公所得比驪諫厲王又脫宣王於難而㠯子代之及王大優爲之乎淮夷城謝邑上能宣布王惪下能慰安衆心穆公先朝舊臣年高望重盡悴事國不敢告勞眞無忝厥祖矣故當旹旣

咏其事而奕世之後猶歌思不忘有黍苗之篇也皇父作都於向萊民之田徹民之屋雖由幽王之闇唆使得大臣如穆公者董其役則任車牛必有其制告成歸處必有其期何至大爲民患哉此黍苗篇不徒刺王又刺其大臣也敘云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詩指昰唆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鄭分爲四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去聲^牛者駕車之牛在轅中此將車者事也所謂我車也其在轅外者須人在肩牽之在旁傍之所謂我牛也集傳易我牛之訓曰牛所以駕大車也豈以我車爲駕駕馬乎案鄭氏牽傍之說本於周禮牛人及鼻隸之文詩疏引之有明徵矣焉

用夏新兮

原隰既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獨原隰最利於人案爾雅有十土其可食者三隰也下溼平也大野原也廣平陸也高阜也大陸陵也大阜阿也大陵七者非沮洳萊沛卽險陗墝埆非樹蓺之地原也可食者阪也陂者隰也下者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原隰之名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傳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謂原隰最利於人夫指斯土

原隰阪皆可食而原隰尤利人先王疆理所獨詳也故周禮夏官之屬設邍古原字从辵从备从彔自爾雅變爲原而原泉字加水爲源師以辨其名而詩人詠之尤多然爾雅有兩原隰其一可食其一不可食茲見於詩

異實而同名不可不辨也案詩有兼言原隰者曰于彼原隰曰原隰裒矣曰畇畇原隰曰原隰既平曰度其隰原有獨言原者曰鶺鴒在原曰至于大原曰瞻彼中原曰中原有菽曰周原膴膴曰度其鮮原曰于胥斯原曰復降在原曰瞻彼溥原有獨言隰者曰隰有苓曰隰則有泮曰隰有荷華隰有游龍曰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棗又曰隰有棗隰有楊曰隰有六駮隰有樹檖曰隰有杞桋曰徂隰徂畛曰隰有萇楚隰桑有阿者各三今以論雅兩原隰合而論之曾孫之所田召伯之所于公劉之所度其爲可食之原隰無疑至皇華喻使臣常棣喻兄弟則用以託興不過廣平下溼之通名也小宛之中原有菽可采緜詩之周原

蓋荼如飴文王之遷程公劉之遷豳將欲建國太都墾田藝穀其所營度相視必非墝膌俗瘠之場圮痞桑三風及小雅二詩各箸隰之所產榆杻楊駁及爽棟山厄切即梀中爲車輞俱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荼枸檵杞可入藥檖梟有實可啗太嘉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千耦眾而耘焉此六原十三隰定是可食之土至於常棣之原禽鳥所集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䠶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衛隰已有泮鄭讀爲畔偁中必瀦水鄭之荷萼游龍水艸也邶之竿桃即萇楚薁艸也而隰生焉則太沮洳澤障而已

隰桑

隰桑之思君子猶丘中有麻之思留子也留子隱居而能廣蠶桑

之利君子杜野而能著庇蔭之功周尚多賢矣惜幽莊兩王皆弃而不用也此以周之所以東而東周之不復興也雖唉隰桑詩音節略與風雨同使編入國風朱子定以爲淫詞矣

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爲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以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併及它詩遐瑕二字唉鄭先注記後箋詩箋詩皆徃徃改其肯說所見必有進不應徒執其舊解也以記釋此以爲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唉玩詩語及鄭箋茲奄規誨意惟箋末引論

語㤅（愛俗）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謂彼已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已爲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波不已誨譖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於詩矣鄭引論語旣貽誤於杜杜注左傳又貽誤於呂千餘年未有能辯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大未得箋意也鄭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釋詁勞謂皆訓勤）論語言㤅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㤅必欲勞來之鄭應用孔說）詩言㤅之則必勤恩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已譖不謂非譖不忘也意杜㤅勞不杜忠誨也

中心藏之鄭元王肅皆謂訓藏爲善（鄭說見箋王說見表記疏[illegible]詩釋文云藏王才郎反則肅

不訓善與禮疏異意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蓋古者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當旹詩字必作臧故訓爲善也𡚱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忠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害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

白華

敘以此詩爲周人作正如小弁詩是大子傅作自朱傳指爲申后自作不知何據後世長門賦明君詞皆出文人手何嘗自作乎

滮池北流傳云滮流皃箋云豐鎬之閒水北流說文作淲云水流皃皆不以滮池爲水名水經注云滮池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則實有滮池之水矣案豐在鄠鄗在東滮池在鄗西正豐

鄗之閒也後人因箋語遂取水之杜鄷鄗閒而北流者名之曰滮池云爾凡後世地名與經語合者率皆此類水經注又云毛詩曰滮流皃而世傳㠯爲水名蓋亦同鄗意

鶖俗鶩侶鶴而清濁不同所謂禿鶖也亦名扶老善與人鬬脯脩食之盇人氣力歪及奔馬近世本艸綱目據景煥閒談及環氏吳紀謂海鳥爰居即此禽誤矣禿鶖咏於詩又人所常見臧文仲聞人也何至不識而祀之乎

鴛鴦戢翼取陰陽相下義義本爾雅又與易男下女意相合此箋疏之解信而有徵者也朱子宗橫渠之說㠯不失其常釋之

緜蠻

辯說譏緜蠻敘近世[illegible]仲輿敬駮其誤至詳確矣說見通義又謂集傳釋此詩皆爲鳥言不成文義无爲管論案詩之託爲鳥言者必如鴟鴞篇則可彼云徹土云捋荼云予羽云予尾以爲鳥自謂宜也此詩之敘誨車載豈鳥所望於人哉

毛傳云緜蠻小鳥皃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皃語雖小異其爲皃而非聲則同朱傳以爲鳥聲本於劉執中彝始臆說也案黄鳥倉庚一禽也其見於詩曰睍睆曰熠燿目其色也曰交交曰緜蠻指其形也其以聲音著者惟葛覃出車兩詩倶曰喈喈目七月云有鳴不云如何鳴也凱風云好音不知如何好也意喈喈而外更無可擬似矣

未事而敎之事至而誨之鄭因經敎誨異文故爲此分釋其實敎誨一義也敎云飲食敎載則言敎而誨在其中矣

瓠葉

瓠葉敘言幽王弃禮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肎用萼谷非之以爲觀賓之初筵幽王乃宴飲之過故此詩極陳簡儉之意佀矣啖頌弃詩言王有旨酒嘉肴不以宴其親族則與此敘意正相合也況賓之初筵刺其沈湎淫泆非刺其奢也蓋幽王所與宴飲皆匪人狎客自至於嘉賓懿戚固其所疏而不欲近也其宴飲之昔惟有載號載呶亂我籩豆而已至於一獻百拜之儀又其所畏而不欲行也賓筵詩刺其越禮瓠葉詩刺其廢禮惟越禮則

廢禮愈甚牲牢饔餼所以行禮也空其不可用矣敘之言詎爲
過乎
瓠壺同類而微別瓠形卷壺體圜也豳風斷壺落其實也小雅瓠
葉言其葉也一爲農夫之食一爲庶人之菜其用等自孔疏引
七月以證瓠葉云彼雖壺體與此爲類明夫農夫之菜
瓠葉篇言庶人飲酒事自啖可以觀禮焉爲酒本以燕賓先與父
兄室人酌而嘗之親親也用瓠菹儉也賓至加以兔羞備獻酢
酬之儀物儉而禮重也敬賓也箋謂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
太賓主爲酌名夫飲酒所以行禮庶人能行酒禮故備君子彼
醉而伐德者小人而已矣案古者敎民必以德行道藝故庶人

皆知禮有士行詩所言乃紀其實也成周風俗之美於此可見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敘云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苕之華敘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何草不黃敘云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三敘所言乃一時之事而不見於史此可補其闕矣嘗考之春秋處處皆有戎狄滅衛伐邢病燕公羊傳謂中國不絕若綫僖四年賴齊晉之霸稍攘除之幽王時正其蠢動之初與嘫周之一代實與戎狄相終始自古公避狄居來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文王伐翟伐昆夷伐獫狁成王再伐淮夷穆王伐犬戎伐

徐戎懿王之世西戎侵鎬翟人侵岐又敗於犬戎孝王伐西戎夷王伐大原之戎至厲王之末而獫狁蠻荊徐戎淮夷皆叛宣王中興四出征伐僅克底定然其末年竟有千畝之敗繼以幽王之昏暗逮驪山禍作而周轍遂東矣蓋三代以前戎狄錯處中華故為患最劇孔安國書傳云秦始皇逐出之孔去秦未百年傳聞應不謬王肅謂自紂時戎夷錯處中國則未必然案禹貢淮夷嵎夷萊夷島夷西戎之類皆在九州境內后稷子不窋竄徙戎翟即豳地也此皆虞夏之世中華之有戎狄其來遠矣大抵開闢以來風氣古樸深山險水王者聲靈未能徧及戎狄嘯聚其閒如今楚粵箐峒中有蠻獠自棄諸夏之式微皆出

爲殼王者興則討之也如采薇出車及宣王諸詩所咏是也無王者則猖噬豕突無所顧忌中國之受其傲而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艸不黃之詩作矣又案周秦皆興於雍其被戎患大略同秦犬丘大雒之族滅於西戎秦仲復爲戎所殺子莊公破戎孫世父伐戎被獲襄公復伐之自周轍東而雍之戎患秦獨當之矣三詩敍所指其周秦興滅之關紐乎嗟同一戎也周以之興夫以之亡而秦復以之興興亡之故不在戎已

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荊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爲荊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爲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下二句爲荊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

鑿偁非毛恉況經之言東征敘本用兵之由故兹舉戎狄與荆舒自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之言道塗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宋諸儒之說得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蓋以此爲將雨之兆也橫渠以此爲久雨之驗而以離畢爲再雨之徵謂豕性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因久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止未久也乃月離乎畢雨徵又見此苦雨之甚也嚴緝推論之甚明暢是張意本與毛殊朱傳以豕月爲將雨之驗旣从毛矣復載張語而不辨其異同不已疏乎又張說太巧不若毛之乎豕雖負塗嘫謂潦水濯之方見白蹢則穿鑿之見也

顧卉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㠯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卽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嘫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箸方雨遠之則否矣此卉白得之目驗嘫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儒妄託也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予[illegible][illegible]掌天官當知其誤白

月離于畢大全錄朱子之言曰畢是漉魚底漉音鹿又网漉魚則滲也其水淋漓而下若雨嘫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大類畢故月入之卽雨噫此淺非朱子語記之者妄白

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爲助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然不云用以取魚且叉网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季閩粤捕魚之器何可以證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感召洪範鄭注謂雨木也爲金妃畢乃昴宮之宿从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叉网水下淋滿若雨故天星象之豈未有叉网時天上無畢宿邪即有之而不好雨邪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尚象仰觀俯察畢器本象星以爲形夫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孫炎謂以网名畢郭璞謂以畢名网孔疏是郭今反謂畢星

名義取諸負网其誤三也三誤本易知但後世學者見其說出於朱子家不敢置疑故辯之如此

苕之華

詩有苕之華爾雅有陵苕神農本經中品有紫葳郭景純見本艸紫葳一名陵苕故援以注爾雅而毛傳以苕華爲陵苕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爲一艸無疑矣其皃狀則爾雅有黃華白華之釋鄭箋有紫赤而繁之偁陸疏有似王芻而華赤葉青之說其別名曰蔈曰茇見爾雅茇華陵苕瞿陵見本艸鼠尾見陸疏其以爲瞿麥者則張揖與陶隱居之誤也顯慶中蘇恭修唐本艸始以紫葳爲陵霄後之注本艸者率

沿其說然未有用以釋詩之苕華者而朱傳始用之今驗之有不相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苕華有黃紫白紫今陵霄華面赤背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苕可染皁沐髮即與本草經所言赤同今陵霄華葉俱無染皁之用不類二也陸疏言苕華好生下溼本草經亦言生下溼水中故陳風旨苕生於邛丘則陸疏別釋為苕饒今陵霄偏生於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又陶氏別錄注引博物記云魁瞞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草必當奇異今陵霄乃凡卉耳何足為奇異哉案箋疏言苕華紫赤則芸黃為衰落之色若陵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不可喻旨之衰也故朱傳別取附

物而生雖榮不久爲說夫華之榮譏各有常條非因特生而久附物而速也況詩人身當危亂則已集於枯何榮之有而儀云不久乎取喻殊失實矣物名未覈則經意亦殽學詩所以重多識

蘇頌圖經疑陵苕爲鼠尾艸因苕華陸疏有鼠尾之名也案鼠尾亦名陵翹亦名烏艸即爾雅之葝鼠尾也郭注言其可以染皁別錄言其生乎澤中蜀圖經言下溼地有之而陶隱居陳藏器亦言其可染皁此與陸疏之說苕華俱相合而鼠尾名又同當是也惟韓保昇言有赤白二種爲稍異然較之陵霄猶爲近之

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

飽治日少而敝日多也傳語明白簡當矣後儒㞢說徒紛紛自

心㞢爲明堂猶房㞢爲天駟營室㞢爲天廟取象於人事爲星㞢

別名自董氏道白心出杜明堂者正也至將漫而望於負笥中

其能久乎語見呂語此謬矣心卽明堂又出杜明堂乎且天星晝夜

一周其行疾速留微小所容無幾不能久留星光故云不久豈

必謂將漫昔乎

何艸不黃

何艸不玄箋云玄赤黑色艸牙蘖者將生必玄蓋謂明季㞢昔猶

未歸也劉彝直以爲黑腐㞢色與鄭異朱傳云既黃而玄則从

劉也啖艸㞢朽腐黑而已豈復兼赤乎案玄與黑不同周禮鍾

氏注以爲鶵鷂之閒是也燕名乙鳥正以其羽色夏以建寅之
月爲正故尚之夫取艸木牙蘖之色以艸之爲衵菁鮑說信而
有徵矣

毛詩稽古編卷十六終

PL
2466
.Z6
C4
v.15

毛詩稽古編卷十七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緇廷氏校

大雅

文王之什上　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敘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說謂敘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儀命爲諸侯乎緯書赤雀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即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

矣雖不顯言偁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武成書已有辯今
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劉
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以爲受命七年而
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案武成誕膺天命九年逸周書文傳
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說信矣康
成不見古文尚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爲斷
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帥勞詩被因其年得釋即以歲莫
伐耆亂六年始偁王此言非也受命改元縱未偁王其形已露況
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因之旣因豈得復釋揆之情事當

不觭矣又左傳襄二十一年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偁王本於桼成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年即偁王矣

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悳已箸見於天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悳之顯命之旹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悳詩美文王悳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是以子

孫冢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案呂記引朱子初
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亹亹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繫詞詩傳文王記
注禮器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㠯說文無亹字欲改
亹亹文王亹字从女从𡰥董逌從而咊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
文王爲據皆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崔集
注宋𣏌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
相傳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董又引說文云娓勉也案今說
文云娓順也𢆶無勉訓又娓字許慎本讀若媚其無匪切乃徐
音也

陳錫哉周朱傳解爲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此詩郎舉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意目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皆語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

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爲君臣亦世爲臣也所世皆顯悳之士不扗識世卿之例矣又菁烁皆周召毛凡蘇蔡諸族皆周初公卿後宣十季左傳疏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嘫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於義何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菁烁本恉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天也於緝熙敬止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熙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此說之異於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子孫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義

也今云卽有商之孫子觀之旣不接上義下語又複出矣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卽首商之孫子當矣
士者男子之通偁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上文凡
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卽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
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
注朱子自言闕志顔說玆其一與嘆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
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
何嘗指其臣屬邪且首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而
祼將正侯服之事如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藎臣傳云藎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女祖爲之法夫多士

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藎之臣恐大迂藎本染艸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義毛公得於師授當不誤也由進而復轉爲忠不已遠乎今忠藎二字習爲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卽德自言修德言配不旣複乎源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正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旣命言命之歸於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求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

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爲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遹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見釋言悳卽脩祖之悳故云述而修之句義又相接成矣今以爲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

𡀍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與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假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旹改之旨

宣昭義問毛訓義爲善鄭訓爲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

字葢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从毛音从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倣欲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悳合於天
也與首章義相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爲其神在天則已
非合悳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天同悳總首章之義何肯
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緜二篇集傳皆以爲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始因文
王篇而連及之耳夫文王詩之爲周公作僅見於呂覽呂覽之
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尚
未可確指爲周公況此二篇乎

大明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
天命敘於文言德於武言命互文亦肖篇嬪言文王此篇由文
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王季大任欲言武則追本大姒詞雖洄
及意有嬪歸猶思齊亦言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太言當有實
主也敘獨言文武得詩之指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大任
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敘說是謬矣詩書
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況任姒婦人亦受天命乎周南
敘儀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猶大譏之以爲禮樂刑政悉出婦人
之手及自爲辨說則謂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之相戾邪
明明在下章毛傳目文王鄭兼指文武爲一篇之總括鄭說勝矣

近皆以爲泛論其理則不啖敘言有明德正指首句明明言自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爲明德當兼美惡爲義與敘不合况詩中凡言明明皆爲美偁茲何得獨異又敘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意互相備是顯以詩之明明爲文武之明德矣以爲泛啖論理尤不合也案詩主美周而首章爲全詩發耑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棄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自若章首徒泛論其理章末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絕不相屬亟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敘注微子爲紂同母庶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屬非通論且事出呂

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鼂據之呂釋書敘孔又據之呂釋詩過矣微子庶而長故爲元子紂少而適故爲正適名偁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於周疏申之云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殷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此未必然也就商旹言則周夫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爲商而與周分彼此也自成王旹追述而言則摯夫周自非商也文義雖通不如畿內之說當案周語云摯疇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夫仲虺雖國於薛旣相湯致

王爲開代勳臣其子孫當別有食采於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摯爲畿內國信矣又舊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徙國於摯祖己者仲虺之後此語非是季歷娶婦旹尚未爲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杜佐太丁未久祖己事太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旹此旹大任已生於摯安得其七代孫方國於摯乎宋洪邁言舊書世系表皆采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邑嘆矣

白嬪于京朱子以爲疊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證之此本鄭箋嘆非詩恉也上句來嫁于周詞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哉況堯典孔傳本謂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㕛不如朱子所云也王肅述毛以盡婦道

於大國正與書傳同意優於鄭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爲大姒有文德而祥爲善鄭以文爲納幣之禮祥爲卜吉意各別矣孔疏申毛說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佮兩解殊少畫少而以卜吉爲善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以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旹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

岐周卽今鳳翔府岐山縣地府城東五十里莘國地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南二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地渭水之北所謂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造舟爲梁不知過何水傳箋

無明文嚴緝㠯爲渡渭亂非是

造舟爲梁造字慥艸皁三音俱可讀本作艁說文云造古文从舟方言云艁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艁廣韻云㠯舟爲橋曰艁此其證矣案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爾雅文也假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艁舟孫炎曰艁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艁字本義餘訓皆借㠯觀古文从舟可見左傳艁舟於河昭元孔疏云艁爲至義言舟相至而竝比也艁本爲比舟何必由至義㠯通之迂矣集傳云造作也作舟于河比之而加版夫訓造爲作是詩僅言作舟㠯作舟止成舟如何便成梁邪茍不補出比義詩幾爲不全語矣

纘女維莘纘大任之女事者維在於莘也長子維行莘之長女維行大任之悳也太任之配王季維悳之行大姒之配文王夫維悳之行故曰纘也兩行字義本同今以爲女子有行之行非是

保右命爾箋云安而助之又將命之疏申之云身體康彊國家安寧虞安之也多生賢輔季壽九齡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悳滅殷發誅紂及渡孟津白魚入舟是又將命之也剖析甚朙集傳於此三字不甚分別其義意丹書白魚之事非所欲言乎嘆經文字義須一一有歸也源竊爲之說曰文王爲西伯已三分有二及武王伐紂諸侯八百國不期而會孟津是又將命之也民心即天命故以當之庶不入讖緯之說耳

武王告神之詞已偁周王發矣至牧野臨敵反曰維予侯興此本其初而言也言此以侯而興卽知假以王而亾興亾之際故抑揚其詞且使後人知鑒矣至嚴緝載朱子之言曰予侯猶言我后商人偁之也義亦通

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爲昧爽孔疏是之喚毛義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爲雨止則傅會殊甚假引尚書孔傳雨止畢陳及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此兩文爲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爲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書後人贋作其可爲據耶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

雨爲天地神人協味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㠯得雨爲天助而嚴㠯雨止爲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緜

緜詩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翟之閒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淳化縣西百二十里三水縣遂縣也元廢明初復置界當涇水之西及大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緜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匋復匋穴哉正㠯大王初至扶風之地

故未有家室句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𡚁是也今以
緜詩首章爲大王居豳事者始於桑成句毛傳本無是說也傳
於首章即述大王避狄去豳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
之陶其壤而穴之則明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
又曰未有寢廟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故
言此章止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
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旣於岐此不應獨於豳矣又三章傳曰
周原漆沮之閒合周原與漆沮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傳訓土爲居
漆沮卽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艸萊甫闢寢穴而居理或有
之公劉居豳至大王已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不獨於豳斯館

見公劉篇而已再攷七月篇所偁竄向墐户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亟其乘屋躋彼公堂諸語皆有家室之證也至於蠶績裘裳爯饎獻兕朡陰菁酒諸禮儀文物燦㷂畢具豈穴居人所能辦邪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皆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弟太言之敘當如此也桑成誤認傳意故於首章之述遷豳則解之白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淺非毛恉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謂在豳實有宮室因欲美大王在岐新太故云在豳未有召爲太文之勢夫詞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但不應太過其實況同一岐土始榛蕪而後輪奐方見大王㕯造之美何得召

豳相較乃成文勢乎啖箋疏之致誤其故有二一則見次章方
說遷岐首章定是未遷者一則見傳訓古公爲豳公冢謂因杜
豳而偁之也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次章追數遷居情事
文義未嘗不順且相度既定即繼以築室耕田事相接續次章
之義自應與下諸章連貫成文也又古公本自豳而來則雖杜
岐夫可冡豳公之號不必過泥若泥豳公爲未太豳之偁則民
之初生傳釋民爲周人獨不可證其爲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誤
始於鄭而成於孔後儒相習莫覺其非得馮義芳見毛傳之眞
面目故備論之以埃後之博識者
瓞爲瓜紹而小於先歲之瓜稷爲嚳之胄而後世益微不能如嚳

之爲天子故詩以爲喻箋云緜緜嘫若將無長大之旹是也緜
緜亦微細之意譬是瓜稷至紺是瓞大王毅基王迹則非瓞矣
詩欲美大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瓜瓞以爲式微之
喻也後世文人用瓜瓞爲故實者嫥以況子孫蕃衍宗祀延長
與卜世卜年同意殆誤認詩指
復穴皆土室復則絫土爲之穴則鑿地爲之其形皆似窰竈箋云
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嘫是也朱傳云陶窰竈也復
重窰也是直居於窰內矣斷無此理況陶復既各爲一物爲古
公所居下又贅陶穴二字不成句法案復字本作𥨎說文云地
室也引此詩朱子重窰之訓不知何本又案古者堀居隨地而

造乎地則累土爲復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高地則鑿土爲穴
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

䔖荼如飴䔖字訓爲䔖苣者音謹訓爲烏頭者音靳朱傳从孔疏
以䔖爲烏頭而仍用釋文之謹音疏矣

䔖荼如飴孔疏云内則䔖苣枌榆則䔖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艸
云芨䔖艸郭曰即烏頭也則䔖者其烏頭乎若䔖苣之䔖雖非
周原亦自甘矣嚴緝非之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艸甘
美惡皆肥大豈能變毒爲美此䔖定是䔖苣之䔖案嚴說良是
毛傳云䔖菜也鄭箋云菜雖苦者甘如飴若是烏頭則當云艸
不當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亦毛鄭意矣又荼雖名苦菜

艸木疏言其得霜則甛脃而美故禮羊之苄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惡菜也又爾雅蘦苦堇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似米汋食之滑本艸堇汁味甘公食大夫禮鉶芼皆有滑注滑堇荁之屬士虞禮鉶羞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注以苦爲荼荁爲堇屬合此諸說觀之二物正是同類苦荼苦堇同以苦得名啖堇味甘美荼夾甛脃堇則禮用以爲滑荼則禮用以爲芼安得謂非類乎孔誤矣大抵二菜元非苦物但未必如飴耳周地獨如飴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雖膏壤豈能變爲甘哉又案士虞禮注旣訓苦爲荼荁爲堇屬卽引詩堇荼如飴證之是康成注禮明以此詩之堇爲苦堇矣孔雖申鄭而不得其意

孔呂蓫爲烏頭朱傳又从之故蓫葍之蓫亦復詮釋今案蓫葍一類也內則注云葍蓫類冬用蓫夏用葍釋文云葍似蓫而葉大是已又案苦蓫兩見本艸艸部及菜部皆收之唐本艸水蓫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經石龍芮言其子也入艸部中品陶隱居云生石上其葉芮芮然短小故名說文言其根如薺葉如柳烝食之甘後漢馬融傳注言其蕚紫葉可食唐本注亦云此菜野生非人種葉似蕺蕚紫色李氏綱目云此旱芹也又有一種黃蕚者有毒殺人謂之毛芹

廼止左右定民居也疆理宣畝授民田也各分四義孔疏云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乃爲之疆場乃

分其地理乃敎之旹耕箋云旹耕曰宣乃治其田畞分疏明且確矣㗖
又云彊理是一宣畞夾同但伦者㠯乃間之而成句自夫旹耕
與治田誠一事也彊是分其經界理是辨其土宜戠㗖兩義何
可合爲一乎此過泥箋語矣又此詩彊字監本注疏不从土釋
文伦强云本夾伦彊同居良反今俗本此詩皆增土伦疆矣案
疆本伦畺說文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疆乃或體又伦彊壃
畺又案畕比田也从二田音與畺同
鼛臯通用周禮地官鼓人掌鼛鼓攷工記韗人爲臯鼓總一鼓也
章氏攷索謂臯者緩也故㠯節役事㠯㗖
毛傳㠯臯門應門爲天子之制鄭箋謂諸侯夾有臯應毛說當矣

諸侯無皋應朱子辨之是也孔疏欲證鄭說引襄公十七年左傳宋人偪皋門之晳謂諸侯有皋門夫有應門誤矣宋築者謳言澤門不言皋門也據杜注澤門是宋東城南門非外朝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皋門孔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案假釋文言澤門本或作皋門者誤孔所據當此本矣嘆則以爲朝門者豈服賈諸家之說邪

傳云冢土大社也案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疏云在庫門之內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謂大王初立岐周之社迄王通立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漢社稷證之語見大全誤矣大社之尊正惟天子得立自安得天下盡立之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皋應二門爲天子之制則諸侯不

得太何大社反通於天下乎況藻事亦未可證周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而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爲今也故舉上章太社言大王太社有用衆之意故今文王不絕恚怒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从毛解又以不殄爲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爲因上之詞卽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旣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指

柞棫爾雅云棫白桵音緌郭注以爲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疏據三蒼說以爲棫卽柞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孔疏兹存兩說不能辨其孰是朱傳本从郭注而大全引東

陽許氏語即之則純襲陸疏之言與朱意正相反而引以爲證

草矣案白桜本艸用其㯽爲藥名蕤儒隹切核入本經上品陶隱

居云大如烏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韓保昇云葉似枸杞而狹

長蕚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細刺宋蘇頌云木高

五六尺莖閒有刺此三家注所紀物色形相皆與鄭氏同朱子

獨取其說豈有見矣至陸疏之棫夾載本艸言櫟有二種一種

不結實者名棫是也嘆非此詩之棫

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拔字从手旁蒲貝反疏云拔嘆生柯葉也柭

本蒲八反訓擢柯葉生正拔擢之狀音雖殊義實相因日韻會

拔字四見獨於泰韻作柭从木旁注云禮韻續降豈非後人傳

寫妄易偏旁而禮韻倂收之邪於泰韻注云又見隊韻於隊韻注云又見曷黠韻則四韻共一字假三韻皆爲拔何此韻獨爲柭乎

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爲困未詳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云喙短氣皃郤呂喙爲病病豈非困乎短氣亦困之狀此足證毛義矣仲達何未憶及邪又方言云𡞞𠑡倦也郭注云今江東呼極爲𡞞因引外傳郤語又曰𧲣極也注亦云江東呼極爲𧲣嘫則喙𡞞𧲣三字通用矣又廣雅𧲣困同訓極廣韻𧲣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亦作喙亦作𡞞

虞芮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咊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爾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之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當皆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敘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指

棫樸

棫樸薪槱是俊乂盈朝之喻烝徒楫之是策力畢效之喻敘所謂能官人也朱子論興體最輕於此二興止以數助字畢之不究

其義空其以敍爲誤矣至次章之奉璋三章之六師正舉祀戎兩大事見賢才之用乃濶解爲天下歸之夫天下之歸豈僅助祭之髦士從征之盛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汙俗一新箋謂作人者變化紂之惡俗綱紀之施能使四方咸理則又言其政教之美見官人之效以朱傳總歸於文王之悳夫文悳雖盛亦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不益見其悳盛乎

棫樸次章王肅述毛以爲不言祭孔疏亦以傳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爲祭殊不知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獨非半圭乎傳文質略偶不及瓚且安見其必非祭也肅謂璋瓚不名璋疏引王基語駁之矣而仍用肅說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正所謂勉勉也綱紀四方又言其政教之美及於天下耳集傳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勉勉我王所以綱紀乎四方或問所美之人爲誰朱子曰追琢金玉所以興我王之勉勉也據此則其相其章當興綱紀四方矣上二語各四字分爲兩截亟破碎不成文義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語皆比也集傳以此章爲興失之矣章周王之文也相周王之質也追琢者其文比其修飾也金玉者其質比其精純也一喩一正相爲形况有客篇追琢其旅白駒篇金玉爾音同一句法耳綱爲网之綱紀爲絲之紀以喩我王之

爲政於四方矣比也假象於器物而云其如似之偁詩中比體類此者多有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伱人維藩大師維垣諸詩皆是集傳槩以賦目之矣但朱子釋詩多於興中分出比體獨此詩本比也而又以爲興殊不可解

旱麓

首章毛傳純用周語爲說謂陰陽咊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易樂本不以上二句爲興也鄭易之曰林木茂盛者得山之潤澤也喻周民豐樂由其君之德教始以爲興體矣疏申其意謂詩美君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惟論艸木周語遺其興意毛傳失於佗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源謂此詩之指周語及毛傳盡之

矣陰陽咊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㠯養民安得謂惟論艸木乎負麗詩卽負酒二物㠯明萬物之盛多此詩卽榛楛二木㠯明資用之饒裕舉一㠯見百其義同也古人引詩雖多斷章咲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㠯記㠯榛楛喻君子㠯榛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夫㠯此章爲興而興義則殊蓋箋疏㠯君子目大王王季而㠯記用丘氏說㠯斥文王故取興夫別也

詩三言瑟瑟兮僩兮傳云矜莊皃瑟彼柞棫傳云衆皃瑟彼玉瓚毛無傳而箋云潔鮮皃案此瑟釋文云又作璱說文引詩夫作璱云从玉瑟聲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也則與彼二瑟本異字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鄭意以爲變惡爲善乃化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

民所燎矣釋文云燎說文作尞云柴祭天也案尞說文曰从火从昚昚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又尞與燎別說文燎放火也从火尞聲此詩燎字鄭箋訓熾燎則是燎非尞矣陸氏引說文非箋義

毛詩稽古編卷十七終

毛詩稽古編卷十八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文王之什下正大雅

思齊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敘語首章正言所以聖故嫥美大任之悳能上慈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且集傳以聖母賢妃並言失輕重之權矣周南敘言后妃而不言文王朱子猶大譏之及釋此詩乃直謂文王聖悳本於內助何耶又孫奕示兒編欲讀思齊之齊爲見賢思齊之齊言大任思齊於大任又思媚於周姜是此章嫥美大任而謂文王聖悳全由婦力也謬益甚矣

思齊次章鄭義多勝毛以宗公爲大臣與晉語胥臣引詩合勝毛宗神之訓以寡妻爲寡有與康誥寡兄義合勝毛適妻之訓以御爲治與大誥御事義合勝毛逆迎之訓宗公與御孔疏右鄭言之備矣至寡妻之義茲加申述未置抑揚源謂寡爲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寡兄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有爲美偁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若蘇氏以爲猶言寡小君竄爲謬說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且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爲寡惪邪

鄭取雝雝在宮三章并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壁廱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舉在宮不聞四句舉在廟各取二

大字一隸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事於經文極明
整但判𡉈宮爲壁廱䌰屬𢧵斷故後儒不从其說惟無斁訓爲
無擇源竊有取焉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
此士皆有名譽成髦俊也疏謂此經本有佗擇者不爲叚字較
優矣又䠶斁二字俱訓爲猒一篇中字異而義同佀屬未安若
从鄭則無此嫌
雝雝𡉈宮三章毛鄭異解近儒皆宗毛而小變其說不顯亦臨無
䠶亦保毛云以顯臨之保安無猒也今則以爲雝幽隱而若有
·臨之雝無猒䠶常有所守隸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以爲大疾
害之人不絕之而自絕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今則以爲大難雖

不妙絕光明自無玷缺此其不同也源謂戒疾二句兩說俱可通其不顯二語則毛義爲優孔申毛意以此二語舉上雝肅言雝雝肅肅此顯德也噫此顯德豈獨在宮廟乎亦以臨於民上矣既以顯德臨民民無猒者亦皆安之上句言君臨下下句言民化上意自相成也案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覯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至於雖無猒射亦常有守則尤礙於文義不猒正是能守自反云雖不猒亦有守哉

思齊之三四五章文義相舉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下之詞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妙絕王業

遠大皆㠯治功言亦式亦入言文王性與天合故繼㠯成人小子修德敬行皆㠯學術言章斷而意接㒳故今不虛設矣

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俗㠯美文王自於義自通李氏㠯爲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自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㠯近世爲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爲證亦不嫌㠯典謨稽古目堯舜爲咎繇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傳不作是解矣

古之人無斁傳云古之人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釋文㠯爲此王肅語是斁字毛無傳也疏亦言斁字經本有作擇者嫌則作斁而訓猒乃毛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爲擇乎昏世詩

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伀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言矣竊意古本毛詩元有擇斁兩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爲解後儒傳寫誤譔王語入傳遂吕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亦擇字尚抒它本故不疑鄭改經自陸旣知傳文是肅語又云毛音亦訓猒始習而不察也又孔疏不言伀擇者係何詩而董逌言韓詩伀奄擇此特因疏語而臆度其嗾未有它據不足信也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吕爲大王业事始非也玩經語與大王事不合者有三大王居佉當商祖甲业世甞商未有秕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乎一也大王避狄遷岐勢屬微弱後雖寖吕彊

盛爲王業之基啖終身爲諸侯未嘗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旣
固其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溯其肖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
自大伯王季蓋謂天之興周邦而生明君也自大伯王季之昔
已啖矣若由大王順敘之則當云至何云自其三也後儒以爲
大王事者徒以二章言刊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
章述王季之德皆二章當言大王自姝不知生聚漸蕃則艸萊
夫漸闢文王地廣民衆僭加於大王昔又遷程遷豐連作兩都
皆薪槱蘇而爲廬舍轉蒸翳而成膏腴者也豈能無事於刊除
邪至三章述王季以自守發耑爲追溯之詞愈證皆二章之言
文王也況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內明德肖後相

應自應屬文王矣又漢書郊祀記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爲此言則皆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二家之說矣

其政不獲指二國言則爰究爰度夫應指四國言句法本同也程子以究度爲天意四語文義不倫矣且究度是天意則下語上帝不複出乎

爰究爰度傳云究謀度居也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蓋古宅度二字通用皆待洛反而訓居傳義允矣鄭訓度爲謀非古義又禮記引詩宅是鎬京王充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石經堯典宅嵎夷宅皆作度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二度字疏述毛意亦引

皇矣傳訓爲居又小爾雅云里度居也義亦相合
上帝耆之毛訓耆爲惡鄭訓耆爲老鄭謂天須假（音暇）此二國養之
至老取義亦優但以下語合之則毛說爲允憎惡義同憎其以
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正惡之之實也集傳用或說改憎爲
增訓式廓爲規模皆臆揣之解惟訓耆爲致本丢頌毛傳較爲
有理但解耆之爲所欲致者文義全不與經合而耆之之字無
歸著不如毛說之當
此維與宅鄭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此與
匡衡奏議（見本篇首條）意同皆以爲天居之下章帝遷郎此義遷而
就文王與之居也遂由皆作是解定有本矣始則顧之既而宅

之語意相應且天無皆目而言顧天無形體而言宅其爲假託之詞又同古注妙得經意不可易也程子曰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鄭漁仲曰可與居天子位集傳曰以此岐周與大王爲居宅三說小異而以與宅爲人居之則均殊不知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土不必至文王皆天始與之且周之興以修德不以宅岐詩宅岐爲天與尤非詩恉至詩言與宅不言何所宅正連上西顧爲文謂宅西也若言居天子位是經文乃不宅之語必須鄭氏代補尤屬謬見

皇矣次章皆八句言刊除林木以作室治田作屏修平啟闢攘剔皆刊除之事毛鄭止統爲一義茲不言孰爲不材而去之孰爲

美材而罶之也蓋作詩者欲形容生聚之蕃非講論樹藝之法意有所主目埤雅論刊除次弟謂始之所去惟木之枯槃者椔翳旣而民益衆復闢地以容之則併去其茂者灌又次及其材者栵檉椐綫則及其材之美而宜蠶者檿柘此義優矣朱傳祖程子之說以作屏爲拔去啟辟爲芟除是去其不材也以修爲疏密得宜攘剔爲去其煩冗使得成長是罶其美材也持說甚美矣非詩之正恉且未聞灌栵之材於檉椐也名物疏辯之甚當兹述其意而廣之

椔翳灌栵檉椐檿柘八者除椔翳灌非木名餘五木皆嘉植也竝

桐栵卽蔆栮人君蔆食之庾氏見內則及鄭注桐材可爲車轅見

陸疏河柳爾雅檉河柳入藥一季三秀㓂氏衍義謂之三春柳天將
雨先起氣以應之艸木疏謂之雨師又大寒不凋有松柏之性
靈壽木即椐似竹有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不須削理
見漢書師古注而艸木疏夫言其節中腫似扶老可為馬鞭及
杖檿柘空蠶取其絲以弦琴瑟清響異常材又中弓榦五者皆
有用於人而與槁椔櫱翳叢生灌之木同在刊除之列者詩特
僭此以見民之樂就有德歸懷日衆嚮者園囿林麓漸變為民
居自周之興也轉榛棘為室廬其衰也化宮廟為禾黍興衰氣
象徵於艸木而可知詩人言在此意在彼不可徒泥其詞也若
从伊川之解則僅言園囿之事耳豈所以美文王哉

其濯其栵傳云栵栭也此爾雅文說文亦同郭注謂子如細桌陸疏謂葉如楡皆以爲木名也程子曰行生曰栵而朱傳从之不知何本程朱之爲此解者定以栵字木旁从列有行列之義且經文濯栵同句欲取叢生行生相配成文自不知字訓須有本栵字釋文例列兩音元諧列聲何嘗會行列意乎又古人文體不似後世之拘豈必兩兩相配以求工乎

桌種屬多其小者有二實如橡子者名栗俗橡桌見邶鄘曹風及大雅之旱麓如指頭者名茅桌即爾雅之栭桌注以爲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桌者也亦名栵桌見大雅皇矣篇釋文云江淮之閒呼小桌爲栭桌廣韻云栵細桌今江東呼爲栭桌楚呼爲

茅棗是已又艸木疏釋棘棗云又有茅棗其實夏小而木與棗不殊但普生夏蕚烌實冬枯爲異以此知指樲也㬪則茅棗之偁舊矣筆談及埤雅謂當爲芧棗茅字乃芧字之譌未知果當否也

帝遷明德謂天意去殷而即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眷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謂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徙就之以此毛訓路爲大當作是解王肅述毛以載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至程子訓載路爲滿路後儒仍其說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夫以載爲滿古無此字訓也且上言帝遷不言民歸字義句義俱乖舛而難通矣案此章民之歸周皆於刊除見之

若乃習行常道亶當帝心又言民歸之本語義相承各有所主也集傳从鄭以串夷爲患今云即昆夷而滿路之解則从程

爾雅釋詁妃媲也天立厥配毛傳同毛不破字他傳皆經文配字當从女旁矣故箋疏皆解爲賢妃而呂大臨當之爾雅某氏注亦引此詩云天立厥妃則益信矣歐程解爲配天而呂記嚴緝从之義雖可通然非詩恉朱傳則宗鄭而目爲大姜

爾雅釋詁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故鄭用其語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正所以善其山也鄭又謂味其風雨使樹木茂盛非徒養其民人是也後儒以訓善鶩俗仍爲省視解然下二語難通矣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注省亦訓善

何景純釋爾雅反云未詳其義兮
兌本卦名說其本義也字兩見詩緜傳云成蹊也皇矣傳云易直
也行道故言成蹊松柏故言其材榦滑易而調直各隨文釋之
自集傳兩兌皆訓通行道而言通卽成蹊意也以松柏爲通迂
矣因解之曰此言山林之閒道路通又云木拔道通竟忘此詩
斯兌連松柏爲句矣
帝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箋云作配謂生明君也案文王篇言配
上帝意正同君臣爲配故曰匹曰仇天以君爲配故曰對曰
配配者相須之義天須君以代治民君須臣以共治民民失所
則無以爲配矣此古人字法之妙也今以對爲當未見其勝

左傳引皇矣之四章伦維此文王詩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讀後人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夾伦文王是異讀之驗呂源意論之當呂伦文王者爲正此經毛亖傳王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伦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伦文王復云近文悳矣申言九悳爲文王之悳則傳文波亖誤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之䵷呂追王爲說殊費回護

明類二字程朱倶不用古注程呂明爲知之類爲踐之蓋轉肖侶爲踐履與明分知行兩義也解類字稍紆回矣朱呂察是非分善惡二義相配夫察事之是非分人之善惡一明字足盡之何必增大類名哉若聖人明無不燭則察是非分善惡特明中之

條目尚未能盡明義安得分配類義乎不如左傳呂賂臨四方
言明其爲義廣大也至類訓爲善爾雅文也勤施無私乃人君
之善道義出左傳是詩說之最古者故鄭箋既云類善又引左
語實之也案詩凡言類多訓爲善如永錫爾類毛云善也而秉義類
鄭云善也皆是箋義不妄矣又嚴緝謂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
比是一意假徒求文義整齊耳
毛引左傳擇善而从曰比疏申其意言服杜注皆不得其解當謂
擇善而从曰比方文王案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从之杜
云比方善事使相从是服杜釋比義重於擇孔釋比義偏於从
俱可通但竟比之比與下比字文同而義殊上比擇善而从惟

取其能比未定所比何善也下言比文是媿美其文悳不主於
比意各有指矣孔欲彊亶比義與下比合不已固乎又比與文
毛皆依左爲解則此兩字當分爲二悳孔謂亶比卽比文尢非
毛恉
比于文王箋云王季之悳比于文王盛悳曰聖人爲匹也有偁子
而美其佀父者安有偁父而美其佀子者乎斯已傎矣朱傳訓
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夫繼其悳比于文王於義
皆安但左傳釋此文爲九悳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爲一悳
與八悳同例則此文字乃美悳之通偁不媿指謚號所謂文王
非啚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於上代文悳之王見左傳疏較爲

明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劉同箋疏之申毛亦未合其意

其德靡悔言德盛如此無可悔之舉動也德字總上九德言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乃此詩之正解薄德之人動輒有悔悔在事不在德也自亦悔之不徒人恨之此詩毛不爲傳意應同左鄭謂德比文王人無以不應比而悔之者孔據公劉傳述毛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比之集傳謂其德無遺恨皆以悔指德言與左毫釐之差

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彊也鄭義始本於韓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換黜我

巴漢師古曰畔援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援
顏又本鄭義朱傳祖毛得之正叔訓為黨比亂屬臆說
誕先登于岸岸字毛訓高位鄭訓獄訟皆迂遠程王兩家取涉川濟
難義庶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內典到彼岸之義也晦
菴蓋陰襲其意然詩為用兵發為非講學也未敢奉為正解
毛以阮共旅為周地名而徂為往鄭以阮徂共為三國名而徂旅
為徂國之旅毛以阮共為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
為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兩家之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
遠鄭說又本魯詩非出臆見而皇甫謐攷據甚精亦用鄭說皆
非無稽之談也先儒之說有當並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

自案孟子引徂旅作徂莒呂旅爲地名者㝵是莒非菖炑莒子也莒孟子疏誤旅莒音相近故異文與朱傳呂爲密師始未必然呂阮爲國名密人侵共文王因呂伐密者其說本於汲冢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周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密人降於周師家遷於程宋儒用此說詩而諱其所自出

爾雅按遏皆訓止呂按徂旅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是此詩按遏二字俱可用義亦相通但按字竝無遏音也韻會始收按字入七曷韻注云按止也引白起傳按據上黨爲證矣史記注竝不音按爲遏非其證矣朱傳按亦音遏豈宋世有此俗音乎

以篙亏周祜注疏呂記嚴緝及石經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亏字惟集傳本奄之未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注云不相連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爾雅釋文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爲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又音仙二音並存以在前者爲正則亦宜讀上聲案鮮原見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亏鮮原及汲冢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秋次亏鮮原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爲近岐周之地孔疏亦以爲太舊都不遠通鑑外紀云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卽程邑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邑在漢爲安陵漢地理紀云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卽今西安府咸陽縣

不以爲革讒毛鄭及宋程張呂嚴諸儒各立一說源獨取毛義

毛云不大聲以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傳以更爲大孔氏

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

以季長大有所變革於幼耆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斯義優

矣桑成謂是乃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別爲立說不

知疾言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

無鄭何淺視之哉假立說紛紛其能相尚何不返求諸傳乎

詢爾仇方毛云仇匹也䟽申之云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

人之方味同女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味同乃往伐崇此解甚

當謂臣爲仇匹者猶兔罝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

曰仇之訓而後儒家以崇侯譖囚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是忿兵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并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啖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之義既言親親又說用兵之事語襍亂奄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以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隆案古臨隆字同音古音攷引證甚詳啖今北人土語猶呼臨爲隆則不僅古音爲啖

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傳以言言仡仡爲高大箋以爲將壞皃意正

相反案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後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作伦圪云牆高皃引此詩正與傳合

是禷是禡疏引周禮肆師注云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蓋者疑詞或曰者存異說也朱傳曰謂祭黄帝及蚩尤合兩說爲一以爲竝祭二神殊矣先儒之恉大全引漢書高帝祭黄帝蚩尤於沛庭以爲證夫漢興之初諸事艸剏豈必據古禮哉使古禮如是康成不當爲疑詞矣

禡貉貊三字文異而義同師祭也周禮作貉夾作貊餘書皆作禡有三音詩爾雅王制周禮諸釋文及說文皆讀爲罵肆師釋文

又音陌王制釋文又音百肆師注云讀如十百之百甸祝疏引杜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取多獲禽牲應十得百之義皆从百音也應劭漢書敘傳注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此誤矣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旣伯是也疏云伯者長也馬祖始故謂之伯旣伯旣禱是馬祭祭天駟是類是禡是師祭祭黃帝蚩尤爾雅有明文可溷爲一乎韻會於禡字注引吉日詩是溷伯禡爲一祭始因應而誤也正韻家讀伯爲禡增入去聲禡韻中誤逾甚矣又案類說文作禷从示類聲爾雅同玉篇云或作曾禱或省作禔籀文作[illegible]

是致是附傳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主後致附與禷禡

連文夫當言祭傳義允矣且古人繼絕存亡之道卽行於弔伐
昔賴傳語得見之源流有取焉爾案崇國見萅秌宣元年晉趙
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在雍地與
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亡崇復徙對於此故東周之世其國
尚存乎不獨崇也萅秌昔黎侯失國奔衛後狄相酆舒復奪其
地見詩邶風及左傳黎在殷畿內乃文王七年五伐中之國名
也誅其君而存其祀夫崇之類矣
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大王王季也皇矣集傳言首二章
天命文王三四章天命王季誤矣夫受天命者縱非赤雀丹書
之謂與必三分有二大邑小懷駸駸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

大王王季有是乎朱子㠯首二章爲大王之事家㠯受命既固
爲天命大王因併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諸侯所敢當
也禮不云乎惟天子受命於天

靈臺

靈臺篇先言靈悳及於民次言靈悳及於物總言靈悳見於樂意
凡三層歎合樂於璧廱正㠯驗民物之咊也箋云文王之靈臺
而知民之歸附佗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㠯爲聲音之
道與政通故合樂㠯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恉矣朱子㠯爲述
民樂說本孟子歎臺沱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籥聞而色喜是
孟子納牖之誨斷章㠯太言耳豈詩之正恉哉靈臺㠯望氛祥

璧廱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游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銷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旹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亟不唆工作自有次弟非可襍唆而施力也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悳言毛云神之精明者偁靈鄭云文王化行佀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恩爲仁積仁爲靈是也蘇氏靈訓善夫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爲是特從不終日取義而已嚴緝譏毛傳靈道行於囿沼之語以爲麀之馴鳥之潔魚之躍皆性之常豈必靈道之行嚴語非是麀與魚鳥至微之物夫各適

其天性正見萬物得所文王德化之無不徧也案虞舜簫韶旣奏而致儀舞之祥文王民物含味而有鼓鐘之樂一以樂而播其味一以味而被之樂其爲德化之所感一也

毛傳云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白翯說文云翯翯鳥白肥澤皃疏申毛云娛樂游戲夫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朱傳遂肥澤以訓濯濯而翯翯獨取潔白義其用疏意與嘫漢書相如傳注文穎曰濯濯肥也師古引麀鹿濯濯證之朱傳實本此

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案古論字本與倫通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卽天論假注云與天意合疏云

謂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者倫理也皆以論爲倫義與此箋同矣呂記引樂記證之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以論爲倫義本諸此始非是樂記論字乃論說之論論倫者論其倫也安得謂論卽倫乎於論之論是樂記倫字非樂記論字也嚴緝引書無相奪倫及樂記論倫無患以兩倫字證詩論字得之

矇瞍奏公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韓詩薛君曰無眸子曰矇眸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意正相反春官瞽矇鄭司農注周語韋昭注顧野王玉篇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云瞍目有眸無珠子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瞍無目也孔疏云矇矇嗘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矇有眸子故知瞍當無

啖則二字亦不甚相異說詩者㠯意爲分別耳

下武

下武維周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此字訓稍迂而文義則無弊矣後儒各出新說呂訓下爲繼武爲武功下訓爲繼比後義更迂又下篇繼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意朱子改下武爲文武則尤未安不獨破經字也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㠯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王卽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沒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竝舉

文之通章文義俱襍敵奄章矣嚴華谷曰下之爲不尚之尤甚

理周樂名之頌篇亦名之受命則曰之功伐紂則曰我之何嘗

諱言之哉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爾雅案此求字元作⿰女求玉篇云⿰女求終

也夫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以字可通而義不可改也後儒

不知家別爲之說

孝思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夫則其先人所謂繼述之孝也義優

矣集傳用李氏說解爲民之法則不獨義短且與下土之式語

意複出

昭茲來許毛云許進也疏申之云禮法旣許而後得進故曰許爲

進此始臆說乇意未必然案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云昭哉來御愼其祖父御本有進義意來御者詩之原文與昭茲來許與下篇遹追來孝兩來字釋文俱云來王如字鄭音賚孔疏述毛以鄭音賚訓勤未知王述毛作何解也後儒皆讀如字而說各殊來許之來陳氏解爲有自來而呂許爲助詞呂嚴俱用之朱子解來爲後世而許爲所兩說朱較長來孝之來朱呂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嚳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亟意嚳說近之惜未得王肅義較其短長也與之許若訓進則勤行進善於義明順遹追來孝如後儒之解則遹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

語爲淢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淢方十里之城也鄭箋以爲大於諸侯小於天子疏申其說謂鄭言城制有兩解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者此周官典命注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方七里次國方五里小國方三里者此攷工記匠人注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鄭城十里過於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正用典命注爲說矣源案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

丈計方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又左傳鄭祭仲言大都城百雉三國之一雉長三丈百雉得三百丈三之得九百丈爲方千五百步又與鄭次國城方五里之制相符㠯此二文證之則匠人注說爲長

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名淢築城伊淢舉淢㠯見成也成方十里酆城大方十里與成相偶故曰匹古注本明朱傳殊溷

王公伊濯毛訓濯爲大卽釋詁文也言文王之事益大自後儒由滌濯之義轉訓爲明箸不已迂乎

酆扗豐水西鄗扗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至王雖徙鄗仍不離

豐水匋㠯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是指鄗京㠯豐水而言朱

傳載或說解豐水有芑章謂豐水生物蕃茂武王豈不欲有事

於此但欲貽謀子孫故不得不遷獨不思豐水爲豐鄗二京之

所共乎

鄭譜㠯文王㠯下八篇爲文王詩下武二篇爲武王詩是言此十

篇爲二王而作茲不云作於二王旹也朱子不詳察譜文而濫

譏之過矣又謂正雅皆成王周公㠯後之詩亦非確論棫樸靈

臺下武三詩稱王不稱謚旱麓併不稱王疏㠯爲或生旹及未

稱王旹作其說亦通何必槩指爲㑹後作乎又周家一代禮樂

皆周公所定正雅諸篇即樂章也今云作於成王周公㠯後則

是周公扗旹正雅尚未備也所定之樂當歌何詩乎且周公之後不聞更有制禮樂者雅頌諸篇之爲金奏爲工歌又何人所定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八終

毛詩稽古編卷十九

東吴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生民之什上　正大雅

生民

姜嫄爲帝嚳元妃見家語並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定爲可信嘆攈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駮矣（說見孔疏）且非直此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弃爲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弃乎定呂記朱傳皆舍毛而从鄭也

巨跡之說近於誕罔嚴緝是毛非鄭呂爲劉子翼爲（云后稷生号巨跡）緯書妄說（詳見孔疏）史遷好奇（見周本紀疏引之）皆不足據佀矣嘆世述敝撫

之文見於釋詁爾雅正典已有是說也況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有母則周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奉先妣之樂而生民閟宮二詩夫何為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盡以理槩耳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釋詩多舉全句不應此獨截去歆字則敏字絕句歆字屬下句讀其來甚古不自朱傳始也又毛訓歆為饗則上下兩屬皆通屬上句為致敬而神饗屬下句為神饗而介福韓先訓介為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喜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之感則明以歆字屬下句與爾雅同惟儀禮士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喜意

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乃改其句讀與至賈疏所引則襲其

鄭之禮注耳

生民詩自次章至八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寘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朱子疑其不甚通過矣古人文字簡質非如後世之乎直至以為發語詞尤不敢信公劉篇每章冒以篤字與生民詩之誕同目豈亦發語詞乎

先生如達達字乃㒓也本當作羍从羊大聲或省作羍它末切

稷之見弃毛鄭以爲欲顯其奇異史記以爲疑其不祥後儒皆从史記然孔氏已有辨矣（說見正義）源亦謂一弃不已而至再至三定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業已弃之勿問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時卽收育之如逍子之於子文可矣（宣四季）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氷屢遷之不憚煩乎蘇潁濱不信迹乳之說謂稷之見弃由不坼副無菑害之故而引鄭伯寤生事證之其謬尤甚莊公之寤生致驚其母疑之非其倫矣夫以不坼副無菑害謂不祥則必坼副菑害方謂之祥也恐無此人情

采薇詩小人所腓鄭破腓爲芘肖已辨之矣生民詩牛羊腓字之鄭亦从毛訓避不用已說而朱傳反襲其破字之訓此不可解

也胡一桂申其意曰牛羊見稷㠯足肚遮芘之如有恩之之意
此尤爲謬說經止一腓字目旣爲足肚又爲芘一字安得兩訓
邪況牛羊之足肚豈能芘護嬰兒邪
傳文質略嘫實簡而盡如鳥覆翼之傳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
藉之上補出翼字下補出藉字經意曉嘫矣覆翼兩字詩本互
文相備故傳卽㠯補爲釋也蘇氏曰覆蓋也則兼翼義又曰翼
藉也則藉非翼字本訓古人造語之妙信非後人可及

厥聲載路路大也（毛鄭同）此旹聲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旹也陳氏解
爲滿路陋矣（載無滿訓辨見皇矣）訓㠯路爲大字訓之常何用求新乎覃訏
言長大也后稷稍已長大太初生被弃旹遠矣豈猶扗乎林隘

巷中而聲音得達於路邪

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茂美也言穀種之嘉疏以黍稷色黃當此穀又言其美盛二字各一義蘇氏曰黃茂嘉穀也併二義而一之襲傳語而失其指

釋詁苞蕪豐茂也四字同義而其三皆見生民之五章故箋用其義但豐言艸茂苞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實苞爲本而鄭以爲茂毛以實種爲雍種而鄭以爲生不襍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旹而種爲布種殆不啖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爲種也豈未甲坼旹不可爲種乎

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弟孔疏以方苞爲菩

生者種褎爲夏長者發秀㠯下爲秋成者當矣歎不如嚴緝㠯
方苞種褎爲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爲禾之中而秀堅好穎栗爲
禾之成而實尤爲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
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阜與堅好文
連是成孰者故㠯方爲房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褎前是苗初生
者故㠯方爲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㠯前故㠯種爲擇其種此
詩前言種之黃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褎在方苞之後故㠯種
爲生不襍此說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
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
相宜不僅欲其不襍也此詩實種箋㠯爲苗生之不襍是止言

不襍於稂莠不兼地空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旹有先後而已

有邰家室毛以邰爲姜嫄之國孔疏申之謂邰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㗖傳又言之矣云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於邰則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辠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是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爲大王復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堰鄠案大姜之爲有邰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太姜之賢見周本紀㗖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

黿郎名枵齊分野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音龐公之所馮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郃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季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吕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扗琅邪而非有郃也意有逢即郃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郃如宋之偁商晉之偁唐楚之偁荆與嘰奄可致已孔氏之不用列女傳邑吕此

秬秠黍類也穈芑粱類也孔疏引爾雅虋璞注釋穈爲粢粱臬芑爲白粱臬虋說必有本也宋沈括筆談及蘇頌圖經皆吕爲粢黍白黍此誤也假徒見詩穈字與說文穈字字畫相近又見陶隱居別錄有丹黍米彊吕爾雅粢苗之虋當之故有是說也不

知說文穈字下从黍麻爲切詩穈字爾雅說文皆作虋莫奔切音形俱別截啖兩字穈字从黍訓爲穄卽稷也玉篇云穄穈侶黍不黏與从禾之穈何涉哉至於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穈芑之訓當以𪔳爲正矣又案有赤黍名䊪胡兼切見玉篇陶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秠卽秬類是黑黍之二米者羅願以爲卽來牟大謬

是任是負鄭云任猶抱也疏云以任負異文負扗背故任爲抱源案古妊字通作任鄭豈以抱之於懷猶婦人之懷妊故訓爲抱與啖我任我輦箋云有負任者則又合任負爲一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王氏訓爲肩任未知何本

后稷媲祀毛㠯爲堯所特命鄭㠯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㗋論
詩之文義六章㠯歸歎祀末章后稷歎祀兩歎祀相應而中閒
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
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譏毛特命之說而㠯皋
媲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夫㗋殊不知所謂禮者
㪅自天子㠯况聖德如堯可㠯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
世錫㠯異數非私恩也何得㠯常禮律之董氏譏鄭二王之說
㠯爲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䖏
堯舜皆正猶周之杞宋㠯詎非二王後耶况歎祀者始祀也若
㠯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

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旣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郊不得夫爲二王後二也肯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郊祀矣

或舂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自抒臼抒取出也謂抒米以出臼

之義字當作抭又作䑋又作舀舀以沼反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作抭說文作舀从爪臼而抭䑋乃其或體

傳以蹂爲蹂黍箋易傳以爲潤溼之取舂揄簸蹂及釋烝之次弟也孫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爲當呂記朱傳皆从毛又釋左从米清米也與解釋字異

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肆師𨽻卜三語嘗之日𨽻卜來歲之芟獮之日𨽻卜來歲之戒社之日𨽻卜來歲之稼即繼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𨽻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嘆謀惟意即杜其中言當穀熟旹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旹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

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發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云諏謀其日息念其禮

妃之佐社國門外須祭軷而行蕭羝燔烈皆爲軷祭也自此而往妃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妃之意也此指將祭者下章豆登香升斯爲正祭者矣二章文義相承後儒以后稷諸侯不得妃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羝爲祭軷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李息祭軷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屬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軷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

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報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偁尤爲不類

嚴緝辨豆登登字曰登升之登無丿豆登之登有丿案豆登字本作𢍚从二手持肉在豆上也隸作登从手持肉在豆上與登升字从癶音撥从豆絶異嚴僅以丿之有無別之疏矣

生民詩八章架構至爲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嫄是一篇之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皆維后稷則已爲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坼副無菑害此載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見弃繼而見收以及稍長有知識好種植此載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爲稷官而教稼封有邰而報祀發民乃粒上帝居

歆爲周室開基之太祖所謂昔維后稷也況此七章文義俱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法極其工矣且起句言厥初由今而溯之初也結句言迄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起一結遙相呼應此最有格律之作學者篇篇詩者宜熟玩之

行葦

行葦雖成王詩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曾孫始目成王自首章箋以爲先王之恩物五章箋以爲先王將養耆行射禮七章箋以爲成王舉先王之法葢鈙云周家忠𠫤是言彖也積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箋謂指文武其恩物行射之事當別指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吳棫晋烸言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艸運車以避葭葦

又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傷又後漢寇榮
傳云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皆以行葦勿踐爲
公劉事漢世古書史猶多當必有據豈三家詩說乎桑成雖不
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葦後敘東萊疑爲講師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譏其隨文生義無
復倫理愚謂不嫌仁及艸木爲物也內睦九族親親也尊事黃耇
敬老也總爲王者忠厚之道何謂無倫理哉又謂說此詩者不
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此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
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毛公分章謂之故言自爲一章
不以几字上叶僉字御字下叶斝字耳殊不知詩即行葦一物

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
爲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說見呂記必
欲易之以就韻則或隸之筵四句分屬兩章扗本章旣遭割裂
扗肯後章復成贅肬疣俗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
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因曾孫二字疑此詩爲祭畢而
燕飫未必然曾孫雖是主祭之偁然非祭旹不可偁也貍首詩
言射不言祭夫云曾孫侯氏矣蒯聵自偁曾孫以告三祖哀二秊
乃是戰旹非祭旹
葦是叢生之物故毛傳釋敦爲聚兒朱傳以敦聚爲句萌之旹已
非本義又其取興則以勿踐履興莫遠具爾以苞體苨苨興隸

筵授几九爲不倫敦緊如朱解則勿踐履耆葦未成形方體生葉芃芃也至肆筵授几卽葺遠昇倫之實事目兩義豈能相配乎苞艸名也可爲麤屨又本也茂也其見詩者如苞栩苞櫟苞杞之類皆訓爲叢生則通作枹生民之實苞行葦之方苞甂皆訓茂此倫雅釋詁文也朱傳訓爲甲而未墑不知何本方苞方體方者方來而不已方將苞茂方將成體其葉又芃芃啖美好故不忍傷之此正方苞不折之意所吕爲仁也甂箋吕爲緜爲人用故禹之是直利之目所見小矣葺遠昇倫甂吕倫爲揖而進之蓋燕禮有倫卿倫大夫之文也倫字毛無傳故疏吕箋義述之謂無論遠近皆揖之使進

嘉肴脾臄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臄爲加助則經文是加肴矣又云箋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是嘉美之加又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當皆經文或加或嘉本各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惜毛不爲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肴定本作嘉肴改从定本此特因疏語而揣度其唉玩箋文則漢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與臄合兩義而兼括之矣未盡善

敦弓兩章鄭以爲大射王肅述毛以爲燕射孔疏是鄭以記是王案此兩章前後皆言飲酒之事前言飲酒是燕族人敘所謂內睦九族也後言飲酒是養老敘所謂外尊事黃耇也燕族人則

於酬之後射爲樂賓者則先期行射禮擇士以爲賓此燕射
大射之別一在燕末一在先期而兩章言射在燕旅之後養者
之前則二說俱可通也但此射爲燕射則當舉燕旅取義與下
章養者各一禮王旣以爲燕射而又以爲養者之燕射則失經
文先後之次孔氏譏之宜矣東萊不從後敘謂此詩前後所言
飲酒爲一事無睦族尊者之別故以王說爲噭噭此詩首敘本
言忠厚而忠厚元非一端後敘別言三義以當之夫非誤也必
如呂意則全詩皆燕同姓語耳首敘之義亦未盡於此
敦弓旣堅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此兩讀俱非敦字本音傳
訓敦弓爲畫弓說文彈字夫訓畫弓是敦本彈字詩僭用敦依

字仍當作諄以說文云諄都昆切則此詩敦字亦應如本音矣都昆切雖出徐鉉然諄以𦎫得聲𦎫字从亯从羊讀如純此叔重舊注也純𦎫敦諄聲韻皆同則敦弓之敦斷宜以如字爲古音矣陸音徐反俱不必拘

敘賓以賢毛云賓客次弟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射證之是論其衆行之賢也鄭謂多中爲賢較切於射然毛說實爲正大況衆行賢則射亦必多中矣

四鍭如樹意杜美其中以集傳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貫革豈禮射所重乎

敘賓以不侮東萊獨取晦菴不以中病不中之說源緣嫌其巧箋

云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多中此卽躬義內正外直之意宜
可用也今集傳先訓不侮爲敬後及不𠮷多中陵人之說則朱
子之所折衷有扗矣
酌𠮷大斗釋文云斗字又作枓䤈口反徐音主小雅維北有斗釋
文夫兩音而音主者沈重也據徐沈音是斗與主醽元同韻不
必用叶也集傳叶之贅矣近世陳第古音攷音主爲祖音斗爲
堵夫謬主祖堵今夫同韻不獨古也何必改音況主斗同音不
㒒韻同何反分爲兩音乎案說文十升曰斗當口切枓勺也之
庾切此詩大斗爲酌酒之器則依字當作枓又案易豐卦日中
見斗與蕊字主字協假釋文云見斗孟作見主蓋𠮷音同故通

用也說文料字亦諧斗聲則斗料二字古音爲主無疑正韻四語韻中收此兩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黃耇王氏解爲乞言最是下章引翼介福則善言之益也敘云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正指此爾毛訓祈爲報鄭訓祈爲告俱未若王義愿嚴緝从之

爾雅云鮐背耇老壽也則黃耇鮐背特老人之通偁耳大全戴輔廣之言謂鮐背則老叟甚於黃耇不知出何典毛傳云鮐背大老也不言黃耇次之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楚之會曰耇鮐二者消文而合爲一偁其非兩義可知釋名云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亦以二者爲同實而異偁然不如廣所言也

鮐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疏引爾雅舍人注以爲背似鮐魚案鮐音臺又音台史記貨殖傳鮐鮆徂禮切千斤漢書同文選吳都賦王鮪鯸鮐指此魚也宋羅願爾雅翼以爲即今之河豚魚又案文選劉逵注云鯸鮐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啗之烹煑食之肥美據此則羅語爲是

行葦末二章是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爲成王之事黃耇以嚴以爲黃耇之輔成王義皆可通矣朱傳指爲頌禱之詞則黃耇者特偁願之虛言耳奚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旣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㠯卿爲尸卿出對則爲矦伯矦伯入仕王朝則爲卿皆有君道故偁公尸㠯爲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旹七廟爲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大王㠯下無報詞乎雖曰擧尊㠯概卑嘫文義偏枯矣況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稱王號言王祭茲成大告偁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六言所偁先王則偏指后稷㠯下也何獨於尸而㠯公名之朱傳又引秦偁皇帝而男女偁公子公主相例則愈儗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禮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偁非自天子爲公也且至今猶嘫不獨秦也此證尤屬

疏屚

其告維何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蓋此維何與下三維何語氣稍異故鄭特加訓釋是問其告之故非問其告之詞也祭饌既美助祭者又有威儀宜當神明之意正當以告之故也集傳以爲尸告之如此又謂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詞亂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嘏詞反居其大半乎又古嘏詞當有成文箸於禮經非臨告臆撰也觀少牢禮載大夫嘏詞則天子太應有之矣成周詩人全勦禮經成語目爲己詩尤無是理也況此五章文體與少牢嘏詞不類

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文故毛鄭以君子爲羣臣嘆美二章

君子皆目成王不應此獨異也朱呂以孝子爲主人之嗣子則
與下三章祇亂孫子詞意重複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由成
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斯得之
但威儀上屬朋友嚴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
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則上屬朋友旣明劃而下起不匱又有
情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教
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
之謂夫亯肖肯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由德相承實天意
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無匱竭長與女之族

類又據左傳所引證考叔純孝施及莊公爲說不知左氏㠯證
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
與之百福㠯爾類爲人與祚胤爲天與義不劃一矣
室家之壼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壼爲廣與周語合
必是古義相傳如此也鄭㠯壼爲梱謂室家先梱致相親㠯化
天下使相親則意太迂曲不如毛氏訓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
之解爲順矣近有㠯室家指民閒言者更爲明捷又與毛傳周
語不相違可采也至朱傳深遠嚴肅之說殊礙於義深居九重
王者之常事何勞臣子致祝邪況聞聲偁朕趙高所㠯愚二世
也而詩人亦㠯此偁願於王是成周賢公卿與獻桑宦豎所見

乃略同吾未敢信

鳧鷖

敘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則成者毀矣持之使勿溢云爾奄有後艱傳云言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與

朱傳以鳧鷖爲賓尸之樂始非也繹者祭名也祭祀樂章宜歌頌宜歌雅哉繹祭之樂歌自有絲衣矣焉用鳧鷖乎朱子之爲此說徒據公尸來燕語耳噫詩詞與樂章不相應者多有此詩雖咏繹非必奏之於繹祭昔也雝巢詩宜國君娶婦之樂采蘩詩宜夫人助祭之樂乎又以假樂爲公尸畣賦一倡賓尸昔王與

與公尸卽席唱酬者尤令人難信

鳧鷖五章公尸毛傳皆指宗廟言鄭箋分之爲五㠯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潨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亹爲祭七祀之尸曲爲分配永叔譏其臆說信矣嘆或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之說不足信此大不嘆也案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祝大祭祀隋許規切釁逆牲逆尸小祝大祭祀逆逆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而國語亦言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祭五帝與祭社稷皆

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旣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酳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繹祭高子以爲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於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說乎況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據石渠論白虎通所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大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旣醉正義引之未可疑其妄也

鳧鷖五章陸佃以前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較勝於箋矣來成言祖也來爲言考也傳云以爲孝子則考可知天神社上故言來下地祇社下故言來崇此與敘甚合

福祿來爲毛云以爲孝子也鄭云爲猶助也助之正以爲之鄭申

毛意目爲訓助故釋文云兮偽切又云協句如字朱傳訓助而無音叶豈欲讀如字兮

假樂

假樂假字音暇訓嘉詩禮記爾雅三釋文皆同朱傳據中庸左傳改爲嘉不知假本訓嘉何必破字也案假字有遐賈嫁暇格五音其音暇者凡五見詩及注此詩假樂與周頌假以溢我假哉皇考三假字傳皆訓嘉商頌昭假遲遲箋訓暇又皇矣箋引書五年須假夫爲暇義此五假字釋文皆音暇而假之一音實兼嘉暇兩義也又案朱傳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傳直云音嘉誤矣以楊用修之博雅夫據其音爲正則假字於轉注古

音楊所箸書名六麻韻中甚矣俗本之誤人也

大明篇保右命爾假樂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王文同義

夾同也鄭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家命之於假樂則以爲成

王官人必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何忽異其說也右本訓

助轉爲薦舉之義不已迂乎舉而後用官人之常何足偁美乎

此詩毛無明解案中庸引此鄭氏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述

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當以此解爲正

集傳夾主禮疏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古注本指成王蘇氏以爲子孫遵成王之法

疏不喚朱傳則併下二章皆言子孫矣詩本嘉成王何反詳於

子孫而略於成王也又穆皇㠯下旣祝子孫則與首章所指各別文義亦不相屬大全載劉瑾語乃謂下三章皆申首章而一一分配之述朱而失其指矣

無怨無惡鄭云天下皆仰樂之無有怨惡歐陽云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意大同而小異皆謂不爲人所怨惡也此說得之其㠯爲無私怨惡於人者誤矣不獨橫增一私字也有私惡必有私好止言無私怨惡文義反成遺漏矣集傳兼載兩說而反寘鄭義於後

燕及朋友㠯族人之恩及之也禮有族食族燕燕乃其常羣臣有功則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㠯美王恩意之隆也此箋說朱傳訓

奠爲安而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臣下賴之以安文義亦通但與下不解于位不相顧矣不解兼指君臣言也君臣皆勞民始得安何得臣獨逸乎東萊云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民所由休息朱傳旣云臣賴君以安而又引呂語不自相抵牾邪

塈　風伊余來塈大雅民之攸塈凡三塈傳箋皆訓息假樂疏據爾雅呬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塈以爲塈與呬古今字是也案呬說文作𦤹云臥息也从鼻隶聲音弟嘆則詩作塈乃僭也說文塈作墍云仰塗也从土旣聲其冀切書塗塈茨梓材當此義矣詩僭爲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憩者乃古𢡊字玉篇

吕當此塈玐不啖又正韻釋塈字引詩來塈攸塈从仰塗取義

訓爲依附說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摽梅塈字毛訓取與三

詩同音而異義

毛詩稽古編卷十九終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生民之什中 正大雅

公劉

大雅自公劉至召旻正變雅十有六篇敘皆得作者主名召康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召康公三詩皆正雅也其變雅則召穆公三詩二刺厲王一美宣王也衛武公芮伯各一詩皆刺厲王也仍叔一詩尹吉甫四詩皆美宣王也而凡伯共三詩一刺厲王二刺幽王也抑爲武公作桑柔爲芮良夫作別見春秋內外傳崧高烝民則吉甫自著名氏餘皆

賴敘㠯明其說必有所受矣朱子不信小敘故除召公芮伯吉
甫四詩外皆爲疑詞卷阿詩則又參㠯紀季㞢說
書武成孔傳云公諡劉名假疏云公劉㞢後有公非公組紺㞢類
先公多矣獨三君偁公當皆㞢意耳詩公劉疏則取王肅㞢說
㠯公爲號而非諡且言三君獨偁公豈餘君不爲公也所見異
是咲不言㞢於書疏者始東於傳義耳
不窋竄翟公劉遷豳其故迹多載圖經史記正義云括地記不窋
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案舊慶州即漢北地郡今爲慶陽
府不窋冢在府城東三里城內有不窋廟是不窋竄居在今慶
陽府也鄭氏豳譜云今屬右扶風栒邑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

縣括地記豳州新平縣即漢漆縣也案栒邑在今西安府邠州三水縣西二十五里邠州西有新平廢縣本漢漆縣而公劉墓及廟皆在邠州城東六十里是公劉遷都在今邠州也慶陽與邠州相去五六百里內地本甚縣隔唉慶陽舊號北豳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竄戎爲在豳始以此與又慶陽之寧州治西亦有公劉邑寧州亦偁豳寧意豳都獨在漆縣而豳境所統則兼及於北地于但公劉侯國其封域廣輪不應及五六百里之遠蓋夏時西裔已弃爲戎翟之居土曠民稀不得以常制限也

公劉遷豳毛傳以爲本居於邰遭夏亂迫逐避中國之難家于西戎疏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非戰而于之也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呂記不唉其說以

爲參之國語史記不窋已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境土遷都於豳是公劉之遷毛以爲自邰而避敵呂以爲扗戎翟而復興事情正相反後儒率宗呂矣但毛氏遠有師授傳聞最眞未可澗呂爲非也夫史遷以公劉爲不窋孫中閒止隔鞠陶一世不容它徙當仍扗戎狄之閒故不言公劉遷豳而曰子慶節立國於豳也不知爰方啟行即遷豳之實事況詩中明有于豳斯館豳居允荒之語尚可非毛而信遷乎至周語言不窋奔翟公劉不應又扗邰與毛傳相矛盾緜篇孔疏又以爲不窋已竄豳猶尚往來邰國未即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盡以邰民往居焉是定居於豳自公劉始此足通兩書之異而未盡也仲達斯言猶

拘於周本紀所著世次及康成豳譜謂公劉與太康同旹之說以本紀言周十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三百年之久先儒已規其謬（孔疏云計每世在位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以理推之實難據信史記索隱正義辨之意亦同）豳譜之言又與周語不合（辨見下條）俱未可信則公劉之與不窋相去不知幾世𣴎非祖孫也源謂不窋失官奔翟因夏之衰韋昭以太康之亂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績率民重農不窋子孫自當還於舊都修先人之職則有邰疆土仍如故竹書紀年云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注云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復其官必并復其國矣至公劉再遭夏亂（是桀旹說見下條）始去有邰定都於豳以故不窋之竄公劉之遷皆避夏亂皆自邰出事略相同而旹世不必相接後

儒不信毛傳皆因過信史記以兩君爲祖孫世次相近之故故特論之以俟識者擇焉

公劉遷豳毛傳止云避夏人之亂未定何王之世也鄭譜指爲大康旹孔疏疑之謂據韋昭國語注不窋與太康同旹公劉乃不窋孫不應并世當矣但謂不窋失官在大康始衰之旹公劉見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回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太康旹耶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太子晉十五王及衞彪傒十五世之語皆見周語晉言后稷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傒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當是賢君有十五耳非世數盡於此也所記世次冣爲疏屚公

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漥初去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夫十餘世則非曾孫避桀則非與大桒同昔此足正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不改本紀之誤何弗思乎

公劉之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也傳云篤厚也敘所謂厚於民是也首章言去邰之事次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大都邑四章言燕勞羣臣五六章言築室授田利民富國之事而六㠯篤字圖之則皆厚於民之道也公劉之厚非一爲而避憂遷豳尤爲厚之至公劉會足反彊雖遭迫逐猶可固守如篇首言其可居而

弗居可安而弗安有疆場有積倉而皆去之弗惜以脫民於鋒刃是其加於此矣太王之避狄遷岐殆其家法乎噫二君雖當奔竄之餘而相度從容經理周密絕非流離播遷倉皇失措者比蓋其奔國之初胸中先有成畫去小利就大謀度可爲而後動非徒姑息爲仁退避爲義者也是德之中有大畧抒焉見於緜公劉兩詩矣

于橐于囊諸家釋橐囊各異約之有四說焉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申毛引左傳銷盾食靈輒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囊以橐儀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此一說也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

囊與毛傳反此又一說也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今本說文云囊橐也橐囊也與二書所引不同）此又一說也廣韻云橐無底囊徐鍇曰無底曰橐漢書師古注云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刑法記及趙充國傳二注皆同）宋董氏及朱傳因之此與釋文反又一說也四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矣又孔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以爲確證啖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漢書楊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雎扶服入橐則囊未嘗不以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也意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偁人各以意名之故說各不同乎

干戈戚揚箋云戈句孑戟也疏無發明案攷工記冶氏戈廣二寸

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戟或謂之擁頸又禮記文王世子注云戈句孑戟也疏云如戟有子刃因引冶氏文而繼之云以其句曲有子戟又曲禮疏云戈句孑刃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而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四寸接柄處長四寸并廣二寸用以句害人據此諸說是戈戟皆句兵但小枝向上爲戟平之爲戈微有不同故戈亦冡戟名而以句孑別之句孑者以其横安刃不向上而鉤也說文謂之平頭戟云戈从弋一横之象形是已又莊四秊左傳楚武王授師孑焉杜引方言云孑者戟也疏云方言戟楚謂之孑鄭注云取名於句孑也戟有上刺之刃又有下句之刃故以句孑爲

名是戈戟之用俱杜句孑大類而小別也方言又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句孑鏝胡郭注云句孑鏝胡即今之鷄鳴句孑戟也夫戟而無刃殆即所謂橫安刃不向上者正指戈而言然則孑者本以名戈而楚獨以名戟杜特據楚語釋孑自是服賈諸家語故冶氏疏引左傳注云孑句孑不言是戟與杜異也

爰方啟行毛鄭皆釋爲方開道路而行蓋皆遵廹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集傳曰方猶始也文義大通但與上二語少情

毛傳謂公劉遷豳從者十有八國本指諸侯也曾氏㠯爲民之從遷而引爲旣庶旣繁之證誤矣諸侯之從不過同避夏亂㠯非同遷豳也豳地能容十八國乎

而無永歎傳云民無永歎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民歎之爲悔龠民不㠯遷爲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悔也仲達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恨古家用此義㠯述皇矣詩殆未得毛恉

鞞琫容刀朱傳旣从正義釋容刀爲容飾之刀又引或說謂容刀如容臭言鞞琫之中容此刀此誤解詩并誤解内則也案内則疏引庾氏䖏語云容臭物可㠯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正與詩

疏容匃同義

詩多言原隰皆泛指廣乎下溼之地自獨公劉篇度其隰原鄭氏箸之於譜云杜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疏申之云禹貢雍州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孔氏書疏又云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鄭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據此當爲地名況禹貢原隰底績上有荆岐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下有豬野是澤名而原隰與之竝列定非地形高下之通偁鄭氏旣引書以佮豳譜孔氏復合詩書二文以證其爲一則公劉篇之隰原自應訓爲地名矣嘆鄭氏箋此詩云度其隰與

原田之多少則仍是廣平下溼之通偁耳孔氏夾隨文釋之未
雖引𨗴譜而不爲置辨殊屬疏忽

取厲取鍛鍛者治鐵之名非石名夾非鐵名也毛傳云鍛石鄭嫌
㠯鍛爲石名故申之云鍛石所㠯爲鍛質孔疏云質椹也鍛金
之皆須山石爲椹質是鍛雖非石名然取石㠯供鍛用則毛之
訓爲石仍是道其實也朱傳訓爲鐵鐵未有名鍛者豈㠯爲鍛
成之鐵乎鍛成之鐵已爲人有不比山閒頑石可取之無禁也
又釋文云鍛本又作碫說文云碫厲石也豈厲與碫乃一石乎
又今說文碫作碬徐音乎加切與釋文異別有辨詳附錄

芮鞫鞫俗之即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然則芮乃水內涯

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芮鞫證之及箋詩則不用肯說孔疏㠯爲注禮旹未詳詩意㠯是也蘇氏反取其禮注通義駮之當矣又案職方賈疏夾辨其故謂詩上言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故㠯芮鞫爲外內周公制禮旹㠯汭爲水名汭卽皇澗名爲汭耳賈㠯汭爲皇澗之別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鞫訓水外字當作坈職方鄭注引詩作沉漢書地理記引詩作阢師古曰韓詩作阢案坈沉阢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坈阢古岸也沉水文也廣韻沉訓同玉篇坈阢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鞫鞫字當㠯坈爲正餘皆俗也

泂酌

公劉泂酌卷阿三詩皆召穆公戒成王而意各有所指公劉戒以厚民事也泂酌戒以修德行道也卷阿戒以求賢用士也鄭氏釋泂酌用左傳昭忠信之說正合叙意潦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饗也豈弟爲民父母所謂有德有道也成王它日命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深有得於此詩之義矣蘇子由以爲行潦至薄挹而注之可以餴饎見物皆可用喻君子之於人才彊教悅安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與叙意全不相關況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民字應概指士庶言何得專目賢才又求賢用吉士是下篇之言本指不

當此詩豫及之也
可以餴饎言行潦可供餴饎之用自朱傳釋餴義謂烝米一熟而
以水沃之乃再烝一侶用行潦溥爲再烝也豈一烝皆不須水
乎又毛云餴餾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烝之曰餴勻之曰餾
郭璞注云餐(音修)飯曰饋饋熟曰餾而申之云烝米謂之餴餴必
餾而熟之故言饋餾嘆則一烝之後勻之便熟何用更沃水乎
又餴字義說文云一烝米玉篇云半烝飯廣韻亦云一烝大熟
再烝之說又案餴本作饙或作饋
泂酌詩集傳引表記彊教悅安大學民好民惡之語不過證豈弟
父母之義非有兩層意也大全載輔廣之言以彊教悅安爲成

民之才民好民惡爲體民之心又云旣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是豈弟父母成二義矣古有彊敎悅安尚與民心好惡相違者乎

卷阿

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即敘所謂賢也敘所謂吉士則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衆賢滿朝矣嚴坦叔推演其說以爲成周雖多吉士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昔周公有明農之請召公疑周公歸政之後成王任用非人故勸王虛心詘己求豈弟之賢而任之斯語是也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

同一豈弟君子洞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侶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偁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詞不一及本恉乎朱傳以爲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之後乃告以致此之由此特彊爲之詞目詩意未必然

人主用賢始則虛心詘體以致其來繼則寵賚錫予以報其功而賢者旣用上則能成就君德下則能表正民俗中則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大平其義皆具於卷阿詩矣首章取興卷阿末章偁述車馬正用賢始終之道也二三四章三言俾爾謂君德成也

五六章內言四方謂民俗正也七八章內言藹藹謂庶賓竭力也九章言鳳鳴之咊桐生之盛謂致大平也此用賢之效也首尾二章論人君用賢之道而中八章皆盛偁其效㠯爲勸篇法章法㝡爲完整

卷阿集傳云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㠯爲戒其說本竹書紀年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是也嗼阿是大陵之通偁卷是卷曲義非地名也詩㠯爲興不言王游於此也且紀年言王游不言王歌也言王歌見紀年注則壮十八年非歌於游卷阿旹也歌見後紀年因詩而傅會集傳又因紀年而增益之目紀年之書先儒不用㠯釋經

故朱子雖祖其說而不箸其所自出
首章飄風自南釋文飄作㶾云本亦作飄其匪風飄兮飄風發發
釋文皆云飄本又作㶾案㶾說文云火飛也从火𡿺與䙴同意
䙴七然切舉也或體从𢍰囟聲升高也火飛必上升故云同意今㶾字惟見周禮它書皆作票
隸省也周禮艸人輕㶾用犬注㶾輕脃者疏云㶾脃聲相近故
知㶾即脃也又漢書㶾姚校尉㶾騎將軍師古注曰爲勁疾之
皃五行記谷永言成帝崇聚輕㶾無誼之人合諸說觀之㶾乃
輕速之偁蓋从火飛取義也毛訓飄風爲回風疏引爾雅回風
飄李巡注云回風旋風也凡風之回旋者必輕揚而迅速詩飄
㶾文雖異義則相通矣

伴奐毛訓爲廣大有文章音判渙𩜙訓爲自縱弛之意音畔換孔

疏辨之矣弟祿弟字毛訓小音弗𩜙訓福音廢釋文引徐沈二

家語夫甚明呂記朱傳皆从𩜙訓而用毛音不已疏乎又伴奐

如𩜙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訓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晁引之云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崖涯際見正義尤爲有據

馮翼孝悳分爲四義皆指賢人之悳言馮翼是施用之名孝悳是

成行之偁孔疏之解甚當呂記謂馮翼目成王言言王當有所

馮依有所輔翼必得有孝有悳者然後可則四有字文義參差

始非詩恉

鳳凰于飛箋云旹鳳凰至因以爲喻孔疏引書君奭鳴鳥不聞證

之當矣案周語内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韋昭注云
鸑鷟鳳凰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岐山之舊乎
此又一證也又周書王會解云西申㠯鳳鳥方揚㠯皇鳥解所
言正指成王旹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之事此尤足爲證
而孔不之引豈偶未及邪至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
遂有事於河沈約注云鳳凰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此集所傳
謂游歌也紀年非正典宜不爲孔所據信矣案神鳳操曰鳳凰翔兮
於紫庭余何德兮㠯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兮胥樂兮民㠯寍
詞調卑弱非三代人手筆其爲僞作無疑
吕記云亦集爰止言萃聚也亦傅于天言希槭也此二義取興鳳

優萃聚喩入佐翰廷與媚于天子相應布散喩出隸民社與媚于庶人相應

藹藹毛云猶濟濟鄭云奉職盡力意皆出爾雅疏合二義言之云美容又盡力夫美容盡力所以爲吉士也蘇氏改訓衆多則下王多複出矣又釋文云藹說文作譪案說文譪从言葛聲臣盡力之美夫與釋訓同又此字近世有上去二讀正韻泰解二韻皆收之非古也釋文譪於害反說文玉篇並同止有此一音無讀上聲者又皆入言部示兒編云譪字釋文與禮部韻並音去聲意宋世已有上聲之誤故孫特致辨與

維君子使集傳以君子目王自知與下句文義難通也因引六月

篇王亐出征㠯佐天子相側不知假詩亐本訓曰出征㠯佐天
子正王命吉甫語也故王與天子文連乖礙於義非此詩之比
㠯鳳凰梧桐爲大亐之實驗而致此瑞則由王之用賢此毛義也
　㠯鳳凰喻賢士梧桐喻明王此鄭義也較論之鄭義爲長
旣庶且多旣閑且馳言賢者車馬之盛見王寵賚之隆也若君子
　目王不過王有此車馬㠯與優賢意何關
矢詩卽首章之矢音也㒸歌卽首章之來歌也來歌矢音舉上豈
弟君子言矢詩㒸歌舉上兩君子言皆謂賢者矢之而爲歌也
但首章來歌㠯矢其音是賢者自歌之末章矢詩而㒸爲歌是
樂工歌之爲異㠯末章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㠯爲

工師之歌傳廼言公卿是即詩之君子而敘所謂賢也箋以矢
詩為召公自言孔疏因謂公劉泂酌卷阿即所矢之詩而此二
語為三篇總結佀矢嗾矢詩㒸歌與來歌矢音皆尾文義相應
甚明箋疏之述傳殆未合詩意

生民之什下 變大雅

民勞

民勞敘下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明其世
次以為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此誤矣案本紀孝王
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也世本即史記所據亦應與本紀同
疏又引左傳服虔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康公與成王

同旹穆公與厲王竝世世數不同者生子有蚤晚壽命有短長故也此語固喫而猶未盡案召穆公厲偁多壽論衡言其百八十歲必有據也計其生抒旹當及見七八世孫成又沖主特與其雲仍同輩目世數差殊又何足怪

汔可小康毛云汔危也鄭云汔幾也疏申毛云汔史下云小康明是由危卽安故吕汔爲危又申鄭云汔史爲危㝵正訓又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故吕汔爲幾源謂孔氏失毛鄭意矣毛云危卽近義易白其始庶幾始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危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詁嚌幾栽始危也譏音祈汔也幾譏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目豈有異乎

又案汔爾雅說文皆作汔从水气聲气卽古氣字俗作乞借爲乞與請乞義但爾雅釋文汔音蓋詩釋文及說文皆許訖反音各不同說文云水涸也或曰泣下與詩雅義又不同廣雅汔許乞反盡也音同許陸而訓釋又異當以毛鄭爲正

無縱詭隨毛訓爲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朱傳訓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雖小異而實同歸也後漢書陳忠傳引此詩章懷注云詭詿委隨之人朱說當本此

憯不畏明說文引之憯作朁云曾也从曰兓聲臣鉉等以今朁字卽朁之譌又說文別有憯字云痛也則朁憯是兩字詩中憯字多訓曾當以不著心旁爲正惟雨無正憯憯日瘁當从心旁後

人傳寫合兩義於一字久矣

柔遠能邇見書又見詩鄦注書則曰能恣也箋詩則曰能猶伽也伽字惑初已不載字書音義莫攷釋文僧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若也均也釋之正義用書注恣意釋之咲鄦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則伽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鄦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通伽當訓恣訓任徐邇譬人太鄦未遠定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全用鄦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也

板

板蕩皆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皆

章天字夫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攷然韓詩外傳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爲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夫指君龠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自後儒易其說冣是拘墟之見又天之牖民下文皆言王者之事尤難徑屬上天李氏解爲順天理㠯牖其民迂矣朱傳曰天之開民其易如此㠯明上之化下其易夫然夫迂

靡聖管管毛㠯管管爲無所依繫必有本也訓爲小見者蓋因管字而傅會之轉氏之陋說詩緝引之誤矣案管本作悹廣韻云古滿切詩傳悹悹無所依又音貫然則此詩管字乃悹之借也與管見義何預

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小人逢迎其主往往剏立新法以助其虐厲王旹紛更舊典必多周語大子晉曰厲始革典斯其證也首章靡聖悹悹六章無自立辟正此意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為非故敢於自立法也與釋訓意合朱傳以泄泄為怠緩悅從恐非孟子沓沓之義沓沓者讒沓競進之皃（辨見小雅十月之交）故以無禮義非先王實其說夫無禮義非先王豈止於怠緩悅從哉案說文泄泄作呭呭云多言皃沓沓云語多沓沓義正相符矣又多言與制法則似異而實同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說文解字義故止云多言爾雅釋詩義則推其多言之故

詩三言泄泄泄泄其羽傳云雉飛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傳云多人皃無嘫泄泄傳云猶沓沓也三泄泄所指異而義則同鳥之鼓翼爲求雌也人之衆多爲蠶桑也臣之𢡱沓爭獻媚也總爲競進趨先之態朱傳皆反其義

天之方蹶蹶蹶俱衛反動也朱傳旣解爲動矣又云顛覆之意訓顛覆則蹶當居月反今兼兩義不知讀何音

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鄭以詞爲王者之政教蓋上文并羣臣毋助王爲虐因言國之安危係於出令如此不得輕變先王法也其說本當而嚴緝非之謂并以僚友言論空相咊協誤矣夫言論貴其是豈必其同乎以下數章觀之當昔懽懽者止一老夫耳

其囂囂者謔謔者夸毗者皆隨聲附咊唯諾亂後者也尚慮其不相合哉嚴又譏鄭以為上下文皆責僚友中忽言王者出令詞意不倫則不獨失詩意并失鄭意鄭原云此我并語旹之大臣政教雖出於王者而輯之懌之臣亦與有責焉故告我并之與上下文正一意安得謂不倫乎

聽我囂囂毛云囂囂猶謷謷也疏引爾雅謷謷傲也申之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也囂五刀反朱傳許嬌反訓為自得不肯受言之皃以自得訓囂囂雖本孟子趙注嗷轉為不肯受言迂矣

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義同爾雅先儒皆遵用朱傳獨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即以諛言毗之夫夸毗與

籧篨戚施一類乃見成偁目非可分析取義也此解不已踈乎況毗人臍也轉訓益訓㫁訓輔竝無作阿附解者案夸毗玉篇廣韻皆作舿舭舭字集韻亦作⿰身毘⿰身比與毗字本訓不相屬

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此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今合之它典則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即口柔令色即面柔便辟即體柔耳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蕊注云足蕊便辟皃書傳亦云便辟足蕊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爲蕊（今經生解足蕊異此誤也）則足蕊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孟子述曾子子路之言所謂未同而言者其口柔乎諂笑者其面柔乎脅肩者其體柔乎取人與律身皆當

幷此三者聖賢之衆訓古今同符如此又案籧篨廣韻作蕖蒢
戚施說文作𪓰鼀廣雅及玉篇作規覰替語㠯二者爲疾名說
文㠯籧篨爲粗竹席𪓰鼀爲詹諸取象於廢疾與器物其賤惡
之偁與夸毗未必有所象今不得其說矣
喪亂蔑資毛㠯蔑爲無資爲財義本通也集傳曰資與咨同嗟歎
聲不獨改字文義未安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立辟者立法也自立法必廢祖宗之法所謂
國將亡必多制也成王之賢也由舊章厲王之虐也自立辟可
識與亡之故矣李氏謂民多衺僻王不宜又爲衺僻朱呂皆从
之此非詩指左傳宣四秊孔子引此詩譏洩冶處衺僻之世不

可自太法意正與古注同不嘆洩沿諫君可言哀僻兮
又此兩辟字毛鄭上訓哀僻下訓法故釋文上匹亦反下婢亦反
下章大師毛鄭㠯為三公故釋文音泰呂記太辟从李氏訓哀
僻大師从王氏訓大衆而音反仍襲釋文之舊殊少檢點
㠯大宗為同姓也適宗子為王之適子者鄭樂成之說也㠯大宗
為巨室宗子為同姓者王安石之說也晉士蔿對獻公僖五年引
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晉指申生正適子
之謂鄭說有本矣李樗从王說反引左傳證之誤矣
及爾出王毛訓王為往王之訓往獨見此自說詩者頗㠯為疑近
也說文㞷箋言狂迋誑往等字皆从㞷詩出王本作㞷石經因

凡字从㞷者偁消㞷爲王併出㞷字夫消佗王斯言㠯是也案
說文㞷从㞢扗土上㞢本象艸出而僭訓往㞷㠯㞢取義訓艸
木妄生則夫可僭訓往傳義有徵矣又銷謂此字是石經所改
則孟蜀㠯肙經文尚佗㞷也故㞷乎光切王雨芳切異音而釋文無
音反是唐本㞢爲㞷字可知也後儒不察妄爲往音㠯就㞢陋
矣夫王字止有平去兩讀安得有上聲乎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終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一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蕩之什上 變大雅

蕩

蕩敘云厲王旹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爾雅云版版盪盪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蓋上帝本指厲王譏其無法度而杜民上爲人君也此詩蕩蕩與堯之蕩蕩無名洪範之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氏訓爲廣大殊失詩指蘇氏因此謂小敘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敘詩者豈能逆料後人之誤解兮案說文兮坦義當作愓狂放義當作像大作愓滌除義當作

PL 2466 .Z6 C8 v.6

[seal stamp]

盪廣大義當作潒蕩本水名與此四義併無涉今愓像潒三字不用以一蕩字總其義而閒夾作盪此俗之謬也古經文必有別矣即如詩魯道有蕩此愓字也書以蕩陵悳論語其蔽也蕩古之狂也蕩及詩蕩蕩上帝此像字也汰度廢壞正狂放義矣書洪水蕩蕩孔傳訓滌除此盪字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及堯之蕩蕩當作潒潒訓水潒瀁近廣遠義矣書王道蕩蕩孔訓開闢則夾廣遠意當作潒也瀁由太古未遠所見經本較眞又師授有自故訓釋得其當後儒徒據俗本妄肆紛更反譏先儒爲誤豈非經學之一阨哉

又案經典中語同而美惡異義者甚多如同一欽欽晨風以爲憂

鼓鐘㠯爲樂同一翩翩四牡㠯興使臣南有嘉魚㠯興賢者巷
伯㠯刺讒人同一藐藐抑篇㠯爲不相入崧高㠯爲美皃瞻卬
㠯爲大皃豈弟君子至美之偁也而與人譏文姜夫用之繾綣
從公昭二十五季左傳語忠惠之詨也而召公惡詭隨則謹之此類難勝
詘指蓋自有經㠯來字體屢變經文夫屢易衛包所改之經已
非漢隸之舊況古文大篆乎較之刪定之原文不啻內典之遭
翻譯矣又加㠯傳寫之譌誤俗學之沿謬𢾺二千季後古經面
目幾不可復問嘆字形雖易而字義猶可攷此漢晉注䟽所㠯
爲功不小也
曾是掊克毛訓掊爲自伐克爲好勝蓋定本掊伶倍倍是兼倍於

人故為自伐毛始據偕字釋之曰箋不易傳意漢世經本皆作
偕也釋文云掊聚斂也案說文訓掊為把乃入水取鹽之名史
記孝本紀掊視得鼎注曰掊為手把土皆是剝取之義陸云聚
斂當是也嘫此止釋掊義自王氏曰掊斂好勝之人掊訓从陸
克訓从毛此得之朱傳徑解為聚斂之臣夙遵克義漢書敘傳
師古注引此詩而釋之曰掊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豈謂以聚斂
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顏監始祖其說但克害之事多端寍僅
聚斂顏注云云或分為二義亦未可知
蕩詩兩義字皆訓宜而秉義類言汝所秉用之人宜善也箋訓類為善
不義从式言沈湎之行不宜从而法式之也案古義儀宜三字

通用宜鑒于殷禮記引之宜作儀如倉宜鏂釋文云宜本作儀
其儀一于箋訓儀爲義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此詩兩
義之爲宜毛鮑不誤矣後人未知義訓宜不知此兩義及爰民
之儀直當宜字用也義儀宜古皆音俄音同故用之未不甚別
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怨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
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
則殽擾進矣聽言不審則詛祝興矣孔申傳云爲流言以遂其
惡事毛意未必然鮑以對爲答義短於毛
詛者盟之細也詛用牲而祝無之祝又詛之細也古重盟詛之禮
蓋其風始於苗民而後王因著爲令周禮春官之屬有詛祝惟此

祝如字讀怵官之屬有司盟詛民之不信者其獄訟則使之詛盟皆
掌之吕官而𪏆延之上大自行之巧言詩君子屢盟是王與臣
下盟也蘇公欲詛何人是大臣互相詛也此皆君臣相疑𥘅戾
不咊所致厲王之旹羣小接逑流言交構君臣之閒不能相信
至與神質鬼吕釋其疑㝎其多詛祝矣東遷而降斯風尤盛如
鄭詛䠶頴考叔者晉詛無畜羣公子魯伐三郇則詛之陽虎𣪠
魯則詛其君及國人衆伐楚則大詛之於神事不勝枚指後世
民情愈澆鬼神不足約束之於是上不𡍮此湥下大莫重其事
矣集傳吕詛祝爲怨謗卽周公所謂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謂
夫婦皆詛者也與箋疏異文義大通但厲王行監謗之令國人

㠯目而已敂厥口詛祝兮

傳云咆哮猶彭亨也韓愈石鼎聯句詩豕腹脹彭亨蓋用其語然鄭之述毛云炰烋氣矜自健之皃與韓詠鼎腹意異韓雖用毛語而失其指矣案易釋文大有卦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皃玉篇廣韻彭亨作憉悙注云自彊也意皆同鄭

如蜩如螗傳云蜩蟬也螗蝘也陸疏云宋衛謂之蜩海岱之閒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蝘虭然則蜩爲總名螗乃諸蜩中之一種鄭之注爾雅同此義又與毛傳合當是也孔疏據爾雅舍人注謂方語不同三輔㠯東爲蜩梁宋㠯東謂蜩爲蝘是螗蜩一物而異名與鄭義殊殆不然爾雅所列蜩之

種凡七而總名之曰蜩螗之名居七者之一目何關方語乎又爾雅云蜩蝘蜩螗蜩皆一蜩總諸蜩也蝘蜩與螗蜩七蜩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蜩蝘蜩螗截去一蜩字意舍人句讀嘆乎不如郭之當矣孔舍郭而取舍人旣失之罷咼述郭者也載舍人語於雅疏而不知其與郭異其疏忽尤甚

內奰于中國傳云不醉而怒曰奰說文引傳語奰作𡚁云壯大也从三大（音闥本作亣與大小字別）三目二目爲䀠（居倦切目圍也）三目爲𡚁益大也平秘切嘆則今作奰渻文也又魏都賦姦回內贔劉淵林引此詩證之奰作贔孔疏引西京賦巨靈奰屭語以證此詩假奰夾作贔也奰贔其一字乎說文有𡚁字無贔字贔始𡚁之破體後

遂分爲兩字耳

鬼方之名見易既未濟卦及詩蕩之篇易釋文云鬼遠也詩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疏云未知何方啖則國之所在不可攷矣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夫言高宗伐荊楚疑爲一事遂謂鬼方即荊楚宋黃震之說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即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季所伐豈必一國号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與不知在何地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殷旹鬼方本服从于中國遂丁旹復畔故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殷之諸侯故施於紂世邑

啖案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鼎祚集解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

方於漢則先零戎（見玉海）先零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㠯爲荆

楚者非是

蕩㠯紂比厲王則厲之惡如紂矣嘫而不亾者㠯皆無文武自商

之季天爲民生文武民之季非商之季也不嘫安知武衆不爲

宣王哉芮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厥惪不遠罔有代惪皆爲王

之惪其惟國人（語見周書芮良夫解）噫代惪者必如文王乃可穆公假陳

其言始淡爲厲王危乎雖嘫訖周之世無文王而周㠯亾上天

太君之局至此乃變後世之興亾惟力是視而已

抑

抑之篇其作於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秊迄乎王十四秊爲歲八

十有五而衛武公薨楚語言武公九十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壽
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未流彘時武公尚在童丱共咊時則方少
壯抑詩應作於此際矣孔仲達謂武公時爲諸侯庶子無職事
於王朝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蘇氏主其說而源以爲
未喻詩發於性情主文譎諫無出位之嫌匹庶尚可爲之況侯
國公子武公好學耆而彌篤少壯時必悳性過人假目擊厲王
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也其後用以自警至耄不忘入相
於周必日諷誦焉大師之官因取而列於大雅矣敘云刺厲王
夫以自警濩侯苞苞箸韓詩翼要十卷云衛武公刺王室夫以自戒行
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毛韓義同也呂記

屬絹以爲庚子旹作當矣又此詩本爲刺王而作非爲自警而作也朱子辯說以敘之刺王爲失家引侯苞語以削其刺王室之說夫武公自警特侯國詩耳何得編於雅哉

靡哲不愚謂王政虧虐賢者佯愚以免禍不爲容皃毛鄭之說當有本也觀韓詩外傳引箕子佯狂事以證此詩異家而同說可見矣朱傳以此詩非刺旹故別立新解謂哲人而無威儀則無哲而不愚夫旣無威儀何名哲人乎或謂此哲人乃自以爲哲猶後言哲婦傾城不知婦人無非無儀故無貴於哲若哲夫則成城矣豈可證此詩況詳玩經文然無自以爲哲之意

無競維人言莫彊於得賢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賢之效正

見其所𠂢彊也古注本明白正當後儒皆从之集傳盡人道之解頗爲迂闊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謬矣

無言不讎毛以讎爲用則應平聲鄭以讎爲售則應去聲故釋文有尚由尚又二反案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爲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詩鄭注以讎爲畣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訓夫是畣義畣與報二語正相觳較爲優矣呂記朱傳嚴緝皆从之

子[illegible]繩繩爾雅作憴憴云戒也鄭箋本此以釋抑詩靡哲毛傳云

紀戒愼也意夫同蓋字訓古矣況謹飭自持是保世之道故
內詩以言子孫取義夫豈蘇氏以爲不絕兒妹短於味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甗指祭末陽厭之禮尸謖之後改設饌西北隅始不
謬也古人以祀爲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言紂昏棄肆祀皆
以祭典不虔爲亡國之大辜厲王無道助祭者無嚴敬之心武
公刺詩應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時語中庸引之
以證盦明舉祭之說其引屋漏夫與烈祖篇連文可見詩本言
祭也朱傳純以愼獨之解夫戒愼恐懼聖賢主敬之學自應如
此非因畏鬼而啖也何必援神明以自繩束耶
假蠶而角甗以喻皇后預政始狃於厲倡嬖寵配姬之緯書也誠

謬矣㕟後儒㠯爲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夾非詩意源謂
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假
是實有指目之偁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無角
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應爾
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本釋言文叚釋文云虹訌同此古字通用
與虹霓之虹無涉也曹氏解爲螮蝀而嚴緝从之誤甚
詩人偁㠯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汝曰小子難㠯
常禮拘也又民勞㠯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斥用事之臣則抑
篇實訌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夾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
政小子是當旹有此偁謂矣嚴緝㠯爲衛公自偁非是

說文引告之話言吕爲傳語豈指左傳襄二季文乎啖傳本引詩何不徑吕爲詩語也若文六季傳則云箸之話言文稍異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話古之善言也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古言多善須合會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語籀文作譮玉篇作舚云古文語集韻同今經典俱作話又話本户快反讀如壞正韻收入禡韻讀如華岀之華蓋就俗音

㝱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抑篇視爾夢夢當作夢莫紅切餘俱當作㝱莫鳳切案說文云㝱寐而有覺也从宀从𥤢从夢引周禮六㝱之文又云夢不明也从夕瞢省聲是㝱者㝱寐之義夢者昏昧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其誤久矣又案廣雅㝱想也今

人㠯勞作竊禾㞢矣

桑柔

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往往相合意芮伯先作解㠯戒王及執政小子戒㞢不從又作詩刺㞢乎詩所謂告尒憂恤誨尒敍爵誦言如醉正目作解言也解云尒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㠯賄成夫偷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㠯賄成則不能敍爵矣夫既告㞢誨㞢無奈其如醉何故後著㞢於詩冀其閒而改悟忠臣憂國惓惓無已類如此又厲王親除召穆公芮伯凡伯二三賢臣外餘皆貪佞小人專利監謗㞢事先意逢迎者正不僅榮公衛巫輩也故詩亦刺王信用小人如所云惟彼愚

人覆狂吕喜維彼忍心昰顧昰復不一詞而足其刺羣臣大不
外貪佞二意如㒳及已僭貪人敗類征吕中垢及善背善罔用
力爲寇諸語皆與周書所戒相符合詩與解觀之流彘之由居
可知矣

箋云芮伯字良夫䟽據左傳引芮良夫詩及周書有芮良夫篇證
之誤據周書則良夫乃芮伯名非字也周書芮伯白予小臣良
夫自偁當吕名不吕字矣

經傳多言劉如無盡劉遏劉咸劉虔劉大抵皆訓殺惟桑柔篇捋
采其劉毛云爆爍音剝落而希爾雅釋訓毗劉暴樂音同上之文
夫正釋此詩蓋古義如此故雅傳同也又詩言捋采其葉

曰於樹之根荄無損何得云殺乎王氏訓此劉爲殺外矣況捋采其殺夫不成語人轉爲盡義何其迂也集傳訓爲殘殘卽稀疏意蓋陰用爆爍之解而又不肯顯襲其詞

民靡有黎傳云黎齊也孔申之謂民旣被兵或存或亡無齊一乎安者此解本通鮑易傳訓爲不齊過矣王安石訓爲衆言黎民猶言黔首說本杜撰而施於此詩尤謬不俟民靡有衆不成語也華谷譏之如此詩本言民遭禍亂少得生存目豈謂民皆白首乎嚴緝訓黎爲衆庶得之但詩本極言民生凋敝不應止言不衆則傳義尤允

天步國步步皆訓行天步艱難謂天行此艱難於申后也國步斯

頻謂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也傳云頻急也國步蔑資謂國家行政輕蔑民之資用毛鄭義本如此程子以天步爲背運陳氏以國步爲國運今冡習爲常語但訓步爲運終未安

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箋云手持熱物之用濯猶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疏謂惟賢人能行禮箋正申足傳意今因用賢之解與上敍亂語相接成故皆从鄭然傳義審優匪直與衛北宮語合也見左傳疏亦引之周家一代媷恃禮爲治菩炑卿大夫恆以禮之有無決國之存亡與人之休咎則以濯喻禮傳得詩指矣又毛公爲荀卿弟子荀卿之書謂隆禮爲儒術之先務故毛之釋詩亦多言禮如鄭東門之墠香蟋蟀豳破斧伐柯諸傳皆是此詩以禮救亂亦其

師說喫也

好是稼穡四語毛鄭旣異解而後儒釋之復人各一說以記兼用李歐二氏之說謂好是稼穡民力不可輕也惟有功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穡當以爲寶必以祿養賢才意實本於王肅之申毛而嚴緝衍之尤爲明確嚴以好稼言重農代食言任賢維寶言詔祿不可輕維好言擇人不可濫此青出於藍矣朱傳用蘇氏之說謂君子欲進而不能進則維退而務農以代祿食雖勞而無患亂非詩指

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蓋贅肬贅壻皆繫屬義喫與荒虛義不相協故鄭氏申之以爲見繫屬於兵役也朱傳由屬義轉爲危義

訉太迂遠夫有所繫屬何言危乎

以旅力爲膂力於北山篇已辯其誤矣至桑柔篇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亦作膂力解文義尤不可通詩本責在朝諸臣莫肯協力同心憂念天變自念之當納誨於王修舉政事以挽回天意定須大小羣僚合力爲之訓旅爲衆正合詩意何反釋爲膂邪且靡有者是當念而不肯非欲念而不能也今謂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尤不可解念天禍焉用膂力乎況正因危困故須憂念反云危困而不能憂念乎

寧爲荼毒孔疏以荼爲苦菜毒爲螫蟲殆未啖也荼爲禮官所用豈螫蟲之比哉荼蓼之荼乃穢艸薅之欲其速朽詩或指之

征呂中垢傳云中垢言闇冥也孔申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呂中垢言闇冥是合內字方成闇冥之義朱傳分訓中爲隱暗垢爲汚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也至嚴緝云中垢內汚也呂閨門之事汚𧀬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尤爲妄說中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㝵豈如嚴所云哉君子光明正直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其所行佗甚且不可告妻子此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邑人之式穀必㒸光明正直知光明之爲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知詩二語意又互相備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也間淺近

之言則瘖聾間正言則眠臥如醉左傳杜注夫云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奄識之
人徃徃如此此非箋疏一家之說也韓詩外傳述鼂公出亾御
者責其不聽諫則怒御者偁其太賢則㠯爲嘆而引此詩證之
正與箋疏同意近解迂回太甚
桑柔詩末二章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
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悳則民行衺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
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也王
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㠯箋爲正

雲漢

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爲晚㠯雲漢敘推之殆初年事乎

敘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太甫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意
是撥亂方有其意未見諸政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
肯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社初卽位旹可知矣皇甫謐吕爲宣
王元秊不藉千畞天下大旱二秊不雨至六秊乃雨孔疏疑其
無據唉合之敘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秊乃雨說夾相
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士安之說諒有見矣竹書紀秊吕爲
二十五秊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信又敘厲王之烈箋云烈餘
也俞雅本有此訓故鄭用之後儒吕烈爲虩虐不如訓餘之自
唉

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僖二十五秊　而雲漢詩云靡愛斯牲祭法鄭注

夫云祭水旱用少牢與左傳異周禮大司徒賈疏及禮記祭法詩雲漢篇孔疏皆推明其故而說各不同賈疏謂祈禱無牲災滅之後有牲孔氏之說則不然其禮疏吕爲初遇水旱先須脩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其詩疏則引祭法注見上又引菅宫大祝六祈注造類禬禜皆用牲故說用幣而已知天災祈禱皆用牲較論三說詩疏長矣

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疏云蘊亏常之熱而隆隆又甚熱故暑熱異文蘊隆經本單舉而傳爲重文古義當爾矣王氏蘊積隆盛解眞臆說釋文云蘊本又作煴紆文切說文鬱煙也正義云温字定本作蘊則古本經文蘊煴温三字襍見也煴與温夫訓爲蘊積邪

斁字从攴音夨解也又猒也其音妒者本作殬字从歺音糵敗也通作斁詩惟雲漢篇耗斁下土訓敗音妒餘俱音夨但殬斁俱諧睪聲睪羊益切音與妒遠殬之得聲意古人韻緩或可相通乎

予由釋雲漢詩有可取者三釋寧丁我躬云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身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釋寧俾我遯云苟我不當天心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釋黽勉畏去云弃位以避惡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敢去以求消難也皆勝古注

靡有孑遺毛云孑然遺失也疏云孑然孤獨之皃無有孑然得遺漏者孟子趙注云無有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皆以爲孑然小貌雅云孑餘也訓靡有餘遺尤明直朱子因說文無右臂之解

衆釋謂無復有孑身之遺者正使留得孑身尚可以爲民哉
先祖于摧傳云摧至也與釋詁義同疏用孫說申毛以于摧爲于
何所至言民皆餓死先祖之神將無所歸也轉至爲歸義大迂
源謂至者猶云來假自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留先
祖之神何不助我乎此旱災而來假乎毛意或如此衆成改摧
爲嗺固非是蘇氏摧落之解夾屬臆說
鄭破摧爲嗺云嗺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詞如箋義則經
文于字當讀爲吁釋文無音反非陸之疏卽傳寫之脫屚也
滌滌山川傳以滌滌爲旱氣蓋皃狀語無關滌之本訓也朱傳用
王說謂山川如滌除此依文傳會自說文引此作蓧蓧徒歷反與

滌除何預哉又樂記狄成滌濫䟽引詩踧踧周道證狄滌滌山川證滌云皆物之形狀但假注呂狄滌為往來疾皃義稍殊

我心憚暑憚字毛訓勞則丁佐反鄭訓畏則徒旦反䟽及釋文辯之甚明朱傳兼取勞畏兩義不知當何讀又丁佐反者字本作癉說文云勞病也从疒單聲然則大東憚人小明憚我此詩憚暑皆癉也勞畏二義異音并異字安得兼之於一字乎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二里字一訓病一訓憂兩意皆通爾雅瘇病也悝憂也里乃瘇悝之俗自鄭解雲漢之里為憂而嚴緝譏其破字誤矣朱傳从鄭訓里為憂得之但引郭布傳無俚為無聊賴呂為義同則未當有聊賴則不憂憂則無聊賴俚正是聊賴

之義與里訓憙相反安得同

昭假無贏昭假二字王申毛以爲昭其至誠於天下朱傳以爲精誠昭假於天義皆可通而王較優矣詩言昭假者五烝民昭假於下噫嘻旣昭假爾泮水昭假烈祖長發昭假遲遲及此詩是也惟烝民泮水二昭假經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其噫嘻詩朱子初說雖訓爲格上帝而集傳則易之惟雲漢長發皆以爲昭假於天案昭假遲遲疏用箋義述毛以假爲寬暇說近迂獨其注記孔子閒居謂湯之明道下至於民與遲遲義較順詳見總詁佀勝於集傳也至昭假無贏則王義尤得之上章靡人不周

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始終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於下無或少有留難以民命瀕危當賑救之無弃其成功也此於肯後文義最爲通貫矣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一終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二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蕩之什下變大雅

崧高

崧高傳竝舉甫申齊許四國以為姜氏四伯之後鄭箋因之以甫申為甫矦申伯當矣至以甫即訓夏贖刑之甫矦則呂記譏之謂二人定皆宣王時賢諸矦而鄭氏遠取穆王時人為非是噫以古況今文義之常以同姓名賢配申伯而為言正見偁美之至箋義不謬也至康成注記時未悉詩義故以甫為山甫及箋詩則改之仲達辯之甚明而嚴緝反取其舊說斯舛矣王伯厚

困學紀聞駁之允當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孔疏引之曰
眀獨使召伯營謝之故肅所謂召公蓋指穆公也旹穆公適爲
司空曰集傳引或說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是謂康公以來
世世爲司空也殆非肅意别有辯見韓奕篇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臣也鄭以爲冢宰雖未必然
然既王命之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爲家臣之長
不知何據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傅手詔以爲古制如此覘周
制未必同漢也申伯當是有土之君入相王室如衛武公虢文
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爲國君安得

與王室連姻其城謝也猶下篇之城彼乃遷國非始封也孔疏呂爲
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恐未嘫申伯身在王朝其家室仍在申遷其私人者
自申而遷於謝自申伯眷戀闕廷未遽返國而家室在塗宜有
將導統率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惪其家室先到豈能
實至如歸夫須王臣銜命而往已鎮服之此豈家臣可勝其任
哉追後申伯遄行則家室已獲寧居故徑從郿入謝不復過其
故郿矣六章謝于城歸是也案一統記今南陽府南陽縣附郭
爲古申國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
内有古謝城是申與謝兩地相去不甚遠申伯私人當自今
南陽府至信陽州耳

崧高弟六章云申伯信邁又云謝于誠歸又云式遄其行一似始

疑其不果行今方信其行者鄭箋吕爲申伯不欲離王室王氏

吕爲王之數留內意正相反較而論之則鄭說長也此篇屢言

王命又言王纘之事又言王錫王遣王餞不一而足玩其詞氣

始是王促之使行非留之也古諸侯于其國則南面而爲君入

王朝則北面而爲臣又當勤勞於職非若後世重內而輕外也

況申伯吕卿士進爲牧伯 箋云申伯周之卿士又南國是式箋云改大其邑使爲侯伯疏引左傳謂侯伯是爲州牧 新膺重寄自應執謙引避宣王倚毗念切太宜敦迫再

三反謂申伯欲行而宣王固留情事豈應爾尒

王餞于郿郿在鎬西非適謝之路故箋云北就王命於岐周吕郿

在岐之東也嚴緝乃謂豐有文王廟故至豐策命申伯誤矣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豐又在鎬之東與鎬等自何得道豐而入謝哉

申伯番番傳云番番勇武皃曹氏改釋爲耆艾之狀而嚴緝宗之非也假謂番番與書秦誓番番良士同而書言旅力既愆則番番不得爲勇武之偁自殊不知番番語其乎[illegible]既愆語其目肯在秦誓詞意原無礙也爾雅釋訓云番番矯矯勇也與傳義同此解不可易矣又番音波若作耆艾解則當音媻俗作婆與皤通班固辟雝詩皤皤國老是也嚴仍音波音與義左矣嚴本又作番注云番書作番音義同尤謬妄此詩諸本無作番者不知嚴

所見何本也且字書大竝番字俗人誤滅其筆畫寫番爲番則有之元不成字也案番本音煩獸迹从采从田象形假借爲潘音自又案采音辨辨别也若太上丿則米字矣豈容溷乎

雅詩四言嘽嘽毛公解之各異四牡傳云喘息皃采芑傳云衆也崧高傳云喜樂也常武傳云盛也蓋四牡勞使臣故言其行役之勞采芑常武美出師故言其軍容之壯崧高紀就封之事故言其內喜樂而外安舒合於入國不馳之禮以見申伯之賢義各有當也今槩訓爲衆盛而先儒釋經之微恉不可得見矣

周粑咸喜邦以周爲偏言偏粑之人相喜而慶也蘇氏以爲指王臣之使申者噗王臣杜申當云周人不得云周粑況王臣槩與

申伯并事久知其賢何至申而方喜又申有賢君不必周人代爲之喜皆情事之難通者也嚴緝謂普天莫非王土侯國皆可稱周邦此南方諸國得邑牧而喜也其說佀矣然周邦既爲通名則何由見爲南方諸國且肯言南國南邦南土皆別而名之矣何此忽統名以周也詩中周字不訓爲國名者豈獨是詩宋儒之解不已固乎

烝民

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自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五六章備言山甫之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

出政能偁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叙中興不言可知矣葢
興崧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旣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藩翰
爲重故首章旣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
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自故篇末方言之復惓惓望其遄歸二詩
指歸各有在也崧高敘云建國親侯烝民敘云任賢使能允矣
有物有則箋疏謂物者象也五性象五行則者法也六情法六氣
是物乃性則乃情也孟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猶云有性必
有情正見性善情亦善義亦相符矣呂記取楊氏之說以物爲
形則爲性朱傳同之其義較優而實本孟子注疏趙注云有物
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孫奭云所謂物者卽自人之四肢五臟

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仁義禮信皆天命之性此錯注人法天之意乎但兄弟以恩合宜與父子同言仁孫疏縛屬之於禮未爲允當楊氏之言詳見呂記斯青出於藍矣

書舜典出納朕命詩烝民出納王命言出納雖同而職則異龍爲納言之官其職掌如後世封駮之任而已山甫式百辟保王躬賦政四方是百寮之長佐王出政者也故傳以喉舌爲冢宰疏亦引周官大宰之贊聽治及歲終詔王廢置爲出納之實事

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爲度言圖度之於本句則理順矣嘆非字義

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溷爲一又移其誤於它字乎又案毛訓儀爲宜文義本通但孔疏述之大迂源謂毛意當云悳輕易舉也而莫能舉我夫宜自謀舉之乃舉之者維仲山甫自信乎山甫之悳淺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順而儀愛（愛義見下條）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

愛莫助之毛云愛隱也疏云釋言文案釋言薆侒薆蓋愛薆古通用此詩之字形雖愛而義則薆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眞源謂尋繹傳義可攷正經文者此類是已

韓奕

首章言爲比宣王言王能夲大厥命諸侯有偉㷛顯明之道是道乃宣王之治道也故以偉㷛美之近解以道爲路謂韓侯由此路而入覲受命眞屬戲論

鞗革金厄毛云厄烏蠋軶云以金爲小鐶往往纏搤於草切之孔疏申二家之說謂金厄者以金接轡之處如厄蟲㷛箋以不言如厄故易傳據疏語則毛軶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自㷛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佀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盧以烏得名皆是即此章玄衮乃龍首也赤舃舃乃籀字也金厄旣佀厄蟲大可名厄何必言如

炮鼈鮮魚疏云炮毛燒肉也炰爓也服虔通俗文云燖煑曰炰炮

與缹别而此及六月炰鼈音皆作缹則炰與缹皆爨煑之也案韓奕釋文炰薄交反徐云甫久反六月釋文無音反始傳寫之脱屚也毛燒之義不可施於鼈兩詩炰字俱作缹音爲當又案缹廣雅云焷謂之缹注音不玉篇云缹火熟也廣韻云缹爨煑也字今作缹焷音皮又音碑

維筍及蒲鄭云蒲深蒲也疏引周禮醢人深蒲注謂蒲蒻入水深始生水中者是案說文作蒢云蒢蒲蒻之類也从艸深聲則深蒲自是蒲之名

蒲可爲席夾可爲菹故書有蒲筵周禮醢人加豆有深蒲筍菹其見於詩者澤陂魚藻之蒲皆興也惟韓奕筍蒲則爲蔌焉案本

艸香蒲入本經上品吴普本艸謂之醮石宋圖經云萅初生嫩
葉皆取其中心入地白蒻大如匕柄者生噉之甘脆又㠯醋浸
如食筍大美周禮蒲菹是也今人罕有食者至夏抽梗於叢葉
中蕚抱梗爲如武士捧杵狀俗名蒲槌亦曰蒲蕚蕚中蘂屑
細若金粉謂之蒲黃亦本經上品藥也韓奕傳云蒲蒻箋云深
蒲正指大如匕柄者

韓侯顧之毛傳云曲顧道義也孔疏云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顧之
則於禮當顧謂升車授綏之際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
是之皆當有曲顧也傳義既有本而仲達發明之尤明確矣古
人步言視聽無敢越禮正目而視猶云上則敖下則憂傾則姦

必予之以節焉況可無故回首顧視乎詩人寄興託詞雖不必悉拘於禮文嘫國君於親迎之際瞻顧無常乃失容之大者豈反詠之以為美乎蓋由近古先王禮教猶存諸儒皆七十子之徒淵源有自故毛傳雖簡實而推詳顧之二字不憚詞費定是師傳如此可見古人行禮無一節敢忽又見古經文言無一字或苟真有補於世教人心者也魏晉以還放達成風瞻顧小節尤莫知自束於禮奈先儒之說懸諸功令學詩者尚得闡明其義至宋儒盡棄古注往往據所習見以釋古經直謂韓侯無故而回顧而古人瞻顧不苟之義置之不講今世經生家無由得聞嗚呼禮教之壞不獨齊俗人致之矣楊用修論此詩言若非

禮而妄顧則是覘籢裝之畢薄窺傍御之浴容雖似戲談實爲

正論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各以類分句羆者熊類也貓者虎類也熊羆

皆猛獸熊如豕黑色羆大於熊色黃白又有小而色黃赤者謂

之魋三種皆見爾雅一類也虎白爲甝（音含）黑爲虪（式竹切）似虎淺

毛謂之虦（音孱）貓非捕鼠之貓也周書武俘解武王狩禽虎二十

二貓二即此貓虎矣其似虦貓而食虎豹者謂之狻（音酸）猊（即今獅子）

三者皆見爾雅亦一類也爾雅又云熊虎醜蓋其猛又相同也

故古者畫熊虎於旗殺則師都建之出車則車吏載之

韓姞燕譽言既安之又有顯譽二字各一義也射義引貍首詩則

燕則譽正與此詩義同蘇氏曰譽樂也始欲假譽為豫案服虔
注左傳訓譽為游又引孟子一游一譽見昭元年孔疏譽豫侣可通用
啖元凱已不用其說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為安云古平安皆衆民所築完也
則燕師二字為不詞矣王肅孫毓皆以燕為燕國得之至水經
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
昔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太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
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始未必啖也為此說者因燕遠於
韓不得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貊錫韓自啖
命燕城韓東萊引晉烁事例之洵為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伐

洛四方民大咊會五服咸至無間遠邇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太韓路大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禮據漢也言之自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貉爲北方豸種此詩其追其貊又與奄受北國連文其爲北燕薊無疑矣貊俗字也本作貉此詩追貊書華夏蠻貊石經皆作貊注疏作貊而諸本因之

呂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當矣箋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封於燕者率之以城韓自朱傳謂韓初封者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於畿內若召公率之則所用之衆

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況召公
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爲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謂召
公爲司空主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自不知宣王時城謝
則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身尚未必常居司空
之職況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韓大約
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嘗爲冢宰而司空則
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聃季爲司空見定四年則成康之世爲司
空者已有兩人明箸於經傳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
此職耶又周家六卿竝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寇康叔亦
爲之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幽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

司空獨也屬召氏豈其嘫乎

豹有赤白二種皆黑文羆有黃白二種韓奕詩所獻則各指其一

也玉海云山海經睿山多赤豹中山東胡有黃羆成王旹東胡

獻此獸

江漢

崧高烝民江漢韓奕四詩皆尹吉甫作申伯韓侯偁爵仲山甫偁

字召穆公偁名詩㠯寓興而已非有義例也嘫穆公獨偁名者

殆㠯别於召公召祖而言之與

江漢淮夷來鋪傳云鋪病也疏云鋪病釋詁文假鋪作痡音義同

蓋此詩文鋪而義痡夫烝民悳蔓之類此經字之賴傳㠯正者

也詩中字侶此者多矣
秬鬯一卣毛鄭異說秬鬯必咊鬱不咊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咊鬱
名鬱鬯未咊鬱名秬鬯此鄭說也孔氏右鄭啖鄭㞢爲此說者
止因周禮鬯人鬱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
尚未咊鬱故分而二㞢自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
誠有未咊已咊㞢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吕未咊鬱解㞢則
又非也鬯㞢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艸而得名自說文鬯字
注云吕秬釀鬱艸芬芳攸服吕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
㞢酒則與常酒等自何獨取名於鬯竊意鬯㞢名本因鬱艸而
秬黍㞢酒實爲咊鬱而釀則當其未咊鬱皆大概吕秬鬯名㞢

後家別名巳味者爲鬱鬯故周禮分而爲二與之對舉則別㪔
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矣又孔氏申毛旣引禮
緯秬鬯之艸及中候鬯艸生郊之文證鬱金艸亦可名鬯艸矣
復言古今書傳香艸無偁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偁見
於詩書左傳者不一而足皆偁秬鬯茲無偁鬱鬯者豈非以言
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
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記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
香卽此也與藥中鬱金根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
通作鬱說文鬱从林鬱省聲木叢生也與鬱鬱異字
周禮鬱人注謂鬱艸若蘭以其俱是香艸故取以相方自若鬱金

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艸木之紛葩美斯華之英妙是華以四月也傅玄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異物記云鬱金出罽賓色正黃與芙蓉華裏嫩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傅賦合至晉書言太宗旹伽毘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艸綱目引此）本艸云其華十二葉爲百艸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埤雅內書引此）言華之色條互異以朱傅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又案罽賓伽毘皆遠夸鬱林郡杜古世太屬蒸服鬱金非常有之物而古人每祭必用未審從何取給

豈三代旹中華本產斯卉而後世無之天旹地氣有變遷與

告亏文人謂告亏召氏先祖有文悳者也集傳吕爲文王非是上

圭瓚秬鬯正賜㞢爲告文人㞢用也若是文王王何不自告㞢

而吕賜虎哉又下言亏周受命是就文王廟命㞢此旹方告文

王自詩人敘事自有次弟也

錫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悳賜㞢名山土田附庸經無附庸而

傳云云者當是引成語連及㞢自且傳自述周制如此非言賜

召公也孔疏申㞢曰土田卽是附庸恐非毛指

亏周受命鼂吕周爲岐周蓋岐下有周原周㞢名實昉亏此故詩

言周所吕別於豐鎬也嚴緝吕周爲豐殊無謂假謂文王作豐

當有其廟自姝不知岐乃王迹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假錫命于理尤允

常武

常武敘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嘆旨哉斯言可以論世已宣王懲艾前愆厲精圖治焱嘆中興信偉令主但英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雖鋭於始必倦於終穆公早得之幾先矣宣王少長於穆公家其資性之純駁公所深知故方勤政之初已切鮮終之慮以常武名篇而因美以爲戒洵老臣納誨之深心也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千畝敗而戎患興武事不

大實由悳之不常此詩始有先見當旹國史深識穆公作詩本恉而箸之於敘誠有本之言也又案小雅宣王詩十四篇美刺兼之大雅宣王詩六篇有美無刺嘆小雅兼美刺而絫之以美善善長也大雅嫥於美而絫之以弁不欲沒其實也夫子之編二雅厥恉微矣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鄭異解孔疏引孫毓之言以鄭說爲長當矣但謂命將本祖而援陳勝舉吳偁項燕事比之恐非確證勝之偁燕假其名也非以爲祖而追本之也孫既誤而孔亦不覺胥失之案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溯桼公命皇父則先述南仲皆本其祖悳以爲榮而韓奕篇亦言先祖受命奠民

篇亦言纘戎祖考數詩亦言之體大略相同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釋文曰此兩如字一本作而案如而二字古通用震怒又非譬況語經文當以而字爲正鄭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明是而字之解孔疏申之爲如恐非鄭意

鋪敦淮濆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屯謂布陳敦屯之陳於淮濆鄭讀敦爲屯言陳屯其兵於淮上鄭破字固不可从述毛者亦費力王氏以爲屯集其陳而後儒皆宗之唯鋪字未醒案釋文云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又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亦作敷敦注

云敷布也布兵敦迫淮水之涯典引注引此作鋪敦云敦猶迫也鋪敷雖異而敦迫則同勝鄭王之說矣

江漢淮夷來鋪鋪字毛訓病則與痡字通常武鋪敦淮濆鋪字徐音孚韓詩作敷訓大意經文內鋪字古本容或異文矣嚴緝欲合爲一恐非是

如飛如翰毛云疾如飛鷙如翰二字各一義疾言其神速鷙言其精悍也故疏云鷙是鷙鳥若鷹鸇之類申傳意甚明朱傳統訓爲疾恐遺如翰義

常武詩紀淮北用兵之事先及淮濆繼征徐國蓋此皆叛者非一國矣疏謂淮浦之國非淮夷始末嘗禹貢徐州有淮夷費誓之

淮夷與魯接壤皆在淮北也況江漢疏言淮南北皆有夷何常
在疏又言淮浦所伐非夷岂意此肯淮北之國徐爲大宣王討
叛先治其小者夊賞旣㭊嘆後以兵臨徐孤立無援故不待痛
而服此用兵之次弟也鄭箋以爲旣服淮浦又大征徐國得之

瞻卬

懿厥哲婦釋文云懿於其反鄭箋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云懿
與噫字雖異音義同痛傷嘆以歎國政也古詩義本如此案書
金縢信噫公命我弗敢言假釋文云噫馬本作懿嘆則懿噫通
用古字也常自宋李樗引漢書師古注解之曰言幽王以歎侶
爲美此彊古經以就今字也朱傳因之且訓爲懿美也哲婦則

是詩人美之幷非幽王美之矣夫爲梟爲鴟何美焉況楚語懿
戒韋讀懿爲抑則从之詩懿厥哲婦鄭讀懿爲噫獨不可从乎
又抑亦讀噫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是也幽王皆皇父敵政於外
褒姒敵政於內二詩皆噫之傷禍本也然皇父七子皆恃豔妻
以爲寵援則褒姒尤屬戎首矣

昔維婦寺毛云寺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歐陽訓寺爲寺人
義雖通然詩止言婦人敵國無一語及閹豎不應此獨朁偁之
又歐陽修曰舉類而言自朱傳則云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
敵直謂此詩兼刺婦寺矣豈因以是箋而爲之說與

亦狄毛無傳王述之以亦爲大道狄爲遠處鄭以爲被守之夷狄

孔疏是鄭得之矣案小雅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艸不黃三詩敘皆言四夷交侵下篇又言日蹙國百里此夷狄之明證也幽王不此之懼而反讎視忠臣可勝歎哉集傳本从鄭又引或說以夷狄為女戎而以婦寺當之殊屬穿鑿

召旻

閹寺之禍始見於齊之貂宋之戾至秦之高而甚焉三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昏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號石父皆非寺人即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妖試奄豎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它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蓋周官法度

精密此旹未盡亾又勲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止供洒埽給使令未敢預政也召旻篇昏椓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椓訓夭椓未嘗㠯爲閹人鄭箋始㠯昏爲閹官即周禮閹人之官閹昏通椓爲毀陰孔疏證成其說言傳意夭與箋合愚㠯爲未必然也鄭生桓靈之世目覩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爲此解自然㠯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爲有見但瞻卬篇又㠯任閹人爲說則失之

靖訓爲謀本於釋詁夷之爲滅則恒訓也實靖夷我邦言此昏椓回遹之人實謀滅王之國也語本簡捷後儒㠯靖夷爲治乎謂王所使治乎我邦者非其人迂矣

召旻之五章上四句言君子之病下三句言小人之盛也毛傳得

之維昔之富不如旹維今之疚不如茲疏申傳云朙王富賢人今也則病之解甚朙徑彼疏斯粺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夾簡當又與胡不自替文義連貫後儒之解俱不及又箋云米之率糲洛帶切今作糲音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是糲米一石得米九斗爲粺也說文云粺毇許委切也毇米一斛舂爲八斗也與箋異箋得之矣別有辨見大雅生民篇又替說文作替云从兟白音自與罬白字別聲廢一偏下也又作替从白音戠與曰月字別又作朁从兟所鑠切从二先先乃先後之先非朁笄之先二先爲兟子林切徐鉉曰今作替者非是案替字見玉篇入夫部从㚘㚘蒲旱切竝行也徐應指此玉篇別有替替字而云今作替則替雖俗字其來久矣

沱之竭矣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案說文頻作瀕云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然則頻字本義元爲水厓後人俗爲頻數之頻而別作濵字以當水厓之義自釋文引張揖字詁以爲頻是古濵字箋破頻爲濵疏以傳爲古字通用皆非是

周召分陝而治爰有二南之詩二公皆周之元臣也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翊戴宣王周文公之後世閒焉故幽王之世黍苗篇思穆公召旻篇思康公分見二雅康輔刱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俱爲王室倚賴相望於二三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甚於思周矣雖然詩始於周召而風之終以豳雅之終以召以二公爲風雅之始終夫子敍詩其有微指乎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二終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三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頌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朱傳之與敘合者清廟我將時邁思文振鷺豐年有瞽潛有客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酌般凡十五篇其迥與敘別者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噫嘻雝載芟良耜絲衣凡九篇天作以爲祀大王而不思經文兼頌文王昊天有成命及執競以爲祭昭以後詩而不思周頌俱周公所定臣工噫嘻以爲戒農官而不思頌篇皆用於祭祀雝詩以爲武王祭文王非

禘大祖而不息文王廟中不應斥言昌後辨詳通義載芟豈枱徒譏敘誤不能定其何用而不息祭社稷豈獨豳樂章絲衣㠯爲祭而飲酒不能詳其何祭而不息絲衣士服繹祭㞢明證敘說本不必易此皆失㞢顯嘆者至於維天㞢命維清烈文載見武桓賚凡七篇則朱傳與敘杜離合㞢閒尤有當辨者維天㞢命及維清皆㠯爲祭文王本與敘不遠而獨刪其告大平擧象舞㞢說夫上推天命下及曾孫明昰功成治定歸美祖考㞢詞此因大平而祭非常祭也至象箾㞢舞昰文王㞢樂見於左傳敘語實有明徵奈何必欲弃㞢烈文載見皆助祭㞢詩亦與敘合而不用其初即政及始見㞢意夫諸侯助祭常事自惟隸阼㞢始

見廟臨諸侯詩人樂見新王半采故述而爲歌敘說豈可廢乎其武桓賚三詩之說與敘不異矣𡁑據左傳楚子之言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則甚非也通義辨此甚詳左傳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並不以武爲大武之首章也周頌篇止一章無疊章者傳指末句爲卒章意以一句爲一章與且耆定爾功爲卒章則此句之後不得更有武頌矣朱子反目爲首章乃欲借左以證成其說而顯與之違何以取信於人邪其三其六杜注本以篇言之不言章也朱子何弗察也

清廟之什

清廟

纂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敘知洛邑之成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萊非之而據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為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與清廟敘祀文王為一事源案孔氏書傳毛氏詩傳皆以洛為七年事則清廟祀文王在七年理固有之也但洛誥所謂受命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為封魯而祭非為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為據恐與敘未必合

駿奔走在廟傳以駿為長箋以駿為大箋義與周書武成傳合可

从也顯舉無躰傳指文王箋指祭者傳義爲優

維天之命

敘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甚大以爲周公將欲制作先祭告文王後儒并从其說嘆合之經文斯言邑是經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收之者所以舉先篤之者所以傳後也非禮樂孰當之哉周家爲治全恃禮樂周公制禮作樂是輔相成王一大事業故降至昔秌日尋戎革猶聘問燕好以禮相維而天王夾賴以全其守府之尊者二三百季其重可知矣但周公制作必有所因文王爲受命開基之祖居位國久意五十季中規模制度挈然備矣今紀載闕略無由攷其詳

嘆稍箸於經傳者如禴祠烝嘗靈臺辟廱皆見於文王正雅書康誥言用刑太政言任人必以文王爲法至晉韓起見周禮於魯則文之易象在焉吳季札觀周樂於魯則文之南籥舞焉又詩言文王之典書言文王之謨孔子亦言文王之文信乎文王之昔制作已備也特未布之天下自周公旣致太平叓取而斟酌釐定之爲一代大法明堂位所謂六年頒度量是也此詩正作於斯昔所云收繇文王之悳惠順文王之意指制禮作樂於義爲允

假以溢我與假樂假字皆訓嘉音暇毛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愼鄭訓盈溢盈溢之訓今無通用其訓愼則見釋詁一云溢愼一云

謚愼靜愼則必靜義亦相通也舍人云行之愼鄭氏㠯爲義見
詩正指此頌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㠯戒愼我子孫義本
諸此王崔申毛伦順字解見釋文又云愼本或伦順葢讀本不同㕛合之俞
雅則愼字爲正也又假說文伦誐誐音娥云嘉善也與毛鄭字
異而義同

維清

勺與象皆舞曲也勺舞見禮記之內則及儀禮之燕禮象舞見禮
記之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內則仲尼燕居諸篇鄭氏注內則
㠯勺爲文舞象爲武舞疏引熊氏語證之葢勺卽頌之酌象卽
頌之武也其維清敍云奏象舞獨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不扗

六樂之說與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雖經典未有明文而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也呂記於維清敘下引劉氏語以象為文舞即左傳之象箾歌維清以舞之勺為武舞即大武歌大武以舞之夫以象為象箾雖與鄭異然猶與周禮樂師賈疏合也至酌武明有二頌乃合之為一舞可乎

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自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云伐崇謙告注云謙百姓且告天主為崇也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一語文義不續故朱子疑

經有闕文則何如仍以毆禋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源謂祭天枚伐雖緯書之說然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此可信也類祭之爲祭上帝見書堯典泰誓及禮記王制諸書此又可信也合二者觀之則以毆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又周書述功惟文王最多文王述功以伐崇爲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伐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毆禮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枚伐之言非謬矣

剡文

朱子辨說譏剡文敘以爲詩中未見卽叚意然清廟敘言成洛邑朝諸侯詩中亦無此意而集傳取之同一敘也何是假而非此

釐文辟公錫兹祉福毛以爲文王錫諸侯鄭以爲天錫文王歐陽以爲文武錫我君臣於義皆通集傳謂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我夫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而以爲臣下之力邪楊用修駮之當矣嚴緝又謂辟公夾輔以亨興周祚是錫我以福斯亢爲妄說嗣王埭政之始諭誥諸侯自當偁揚天命原本祖德以爲太王言之㫋乃徒歸美羣下感其翊戴之私恩盡俗津偺盡遺之不置何其陋也

釐文篇皆告諸侯語首四語告以文王之德次二語告以武王之德也箋謂辟爲卿士公爲諸侯始不數卿士曰拄王朝豈與外諸侯埜敕之乎毛義勝矣毛又以對靡爲大累崇爲太言武王

言紂旹諸矦無大累於汝鮑者仍太之爲君嘗論其由知斯語誠然也殷末亾三州之矦黨惡於紂紂誅殲概從崩滅但其中或出脅從不皆助紂爲虐大累於民武王仍封太之俾得自新洵曠蕩之恩也此旹太杜助祭之列矣其黨惡之甚者則弔伐加焉孟子云滅國五十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謂此也周書又云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則所謂無大累而得封太之者也足證此詩傳義矣箋目崇爲增其竈土恐非是進竈益地所目賞有功也僅無大累而已遽獮此賞可乎王氏呂封靡爲摶利傷財字義雖通但詩指恐不介

天作

天作詩彼作矣彼徂矣二彼字皆彼萬民也彼作言民之先往岐者作室已居彼徂言民之後至岐者望岐而往也蘇氏呂彼作指大王彼徂指文王誤矣岐有夷之行岐謂岐周之君正目大王文王言自蘇又謂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大謬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據韓詩改徂爲岨又於岐字絕句持之甚堅嘆徂之爲岨是从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師心之撰說皆與韓詩無涉也韓惟矣字作者不同於毛自其訓徂爲往行爲道岐字屬下句讀並無異於毛案後漢南蠻傳引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

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朱子徒執其岐道阻險一語改徂爲岨竟不思徂之爲往薛君自有正訓其云阻險者反明夷行之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搢之誤引朱子所明知而必欲从之信後儒之謬說疑古經之正文誠不識其何意

朱子以天作爲祭大王詩故首尾俱以岐山太說因以岐山之道路乎易釋有夷之行斯舛矣夫有夷之行謂乎易之道也案成引易乾易坤簡當之韓詩章句亦以爲仁義之道故曰子孫保之言世世守此道自今以爲道路乎易豈欲子孫保守此道路乎

昊天有成命

鄭氏論祭天地有郊丘㞢異固不可盡信至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詩小敘所言不誣也朱子據歐陽旹世論判此篇爲祀成王㞢詩通義辨㞢允當案㠯成王爲王誦㞢諡漢㠯來元有此疑賈誼新書引叔向言㠯成王爲成王子故韋昭國語注已辨㞢不意先儒吐弃㞢說復見采取於歐朱二公也至宥密二字外傳訓宥爲寬密爲寍鄭箋申其意云寬仁所㠯止苛刻安靜所㠯息虘毆甚爲正當朱傳改訓宥爲宏深近世楊用修非㞢是有見也案宥字說文本訓寬其見於經典者易云宥辠書云流宥宥過周禮及王制皆云三宥盡取寬義而南華大有在宥篇假釋文云寬也葢宥字義止一寬盡㞢變無它訓朱子因寬而轉爲宏又因宏而轉爲

淡全是遷就經文以入己說自況寬仁安靜乃是帝王御世大
惠與書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同義一二字足亦洽千古所以爲
經也宏淡靜密取義不已迂乎輔廣演爲四義尤可欬也
毛傳釋昊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獨單廣純
固則破廣爲光固爲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故必
以音近而誤故改之也嗤外傳又云廣厚其心以固咊之又云
緝於固咊而毛氏引之亦伦廣固不應數處同誤況以固咊之
緝於固咊若固爲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焰非也案韋昭
注國語單廣用鄭說固咊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乎源又謂
單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我將

我將

我將两右皆訓助諸家所同也朱傳釋爲右手之右云右尊也此好新之過也於維天其右之云天降而在牛羊之右天與牛羊敘尊卑兮眞屬戲論於旣右饗之云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所指文義難通矣案右字本訓助其从佑者徐鉉曰爲後人妄加也此詩釋文云右本亦作佑

右手字本作又象形其右字則爲助義詩左右流之係右命爾係右命之維天其右之旣右饗之曰右敘有周旣右烈考亦右文母諸右字皆助也古經右助字俱如此它典多沾添俗作旁作佑當是衞包所改詩右字偶未改自朱傳於周頌右字皆訓右手

之右又轉爲尊義殊費迂回胡其不講於小學也
祭天用特牲而我將明堂亯帝之旹乃兼言牛羊孔疏㠯爲配者用太牢故得有羊又言夏官羊人釁積供羊牲積是積柴嘫杜釁下則是槱燎非祭天故有羊牲㠯見此詩維羊乃爲配亯而設非亯帝所用也辨之尤詳確吳華谷用詩故之說尤引羊人文證祭天有羊牲不如孔義之當

旹邁

莫不震疊傳云疊懼也疏云釋詁文假疊伦慴音義同案說文慴懼也讀若疊是疊慴二字同音可通用也徐鉉疊徒協反慴之涉反分爲兩音詩惟釋文尤嘫古今異音如此孔所據乃古音

又爾雅鄭注云慴卽懾也㗖說文懾慴各一字而音同

明昭有周式敘在位韓詩外傳引之者凡四皆以爲任賢俾職之

證與毛鄭義相符矣集傳以在位爲諸侯以式敘爲慶讓之典

較功巡狩時事

執競

執競無競二競義本同也無競猶不顯反詞也集傳云武王持其

自彊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則下競字乃爭競之

競非自彊之競矣又天下之競非武王之競矣豈不毫釐千里

呂叔玉周禮注以時邁執競思文爲三夏先鄭引之而衆成不从

韋昭杜預注內外傳與呂說小異而大同皆以肆夏昭夏納夏

當此三詩不如桑成所見㫒矣朱子取呂韋二注語載之集傳意杜與鄭箋太異也案既遵呂說則執競乃昭康周公制周禮旹已箸爲樂章令鍾師奏之乃又謂成桑爲二王之謚而執競是昭王㠯後詩夫周公所定樂章安得預歌昭王詩哉肯後語自相戾矣劉瑾謂旹邁恖文信爲肆康納康而執競之爲昭康則否蓋不敢斥言其非而又難於彊飾故作此騎牆語

恖文

貽我來牟鄭引僞大誓灸烏㠯穀來語證之後儒㠯爲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㠯貽民非天㠯貽后稷矣案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

自天降皆言天賜之不言稷播種之也向又言先王君臣以咮致咮而獲天助意與鼅同又此詩及臣工篇皆特舉來麰不旁及餘穀與它詩泛偁嘉種語意自殊則鳥銜穀之祥當眥容或有之不得以涉于符瑞而槩斥其誣也又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功賜先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內意相舉也若如後儒之說謂后稷貽民以來牟之種徧養下民則仍是粒我烝民之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則仍是莫匪爾極之意詞指不冗複哉況后稷播種其爲嘉穀多矣何獨取來牟一物鼅重言之也又案來牟大麥也是一穀之名呂覽說文及劉向封事其說皆同韓詩貽

我嘉麰薛君云麰大麥也見文選注班固典引曰乙秬黃麰夫已爲

一物矣惟廣雅分爲大小二麥來小麥牟大麥朱傳嚴緝从之非是

旹邁思文皆言旹䪫箋云樂歌之大者偁䪫又云䪫之屬有九章

昭國語注夫云樂章大者曰䪫是偁樂爲䪫古有此名也集傳

釋䪫爲中國且謂隸䪫納䪫因旹䪫語得名喽則執競不言䪫

何吕名昭䪫乎

臣工之什

臣工

臣工敘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非之而改爲戒農官之詩夫

戒農官何與於祭祀而編之於頌乎況合之經文未見其喽也

經先戒臣工後戒保介勸農之詞獨詳於保介自其戒臣工全不及農事也又臣工者有位之通偁保介者鄭箋詩及注月令皆以為車右高誘呂覽注以為副倶不云農官也朱子欲證成戒農官之說特取高誘注而益之曰農官之副凡官有長必有貳何由知此副定屬農官乎且農官之正安在乃獨戒其副乎維莫之春疏謂是周之季春而夏之孟春一引月令及農書證耕事當在建寅之月不當遲至夏之季春一引王制及明堂位證諸侯朝祭同在夏之孟月助祭而還應以孟春援據甚詳確後儒多易之左氏至朱子初說言商周改正朔但為歲首其朝祭猶用夏正夫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何

用兮

赤烏所銜惟來牟一穀周以爲受命之瑞故獨箸於思文而臣工詩又特偁之下又言帝命言上帝正見其爲天賜也若謂后稷播植之則當如生民閟宮二詩廣舉諸穀名以美大其功矣

命我衆人朱傳曰衆人甸徒也案周甸徒有二禮記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指四正之甸所出長轂一乘之甲士步卒從君獀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徒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耤國語所云庶人終畮者是已臣工詩不言獵亦不言耕耤朱傳所謂甸徒不知何指述朱者何茲無申釋也

管子曰農有一耜一銚音姚一鎌音廉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農而銚

槈銍三器皆見臣工詩銚即詩之錢也用以耕槈或作鎒俗作
耨即詩之鎛也用以耘銍詩亦名銍用以穫今備敷之爾雅㓉
謂之疀𣃁云皆古鍬鍤字㓉說文从斗作斛引爾雅亦作斛𡉐
雕切疀說文云斛也楚洽切徐曰鍬鍫銚斛鍫皆同一字案鍬
七遙反䤥疏音姚詩釋文云銚七遙反何士遙反沈音遙方言
又有斛鏵鍏臿𦈢臾梩諸名世本云倕作銚以上爲名甚多實
與錢一器矣爾雅所劚謂之定李巡云鉏別名𣃁璘云鉏屬詩
疏引釋名云鎛鉏頭也廣雅云定謂之槈呂氏晉烌云槈六寸
以閑稼高誘以爲耨苗之器是也世本亦以爲倕作之攷工記
段氏爲鎛器㪅則鎛也所劚也定也槈也鉏也一器也爾雅又

云所謂之鍺張畧切鞄云钁也而說文㠯钁爲大鉏此又鎛之同

類而稍別者與銍釋文正義皆引釋名說文解之劉云穫禾鐵

也許云穫禾短鎌又小爾雅截穎謂之銍大言穫也獨此器無

名傳云錢銚鎛鎒銍穫也銚與鎒廣其名穫言其用矣又案錢

本田器名即淺切後世借爲貨泉字讀如全它書史皆嘆惟此

詩錢字猶存本音本訓

噫嘻

噫嘻篇昭假鄭引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釋之言能成王業其

德著且至也朱傳引書格汝衆庶則脫太昭義矣

旣昭假爾爾字毛鄭俱未有所指孔述毛云王之政敎光明至於

天下悳既光明顯著如此吕如此二字代爾字句法較穩嚴緝引錢氏云爾語詞正祖孔意朱子初說吕爾指上帝集傳吕爾指田官均未安

駿發爾私朱傳云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杜民者吕私別之自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名之吕私哉毛傳云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吕爲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爲之情傳疏義優矣又朱子吕溝洫法論此詩者說本鄭箋自鄭因詩三十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每三十里

分爲一鄙設一主田吏即此詩饁農夫也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似傳指鄙遂貢洽矣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爲七鄙猶餘二縣葢與公邑采地共爲鄙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洽故知其共爲鄙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鄙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衆夫在其內矣朱子傳用溝洫爲說祖鄭而未究厥恉

桑成之說巧合詩語然論此詩本恉不如傳義之于正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肅申之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

萬爲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不拘拘以夫田之數相配圓得之

振鷺

振鷺詩在假無惡在此無斁朱傳从鄭箋解之義本勝又載陳氏說以爲假不以我革其命而惡我我不以假墜其命而猒假誤矣此詩我客兼指二王後周革商命未嘗革夏命也墜命者桀紂自非東樓與微子也況假墜其命是爲可傷有何可猒猒之非人情在惡薄小人或有啖自乃以無之自多乎又無惡斁而有譽同指客句法本相應若惡屬客斁屬我則與有譽文義不貫矣

豐年

敘云秌冬報也不言報何神箋謂烝嘗據敘秌冬詩祖妣文也後儒各自立說王氏以爲祭上帝蘇氏以爲秌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氏又謂大享明堂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諸說紛紛皆無確證案宗廟之祭以歷享息非報田功鄭云烝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即大享明堂禴歲止一祭不容分用秌冬兩嘗況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社盖普吉亦不社秌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秌報社稷當歌良耜不應又以此詩爲樂章此皆矢之顯然者王曹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爲方蜡或近之其饗嗇農致天

地百物則總於八蜡中矣
豐年敍朱子辨說譏其誤及爲集傳仍用敍說益紬思之知其不
可易也朱克升疏義謂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溝一之胡
一桂輔廣俱宗此說改本作報賽田事鎖氏㠯此說爲是而㠯初本爲是殊不知
穀登而薦者卽月令嘗新薦廟之事也稷菽麻麥皆有薦何無
詩乎且此詩稌黍並言將㠯薦黍乎薦稌乎二穀又不應同薦
矣晦翁已悟其非而改克升尚執爲是非善述朱者也劉瑾疑
朱子旣謂敍誤猶用其說是後來所改有未盡豈未見初說乎
亦服爾耕亦有高廩二亦字鄭皆訓爲大義本釋詁但假亦作奕
孔疏㠯爲音義同古字容有啖矣源又謂亦者旁及之詞噫嘻

之服耕與上駿發同意豐年之高廩即上黍稌所藏皆非旁及
之事惟訓大爲允當也鮑意應倫而疏無發明故辨之

有瞽

敘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武敘云奏大武也酌敘云告成大武也
此三頌疏㠯爲一旹之事今㠯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居
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
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居攝之六年酌是也合樂奏武當在成
王即政之初有瞽及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
有瞽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
疏云大合諸樂乃爲此舞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於此旹又昔

官大司樂㠯六舞大合樂注謂徧作六代之樂而此箋亦言大
合諸樂則敘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㠯大武
而與諸樂合奏之爾疏謂經止說周之樂器當獨奏大武合樂
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未必鄭意諸器畢備特作樂之
常何云大合諸樂也況經所言惟縣鼓是周制自餘器則虞書
商頌已有之豈嫥爲周樂設哉

有瞽釋文云無目眹曰瞽眹直謹切案說文眹目精也从目灷聲
勝瞶皆从朕聲疑古㠯朕爲眹許所謂古其古文乎眹又作⿰目引
後漢盧植傳注云無目⿰目引曰瞽是也又案靈臺傳㠯有眸子爲
矇而有瞽箋釋瞽爲矇則瞽非無眹者矣說文瞽字注亦云但

有睟俱與此釋文異靈臺疏又以聲爲矇瞍之總名此皆以意分別不可執也廣雅云瞽矇瞍盲也蓋通偁目

潛

爾雅釋器云槮音槮又霜甚反說文作罧所今切字林山沁切謂之涔潛同又音岑毛之傳詩本之小爾雅廣獸云橬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李巡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是潛之爲取魚器也古矣王介甫謂積柴取魚疑於盡物不可爲訓故改釋潛爲取之深夫取之深而有多魚始幾於竭澤獨不爲盡物乎案古人捕魚之見於詩者曰緡曰梁曰笱曰罛曰竹竿曰九罭曰罶曰汕曰綸曰網曰罾併此詩之潛凡爲名十有二其中如梁之堰水是爲絕流罭之細

且亦同於數罟不僅積柴爲盡物矣

潛篇朱傳引月令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及季春薦鮪之文輔廣辨之曰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敘說也吁季春薦鮪之文載於月令人皆見之廣獨不見耶修夫全者又筆其語於書可嗤也

鰷鱨鰋鯉箋云鰷白鰷也孔疏毛印述案爾雅鮂音囚黑鰦音茲注云即白鰷江東呼爲鮂者是也韻會云亦作儵鯈莊子儵魚出游食之鮋鯈荀子儵浮陽之魚淮南子儵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皆此魚也埤雅云鰷狹而長似鱨而白性浮江淮之閒謂之鱟羅願言此魚好游故濠梁有魚樂之喻理或有之本草謂之

鮆鱭同魚注云長數寸狀如柳葉今俗呼鮆鰷與鱛皆凡魚也而

鮆味尤不臧詩徒取多魚故不辨其美惡與

雝

雝敍禘大祖呂記述之邑是惟呂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則易

古注呂謂此詩推得禘之由而頌皇考爲獨詳武王初有天下

宜當之又烈考配文母而言宜爲文王自源謂造周之功文爲

最盛故雅頌推本王業恒詳文而略武又烈考文母子母姑倂

壹嫌古注本通也朱傳不用敍義辨說謂詩不及嚳稷則非禘大祖若吉禘於文王則與敍

又不協其呂爲祭文王則同於箋惟謂武王祭之則異嘆朱子初

說實不如此嚴緝云古注呂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从

之既已劉歆爲莊後非莊王主祭矣但朱子言禘祭不主鄭學之
祔說祭文王未審呂爲何祭也
宋李樗謂周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有衛侯鄭魯莊
公名敳而有公孫敳證雖詩祀文王不諱昌之義此非確證也
周人已諱事神生旹無諱也廟既毀亦無諱也衛侯鄭與襄王
同旹不得有諱此正與衛襄公名惡而大夫有齊惡事同穀梁
傳所謂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是也昭七年王孫滿當
定王旹穆王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孫敳當僖公旹莊公已在
二昭二穆之外親盡廟毀不得有諱如檀弓謂既卒哭宰夫執
木鐸已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是也若周公定禮樂在居攝之

六季與此二義俱無當何得取以爲證乎唉雖詩不諱曷何也曰疏言之矣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詞不爲廟諱及採之爲經典所謂詩書不諱故無嫌自孔語或近之唉則舉爲樂章必更有釐定矣盍信古人詩樂分爲二教也

載見

鞗革有鶬鄭云鶬金飾皃疏以爲卽韓奕之金厄是也朱傳取劉祖箋聲味語釋之愚未當假言八鸞故以鶬鶬爲聲自鸞音之金有幾而夫味鳴哉況車上設鈴本取其聲革末飾金止以爲飾詩人偁美義各有歸空乎訓解之不同也何得遂假釋此

以奉以享以介眉壽疏謂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邑是也又謂

孝享介壽通爲一事則未盡案三者雖皆指祭言而義亦微別孝者內盡其心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也享者外備其物所謂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壽者祭畢而受嘏所謂小大䭫首使君壽考也此三者皆賴諸侯之助

綏以多福安諸侯以多福也俾緝熙于純嘏使繼續廣大其純嘏也李氏之解本於鄭箋孔疏而緝熙義較優總欲諸侯亦享其福自朱子初說以爲均福於諸侯意本相同後復變其說與烈文篇錫玆祉福同解未見其勝

有客

亦白其馬傳以爲亦周箋以爲亦近衆傳得之矣先代之後亦得

如王翰自棄所尚所以尊大之也若駮武衆以美微子恐非客
所欲聞詩人忠厚之指當不其嘫
且字有四音子餘切者其本音也說文訓薦又七也切此二音人
所習聞又音徂鄭風匪我思且釋文云杼也士曰既且釋文云
徂也又七敘切音取韓奕籩豆有且鄭云多皃頌有萋有且毛
云敬慎皃而韓奕有且則兼菹取兩音正韻且字音慈庾切而
引頌萋且當之誤矣慈庾切應讀如齲與取各一音不知何本
敦琢其旅箋謂以治玉比擇人益雕琢皆治玉之名本於爾雅非
鄭氏臆說也嚴緝據棫樸毛傳謂雕琢分別金玉雕本治金之
名其言治玉是鄭意非毛意誤矣棫樸詩追琢與金玉連文毛

姑卽經文而分釋之自非雕字定訓也此詩敦琢自當吕爾雅
爲正案雕追敦字異義同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追送也已發上道王使追逐而餞送之左右
之臣又與燕飲安樂之觀韓奕詩韓侯出宿而顯甫往餞可見
古禮如此朱傳曰追之者已去而復還之夫不留之於未行而
追之於已去往返僕僕重勤嘉賓恐古人無此待客之禮又訓
左右爲無方說本蘇氏賓禮掌於行人娩勞贈賄皆有常儀饗
燕芻牢皆有定制非可意爲豐薄也安而留之豈得無方乎
旣有淫威降福孔夷傳云淫大威則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
行其禮樂如天子也朱傳雖不訓威爲則而意與毛鄭同至吕

記嚴緝倶載什方張氏語以淫威爲誅武乘事此扇爲謬說周
家忠臯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其踐修詞
氣味于如骨肉相告語兹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戲
亾之禍以傷其心哉後無智略之士偁揚朝廷威德以懾遠夷
叛賊則有之奚不聞忠臯之朝施此於象賢之裔也

武

嗣武受之毛訓武爲迹謂嗣文王之迹而受之鄭以爲嗣子武王
文義倶通但雅頌偁先王皆以王配謚而言其單舉謚惟江漢
文武受命閟宮至于文武而已假二王兹舉容或渻文此傳目
武王不同假倒且嗣子之偁雖對文王言亦非所施於既殁之

後當吕傳義爲正

耆定爾功疏謂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耆昧也誤矣耆昧者引於鑠王師遵養旹晦而釋之自乃隨楚子之言也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illegible]兹不訓耆昧豈誤合二文爲一乎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吕武王崩周公卽攝政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廟見而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者此毛公之意而王肅述之也吕成王年十三免喪王將卽政而朝廟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詩自言不堪任事周公始居攝其小毖一詩則作於歸政之後者此

鄭氏之說也今觀之鄭之誤有三焉成王免喪年僅十三自難躬親萬幾周公大聖人又其親叔父也豈不知君德淺深必待其自言不能分始居攝乎誤一也頌雖非成王自作然必意嚮果如此詩人乃述而歌之觀三詩所言皆敬天法祖勤學好問之事十三歲童子意嚮如此可謂天姿過人矣何至惑於流言疑忌周公積年不悟誤二也又四詩小敘皆曰朝於廟次曰謀於廟又次曰進戒又次曰求助蓋因朝而謀因謀而進戒因聞戒而求助四敘語意相連貫而皆係嗣王定是一時之事鄭分前三詩在居攝前後一詩在歸政後相去七年誤三也則王義允矣宋儒好詆鄭學而閔予小子三詩獨從其免喪朝廟之說

者葢謂周公居攝止行冢宰事嗣王見廟臨羣臣當扗新太旹不應遲至七季後自不知公㞢攝政縱未必踐阼負扆南鄉覿諸矦爾謂攝行冢宰事未必爾也當是旹出則征伐四方入則制禮作樂㠯至建親藩營洛邑事事皆出公手此豈尋常臣職乎其訓於王則曰沖子曰孺子曰小子豈臣子對君㞢偁乎非常㞢舉非聖人不能行故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尹㞢放公㞢攝皆曠古一見㞢事姦人託㞢㠯爲利儒生諱㞢㠯爲誣其不知聖人一而已源謂成王初免喪旹非不祀先接下但公方居攝政非己出不必有咨問㞢言及歸政㞢後親理庶務自當從容延訪㠯盡下情博采羣言㠯裨治道四詩正作於此旹自

閔予小子四詩朱子旣謂免喪旹作矣及釋甹夆桃蟲又㠯爲指管蔡事輔廣述朱夫㠯訪落篇多難爲指管蔡則是成王之疑公㠯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喪旹矣嘗攷之書金縢始不然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二年㠯肯詒王鴟鴞管叔方在殷也閒之而流言言達於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幾閱月也二年之後得罪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詒王王見詩而猶不悟始有風雷之警又不知幾閱月矣居喪二十七月之說此王肅除居東二年肯後僅三月自豈能歷此多故哉況成王喪經之中不應般弁服也宅憂諒陰不應出郊也公夫在喪經中不應迎㠯衮衣繡裳也此皆理之難通者然則四詩之作在七年歸政後無疑也

若成王初免喪疑公方甚安得有懲毖後之言乎

孔疏引曲禮云天子在喪曰予小子呂證閔予小子三詩是初免喪皆作非也案予小子古天子之恒稱也召誥洛誥及周官載成王之言皆有此稱作洛在攝政之七年（孔氏書傳毛氏詩傳說同）除喪已久至作周官在四征弗庭之後則即政又久矣又康王命畢公穆王命君牙亦自稱予小子畢命作於十二年王在位久矣君牙之作未詳何年未必初立者也江漢詩亦云無曰予小子紀年謂伐淮夷在宣王六年雖未必果爾與非初即位事矣此皆見於詩書歷歷可據者曲禮之言殆未可泥

訪落

庭直也此詩書常訓也陟降庭止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㠯直道也紹庭上下言繼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也兩詩俱言庭意相符合矣朱傳㠯庭爲庭戶之庭陟降庭止旣㠯見羹見牆釋之至訪落之紹庭二語則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夫鬼神陟降於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㠯紹之況紹庭二字尤不詞矣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因謂顏監精史學而不牾於嫥經之陋故獨得詩之本恉源謂斯言不啻經義宏深嫥精於是者尚詆其陋反謂涉獵者得之乎

艾歷也歷數也釋詁文也鄭訓辨未有艾轉歷而爲數不如王氏訓歷之爲徑也集傳謂如夜未艾之艾則艾爲盡矣又云予不

能及及與盡異義當何適从乎又此篇集傳本順文釋經須語
語相綴方得文義蟬連中閒脫去維予小子二語殊屬疏忽

敬之

疏謂周頌諸篇皆當昔實有其事詩人見之而述爲歌則作者主
名不可攷矣閔予小子四篇當是一人手筆敬之篇述成王君
臣相告語之言皆旁人代爲之詞自朱傳曰成王受羣臣之戒并
而述其言又曰乃自爲答之之詞是直以此四詩爲成王作矣
陟降厥士士事也天之事也二氣之運行萬物之化育皆天之升
降其事也朱傳曰陟降於吾之所爲則與日監在茲意複出矣

小毖

萁予荓蜂自求辛螫荓蜂夫倫甹夆訓爲摩曳毛鄭之解與爾雅同其來古矣訓爲使蜂者王氏之謬說也假之新經字說皆此類自不意朱呂大儒乃爲所惑且安石之爲此說者徒見下句言螫自噬辛螫茲言豈辛者蜂之味耶又辛螫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見釋文）可見經字元多僭用非有師授不能得其眞徒據今本而妄爲傅會失之遠矣

桃蟲飛鳥之喩洒言事理如此當謹於微詩名小毖以此非有所指也疏用王肅述毛言將來患難當慎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詩意以噬鄭謂成王悔不早誅管蔡以致叛亂此誤矣管蔡乃成王叔父流言僅口語小辠豈得輒加刑戮況此皆已扶殷叛矣

㠯爲叛於居東後者亦鄭之臆說向讀金縢書已辨之

鷦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婦女匠襪匠之名而荀子說蒙鳩有苕折卵破之喩卽桃蟲也小於黄雀取茅秀爲巢大如雞子所須不過一枝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鴱是也先儒㠯爲鴟鴞鷦鴂亦此鳥矣小毖箋合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鳥其㠯爲鴞者卽鷦鴂之說至曰鷦之所爲鳥題肩則讖成拚飛義也㗱疏云事不知所出矣案陸璣謂桃蟲之雛化而爲鵰焦貢易林亦言桃蟲生鵰鵰與題肩皆鷙鳥意與鄭同其說當有本

載芟

朱子辯說謂載芟良耜二詩未見有祈報之異夫春祈秋報總爲

農事故歷言耕作之勤收穫之盛以告神明而一則願其將來
一則述其已往祈報意自在不言中矣豈能句櫛字比務與題
意相配如後世詩人較工拙於毫芒者哉
載芟敘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疏引祭法釋之以此社是大社其
禮記祭法疏引載芟敘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孔氏
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義長矣詩疏云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
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大社其稷與
社共祭夫當謂大社社稷祭法疏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
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今从
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源謂詩主爲民所祈誠如疏

言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閒父子家室耤田緫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備也則耤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月令孟春躬耕帝耤仲春命民社俱在春旹而社爲泰社無疑矣至郊特牲疏謂社爲五土緫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內或云在其北據此則王社在耤田亦應有稷詩疏以社稷共祭定是泰社又似王社不必有稷說亦自相矛盾也至崔氏之說通義引穀梁傳語云天子親耕故自太解證之其非無本信矣至蘇氏用以釋此詩敍則未必然自又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云句龍爲后土配社弃爲田正配稷此田主當

社藉田中依樹木爲之田主爲神饗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壇共位也賈氏以田主社藉田中蓋亦本崔氏之說

載芟篇敘載以下方及播穀以上則甫闢其土也華谷謂首言芟柞地尚有艸木當是新墾之田理容有之故千耦其耘旣耕而耘也是去艸木根株緜緜其麃旣苗而耘也是去苗閒艸不獨箋疏之解甚明卽經文首言其耘舉芟柞之文後言其麃舉傑苗之文二耘之不同一覽而較如也朱子初說千耦其耘本从箋義集傳改釋爲去苗閒艸未審何意劉瑾宗朱夫指其誤十千維耦謂萬人相與爲耦當得五千耦也千耦其耘謂爲耦者

千當得二千人也二文有辯孔疏云

有嗿其饁傳云嗿衆皃釋文勑感反說文嗿聲也它感切音義俱不同李氏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始合毛許二義而爲之說啖經文嗿字本指饁言則是方饋時自何遽有飲食聲乎不若毛氏韻增釋爲衆聲不言飲食足通毛許之異而經義亦合

載芟之婦士即七月之婦子也皆謂行饁之人婦女幼弱不任耕耨則使之行饁故假詩婦子繼以饁畝之文此詩婦士上擧嗿饁之語傳云士子弟也義允矣李氏以婦士爲夫婦恐非詩恉

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古注目酒醴言玩文義亦當啖集傳云飶芬香也未詳何物是不欲以酒醴當之也案說文云飶食之香也

與詩注異朱子其因此而致疑與

振古如茲毛云振自也鄭云振亦古也鄭義雖本爾雅終不如毛之當矣集傳訓振爲極不知何本況極古語亦未順

良耜

其饟伊黍箋謂豐年之時賤者猶食黍而彭氏㠯爲豐年珍味意相反夫饗夫豈食珍者耶彭鉛食肉糜之見也大全偏錄其語

荼蓼竝見爾雅荼者荼委葉也某鄭皆引此詩蓼者薔虞蓼也孔疏云王肅皆㠯爲穢本作薉蕪也田中襍艸也艸而荼爲陸穢蓼爲水穢當矣但未詳荼之性狀爾雅蒤委葉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今案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

謂紫葉者爲香荼青色者爲青荼亦謂紫色者爲紫蓼青色者
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或作馬蓼）此與王氏水陸二種意同
朱子所謂辢（俗作辣）荼或即斯艸但不當以苦菜當之耳
蓼雖穢艸然古人飲食資其性味內則亨雞豚魚鼈皆實蓼腹中
又切之以和羹膾與葱芥等自漢史游急就篇蓼與葵韭蘇薑
並列於蔬品淮南子亦云蓼菜成列說文以爲辛菜而尹都尉
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見劉向別錄又北史蕭大圜云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又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有尹都尉十四篇）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其調和食味大有
用也良耜篇特以其妨稼故薅之耳案顏師古言蓼有數種長
銳而薄生於水中者曰水蓼葉圜而厚生於澤中者曰澤蓼一

名虞蓼唐本艸謂虞蓼爲水蓼蘇恭注云生下溼水旁葉似馬蓼大於家蓼韓保昇本艸言蓼有七種白青蓼香蓼水蓼馬蓼紫蓼赤蓼木蓼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薄馬水二蓼葉闊大有黑點木蓼夬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六蓼花皆赤白子大如胡麻惟木蓼花黄白子皮青滑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合此諸說觀之唐蜀二本艸之水蓼其即顏之澤蓼乎邕柏所嫥當指此艸孔疏引爾雅虞蓼之文以釋詩而虞蓼澤蓼顏以爲一艸矣又案蓼字夾作蓼

絲衣

絲衣載弁 箋云載猶戴也 士助祭之服也正祭視濯視牲則使小宗伯今

使士則非正祭矣故爲繹賓尸此敘與詩相符合有明證者也
朱傳以爲祭而歃酒之詩夫祭而歃酒正楚茨所謂燕私湛露
所謂在宗也乃燕也非祭也燕歃樂章不應列之於頌
絲衣敘靈星孔疏引漢書張晏注釋之漢郊祀記云高祖令天下
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
也晨見而祭之又後漢書祭祀記云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
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謂天田星也與班書晏注同案農祥卽房
宿以霜降晨見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論衡謂靈星卽
龍星又謂周制嘗雩秌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秌之雩此語非是
雩正祭在巳月祈祭則秌之三月皆可行嘗秌非雩之正期又

雩祭祭五精帝非祭靈星不得合爲一祭且八月龍星未見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始襲充之誤也玉海云周書作雒農星皆與食今周書云日月星辰皆與食不云農星玉海據宋本當不誤矣

祊有二種一是正祭時旣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禮記祊特牲索祭祝於祊及小雅楚茨祝祭於祊是也二是明日繹字亦作繹祭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祊特牲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及頌絲衣是也繹與祊同時而繹其大名也廟門外之西有堂有室繹於堂以接尸祊於室以祭神是日祭禮簡接尸禮大故絲衣敘繹賓尸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皆言繹而不言祊特牲疏云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

故知事神禮簡接尸禮大

不吳不敖吳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快切者陸音也俱見釋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俱據說文而音形各異正未知誰合古義自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出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音樺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下快切今說文云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大言也从夨口阻力切傾頭也五乎切音吾徐鍇曰大言故夨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吴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吳而今本从夨口

咲則今說文吳字豈徐氏所定乎至於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
何擧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
須从口不如口下大取義明捷何說較優也但史記孝本紀引
周頌作不虞不驁趙世家索隱夫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
虞夫姓吳虞本㠯吳得聲古字通用多取音形倣髴又佀从夨
口五乎切爲得也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
於虞韻取徐說於卦韻禡韻取何陸二家之說不辯其孰是得
闕疑之道矣近世楊愼古音略从何音樺作吳夫从陸音話陳
第古音攷从徐音吾作吳姁一偏之見也又案孔疏述毛絲衣
吳字作娛云人娛樂必讙譁故㠯娛爲譁定本作吳泮水吳字

依王肅伦誤云誤與傷爲類故㠯揚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
毛傳不破字而兩詩吳字一㠯爲娛一㠯爲誤皆離於本訓唉
娛虞同爲樂義與史記合娛虞誤皆諧吳聲古字多假借文同
不妨義異毛公得於師授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从大
从夨非經指所關兩存㞢可也

勺

遵養旹晦毛㠯遵爲率養爲取謂率此師㠯取闇昧㞢紂指茲王
言也鄭㠯爲追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案左傳宣十二季晉
隨會引此詩證攻昧㞢義而解㞢曰耆昧也注云致討於紂則養㞢訓
取普烋旹已爾毛義有本也永叔曰退自循養與旹偕晦後儒

多从之語雖美恐非詩指况以此語指武王愈不得言養晦五
季須暇姑籛紂誅自何嘗自晦哉
釋勺頌者多異説而傳爲正矣傳意云於美武王之師也率此師
以取是闇昧之紂於是周道大光明矣是用天下無不助之所
以㷡者因我周之受殷用天人之味龍訓味辨見商頌不以彊力也蹻
蹻㷡有威武者武王之所爲則用之使後世有所承嗣實維爾
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矣大氐有嗣參用歐蘇説述之餘皆疏義

桓

書牧誓云桓桓而詩夫有桓頌書武成云大賚而詩夫有賚頌名
雖同義實別矣牧誓勉將士而桓頌美武王武成言賑賜而賚

頌謂對建也

賚

敘云大封於廟也對於文王之廟故述文王之勤勞㠯勸敕諸侯也朱傳本遵敘獨首句云此頌文武之功與經文殊不相合劉瑾謂朱傳頌文武之功大如大武兼頌文武之德不知大武篇經文文武竝言此篇經文言文不言武豈可相例耶朱傳文武當作文王定是傳寫之誤

賚般二頌皆云昔周之命言此周之所㠯受命也一則由於勤勞天下一則由於懷柔百神各舉上文而明其致王之由自集傳於賚頌云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之舊於義短矣周之代商當

豈并知何煩侖驚喜之詞㠯自夸詡邪

般

裒字三見詩常棣般竝及般頌是也三裒字毛皆訓聚鄭則般頌獨訓衆案爾雅云裒聚也又云裒衆多也聚衆則必多二義相成鄭不爲易傳矣韻會謂裒通作捊引易裒多益寡古易作捊多爲證案古易捊多見易釋文及玉篇誠有之然捊乃把取義與詩捊音義同非此三詩之裒又字或作裦裒裦乃襃裒揚字博毛切當是僭用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三終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四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魯頌駉之什

魯頌四篇箋疏以爲作於文公時宋世說詩者以泮水閟宮二詩多祝願之詞疑爲僖公時作不知僖公居位最久故有難老眉壽之俾至萬有千歲語特頌美過其實自非必生時之祝願也敘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孔疏謂僖公在時不應請命於王自頌己德故知作於文公時斯言最是且非直此也季孫行父文六年始見經至襄五年而卒卒之年去僖公之薨凡五十九歲當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齡安能任請命之役

兮又禮記檀弓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云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據晉烋杜預注范甯注則行父是友之孫友爲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孫及曾孫未必仕於僖公之世也

駉

牧馬坰野無妨田作不必言務農而務農扗其中矣飲酒胥樂情禮優㝵不必言有道而有道扗其中矣使人得之於言外此所以爲善頌也朱子譏敍爲鑿徒以其詞而已夫古人作詩多微詞渺恉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如後世記事之文講學之語哉

駉駉牧馬疏云牧馬定本作牡馬詩攷云河北本作牧馬可見古詩牧牡二字迭用今本注疏作牡餘本同惟呂記首章作牧馬

駉篇所說馬名凡十有六其七爾雅無文而賴傳以明驪黃騂騵雒驔騏也噒傳云豪骭（古案切）（腳脛也）白驔疏以為骭毛白長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也所言物色互異其騂則傳云赤黃說文云赤色騏則傳云倉祺（本作騏）說文云青驪文如博綦及驪之純黑淺黑騵之赤身黑鬣與赤馬黑毛尾皆稍異而不甚相遠惟黃與雒說文無釋與之毛先於許當以傳為正矣又案驪騵二名亦見爾雅但未解其毛色白而驔馬則與爾雅之驓（釋畜云四骹皆白驓骹口交切脛也驓音增）物色相類豈一馬而兩名與又案十六馬中其驪皇黃騏駱駰騵七者別見它詩惟小戎之騏東山之皇四牡之駱皇華之駰有傳皇駱駰傳與駉同騏則假傳云騏文此傳云倉騏

彼疏謂青黑色名綦馬名騏亦作綦文此疏謂騏是黑色倉騏青而微黑也則二傳義亦同又四驖傳曰驪訓驖驖驪皆黑義亦同此傳

騂本作驛从馬觲(息營切)省聲馬赤色也惟駉篇有騂當此義騂騂角弓當作觲騂牡騂黑騂剛皆當作𩦼又有莘其尾當作觲

駉四章分配良戎田駑四馬本毛傳也說而孔氏申也云良馬以翰祀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言有力也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言善走也駑馬給雜役貴其肥壯故云祛祛祛言強健也義允矣後儒說詩罕用其說惟宋張文潛衍其意云良馬以翰祀故云斯臧戎馬尚強故云斯才臧言

其悳才言其用也田馬尚疾故云斯徂伦者習其勤止之節徂則足吕行而已於義叓暢惟斯伦與毛異自毛訓伦爲始謂同於古始也

有駜

鷺亏下鷺亏飛猶云載飛載下也指鷺鳥言吕興潔白之士也周頌振鷺取義亦同今吕鷺爲鷺羽舞者所執而亏下亏飛爲舞者之容特見下文鼓咽咽醉言舞故伦此解自喽則次章醉言歸是執鷺羽吕歸家兮

屢舞僊僊屢舞僛僛小雅吕爲刺鼓咽咽醉言舞魯頌吕爲美假之舞吕醉而䛗於禮此之舞吕醉而盡其歡也盡歡而能不䛗

禮斯善已然詩人已防其過也故次章卽繼之云醉言歸正賓之初筵所謂旣醉而出竝受其福者也

泮水

泮水閟宮兩詩述僖公武功皆因人成事自伐淮外鄭譜以十六年會淮當之孔疏申其意謂淮夷近魯霸者獨令魯伐之應在十七年之末經傳無文者因舊史脫漏之故戎狄是膺疏亦以爲史文脫漏或十年齊伐北戎魯使人助之帥賤師少故不書其說或然然源謂十三年會鹹十四年城緣陵皆爲淮夷病杞十六年會淮亦謂淮夷病鄫魯實從役斯亦伐淮夷之一證也而會鹹之舉亦因王室有戎難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十六年

又曰戒雖故諸侯戎周詎非膺戒之事乎作頌者夸大其詞搞

人之美歸功於君臣子之常情自成二年鞍之戰襄十八年平

陰之役皆借晉力也而季文子立武宮以示後世季武子以所

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正祖叀亯之故智也朱子曰

爲祝願之詞殆不嘫僖公肯與晉相繼而霸攘除四夷固實有其

事會盟征伐魯悉與焉豈徒祝願哉

頖泮一字而異形王制明堂位禮器皆作頖魯頌作泮詩釋文作

頖云本又作泮頖泮信一字矣頖宮之爲學名見王制明堂位

而魯頌獻馘獻囚等語又與禮將出征受成於學反以訊馘告

之制合則爲學名無疑矣戴埴據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謂

僖公築宮於泮水上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近世楊用修深信
之咲實非也泗水縣今隸兖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
沿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記信有咲矣但水
㠯泮宮故名泮㠯舞雩故名雩俱起於後世始好事者取經語
㠯名水自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㠯亂詩說何其惑也用修
又引左傳晉侯濟自泮語㠯證此詩泮水則益誤襄二十五年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夷儀衛地今順德府邢臺縣也夷
儀故城又杜縣西百二十里晉都今太原府亏公自西來濟泮
始至夷儀則泮水又杜夷儀西矣北直之邢臺與山東之曲阜
相去甚遠左傳之泮水杜晉衛閒與魯無涉而通典之泮水發

源曲阜而入泗始終不出魯境安得經流晉衛閒用修引此證
假彊合二水爲一疏矣總之璧廱頖宮爲天子諸侯學名有圜
水泮水之異漢儒近古定有據而言之後人好爲異說適見其
陋也宋胡仁仲欲解靈臺文王有聲二詩璧爲君廱爲咊夫於
樂君咊鎬京君咊成何文義哉
旆茷疏云古今字則此詩茷茷卽出車之旆旆矣毛公出車傳云
旆旆旒皃泮水傳云茷茷言有法度也語殊而義合今用李
氏說兩詩皆訓飛揚皃與毛正相反夫旆幟飛揚正可得嵩蠆
憐自豈詩人所樂觀哉又茷字誤作筏辯見附錄
茆釋文云音卯徐音柳說文云力久切玉篇云閭酉切皆同徐集

傳叶講九反不知何本朱子叶詩全用吳棫韻補此字吳氏力九切朱子弗从未審其故又毛晃謂音卯者从寅卯之卯蓴菜也音栁者音申酉丣之酉蒲茆也此殆臆說

茆今之蓴菜也周禮醢人共茆菹以為朝事豆實毛傳詩鄭注周禮皆云鳧葵也釋文引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是已陸疏亦以為蓴又云或謂之水葵案蓴亦作蒓顏氏家訓謂蔡朗父名純諱蒓為露葵即此菜矣陶氏別錄列於下品葉如荇而圓莖實亦如荇莖紫大如箸柔滑可羹魚但不可與鱔鼈同食食者成病見爾雅翼春夏嫩莖未葉名稚蓴葉稍舒名絲蓴至秋老名葵蓴或作豬蓴又譌為瑰蓴為龜蓴顏之推以豬蓴為荇蘇恭

从之宋馬某修開寶本艸始辯其非當矣又後漢馬融傳注引
廣雅茆鳧葵而云葉圜似蓴俗名水葵以茆蓴爲二艸大誤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云屈收也案釋詁屈收皆訓聚則義得相
通傳意應同此而疏不之引箋云屈治也疏引釋詁淈治某氏
注引此詩以證淈屈二字音義同嘫毛義長矣如毛說則醜爲
眾指魯國人民如鄭說則醜爲惡指淮夷此詩後四章方侈陳
服淮夷之事前四章未及此意也郭景純注爾雅於屈收引此
詩於淈治則云淈書敘作汩音同而不引此詩是从毛不从鄭
又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義大同毛

閟宮

閟宮敍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取經第七章語蔽全詩之義也七章復周公之宇正與三章大啟爾宇二宇字相應三章啟宇與侯魯文連七章復宇與常許係魯文連則宇爲土宇而非屋宇雖愚者亦知之矣朱子乃謂敍詩者誤㠯宇爲屋宇而譏其謬何陋視古人至此竊意朱子之謂此說者殆因己㠯修廟爲作詩本指遂謂敍意亦然當指宮廟爲宇自夫使敍者之意果同集傳則當云頌僖公能修閟宮與泮水敍一例矣何變文爲周公之宇乎源謂泮水閟宮兩詩取義各別泮水主頌修泮宮故每章皆言泮閟宮備言僖公能興復祖業故追本先悳㠯及其身又歷舉其羣祀即戎拓土服遠之事內而室家之睦外

而臣下之室天錫眉壽民樂卒功至卒章營建之事則興復祖業之一端也且寢廟並擧不專言廟也亦無由見新廟之即爲閟宮也朱子合新廟閟宮爲一事因斷全詩專爲修閟宮而作固已疏矣又遂己之誤於敘而大譏之何以服古人之心乎

毛以閟宮爲姜嫄廟而在周新廟爲閔公廟鄭以閟宮新廟皆姜嫄廟而在魯兩家所見既殊後儒復出新說大約皆合閟宮新廟爲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也夫以廟爲羣公之廟理猶可通至謂新廟即閟宮詩因修廟而作則甚誤末章寢廟並言所修不獨廟矣不應首章獨言廟誤一也通篇惟祭祀是廟中事外如公徒公車龜蒙鳧繹常許諸章所述與修廟無涉誤二也后稷

周公皇祖固祭於廟矣皇皇后帝何與於廟祭而亦及之誤三也故凡以修廟爲作詩本指而閟宮新廟首尾相應者俱非也紬推詩義惟傳得之傳以閟宮爲姜嫄廟詩意不在閟宮也特借爲詠姜嫄之發端自以新廟爲閔公廟詩意不專在新廟也特舉爲頌僖公之一事自詩之意在廣述僖公恢闢疆土修舉制度以復周公伯禽之舊故敘用復周公之宇一語蔽之後儒舍此而求諸首尾失之遠矣嚴粲成之說實啟其端

詩篇之卷末有如閟宮之百二十句者詩章之卷夫末有如閟宮第三章之三十八句者嚴緝案其分章之法甚有倫次首章追溯后稷次章敘周之興皆未及魯三章始言魯公受封因及僖

公祭祀之勤四章言僖公征伐之威五六章言其土境之廣七章言其福祿之昌末章言其興作之功蓋以類分章不計句之多寡也朱子嫌其多寡相縣彊欲取而均之遂據首章四章各十七句爲率分二三兩章爲三章而所分弟四章止十六句則直指爲經文脫落欲於籩豆大房下如鐘鼓喤喤語以足之斯亦武斷之甚矣又經文亯咸厥功以上言亯裔之事王曰叔父以下言封魯之事意本兩截宜分也而反合之乃命魯公舉上四句皆言封魯秌而載嘗以下與上文皆言祭祀語氣相接宜合而反分之章法未能盡均而章意先受割裂矣

居岐之陽一語兩見詩皇矣言文王則岐陽乃程邑也閟宮言

太王則岐陽乃周原也太王遷周文王宅程內都皆在岐之陽相去百里而近矣案岐字本作郊山名亦水名岐水亦名大欒水出石橋山東南流合漆水又合杜水水經注引淮南子逕岐及漢書音義皆同山而又詘逕周城南周原於山爲南於水爲北皆居其陽故曰岐陽

實始翦商與甘棠勿翦翦字皆當作前說文云翦羽生也前齊斷也甘棠傳曰翦爲去閟宮傳曰翦爲齊箋曰翦爲斷俱當前義非翦義矣說文又有擳字云搣也與二詩之翦俱無當韻會擳字注引閟宮詩始不嗾又案翦从羽前从刀皆諧歬聲歬从止在舟上今改歬爲前而又加刀爲剪加羽爲翦皆隸變之譌

致天之屆屆字今釋爲至極句法實不順箋云屆極而疏引釋言證之與今本爾雅雖不同竊必不誤也釋爲致天之誅文義始明憭矣爾雅注今止存郭氏一家故無由證其異同郭之外注者十餘家其存於唐初者有李巡注三卷樊光注六卷孫炎注六卷沈琁集注十卷與郭注俱載埶文目陸德明敘錄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五家注五經正義所引又有某氏謝氏顧氏之說則仲達所見注本尚多屆極之訓必有據矣

龍旂承祀疏申箋意引明堂位語證魯君祀帝當建日月之章此龍旂定是禘祭舊說以此爲郊祀者謬宋轉曹氏以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魯雖僭郊禮而以旂不以常

猶不敘全體也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嚴華谷信其說謂此經下文云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則此舉祀即春秋享祀明是廟祭而非郊祭魯郊之不建常仍無明文可據也

享以騂犧犧字止有許宜一反集傳欲與下宜多兩叶故有虛宜虛何二反謂古多字與祇字通用音相同故移誃侈姼等字皆以多得聲多之與犧韻本同不必轉犧音以就多也集傳叶詩率宗吳棫韻補案韻補收多於四支不收犧於五歌朱子果於自信蓋亦不全用其說矣又下文犧尊釋文素何反此亦可叶多朱子不用而拗亦一音斯自信之太過也

覂而楅衡桑成周禮封人注𠯑爲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則从毛傳𠯑爲楅衡其角孔疏兩扞之不辯其孰是案說文衡字从角从大行聲本取橫大木於牛角自與鼻無涉也況封人職注鬯司農杜子春皆𠯑爲設於角桑成先注禮雖破鬯杜之義後箋詩仍从毛傳蓋自覺肯說之短矣

閟宮詩公車千乘此大國之賦見於經者也馬融注論語引司馬法謂百井爲成每成出車一乘包咸注論語謂每十井出車一乘說各不同宋李樗𠯑爲百里之國提封萬井適合千乘之數若百井一乘必十萬井而出千乘十萬井之地開方計之爲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大國方百里之制不合故取包說㠯此

乃拘方之見也朱傳用司馬法之說以釋閟宮與箋疏意同夫知魯地不儘百里矣故其論語注言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中閟堂位之說朱子不盡以爲非也後儒昧於論語徒執孟子王制之語而斥周禮職方爲誣不知孟子止聞其畧而王制一篇乃漢文時博士諸生所作豈可過信哉必如包氏說則十井之田止八十家自使之出兵車一乘輜車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步卒等共百人以及甲冑弓矢五兵旌旗之屬無一不具民豈能堪先王之世不應有此重賦朱子舍包而取司馬蓋有見矣

詩言二矛者二而乘成解之不同清人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閟宮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疏申其意以爲酋矛常有四尺夷

矛三尋是酋短於夷也清人禦狄守國之兵守國兵欲長當兼用夷矛閟宮膺戎狄懲荊舒攻國之兵攻國兵欲短當止用酋矛故一弓而重之亦一矛而有二俱備折壞二矛當是二酋矛斯言甚詳辯啖衛風伯兮箋引攷工記兵車六等為說與此箋意正合六等者一軫二戈三人四殳五戟六酋矛不數夷矛而假疏論六等六建之異同六建數夷矛不數軫謂肩驅車上當昇五兵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又謂步卒無夷矛肩驅非步卒當有夷矛夫伯兮詩為伐鄭而作亦攻國之兵而孔氏以為用夷矛與此自相戾矣與之此詩二矛與重弓文連無異弓當亦無異矛鄭總以備折壞釋之最為允當

公徒三萬鄭以三軍釋之其當臨碩則又以爲二軍孔疏取其二軍之說謂舉大數必就其近者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可云四萬頌主誇美不應減退其數又襄十一年春秋書作三軍明前此魯三軍也昭七年復書舍中軍則其作其舍皆書也使僖公有三軍文以後魯之春秋何不書舍故知僖公魯三軍矣其說蓋是嚴緝載李氏語謂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皆三卿專權分三軍爲己之賦自非此時方有三軍也噫謬矣三家作三軍正因前此止二軍不便於三分故也設本有三軍竟三分之可自焉用作乎若不作而書作是春秋乃曲筆非信史何名爲經且孔疏言魯春二軍原不言周公伯禽時即然也東遷之後諸侯

彊者弱弱者彊非復昔京之舊衞晉皆侯爵也而臧宣叔言衞於晉不得爲次國杞二王之後宋公爵也而春秋或書侯或書伯晉武公受王命本以一軍爲晉侯也（見莊十六年）而獻公作二軍（見閔元年）文公作三軍（見僖二十八年）又作五軍（三十一年）襄公舍二軍（文二年）景公作六軍（成三年）厲公罷新上下軍（見成十六年杜注）止存四軍悼公舍新軍（襄十四年）豈有常哉又當時諸侯多樂自居弱小以避霸國重賦故魯作三軍叔孫慮政將及子宋之會季孫願視邾滕（襄十四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鄭爲伯男（昭十三年）則春秋時除魯晉楚霸國外能具三軍者尠矣魯之弱已久事事非伯禽之舊豈獨軍制哉頌主誇美故鄭姑以三軍釋之自與非其實也

公徒三萬朱傳曰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二萬七千人此吕毋乘百人計之也併炊家子固守衣裝厮養樵汲二十五人悉數之爲軍矣夫此二十五人皆耆弱不任荷戈者自可備伍兩卒旅師之列乎案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軍當用車五百乘其爲步卒則三萬六千人併中士一千五百人共三萬七千五百人孔疏說三軍之數謂此故采芑疏亦吕三千車爲十八軍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吕來同爲同盟率從爲從中國蓋僖公非王非霸故不係諸魯也吕爲有見而後儒莫用

鳧繹二山俱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鳧在縣東南五十里繹在縣南二十五里亦名鄒山禹貢嶧陽孤桐即此山也酈景純謂此

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嘫故㠯爲名禹貢作嶧尊其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又有葛嶧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此詩及禹貢之嶧漢書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㠯爲嶧陽說文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夏書云嶧陽孤桐皆誤㠯禹貢之嶧陽爲葛嶧孔仲達蔡仲默俱引漢書㠯釋禹貢失於攷矣案鄒縣本邾國鳧繹二山不在魯境內詩曰保有鳧繹蓋魯擊柝聲聞於邾地密邇而世相讎殺魯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頌者其情見於詞兮上章大山龜蒙下章常許本魯地其曰詹曰奄有曰居道其實也惟此章純是溢美之談

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獨言南西毛必有本也疏卬之

以爲常南鄙許西鄙傳意或爾矣鄭以常爲薛之旁邑而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旁有常邑又以許爲許田左傳隱八年鄭易許田桓元年鄭假許田孔疏俱引此詩蓋據箋爲說耳此未必然也築臺於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舊封也春秋書薛尚存魯安得築臺於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邑何涉哉至許田爲鄭有桓公本以易祊耳豈僖公復以祊易之鄭邪經傳無明文大服說也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於管子今案管仲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國語亦載其事常作堂此桓公始圖霸時事也僖公即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齊久已稱霸矣常地之歸當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

應舉呂頌僖又與杜魯北常爲齊侵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文
不相符此說亦不足信也
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謂善其妻壽其母宜其大夫庶士也皆舉
魯侯燕喜言令壽宜本一例朱傳曰令善也妻壽考也母則下
句文義難通矣可云大夫庶士是令妻壽母宜之耶
閟宮與殷武末章皆言營作之事故朱子謂文義略同胡一桂從
而附會之言閟宮篇全倣殷武而作如出一手吁謬矣二詩除
末章而外詞旨既殊體裁亦別何嘗相似乎楊雄言奚斯睎考
父止謂內人皆作頌非謂文體之同也與之商頌傳自周太師
而考父得之非考父作矣斯但作廟未嘗作頌雄言亦謬也又

閟宮末章先言路寢後言新廟是寢廟俱修輔廣陳櫟乃謂寢即廟中之寢尤爲謬妄假特欲證閟宮新廟爲一不當兼言修寢自獨不思古人廟制前廟後寢廟比於路寢廟後之寢比於小寢故天子之廟亦有小寢五若此詩之寢果在廟中是乃小寢耳何云路寢哉

魯頌頌僖公之賢而春秋多書其失悳之事學者疑之宋趙氏黃氏李氏諸儒皆論其故大約以僖特中材脅主而頌詞多溢美故任季友則賢任仲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能自固無霸主則不能自立其說似之而未盡然也源謂僖公自是中材以上之人過惡誠有之與不失爲賢君也古來人主除二帝三王數大

聖人外其餘令德之君俱不能每事盡善成康至賢尚有誤信
流言佩玉晏鳴之失宣王中興英辟而美刺並載於詩國語太
紀其失至列國諸侯爲詩人所美者衛武公文公鄭武公秦仲
及襄公齊桓公魯僖公凡七君衛鄭二武公與秦之兩君事在春
秋前其見春秋者衛文滅邢書名以示貶齊桓霸業雖隆而內
多慚德與此二君者不害其爲賢侯僖公亦猶是爾安得因春
秋所譏併疑頌語之失實乎案魯遭慶父之亂禍難相尋齊人
睥睨其旁欲乘釁襲取微仲孫湫言禽父幾不祀事見左傳閔元年國
勢岌岌矣及僖公立魯復晏然意其撫恤臣民交好鄰國易亂
爲治轉危爲安綏輯定應多術詩敘所言足用愛民務農重穀

君臣有道以及修泮宮復周公之宇乃其實事也不賢而能嘫乎但所行者不過修舉舊章勤政節用無赫赫可紀之功而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無由取而筆之於經其失德之彰彰者載在國史又不可盡削夫子既書之以示戒後世更錄魯頌頌美之詞以補春秋之未及郊不無微指焉又魯本羸國僖亦非雄才皋也至春秋書郊始於僖者以其既成牲後卜日爲忌慢故譏之自常郊不書因卜之非禮而書非謂郊始於此也黃氏謂僖始僭郊爲不賢之大謬矣若夫敗邾於偃敗莒於酈禦侮之勛也取須句反其君存亡之義也納玉於王求釋衛侯親親之仁

也傳之美矣稍見著述經傳不僅頌有之矣

商頌那之什

那

置我鞉鼓傳云殷置鼓改明堂位楹鼓為置鼓以就經文明是釋置為楹也鄭通其意讀置為植云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蓋植即古置字見金縢植璧注故疏引之以證此二字之異同嘫則此詩置字毛鄭義本同音矣空同矣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伦植旹職反又音值恐非是

湯孫奏假假字毛音賈訓大鄭音格訓升而皆以為奏樂大者大樂也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為堂下之樂奏假為堂上之樂下

文鼓管與磬亦有堂上堂下之分鄭解較明劃矣

綏我思成箋云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呂記朱傳引之皆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皆改心爲以而於成之下增一人字朱傳又謂箋有脫漏今正之蓋指此二字矣噗箋語自通不煩增改疏申箋云於祭之時心所思者惟思神自故知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然不疑箋有脫漏朱子亦知箋不誤特欲裁節其言以就己說自嚴緝引箋仍用原文已窺破此意

自古在昔四語毛鄭皆祖外傳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之解朱呂亦遵用焉嚴獨以有作爲作樂謂此樂乃古昔旹前人所作

也意雖順而戾於古

烈祖

大雅之偁文武必追美太王王季商頌之於二宗亦歎嗟嗟烈祖頌中宗也古帝命武湯昔有成湯皆頌高宗也推本祖德以爲子孫光詩人之言之體後先一轍矣

鬷字凡見詩陳風鬷邁商頌鬷假是也陳箋商傳皆訓總鬷假者謂總集大衆指助祭諸侯及羣臣而言當此而無言無爭所以難也朱子據中庸改鬷爲奏恐不然左傳引此詩亦作鬷矣何獨以中庸爲正乎況經傳引詩與本文互異者多有安得皆舍此而从假又百祿是總字亦作鬷見釋文可見鬷總古通用

烈祖篇三假字鄭皆音格訓升毛則鬷假㠯假皆訓大來假並傳王肅述之訓至是來假假字毛鄭皆音格也假字有五音其音格者訓來訓至訓登見易王假有家釋文來與至義同登卽升也格音止有此二義自宋人又轉爲感通之義始因至義而附益之與又案假訓至者字本作洛亦作佫假通作格神之格恖神保是格是也書格亏上下格亏皇天及有苗格遠人格孔傳倶訓至矣其假字見說文云至也从彳叚聲古雅切

玄鳥

東萊於生民祖鄭箋互述爲說於玄鳥祖毛傳並分郊禖爲解履述吞卵事同一轍或用或否商周互異蓋公劉次章㠯後皆未

經刊定之書也方知呂記初本元以毛義解生民矣
正域假四方謂湯也肇域假四海謂武丁也美中興之功詞同於
開刱詩所以爲善頌也
武丁孫子疏云作詩所以偁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蓋以武丁
爲殷王名矣案殷天子皆以號舉觀湯名履而號天乙則可推
矣疏之言非也
武丁孫子王肅述毛以爲武丁之爲人孫子此大勝鄭雖因稱詩
毛傳湯爲人子孫之語而爲之說然實青出於藍矣嚴緝从其
說且辯之云武丁之後無顯王況孫子祀其先王不應自誇其
武惪蓋解爲武丁之孫子本鄭氏說而呂記朱傳皆从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鄭以爲武丁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曾子固譏之當矣然謂武王即成湯則二語文義不屬又成湯功業上文述之已詳此又複述亦未必然也王肅述毛云武丁爲人子孫能行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庶爲得之況如鄭說則肯美成湯後美孫子如曾意則肯後俱美成湯皆無一語偁揚武丁功德詩本祀高宗不應反略之也

龍旂十乘鄭以爲二王後及八州之大國蓋獨舉尊者言之助祭諸侯固不止十乘也呂記載朱子之說謂助祭者旣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不知四方之祭何祭也如指方社之方則祀典多矣何獨言方祭如就此詩而言則祀高宗止於廟中

安得有四方之祭姝不可曉集傳不著斯語殆亦自悟其非與

長發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子引天問語斷於方字絕句案孔疏申毛鄭云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其疆境則解爲四方而屬上句先儒句讀元如此不始於朱傳也嚴緝以禹敷下土爲句非是

幅隕旣長隕字毛訓均鄭讀爲圓案隕于敏切圓王問切音本相近故鄭改讀以就均訓圓本訓圜全也後世讀圓爲王權切而音始相遠矣說文長箋以爲始於宋儒或有嘫

感生帝之說雖出於緯書嘫謂古帝王之興各稟五行之王氣當

有其理豈可概斥爲誣玄王桓撥鄭以爲舉嬰帝而生子故偁玄韋昭注國語夫以水德爲說義本通也永叔改玄爲溟微而引老子玄之又玄語證之易讖緯以黃者相參無幾耳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鄭以爲堯封卨於商爲小國舜復益其土地爲大國此據緯書中候握河紀攷河命爲說故宋儒不从釋爲隨其大小無所不達唉詩頌玄王當舉其實事未必濫爲虛詞也緯書之言雖不可盡信豈遂無一語足信乎

玄王肯受小國後受大國孔申箋據握河紀攷河命二緯書之言謂稷卨皆公屬堯對之當百里舜又益之當不止百里此仲達揣度之詞也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云堯知稷卨賢故對之

禹七十里稷百里褚或別有據乎然則堯封禹止七十里舜益之始百里耳

湯降不遲鄭訓降爲尊賢下士非臆說也宋公孫固引此詩以美晉公子己佗是解矣（見晉語詩疏亦引之）宋爲商後假自釋其先代之詩豈無所本乎又韓詩外傳七引此詩皆證謙已下人之義毛韓異師而解同尤見非一家之私說今釋爲降生義殊短

昭假遲遲王肅述毛假字音格訓至孔氏專用鄭說爲毛義取寬暇之意而王義無聞焉後儒皆以爲感格上帝則遲遲義難通縱彊爲之說總未愜矣案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爲湯之明道及於民遲遲然安味是鄭本以假爲至及箋詩而改之也源謂

昭假者光昭被格之義遲遲者寬遠悠裕之義聖德及人無所偏黨夫非取效旦夕故書言光被易言顯比此昭假之謂也易言久道化成此遲遲之謂也

昭假之假鄭訓寬暇孔謂寬暇者取假借之義則假不必改音故釋文云古雅反其㠯爲毛音格鄭音暇者徐邈之說也源謂假字訓至者賈格二音俱可讀假字音賈者至暇二義俱可通則此詩假字止讀本音可括鄭王兩家義矣

毛傳解綴旒爲表章駿厖爲大厚謂爲下國之表準章程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厚文義本通也鄭氏兼用公羊傳語㠯綴旒取喻於旌旗至駿厖二字無可引證則㠯駿爲俊言湯爲英俊厚

惪之君後儒嫌其與綴旒義不相當故爭爲異解宋董逌以齊詩作駿厖而集傳取之輔廣因爲之說言綴旒以旂喻爲諸侯傳箸駿厖以馬喻能棄載諸侯自以爲工矣但三國皆齊詩已亡董宋人何由見之恐不可信案宋葉夢得云今韓詩章句不存而齊詩猶有見者唉吾人謂之既亡則書之真譌未可知也葉所疑正董所據者自近世有僞造申公詩說及子貢古詩編次者或云古詩編次乃鄞人豐坊僞作宋世齊詩當即此類董既誤信後人復信董氏之誤其如經學之淩亂何

不競不絿傳云絿急也案絿字爾雅無文說文亦訓急義同毛朱傳訓緩反其義徒取與競對自唉字訓須有本可意爲之乎

毛傳訓龍爲咊者二句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是也孔疏不能詳其義然古人字訓不盡與後世同毛之師傳有自正不必以後人文義彊推其故自鄭云龍當作寵今皆从之不知蓼蕭毛傳訓龍爲寵則龍字本有寵訓無煩改字也但傳旣訓龍爲寵而於二頌則易其解定是詩學相傳如此必非苟爲異也後儒从鄭不如从毛之當

允也天子鄭箋云信也天命而子之然則天子者猶云畀天其子之命下予之以卿士正謂天之下而予之惟子之故子之文義連貫皆言天意如此朱傳云天子指湯則以天子爲偁目之詞下文降予無所擧更須補出天字不如箋義之明順矣又降予

朱傳誤作降于觀傳釋降爲賜而予字無訓則作傳旹已誤偶
唉邪抑有意改之邪

殷武

殷武弟四章皆言湯事頌武丁而追述其祖德也後儒必欲目武丁則武丁爲天子不應偁下國王氏㠯下國爲諸侯之國而高宗命之則與旹句命字不應同章而異指朱傳云命之㠯天下則易于爲㠯文義又尒俱難通也源謂鄭箋指湯言非誤也左傳引此詩而申之曰此湯所㠯獲天福也襄二十六季後漢黃瓊夫云詩咏成湯之不怠遑見瓊本傳則㠯此詩言成湯其來甚古非棨成臆揣之解矣詩旹言天之眷命所㠯降鑒於殷者㠯其能嚴

敬下民也因言嚴敬之實在於慎賞罰無所僭濫勤政事不敢
怠遑故天命湯於七十里之小國使爲天子大建其福也湯德
如此而武丁繼之安得不中興乎言湯正所以言武丁耳
鄘風商頌皆有景山之語先儒直釋爲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傳於
鄘則曰測景於商則曰山名源謂景山之名載於輿記者甚多
皆後人因詩而傅會爲之耳案寰宇記景山在廢緱氏縣西南
八里緱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
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宋應天卽今歸德府所謂穀熟南
亳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卽所謂北亳蒙也括地記亦謂蒙
城爲景亳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閒亦有景山也寰宇

記又云景山在澶州渭南縣澶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注夫言濟水北逕元氏縣又北逕景山而引衛詩證之則是三亳之外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衛南之景山因鄘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傅會作詩者未必先有此名目又山海經大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引外傳景霍爲城語則此山在晉地其見中山經者爲荊山之首郭注吕爲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荊域皆非詩之景山山海經爲伯益所記其山名在作詩之肯嘆二山太喬衛絕遠俱非詩人所指而三亳衛南景山之名又起於後世故先儒釋詩直吕爲大山崀有見也而朱傳獨吕殷迭之景山爲山名者徒

據左傳景亳之語冢謂景山之名湯𠀍已有之自啖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昭四年）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使景爲山名則當如下文岐陽塗山之偁矣又景亳皇甫謐以爲郎北亳（括地記祖其說）杜預注云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郎偃師則又以爲西亳謐預皆瞽人而言景亳互異可見地名變易已無可攷何得據之而指爲山名乎

殷武篇皆頌武丁生存之事末章言其能修寢廟復舊制如定之方中斯干緜閟宮諸詩皆以宮室之修治見興盛之氣象詩人往往如此故毛傳以寢爲路寢鄭箋亦謂孔安爲王居之而甚安則成之者高宗自成之也朱傳不用古義以寢爲廟中之寢

恐不嗛寢廟後其小者自詩何舍廟不言反舉小以詠大乎礙於義矣又謂此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旣成始祔而祭之之詩則其言又自相違戾夫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斯謂之祔故昭祔於昭穆祔於穆也旣在昭穆之外而號爲特立之廟又焉祔哉

今以殷之世次攷之則以寢爲百世不遷之廟尤無是理也高宗後迄殷亾僅八君自除祖甲庚丁二及外則爲六世是紂乃高宗七世孫也紂之時高宗尚在三昭三穆中非親盡應祧時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爲當立於帝乙時是併數二及爲世矣不亦謬乎瑾又推明朱子立廟之說而以周制斷之

謂三宗之廟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後世祧主穆當入中宗廟昭當入高宗祖甲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夫祖甲乃祖庚弟武丁子父子同爲昭周制果爾乎武丁之主未及祧而鼎遷於周矣安得更有祧主入武丁廟乎周之文穆武昭著於經傳故後人得知之商之孰爲昭孰爲穆經傳無明文瑑何所據而言之鑿鑿乎又案殷有三宗中宗高宗皆見頌其一爲大宗則湯孫太甲也見史記殷本紀及漢書王舜劉歆毀廟議甚明瑑乃以祖庚弟祖甲當之而謂與二宗同立不遷之廟其謬尤甚假之爲此說者因蔡沈解無逸以祖甲爲帝甲而非太甲耳夫無逸述祖甲事於二宗之後故鄭注以爲帝甲而蔡傳从之不爲無

理嘆但言祖甲之賢不言祖甲之偁宗也至湯孫太甲之爲太宗則史有明文可據也瓚乃㠯意易之可乎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四終

PL
2466
.Z6
C4
v.7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五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總詁

舉要

小敘

歐陽永叔言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敘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攷諸孟子所論讀詩之法其要不外二端一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然則學詩者必先知詩人生何世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詩然後其詩可讀也誠欲如此舍小敘奚由入

哉何則凡記載之文㠯詞紀事議論之文㠯詞達意故觀其詞而事與意顯然可知獨詩則不然除文王清廟生民數篇外其事之見於詞者寥寥乎罕聞矣又寓意深遠多微詞渺指或以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美其意不盡托詞中尤難臆測而知夫論事方可誦詩而詩不自著其事得意方可說詩而詩又不自白其意使後之學詩者何自而入乎古國史之官早慮及此故詩所不載者則載之於敘其曰某王某公某人者是代詩人著其事也其曰某之惪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者是代詩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事又得其意因執㠯讀其詩譬猶秉燭而求物於暗室中百不失一矣故有詩必不可㠯無敘也舍敘而言詩此孟

子所謂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論世者也不如不讀詩之愈也

詩敘本自爲一編毛公分寘篇首本欲便於讀自無它意也輔廣附味朱子之說至詆毛公上誣聖經皐不可逭吁何至此哉源謂敘非注比自宜寘經首注順文釋義而已未讀其文無肴尋其義也若敘所指者乃作詩之世與其人及作之之故茍未明乎此雖誦之終篇茫不知所言何事言之者何意也惟得敘而始曉然矣故寘之篇首俾讀者先觀焉則於經易入斷大甚有惠於後學而反以爲皐乎況一篇之敘猶全書之敘也全書之敘必寘卷耑一篇之敘獨不可寘篇首乎朱子之詩傳大呂敘弁諸首矣廣大將皐之乎

朱子辯說力詆小敘而於國風尤甚謂其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說以欺後人源竊怪其言之過也小敘傳自漢初其後敘或出後儒增益至首敘則采風時已有之由來古矣其指某詩爲某君事某人作皆師說相傳如此非臆說也若必求其證驗的切別見它書史而後信之則詩敘與它書史皆秦以前文字而漢世諸儒傳之者也安見它書史可信而詩敘獨不可信乎至依託名謚之語尤屬深文邶柏舟之刺頃唐蟋蟀之刺僖猶與謚義相近也若宣非信讒之名昭非好奢之號而陳之防有鵲巢敘以爲刺宣公曹之蜉蝣敘以爲刺昭公何所依託乎朱子又謂小敘之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不

切於情性之自嘆又使讀者疑當旹之人絕無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意非溫柔敦厚之教斯語尤不可解夫詩之有美刺總迫於好善嫉惡忠君愛國之心而嘆自比非性情必醜正黨惡視君親如秦越而後爲性情邪況刺旹之詩大抵是變風變雅傷亂而作也處污世事暗君安得不怨怨則安得無刺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則愈疏未嘗以怨爲非也惟其怨所以爲溫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譏之是責諛獻媚唯諾取容斯謂之忠愛而厲王之監謗始皇之設誹謗律足稱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哉史遷有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朱子所見何反出遷下也既以刺旹爲不可而悉指爲淫女之辭夫淫奔之女

反賢於忠臣義士耶

詩之有小敘猶晉秌之有左傳乎晉秌簡而嚴詩微而婉厥恉渺矣俱未可臆求而縣定也無左傳則晉秌不可讀無小敘則詩不可讀

毛敘之有齊魯韓猶左傳之有公穀也公穀抒故人皆尊左齊魯韓亾故人或疑毛俱抒則短長易見偏亾則高下難明也人情好異而猒常往往啖矣

毛敘後齊魯韓而亾而後之詩悉宗毛左傳後公穀鄒夾而行而後之晉秌必首左其舍從取此非一旹一人所能定也其見確矣其論公矣大全修而毛左復詘後世之經學其可問哉

經之足重以其爲古聖賢作也古聖賢作之復得古聖賢釋之不愈足重乎六經訓釋惟詩最古其字訓則有爾雅蓋周公及子夏之徒爲之也其篇義則有大小敘又子夏之徒爲之也繼之則有詁訓傳而兩毛公夾六國及先漢昔人也視易之王書之孔三禮之鄭俱出其肯矣然則學詩者止當以雅敘傳三者爲正宗而精求其義三者所未備然後參以後儒之說可自雅敘傳有定解反舍而它求斯外矣蓋己之神智旣非能勝於古人而人情事勢度數名物及字之義訓聲形又不如生其世者見聞之確反欲跨而出其上夫不自量之甚矣

四始

四始之說先儒言之各異二雅風頌四者人君能行之則興不行則廢故此四詩爲王道興廢所由始此鄭康成之說而本於大敘者也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此司馬子長之說也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此詩緯汎歷樞之說也觀大敘歷言風雅頌之義而總斷之曰是謂四始則風雅頌正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鄭說得之矣子長未見毛敘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詩也翼奉治齊詩而知五際七情之與五際七情亦緯書汎歷樞之說也然則亦寅巳申之爲四始其出於齊詩乎

六義

詩有六義其首曰風大敘論之語最詳複約之止三意焉云風天下而正夫婦又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此風教之風也云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又云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此風刺之風也云美教化移風俗又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此風俗之風也餘所言風則䏻目國風與之風俗之風正當國風之義矣嘆必有風教而後風俗成有風俗而後風刺興合此三者國風之義始備而風教實先之惟風刺之義其風自下及上故大敘十七風字獨以風刺上以風其上陸氏讀為諷焉

詩人興體假象於物寓意良深凡託興在是則或美或刺皆見於興中故必研窮物理方可與言興學詩所以重多識也朱子論興獨異是謂興有兩意有取所興為義者有全不取其義但取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義何以備六義之一乎即如關雎之次章本賦也而集傳目為興究其所謂興者止取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兩之字相應自其釋召南之小星取兩在字兩與字為興王風揚之水取兩之字兩不字為興皆此類也不近兒戲乎甚有經文本無其字而集傳代為補出使其句法相應者如邶風揚之水魏風園有桃唐風綢繆小雅常棣之類不勝詘指是六義不在詩而在集傳矣尤可笑也元儒有朱克升者著詩傳疏

義圖推重集傳謂能以虛詞助語發明詩蘊亨升疏義爲修大全諸臣所譏襲而漫其名併滅其書始指斯類而言噫吾之不能無疑於集傳大正在此

又案蘇子由謂興者是當時所見而有動乎其意非後人可得而知如關雎之類乃比而非興噫誤矣朱子雖不純用其語而所云全不取義者實蘇語爲之厲階

毛公獨標興體朱子兼明比賦噫朱子所判爲比者多是興自比興雖皆託喻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廣而比狹劉舍人論比體以金錫圭璋澣衣席卷之類當之噫則比者以假況此猶文之譬喻與興絕不相侶也朱子釋詩新例凡興義之明白者卽判爲比如螽斯綠衣匏有苦葉諸篇本興也而以比目之

由是比興二體疑溷而難分故釋興體反欲推而遠之使離去正意而全不取義之說出矣

興比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卽非離言在此意在彼其詞微其指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譬況其詞淺其指顯且興賦交錯而成文不若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章首也如我心匪石螓首蛾眉毳衣如菼如山如河金玉爾音如跂斯翼价人維藩敦琢其旅之類皆比也而集傳槩以爲賦夫詩中顯喩之比體旣溷之於賦中更欲於興體中分出比體取本同者而彊求其異不得不爭同異於毫芒之閒如凱風篇以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小雅谷風篇以首二章爲興末章爲比青蠅篇以首章爲比

二三章爲興支離穿鑿風雅掃地矣反謂先儒不識興比何呂般其心兮

風雅頌之名其來古矣不獨大敘言之也見周禮大師之職又見樂記師乙畣子貢之言又見荀子儒效篇歷歷可據也又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也二南雅頌之入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禮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迎寒暑則歛豳詩祈秊則歛豳雅祭蜡則歛豳雅大戴投壺禮備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竝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無國

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假特見蘇氏釋鼓鍾篇以雅以南誤以爲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自蘇氏之謬前辯之已悉矣（見小雅鼓鍾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每國風之名殊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爲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槩之言國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鄘衛則云是其衛風聞齊則云泱泱乎大風風之名較然程獨不見乎又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名或本於此然以

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況呂覽豈傳信之書邪

詩樂

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敎詩敎樂其指不同也王制云樂正崇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故敍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爲何樂則弗及焉卽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夫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自敍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敍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夫無可攷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爲燕饗通用或以爲祭畢而

燕或以爲受釐陳戒俱以詞之相佀億度而爲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攷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失異乎古人之詩教矣朱子嘗答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傅會樂章以大義與已說相違此不可解也

詩人

詩三百篇其作者之主名有詩人自著之者如節南山巷伯烝民崧高是也有見於它典者如載馳（左傳亦見敘）鴟鴞（書金縢亦見敘）常棣（國語）抑（國語亦見敘）桑柔（左傳亦見敘）旹邁思文（皆國語）是也其詩人不言它典

不載而敘得其姓氏者風之清人公子素渭陽秦康公七月周公小雅
之何人斯蘇公賓之初筵衛武公大雅之公劉泂酌卷阿皆召康公民勞
召穆公板凡伯蕩召穆公雲漢仍叔韓奕江漢皆尹吉甫常武召穆公瞻卬召旻
皆凡伯及魯頌四篇皆史克僞其餘或言某大夫某人或言大夫或
言微臣或言下國或言大子傳或併不言其人蓋古世質樸人
惟情動於中始發爲詩歌以自明其意非若後世能文之士欲
㬎其才有所作輒繫以名氏也及傳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
但欲識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作也國史得詩則述其意而
爲之敘固無由盡得作者之主名矣師儒傳授相與講明其意
或於敘閒有附益啖縱不敢妄求人以實之闕所不知當如是

自朱子集傳始吕葛覃卷自爲后妃作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爲莊姜作東山文王大明緜爲周公作（惟文王本吕氏普炑嘆非先儒所取信）鑿嘆言之毫不置疑矣

集傳詩證

朱子釋詩多引它書以證成己說如釋鼉遵大路則引宋玉登徒賦釋衆晨風則引百里奚妻屃扅歌釋雅楚薋神保則引屈原九歌釋頌弁則引藻魏吕來樂府釋文王陟降則引普炑傳天王命諸侯之詞釋行葦江漢諸詩則引博古圖器物銘釋周頌陟降庭止則引楚詞大招皆取其語之相同及文勢之相佀者吕爲取義夫必相類其用意可謂勤矣源閒嘗攷六經之文互

相沿襲者多有語雖同意未必盡同也即如柔遠能邇出納朕命舜命官言之（見書舜典）而民勞詩大云柔遠能邇烝民詩大云出納王命不得謂此二詩因命官而作也不憖遺一老煢煢（與嬛同）余在疚魯哀公誄孔子言之（見左傳哀十六年及禮記檀弓）而十月之交大云不憖遺一老閔予小子大云嬛嬛在疚不得謂此二詞因悼賢臣而作也鶉之賁賁（與奔同）晉童謠也（見左傳僖五年）而鄘之鶉奔豈亦效之詩乎如魚竀尾（與頳同）衛卜繇也（見左傳哀十七年）而周南之汝墳豈夫國之詞乎堅良夫見夢於衛侯云緜緜生之瓜矣（哀十七年）可謂大雅之緜爲怨鬼之語乎胤侯數羲和之罪云顛覆厥德沈湎于酒矣（見書胤征）可謂抑之第三章爲誓師之文乎此類殆不勝

詘指又嫥舉詩詞言之如之子之偁可施於女子夫可施於天子杕杜之興以刺嶺特夫可以勞士卒喓喓艸蟲倉庚喈喈之語采桑女及嫁子語出桃夭傳用之而王者之勞將帥夫用之至如萬壽無疆介爾景福樂只君子假其之子四牡孔阜所謂伊人等語皆重見疊出啖而篇各一義義各有歸不得槩而同之也況後世騷人墨士擷取經文不過攬其芳華以資潤色豈暇尋其本指裁今因片詞之偶同遽謂經之正解杜是是猶指隙中之末光而盡日月之全照據桮中之一勺而測江海之洪流也假引詩斷章尚不可用爲正訓況字句之閒偶相蹈襲杜假夫出於無心者乎

逸詩

古詩三千孔子删為三百其亾逸者多矣篇名之稍見於書史者如貍首鳩飛茅鴟河水新宮驪駒祈招采齊肆夏樊遏渠支祴朙朙崇丘生開丕宿夜纖之柔矣之屬先儒皆云逸詩不彊為之說也惟呂叔玉㠯肆夏樊遏渠為旹邁執競思文三頌韋昭㠯鳩飛為小宛河水為沔水嘫鼉棗成不用三頌之說杜元凱不用沔水之說皆㠯見也宋儒又㠯新宮為斯干采齊為楚茨益屬傅會若夫徹之為雝振羽之為振鷺勺之為酌象之為武斯固說之有本者矣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五終

東吴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龎佑清𪗆廷氏校

攷異

爾雅毛傳異同

爾雅與詁訓傳皆詩說之最古者也爾雅始於周公而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詁訓傳作於大毛公而淵源實出於子夏故此二書之釋詩往往相合㗑其中大不無小異或詩之所有而雅無文或雅之所釋而毛無傳或雅傳兹有訓釋而義趣逈不相謀竊嘗推其故二書皆出子夏而弟子各述其師說則不盡同傳爾雅之學者雖稍增益其文而未必取資於詩傳毛公之傳詩夫

自述其師說著之於書而未嘗覩摹於爾雅是其同者由於所出同而非譏襲其異者由於述者之殊而非有意於立異也孔疏申毛於其同者則云毛依用爾雅爲說於其異者則云毛謂爾雅未可盡从此殆未必然也後儒又謂爾雅後出依倣傳義改易字形尤爲謬論辯見魏桑內風今案傳義之與雅異者才十之一耳而其異之實又各有不同有異而不可同者有異而未嘗不同者今特表出之以俟攷辨

寤寐思服服思之也案釋詁云服事也箋用以易傳○左右芼之芼擇也案釋言云芼搴也孔疏通兩義爲一辯見本詩○于沼于沚沚渚也鳧鷖在渚渚沚也案釋水云小渚曰沚○葛覃

與裯裯單被也案釋訓云禱裯同謂之幄箋用呂易傳○野有奻
薗坰外曰野案釋地云坰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壹發五豵
一歲曰豵言私其豵傳同案釋獸云豕生三豵箋用呂易傳辭
詳七月詩○惠嗿肎來言旹有順心也案釋言云肎可也箋用
之本詩有辭○景山與京京高丘也如坻如京傳同案釋丘云
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丘與京異○騋牝三千馬七尺呂上
曰騋此周禮庾人文騋馬與牝馬也案釋嘼云騋牝驪牡此鄭義也禮記鄭注引此
作騋牝驪牡玄○弦槃扗阿曲陵曰阿案釋地云大陵曰阿孔疏謂大
雅有圈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悠悠蒼天蒼天呂體
言之尊而君之則偁皇天元氣廣大則偁昦天仁覆閔下則偁

旻天自上降鑒則偁上天遠而視之蒼蒼然則偁蒼天案釋天
云穹蒼蒼天也萅爲蒼天夏爲昊天秌爲旻天冬爲上天傳取
義分雅召旨別槩成味合二說語詳孔疏○齊子豈弟言文姜
於是樂易然案釋言云愷悌發也箋用其義○胡瞻爾庭有縣
特兮獸三歲曰特案釋獸云豕生一特○騧驪是驂黃馬黑喙
曰騧案釋畜云黑喙騧不言黃馬說文同傳○宛在水中坻坻
小渚也案釋水云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宛丘之上兮四方高
中央下曰宛丘案釋丘云宛中宛丘又云丘上有丘宛丘本詩
有辯○心焉惕惕惕惕猶忉忉忉忉憂勞也齊甫田傳云案釋訓云惕惕㤅
也韜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㤅○摡之釜鬵鬵屬鬵釜屬案釋器云

鬷謂之鬵鬵鉹尺氏切也孔疏云鬷非釜類雙擧者以其俱是會
器○言私其豵獻豣于公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案釋獸云豕
生三豵又云麀麛絕有力麉箋用爾雅豵義易傳疏併用麉義
述箋辯詳本詩○于彼原隰高平曰原案釋地云廣平曰原高
平曰陸○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坎坎壴傳蹲蹲舞皃案釋訓云
坎坎蹲蹲爾雅蹲作墫說文同喜也○如竹苞矣苞本也案釋木云如竹
箭曰苞䕡注爲叢生義○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殺者犉牡
傳同案釋畜云黑脣犉䕡以爲通謂黑脣牛不主爲黃牛說文
同毛傳○執爨踖踖踖踖爨竈有容也案釋訓云踖踖敏也○
皇尸載起皇大也案釋詁云皇君也箋用以易傳○先集維霰

霰暴雪也案釋天云雨寬霰同案說文寬即霰之或體爲霄雪郭吕爲水雪襍下孔申傳云霰久必暴雪非謂霰即暴雪○止于丘阿丘阿曲阿也案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大陵曰阿丘與阿別孔疏云吕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奉璋峩峩半圭曰璋案釋訓云峩峩祭也箋从之王肅吕爲傳不言祭辯詳本詩○依其扗京京大𠂤也案釋地云大𠂤曰陵釋丘云絕高爲之京孔疏通其義謂丘高大爲京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𠂤同○履帝武敏敏疾也案釋訓云敏拇也箋从之孔申傳云毛謂爾雅不可盡从○陟則扗巘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案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又云重甗郭注云山形如絫兩甑孔疏引吕釋巘隒○錫爾介圭吕作爾寶

瑞也案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則非諸侯瑞圭箋用雅義
易傳韓奕以其介圭同○振古如茲振自也案釋言云振古也
箋用以易傳○在坰之野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
曰坰案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孔疏云野爲通稱又
假牧與此牧異嫌相涉故略之○烝烝皇皇烝烝㫗也案釋訓
云烝烝作也箋以烝烝爲進進與興作義相近○右諸條皆異
而不可同者也
惄如調飢惄飢意案釋詁云惄思也釋言云惄飢也箋从釋詁
孔謂惄本訓思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箋以思義相接成○終
風且暴暴疾也案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二義雖異啖相兼大

可通○庶姜孽孽孽孽盛飾也案釋訓云孽孽戴也郭注云頭

戴物孔疏以爲頭戴物乃婦人盛飾皃○在河之漘漘水隒也

案釋丘云夷上灑下漘釋山云重甗隒孔疏通之言漘是水岸

隒是山岸故漘爲水隒○將叔無狃狃習也案釋言云狃復也

箋从之孔謂復亦慣習意○在水之湄湄水隒也案釋水云水

艸交曰湄孔通之與漘同○中唐有甓唐堂塗也案釋宮云廟

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孔通之云堂之與陳廟廷之異名自

其實一也○象弭魚服弭弓反末也案釋器云有緣者謂之弓

無緣者謂之弭孔用孫炎義釋之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爲弭

是弭乃弓背弛則反曲故爲弓反末○歲亦陽止陽歷陽月也

案釋天云十月爲陽此詩及杕杜箋皆用之孔謂歷盡有陽之月方至十月毛正解十月名陽之義○其爲飄風飄風暴起之風案釋天云回風爲飄回旋之風必猝燓而起義相通○吕妥吕侑侑勸也案釋詁侑報也孔云已歆會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追琢其章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案釋器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又云玉謂之琢孔云槭文可吕相通○其椔其翳自斃爲翳案釋木云自斃柛音申蔽者翳郭注引此詩孔通其義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而陰翳○汔可小康汔危也案釋詁云幾汔也箋用雅義辯詳本詩○徂隰徂畛畛場也案釋言云畛殄也邢疏謂畛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畛爲場易則地絕故

謂之紾○又釋訓所釋晏晏旦旦丁丁嚶嚶蓁蓁萋萋臯臯琄琄憲憲洩洩懽懽愮愮謔謔熇熇諸義皆與傳異孔疏申之㠯爲傳解字訓雅言作詩之故故有不同○右諸條皆異而未嘗不同者也至於周南之雀鬼岨魏風之岵屺雅傳相反乃後世傳寫之誤非作者本意茲不贅及焉

鄭箋破字異同

槀成釋詩多改經字㠯就己說說詩者譏之嗤其閒得失縣殊不能無辨今悉攷之有自據當旹讀本未嘗改者如願言則疐疐爲嚏釋文云疐本又作嚏素衣朱繡繡爲綃魯詩作綃見士昏禮注東有甫艸甫爲圃韓詩作圃又甫圃古通用古之人無斁斁爲擇孔疏云此經斁字本有作擇者串夷載路

串爲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疏亦云 好是稼穡稼穡維寶稼穡皆爲家嗇釋文

云尋鼀本二字皆無禾疏亦云 景員維河河爲何釋文云河本或作何是也有古字音義

本相通者如其虛其邪邪爲徐古邪徐音同魯頌邪字協徂俞雅釋訓作其徐 籧篨不

殄殄爲腆疏引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 其奐魴鰥鰥爲鯤疏云鰥鯤古通用 彘杜梟

薪梟爲裂公孫碩膚詒厥孫謀孫皆爲遜疏云古遜字俗孫爲之 示我周

行示爲寘疏云古示寘同讀 視民不恌視爲示鼀自云視古示字 咢不韡韡不

爲樹抑此皇父抑爲噫歆酒溫克溫爲蘊疏云溫蘊通用 旣匡旣敕匡

爲筐說文云匡飲器筥也筐乃重文 從帶而厲厲爲裂裂假不瑕裂假爲厲瘕

祭統厲山氏魯語作裂山氏可見古厲裂通用 維其勞矣勞爲遼疏云字相假借 孔棘我圉

圉爲禦圉禦通用辨詳正字 靡人不周周爲賙賙通用周 懿厥哲婦懿爲噫不

云自頻頻爲濵置我鞉鼓置爲植辨皆詳本詩是也此二者侣改字而實非改也又有改其字而不改其義者如白茅純束純爲屯其之屢也屢爲禮隰則有泮泮爲畔是也有所改之字義雖小異而不甚相遠者如自詒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伊字皆爲繄出其闉闍闍爲都旣敬旣戒敬爲儆去我熒民去爲袪幅隕旣長隕爲圓是也有改之而有補於文義者如邑馬祝之祝爲屬豈弟豈弟爲闓圛其弁伊騏騏爲綦疏云禮綦騏色弁顧命有之者新王特設此使士服之此言諸侯常服當作綦釋文云騏說文作璂云弁飾也漫假苞稹稹爲凉壺相猶矣其惪不猶猶皆爲瘉勿罔君子勿爲末𠂤人之子𠂤爲周熊羆是裘裘爲求實載手仇仇爲斞其冐下遺遺爲隨

謂之尹吉吉爲姞應田縣鼓田爲𤰈是也有改之而無妨於文義者如說懌女美懌爲釋山有橋松橋爲槁其人美且鬈鬈爲權有蒲與蕳蕳爲蓮田畯至喜喜爲饎七月大田同其祁孔有祁爲麎攘其左右攘爲饟上帝甚蹈蹈爲慆有兔斯首斯爲鮮其政不獲政爲正㠯歸肇祀后稷肇祀肇域彼四海肇皆爲兆用狄蠻方狄彼東南狄皆爲剔實墉實壑實爲是來旬來宣旬爲營徐方繹騷繹爲驛鋪敦淮濆敦爲屯何天之龍龍爲寵是也有改所不必改而文義反違者綠兮衣兮綠爲褖說于農郊說爲襚竢我乎堂兮堂爲棖它人是愉愉爲偷小人所腓腓爲芘不可與明明爲盟侶續妣祖侶爲已屈巳之巳君子攸芋芋爲幠維鯛

之氏氏爲桯先祖是皇楚茨信南山曑曑皇皇皆爲暀爾雅釋文音旺御

載南畮大田載芟良耜御載爲熾菑式勿從謂式爲慝亦自㡭焉㡭爲

際后稷不亯亯爲祠先祖于摧摧爲嗺艸不潰茂潰爲賁賁我

思成賚爲來及敘哀窮窕哀爲衷刺幽王幽爲厲十月之交雨亡正小旻小

宛四敘同祀高宗祀爲祫玄敘鳥是也

康成它注與箋詩異同

康成箋詩與注它典之引詩者多有異同蓋因先通韓詩後見毛

敘又它典所引類多斷章則就文立義故也其得失大徃徃互

見故後儒釋詩或反取它注今列其異同頗加裁擇焉

君子好逑緇衣述作仇注訓仇爲匹假疏申之言以好人爲匹

與毛傳善四小異而實同箋訓逑爲怨耦謂咊好衆妾之怨者辯見本詩○葛覃

服之無斁緇衣斁作射注言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

猒箋訓服爲整言整治之無猒倦○何彼襛矣箴膏肓以爲齊

侯嫁女棄其母王姬嫁者之車儀禮疏謂此乃三家詩說箋以

王姬嫁於齊自乘其車○騶虞五豝射義注以爲喻多得賢假

疏云斷章箋以爲不忍盡殺仁心之至○威儀棣棣孔子閒居

棣作逮注以逮逮爲安咊皃箋从傳富而閑習○先君之思以

勖寡人坊記勖作畜注以爲定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於

我假釋文云此是魯詩箋从毛敍莊姜送歸妾鄭荅炅模云後

見毛詩攷之○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坊記注有二說一謂采其

葉而可食無以根美與取之證記不盡利一謂人之交又取一善而已不可求備於人此則別解詩義假疏以爲注記皆未見毛傳不知是夫婦之詩也箋謂無以顏色之惡弃其相與之禮○鶉之彊彊鵲之奔奔表記彊彊作姜姜奔奔作賁賁注以爲爭鬬皃云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以證君命逆臣有逆命箋謂居有常匹行則相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坊記體作履注訓履爲禮言旣卜筮啖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箋从毛傳爲兆卦之體○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注以爲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假疏謂斷章以證不以口譽人箋以爲君無所依當於我舍息○何戈與祋樂記注引此詩祋作綴云綴表也

所㠯𢘅行㓷也假疏㠯爲魯齊韓詩毛傳云祋殳也箋不易傳○維鵜在梁不濡其翼𢘅記注㠯爲鵜胡善居泥水㞢中在魚梁㠯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㠯偁其服爲有悳箋㠯爲鵜當濡翼而不濡非其常喻小人在朝非其常○夏屋檀弓注㠯爲今㞢門廡其形旁廣而卑箋㠯爲設禮食大具○七月篇周禮籥章注㠯流火寒𧸇爲豳風亏耜舉趾饁假南畮爲豳雅穫稻菅酒躋假公堂爯假兕觵爲豳頌箋㠯女心傷悲爲豳風穫稻菅酒爲豳雅朋酒斯饗爲豳頌○人㞢好我示我周行緇衣注㠯爲示我忠信㞢道箋㠯爲人有㠯悳善我者置㞢於周㞢㓷伩此及悳音今皆从記注與箋義實勝○悳音孔昭鄉歙酒禮注㠯爲嘉賓有孔

昭之明德可則傚箋以爲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六笙詩鄉飲酒禮注以爲其義未聞又以爲孔子之前已亡箋以爲孔子皆倶在其義與衆篇合編故存○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成作誠注以爲此行誠不可致富適足以爲異箋以爲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緇衣注以爲待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箋以爲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中庸炤作昭注以爲聖人雖隱居其德甚明箋以喻賢者伏處炤炤易見不足以逃○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義注以明發爲明日繹祭之夜自夜達旦二人謂父母文王

繹祭之夜達旦不寐思其父母箋从毛以二人爲文武○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表記注訓穀爲祿言敬治女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爲友則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箋訓共爲具穀爲善言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神明則祐聽之其用善人必與女呂記取禮注較優○鼓鐘篇中侯握河注以爲昭王旹詩孔疏云旹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箋从敍刺幽王○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緇衣注以爲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彼疏云此以正衣解之箋謂取溫裕而已不言大蜡○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表記遐作瑕注以瑕爲胡謂爲告箋以瑕爲遠謂爲勤○侯于周服周禮職方注引此云服服事天子也箋云爲君于九服之

中○於緝熙敬止緇衣注㠯爲明明乎敬其容止箋㠯爲敬其
光明之德○駿命不易大學注讀易爲𡘋聲云天之大命持之
誠不易箋音𡘋云不可改易難易義長今从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中庸注讀載爲栽言上天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臭氣者㠯
喻化民之德清靜如神箋謂天之道難知○聿懷多福表記注
訓懷爲至言述行上帝之德㠯至於多福箋訓懷爲思言述行
此道思得多福○六師及之禽臨碩㠯六師即六軍箋㠯爲二
千五百人爲師未備六軍殷末之制孔疏㠯箋爲誤疏得之○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中庸注㠯爲聖德至天則鳶飛至淵則魚躍
箋㠯喻惡人遠去善人得所記注優矣本詩有辨○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表記注㠯君子求福修悳㠯俟之不爲回衺之行箋㠯不回爲不違先祖之道○予懷明悳不大聲㠯色中庸注訓懷爲歸言我歸有明悳㠯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㠯威我也箋㠯爲不虛廣言語㠯外作容皃○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禮器棘作革欲作猶遹作聿注㠯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皆使之然也箋訓來爲勤言非急欲从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之孝本詩有辯○武王成之坊記注㠯爲武王築成鎬京箋㠯爲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占疏謂記斷章此當顧上下文必箸其功之盛美方可繼㠯君哉後儒皆从記注○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㠯燕翼子表記注訓芑爲

枸欐語爲遺言𢾍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

詒其子孫㠯善謀㠯安翼其子也今皆从此夫通假疏云翼助也此證

數世之仁箋从毛芑爲艸語訓傳孫訓順翼夫从毛爲敬言傳

其順天下之謀㠯安其敬事之子孫○生民詩檀弓注引大戴

禮帝繫篇言帝嚳有四妃則姜嫄乃帝嚳妃稷乃帝嚳子箋㠯

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稷非帝嚳子○后稷肇祀庶無辠悔㠯

迄于今表記肇作兆注㠯爲祀后稷於郊㠯配天庶無辠悔乎

福祿傳世乃至於今箋㠯爲后稷祀帝於郊而眾民咸得其所

無有辠過也子孫蒙福㠯至於今○旣醉㠯酒旣飽㠯惪坊記

注㠯爲饗燕非嫥爲酒肴夫㠯觀威儀成惪美箋从毛傳㠯惪

爲施惠及歸俎○顯顯令悳中霝顯佗憲注吕憲憲爲興盛皃
箋吕顯顯爲光中霝疏云憲憲乃齊魯韓之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中霝右佗佑注吕爲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
重福之箋吕爲成王官人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
天意申敕之記注允矣○芮鞫之即周禮職方氏注吕芮爲水名箋
吕芮爲水内鞫爲水外之箋得○有覺悳行緇衣覺佗梏注云大
也直也箋从毛止訓大兼二義大勝朱傳从之○無言不讎衷記注吕爲
讎猶畣也箋吕讎爲售二義稍異而實同○相杜爾室尚不愧亏屋扇
中霝注吕爲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容悳視女杜室獨居猶不愧
亏屋扇屋扇非有人也況有人乎箋吕爲刺助祭者杜宗廟之

室息惰不敬不念屋漏有神而起愧心○維此惠君祭統注㠯惠爲施惠箋㠯惠爲順○生甫及申孔子閒居注㠯甫爲仲山甫箋㠯爲甫矦○肅雝顯相書傳注㠯肅雝指助祭諸矦云四海敬咊明悳來助祭箋㠯肅雝屬周公顯相屬諸矦書傳注義長○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大傳射作斁注㠯爲文王之悳豈不顯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箋㠯爲助祭者光明文王之悳承順文王之意鄭畲臭槙言注禮扗肯箋詩扗後故有異二說俱未盡善當从毛義○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注訓基爲謀言夙夜謀爲政教㠯安民箋从毛㠯基爲始言昬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肆夏禮注引呂叔玉語㠯旹邁執競思文三詩卽肆

夏焚過渠詩箋周禮注皆不用其說○王制注㠯辟爲明廱爲味所㠯明味天下泮之言班所㠯班政敎泮水箋㠯爲辟廱者築土邕水外圜如璧泮之言半東西門㠯南通水北無也孔疏㠯爲箋言其形禮注解其義兩相接成○夏而楅衡周禮封人注㠯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箋㠯爲皆設於角○公徒三萬畣臨碩㠯爲二軍箋㠯爲三軍孔疏㠯二軍爲是○鬷格無言旹靡有爭中庸鬷作奏注訓假爲大言奏大樂於廟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箋訓假爲升言總升堂而齊一宗嘆無言語爭訟○爲下國綴旒郵特牲注引此綴旒作畷郵㠯證郵表畷之義㠯爲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假疏謂此乃三家詩畷

鄙者井道相連畷之處造鄙舍以處田畯言成湯施仁政爲下國諸侯之處所使不離樾箋以爲諸侯繫心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箋勝注唉毛傳尤當○右閒有臧否雖出管見或不無一得焉其不置辯者則以箋義爲正矣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六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七

東吳陳啓源長發述

同邑龎佑清耕廷氏校

正字

字義

讀書須識字讀古人書尢須識古人字古今之字音形多異義訓尢殊砜今世字訓解古人書譬猶操蠻粵鄉音譯中州華語必不合也夫字形之異則古文大小篆猶存於說文解字及鐘鼎之銘而吾李陽冰宋徐鉉及弟鍇嘗辯之矣字音之異則宋吳棫韻補一書紫陽用㠯協詩而近世楊愼之古音略陳第之古音攷又推演其所未備矣至於義訓一誤則古人之意趣俱失

所繫要重於音形而後儒之釋經反欲彊古以就今此大惑也古人字訓其存於今者僅有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爾雅之書固爲六藝之指歸尤屬四詩之準的故毛公詩傳多以詁訓爲名案詩雅疏皆云詁故也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多作故詁故皆是古義釋言者釋詁之別自古今方國殊別故爲作釋訓道也道物之皃以示人也由疏語觀之可見古昔聖賢釋詁周公作釋言以下子夏之徒作蓋知古今文義不同後將有誤解經意者故爲此書以示之㮣指矣其爾雅所未備又賴毛傳釋之大毛公六國時人去古未遠且源流出自子夏傳中字訓皆有師授與爾雅實相表裏也自漢迄唐悉遵此爲繩尺宋人猒故喜新各逞

臆見盡弃儒先雅訓易㠯俗下𠷔詮爾雅之文既庋置高閣毛氏傳義稍不諧俗目者𠀋㠯己意易之近世學者溺於所聞古人字訓多未經見輒而語之反驚怪而弗信固其宜已矣夫字義之不知何得謂之識字讀書而不識字豈能得書之意哉今取詩中字訓出於爾雅而不與俗合者錄如左其爾雅未載而見毛傳者𠀋附於後

左右助也○流求也○悠思也○服整也○言我也（此義惟見詩配葛覃言告師氏盡駟篇醉言歸凡六十七言字皆訓我今槩㠯爲語詞矣）○吁㥏也（釋詁伀盱）○燬火也○公事也○謂勤也（迨其謂之謂之何哉遐不謂矣凡三見）○寔是也○任大也（釋詁伀壬）○育長也○育稚也鬻稚也（孔疏㠯爲釋言文）○胥可也○簡大也

○懷至也○鮮善也○爰曰也○濟止也○槃樂也弁樂也釋詁
佀般○軸病也釋詁佀逐○帘御也○洵均也○侯君也○空盡也○
踐淺也釋言佀俴○夸說也○鞠盈也○目上爲名○曰于也○猶
可也○逝逮也○噬逮也釋言佀遾○伊維也○知匹也○屋具也釋言
佀握○㚶始也釋詁佀胎○燹塵也○諗念也○毋有雖也○孺屬也
○飫私也○單旱也釋詁佀亶○戩福也○卜予也○質成也○勦
罪也○亏曰也○極誅也今釋言佀殛○正長也○冥幼也幼或佀窈○
比凼旱也○仕祭也○訩訟也○懌服也○癙病也○里病也釋詁
佀狸○徹道也釋訓云不徹不道也○駿長也○淪率也○懋數也○莫謀
也釋詁佀溝○腹旱也○來勤也○乘續也釋詁佀賡○曷逮也釋言佀遏○

廞大也王肅述毛引之○頍宄也○㛓謀也○將𠂤也○皇暀也○暵
敬也○林君也○純大也○壬任也○粲虛也釋詁作澯○婁斂也
釋詁作樓○尹正也○詹至也○觀多也薄言觀者適觀厥成永觀厥成奄觀銍艾四觀字皆
訓多○𦘔述也孔疏引爲釋詁文○路大也○省善也○登成也誕先登亐岸
○按止也○對遂也○𢦏繼也下𢦏○求終也○纘戒也○遹述
也○濯大也○烝君也○融長也○誕大也○崇重也○密安
也○話善言也○夸毗體柔也○伱善也○斯離也○由於也
釋詁作繇○劉爆爍而希也釋詁云毗劉暴樂也○烈餘也○摧至也○里悳
也釋詁作悝○卣隱也釋詁作薆○虔固也○荒虛也惟某氏本有之○愼誠也
○鋪病也釋詁作痡○肇謀也○繹陳也○假嘉也○溢愼也○夷

易也○大大也釋詁作奕○威則也○仔肩克也釋詁云肩克也○荓蜂摩

曳也釋訓云甹夆掣曳也○振古也○鑠美也○熙興也○屆收也○閟

神也釋詁作毖○巓首也○屆極也今釋詁作極○競逐也○苞豐也○

已上皆見爾雅而傳箋引之

芼擇也○調朝也○獄埆也○蔽芾小皃○誘道也○疐欬也

崔集注本如此○懷傷也○契闊勤苦也○說數也○洵音絢遠信極也

○懸盛飾也○睍願也○願每也○讀抽也○姝順皃○祝織

也○僴寬大也○簀積也○薖寬大皃○軸進也○將願也○

泮坡也○桀特立也○甘猒也○暵菸皃脩且乾也或作日乾○魗

弃也○嗣習也○伊因也○德才也○抑美色○目下爲清○

遻肙也〇邂逅解說皃〇行翺也〇防比也〇値特也〇晤遇也〇㛪好皃〇悼動也〇懷歸也〇掘閱容閱也〇媾㝵也〇惑疑也〇苞本也〇穹窮也〇肅縮也〇徹剝也〇拮据撠搞也〇租爲也〇枝㦸也〇㬥寘也〇周至也〇毋雖也〇懷咊也〇究㴱也〇衍美皃〇單信也〇除開也〇腓辟也〇牽爲也〇佶正也〇輊摯也〇佽利也〇央旦釋文作且也〇艾久也〇空大也〇干澗也〇棘稜廉也〇革翼也〇猗㞹也〇騁極也〇勝乘也〇遂安也〇塡盡也〇擣心疾〇僭數也〇盜逃也〇祇病也〇褱反也〇廢怢也〇矜危也〇敕固也〇蹈動也〇哉載也〇假固也〇挾達也〇載識也〇肆疾也〇自用

○土居也○喙困也○瑟罽皃○度居也○兌易直也○者惡也○因親也○論悤也○許進也○歧知意○嶷識也○祈報也○畾廣也○徹治也○佯弁廣大有文章也○茀小也○汔危也○惛愀大斅也○兄兹也○勬眥也○㸌炙也○揉順也○隸尽也○贈增也○奄擁也○虜服也○戩治也○寺近也○福富也○靡累也○崇丞也○隸固○靖味也○艾數也○炏廣也○佛大也○噲罽皃○逵䠶也○振自也○養取也○龍咊也○揚傷也○掕罽意○慯遠行皃○虞誤也○犂止也○蓝有也○𣪊總也○域有也○員均也○幅廣○隕均也○桓大也○絿急也○綴𣏌也○旟章也○卉洈也○罧滨也○

已上皆毛傳文

諸字訓有一見者有數見者茲獨箸言我謂勘觀多三義已異亦不可近俗也餘或有辯證已別見故弗箸又異文異載傳箋可歷歷而知也至經中重語雅傳多隨文取義茲弗贅及焉

禮記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爾雅釋詁云嘏大也說文云嘏大遠也从古叚（俗也古雅切）聲古雅切嘏則大者嘏之本義也又儀禮特牲少牢有司命祝嘏主人之禮故嘏又爲予福受福之偁小雅賓之初筵大雅卷阿二詩嘏字毛傳皆訓大周頌我將載見魯頌閟宮三詩嘏字毛無傳意必同雅矣鄭於雅之二嘏訓予福於頌之三嘏訓受福未嘗徑言福也自蘇氏釋卷阿詩訓嘏爲

福而後儒因之家以蝦爲福之通借忘其字義所自出矣

詩中奄字毛鄭訓釋多異義皇矣奄有四方毛云大也鄭云覆有天下執競奄有四方毛云同也臣工奄觀銍艾鄭云久也王肅以同義述毛閟宮奄有下國奄有龜蒙玄鳥奄有九有鄭皆云覆也久訓爲取淹義非奄字本訓其同覆二者孔疏以爲義同與之與大義亦相通自案爾雅釋言云奄同也書奄有四海奄甸萬姓孔傳亦訓同㒸則同者奄之本訓乎爾雅又云奄蓋也又云冡荒奄也蓋與冡荒皆覆義而荒又兼乎大矣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玉篇云大也覆也大有餘也息也又增欠息兩義㒸未有訓爲忽者唐韻云忽也止也藏也取也遽也經

後人僭用義訓轉增非古矣宋王安石始用忽義以釋臣工之奄觀朱子釋皇矣奄有亦云忽家之閒皆彊古經以就今義詩恉始不侖也夫銍艾一季之內猶可以忽言之周之有四方自王季而後閱文迄武多歷季所始得之自可云忽有哉

匪非義同猶不與弗自奄煩訓釋而鄭氏箋詩除湛濟有匪外餘匪輙訓非者匪本篚篚字僭爲非用自異篚字乃車輪非器以竹篋者也說文匪器似竹篋今以篚代匪而匪嫥爲非義矣漢世近古匪猶爲器名須隨文辨之也匪字亦嘫故旣匪旣敕鄭解同篚

卬从匕从卩音節望欲有所庶及也有二音三義五剛反者我也詩人涉卬否卬烘亐煁卬盛亐豆是也又盛皃詩顒顒卬卬是也

負兩反者詩高山仰止說文引作卬止又大雅瞻卬昊天是也

顒卬字與昂通瞻卬卬止字與仰通

猗本訓犗古拜切犬字見詩者俱俗也詩言猗凡十有七而兮見於

十篇潛那二頌之猗與與之猗嗟皆歎詞也伐檀三猗與兮玆

用則語詞也綠竹之猗猗爲美盛萇楚之猗儺爲柔順節南山

之有實其猗毛㠯猗爲長則指艸木鄭㠯猗爲倚則指畎谷皆

皃物之詞也七月之猗彼女桑毛㠯猗爲角而束之巷伯之猗

于畝丘毛㠯猗爲加淇澳之猗重較兮釋文㠯猗爲依車攻之

兩驂不猗正義㠯猗爲依倚則皆指事之詞也此諸猗者惟猗

儺於可反重較女桑畝丘三猗於綺反兩驂之猗於寄於綺二

反餘皆於空反於空乃猗之本音此借義而不改音者也析而觀之兩猗與三猗䜌一猗猗其禕（大作欹）之借乎三猗儺其婀（大作婀旖掎）之借乎女桑之猗其掎之借乎重較兩驂畋工之猗及節南山之猗義其倚之借乎漣猗直猗淪猗其兮之借乎啖爾雅引此作瀾漪則此三猗爲漪之借矣惟猗長之義（節南山毛義）蓋本字可歸當嫥於借

將將鏘鏘瑲瑲鎗鎗鶬鶬皆見詩字異而音義同襍指佩玉八鸞鼓鐘磬管之聲言也五字惟瑲爲玉聲鎗爲鐘聲見說文是本義鏘字說文無篆而臤字注有鏗鏘字鏘从金大當爲金聲其將鶬二字之爲聲乃借也又緜之應門閟宮之犧尊大言將將

門爲嚴正尊爲盛美皆非聲與諸將異義

字形

古籀之文一斷亏斯再斷亏邇而邇又甚焉原其變隸之初務杜太煩𦓷簡往往曲爲遷就㠯便俗書於古人製字初心不能復顧是可慨也姑舉一二言之如朋形異鳳古朋鳳同一字皆作𪀦履本作屨義非肙言本作䛐兵章音慾聲父本作又从又舉杖又者手也奄杖指奔奔走歪殊夭趾之形冉𠕀衰𧘝異𠈌毛之象戎戜早皁離於中義舜䑞鄰𨛜太其炎文本紆而今直者支攴木朩干𢆉求求之眚本析而今連者莽茻垂𠂹尾尾並竝之身㠯至孝本作孛音教字皆从此教𢽊雝分茲从二玄茲从艸茲省易涵變僊而爲億改𦄴而用終叏畱而作

函舍㝵而取厚䖏還作壽桀乃爲乘庚（本作乖）形正而反偏出（本作

凶體斜而顧整惟諧俗目莫覩原文至於施作偏旁尤多譌舛

如太心疑小挑手佀才古（音忒育充等字从此）𦣻如云艸頭𣪠廿（人汁切墓芔等

字从此）易巛爲廾杜奉睿則涵大杜具弄則涵丌（音基）湝弓（音節）爲卩

於御卬則疑邑於遷𨘢則疑己思（恖𣬉毗）細（絪）从囟（音信）畏（㽇）畀

畀鬼（鬼从甶音弗鬼頭也）而同爲田尉（㷉）票（㶾）𤊩（熋）从火緜（綿）京（亯）

業（業从巾此象形非佩巾巾字）而𡗜作小郭（𩫏）之𩫖（音郭）淳（漳）之𦎫皆爲享

字恆（恆）之㐄亘（亘須緣切）之回（桓宣等字皆从亘）俱作日形佀四而非四者

鹽之皿𧶠之囧與羅羈之网罨曼之目佀西而非西者覃之鹵

鹹（鹹湝）覆之襾（呼訝切）與遷票之幽（䙴音說見悉阿）粟栗之卤（音條）又勹之ㄅ（音𣪊）

句句之丩（音丂 糾）與勹（音包句 匔等从此）相類弘之乙（古文 肱字）台（吕）之吕（郎 以）
與△（音私）不殊夊（音旨）攴（音朴）佀文冈肙（勝俞等 字从此）如月敷（敷）吕方而易
寸躳（躳）㕘吕而从弓墓作堇耒作耒皀作卩夕作力俱就約而
舍多帀（上从 文）爲布有爲有豖爲豕亂爲者㚔移右而居左誰分
市（音弗）市（本作嵩）萛辡▽口（音韋圖石倉 啚等字从此）凡此僭差雜勝指擿者也
況經後儒傳寫舛誤尤多自南北分崩同文莫觀更齊梁喪亂
譌字肆行（藝苑雌黃云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作僞字 北朝喪亂書迹鄙陋嫥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迄
于唐世之開元加吕衞包之改定家變古經之字悉从世俗之
書則今世之經文是也觀其體裁之陋僻非隸變之元形迹其
譌謬之由多因後人之妄作故濫吕來所謂今文者乃程邈之

隸書而吕古籀爲古否吕後所謂今文者乃衛包之俗字而又吕漢隸爲古斯文墜地莫甚於玆竊謂沿襲已深者固難悉正而沿譌未久者尚可速更不揣愚陋欲加攷辯未徧窺於六蓺姑先及乎四詩謹疏所聞備陳於左

雎本作鳴○之本作㞢○州从重川俗加水徐鉉非之○逑匹字當作仇○差本作𢀩○左右上从𠂇又○求本裘求字求取當用逑逑訓斂聚○得本作㝵得○思上从囟信音○服左从舟○輾本作展展本又作㞡○反側當作仄側乃旁側字○采从爪木與釆异釆古辨字○琴瑟本作珡瑟○友本作𠬛○芼當作玉篇作覒○覃本作㽙○谷从水半見出於口俗作谷非○

葉中从卉卉蘇合切三十并也此徐鉉說○飛象形○綌右从谷谷卽臄字與川谷字异○䘋俗作無○斁左睪睾从目从夲泥輒切○吿語當作誥○公私當作厶私禾也○澣本作瀚○害訓何當作曷○寧願詞也安盌當作盌○巻本作卷○筐隸文也本作匩或作筐○嗟本作䜚○阤隤當依爾雅作阤穨○以本作吕粲刺后作㕥从乙从人○觥本作觵說文吕觥爲俗字○矣上从吕㠯允等字同○履从𠂤○綏安字或云當作妥○將依鄙義當作將凡將扶字㸚同○叅本作參上从㕘古文終字○螽斯當依爾雅作蜤七月同○蕭蕭當依廣雅作蕭蕭○雝鳴同○宜隸作宜○爾今作爾○纚纚當依爾雅作纚大雅

抑篇同○夭當作枖○華本作蕚○椓當作斲○干城當作戰干犯也○施旟皃轂攴字从攴○矦俗作侯○腹本作複○捋本作叜○喬上从夭○漢本作灢○秣本作餘○肄本作隸篆作隸○旣右从旡旡居未切隸作旡○弃从古(它骨切)丗(音般)廾(音拼)古文作弃○魚本作負○𩰚或作頻○尾从倒毛杜尸後隸从正毛作尾○麟趾當作麐麟大牝鹿也○趾本作止○定訓題當作頷○角本作角○鵲本作舃篆作雒○巢从巛象三鳥从臼象巢形杜木上俗作巢非○居蹲也夬作踞凥處也今凥義皆用居○兩二十四銖也㒳再也今通用兩○御从彳从午从止从卩又迎義當作訝○蘩俗作蘩○用从卜中○被髲字當

作鬉○夙夜本作殑夜○艸今作草草本自保切俗用爲艸字
別作皁字代草○皁𨸏當依爾雅作𨸏○憂當作㥑○亦本作
大○降乃豐降字𨸏𨸏降當作夅夅下江切相承服也○蘋乃
俗字本作賔○濵本作瀕銘云俗作濵非○釜錡錡當作敧釜
俗作釜非○下本作丅○齗伐齗齗當作齗○芨當作废○憇
本作愒銘云別作憩非○勿拜拜當作扒○鼠牙字各象形○
速訊召當作諫○從隨行也太聲从相聽許也号聲女從當作
从○素本作縈○得古作退俗作退○食从亼集音从皀彶及切○
緘當依說文作䥲○靁俗作雷○敍隸作敢○攥落當作萚○
攥楳楳當作某某酸果○今下从ㄱㄱ古及字○抱當作裒抱

乃捊𡍮或體叅俗作曑○裯依鄦當作幬○也桒刻石作廿○
死本作歺○春本作萅○脫脫當作娧娧○尨俗作狵厖非○
禯左从示○雝隸作雍○平本作𠀤○齊本作亝○壴从壴吉
聲隸渻作壹○發上从𣥠音撥又𤼵乃𤼷體正當作𤼵○柏俗作
栢○敎本作𢿱○遊乃俗字本作游○徃隸作往○選俗作選
○閔當作𢘿○獲下从又○池本作沱鉉云別作池非○送本
作遳○望从亡與朔朢字異下从𡈼音挺○上本作丄塞乃邉塞
先代切字塞淵充塞當作寋○溫當作昷溫乃水名○勛从力冒
○寡从宀頒○乃本作𠄎○逝當依爾雅作遾○噬胃同○冒
上从冃音冒○報从㚔从卩从又○德升也德行字當作悳悳二字

皆从直心惟目橫竪昇○㬥依義當作㬥○敫當作徼○悼本作㦞○肯
本作肎○陰水南山北也○𦂃風當作侌○鼓右从攴○兵本作
𢁟从斤从屰○漕本作𣼛䡛同○陳俗作陳○喪从哭亾○闊本
作闊涽右从昬捪諙等字竝同○偕彊也惟北山偕偕當此義
餘竝當作皆○寒本作𡫳从宀从二屮从人从仌○晥當作晥
小雅杕杜大東同○慰本作㷉○深俗作深非○厲本作砅大
作灑○瀰本作濔○雁鴈字別詩字皆當作雁○水當作仌○
水泮當作判○須待當作顉又須左从彡須乃古文沬荒內切
漏面也○肩隸作肩○躳隸作躬窮下同○鞠鞫訊窮者當作
𥨾从宀氣聲○顛覆當作蹎○御冬御窮當作禦○冬本作𠔫

○肄依毛當作勩○念上从今○塈訓息當作𩰫假樂泂酌同
○丘从北一一地也○爽今作𤕟本作求○戎本作戓○瑣右
从小貝俗作瑣非○流離流當作鶹○歬隸作前○籥如笛者
字當作龠後玆同○爵本作𧣈○樊臬當作𣝣惟青蠅當作樊
○𢀖昏芬字皆當作䖵芬乃卷自○圅俗作西○毖當作泌○
衛隸作衞○宿本作𡪢下佰古文夙○沸它典皆偕濟惟此詩
得其正○歓俗作飲○般當作𣪁○寠从宀不从穴○艱本作
鼉○益上从水○謕俗作攦○北風篇凉喈當作飄颽又凉从
水冲减況淩潔同此六字玉篇㠯从冫為俗○雪本作雪○雱
乃匈𡳿籀文依義當作滂○赤𦋐隸作赤黑○俟大也待義當

作埃○於本作扵○愛當作㤅○踟蹰本作峙躇○泚訓鮮明
當作玼○鮮依王肅訓少當作尟鮮乃負名○網本作网罔○
戚施當依說文作𪓰鼀○乘本作椉○它俗作他○匽乃俗字
當作𢘅○牆茨楚茨當作薺○𦶏作冓非○長本作𡰴○讀右
𧷷音育上从𡖞𡖞古睦字○副筓副當作𩭾○揚且清揚當作
眫鄭肖風同○𧝏衣當作褧○蒙覆當作冡从冂萛俫切从豖蒙
乃𥆥蒙艸○臾俗作要○雝俗作鷄○彊彊字或云當作𤡔○
㮚隸作栗○梓漆當作桼○升本作升又豋升字當作昇○然
當作嘫○蝃本作螮○朝本作𣌭○干旄當作竿○冄上甶下
丌○嘉上从壴音注喜同○嵒當作菑○善本作譱譱○許當作

[illegible]凡國名地名同○罽今破作眾又譌作衆○稺右犀先稽切俗从犀或又作稚皆誤○狂右从㞷今隸消○𦓤从丰○齋當作濟○綠竹當作菉筑○匪當依禮記爾雅作斐○磨本作䃺磨字俗○琇當依說文作璓○弁本作弁○寬下从萈胡官切○較本作較○考訓成考攷俱通壽考考妣當作考攷擊稽攷當作攷○凝本作冰說文已凝爲俗字○媚本作𡟒○眉本作眉○盼作盻非○農隸作農○孼本作孽案孽櫱蘗薛等字俱諧旨奐切側聲旨又諧屮音徹聲俗𠧪屮从艸𠔃誤已久○𡴀上从㞢俗作㞢誤○希上从父○頓丌當依爾雅作敦丌○秋本作烁○垣俗作垣○復往來也右从夏音與復同夏行故道也夏扶又切

重也今三義併於一復○連乃瀾之或體岷詩當作連連法下
也○簨隸作筵○谷从人各○䙴隸作遷○沃本作渓○眈當
作媞○遂當作豕○暴當作虢○泮當作畔○旦當作怛○源
作灥消作原鉉㠯加水爲非○佩从人陸悳朙㠯从玉爲非○
支當作枝○容乃容受義儀容當作頌○垂帶當作𠂹垂乃邊
𡍮字○帶从重巾卌㒳連屬固結處俗作帶非○甲本作宁○
杭乃抗之重文河廣當作斻○跂音岐足多指也非舉踵義跂
予當作企○曾从八从四从日○諼當作藼○緌緌當作夊夊
節南山同○瓊右夐从人从穴从旻火劣切○搖搖當依爾雅作
愮愮○棲本作卥俗作栖非○桀當依爾雅作榤○渴訓盡飢

渴當作𣸋○陽陽當作昜周頌載見同陽乃水北山南之偁○翿本作翳○人負戈爲戍戈向人爲伐○申俗作申○燥濕當作溼毛晃曰作濕爲後人之誤濕本水名省作湿又轉作漯○吪从口俗作訛○聦隷作聰○滸本作汻毛晃曰从許爲非○昆弟當作罤从弟从眔眔音沓目相及也昆訓同訓後○虗从丘从虎省○奔上从夭○麻下从𣏟匹卦切○踰右俞下从舟巜○巹隷作𦈢俗作巷○昇从廾音拱貝省○襢當依說文作膻又釋文作袒袒裼當作但袒本丈莧切衣縫解也今曰袒當但義而袒義別作綻徐鉉曰綻爲俗字○射本作䠶○鴞當依爾雅作鴞○阜本作𨸏○抑本作归从反印抑乃俗字○㲦當作鞹

○尒从人从八○逍遙本作消搖銘云詩逍遙後人所加○舍
从亼从屮从口○𩴾本作敳○興从舁从同○爛本作爤孰也
僭爲燦爛字○弋橛也繳䠶義當作隿今㠯弋代隿而橛義用
杕誤久矣杕劉杕也見說文果名見玉篇佀梨見廣韻○舜本作䑞舜䑞
蕣當作䕲○游龍當作蘢○童乃童僮字狡童狂童當作僮○
澳當作𩘹○溱當作潧○褰當作攐又右褰本作𧞣○丯與丰
畀○昌下从白○子衿當作襟○挑當作佻○員依字當作云
又員上从口音回隸淄从厶○炗从火杜人上○夢寐當作㝱夢
杲朙也○閒从月門夜閉而見月光是有閒隙俗作日非○肩
當作豜○著當依爾雅作宁○顛倒當作顚夭作傎○樊下从

𠬢卽攀字又𤎅圃字當作藩楙青蠅同○茻从日杜茻音莽中俗又
加日非○蕩号當作惕○五兩當作緉○闘从門茸狄切从元从
寸○雙下从又○𦺔本作埶从坴音六士也丮音戟持也持種之俗作藝
○衡從當作橫縱○畮亦作畝俗作畒○克本作亯○盧中从
甾音兹○鰥右罤消○猗誊名兮名當作顯○貫依鄭當作摜○
亂當作敽亂治也敽煩也○魏本作巍○提提當依龠雅作媞
媞○褊當作辨○殺椂當作脊加殳乃殺襍字○謠本作䍃从
言因會徒歌意○盞下从盇盇音合覆也从皿从大隸作蓋○
漣本瀾之或體音同今分兩讀釔呂爲俗○廛从广里八土俗
作廛非○縣左県古堯切从倒首俗下作小非本縣挂字因俗

爲州縣字俗又加心𢙁从𢆶非𡳿○𧆲隷作億○飧从夕食俗作
飧非○永號當作詠○𧑅本作𩚋从吕𧑅爲俗字○聿今作聿
筆也詩皆從○𥻘乃𥽤俗从米𠝣𡳿或體𥻘𥧌當作𥨴○申从申从
丿俗加點非○婁从毋中女俗作婁非○栲本作㭫○滷灑偈
通滷本作洗字○埽从土俗从手非帚下木象𦳧隷作糞除器○
鐘鼓从攴弗鼓从攴餘可意推○保右从子八○𡥉右从巛○
椒本作茮○㒳今作朋○篤馬行頓遲也篤𠷎字當作篤笁○
粲者當作㛒○睘下从袁○𡡉作褎袖非說文吕袖爲俗字○
肅肅鴇羽當依博雅作鸛鸛鴻鴈同○苞當作枹𣌬風四牡同
○吕食食人當作飤○粲爛當作燦爛○𡕥隷㴑作夏○白顛

字當作顒○寺人之令當依韓詩作伶凡使伶字同○𡪞犬作

𡪞○鸞鸞當作鑾詩鑾字並同○歇驕當依爾雅作猲獢○暢本

作暘○板本作版版左从片片从半木板字俗○合當作敆凡

會敆同○杏下从口○竹閉當作䪘○伐當作瞂○寢本作㝲

○厭厭當作懕懕湛露同○穋右㐱从彡㐭渻聲○孅右韱音銛

諧𢦔子廉切聲今字从韱者皆作韯○駠右穴或作駠非○晨風

當作鷐風○晨風駮東山駁字㫘○戟今渻作戟○簋中从皀

○市本作𡭴○嬰俗作嬰徐鉉非之○衡內从角大○棲遲作

屖遲優○樂依鮑當作𢥞○梅柄字與擥梅㫘○鷊當依說文

作鶂○菡萏本作菡萏○檜當作鄶○欒當依說文作𪈼○蘊

結蘊本作薀苑結同○偈當作揭○弔本作弟○亯篆作亭隸
作亨本許兩切轉為普庚許庚二切同此字形今普庚切作烹
許兩切作享毛晃曰為後人妄加點畫○漑當作摡洞酌同漑
乃水名○何本負何字俗為誰何○芾本作市○咮本作噣○
忒當作[illegible]○年本作秊○厥發當依說文作潷泼○臬𠜾當作
凜𠜾○相今作耜○鈶吕為俗○懿本作懿○萑葦本作雈上艸
下萑(音丸)今淆與萑(音追)蓷字溷○鵙左狊狊古闃切上目下犬○
萸隸作萋○狐貉當作貈○㚖隸作熏○塞向當作寋寋本作
𡫸○菽本作尗○壽本作𠷎○㡭左𢇍古絕字○壺本作𡔷○
梼當作檮○重穋本作穜稑○沖从水○稱舉字當作爯○鬻

子當作育○蠋本作蜀○杕隸作制○伊威當作蛜○蠨本作
蟰○皇駁當依爾雅作騜駵有皇同○邁今作邁○小雅大雅
雅當作疋○賔作賓非○吹笙當作籥吹壎吹箎等同○恌當
作佻○傚本作效傚字俗○和本作咊○湛當作媅後同惟湛
酒當作酖○皇皇者華皇當作韡○原當作邍○華鄂字當依
說文注作蕚○韡本作韡○脊令當作鶺鴒○況从水○鬩从
鬥都豆切○飫本作醧○矧本作矤○蹲當依爾雅說文作墫○
厚當作㫗○論本作綸○弔訓至當作迭○恒本作恆○陽止
當作霷采薇杕杜同○彼爾斯何當依說文作薾○負服當作
箙○瘁乃俗字本作悴顇○出車北山大明㷀民韓奕駉篇彭

彭皆當作騯騯○咊鑾當作鉌鑾○醻本作醧○沈作沉非○
整从束攴正俗从來力非○佐乃俗字本作左○奏本作𡴾○
嚴隸作嚴○啟行啟明皆當作启○輊本作輋○菑中从巛音灾
○泚本作泚今通用泚茈茈三字○率乃捕鳥畢率止當作衛
凡將率同○有奭當作赩○軝右从氏○淵淵當作鼘鼘駜咽
咽同○闐闐當作嗔○奕从大詩奕字皆同从廾乃博弈字○
洩拾當作叏叏上中象叏形今作夬○犨柴當依說文作𢪃○
吉日虞當作噳○吉日率字訓順毛鄭同當作逹凡率循同○噦
本作鉞○鄉晨當作晨晨上从臼音掬晨房星也今俗為昂義而房
星字俗屁○沔俗作沔非○譌言作訛非○皋隸作臯○萁下

維穀無集亏穀此二穀从木餘从禾○鐕當作䁗○爪丮當作⺕爪乃爪取義○藿本作䕑○優游字今作優○栗本作㮚○冥从冂日六隸破作冥譌作㝠○𢓊上从允卽延字俗从兀非○斯干裼當作襘○瓦象形○蓑本作衰○兢本作𠔏○麾本作摩○畢从由華畢盡當作斁○薦瘥當作𦤺𦤺重也再至也音賤薦獸所食艸也音箭詩字皆僭○毗本作𣬉○憯當作朁後同惟雨無正是憯字○昊本作昦下从夰古老切玉篇以昊爲俗字○屆从由凷卽塊字从土从凵○蘩乃俗字本作緐又緐霜當作蕃凡蕃多茲同○愈愈當依瘉雅作瘐瘐○蹐脊本作蹐脊○憂本作𢝊俗作𢙢○屢本作婁說文以尸爲後人所加○

炤本作焯○日食字當作蝕○雹下从申○沸騰當作湍滕○
匔从勹音包○豔隸作艷○憖从來心犬○徹我牆屋當作徹俗
作撤非○競本作誩○里病當作𤸫○淪陷當作陯○畣亦作
畗俗作答或僧荅○舌上从干○斁隸作斁○馮河當作淜○
溫依䰞當作薀○螟蛉當作𧓍蛉蜻蛉也○桑扈當作雇鳥○
塡嶺當作㐱○岸獄當作犴○壞木當作瘣○墍當作嫛○湀
當作濬湀抒也濬湀通川也○涵隸作涵○盜从次敘連切○荏
染當作菻○河麋當作湄○𢕟从允○篪本作䶵○祇依毛當
作疧又祇疧皆从氏不从氐○𡇢隸作面俗作靣非○蔞菲當
作縷○谷風頹當作穨○萎當作婑○律弗當作嵂𩗓蓼莪四

月同○睠本作眷○氿泉當作厬○穫薪依鄭義當作檴○憚人當作癉小明同○漿本作腺○鞙當作琄○跂當作忮○具腓當作痱○鶉當作鷻○鳶本作鳶○芳寮當作燎○虘雖當作邕○祊本作鬃○燔當作䊩○酢醆也酬酢當作醻醋今二字互易○芬本作苏○敕从束攴○備愼也備具當作葡○稽首當作䭫○替本作暜○霢下从脈○優渥當作瀀○或當作稶○騂牡當作牸騂𤇾騂犧騂剛同○耘本作頛夫作耤耔本作秄左从禾耘耔皆俗字又耕頛等字左从耒耒从木从丰古拜切今消○齊明當作盛○禾易或云易當作殤○穜當作種種穜互易辯見釋文○𩫏耜當依爾雅作剡周頌同○螣當作蟘螣

乃騰蛇徒豋反○蟊本作蝨象形徐鍇已蟊爲誤○賊本作賊左則右戈○有湇萋萋當作淒淒○斂右从攴○𨛭从秝俗从丮非○鯠本作斛○廄从广从𣪘𣪘居又切屈服也今从旣作麀玉篇已爲俗字○來括當作佸○昀从日○𡎴羖當作羶○大頭是頒字本義分頒當作攽○杜鎬當作鼅○華尾當作鮮○檻泉當作濫○殿隸文也本作殿左㞟从尸丌几徒魂切○膍从囟○騂騂角弓當作觲觲○猱本作夒○緇撮當作襊○綢直當作鬝○蔦本作蔦○其葉有幽幽當作黝○滮本作淲从彪消○漸漸㞢石當作磛○漫隸作沒○墳首當作頒○商本作商○冏从冃冃音冒○不易係王當作傷○刑从刀井剮

皐也易臼井汾也刑从幵剄也儀刑當从井○洽陽當作郃○燮从又○牧野當作坶○肆右从隶音逮今作肆○陶復當作匋覆匋瓦器也加阜乃陶北字○墐黏土也墐荼當加艸作蓳○兹从二幺𢆶也茲从艸絲省聲艸木盛也茲此俗艸茲徐鉉曰爲俗茲𢆶○迺當依石鼓文作逌迺字俗○削當作娋桑柔同○高門有伉當作閌○混夷當作昆○維其喙矣當作彖○棫樸當作樸樸音朴木叢也○瑟彼玉瓚當作璱○菑翳當作椔○串本作𢂇○省本作眚从眚渻从屮加宀爲宮省加水爲減渻今通用省○對从口漢文帝改从士○類下从犬○距雞距也距止當作歫○焚怒當作㷠○衝从童俗作衝○類禡當作

襭○仡仡當作屹○𡨋下从奴从丌○業从丵从巾○賁鼓當
作鼖○辟廱當作璧○逢逢當依埤蒼廣雅作韸韸○瞍右从
叜○作朮當依爾雅作絉○適當作吹○豐邑當作酆○淢當
作洫淢音域疾流也非成閒洫○豐水當依禹貢作灃○考卜
當作攷凡稽攷同○生民弗當作祓○𢏚左从𡰪俗从弓非○
如逢當作夆○坼本作坼又左从土俗从手非○菑害當作烖
閟宮作災籒文也○嶷當作㘈○瓜瓞唪唪當作菶菶○恆當
作亙○𣪊當作𢈔𢈔始開也𣪊擊也○揄當作舀○蹂本作𥸤
○𥼶㞢叟𥼶从米○叟浮當作熡烰○豆登字从月从又从豆
○𩡶上黍下甘隸作香○維葉泥泥當依廣雅作苨苨○洗本

伌漏○醓本伌監从皿从肬肬它感切○咢隸文也本伌咢○
敦弓當伌弴○序當伌敘凡次敘同○旬當伌㝅○大斗當伌
枓○𠄌背當依爾雅伌鮐○朗本伌朖○壼本伌壼○肴从肉
从八从𠃌○戚揚當伌戚○登升上从𣥠音撥○牢隸文也本伌
卉○𠚍上从𠂊○密當伌宓周頌宥密同宓安也山如堂者曰
密今用密爲宓義又誤讀宓爲伏○芮鞫當伌汭坈○洞酌當
伌迥○顒卬當伌昂○詭隨當伌恑凡恑詭同又隨本伌𨔝○
管管○伌悹悹○泄泄當依說文伌呭呭○辭語當伌詞○讙
當依爾雅伌懽○耄本伌薹○殿屎當依說文伌唸吚○蔑从
首音末从戍○牖當依韓詩伌誘○出王當伌𡉚○蕩蕩當伌潒

大可作惕○炰烋當作咆哮○𡘜本作奰○顛沛當作蹎仆○玷本作㓠○屋漏當作屚惟刷漏从水○格至當作佫○虹當作訌○藐本作䫉下須从頁豹消聲今作貌古作皃○燼本作𦘔上从聿音津消○疑从子止矣○梗右更从丙攴隸作更○圏本作圖○褻上从埶○溺當作休溺音若水名○寶諧缶聲○貪上从今○悖本作誖○陰女當作陰○隆本作隆○蟲蟲當作爞○耗左从木○斁本作斁○滌滌當依說文作蔽蔽○散本作散當作㯄○里當作悝○假至當作假○四國于蕃當作藩○彝作彝非○嵩其助也依毛當作蔓○韓隸作韓○榦俗作幹○錫本作鍚○幭本作幦○厄依毛當作軛○貊本作貉

○來鋪依毛當作痡○卣本作逌○戳俗作截○懿厥哲婦懿
當作噫○昏椓依鄭當作闇毆○眄右从丏○潰潰當作憒憒
○三頌當作誦○疊从三日新莽改日爲田○鐘鼓喤喤當作
鍠鍠有聲同喤是小兒聲○磬筦當作管有聲同○夳依鄭當
作粃○來牟當作麰○卤雝當作廱○柷圉當作敔○潛當依
小爾雅作橬○咊鈴央央當依文選註作鉠○佛依鄭當作弼
弼本作弻○肩本作肩象形說文㠯从戶爲俗○荓蜂當作甹
夆○拚當作翻○有略其相當作䂮○𠧪隸作函○麃訓耘當
作穮○有捄其角捄當作觓○酌依禮記作勺近○㠯車祛祛
左从示與衣祛字別或云俗衣祛字○有魚當依爾雅作䲆○

邪乃瑝邪字惡邪當作夏〇屈信當作詘又屈本作屈〇搜本
作捜〇逆迎也順逆當作屰〇琛本作璨〇六轡自自當作絈
絈〇𤛘剛當作𤛘犅〇虧左虍䒨鳥切〇貝胄下从冃與胄子
字畀胄子从冃〇㚇山本作大山大岱音同也大譌爲太又譌
爲㚇〇覍齒當作齯〇尋本作𢒪今消〇𪔅鼓當作鏞〇恪本
作窓〇咻蠢當作盉〇濬古文也本作睿濬俗作濬非〇逹从
㚔〇圜當作口〇旐乃罽旐字旌旟當作游綴旐依毛二字皆
通依鄭當作游又罽旐字本作淕〇鉞本作戉从戈乚聲乚音
厥〇曷依隸書作遏近〇蘖本作櫱蘖〇罙本作罙从网从米
〇凡从反仄〇斷本作斷〇庋依鄭當作棲〇凡此諸字非出

經生之妄造即由俚俗之沿譌或以音之同久假而不返或以形之似相殽而莫知或改易其偏旁或減增其點畫各櫻其誤具列如肯其所取正主於說文輔以蒼雅參以鐘鼎碑刻之文崇典也用或體則不復泝原文合篆隸則不更追古籀从簡也至於經字假借如懈爲解遑爲皇娶爲取婚爲昏悌爲弟僻避擗皆爲辟之類尚不勝詘指斷或屬古人之通用未必盡後世之傳譌止取稍僻者箸其梗概餘弗悉載焉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七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八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辨物

總辨

鳥獸艸木之名可資學者多識此說詩家所以樂爲攷覈也然堪爲證據者止有爾雅釋艸等七篇次之則陸璣詩疏楊雄方言以及諸家本艸注釋而已後儒多據己目驗之物與土俗偁名以求合於詩此大謬也古今旣殊鄉土又別其同物而異名同名而異物者多矣可勝詰乎乃欲執近今之土語釋先古之經文必不合矣又匪直此也物產之壯天地閉夾往往隨世更易

蓋天旹地氣久則有變遷而物之生其形色性味亦从而異斷難執今以律古也姑舉一二耑言之如芹藻蘋蘩古以奉祭祀后夫人及大夫妻親采之見周召二南艸木疏亦言其甘美可食今此四艸無一堪供匕箸內則養父母枌榆列於珍味今惟荒歲飢民始食其皮月令五旹之穀不數稻而數麻詩亦言禾麻言麻麥言叔苴今惟緝其皮爲布而麻勃萼麻蕡子列於藥品不聞以爲穀古以葵爲五菜之主芼羹則以靃亯鷄豚則實蓼今此三艸不登於俎至堇荼荁薇之類古爲餅食所必需而今幷罕識其皃狀又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爲官名又以名祭黍必與稷竝偁古圖重此二穀後世或不能辨其品類陶宏景言

稷米人不識又誤㠯黍苗爲佀蘆穄𤩽謂稷穄粢一物而三名本艸又分稷穄爲二先儒疑㞢而孔仲達夫不能決又陶言稷米不宜人發宿疾爲八穀中㞢㝡下者蘇頌夫言稷米不甚珍㠯備它穀㞢不孰而古㠯爲五穀長正相反又周禮醢人饋食㞢豆有蚳醢禮記人君燕食㞢庶羞有蝸醢及蜩𧒆（今俗范）蚳者螘子也蝸者蠃也蜩者蟬也𧒆者蠭也㠯此例㞢盤案今人有對㞢欲嘔自而古㠯爲珍膳陸元恪孫吳人也陶隱居蕭梁人也較爲近今奚陸言蜉蝣可啗美於蟬陶言蠐螬與豬蹄作羹乳母不能辨㞢二蟲者異可薦齒牙乎蓋不獨習俗㞢殊夫物性㞢變也乃欲取千百季前㞢艸木鳥獸皆目驗而知㞢豈不

迂哉

諸家說詩所釋艸木鳥獸之名沓多異同固以近古者爲正矣嗟後儒之解勝於先儒者亦百有一二未可槩置也今備列之

周南關雎楊黎鼂陸四家分爲三說當以鼂爲勝詳見本篇○簡兮隰有苓毛云苓大苦也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以爲今甘艸蔓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沈括筆談辨之以注所云乃黃藥也其味極苦甘艸枝葉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案鼂注亦同孫而云今甘艸又白蓋似地黃亦疑而未定也又案本艸說兩藥形狀皆與沈合當以沈爲正○碩人鱣鮪發發毛云鱣鯉也舍人注爾雅亦以鱣鯉爲一負蓋祖毛傳鼂

璞分鱣鯉爲二魚謂毛爲誤案本艸鱣大名黄魚鮪大名鱘魚與鯉迥別郭得之○大車毳衣如菼毛云菼鵻也蘆之初生也爾雅葭蘆菼薍五患切聲近玩李巡樊光以蘆薍爲一艸與毛同孫炎郭璞以蘆薍爲二艸與毛異孫郭得之○鄭隰有游龍毛云龍葒艸也疏引陸璣云游龍一名馬蓼高丈餘陶隱居本艸注言葒艸極似馬蓼而甚長大即詩之游龍咲則與馬蓼別艸矣案鄭以游龍爲放縱當以其長大者陶說得之○晨風隰有六駮毛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云駮馬梓榆樹也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孔疏併其有理此勝毛○下泉苞稂毛云童粱鄭稂作涼云涼艸較勝詳本篇○豳風七月鳴鵙張華許慎以鵙爲

佀鸜鴒王逸曰爲巧婦楊雄曰爲盍旦郭注爾雅曰爲佀鶷音轄鶡音憂而大郭說當矣○四月秀葽郭曰葽爲王萯房九反曹氏曰爲小艸轉得之○鴟鴞陸璣曰爲巧婦郭璞曰爲鴟類郭勝陸○東山蜎蜎者蠋毛云蠋桑蟲也說文作蜀云葵中蠶許說爲允上三條俱詳見本篇○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疏非之曰爲螢火不可名燐宋陸佃曰爲燐者火之微名久血螢火皆可名燐陸言是也案崔豹古今注數螢火異名云一名燐廣雅云景天螢火燐也皆祖毛說○鹿鳴食野之芩毛云芩蔛也郭曰爲藾蕭孔疏是郭今用之○緜篇堇荼如飴毛云堇菜也孔疏曰爲是烏頭詩緝曰爲是內則之堇荁嚴說當矣詳見本篇○右

凡十有三條惟鱣六駁鴟鴞苓今通用之餘則源特有取焉爾

詩有三杞三芑三荼二梅二桐二杝櫟二棘二竹二蒲二鬱二苕二榛二茨三貝二桑扈皆同名而異物者也三杞者一杞柳見鄭將仲子一山木(困學紀聞云梓杞也)見雅南山有臺湛露一枸檵(古詣切)見雅四牡杕杜北山四月(此嚴緝之說困學紀聞同杕杜北山傳無明文)三芑者一菜見小雅采芑一艸見大雅文王有聲一穀見生民三荼者一苦菜見邶谷風唐采荼一茅秀見鄭出其東門豳鴟鴞一委葉見豳七月頌良耜二梅者一酸果見召摽有梅一柟見秦終南陳墓門二桐者一白桐見鄘定之方中一梧桐見大雅卷阿二杝櫟者一苞櫟見秦晨風(此嚴緝之說)一栩杼見唐陳二風及二雅諸篇二

棘者一酸棗見邶凱風魏園有桃一棘刺見雅楚茨青蠅嚴緝之說

二竹者一萹竹見衛淇澳一竹箭見衛竹竿雅斯干二蒲者一

蒲柳見王揚之水此鄭說與王異一莞苻離見陳澤陂雅魚藻韓奕二

鬱者一車下李見豳風七月一鬯艸見大雅江漢二苕者一苕

饒見陳防有鵲巢一陵苕見小雅苕之華二樸者一果實見邶

簡兮鄘定之方中豳鴟鴞雅旱麓一木名見雅青蠅二茨者一

蒺藜見鄘牆有茨雅楚茨一屋蓋見雅甫田瞻彼洛矣三魚者

一水蟲見諸詩一海獸似豬皮可為弓鞬矢箙見雅采薇一馬

二目白見魯頌駉篇二桑扈者一青質倉肉見雅小宛一粲質

有文見桑扈凡為物三十有四而卅十五名焉

艸木辨

古有五穀六穀九穀百穀之名而後世又有三穀六米八穀之目穀之爲說愈多矣言五穀者有二說麻黍稷麥豆五行之五穀也見月令五時之文及周禮疾醫注黍稷菽麥稻九州之五穀也大名五種見周禮職方氏之文及孟子五穀注六穀者稌(即稻)黍稷麥粱苽大名六食見周禮食醫之文及膳夫饎人兩注大名六盛(俗作粢誤)見小宗伯文九穀者先鄭以爲黍稷稻秫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去秫大麥而增粱苽皆見周禮大宰注崔豹古今注以爲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炙轂子以爲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又與二鄭異說總出於臆見耳百穀者古無定名韓詩薛

君云穀類非一故言百國語周弃播殖百穀注云黍稷稻粱麻
麥荏菽雕胡之屬皆不能歷舉其名也梁楊泉物理論始以稻
粱菽三者各二十種蔬果助穀各二十種當百穀之數啖外傳
言劉山子桂能殖百穀百蔬易言百果中坼是穀與蔬果各以
百名不得併蔬果於穀芳成百數楊說殆非是三穀者即稻粱
菽也物理論云稻者槩種之總名粱者黍稷之總名菽者衆豆
之總名是也六米者黍稷稻粱苽大豆見周禮舍人注及疏後
鄭九穀麻小豆小麥皆無米故獨數此六者矣八穀大有二說
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見本艸注陶隱居云八穀之中胡麻屬邕又引董仲舒曰禾是臬苗
麻是胡麻臬胡麻今之脂麻也一稻黍大小麥大小豆臬麻見大象賦注玉海云

總諸說而斷之黍稷（即粢又名穄）稻粱麻麥（有大小）菽（即豆有大小）苽（即雕胡）秫九者足該之矣其扗於詩曰黍曰秬曰秠者皆黍也曰穄者稷也曰稻曰稌者皆稻也曰粱曰糜曰芑者皆粱也曰麻曰苴者皆麻也曰麥曰來牟者皆麥也曰菽曰荏菽曰藿者皆菽也其曰禾曰穀曰㮚者總名也曰重穋曰稙穉者種之早晚而非穀名也今惟稻麥菽麻苽五者明白易曉其黍稷粱秫四者離於別識而漢㠯來又㠯㮚爲穀名陶隱居載之於本艸名偁復相疑溷解者紛紛各有異同有㠯粱爲秫稷者矣（氾勝之）有㠯秫爲黏稷者矣（鄦慎）有㠯稷粢㮚爲一穀者矣（孫炎𩫏璞賈公彥等）有㠯稷（朮）爲人不識者矣有㠯粱爲白粱者矣（皆陶宏景）有㠯黍爲黏稻者矣

崔豹以粟爲似稷而黏者矣顏師古以秫爲黏黍者矣蘇頌皆難據信源嘗合本艸諸家注釋參諸目驗惟近世李氏綱目其言近之李謂黍稷即今北方之黍子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粱秫與粟即今北方之小米大而毛長者爲粱細而毛短者爲粟（本唐蘇恭宋蘇頌之說）粟之黏者爲秫（本孫炎爾雅注及蘇恭唐本注之說）粟即粱也遂以後始分其粒細毛短者爲粟自黍稷與粱秫苗葉相似而結實不同粟穗叢聚攢簇而粒圓黍稷之穗疏散成枝而粒長合之所見始不相遠也李又謂今之高粱乃黍稷之別種即廣雅之藋粱木稷食物本艸（正德閒汪穎著）謂之蜀黍蘆穄俗偁蜀秫亦偁蘆粟案高粱莖葉皆似蘆高丈餘粒大如椒米性堅實有二種黏者

可和稉糯俗作秫釀酒作餌不黏者可作饘煑鬻南北皆植之而北方最多李但目爲黍稷別種未審何據也竊意此穀名蜀黍又名蜀秫必自蜀來三代嘗蜀爲遠裔此種定未入中國如胡麻安石榴之類皆後世始得而栽之則經傳所言穀名未必有此種矣又有玉高粱亦名玉蜀黍種出蜀土葉佀高粱而肥短高三四尺斯又其別種也

古人㠯麻爲穀又用㠯爲衣於五行屬金月令秋食之仲秋又嘗之周禮籩人㠯蕡實籩事之籩豳風叔苴㠯九月此其實之供於食者也績其皮爲布則吉凶服皆用之五服皆麻服也皮弁服韠服玄端服深衣皆麻衣也蜉蝣之麻衣如雪不染者也七

月之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染之者也後世不食麻枲以爲衣僅施於衮服自不止俗尚之異亦物性之變也又有紵麻宿根土中不種自生枲乃可緝布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是也又有苘麻一名𦸸麻葉大如桐花黃夏開北土最多枲乃可績顧人褧衣說文云褧檾（同苘頃切）也檾枲屬檾褧苘𦸸字同正此麻也又案本艸麻入本經上品花實皆入藥花名麻勃本經云麻花上勃勃者七月七日采之子名麻蕡又名麻藍又名青葛本經云九月采入土者損人吞殼爲麻仁惟葉不用吳普云有毒食之殺人

瓜之爲類甚多約之止有二王禎農書云供果者爲果瓜供菜者

爲菜瓜是也果瓜古食甘瓜五代始有𦤻瓜胡嶠得之於回紇啖二瓜

蕚葉性味俱相類後世儘易以𦤻瓜之名目菜瓜有胡瓜越瓜

諸種信南山之瓜剝之以爲菹其菜瓜乎有觳瓜苦瓜有苦辯

大非果瓜矣七月與緜之瓜則未有以定之

詩兩言匏匏有苦葉酌之用匏是也三言瓠齒如瓠犀甘瓠纍之

幡幡瓠葉是也一言壺八月斷壺是也凡六詩言葉者二言實

者三言樓辯者一毛傳說文艸木疏皆以匏瓠爲一物陸佃埤

雅辯其不同以爲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似匏而圓曰

壺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陸此言始因小雅甘瓠左傳苦匏

之語而分之乎啖苦匏不材義本於詩詩之苦葉陸璣以爲少

旹可爲蓄八月中堅彊不可食則非性本苦也且葉苦非實苦也本艸言其形狀雖殊而性味則一大抵匏瓠古本通偁後世因其形異而分名之其有苦者陶隱居㠯爲甘者忽苦韓保昇㠯爲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與各得之目驗古今物性變易不可執一論矣

采芹兩見詩皆興也雅采菽㠯興車服此毛義頌泮水㠯興惠化毛云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也案芹本艸作蘄陶隱居㠯芹爲俗字喚芹字見說文云从艸斤聲則芹字古矣陶語誤也本艸名水蘄又名水英入本經下品即爾雅之楚葵矣厥種有二青芹取根赤芹取莖葉周禮㠯芹菹爲豆實故采之韻會云又有馬芹俗謂胡

芹不可食惟子香美可調歙食案爾雅茭牛蘄即此郭注云葉細碎佀芹亦可食與黃昇

葭菼蒹葭萑葦皆見詩屢言之凡爲物者三焉毛傳云葭蘆也又云葭爲葦爾雅云葭蕐注即今蘆也又云葭蘆注葦也夏小正傳云葦未秀爲蘆說文云葭葦之未秀者又云葦大葭也嘫則葭葦丼一艸也蕐與蘆其別名也毛傳云菼薍僣音玩也又云菼騅也又云薍爲萑爾雅云菼薍注佀葦而小實中夏小正傳云萑未秀爲菼說文云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又云薍菼也嘫則萑菼丼一艸而小於葦也薍與騅其別名也毛傳云蒹薕也爾雅云蒹薕注佀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薕說文云薕蒹

也㷋則蒹獨爲一艸而又小於萑也薕其別名也三者之辨如此爾雅又云其萌蘿音繾注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蘿此則總三者爲言矣嚴緝彙諸說而斷之曰蒹也葭也萑也三物而十一名大者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葦中者菼薍萑又名騅一物而四名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小者蒹薕荻一物而三名也秦風之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也衛風之葭菼豳風及小雅之萑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也其言明且悉矣又本艸別三者皃狀言大者長丈餘中空皮薄而色白中者中空皮厚而色青蒼小者短小而中實可作簾此嚴語所未及又毛傳以菼蘆爲一艸九家易以萑葦蒹葭

爲一艸說雖出先儒而未可盡信

詩言藟必與葛俱周南王風大雅凡三見樛木箋疏釋文皆以爲葛藟二物而相似信矣孔引艸木疏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案巨瓜陶隱居以爲卽千歲藟入别錄上品又名藟蕪云藤生如蒲萄葉似鬼桃陳藏器云蔓似葛葉下白寒只凋葉大者盤薄故名千歲藟引詩葛藟及陸疏巨瓜證之是藟乃木類說文云藟艸也虆木名而引莫莫葛藟以證藟則以詩之藟爲艸類案爾雅釋艸虆藟釋木有諸慮山虆欇音涉虎虆山虆注云今江東呼虆爲藤似葛而粗大嘫則葛藟其山虆乎藤生之物艸木兩可通故爾雅以爲木說文以爲艸矣樛木釋文亦云

藟本或作虆又左傳杜注解葛藟爲葛之藟蔓滋蕃恐非是
蒿之種類至多詩詁詩緝及韻會皆備著之今取其名見爾雅與
毛詩者列之於左一蒿菣去刃切注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啗者爲
菣即鹿鳴食野之蒿是也艸木疏云汝南汝陰人皆云菣一蘩
皤蒿注白蒿即召南于以采蘩豳風小雅兩采蘩祁祁是也春
生秌香美可食又可蒸埤雅白蒿青而高蘩白而蘩此二蒿之
辨矣一蔚牡菣注無子者即蓼莪匪莪伊蔚是也亦名齊頭蒿
三四月生苗秌蕚黃結實如車前子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云
無也一莪蘿注今莪蒿一名蘪蒿即小雅菁菁者莪蓼蓼者莪
是也亦名蘿蒿或埤雅詩緝以爲又名角蒿者非是一艾冰臺注今

艾蒿即王風彼采艾兮是也其字从乂艸乂可以乂病者又削冰令圜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曰冰臺其以此乎二月宿根生苗莖直上白色葉四布面青背白七八月有蘂實一苹藾（音賴）蕭注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即鹿鳴食野之苹是也艸木疏云莖似箸香可食一蕭萩（音秋）注蒿也即王風彼采蕭兮曹風浸彼苞蕭小雅蓼彼蕭斯采蕭穫菽大雅取蕭祭脂是也艸木疏云今謂萩蒿或云牛尾蒿可以爲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亦名香蒿一購商蔞注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啗江南用羞魚即周南言刈其蔞是也（蘇芎蔞三蒿辨別見召南）艸木疏云葉似艾高丈餘已上八種皆見詩雅又齧彫蓬薦黍蓬蘢注不言是蒿而

說文及埤雅㠯爲蒿屬見召南騶虞衛風伯兮又蓍艸亦蒿類不見爾雅而曹風下泉詩有之又爾雅云蘩之醜秋爲蒿注醜類也普皆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今案釋艸蘩之類自皤蒿㠯外又有蘩菟蒵音兮蘩由胡二種注皆未詳與之蘩之醜畀卽蒿之醜與故邢疏㠯爲蘩蕭莪之類又本艸茵蔯似蓬蒿而葉緊細後世亦名蒿又有同蒿衺蒿宋嘉祐始列本艸同蒿氣味與蒿同衺蒿似蒿而葉紋皆衺此不載詩雅而俱得蒿名

離騷云薋菉葹㠯盈室蓋㠯惡艸喻小人也此三艸皆見詩薋詩作茨本作薋卽蒺藜詩牆有薋楚楚者薋是也菉卽王芻詩作

綠綠竹猗猗終朝采綠是也葹即卷耳又名卷葹詩采采卷耳
是也二薺一言埽一言抽夫以爲惡艸矣卷耳王芻雖采之而
不盈意夫非嘉卉乎嘆兩詩取興之意實不在此又卷耳堪茹
蒺藜入藥王芻可染皆有用於人而王芻以興武公之德尤爲
嘉植非惡艸也靈均之寓興於物豈可一律論乎
茅賤卉也而用於人甚溥又以其潔白故古人重之菁茅見於書
白茅見於易祭祀則以縮酒封諸侯則以苴土食禮則以爲鼎
羃所謂物薄而用重也其在詩或質言之白茅白茅包之晝爾
于茅白茅束兮是也或本其初生白荑自牧歸荑手如柔荑是
也或咏其華白荼有女如荼予所捋荼是也其類之賁者則別

而言之白菅可以漚菅白華菅兮是也攷之本艸厥種不一有白茅菅茅荑茅香茅芭茅（音巴）之屬白茅短小華於春夏之閒菅茅生山上似白茅而長華於初秌荑茅似菅茅而莖上開葉華於深秌可索綯三者葉相似皆白華根甘可入藥而白茅為勝香茅一名菁茅一名璚（瓊同）茅荊州貢之芭茅叢生葉大如蒲長六七尺以五者合之詩則名南小雅之茅白茅也陳風之菅小雅之白華菅茅也豳風之茅荑茅也二荑不知何茅靜女毛傳謂取其有始有終始為荑終為茅可以供祭祀則此荑其香茅兮碩人之荑徒取柔為比則泛指諸茅可也芭茅不見詩而見爾雅云莣（音芒）杜榮是也郭璞注謂莣艸皮可為繩索履屩則七

月之云茅容或取之矣爾雅又云藗牡茅注云白茅屬則詩所未及又云蕒苓荼猋藨芀六者皆茅秀之別名鄭豳之荼當之矣

梅之名四見於國風而召南與秦陳之梅毛皆有傳召南傳云盛極則隋（音惰）落者梅也秦陳二傳皆云梅柟也陸元恪摽梅條梅亦各有疏於摽梅曰梅杏類也於條梅曰梅樹皮葉似豫章然則召南之梅是味羹之梅秦陳之梅是梅柟之梅截然兩木毛陸意正同矣又說文云梅柟也可食从木每聲或从某作楳徐莫栢切又云某酸果也从木甘闕古文从口作槑徐莫後切是兩木元各一字古本經文字必各異後世溷爲一爾況梅性畏

寒不產北土名南江沱已入梁境自應植之非秦陳所宜木也其爲枏樹奄疑陸疏又言豫章子青不可食枏之木理細緻於豫章子有赤白二種說文以爲可食始對豫章言與爾雅釋木梅枏明是秦陳之梅非名南之梅郭注云似杏實酢蓋誤認兩梅爲一也邢疏引陸氏條梅疏證之合於經而違於注又不辨其同異疏忽甚矣

詩有二梅而爾雅之梅枏是條梅非摽梅也郭注以爲似杏誤矣爾雅有二條而詩終南之條是爾雅之稻山榎非柚條也埤雅以爲柚誤矣當以毛傳及艸木疏爲正

陸疏言榛有兩種一種枝葉如栗子如橡子味亦似栗一種枝葉

如木蓼高丈餘子似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案味如胡桃者今

亦用爲果俗呼榛子品與松子相亞非臬類也詩五言榛爲果

實者四詳見正字邶鄘大雅先儒皆㠯爲似臬曹杜兗豫閒未必產

遼果大抵四榛皆臬白

桐有四種詩與爾雅得其二焉定之方中之桐白桐也卽爾雅之

榮桐木亦名蕚桐名椅桐名泡桐三月開蕚如牽牛蕚而白色

心微赤實長寸餘殼內有子片輕虛如榆莢葵實材堪作琴瑟

埤雅謂其不實者誤卷阿之桐梧桐也卽爾雅之櫬梧四月開

嫩黃小蕚五六月結子可食古傳鳳凰非此不棲矣嚴璨合上

二桐爲一木者誤至月令三月桐始蕚陶貞白㠯爲白桐宋殼

宗奭曰爲梧桐陶說近之矣二桐之外又有青桐即梧桐之無實者又有岡梧帛普開淡紅花實大而圓南人用之作油亦名油桐名罌子桐名荏桐名虎子桐名紫花桐宋羅願謂湛露詩其桐其椅乃此桐恐無明據如曰其實離離證之則朝陽之桐何嘗不結實乎又湛露與定之方中皆桐椅並稱所指自應一種榮桐實長寸餘足當離離之目矣

秦陳兩風及四牡黃鳥之栩車舝之柞薪采菽之柞枝緜旱麓皇矣之柞皆柞櫟也即爾雅栩杼是也案此木又名杼樹高二三丈小則聳枝大則偃蹇葉如櫧葉木堅而理直故有不材之稱四五月著花黃色子名芧(直呂切)又名橡可染皂亦名皂斗儉歲

可以禦飢服食家大用之孫思邈所謂非果非穀而屬益人者
也狙親切太公之所賦仲治之所拾皆是物矣車舝篇云其葉湑
兮采薇篇云其葉蓬蓬可見其葉之蕃茂但車舝喻婚女薇君
故以湑兮爲譏采薇喻才賢相繼故以蓬蓬爲美一木也而美
刺不同詩人取興豈有定乎鄭箋云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則
又耐霜之木也鴇羽四牡篇曰苞苞訓稹旱麓篇曰瑟瑟訓衆
則又叢生之木也至秦風之苞櫟毛谷以爲別木
晉之苞栩秦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其爲兩木宋
掌禹錫修嘉祐本艸指爲一木夫茸辨其非惟嚴氏詩緝云詩
有二柞櫟謂爾雅栩杼晉風之苞栩是也爾雅櫟其實梂秦風

之苞櫟是也（大全於晨風不引棫杼而引櫟實棣誤甚）今案艸木疏二風之枍櫟各有釋蓺文類聚亦分枍櫟爲二木於枍引爾雅棫杼及車舝采薪旱麓緜諸詩於櫟引爾雅櫟實棣及秦風苞櫟之陸疏則嚴說非無據矣

艸木疏言楡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今十種楡不可得而數矣閒嘗攷之詩及爾雅有其七焉晨風山有樞爾雅藲荎注云今之刺楡也陸疏云針刺如柘葉如楡陳藏器本艸謂江東無大楡有刺楡是也陳風東門之枌爾雅楡白枌此白楡也醜注云枌楡皮色白是也本艸謂之零楡入本經上品其莢似楡錢三月取其仁作糜羹（見別錄）亦可收至冬釀酒曬乾可

伯牆謂之醬醶音茂豆見說文及崔寔月令小雅大東浸彼櫗薪爾雅櫗落陸疏云櫗今椰榆也葉如榆皮堅韌可爲絙索𣄃帶材可爲杯器是也大雅皇矣其濯其栵爾雅栵栭注木佀槲樕而庳小陸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栵本臬類𡁩元窓所言十種惟取葉佀栵葉如榆當夫榆類矣此四者詩雅俱載之香風隰有榆此莢榆也莢榆有赤白二種而白者名枌則此其赤榆乎秦風隰有六駮陸疏云駮馬梓榆皮青白駮犖遙視佀馬𡁩陸疏又引里語云斫檀不諦得繫音計迷繫迷尚可得駮馬則駮雖名榆而夫佀檀也爾雅無姑其實夷[illegible]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周禮壺涿氏謂之

牡榑午貫象齒㠯殺淵神者卽此釋文云榑音枯亦音姑亦榆也此三者二見詩一見爾雅合肯凡七矣元恪所云十種未知此得當其七否也外此則本艸有𣘸音䤼榆皮味甘寒左傳莊四季楚子伐隨卒於樠木之下孔疏㠯爲木佀榆俗呼爲朗榆葢樠朗同音釋文樠䤼蕩反正此木矣又廣雅云杜仲㮣榆也山榆毋估也柘榆梗榆也凡此皆得榆名又案內則甘旨之倂枌榆與焉後世亦有榆糜榆醬皆用其莢是榆乃佳味今人毒食榆莢者惟采其梍及㠯味香劑而歲饑則窮民食之可見物之性味古今不同甚矣

楊楊起栭下𣲖玉篇云楊枝直不𣲖栭𣲖條木此二木之辨也嘆其爲類不一其名亦互通王風之蒲桑陳二風之楊卽爾雅所謂楊蒲栭也亦

名蒲楊又名水楊又名青楊左傳所稱萑蒲及董澤之蒲者即此葉廣長條短勁荂與柳同陸疏云有皮青皮白二種白者大楊青者小楊皆可爲箭幹齊風之折柳小雅采薇之楊柳小弁之柳菀柳之柳即爾雅所謂桑柳醜條也注云阿那𠂹條矣葉長枝輭俗作軟其荂名柳絮入水爲萍古人萅取火於榆柳即此陶貞白㠯爲即水楊者非是大雅皇矣之檉即爾雅所謂檉河柳也𩫏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小幹弱枝細葉如絲名赤楊又名朱楊又名赤檉又名雨師又名𠂹絲柳又名三萅柳氣能應雨負霜不凋一歲三荂荂穗長一四尺紅色如蓼衍義云汴京甚多案近世呼爲蜀河柳醫家用之治小兒麻疹即此木矣鄭

風之樹杞卽爾雅所謂旋澤柳也亦名杞柳木理微赤可爲車轂其細條可爲箱篋孟子所謂爲桮棬者卽此稍岐以爲柜柳矣案柜柳卽爾雅楥音袁柜柳音昂郭讀柳爲柳云柜柳似柳是也本艸作櫸柳陶隱居云皮似槐檀葉如櫟槲寇宗奭云謂檀非檀謂柳非柳然則爾雅之旋與楥殆一木乎召南之唐棣秦風之苞棣卽爾雅所謂唐棣移也圓葉弱蒂微風大搖名移楊又名移柳又名高飛又名獨搖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案今通呼白楊俗稱之誤也自是一類而小別爾其白楊不見詩雅而文選十九首詩有之

漢廣綢繆葛生黃鳥王鄭兩揚之水皆言楚楚荊也荊有二牡荊

蔓荊楚乃叢木非蔓生其牡荊與神農經名小荊圖經名黃荊
香本注云箠杖用此牡荊枝勁作科故偁牡以別於蔓蔓荊子
大牡荊子小故又名小荊亦宜於薪本艸綱目云年久不樸則
樹大如盌鍇薪束楚皆樸用也葛蒙焉鳥止焉非樸之餘則未
樸者也凡木心圜荊木心獨方故卜龜用之緜詩爰契我龜疏
以契爲楚焞是已有青赤二種青者爲荊赤者爲楛嫩條皆可
爲筥箱古貧女以荊爲釵即此二木也大雅榛楛濟濟陸疏謂
楛似荊而赤莖亦以二木爲同類

禽蟲辨

嚴氏詩緝黃氏韻會皆謂郯子五鳩備見於詩今復合之爾雅參

㞢本艸分别其名吕爲説詩㞢一助鶋鳩氏司馬杜云鷙而有别故爲司馬主法制即鶌鳩㞢鶋鳩鸙雅云鶋鳩王鶋是也注云江東人呼㞢爲鶻鵃案鶻雕類佀鷹而土黄色深目好跱又名魚鷹淮南子謂㞢沸波吕其翺翔水上扇魚令出也鄭樵吕爲梟類詩詁吕爲杜鵑皆誤祝鳩氏司徒杜云鵻鳩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即四牡嘉魚㞢鵻鸙雅云隹其鳺鴀是也注云今鵓鳩案此鳥大名辨鳩小而灰色大而辨如梨蘂點者不善鳴惟項下辨如眞珠者善鳴掌宻錫白烌分化爲黄褐侯普分復爲辨鳩黄褐侯者青鵖雛同也嚴氏吕爲鶉鳩者誤鳲鳩氏司空杜云兮均故爲司空主兮水土即鳻巢㞢鳩曹風㞢鳲鳩鸙雅云鳲鳩鴶鵴音菊是也注云今布穀月令鷹化爲

鳩注謂之搏穀搏布音相近矣佀鶪尾又名鵲鵴又名穫穀又名鶝公皆因其聲之佀也方言吕爲戴勝者誤嚴緝用歐陽氏說謂雒巢之鳩非鳲鳩夾謬爽鳩氏司寇杜云鷙故爲司寇主盜賊即大明之鷹爾雅云鷹鶆音來鳩是也注云鶆當爲鷞字之誤鷹與鳩同氣禪化故夾偁鳩矣鶻鳩氏司事杜云春來冬去故爲司事即小宛之鳴鳩氓詩食桑葚之鳩爾雅云鶌鳩鶻鵃是也注云佀山雒而小多聲案此鳩春來冬去好食桑葚易醉而善淫其音啁啁嘲其尾屈促其羽如繿縷飛翔不遠莊子謂之鷽鳩鄭樵吕爲鸜鵒者誤黄氏吕鳴鳩非鶻鵃夾誤此所謂五鳩也爾雅又有鷑鳩鵧鷑注云小黑鳥自呼江東名爲烏鵙此杜五鳩之外夾不見

詩

雉類甚多說文數其名有十四一盧諸雉二喬雉三鳪雉黃色四鷩雉五秩秩海雉色黑出海中山上六翟山雉七翰雉八卓雉九伊洛而南曰翬五采備十江淮而南曰搖十一南方曰昌十二東方曰甾十三北方曰稀十四西方曰蹲此皆見爾雅而微不同爾雅盧作鸕喬作鷮翟作鸐翰作鶾卓作鵫搖作鷂昌作昌甾作鶅稀作鵗蹲作鷷又景純合鶾雉鵫雉爲一鳥云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鶾亦名白雉則爲十三種矣左傳五雉杜注以翬雉及四方雉當之惟南方則曰翟不曰昌彼疏謂說本賈逵但不知逵又何本況以五雉配五工正鶅雉攻木鵗雉摶埴翟雉攻金鷷雉攻皮翬雉設五色夫逵與

燓炎之說杜何弗从也其見於詩曰右手秉翟曰其之翟曰翟茀以朝此翟雉也曰如翬斯飛此翬雉也曰有集維鷮此鷮雉也別名止此三者其餘言雉皆其統名鸙雉又有鷇雉名鵽鳩又名沃沃注云出北方沙漠本艸拾遺名突厥雀斯非中國鳥故說文十四雉弗與焉

十四雉其三見詩翬雉翟雉鷮雉是也翬雉素質五色備生伊洛之南王后褘衣為六服之首刻繪其形其雉類之賢者乎斯干取其飛以比宮室鵫以為形兒之顯也翟雉鸙雉謂之山雉注云尾長者故萬舞則右手秉之后夫人以飾衣又用為車蔽皆取其文采也鷮雉尾又長於翟能登且鳴性耿介故詩人以興

碩女鷸翟二雉俗通呼爲翟矣翟雉亦名山鷄咲山鷄有四種鷸翟外鷩雉錦鷄是也皆有彩毛鷩雉杜背錦鷄杜腹錦鷄小於鷩雉文尤燦爛爾雅鶾天鷄乃此鳥矣鄭引周書文鶾譜之

黄鳥四見爾雅一皇黄鳥二倉庚商庚三鵹黄楚雀四倉庚鵹黄也爲名凡六焉其名又曰黄鸝留曰黄栗留曰黄鸎鶯同曰卷股曰搏黍曰黄袍見夏小正毛詩傳陸璣詩疏諸書其咏於詩止黄鳥倉庚兩名埤雅云名黄鳥者皆興名倉庚者皆賦此特鄭說曰東山之倉庚毛不以爲賦也至鶯字雖見詩而非鳥名其伐木之鳥鳴先儒說詩莫著爲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禽經鶯鳴嚶嚶爲譜又言鶯是盤鳥寒以泥自裹至春破土而出此

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後人譌撰之書其言不足據信惟出谷之解於理可通且不謬也又案玉篇云鸎有友鳥始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爲鶯其來古矣

鷹鸇鴟鴞鶻隼皆鷙鳥也而皆見於詩周南之鴡鳩鶚也即爾雅之王鴡秦風之晨風鸇也爾雅又云晨風鸇注以爲鷂屬陸疏又言鸇似鷂青黃色是鸇鷂別鳥也原始合鸇鷂爲一藝文類聚又合鸇隼鷂爲一引詩義問云晨風今之鷂又引詩義疏云隼鷂也倂非是四月之鶉鵰也說文鶉作鷻云鵰也从鳥敦聲與鵰同類而別鳥似鷹而大尾短翅土黃色其卑者即鷲也采芑之隼隼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陸疏以爲鷂屬又名擊征又名題肩廣雅作鶽鶥又名

雀鷹性捷黠以中之爲俊故猗譽躲矦之正取斯鳥名矣大明之鷹鷹也爾雅謂之鶆鳩與鳩同氣故亦名鳩頭有毛角亦名角鷹五者皆鷙鳥也詩以鶉喻后妃以鸇喻賢者而隼以喻將士鷹以喻尚父惟鵰爲貪殘之喻取與豈有定乎說文又以鳶爲鷙鳥啖爾雅云鳶鳥醜旱麓箋云鳶鴟類莊子亦言其銜腐鼠而嚇鵷鶵此正茂先所謂不善搏擊貪於攫肉者四月詩雖與鶉楚擧矣非其倫

小雅有兩桑扈爾雅亦兩釋之埤雅謂啄粟之桑扈以性之竊脂言即爾雅之對剖葦者是鶯羽之桑扈以色之竊脂言即爾雅之對竊丹者是此解與鄭注合於義允矣陸疏解竊脂爲竊取

脂肉正指小宛桑扈言也李旹珍非之誤矣李又謂桑扈毛蒼褐色而有黃點其淺黃淺白淺青淺黑淺玄淺丹皆喙色非毛色也當必有據

烏有四種而三見於爾雅慈烏反哺小而純黑又謂之孝烏雅俗作鴉鵶烏不反哺巨喙腹下白爾雅鸒斯鵯鶋音匹居毛傳作卑居是也燕烏似雅烏而大白項而羣飛又名鬼鵲爾雅燕白脰烏是也山烏似雅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蜀方爾雅鷽山烏是也惟不著慈烏至云烏鵲醜其掌縮則四烏兼之矣詩小弁之鸒斯雅烏也餘烏則未有所定之

鴟說文云⿰垂鳥是爲切也徐曰俗呼爲鷂一曰鳶也是鴟乃貪殘之鳥

非怪鳥也㗲怪鳥多取名焉爾雅鴟鴞茅鴟怪鴟梟鴟皆是鼅
注鵂鴟鴟鵂夬㗲
蟬有多種蟬與蜩其大名也爾雅別其類有七而總偁之曰蜩一
蝘蜩注引夏小正傳釋之夏小正云五月良（當作蝘）蜩鳴傳云良
蜩者五采具是也二螗蜩夏小正五月唐蜩鳴傳唐蜩者匽鼅
夬引之（引唐作螗匽作蝘）又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是也案此
兩蜩皆以五月鳴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周書旹訓解云夏至
又五日蜩始鳴其兼指兩蜩與方言以蝘蜩爲一蜩而二名蓫
書師古注以螗蜩爲蚄蟧皆誤三蚻蜻蜻注云如蟬而小方言
曰有文者謂之蠑夏小正曰鳴蚻虎縣案夏小正云四月鳴蚻

傳云蚻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蚻是巳又名麥蚻四蠽音節茅蜩注云江東呼爲茅截佀蟬而小青色是也五蝒音緜馬蜩注曰蜩中㝡大者爲馬蟬本艸謂之蛇蟬入本經中品別錄云蛇蟬生楊柳上五月采烝隱居云此云柳上乃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灾是也六蜺寒蜩注云寒螿也佀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蜺是也七蜓蚞螇螰注云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是也案夏小正月令時訓解皆㠯寒蟬鳴爲七月之候鄭注旣引月令㠯證蜺則三書所偁當同爲一物啖小正傳云蟬也者蝭樂也蝭樂應即蝭蟧是螇螰而非寒蟬之二蟲者其

皆鳴於秋與隱居謂蛁蟟同蚼蟧（蛁音勺蟟音聊）又色青以七八月鳴寒螿聲
淒急於九十月鳴李昔珍注云秌月鳴而青紫色者白蟪蛄白
蚼蟧白蜓蚞白螇螰白蛥蚗（音舌玦）小而色青赤白寒螿白寒蜩
白寒蟬白蜺是二蜩同一物形色小異自至蟪蛄之名埤雅引
莊騷之文（莊云蟪蛄不知萅秌此夏蟬見逍遙游騷云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此秌蟬見招隱士）以爲
可兼夏秌之蟬信矣其爾雅注所云蟪蛄則專目秌蟬也今合之
於詩碩人之螓首爾雅之蚻也蕩之如蜩爾雅之螗蜩也豳之
鳴蜩爾雅之蝒馬蜩也小弁之鳴蜩則獨指馬蜩也其蕩
之如蜩乃爾雅總名之蜩爾又有蝏（音寗）母二三月鳴小於寒螿
見陶隱居別錄而詩雅俱弗載焉

爾雅謂螽醜奮而別螽之類凡五其三見於詩案許慎以蝗為螽蔡邕以螽為蝗凡經傳溥言螽者即蝗也（取名物疏之說）如春秋經書螽者是（或據漢書五行記於春秋則名螽於漢則名蝗證螽蝗非一物殊不知名螽者襲麟經之舊文名蝗者从漢世俗偁自元非二蟲也）至爾雅所列五螽皆別以它名特蝗類而已詩周南螽斯即豳風斯螽爾雅蜤螽蚣蝑是也亦名舂黍亦名蚣蜙亦名舂箕陸璣以為蝗類五月以股相切作聲者也嚴緝乃謂螽斯是阜螽而非斯螽謬矣詩艸蟲爾雅艸蟲負蠜是也又名常羊陸璣以為大小長短如蝗好在艸茅中者也羅願謂即虹蚓者誤詩阜螽爾雅（阜蟲同阜）螽蠜是也李巡陸璣皆以為蝗子陳藏器以為狀如蝗有異斑又有蟿（音折）螽螇蚸郭注以為似蚣蝑而

細冬又有土螽蠰谿郭注以爲似蝗而小二螽不見詩亦大類
而小別者于本艸綱目云數種皆似蝗而大小不一長角修股
善跳有青黑斑數色亦能害稼性不妬忌一母百子五月動股
以聲至冬入土穴中茲郭夷人食之與之爾雅云螽醜奮注云
好奮迅以聲此足見螽之性狀矣五螽惟阜螽先儒異說李陸
二家直指爲蝗藏器以爲似蝗埤雅以爲今之蚱蜢青色飛不
能遠未知孰是顏師古注漢書以螽爲阜螽祖李陸之說也嚴
緝釋螽蜇又因而加誤

鱮好旅行鱒好獨行二魚命名以此鱅似鱮而頭大於鱮鯇似鱒
而形大於鱒鱮亦名鰱鯇亦名鯶皆常魚也

鱣鮪同類而鱣大鮪小鱣背有甲鮪背無甲爲不同自鱣又名黄魚蠟魚玉板魚鮪又名鱘魚又名䱷鱛莫贈切吳都賦筌䱷鱛鮪又有大小二種大者王鮪小者鮛音叔鮪亦名鮥子見爾雅及郭注案周禮言獻鮪月令言薦鮪夏小正言祭鮪俱不及鱣詩潛敘亦言季冬薦魚春獻鮪是鮪必特薦鱣僅與諸魚並列而已可見古人貴鮪而賤鱣也今鱘魚味甚美較黄魚實勝云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八終

[illegible]

[illegible]

PL
2466
.Z6
C4
v.8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九

東吴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黼廷氏校

數典

祀典

鄭𤣥王肅論郊祀各不同鄭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王謂天惟一天歲止二祭六天者天皇大帝及五精帝也九祭者冬至圜丘祭天皇大帝配以帝嚳爲一祭大司樂地上之圜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禘嚳是也夏正月祈穀於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爲一祭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普秌書郊左傳啟蟄而郊祭法郊稷是也夏祈穀於南郊徧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

爲一祭普烼經及月令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四旹及季夏
迎氣祭五精帝大配㠯五人帝又并爲五祭小宗伯兆五帝於
四郊月令迎氣於四方是也季烼大饗明堂祭五精帝配㠯五
人帝及文武又爲一祭㠯文配五帝曰祖㠯武配五帝曰宗月
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㠯配上帝祭法祖文王何僁之白
孝經周公攝政旹故文言宗祭法成王反位後行故文言祖而宗武王是也合之凡九矣王
則謂圜丘卽郊郊日至與孟旹之祭一天其迎氣與明堂皆祭人
帝非祭天後儒各宗其師說故歷代郊祀之制互有變易宋儒
主王惟明堂之祭仍㠯爲上帝云㠯鄭學言之其樂章則圜丘
歌昊天有成命明堂歌我將旹祈穀夏大雩皆歌噫嘻而商頌

冬發大禘夫圜丘所歌也至迎氣㞢樂章則周頌思文焉又㠯
鳥至㞢日郊禖所祭夫祭感生帝而配㠯先禖生民克禋克祀
是也此扗九祭㞢外

社稷歲凡三祭其二祭見詩載芟祈社稷此普祭也月令仲春命
民社指此甫田㠯社㠯方邑柏烌報社稷此烌祭也又一祭扗
孟冬月令大割祀於公社是也詩未及焉案王肅論社稷夫多
異議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孔安國賈逵
馬融㞢說而王肅祖㞢者也謂社是五土總神而句龍配㞢稷
爲原隰㞢神而后稷配㞢此鄭㠯㞢說而其徒馬昭等述㞢者
也肅與昭等往復辯難不啻縣訟後儒莫能定其是非焉

七廟之說王鄭大不同鄭謂周之祭四代及大祖合文武二世室而爲七廟王謂七廟爲天子常禮二世室在七廟之外二說之是非止據商書七世之廟一語可斷之矣鄭信韋玄成議而不見古文尚書故有此謬啖王氏之說實祖禮器王制荀卿書穀梁傳及劉歆馬融之言其來已久鄭何弗之信乎

先儒言禘祫異說有三鄭玄以爲祫大而禘小王肅張融孔晁之徒以爲禘大而祫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以爲禘祫一禮而二名古經殘略無由斷其孰是以鄙見論之賈劉杜之說是也孔疏釋詩傳據鄭箋爲說而鄭之言禘則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嚳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禘也大宗伯以饋食

言先王卽五年再殷祭三禘也致新王於廟遠主當祧因大祭以審昭穆四禘也四者二祭天二祭廟皆得禘名矣周頌雝篇五年之禘也商頌長發南郊之禘也宋儒則从王義

樂舞

禮記下而管象成童舞象鄭注以爲大武蓋周頌有二象維清奏象舞象文王之事武奏大武象武王之事左傳季札所見舞象文王之象也禮器文王世子內則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所云象皆武王之象也武詩則簫管以吹之故云管象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故曰舞象

先王不制夷禮而制夷樂白虎通曰先王推行道惪咊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

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特設韎師鞮屨氏二職以掌之魯大廟夾納夷蠻之樂嗾有舞而無聲與雅樂不同止以美大王者之德無所不被且又周之王化先致南方武王伐紂誓師獨舉八國而髳微盧濮皆南蠻可見也故南樂尤重焉旄人以教國子胥鼓其節而鼓鐘詩舉南樂以總四夷毛韓二家皆云示德廣之所及必有本矣宋儒不信古義務妄解爲二南

禮制

王伯厚應麟言康成釋禮其經傳無明文者輒引漢禮證之蓋漢去古未遠其制度猶有三代之遺用此證彼或可得其彷彿且今以見於詩者言之抱裯漢抱幭也副漢步搖也六珈步搖上

飾也卿士之館緇云諸廬也童喬所以縣毛羽也疏云猶今之鶉毛槊則又證以香制

汕擿罟也窶幅行縢也醽今之勸酒也簫賣餳者所吹也菅

酒中山寒醲也戈今之句子戟也以至有瞽樂器則大予樂可

據也挈壺之刻漏玉瓚大斗之尺寸則灋之禮器猶抒也嘫猶

不敢質言之儀曰某若今之某云爾後去太古踰遠即灋制已

不可攷何況二代乃欲執近事以測古經如據韓愈畫記以釋

載獫歇驕據大隄曲以釋灋有游女據姚崇焚蝗之令以釋秉

畀炎火據灉奐又綱以釋月離于畢據俗諺籬頭吹篳篥以釋

一之日觱發皆非吾所敢信

土田

成周土田㞢制鄙遂都鄙不同鄙遂㞢㳒溝洫㠯授田貢㠯制賦比伍㠯調兵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㳒也而㠯什一貢㳒制賦至調兵則小司徒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又凡起徒毋過家一人是一家出一夫一鄙出一軍此比伍㳒也都鄙㞢㳒井田㠯授田助㠯制賦正卒㠯調兵小司徒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此井田㳒也而㠯九一助㳒制賦至調兵則司馬㳒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正卒㳒也溝洫㠯十起數井田㠯九起數比伍㠯家起兵正卒㠯田起兵比伍一家出一人正卒七家出一人此其異也陳潛室木鐘集論㞢甚詳今案邑栢㞢

百室箋㠯爲井洫而耕井旋而居其鄉遂兮信南山之禹甸箋㠯爲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甫田之十千箋㠯爲成方十里其田萬畝其都鄙兮噫嘻之三十里箋㠯爲萬夫之地疏㠯爲與公邑采地井爲鄙詳見本詩其兼兮鄉遂都鄙兮

梁名

梁之名所施甚多而詩有其四曰逝我梁在彼淇梁維鵜在梁鴛鴦在梁有鶖在梁皆澳梁也石絕水爲堰而笱承其空天官䱷人爲梁王制虞人入澤梁指此如茨如梁橋梁也㠯木爲之月令謹關梁周語十月成梁指此爾雅釋宮隄謂之梁郭氏解之兼上二梁矣造舟爲梁浮梁也雖用㠯渡水而異於橋惟天子

得棄之五楘梁輈車上之梁也毛云輈上句衡謂輈稍曲而上至衡從衡上而下句之則衡橫於輈下如屋之梁也輈亦名轅以上爲梁者四而棟梁不與焉

門室

天子有五門最外曰臯門次內曰庫門又內曰雉門又內曰應門最內曰路門外朝在臯門內治朝在應門內燕朝亦名路寢在路門內所謂三朝也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亦名寢門以其內有路寢也路寢之內有小寢五是爲王之六寢六寢之內則爲后之六寢亦謂之六宮𥨊成曰婦人稱寢曰宮正寢一燕寢五與王同諸侯有庫路雉而無臯應惟魯以周公故庫雉二門

得兼天子皋應之制歟止三門而已無五門也

牖下通明之地也朱子曰奧當之屋扇當白之處也朱子曰暗室

偁之殆未循名而覈實乎

器用

人輓車曰輦周禮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宋書及通典皆曰夏之末代所造井丹太云桀駕人車歟輦之爲用行則載任器止則爲蕃營師旅田役用之不曰棄也周禮小司徒鄉師縣師稍人均人遂人所掌者是皆供徒役之用詩車攻傳曰徒爲輦者爲田獵也黍苗篇我輦爲城謋也

何艸不黃篇有棧㞢車箋云棧車者爲用役不息也皆㠯載任器
惟巾車掌王后五路有輦車左傳晉范宣子使二婦人輦而如
公齊子尾疾於公宮輦而歸衛公叔文子輦而如公此俱用㠯
椉唆王后㞢椉於宮中三子或遇變或疾或老皆非其常也桀
無故而駕㞢則由㠯爲譏矣黃公紹謂王翰步自周步爲步輦
恐不可信

禮簠方而簋圜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唆用簠則簋从用簋或不設
簠簋大㠯盛稻粱故古書言簋多不言簠凡言二簋者稻粱也
諸侯日食㠯㞢若用簋則薄矣故易曰應有告也四簋者加㠯
黍稷諸侯朔月食㞢而養賢者㠯爲予常燕食則禮待㞢隆也

六簋者加以麥苽天子朔月食之若盛饌則稻粱各二合黍稷麥苽是爲八簋伐木篇陳設八簋是也又有十二簋王者以待諸侯而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則禮食所用不同於常食矣

圜曰筥方曰筐筐五斛筥五升筥小而筐大唉筐之爲制又不同大筐五斛小筐五升深者爲懿筐淺者爲頃筐采桑欲其多容故取其深卷耳易盈擷梅將盡則用其淺而已鹿鳴之筐以受幣帛楚茨之筐以受黍稷牢肉鄭義采蘋之筐以受蘋藻采薇之筐以受豆藿良耜之筐以受饁餉之黍而與筥偕者三焉其小筐兮若大筐則盛米以饋聘賓用之

䠶有鵠有正有質而旳其總名也大䠶䠶矦旳㠯鵠製及爲㞢賓䠶䠶采矦旳㠯正采畫爲㞢燕䠶䠶獸矦旳㠯質畫熊麋虎豹鹿豕㞢形爲㞢猗譽不出正此賓䠶也賓㞢初筵箋云舉鵠而棲㞢於矦此大䠶也經云發彼有旳傳云旳質此燕䠶也毛㠯皆章爲燕䠶矣鄭眾馬融王肅謂鵠大於正正大於質幷杜一矦皆誤惟衆成據周禮分爲三䠶㞢矦獨得㞢陸佃言及矦無正有鵠采矦有鵠無正獸矦有質無鵠無正是也質亦采畫但正畫五色質畫各獸㞢形爲異則質亦可謂正案質亦名蓺行葦傳云已均中蓺箋云蓺質也疏㠯質爲正鵠㞢總名又正亦作鴊鴻鵠擊鴊皆鳥也鵠高遠鴊捷黠㠯中㞢爲儁故旳取

名焉

旗幟

司常九旗曰常也旂也旜也（未佗旃）物也旟也旐也旞也旌也常旂旟旐旌五者皆見詩鄘之干旄毛以爲旃鄭以爲旃旟物則二者未見詩詩得九旗之七而於旂尤屢及之出車采芑之旂以出師庭燎采菽載見之旂以朝於王8鳥之旂以助祭閟宮之旂以享祭韓奕之旂天子所賜皆諸矦事也九旗中常最尊而旂即次焉天子建常諸矦建旂非它人可得假故詩咏旂嫥目諸矦矣爾雅釋天未詳旂制大約竿皆設旄旄皆注旌九旗所同而旂竿則綢以絫錦韓奕之綏章毛云大綏指竿皆之

旌也下以纁帛爲縿（音衫）而畫旐著焉旐有九詩所云央央淠淠
陽陽茷茷皆旐縿之皃狀也畫綮龍於縿故載見閟宮玄鳥三
詩皆言龍旂也縣鈴於竿首故載見又言咊鈴央央也至於綦
組之飾與諸旟等耳而朱縷以維持之則同於大常案王之金
路亦建大旂此或王之旂制乎諸侯旐不曳地當不必用縷維
矣

馮氏名物疏引左傳楚子元魯陽虎之旆證六月詩白旆是軍前
大旟當矣至以昭十三年晉治兵邾南辛未建而不旆壬申復
旆之爲大將所建大旟則不嫌凡經傳用字有虛實此傳之旆
乃虛字耳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注云綏舒散之也結收斂

之也傳不旆卽收斂之謂旆之卽舒縱之謂非實指旗幟之名也小雅胡不旆旆與左傳不旆旆之同義其白旆央央悠悠旆旌方是旗幟之名案司常九旗不列旆名爾雅釋天白旆繼旐白旆注云帛續旐爲燕尾孔仲達亦謂旆是旗之尾意蓋燕尾爲旐有燕尾爲旆此其異也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卽戎注以大白爲殷旗鄭答趙商以爲王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又釋名云白旆殷旌也帛繼旐者也然則白者旆之色繼旐者旆之形也詩之白旆左傳之大旆及諸旆皆戰伐旨所建則旆卽大白

蓋疑

佩玉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用以充耳啖惟天子純用玉下此皆襍用石其見於詩者如鄘風玉之瑱也衛風充耳琇瑩小雅充耳琇實皆充耳也如鄭風佩玉瓊琚王風貽我佩玖秦風瓊瑰玉佩大雅何以舟之維玉及瑤（毛云舟帶也鄭云玉瑤容刀之飾）皆佩也宁詩之瓊華瓊英瓊瑩毛以為佩而鄭以為充耳木瓜之瓊琚瓊瑤瓊玖經雖不言所用啖琚見鄭風玖見王風瑤見大雅皆以為佩名則此三者其佩也今攷之毛傳惟瓊云玉之美者琚云佩玉名瓊玖云玉名其琇瑩琇實及衛之瓊瑤齊之瓊華皆云美石王之佩玖齊之瓊瑩秦之瓊瑰皆云石次玉至齊之瓊英毛無傳而鄭以為猶瓊華則其美石也孔疏又以王之佩玖例衛之佩玖

謂玖夫非全玉矣則詩言瑱佩之瓊琚是全玉自餘皆石也但
英瑤玖瑰瑩諸名倶合瓊爲文則玉石兼用可知蓋古制如此
其說必有本矣黃公紹韻會譏毛傳爲非而自爲之解以玉之
生成比之艸木謂瑩猶艸木之榮玉之始生也英爲玉之最美
華爲玉之方成實爲玉之旣成夫猶艸木之英華與實也斯穿
鑿之見已況爾雅木謂之華艸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三
者之杜艸木元不得有生成之別黃欲釋玉而先誤釋艸木將
焉歟乎

大裘

王之吉服九其六冕服其三弁服冕服六者大裘而冕也裘冕也

鷩冕也毳冕也絺冕也玄冕也弁服三者韋弁也皮弁也冠弁也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孤自絺冕而下如子男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士則爵弁冕服皆玄衣纁裳爵弁服純衣纁裳緇帶韎韐皮弁服素衣素積緇帶素韠冠弁亦謂之玄冠亦謂之委皃其服謂之朝服緇衣素裳九服惟大裘不見詩九罭之袞衣采菽之玄袞袞冕服也唐風之七衣鷩冕服也大車之毳衣毳冕服也采菽之黼絺冕服也終南之黻衣繡裳玄冕服也瞻彼洛矣之韎韐周頌之絲衣載弁爵弁服也淇澳之會弁終南之錦衣狐裘皮弁服也召南鄭唐鄶之羔裘鄭之緇衣冠弁服也外又有

服弁服凶服也弁絰服弔服也韋弁服戎服也扗九服之外矣

而韋弁服亦見詩東山之裳衣六月之常服我服采芑之命服

皆是又有玄端服亦玄冠玄衣與朝服同而裳不用素爲異上士玄中士黃下士襍色天子諸侯皆以朱天子視朝以皮弁諸侯視朝以朝服大夫

士扗私朝以玄端爵弁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

麻衣也中衣用布即十五升布所謂帛不裏布也唐風之素衣朱襮

諸侯冕服之中衣也謂之繡黼丹朱惟君得服之大夫士中衣

得用素衣不得用朱襮矣若夫皮弁服之狐裘則息民之祭服也

曹風之麻衣則深衣也皮弁服之素冠毛以爲練冠鄭以爲祥冠

也鳲鳩之騏弁襍色之弁也顧命特設此服非禮之常服也故

鷂㠯驛爲墠理或黑也桑風之袍澤褻服也奄羊之䕺笑野服
也韢人士之緇撮則大古之冠而用爲始加者也
褘衣揄翟闕翟鞠衣襢衣褖衣此王后之六服也亓㠯經傳奄文
惟襢衣用丹縠見毛傳自孫毓㠯爲褘衣赤揄翟青闕翟黑鞠
衣黃襢衣赤褖衣黑鷂玄㠯爲褘衣玄揄翟青闕翟赤鞠衣黃
襢衣白褖衣黑揄翟鞠衣褖衣兩家所說色同餘三服則異與
皆臆說難信約而論之三翟本象雉而鷂揄同雉青質則鷂說近
之鞠佀麴塵又象桑葉始生宜爲黃色而㠯丹縠爲襢衣毛說
必有本則鞠襢之色當㠯孫說爲正男子褖衣色黑則婦人亦
宜黑兩家說同亦有徵信者也至褘衣之爲赤爲玄闕翟之爲

亦爲黑益可據矣其見於詩則葛覃之澣衣毛以爲副褘盛服鄭以爲褘至褖皆是也采蘩之被展褖二衣之首飾也邶之綠衣鄭以爲褖衣也君子偕老之鬒髮褘衣褕翟之首飾也象服鄭以爲褕翟闕翟也其之翟亦此二翟也其之展展衣也惟鞠衣弗及焉

裘有狐裘有羔裘有麑（亦作麛）裘有貉有貍而羔裘之用最多大裘而冕黑羔裘也五冕之服爵弁服皮弁服皆黑羔裘天子諸侯燕居玄端服亦黑羔裘詩之羔裘皆皮弁服也君用純臣異其褎飾故有豹袪豹褎豹飾之偁焉狐裘有三一狐白裘天子視朝及弁服用之諸侯朝天子亦同皆裼以錦衣卿大夫在王朝

大夫狐白惟裼用紫衣爲異二黃衣狐裘蜡祭後息民之祭及兵事韋弁服用之三狐青裘大夫士玄衣之裘也玉藻玄綃衣以裼之是也玄衣即玄端服與天子諸侯服同而裘異矣見鄶風終南者狐白裘也見鄶羔裘及小雅都人士者黃衣狐裘也見邶旄丘者狐青裘也毛云狐蒼青蒼色同麛裘者諸侯視朝君臣皆皮弁服則服之其受外國聘享大夫啖裼衣或絞蒼黃之色或紫而紫爲正矣見論語玉藻聘禮注而不見詩豳風取貍貉爲裘貉裘以燕居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是也貍裘以从戎左傳定九季東郭書皙幘而衣貍製是也外又有虎裘狼裘裘之武猛者也君之車右及左服之又有犬羊之裘裘之賤者也庶人服之

稽疑

它注引傳疑誤

毛傳之來最古後儒相傳讀本各別它注所引與今本不盡同大致證之一助也特錄之如左○鱣鮪發發傳云鱣似鮎（見文選西京賦李善注今傳云鱣鯉）○胡不遄死傳云何顏而不速死也（見文選李注今無之）○漸車帷裳傳云幢容（見周禮巾車疏今是箋非傳）○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見東京賦李注今無於王二字）○巷伯傳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見後漢孔融傳注今謂之巷伯以上是箋非傳伯被讒以下傳箋俱無之案敘下例無傳況玩次章末章傳文則以被讒爲巷伯後非毛意章懷注誤引）○其繩則直傳云不失其繩

直之空也見東京賦注今無之空二字 ○爾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傳云當用公卿諸侯爲藩屏也見後漢光武紀注今無之 ○崇牙樹羽傳云置羽於栒上以爲飾也見東京賦李注今止云置羽也少六字 ○致天之屆傳云屆極也見文選李注今無之 ○稷勤百穀死於黑水之山見魯語韋注今無之夫不知何篇之傳案黑水山見山海經云后稷葬焉注云其城方三百里 ○鬣服虎皮也見東京賦李注不知何篇之傳 ○

右諸條多是引者之誤惟韋注最古必不謬而今逸其文以此推之傳文之譌闕可勝詰哉

正義引爾雅疑誤

詩疏引爾雅及鄭注每有與今本不合者如聿修厥德毛傳云聿述也疏以爲釋詁文今釋詁無此語又如筍育恐育鞠鞠本作竆鄭

箋云管育育稚也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稚也疏皆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云幼鞠稚也奄育鬻字孔疏又引郭璞云鞠一作毓故鬻爲稚也今郭注並無此文但引尚書康誥不念鞠子哀而已豈今爾雅郭注非全書邪又如小雅後予極焉鄭箋云極誅也魯頌致天之屆鄭箋云屆殛也疏皆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云殛誅也不云極又云屆極也不云殛意極殛二字通用今郭注殛誅引書鯀則殛死注屆極則云有所限極二字義並不相通孔疏所據豈孫李輩讀本異邪又如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云殆始也疏云釋詁文說者以爲生之始今釋詁乃胎始非殆始郭注云胚胎未成亦物之始則必非殆字孔所引據定非郭義

也不啖或詩之始及古本元作貽及也姑記以俟博識

監本經注疑誤

今世監本注疏是萬歷十七年鐫攷辨經學者必據此爲正啖譌舛甚多貽誤後學不淺且其誤非一耑有沿譌已久因循不改者有原本不誤昧者妄改之反致誤者有書寫偶誤夫於較正者經文人人誦習其誤顯啖可見至傳箋之誤有它本可對或諸本俱誤又有孔疏申釋可推較而知啖疑信者相半矣今錄出以備攷俾使後世鐫是書者用爲較讎之一助云○我姑酌假金罍箋饗燕之禮饗誤作響○揚且揚誤作楊經傳同○緌啖允臧啖誤作焉此俗人據朱傳而妄改○頎人箋姣好姣誤

作俊○鱣鮪發發當依石經改為撥撥○氓二章傳能自悔悔誤作誨○木瓜傳瓊瑤美石石誤作玉當依孔疏及呂記改正○王風譜至於夷厲上少一圈與疏溷○暵其脩矣傳脩且乾也吳棫韻譜引此作日乾○兔爰傳造為也為誤作偽○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字○茹藘經藘誤作蘆○溱洧傳渙渙春水盛也今脫春水二字當依呂記嚴緝及元本注疏補入○齊詁訓傳詁字誤作誥○齊譜禹貢青州上少一圈○蟲飛箋東方且明之旹且誤作早○宁東方未明兩敘下箋云俱誤作傳云○無衣美晉武公美誤作刺○秦譜秦之變風秦誤作翳○駮假晨風經傳駮

皆誤作駃傳駛疾駛誤作駛○無亦箋澤藪亦澤誤作釋當作

呂記嚴緝改正○視爾如荍箋男女交會女誤作子○正是四

國傳正長也長誤作是○豳譜后稷之曾孫白公劉者白誤作

也○七月次章箋又本於此於誤作作○采蘩祁祁傳誤作祈

祈○朋酒傳饗字誤作響○東山次章箋家無人則啖則誤作

惻○常棣敘下箋召穆公脫穆字○兄弟既翕傳翕合也合誤

作如○女心傷止首章經文女誤作汝○由儀敘下箋篇第之

意意誤作處當作孔疏改正○新田傳新美天下之士下誤作

子○鴥彼飛隼經鴥誤作駃○田車既好傳大艾艸以爲防艾

誤作芟疏同○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兩舄字

中閒疑脫一金字○祈父箋引書若疇圻父當依孔疏改爲若疇○傳箋芼戟疑當作蔞戟○載弁之璋箋正㠯璋者㠯成之有漸玩文義及疏語正當作止○三十維物傳異毛色異誤作爂○龠牲則异箋索則有之索誤作縈○勿罔君子箋勿當作末末誤作未○擇三有事傳有同國之三卿同誤作司○夾孔之瘉傳有衍文詳附錄○雨無正是天疾威當依孔疏改爲昊天○而月斯征箋月視朔朔誤作翰○無忝爾所生經無字誤作毋此見釋文云毋音無故妄改之也不知釋文經本作毋元與今本異見呂記○不離于裏離誤作羅○譬彼壞木箋傷病之木木誤作本○無拳無勇箋言無力勇者言下脫無字○經

傯誤作𢈔○巷伯敘末脫四字箋內衍四字詳附錄○匪莪箋
我視㞢以爲非莪我誤作貌玩疏可知○穫薪箋檴落木名也
旣伐而析㞢檴誤作穫析誤作折○契契箋契憂苦疑當作契
契憂苦○載翕傳合誤作如○廢爲殘賊傳廢忕也忕當依王
肅及定本改爲大○四月傳溥大大誤作天○塵雝雝誤作雍
經注同○式穀以女箋是使聽乎天命乎字誤扗天字下○曾
孫㞢穡箋斂稅曰穡呂記引箋稅作穫○受天㞢祜祜誤作祐
○自古有秊箋豐秊㞢法豐誤作農○今適南畝箋互辭互誤
作幺○琴瑟擊鼓箋擊土鼓擊誤作繫○炎火箋盛陽氣贏贏
誤作贏○畀雨祁祁祁祁誤作祈祈經注疏同○兄弟具來箋具猶

皆也皆誤作來○大侯旣抗箋有缺文詳附錄○吕祈爾䖒箋
䖒女當作女䖒○采菽箋牛俎牛誤作生○赤芾杜股箋蔽肯
肯誤作膝○福祿膍之膍誤作膍經傳同○角弓傳調味元本
作調利疏申傳同○民胥傚矣箋天下之人皆如之今如誤作
知○緜蠻箋飢則予之食飢誤作食○酌言嘗之箋太賓主主
誤作注○漸漸之石敍役久病於外於誤作杜○不皇朝矣箋
皇正也正誤作王疏大誤○月離于畢傳畢噣噣誤作躅○何
艸不乙箋艸互孽者孽誤作蘗○有棧之車據韻會傳箋皆作
輚車與經異今經注同作棧○不顯大世傳仕者世祿仕誤作
也○捄之陾陾箋捄捊捊盛兩捊俱誤作桴○迺立臯門箋有

鼓文詳附錄○淠彼涇舟淠誤作渒經注疏同○條枚箋木之枝本枚誤作枝○思齊篇脱惠于宗公一章經注疏皆鼓約有兩葉扗卷十六之弟十七葉弟四行後○雝雝扗宮傳雝雝誤作靡靡○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惡誤作耆○作豐伊匹箋大小適與成相偶成誤作城○奭翼傳奭安安誤作及○荏菽傳荏菽戎菽也戎下脱菽字○實種傳雍種雍誤作雜○載燔載烈箋旣爲軷祀之酒旣誤作卽○或肆之筵傳或陳之筵者之誤作言○醓醢箋韭菹韭誤作非○天被爾祿箋祿臨天下臨誤作福當依元本改正○公劉敘下箋周公居攝公誤作王○于戈箋句子戟子誤作矛○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

野野誤作也○止基箋作宮室之功止止誤作也當依元本改正○媚于庶人箋奄㰖當依孔疏及呂記改爲櫢㰖○傳山東曰朝陽山誤作由○正敗箋敗壞敗誤作厲○王女箋君子比德焉焉誤作爲○曾莫惠我師箋不肎惠施呂賙贍衆民惠誤作施○靡屆靡究箋日祝詛日誤作旦○顛沛之揭傳沛拔拔誤作按箋大木木誤作本○遠猶辰告箋有鈙文詳附錄○民各有心箋二者意不同意誤作竟○面命箋對面語之語誤作與○庶奄大悔箋悔恨也誤作悔慢也○國步斯頻箋頻比也比誤作止○予豈不知而作箋而猶女也女誤作與○寧莫我聽箋我之精誠誠誤作神○空奄悔怒箋我何由當遭此旱當

誤作常○昭假無贏箋贏緩緩誤作綏○入覲于王箋㠯常職來常誤作當○顯父餞之箋周之卿士卿士誤作公卿當依孔疏及嚴緝改正○周頌譜降於祖廟上功大如此上各少一圈○亦又何求箋女歸誤作皆歸○噫嘻成王傳嘻勑勑誤作咊箋能成周王王誤作公○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箋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舉也竟三十里至其私田凡二十字皆脫去又箋二耜爲耦二誤作三當依元本補入改正○鰷鱨箋白鰷鰷誤作鱃○亯昌厥後後誤作后○將予就之箋女扶將我女誤作艾○屢豐當依石經改屢爲婁○有驔傳有鼓誤詳附錄○從公于邁箋

亏徃徃誤作邁○劉祖㠯假㠯言箋假升也升誤作大○古帝
命武湯箋誤雙行寫○龍旂十乘箋二王後二誤作三○幅隕
旣長經隕誤作幅○有震且業箋畏君之震君誤作吾○天命
多辟箋告曉楚曉誤作撓下告曉又誤作曉○又六亾詩華黍
由儀二敘下皆云有其義而亾其辭此乃毛公語儀禮疏謂之
毛公續敘當依傳箋例細字單行今倶作大字與敘奄辨後有
鐫是書者侶空改正○又傳箋附入經文故須別㠯細字㒵大
單行㠯異於釋文正義至鄭譜置疊皆與經異處自應作大字
或比經低一格㠯孔疏分注其下庻覽者瞭㒵今本細字雙行
與正義文相閒襍止㠯圈別之頗有失圈致譜疏奄辨如肯所

指擿者皆因玄例未善也後世鐫是書者或有取於鄙言○吕上止及經文傳箋其疏文浩汗譌謬尤難縷指或與經注同誤則因文便連及也至所引艸木蟲魚疏甚多凡陸璣輒作陸機通本俱誤又偏撿它本皆然雖元本亦不免不知誤始何旹也惟近世毛子晉家刻本从玉旁作璣差彊人意焉其餘誤字止可臨文塗乙未能別簡條陳姑闕勿論

釋文疑誤

陸氏釋文有功經學然載杜注疏中者已非全書至近世尤不爲俗學所尚罕寓目焉襲舛仍譌豕魚連幅十倍傳箋豈足惋也

案古人經由師授讀本各分而字畫亦異略載於釋文其曰某

本又作某本亦作某者讀本之不同也其曰字又作某字亦作
某者古字之通用也相沿既久脫誤愈滋又釋文元本所載經
文或與今本經文異則別作之字與今本同而元字反異俗儒
傳寫不知其故往往互易其文甚有但改元字而別作之字不
改爲兩字相同者非有它據何由正之又釋文多引爾雅說
文字林方言艸木蟲魚疏廣雅等書及韓詩之語亦皆與彼文
不同兩異必有一誤然未可臆斷也茲據管窺所及稍辨其一
二其可疑者仍兩存之以俟博識者擇焉○關雎敘后妃之德
也下釋文獨單行寫與箋溷○服之無斁傳斁厭釋文云厭本
亦作猒二厭必有一誤○頃筐傳畚屬云以下凡單言云俱係釋文畚何休

云艸器也說文同孔疏引說文亦云艸器今說文云蒲器○迄
隮云隮說文作頹今說文奄頹字有隮字疑釋文經本作頹而
云說文作隮今本二字互易是俗儒妄改○我姑酌彼金罍云
桑呂岂買多得爲𠩺𠩺誤作盈○兕觥云光字又作兕今光兕
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又推此則七月吉日絲衣釋文兕作光當
亦近本互易其字又云觵字又作觥今觵誤作觵○陟彼砠矣
云碹本亦作砠今兩字皆作砠葛藟縈止云帶本又作縈今帶
縈互易皆當依呂記改正○螽斯云螽音終爾雅作蜇螽下當
脫一斯字傳蚣蝑云蚣字林作蚣下蚣當作蜙○詵詵云詵說
文作辥今說文奄辥字而詵字注引此詩疑詵辥亦互易案辥

字見玉篇多認云姓也或作騂𦑣𤛓牲○又云螽斯江東呼爲
虻蝱音笄帛反音字疑當作虻○兔罝云菟又作兔今菟兔互
易當依呂記改正○言秣其馬云秣說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
無秣字字作䬴○惄如調飢惄溺當作惄愵詳附錄○麟趾云
止本大作趾今止趾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又云定爾雅題也
題誤作顁○被之僮僮箋髲髢云髲皮寄反鬄音髲下三字可
疑○采蘩引韓詩藻字當作薻詳附錄○勿翦云翦韓詩作剗
今剗誤作箋當依玉海改正○行露箋昴夜云夜本又作莢今
夜誤作露○穿我屋云穿本又作穿穿今誤作穿案穿音川大
見禮記釋文○迨其吉兮云韓詩云迨顧也當依玉海改顧爲

頎○外蘆云蘆本亦作盧今二字互易當依呂記改正○五縱云縱字又作豵二豵有一誤○不可選也云選雪兗反選也下選字誤○覯閔云遘本或作覯今遘覯互易當依元本改正○綠衣云禮衣毛氏云融皆云色衣句有誤○燕燕箋戴嬀生子名完云完字又作皃今皃誤作兒○擊鼓箋公子馮云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今脫同字○雄雉敘刺衛宣公云刺俗作刾今兩字皆作刺○有鷕云鷕雉皎反元本雉作耀○濡軌云說文云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今軓誤作軌凡誤作九○旭日云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好作勖○采葑云葑今菘菜菘音嵩今嵩誤作蒿○旄丘云丘或作𠀉𠀉乃古丘字又云旄字林作堥山

⿰缶色又有嶅字夬白嶅亚今兩嶅皆誤作⿱敖土當依元本改正〇流

雝云鷊鶉鶉誤作鷻〇泌彼泉水引說文有誤字衍文詳附錄

〇新臺有泚云泚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君子偕老篇引說文

同今說文云玉色鮮〇二子乘舟兩駛字俱誤作⿰馬支秦晨風誤

同〇兩髦云髦說文作髳呂記引釋文云髦韓詩作髳今說文

髳乃或體本作⿱髟殺引此詩則作髳依韓詩爲是〇象服箋褕翟

云揄音遙字又作褕今揄誤作褕遙誤作遇當依元本改正〇

椅桐云梓實桐皮白椅椅誤作梓〇載馳云駈字夬作驅今駈

驅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亚推此則釋文驅字本皆作駈其

言驅作駈齊載驅秦勝驅之類俱後人互易〇綠竹云⿱艹海萹筑也又云萹

竹本亦作扁今兩篇皆誤从竹○琇瑩云琇說文作璓今兩字俱作琇○倩盼云倩本亦作蒨蒨今誤作倩○施罛云濊大負罔目豁豁也今脫一豁字又引凝流與說文異詳本篇○河廣云刀說文作舠正義云說文作䑳今說文奄舠䑳字字見玉篇云音彫肙也○伯兮箋軫也云軫本亦作𨋩今𨋩誤作輪又酋矛云酋杜由反蝥聲末二字可疑○報之呂瓊瑤云瑤說文云美石今說文云玉之美者引此詩○黍離云離說文作䅻今說文奄䅻字䅻字見玉篇云禾把也○其樂只且云且子餘反又作且七也反有誤○杜河之漘引爾雅夷上洒下不漘不誤作水○如璊云璊說文作璊解此璊云禾之赤苗謂之穈玉色如

之今構構皆誤作瑞禾誤作木又今說文奄構字其夾苗字作
蕢◎丑中傳墝埆云埆苦角反苦誤作若◎樹檀傳彊勅之木
云勅本夾作勿元本勅作忽◎桀鴟云鴟依字作鷄今兩字俱
作鴟◎釋掤云箾箾箾誤作箾◎清人云剪剪彊也彊誤作疆
◎箋矛矜引方言云其柄謂之矜今方言矜作鈐彼注云今字
作檯又引鄭注巨巾反誤作巨中◎逍遙云逍本作消今兩字
俱作逍◎右抽云抽說文作搯搯誤作陷◎嘒星箋昴於別邑
旹云番音昴本夾作昴弋鳧箋弋繳䠶云繫本夾作繳今番昴
昴三字繫繳兩字各互易當依元本改正◎東門之墠云壇依
字當作墠今兩字皆作墠當依呂記改正◎贈之㠯勺藥云勺

藥韓詩云離州也言將離別贈此州也今脫此十六字當依呂記補入○蟲飛薨薨云薨呼弘反薨誤作夢○總角云總本又作揔今兩字竝作總當依玉海及元本改正○魴鱮云鱮象呂反鱮誤作鱗○其魚唯唯釋文誤編疏後○簟笰云笰音弗今經誤作茀當依呂記改正○言采其藚云藚音續說文音其或反此反太遠恐誤○桑者閑閑云閑閑音閑本亦作閑今誤作閑閑音閑當依元本改正○粲餐云餐說文作餐上餐字誤○朱繡箋繡當爲綃云繡䋰改爲宵宵音消本作綃今兩宵皆誤作綃當依元本改正○白石粼粼云粼利新反利當作利○見此邂逅云覯本又作逅今覯逅互易○豹褎云褎本又作褎今

內字皆作衷上二條當依呂記改正○有杕之杜敘兼其宗族

云宗族本亦作宗矣今矣誤作族○葛生傳齊則角枕又引內

則斂枕篋云齊本亦作齋篋口牒反今齋誤作齊口誤作白○

游環傳靷環也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今靳靷互易○厹矛

云厹音求厹誤作厶當依呂記改正○有條有梅云沈云荊州

曰柟揚州曰梅觀沈語及孔疏則當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

渥丹丹韓詩作沰沰撻各反撻左誤从木○晨風云鴥說文作

鴪呂記引此同元本鴪說文作鴥今說文同元本○同袍云袍

抱毛反抱誤作袍○穀旦云旦本亦作且今且誤作旦○淑姬

云叔音淑本亦作淑今誤作淑音叔○斧以斯之引爾雅斯誃

難也誃誤作侈○月出云皦本又作皎劉本又作懰今皦皎劉
懰各互易當依呂記改正○桀駒云驕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
是後人改之今脫此十五字當依呂記補入呂又云皇皇者華
篇內同○有蒲與荷箋芙蕖之莖白荷云夫本夫作芙渠本夫
作蕖今夫芙渠蕖各互易○餇第十三云子男誤作子南○轉
第十四云轉者誤作轉笞○歸說云說音稅稅誤作悅○三百
赤芾云芾音味反服謂之芾此有誤○浸彼苞稂云寖本又作
浸今寖浸互易當依呂記改正○愾我寤歎云說文云大息也
今說文無愾字○觱發云說文作畢發今說文作滭沷○栗烈
云說文作颲颲今說文颲風雨暴疾也颲冽當作裂風也與毛傳

氣寒昇義不引此詩○饁假南畝箋俱吕饎來云饎式亮反式誤作武○殆及公子同歸釋文殆作迨云迨始也今迨誤作殆又脫始也二字當依吕記改正補入○鴟鴞云鴞于驕反于誤作吁○蓄租云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二租有誤○又蘿乃旦反乃誤作及○又儵鯈彫反儵字誤陸本經作消消○蟰蛸云說文作蟰蟰今誤作蟰○我斨引說文方銎斧銎誤作鉞○四國是吪云訛又作吪今訛吪互易當依元本改正○伐柯云餅士戀反士誤作王○九罭云罭本夫作罭二罭有一誤○狼跋云狼跋省𪖈獸也省疑當作音○載疐云疐本又作疌疌恐誤疌疾葉切疾也○鹿鳴引說文苓蒿也今說文云艸也○倭遲

云遲韓詩作倭夸遲上疑脫倭字○雝傳夫不引艸木疏一名
浮鳩今陸疏浮作鵓○我馬維駒云駒音俱慈侯反本作驕元
本無慈侯反三字本下有夫字又據呂記則釋文直作驕又說
文引詩我馬維驕云馬高六尺爲驕○常棣傳常棣棣云棣作
移者夫夫字疑當作非○閱牆云牆本或作墻元本墻作廧○
妻帑云今讀音奴也奴誤作拏○坎蹲云坎說文作竷云舞曲
也蹲本或作壿說文云士舞也今說文竷注曰繇也舞也樂有
章壿注曰舞也又云蹲七旬反七誤作毛○吉蠲云蠲舊音圭
圭誤作堅○象弭箋末彆云彆說文方血反今說文無彆字○
旆旆云旆蒲貝反貝誤作具○魚麗傳不麛云麛或作麑麑今

誤作霓○彤弓箋鼓愾云愾說文作鎎鎎今誤作餼○孔熾云
熾尺意反尺誤作反○方叔涖止云莅本又作涖今莅涖互易
當依呂記改正○有瑲葱珩云創本又作瑲今創瑲互易當依
呂記改正○車攻敘修器械引說文云奩所盛曰械今說文云
械器之總名一曰有盛曰械奩盛曰器○傳艾艸云艾魚廢反
艾誤作芆○箋甫田云甫田舊音補補誤作浦○決拾云夬本
又作決今夬決互易○夾未弁引說文舁今畀詳本篇○不蹟
云迹當作蹟蹟足跡也今脫此八字當依嚴緝補入○爲鐕云
鐕說文作曆字林同○其下維榖云榖从木㱿聲㱿誤作穀○
縶之云縶徐丁立反丁誤作下○遁思云遯字又作遂今誤云

遁字又作遯當依呂記改正○采蓫箋牛蘈云藬本又作蘈今藬蘈互易當依元本改正○如鳥斯革云革韓詩作䩯今䩯誤作勒當依呂記改正○載衣之裼云裼韓詩作褅齊人呼小兒被爲褅兩褅俱誤作禘當依說文及呂記改正○龠牲則異橐誤作䊢○悳心如惔釋文正義引說文與今本異詳本篇○憯萛懲䜺云噆本或作憯今噆憯互易當依元本改正○箋桎轄云桎本有作手旁至者誤有誤作又○鞠訩云鞠九六反九誤作兀○訊之占寱云訙本又作訊今訙訊互易當依元本改正○虺蜴云蜴星歷反又作蜥蜴蜥當倒轉○有菀其特云菀音鬱今苑誤作菀當依呂記改正○又有嘉殽云肴本又作殽蹶

維鯫馬云蹷倶衛反今脊殽互易蹷誤作蹶當依呂記改正○豔妻煸方處云煸說文作偏今兩字倶作煸○不慭遺云慭爾雅云願也强也且也今爾雅無此文惟願也强也見小爾雅又正義引說文云慭肎从心也亦與今說文異○讒口嚚嚚云韓詩作謷謷今謷誤作嗸當依呂記及玉海改正○噂沓云嗒本又作沓今嗒沓互易當依呂記改正○亦孔之痗云痗又音悔今悔誤作侮當依元本改正○如彼行邁云邁遠行也今脫此四字當依嚴緝補入○憯憯日瘁云慘子感反今慘誤作憯當依呂記改正○孔棘且殆箋甚急迮且危云笮本又作迮今笮迮互易當依元本改正○宛彼鳴鳩云菀於阮反菀誤作宛當

依呂記改正○白父母且云且觀箋意宜七也反也誤作池○
維王坐卭云卭其凶反凶誤作斤○爲鬼爲蜮云蜮音或或誤
作戜○有靦面目云姡面醜也疏引說文作面靦詳本篇○蒼
伯傳緝屋云緝又作揖（所六反）揖今誤作緝○緝緝翩翩云緝說
文作咠云咠語也咠字誤當依說文爲聶語又說文引詩本作
咠咠幡幡與翩翩爲句則語屬上章與幡幡爲句則語屬下章
未詳孰是○沇泉云沇字又作厬厬今誤作𠩺○奄浸穫薪云
瀀子鴆反字又作浸今瀀誤作寑○跂彼織女云跂說文作䟓
今䟓誤作岐○或慘慘劬勞云慘字又作操操字誤疑當作懆
○𧊒此讙怒釋文誤入日月方燠下○惪心且妯云妯䡃音偷

雝盧叔反又音迪今龠雝甗注郵音○祝祭于祊云祊說文作
鬃云門內祭云誤作示○工祝箋受嘏云嘏古雅反雅誤作嘏
○神嗜云耆而至反耆今誤作嗜當依呂記改正○霢霂云霢
亾革反亾誤作士○亯于祖考箋納亯云亯普庚反亯誤作享
○甫田述箋語甫㞢言丈夫也言誤作田○攸尒攸止云尒音
眎王大也王誤作止當依元本改正○不稂云稂說文作蓈云
稂或字也禾粟㞢采生而不成者謂㞢童蓈今兩蓈字皆誤作
節采字誤作莠○炎火箋嬴誤作羸釋文夾誤○戢其左翼云
戢韓詩云揵也揵其噣於左揵誤作捷當依玉海改正○大侯
旣抗箋舉殳侯而棲鵠云鵠鴿也說文云卽鶻也小而難中又

云鵲者覺也直也觖者直己意今說文無此文○發彼有旳云
勺音旳本夫作旳今誤作旳音勺當依元本改正○錫爾純嘏
云嘏古雅反今脫嘏字當依元本補入○威儀反反云反韓詩
作昄昄蒲板反善皃今昄誤作眅當依玉海改正○側弁之俄
云俄五何反又廣雅云㝈今㝈誤作京○采菽云菽本夫作菽
二菽有一譌呂生民推之上菽字當作叔○見晛引韓詩曣晛
誤作曣見當依玉海改正○婁驕引爾雅㝈鳩樓鷖也㝈誤作
寏○臺笠云臺爾雅作薹今爾雅作臺○苑結云苑於粉反粉
誤作勿當依元本改正○垂帶云蔕音帶本夫作帶今誤作帶
音蔕當依呂記改正○言綸之繩箋綸釣繳也云繳音灼夫作

繳今繁誤作繳繳誤作故○湊假稻田云湊本又作寖寖今誤
作寢又呂下宋大東推止湊寖二字必經俗儒互易○嘯歌云
歗音嘯本亦作嘯今誤作嘯音歗○戢其左翼箋禮義相下云
下遐嫁反遐誤作段○漸漸云漸漸亦作嶄嶄今嶄誤作漸當
依呂記改正○傳畢噣云噣又音晝本又作濁今晝誤作畫濁
誤作獨○三星在罶云罶本又作罶又誤作文○俔天云俔說
文譬諭也諭誤作譽○造舟云造廣雅作艁說文艁古造字二
艁皆誤作船○緜敘本由大王也云一本無由字本誤作反○
陶復云復說文作𥨍𥨍今誤作覆○俾立室家云卑本又作俾
今脫此五字當依呂記補入○捄捊誤作桴又引說文引取誤

作引堅○槶之云栖字夫作槶今栖槶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傳構枹木也云枹音茅反音字誤○橑楛引艸木疏楛侶荊上
黨人織呂爲筥箱織誤作箴當依陸疏改正○民所燎矣云柴
祭天柴誤作此○崇墉仡仡云說文作圪今圪誤作忔○哲王
云哲本又作悊今悊誤作哲○維黿正之箋𢍋灼云揫本又作
𢍋今揫𢍋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茬菽云叔或作菽今叔
菽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實種脫字詳附錄又雜種夫誤作穓
○釋之傳淅米云淅說文云汰米也汰下脫米字○叔軝云抵
字夫作軝今抵軝互易當依元本改正○行葦箋者凍梨也云
梨利知反又利芳反芳字誤○脾臄傳臄函云函本又作膕說

文云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今說文㐭作㐭象舌形㐭从人扗曰
上小阱也从肉爲膾會肉㚏猒也非舌義○敘實傳觀者如堵
牆云堵丁古反丁誤作寸○大斗云斗字又作枓今枓誤作科
○台背箋鮐文云鮐湯來反湯誤作易○既醉箋下徧羣臣云
徧音遍今遍誤作音當依元本改正○宜君宜王云且君且王
一本且兹作宜字今三且字皆誤作宜當依呂記改正○䰞槖
引說文與今畀詳本篇○扗巘云甗本又作巘今甗巘互易當
依元本改正○取鍛引說文與今畀詳附錄○飄風云與本夫
作飄今與飄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又推此則匪風蓼莪釋文飄
作與夫是近本互易○惛怓云惛說文作昬云怓也釋文惛夫

不憭也案昏當作怋釋文當作說文下惛字當作惽憭當作憭
并誤四字應依說文改正○下民卒癉云僤本又作癉當但反
今僤癉互易但又誤作亶當依元本改正○辭之懌矣云繹本
亦作懌繹今誤作懌當依元本改正○及龠同僚云寮字又作
僚元本經與釋文僚寮字倶相反○殿屎云屎說文作吚吚誤
作呷○牖民孔易箋易易也云易也吕豉反易誤作昇○俾晝
作夜云俾使也本亦作俾今俾俾互易○箋沈湎云䀛本或作
湛今䀛誤作沈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內奰箋皆人怢怒惡
云怢說文云習也又四月正義引說文與此同今說文𢙢怢字
○靡哲不愚云喆本又作哲今喆哲互易當依元本改正○覆

芳服反芳誤作苦○涸埽庭內云廷音庭今廷庭互易○告之
話言云話說文作詁今詁誤作話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旟
旐有翩云偏本亦作翩今偏翩互易○昇禍呂燼云盡本亦作
燼今盡燼互易○好是稼穡云家王申毛音駕下句家穡維寶
同今兩家字皆誤作稼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哀恫云同本
又作恫今同恫互易○荼蓼箋慍怒云慍紆運反紆誤作舒○
中垢云垢古口反古誤作舌○來赫云赫本亦作嚇今嚇誤作
赫上四條當依元本改正○雲漢敍銷去云銷音肅肅字誤○
蟲蟲云蟲爾雅作爞今爞誤作[illegible]○箋靁聲尚殷殷嘆云嘆一
本作雨靁之聲當殷殷嘆上嘆字上當有敓文○炎炎云炎于

連反亐誤作如○如惔如焚云惔音談今談誤作淡又云惔說
文云炎燎也今說文云𢝊也○敬共明神云明祀本或作明神
今祀神互易○趣馬師氏傳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云秣說文
作餗施本又作弛今餗誤作抹施弛皆作弛○我儀圖之云我
義毛如字鄭作儀今義誤作儀當依呂記改正○其殽維何云
肴本亦作殽今肴殽互易當依元本改正○籩豆有且云且又
七敘反敘疑當作敍○八鸞鏘鏘云將本亦作鏘今兩字皆作
鏘○祁祁云祁巨移反巨誤作豆○訏訏云訏況甫反甫誤作
角○其追其貊云貊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今說文云北方豸
種也○如震如怒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今兩誤作倫○皋

臯訿訿傳訿訿窳不供事也云窳說文云嬾也今說文云窳污窬也案訓嬾者字應作㾂上从宀不从穴說文無此字惰窳偷生見史記○淸廟敘洛邑云雒本夾作洛今雒洛互易又夾字誤作音○維天之命引韓詩維念維訓念當从心旁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作惟當改从之○箋坤已簡能云巛夾作坤今巛誤作巡○耆邁敘柴望云說文字林柴作祡今祡誤作柴○執競敘下釋文誤單行寫上又誤題箋云○威儀反反云反反如字今誤作一又如字○駿發爾私云浚本夾作駿今浚駿互易○有瞽云瞽本或作鼓今鼓誤作瞽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簫管箋賷餳云餳方言云張皇反卽乾餹也反字誤今方言云餳

謂之餦餭䰞注云卽乾飴也○潛云潛小爾雅作橬今脫爾字
○亶哲云哲本夾作哲吕抑瞻卬推之上哲當作喆○俾緝熙
云卑本夾作俾今卑俾互易○有客敍箋旣黜殷命云絀又作
黜今絀黜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嗇定爾功云嗇鮑云惡
也案箋云嗇不云惡句有誤○敬之云湲子息反經傳箋並無
湲字音又不合必有誤○緜緜其麃云麃說文作穮云槈鉏田
也今說文云耕禾閒也○有椒云椒沈作俶俶今誤作椒當依
元本改正○殺旹犒牡云犒本夾作犒二犒有一誤○絲衣敍
箋商謂之彤云融餘戎反尚書作彤今融誤作戎當依元本改
正○載弁俅俅云俅說文作絿今說文俅字引詩弁服俅俅云

囧飾皃絿字引詩不競不絿云急也○鼏鼎及鼒云鼒說文作
鎡今說文鼒字引此詩而已鎡爲俗字○不吳不敖引說文與
今异詳本詩○蹻蹻王之造造云造詣也詣誤作諸○般云於
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脫有字○駉敘下云駉古
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今說文駉字引詩牡駉之野云从馬同
聲牧馬苑也駫字引詩四牡駫駫云从馬光聲馬盛肥也二字
徐皆古熒切驍字云良馬也从馬堯聲徐古堯切曉則駫乃此
詩駉字駉乃此詩坰字驍乃別字○鼓咽咽云咽本又作淵鼓
鼓字衍或是鼘字誤分爲兩字○語孫子云語本或作語二語
必有誤○其旂茷茷云伐本又作茷今兩字俱作茷當依元本

改正○薄采其茆云茆或名水葵葵誤作戾當依艸木疏改正

○憬彼淮夷云憬說文作懬音獷云闊也一云廣大也今說文

憬字引此詩云覺悟也又矍字注云讀若詩穬彼淮夷其懬字

不引此詩獷穬俱古猛切○稙穉云穉韓詩云幼穉也穉誤作稺當依

玉海改正○俾民稼穡云卑本又作俾今卑俾互易當依元本

改正○烝蒸大東云蒸如字下注作蒸云至也應依元本改下

注為韓詩又兩蒸字必有一誤○梟繹云繹字又作嶧同山名

也今同誤作周當依元本改正○居常魏箋築臺於薛云薛字

又作薛二薛有一誤○濬哲云悊音哲字或作哲今誤作哲為

音悊○敷奏云傅音孚本亦作敷今誤本亦作孚二條當依元

本改正○百祿是總云總本又作鬷鬷今誤作駿○三蘖引韓
詩云蘖絕也絕誤作色當依玉海改正○且業箋橈敗云橈又
女邪反邪誤作卬當依元本改正○天命多辟云辟音壁王者
辟亮也者字當依元本改作音下辟字疑當作僻○松桷有梴
云梴丑連反柔梴同物自句有誤○右凡字當改正顯有它據
者則云某字今誤作某或繼之云當依某書改正雖無據而可
信者則云某字誤當作某其欲信而未敢決者則云疑當作某
其可疑者則云必有誤其引它典文雖異而義同者弗贅及其
義異而各通者則兩存之不置辯案釋文成於唐初所載經注
猶存漢隸舊體後衛包改用今文字畫盡失其舊矣至所引論

雅今止存鄭氏注本又今世說文乃徐鉉韻譜非許氏始一終亥之舊與元朗所見必有差殊宜其書中引述不盡相符也故於譌字之外大備列之俾好古者得覽焉

集傳疑誤

集傳所載經文近儒馮嗣宗呂注疏本較之得譌字及文倒者廿十有二余續較之又得十二譌字脫者倒者各一今列於左○鄘終然允臧然誤作焉今監本注疏亦誤○王羊牛下括誤作牛羊下括○齊不能辰夜辰誤作晨○小雅求爾新特爾誤作我○朔月辛卯月誤作日○胡然厲矣然誤作爲○家伯維宰維誤作匊○小旻如彼泉流誤作流泉○爰其適歸爰誤作奚○大雅

天降滔惪滔誤作慆○抑篇如彼泉流誤作流泉○商頌降予卿士誤作降于(已上馮氏較得)○召南毋使尨也吠尨誤作厖○何彼襛矣襛誤作穠○衛竹竿遠兄弟父母誤作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作思○昊天大憮大誤作泰○楚茨㠯亯㠯祀亯誤作饗○福祿膍之膍誤作脆(監本注疏亦誤)○蟲不能飛飛誤作移○不皇朝矣皇誤作遑下二章同○大雅淠彼涇舟淠誤作渒(監本注疏亦誤)○㠯篤于周祜脫于字○周頌旣右饗之饗誤作亯○魯頌其旂茷茷誤作茷茷○商頌來假祁祁誤作祈祈(已上續較所得)○右共二十六條其中有妨文義者羊牛之爲牛羊辰之爲晨龠之爲我予之爲于其失韻者飛之爲移(音馳)而茷茷則不

成字皆當急改之其餘雖於義無損然不可妄易經文也又馮氏謂朱子作傳皆三家詩已亡所據止毛傳本自不應有同異此定是傳寫之誤余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夜家伯匊宰畀天泰憮奚其適歸天降慆悳降于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

集傳經文多誤而傳中譌字尤復不少有朱子欲改而未及者有後儒知而辨之者尤有相習而莫覺者今列於左○壹發五豝注豝牡豕也牡字誤當作牝大全載潛室陳氏語辨之○黻衣繡裳注黻之狀亞兩己相背亞當作亞己當作弓○小人所腓注引程子語朱子自云欲删而未及見大全○南有嘉魚注鱒鯽肌鯽字誤當

作鱗肌字衍朱彥升疏義辨之而大全不載○或耘或耔注引漢書苗生葉脫

生字隤其土誤作墤其土○頍弁賤而卑又比也元本作賤而

比輔廣劉瑾增入卑又字誤三篇同○小宛交交桑扈注俗呼

青觜觜字誤當作雀○築城伊淢注淢城溝也城字誤當作成

○池之竭矣章注賤也朱子自云作比爲是見大全○閔予小子

引大招三公揖讓劉瑾言揖讓當作穆穆○賚注此頌文武之

功文武當作文王○駉注此言僖公牧馬之盛輔廣言僖公當

作魯侯大全載其語○右廾十二條

俗本集傳將元本反切皆轉爲直音意杜僾童蒙之誦習也嘆其

閑外謬頗多反語誤初學矣○頡之頏之頡戶結反俗本音潔

○招招肙子招貽遙反俗本音韶○揚且之晳也且子餘反俗本音疽後且皆誤音○子之湯兮湯它郎它浪二反俗本音蕩○吉蠲爲饎蠲古玄反俗本音娟○旣佶且閑佶其乙反俗本音吉○下民之孽孽魚列反俗本音桀○瓜瓞唪唪布孔反俗本音蚌○菶菶萋萋菶誤同唪○聽我藐藐藐美角反俗本音麥○如壎如篪篪音池俗本音除此非轉切爲音不知何故致誤○又有元本乃破字而俗本誤召爲音者○假樂君子假依中庸左傳作嘉俗本音嘉○我心慘慘慘當作懆俗本音懆○鬷假無言鬷依中庸作奏俗本音奏○又有元本誤而今本是者又有二本异而皆通者玆不贅及

綏

毛詩稽古編卷三十

東吴陳啟源長發述　　同邑龐佑清𣗳廷氏校

附錄

國風

周南

毛傳古雅簡質讀者不可率易如關雎首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初視之竟似目后妃爲善女矣及觀次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嫉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倫矣孔疏申首章傳意謂后妃旣有是德又不妬忌思

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此淑女宜爲君子之善匹此善會傳意者
也嚴緝旣言后妃併荇菜又以求之爲求后妃此誤認傳意者
也

薄污我私傳云污煩也箋云煩煩撋之釋文云阮孝緒字略云煩
撋猶挼莎也案煩字太作㨆玉篇云㨆挼也撋本作擩周禮有
擩祭玉篇云撋摧物也挼說文云摧也从手委聲一曰兩手相
切摩也今俗作挼非是莎玉篇作抄廣韻云手挼抄也又周禮
鬱齊獻酌注獻讀爲莎以醪酒摩莎沛之

漢廣之游女韓詩以爲漢神其祖屈宋湘巫之說乎敘云說人也
章句云言漢神昔見不可得而求之見文選李善注夫說之必求之矣

惟可見而不可求則慕說益至敘意或龠龠又從而實之呂事

家有交甫請佩之說矣又雞鳴防有鵲巢二詩韓敘夫呂爲說

人未詳其義

惄如調飢釋文云惄本又作愵韓詩作溺音同今案玉海載釋文

引韓詩愵如調飢則溺乃愵之譌也又案說文云愵憂皃讀與

惄同玉篇云懇奴歷切思也愁也或作愵二字音義皆與惄同

溺當爲愵愵當爲懇皆傳寫之譌自呂記引釋文云惄本又作

悊悊乃惄之俗書大誤

汝墳末章韓詩薛君章句曰王室政教如烈火猶往而仕者曰父

母甚迫饑寒之憂爲此祿仕韓義雖未必得詩指㑹後漢周磐

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此慨啖而歎詩可以興信夫

召南

鴡鳩鶚也鳲鳩鷹所化也皆鷙鳥也后夫人取興焉有別與均一非鷙不能故以象婦德與或曰鳲鳩生三子一爲鶚啖則二鳩同種而鴡爲鷙矣

采蘩箋引內則織紝組紃疏云紝也組也紃也皆織之紝謂繒帛紃絛也組亦絛之類案組紃之別詳內則疏云組紃俱爲絛皇氏云組是綬也但薄闊爲組如繩者爲紃自又案說文云組綬屬紃圜采也禮疏應本此爲說釋文以組爲綫恐未啖綫縷也簡兮執轡如組取其有文章豈一縷之謂乎

采蘋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目驗此二艸藻沈而蘋浮頗怪其相反案藻字爾雅翼及玉海引韓詩皆作薻爾雅翼云蘋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薻薻音鄛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羅語最是又案黄氏韻會引韓詩亦作藻玉海兩引此文一薻而一藻則此字之誤其來久矣

左傳說采蘋詩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襄二十八年意召南大夫妻是蘭姓女号季蘭之偁與季姜季姬一例矣蘭姓不載經傳故後世無聞古或有之也桑中之孟庸它卌亦不載弋與姜弋玆舉故知是姓弋之爲姒若非穀梁傳

則亦莫可攷矣杜注以季蘭爲少女之佩蘭者殆是臆說案後世亦有蘭姓如漢蘭廣晉蘭維梁蘭欽皆是師古注急就篇謂出自鄭穆公蘭古未有氏其祖之名者況鄭之七穆玆無蘭氏顏說未必然也詳左傳之言安知後世蘭姓非季女父族之苗裔乎

近世說文卷箋引易豫卦殷薦語證詩殷其靁殷當如字讀謂殷本訓作樂之盛易以靁象樂之聲詩以樂象靁之聲皆言其盛此亦可通但不若以殷殷象靁聲尤有致耳

摽有梅釋文摽婢小反又符表反說文拋字注云棄也从手尤力或从手㮚聲詩摽有梅落也義亦同匹交切是摽乃拋之重文

嘆摽字別見大聲云擊也符少切音義皆與詩異

何彼襛矣詩後儒誤㠯昔昧事實之肯辨之詳矣近世有僞爲申

公詩說者謂齊襄殺魯桓莊王將亏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

莊公主婚㠯桓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作斯亦巧於傅會矣

不知桓公初被殺魯卽請㠯彭生除恥而齊亦从之矣齊魯未

嘗相讎焉用天子女爲釋憾之具哉

邶

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殷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

臣孔晁注云東謂衛殷謂邶鄘又云周公降辟二叔俾康叔宇

亏殷俾中旄父宇亏東晁注云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據此

則康叔乃封於邶鄘而衞地吕予中旄非康叔國與諸經傳異未詳其故竊意分亐二子當在初黜殷時厥後中旄或遷或廢則併吕衞異康叔容有之也姑記吕存疑

康成詩譜云衞頃公當周夷王時衞國政衰變風始作孔疏云衞世家頃公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衞侯故知當夷王時案劉恕通鑑外紀辯世家語爲非云頃公元年魯獻公之三十二年也當厲王十六年厚賂周周命爲衞侯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變風始作今合周本紀衞世家觀之厲王吕三十七年奔彘衞釐侯之十三年也逆計釐之立應在厲二十五年釐乃頃之子頃在位十二年應吕厲十三年立不得與夷王同時而世家乃言

其賂夷三代世表夷㠯頃當夷世其書自相矛盾至賂周得矦
索隱駮史㠯有理則其事夷不足信譜疏皆㠯世家爲據殆未
攷其眞也至劉謂賂周杜厲十六年又不知何據并味㠯肯紀
年修短俱不可攷目
終風韓詩章句云旨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二語頗佀五言古詩
陸士衡贈顧彥先詩云隆思亂心曲正用薛君語
雉鳴雌曰鷕雄曰雊詩求牡偁鷕求雌偁雊是也故潘岳射雉賦
云雉鷕鷕㠯朝雊而徐爰引顏延年語㠯譏其誤
涇㠯渭濁箋云涇水㠯有渭故見渭濁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
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自今玩文義作謂爲是疏申箋云先述

涇水之意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則孔氏亦以爲佀謂湜湜其沚箋云湜湜持正皃唐皇甫湜字持正本此

夫子謂商大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佀指釋尊言也簡兮詩西方美人所指將毋同蓋漢明以前大法雖未被東土然觀周昭穆二王皆大史蘇由扈多觀炎氣而知祥西極化人說者以爲即神足弟子中天臺之建實佛剎之濫觴可見此皆大法稍有流傳一二但未比戶誦習耳故堀國詩人閒風息慕替語亦引西方之書如姜氏所引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懷則不能解脫安則不能精進大事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姜引之雖斷章要皆

微妙宗旨略見於周由者合之夫子之言佀乎東土之有大法久矣及桼火之後已遭熸燼嘫劉向敘列僊箸有佛名傅毅學朙帝問便對吕天竺之教非絫有流傳豈能知之乎又夫子之侖大宰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非神孚冥契杜語言文字之表不能推尊至此所謂惟聖知聖乎

毖彼泉水釋文云毖說文作䀣直視也案今說文䀣字注云直視也讀如詩泌彼泉水嘫則說文引詩乃作泌非作䀣也玉海亦云說文作泌矣不知何人改泌為䀣又譔入直視之訓也觀吕記引釋文云毖說文作泌是宋本注疏原無誤

釋文別作之字譌舛㕓多賴吕記所引得正其一二惟泉水歛餞

于論釋文云論韓詩作坭呂記引此坭作泥今攷玉海錄韓詩異同此字亦从土旁作坭又廣韻云坭地名當指詩飲餞之處則獨此一字今本得之

說懌女美鄭讀懌爲釋案說文懌字注云經典通用釋是漢㠯歬此詩元作說釋桼成非破字也若箋云說懌當作說釋則明是改懌爲釋非元作說釋矣意當㫺經本各不同鄭特據釋㠯改懌乎姑記㠯竢攷

鼠

詩多用相字如相鼠有體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爲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之

說魏碩鼠疏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句欲解相鼠爲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禮體喻人之不如斯夫鑿矣詩本以鼠之貪惡喻無禮之人豈如孫所云哉相州與河東即魏相州今河南彰德府魏灤河北縣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中隔晉地不可謂鄰禮鼠之偁文人俗經語爲藻飾豈足爲據况此詩作於文公出衛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復衛有詩人目其地產以爲興爲何得及之哉

論衡云詩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其傳曰譬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此與小敍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以

善道意略相符矣毛氏无此文必是三家詩說㗖魯詩无傳亝詩有后氏孫氏傳韓詩有內外傳而外傳今存充所謂傳其亝之后氏孫氏及韓之內傳乎充所解維恖用者爲伯奇放流首髮帛白解子孫千億爲宣王惠順天地天地祐之子孫衆多皆與今詩異其言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及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則與毛鄭之說同

衛

水經注淇水東詘而南轉逕頓丘城北又詘逕頓丘城南則頓丘在淇水東南也婦涉淇而送氓至此又涉淇而嫁之是婦居淇南北矣淇水東南流入河復關隄即古黃河北岸氓居在焉則

河之北漢之南也兩人本各天一涯泯㠯異鄉客子與婦數語目成挈之歸家雖貴而實賤矣婦㠯輕信被紿夫身匪人後之見棄又誰咎兮

王

暵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孔疏䆒解案且者將然之詞上章言暵乾下章言暵溼而脩杜其閒故毛㠯將乾爲訓兮又脩之本義謂脯之加薑桂者脯乃自溼而乾之物宜取且乾爲義矣劉熙釋名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亦堪助發毛義吳棫韻補引傳作曰乾恐不如且義長

釋文云脩如字本或作蓨音同案蓨字兩見爾雅云蓨蓨者假釋

文音陽云苗下从由它六徒歷二切蓨者假釋文它凋切郭注皆未詳則
蓨是艸名非此詩蓨字又說文云蓨苗也苗蓨也玉篇云蓧苗
也蓨蓧也苗蓨也皆祖爾雅

王風傳兩言騅而義不同蓷騅也是艸菼騅也是色
毳衣如菼傳菼騅言其色也箋菼薍言艸名也疏謂傳但言菼色
未詳艸名故箋引釋艸文以定之是已今案傳語即爾雅釋言
文但釋言字作騅注云菼色如騅在青白之閒釋畜云蒼白襍
色騅是爾雅之意以馬色比艸也毛傳字作騅箋言青者如騅
鄭答張逸又謂騅鳥青非艸名菼夫青蓋毳冕服具五色菼言
其青璊言其赤各舉一色也是傳意以鳥色比艸也一从鳥旁

一从馬芻物異而義同

鄘

周禮賈公彥疏謂鄘說婦人者九篇衛則三樂記孔疏亦言鄘風二十一而說婦人者九篇今案之始不啖也鄘之刺淫者惟女曰雞鳴刺不說德而好色丰刺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墠刺不待禮而相奔野有蔓艸男女思不期而會溱洧刺淫風大行凡五篇其有女同車有女如雲二詩雖說婦人啖一刺忽一閔亂不言淫也即併數之亦僅七篇安得九乎至衛詩刺淫則不止於三若不數邶鄘則賈疏所舉桑中乃鄘風也

左傳紀鄘事所言城門凡爲名十有二曰渠門見一曰皇門見一曰師

之梁門見四曰南門見二曰北門見二曰東門見六曰閨門見一曰旹門見一曰鞄門曰倉門曰墓門曰舊北門以上皆一見　又有遠郊門曰桔柣之門見三又有外郭門曰純門見二惟東門兩見於詩意此門當國與衛爲衝塵鱗萃之墟與故諸門載於左傳亦惟東門則數及之隱四年宋衛陳蔡四國以師圍焉襄十一年晉悼公以諸侯伐鄭則齊宋之師門焉是年又伐之則觀兵焉二十四年楚伐鄭亦門焉子產對晉使所謂井堙木刊指斯地也昭十年鄭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此門之外焉蓋師旅之屯聚賓客之往來莫不由是其爲鄭之孔道可知宜乎詩之一與一賦皆舉以爲言也雖燓除地之墠行上之栗特假以寓與自至五爭之後

室家相弃出此門者但見歛離之象詩所爲閔與

出

東方之日兮韓詩薛君章句以爲說其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後世文人率祖其語以入詩詞如神女賦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日出東南隅行淑皃耀顏日秌胡詩明豔侔顏日正襲此意也故李善注文選皆引薛語證之㗖以爲詞家佐筆之資洵美矣若釋經自當以毛鄭爲正

不能辰夜孔疏言乾象以來諸歷及今大史所候晝夜以昏明爲限故晝漏率多於夜五刻惟馬融王肅注堯典因有日出日入語紛以見日爲限故晝夜之刻相等蓋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

昏明各二刻半故論昏明則晝多五刻夜少五刻據日出入則晝夜均也鄭作士昏禮目錄舉其全數謂日入三商爲昏卽此義案正義成於太宗旹孔未見麟悳歷所言大史所候其戊寅元歷乎近歷日沒止據寒暑爲修短每復五刻之贏縮不知始於何歷也疏又言馬王晝漏六十夜漏四十巳減晝以裨夜鄭注堯典又減晝五刻以增之誠爲妄說案劉洪乾象歷鄭獨爲注釋乃於尚書不用其日沒又自違其日入三商之義斯誠不可解矣

載驅箋以爲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孔疏謂汶北尚是魯地襄公當入魯境蓋詩四章皆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

言文姜也案水經注云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也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㦎則文姜臺者即齊戎所謂韶乎

魏

后妃而采荇夫人而采蘩國君而采莫采桑采藚雖曰躬親非必身執其役也猶籍田之親耕公桑之親繅云爾但二南敬其祀魏風儉而非禮故美刺分焉

秦

小戎虎韔交韔二韔字皆从韋觀釋文云韔敕亮反下同則今本之誤矣韻會謂上字从革作韔下字从韋作韔不知何據

艸木疏釋秦風苞櫟言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案木蓼本艸謂木天蓼宋圖經云今出信陽木高一二丈三月四月開蕚似柘蕚五月采子子似毬形似檾麻子可藏作果食近世李氏綱目云其子可爲燭其芽可食是也又有藤天蓼小天蓼幷三焉唐本注謂似藤蔓蕚白子如棗者藤天蓼也食療謂樹如梔子冬月不凋者小天蓼也三者雖異功用相仿彿云

豳

古人順旹布令必援星象㠯示期如定中水正本見之類皆是而言火尤多季春火見則出火季秋火伏則內火土功則火見而

致用用冰則火出而畢賦雩祭必俟龍見蒼龍三次大火實當
其中武王伐殷出師之日月在辰馬辰馬房心也以次言房心
皆大火以星言心獨爲火也又火出而火陳知陳復建有星孛
于大辰即大火知宋衛陳鄭將災用以占驗无不爽焉案魯梓慎
言火出於夏爲三月夫子言火伏而蟄者畢是火之伏見乃一
歲寒燠發斂之大界又房四星心三星體皆明大擧目并見易
以曉民空古人多用以布令也豳風流火箸將寒之漸也昔張
耀云火中寒暑乃退火昏正而暑退暑既退而火西流當爲七
月矣豳風詠夏商昔事耀語在周景王昔肯此則星火以正仲
夏見堯典五月初昏大火中見夏小正小正傳云大火者心也

後此則季夏昏火中見不韋月令皆以火爲夏之中星惟仲與季不同斯乃歲差所致孔疏據鄭畣孫皓語謂堯典統舉大火之次月令獨指心星故異名非也歲差法始於晉虞喜彖成未及知自觀小正之大火是心而以五月中則堯典非統舉可知夏近堯世所差尚微秦則遠矣要之自唐迄秦幾二千年而火之昏中未有在夏後者今歲差踰甚目驗心宿直至七月中氣方得昏中及西流則已仲月矣攷寒至日躔較秦昔又差二十四度火中遲至初秋何怪焉余舊有即席詩云蘭芷秋風人北渚芙蓉夕露火西流流火與芙蓉同句合於古而亦於今皆未諳星象以嘆農人暑夜田作猶指房心尾爲大人星以記夜之

淺深非以其明大而易見乎大人者大辰之謂也

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小爾雅云道成王大美聲徧遠也以公孫爲

成王與毛同以瑕爲遠與毛異

小雅

鹿鳴之什

唐文宗述毛詩鹿鳴疏謂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恐非藾蕭今

孔疏無此語先儒以爲疑源案孔氏詩敍言箸之爲義疏者有

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諸家而焯炫爲殊絕今

據以爲本然則文宗所見其孔氏所刪者乎孔所據獨二劉自

餘家義疏雖不采入正義然唐世必有存者文宗或偶見之

古人文字簡質語無虛設況皇華詩諷諫謀度詢字各有義內外傳所載魯穆叔之言乃詩學之關古者不誤矣歐陽氏以爲變文協韻殆不然蓋文體冗長莫甚於宋故其釋詩大徒取文義疏達其中精義與指俱順口讀過不復尋究反詆先儒之說爲迂盡掃而棄之斯大經學之一阸也

鄭箋以伐木爲文王未居位在農皆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孔氏申其說謂史記本紀周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大王皆文王季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自遷岐之初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案鄭說似無稽而孔氏申之則有理也蓋丁商王小乙子也祖

中苑丁子也皆遯居荒野涸迹民閒父居天子位尚且躳爲小人況矦國之孫乎大王之世與商二王不遠風俗宜相類文王伐木於山不可謂必無其事矣

歲夬陽止箋十月爲陽坤用事釋文云坤本夬作巛困魂反天作箋引易坤吕簡能釋文坤作巛云巛本夬作坤易坤卦釋文夬云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大戴禮保傅篇坤字夬作巛案巛字卽卦形偃之則☷立之則巛自此字不見說文而兩見張揖廣雅一云順也一云柔也集韻云坤古作巛象坤畫六斷

象弭箋云弭弓末反彆者釋文云彆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案今說文無彆字玉篇作弻臬結臬計一切

弓戾也又作㢸廣韻亦作彇㢸方結切義同又案彇彆㢸彇一字四形見攷併五音集韻

南仲之名不見它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咏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敘言文王立昌距昆夷北備獫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昌伯出征如春秋所書王人會伐之事與玩詩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又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于二歲在即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

紀季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姑記吕備攷

檀車幝幝釋文云幝韓詩作緂案說文幝車敝皃昌善切緂偏緩也尺善切二字音同嘽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與廣雅緂緂緩也注緂字因淺悟羨二切義同而音异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嘽嘽音同恐誤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箋云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繇音宙兆卦之詞也卽古籀字顏師古曰左傳籀作繇案繇从卜从䌛今俗書多脫卜字溷作䌛

魚麗傳鱧鮦疏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鱧鯇或作鱧鯉定本作鱧鮦案說文鮦魚名一曰鱺也直隴切鯉鱧也胡瓦切鱧鱺鱺

鮦各同音是一魚而異名也皆與爾雅䰳注合惟佗鱧鯇者乃孫叔然之說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罩罩篧也篧說文作籗云罩魚者也竹角切重文爲篧釋文篧字助角反又穫護二音皆與說文異且言沈重說篧形非罩豈疑傳誤乎然爾雅篧謂之罩正與傳合不可易也捕魚之器古今容或殊制矣

埤雅云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集傳用其語曰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改鱗爲鯽又割取下句肌字不成文義其傳寫之譌乎元末朱公升疏義已辯其誤詩經大

全謨龔疏義成書竟不改正此二字又不載亮升語可畀也

傳汕汕樔也釋文樔側交反或作罺同疏引爾雅樔謂之汕案樔罺二字本爲兩義樔見說文云澤中守艸樓則非捕魚器矣而無罺字罺見玉篇云罟也壯交切又初敎切其樔字注同說文意古止有樔字其罺字則後人所益與韻會止載罺字注云通作樔合樔罺爲一字且反呂罺爲正矣正韻舉其誤故樔字不收韻中

蓼蕭箋引虞書外薄四海釋文薄音博虞書釋文薄蒲各反徐音扶各反與詩不同又易雷風相薄釋文薄音旁各反與書釋文同則雹博二音俱可訓迫矣案玉篇廣韻止有蒲各一切

鞗乃革轡轡首謂之革夫謂之靶革末飾以金謂之金厄夫謂之鋚凡三物矣鞗徒彫切鋚說文云鐵也一曰轡首銅以周切鞗鋚異物夫異字稍宜究謂詩本作鋚革石經竝改爲鞗非是

載沈載浮沈說文从水冘聲冘音淫其作沉者廣韻以爲俗字徐鉉夫云冗不成字作沉者非是

元戎十乘傳引司馬法文備舉三代陷軍車名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箋復釋其名義其於鉤車則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鞶釋文作股云股今作鞶余謂釋文作鉤股是得之疏引巾車金路鉤樊纓以證鉤鞶之義竊謂鉤膺鞶帶乃車制之盡飾者不以施於革路豈反爲衝突之用乎韓詩言元戎之制車綴輪馬被甲

衡軶之上盡有鈎轂被巾之馬安用金縷之鈎釆罽之帶兮憂后忠質之由豈陷輈之車反文於周兮況與先王之意大不相合也毛傳云鈎車先正寅車先疾元戎先良案九章算術有鈎股之名見周禮保氏注橫闊爲句直長爲股其形磬折即工人之矩也車之行侶之則一曲一直皆方正而不敧故云曲直有正孔疏又云鞶定本作般或謂車行鈎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此說較優於鈎鞶嘫不如取象於鈎股尤爲明確也

采芑次章傳云言周室之彊車服之美也言其彊美斯劣矣疏引老子語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咊有孝子申之呂爲名生於不足宣王舉亂劣弱矣故詩人盛偁其彊美源謂此語雖勝嘫未必毛意先王除

克靖亂惟以德競不及厥威周之盛莫如文武文王閉門修德而服昆夷因壘而亦崇武王以三百乘而禽紂故皇矣詩言伐密伐崇采薇出車二詩言伐玁狁及西戎大明末二章言伐紂皆不侈偁車中之多軍容之盛豈力不足哉所恃不在此也荊蠻小醜自宣王起十八軍以臨其國雖亦有成功然威已殫矣至於路車命服炫爤於道元臣嫥閫以壯國體可自制勝之本當不在此詩人述中興事業而區區以此見其彊美矜詡之餘其有諷切之意乎故毛以彊美爲刺謂彊美在武力斯刺者在文德侖

車攻傳大芟艸以爲防元本作大艾艸得之釋文魚廢切正合艾

音而字似芠誤矣呂記及玉海引此皆似艾穀梁傳昭八季說田獵之制文頗與此傳同嘗句云艾蘭以爲防則字當似艾無疑

漢翼奉自言學齊詩其說吉日辰午云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南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然則此其齊詩之說與後世風占有六情之說蓋本於此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申子主北方其情好行貪狼亥卯主東方其情怒行陰賊戌丑主下方南與西其情哀行公正辰未主上方北與東其情樂行奸衺併南西二方而六各以其日時與方占風之來以觀休咎奉舉二而詩指其一焉

鴻鴈之什

鴻雁鄭箋云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孔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案孔言今泰誓卽河內女子所獻僞泰誓也所引二語與古文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意相仿彿非無義趣矣又大明七章孔疏引其文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此紀武王入商事淺得六師欣戴之情定非譌語惟思文箋疏所引火烏之事則屬緯書之說自

祈父箋引書若疇圻父釋文云爲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孔注尚書

直留反馬鮑音受疏云假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定本作若疇
與鮑義不合誤也案此文是箋引尚書自應从鮑作壽疏語得
之今監本作疇當改正又案說文𠷎疇𠷎壽𢳊檮敱魗幬幬璹
璹檮檮字皆从𠷎省而𩟸𩟸復从敱𠷎直由切誰也从口𠷎又
聲𠷎古文疇也今疇作疇𠷎本从𠷎而疇反从壽隸變之譌也
安疇壽之互異矣
祈父傳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引千畝之戰實之太
言與羌戎戰實指姜戎也而字皆作羌孔疏申傳箋直云姜戎
爲敗姜羌字形相似豈傳箋元作姜後譌爲羌與
斯干傳㠯瓦爲紡甎朱子㠯晝中漆室女手執物當之黄氏㠯湖

州婦人覆鄰一瓦當之皆疑而未決是其制已不抒矣孔疏云婦人所用瓦惟紡甎而已始其所習見嘫則昏無猶有此物

節南山之什

維周之氐鄭破氐爲桎鎋之桎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疏引孝經鉤命決曰孝道者萬無之桎鎋又引說文曰桎車鎋也今說文云桎足械也之日切㚘奄車鎋之訓豈徐氏韻譜遺之于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切案據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又明載陸氏釋文而字書不收亦屬疏漏

式夷式已釋文云已毛音以鄭音紀案篆文巳㠯己三字形各不同何至兩可于甚哉隸變之誤經學也

㥶心如醒傳云病酒曰醒疏引說文云病酒也醉而覺言旣醉得
覺而㠯酒爲病故云病酒此說得之徐鍇韻譜因醉而覺語疑
　醒卽古醒始未必然
桀紂之世有湯文而厲幽之末罔有代德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民之望湯文急矣迄虢桑而湯文不出烏始不擇屋而止焉
　三代而後所㠯多壹祿之民也誰謂天道古今不變哉
悠悠我里大孔之痗毛云悠悠㥶也里居也痗病也鄭云里居也
　釋文云里本或作悝後人改也孔疏云毛㠯爲悠悠乎可㥶也
　爲此而病大甚困病矣鄭㠯爲悠悠乎我居今之世大甚困病
　爲異呂記云董氏曰里顧野王作悝爾雅㠯悝爲病集注同之

今毛㠯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旹字爲𤸎也爾雅𤸎病也邢疏引悠悠我里爲證而云里𤸎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複出奚孔述毛云爲此而病指里也尤甚困病指孔痗也又言鄭里居與毛异合㞢吕記邢疏則毛傳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源謂傳文當云里病也中閒居也痗三字乃昧者妄增㠯伯兮心痗傳巳有釋故此詩止訓里字俗儒怪病義非里字常訓因增入痗字吕當㞢見里字奄釋則諜箋文居也吕實㞢㠯注疏諸本誤皆同雖元本亦誤又吕記謂毛作傳旹字當作𤸎此未必嘫毛義由師授不𡠜據經文且古字多通用當偕里㠯後儒據爾雅改爲

[illegible]容有之釋文所云㠯是也

曾我暬御朱傳引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國語止此暬字自劉瑾辨之㠯爲楚語作褻意瑾所見國語必非善本反執其誤字㠯爲正可嗤已案暬从執日狎習相慢也褻从衣執私服也暬御正取狎習之義

孔棘且殆箋甚急迮且危釋文云迮本又作笮側格反案說文迮迮起也笮迫也則箋文作笮爲長

巧言云奕奕寢廟閟宫云新廟奕奕周禮隸僕注引詩寢廟繹繹不知何篇文又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天子之廟惟祧無寢繹繹相連皃前曰廟後曰寢

爾雅桑扈竊脂郭注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不食粟朱傳用其語曰俗呼青觜食肉不食粟刪去雀字曲字不成文義此必傳寫之誤當云俗呼青雀而刪去觜曲二字耳唉諸本皆同讀者莫覺也案本艸桑扈喙或白如脂或黃如蠟然無青觜者

惄焉如擣毛云擣心疾也孔申之言如有物之擣心又引說文擣手椎也一曰築也語證之案釋文云擣或作㿚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㿚疛皆从疒毛韓直以爲心疾之名則擣字特借耳疏語恐非毛恉但說文無㿚字而疛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釋之亦非無見

巷伯詩敘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

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
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
巷伯故以名篇案敘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
下內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敘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
巷伯故敘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則知敘末脫此
四字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官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巷
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為近是箋文內小臣解巷伯非解寺人也
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箋
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閒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此
其誤始因傳寫者誤將敘內巷伯奄官遂入箋而箋內巷伯不

應複出豕改爲寺人也疏又謂定本敍內奄菴伯奄官四字於理爲是釋文亦言官本將此注爲敍文而呂記嚴緝載敍語皆奄此四字則近本之敍不爲誤也至箋之解菴伯者遂以解寺人其誤愈甚非孔疏奄由正其失矣

菴伯傳蒸盡縮屋而繼之釋文云縮又作摍疏云摍謂抽也論文義摍字爲正矣案說文縮亂也一曰蹴也摍蹴引也皆所六切

谷風之什

有冽氿泉疏引說文云冽寒皃今說文奄冽字止有洌字訓水清

大東箋闓置官司釋文云闓音開字亦作開齊風載驅箋闓圛釋文闓亦音開則闓開二字音義同矣案說文闓苦亥切玉篇廣

韻同又曰亦音開其義則同釋文

甫田之什

或耘或耔傳云耔雝本也疏引漢書食貨記以釋雝本之義而文多不同案漢書言后稷畎田之法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艸因隤其土師古曰隤下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音耐風與旱疏引此苗生葉脫生字隤字作壝盛字作成又脫暑字玩文義定是詩疏之誤以記朱傳皆引此文誤亦與疏同惟王伯厚玉海引此與漢書合

甫田次章社方田祖三祭近出馮氏名物疏何氏古義二書欲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謂祭五精帝必配以五人帝神農以配炎

爕怒也此謬矣月令云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㠯詩合之絕不相符大雩之祭㠯上帝爲尊詩不應反略之也山川百源將雩而先祈也非社非方也且社方與雩各一祭祭夾不同皆不得總社方於雩也田祖是神農固爲炎帝矣嘆大雩之祭徧及五精帝則五人帝咸在何獨舉其一也大雩用盛樂月令所言樂器十有九焉詩止及其三不得謂之盛也假徒見詩言祈雨與大雩相合又耘秄正仲夏皆因爲此說自不知古人龍見而雩當㠯建巳之月不㠯仲夏月令不韋之書未必合古禮康成注已規其失何足用爲據乎詩本傳今思古非若身遇而目覩者嫥咏一時事也上言耕耨之勤此言

祈報之至義各有取不必皆指仲夏如執耒耜二字以槩全詩則末章千倉納庾萬箱載稼夫與耒耜同旨乎馮又以祈穀非祈雨譏古注疏則无妄以御田祖鄭引周禮籥章文證之矣不言祈穀也孔申鄭意後始耕之言則引月令注元辰吉亥始耕之祭爲證矣始耕之祭社祈穀祭後非一事也且祈穀之祭祭上帝而配以后稷不祭神農也此與經田祖之文顯不相合馮誤指爲祈穀而譏之不已過乎詩詠農事往往言雨如信南山之霢霂大田之興雨皆是此詩述昔祈之祭因及甘雨以起下稷黍之文自非專言祈雨也豈可因此一語彖合方社田祖爲一祭而以祈雨槩之哉近書多妄說不足置辯惟馮疏攷據頗

確啖亦有此奄稽之語恐誤後學故特辯之

詩中六祁祁祁采蘩七月出車大田韓奕玄鳥是也右旁皆从邑今監本注疏大田誤作祈與五詩異嚴緝云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今監本已誤矣惟朱傳嚴緝作祁其玄鳥詩祁祁則呂記朱傳皆誤作祈

鞞琫有珌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案定本集傳如此釋文同而孔疏稍異諸侯璆珌作鏐珌大夫鏐珌作鐐珌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如今本則琫珌同物者惟士耳又案說文亦載此文惟不言大夫耳其云士珕琫而珧珌則士亦異物餘

與今本毛傳同蓋各據所聞也又疏引說文云珕蜃屬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珧蜃甲也士用珕今說文竝不及於蜃句豈韻譜遺之乎又案傳言琫珌之物爲名凡七與玉璆皆玉也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鏐黃金之美者與鐐白金皆金也珧珕皆蜃也三物而七名焉

大矦既抗弓矢斯張鄭箋茲不推明賓射名正之義而孔疏申箋論之甚詳今本箋文必有脫落杜君矦謂之大矦以下大矦張而弓矢亦張之上

發假有昀以祈爾爵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意本鄭箋箋云發矢之者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嚴華谷辯之謂求勝以爵不勝不如射義求中以辭爵之優所見良是與嘗求之孔疏

知鄭箋本不是解蘆女當作女蘆文倒者傳寫之譌曰孔申鄭云以求不歡女養病之蘆又云我以此求女蘆謂求不歡也又引躰義辭蘆語證之使仲達爲疏旹箋文已作蘆女則不應以求不歡釋之其引鄉躰文又當較論其同畢矣不知二字之倒始於何旹也朱傳全用箋語亦作蘆女

魚藻之什

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前之象今本作蔽厀膝俗始俗儒妄改曰蔽厀乃芾之別名周旹用之何云大古又何云象哉孔疏申箋以爲大古亦及先知蔽前後知蔽後重其先蔽者故存之示不忘古則當爲蔽前明矣又爾雅亦蔽前謂之襜注云今蔽厀采

綠毛傳夾云鼀蔽萹也傳當本此今諸本俱誤作滕惟呂記引
箋作蔽萹得據以正之
采綠之綠卽衛風淇澳之綠爾雅所謂王芻與竹各一艸陸璣以
綠竹爲一艸孔疏已辯其誤嚴緝復引陸疏以釋采綠則尤誤
又其所引疏語與今本艸木疏及衛風正義所引各不相同故
錄之以備攷嚴引疏白艸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
澳旁生如艸其艸澀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於刀鑽俗呼爲
木賊假土人謂之綠竹自如艸至木賊二十三字皆今本所無
況旣云艸也又云如艸義有礙嚴殆誤也案木賊艸始見於宋
嘉祐補注本艸云苗長尺許每根一幹無花葉寸寸有節此所

言物色與陸疏迴異

國語記龍漦之妖固已異矣白華詩疏引帝王世紀合之无爲足
異世紀謂幽王三年嬖褒姒者褒姒年十四推其初生當在宣
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年童妾感漦妖者方七歲歷共和
十四年而宣王立立三十六年而妖子生則褒姒之在母腹凡
五十年其母生子者亦五十六歲矣又童妾十五歲而笄爲共
和九年既笄而孕即自孕後計之亦四十二年矣妖物之生固
異於人乎老聃在母腹亦七十餘年與之相似但老聃生而白
首故有老子之偁妖子夜啼猶嬰童耳斯又其不同者雖嬰
使褒姒生而白首豈能致驪山之禍哉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旌賞之官歲旹月吉必屬民讀法飲酒攷其悳行道藝故畎畝之夫皆通經術習禮儀瓠葉首章箋云此君子指庶人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啟朋友習禮講道藝豈漢世猶有此風乎觀此可想見古人之田家樂矣

漸漸之石首章釋文㝡多遺脫只如勞字鄭訓遼闊與毛不同則音亦當異朝字鄭王孫皆釋爲朝見則當讀爲潮兩字俱應有音反今釋文止云勞如字而已

不皇朝矣箋云皇正也疏云皇正也釋言文箋疏兩正字今皆誤作王箋又云不能正荊舒使朝於王下兩章又云不能正之則

爲正字無疑又釋言云皇匡正也茲無皇王之文若皇王君也
則見釋詁況呂訓此皇字文義亦奚今諸本俱誤又案王肅述
毛訓皇爲暇而後儒宗之文最明順今集傳經文作遑定是傳
寫之譌

韻會云輚通作棧詩有棧之車注从車喚則經與注字各別也今
本注疏棧字皆从木不从車黄所見是宋本也今本作棧定是
昧者據經字而改自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篇自次章呂下章㳒首尾相攣如貫珠近世王元美謂轉子

建贈白馬王詩祖此源謂大雅多有此章法下迄旣醉二詩大然下迄惟三四章不接而餘章皆相連矣它若棫樸之首二章皇矣之七八章生民之五六章假樂之三四章桑柔之二三章雲漢之七八章烝民之首二章江漢之五六章瞻卬之三四章皆此章法也

大明詩八章毛鄭次章六句三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呂記朱傳嚴緝皆次章八句三章六句四章八句五章六句取其與首尾兩章六八相間也不知改自何時

詩言摯仲氏任是大任乃摯國次女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俱爲媵自殷以前皆然與此詩不合通義疑之良是矣源謂漢儒之

言亦不謬但所言者特禮之大槩自杜當時行之必更有變通生女者多寡不齊不足者或取同姓國女爲娣姪有餘者或媵夫人所出俱嫁爲媵而娣姪取諸庶出更有餘或以備它國之媵皆未可知也不獨摯任爲仲女而已見於萅秌者紀季姜爲王后魯叔姬爲齊夫人季姬爲鄫夫人皆非長也見於衛碩人詩者齊女三姊妹嫁衛邢譚三國皆爲夫人亦不以女弟隨嫁也則當時之有變通可知矣源又因此竊歎古人風俗有不若今人之美者男女之別嚴其大者古人尊男而卑女故姑姊娣姪一人爲妻餘皆爲妾不以爲辱待之既卑亦不甚繩以節行故列國夫人往往淫泆不制而通室易內之事皆見於世家右

族甚有奪人之妻㠯予人彊人之子而爨其母如魯人之於施氏孔圉之於大叔疾人之於衛公子頹者此今日市井無賴子所不忍爲而當日名粑卿大夫爲之恬不知怪何今人之反勝古邪豈非洙泗之文誦習旣久漸漬入乎人心各生其愧恥邪又不僅此也古者諸侯世其國卿大夫世其家皆有土有民怙侈縱欲有自來矣後世天下定於一統無常貴常富之家一有越禮之事人卽㠯王法議其後空其有所顧忌也況愧恥內生所得於聖人之教澤者有素乎

俔天之妹毛訓俔爲譬韓詩俔作磬孔疏言俗語譬喻爲磬作㠯譬爲磬豈可㠯今人文義求之乎觀孔疏則唐世方言猶然矣

其繩則直釋文云繩本或作椉案經作繩傳作椉箋云傳破之椉字後人㒸誤改經文今案傳引釋器繩謂之縮誤繩爲椉自此訓縮版不訓繩直也與經文繩字何涉又鄭箋云椉聲之誤當爲繩是言後人傳寫之譌自不以傳爲破字也釋文所述箋語今茲無之此不可解

迺立皋門章箋云內有路門當作內有寑門一曰路門中閒脫太四字觀疏云文王世子曰至於寑門是內有寑門也疏又云寑門一曰路門以路寑在路門之內故係而名之則可見矣

淠水名說文云出汝南从水畀聲匹制切詩三僭其字皆爲皃狀之偁小弁爲萑葦之衆采菽爲旂動之形棫樸爲舟行之皃同

此淠字今淠彼涇舟諸本俱作渒則傳寫之譌也觀韻會淠字
注引此三詩正韻淠字亦引棫樸詩則誤尚未久至淠本作渒
說文云水在丹陽从水箄聲匹卦切玉篇渒字又作渒
黃流在中傳云黃金所以流鬯也釋文云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
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
鬯也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陸孔二君意正相
反余謂無飾字簡而當矣且黃金以爲勺不僅飾也
皇矣首章孔疏引書多方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
暇今之尚書諸本皆作暇莫知原文之爲夏者未審何時所改
豈唐明之世與卽此以推可見後世五經文字竄易者多矣賴

有古注疏得知其萬一耳

家國興亡之際忠臣義士所痛心也雖有聖人受命不能禁人故主之思矣殷之旣亡也叛周者有四國焉吾讀破斧詩而知之見傳周之將興也不忘殷者亦有四國焉吾讀皇矣詩而知之見箋疏云密須疑周將叛殷故距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吁可與論世矣文王之伐密也管叔諫曰其君天下明君也伐之不義疏引皇甫謐言是或一見也所以有啟商之役與

集傳經文多譌脫其六字爲晦翁自改旣論之於稽疑中矣至皇矣篇以詹于周祜脫去于字雖未見其爲朱子意然觀假樂之讀爲嘉樂駿假之讀爲峻格上帝甚蹈之爲上天甚神假以溢

我之爲何以恤我皆彊詩義以就它書而爰其適歸爰之爲奚
則直據家語以改經字安知此詩于字非因孟子而删之乎蔡
仲默注禹謨降水儆予改降爲洚併禹貢北過降水亦改爲洚
正用斯例也

鼉鼓逢逢樂書宋陳暘以爲鼉鳴應更故詩人託言以爲靈悳之應
非實鼓也此謬矣麀鹿白鳥但言其得所不言其侶何樂以爲
靈異也況此二章言靈悳見於樂箋有明解若託鼓爲喻則虡
業鼓鏞又喻何物乎

生民之什

生民第五章二種字以文義論之種之黄茂應去聲實種實褎應

上聲釋文止有支勇一反推其故定是種字上脫一實字案釋文云種支勇反空加一實字別之今本俱無實字則傳寫之脫也嗛其誤已久嚴緝二種字俱云上聲此擧其誤而不覺也呂記音反皆遵釋文獨此二種字缺則疑之也惟朱傳二種字前去聲後上聲卻與古暗合

釃酒既湑箋云湑酒之泲者也釋文云泲字又作醑同案玉篇醑子禮切手出其汁亦作㨆廣韻云手搦酒也嗛則醑字正當湑義箋及周禮禮記注皆作泲僧也泲本水名今僧用濟

度其夕陽孔申毛以爲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攷其地當在梁山之西蘇氏謂度山西之地以廣豳人之居不知又是何山之西

呂記朱傳皆从止嚴緝則用疏義

取鍛釋文云鍛丁亂反本又作碫說文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案碫今說文作碫厲石也从石叚（古雅切借也）聲普㤓傳白鄭公孫碫字子石徐鍇音乎加切外竝無碫字碫从段（徒玩切从殳耑省聲）音鍛碫从叚音遐音形俱異但段叚二字筆畫相佀書者易殽須視音切爲辨陸徐不同如此當必有一誤矣又案玉篇兩字竝載云碫都亂反礪石也碬下加切磍（恰轄軋三音）碬高下也廣雅釋器云礱碫礪也曹憲注碫都玩反顧梁人曹隨人礪石皆是碫非碬而碬字注則玉篇別有義可見吾呂皆說文元作碫故二書音切與陸同釋文當不誤也但釋文別徒亂爲徐反則當皆必有遐

音可見段段溷寫杜脣初已然

臤阿敘孔疏引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

故字从臣今說文云賢多才也从貝臤聲與疏所引異

民勞箋汔幾也釋文幾音祈易井卦注釋文幾音祈又音機案訓

微者當讀機音訓近者祈機二音俱可讀

蕩之什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鄭箋當有闕文以疏合之當云大謀定命謂

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

施之即正歲縣之象魏也今本箋文敓即正歲縣之象魏也八

字案疏申箋謂旣云謀定而別云旹告則謀定旹未告也周禮

大宰正月縣治象小宰正歲觀治象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是再縣之也二者不同與謀定者告相合故以定命爲正月始布政教以辰告卽正歲縣之象魏也今鼓正歲一證則文義不全矣

萬民靡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案鄭箋云天下之民有不承順之兮謂承順之也則粟成讀本靡當作是

屋漏箋云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釋文云厞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慎凡非反今說文厞隱也从厂非聲扶沸切徐氏此切非許意矣又厞字从厂不从广厂呼旱切广魚儉切音各異今本注疏誤从广作⿸广非

好是稼穡鄭解爲居家吝嗇之人後儒譏之然釋文言所見鄭本此章稼穡皆作家嗇則元非改字也鄭箋詩時齊魯韓詩具存假或別有據矣

征以中垢韓詩征作往外傳以爲人君不用賢無知妄行之意與箋疏異外傳云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云惟假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斯義大勝矣

徹申伯土田箋云正其井牧釋文牧手又反又如字案井牧者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引左傳牧隰皋井衍沃襄二十五年文釋之以爲二牧而當一井是也若手又反則牧當作收井牧見易井

卦喽牧收異文乃破字不當用音反且論箋文義則并牧優矣
顯父餞之呂記引鄭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鄭箋卿士作公
卿孔疏則作卿士云諸侯反國王臣餞送惟卿士故知顯父周
之卿士則今本之誤信矣又嚴緝引箋及總注皆作公卿嚴後
於呂其所見本應誤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疏云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野荒民
㪚則削之惟某氏本有荒字自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與周禮野
荒必是虛之義也案康成箋詩本據爾雅爲說則荒虛之文古
本定有之不知何旹逸荒字而諸家俱不見收幸有某氏解僅
存於孔氏詩疏後儒尚得知之自獨怪邢昺作爾雅正義竟不

載孔疏某氏語㠯補經文之缺方信宋人經學遠不逮漢唐也

苴字有十四音義各不同楊用修丹鉛錄載其說訓爲水中浮艸者當讀如樝名見詩如假樓苴是也今監本釋文苴士如反呂氏詩記士始反樝音當士加反意監本誤加爲如呂記誤加爲始皆因字形之相近也嚴緝苴音茶獨得其正至朱傳七如反則是麻之有子者蓋風叔苴當从其音非此苴也其七字豈又釋文士字之譌乎案韻會六麻韻苴字與茶樝同鋤加反其見六魚韻子余切者又云士加切因引詩樓苴證之蓋用此釋文切也可知宋本釋文不誤呂朱誤切亦起於近本耳

頌

周頌

文武吉甫謂吉甫也文武是憲謂申伯也文武維翰謂文王也不顯成康自彼成康謂武王也詩中往往有此皆非舉謚爲言昊天有成命及噫嘻兩頌皆言成王正猶下武及酒誥之成王何假禮矣之于王也以三頌所偁爲兩王之謚因謂康昭以後尚有頌者此歐陽之臆說而朱子味之者也駁難之文備於通義矣

思文疏引說文云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案今說文此乃來字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與疏所

引文大小異其麰字注云來麰麥也或从艸作革

詩言捕魚之器凡十有二旣詳之於潜頌矣今觀唐皮日休陸龜蒙漁

具詩爲題有十五又宋陸游入蜀記言吳江縣治有石鐫會文

清公名幾字吉甫南宋人漁具詩比松陵倡咊集所載即皮陸詩又增十事俗

敝民謂機巧日滋隸爲不仁之器殘害水族是可慨也夫此廣

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豈能救之哉或謂网罟作

於包犧羲皇聖人未嘗不殺人以殺呼网罟之制始於包犧之

世且豈眞包犧作之耶如謂羲皇作网罟以殺殺則弧矢能殺

人而殺人大聖人之殺耶繫辭之意本贊易理廣大八卦旣畫

則天下事物總不出其範圍者也又包犧作网罟獨見易繫辭

自禮運言古未有火化民食鳥獸之肉是燧皇以前民已擊鮮
而食漁獵之具此皆卽應有之倂非始於羲皇者矣繫辭明易
象之悉備則以爲在既畫卦之後禮運推禮制所由興則以爲
在未鑽火之前夫言之指各有攸歸故兩書皆夫子之言而先
後不同與之游燕者事無書史可稽夫子止約略言之自何可
偏執其一語遂謂羲皇之敎殺乎

魯頌

駉篇有驔有魚毛傳白豪骭音榦白驔孔疏云說文白骭骹音敲也釋
畜云四骹皆白驓音增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謂豪毛在
骭而白長也如疏言則傳豪骭下當有一白字否則白當作白

必有脫誤矣諸本注疏及呂記朱傳嚴緝引傳皆同不應諸本
俱譌傳旣無白字則孔疏豪毛白卷之解又从何來況豪骭白
驔亦不成文義此甚不可曉也
其旂茷茷茷从艸从伐朱傳獨从竹从代作笩笩不成字字書所
無矣諸本皆同不知誤始何旹今讀者俱莫覺近由俗下書有
字彙俗作彙者豸妄造一笩字收入竹部可弞已
薄采其茆釋文云茆干寶云今之鴨蹠艸堪爲菹江東有之案宋
庠國語補音云鴨烏甲反卽鴨字又案鳧鴨一類茆亦名鳧葵
其㠯此與
東萊於邶風辨萬舞兼干羽其見韓奕至魯頌之閟宮商頌之那

仍依用鄭箋㠯萬爲干舞葢公劉次章㠯後皆未經刊定之書也又國風二雅皆詳載鄭譜之文三頌則闕焉始信己亥重修此書爲功不淺惜未竟其緒耳

商頌

糦頌執事有恪箋云執事薦餴則又敬也釋文薦作蔫云蔫本又作薦襍記薦馬釋文亦作蔫鄉飲酒祭薦釋文云本亦作蔫案廣韻云蔫畜食作甸切薦之本訓爲獸所食艸是薦蔫音義俱同也其偺爲奉進之義亦同

玄鳥長發殷武三詩皆句句用韻惟天命玄鳥四海來假維女荊楚數語不協自今號句句協韻者爲柏梁體㰦虞廷賡歌三句

皆韻五子弟三歌若依左傳則六句皆韻陶唐下多率彼天常一句又厥道作其行

國風二雅如碩人亍猗嗟九罭皇皇者華斯干鳬鷖等篇中多

有連句用韻者及商頌三篇亦然此體之來古矣惟七言則始

於柏梁耳

隕左从𨸏本隕墜字㠯音近圓本王問切故讀圓而訓均諸本皆然獨

監本經文作幁誤也攷字書俱無幁字惟元人韻府羣玉有之

乃字書不收葢已覺其誤而監本經文反用之不可不急爲改

正也又彙成讀隕爲圓本㠯音之近今圓讀爲圜家併詩幅隕

字亦讀爲圜謬㠯生謬學者莫覺

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云奕

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云纘禹之緒商頌云禹敷下土方又云設都于禹之績皆指所目覩追念禹功也詩人稱述往聖主於頌揚祖德周所言惟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二王商所言惟玄王相土成湯中宗武丁除此而外雖二帝之聖不一及焉而獨於禹則言之至再至三者何與洪水之災民其魚矣禹復取而置之平土俾得耕田食穀萬世之天下皆禹所再造也後人舉目輒見之家箸之於詩自不僅詩也仲虺言纘禹舊服周公言陟禹之迹劉子言禹明德之遠皆在百千載後況當日之民躬被其澤者乎宜其德禹之深併愛其子孫雖有僻王猶奉爲君不忍叛乃再傳至大康而黎民咸貳致羿浞得乘釁篡竊微

少康中興禹幾不祀矣即桀之惡夫非甚於紂也紂之亡有首山義士洛邑頑民桀既放即帖然并戴商豈夏之臣民盡不忠不義哉嘗思其故而歎人心之囿於習俗不可變也堯舜禹三聖相繼民得聖人而爲君者已百五六十年父子祖孫習見其如此假以爲爲吾君者非聖人不可矣竟不知此乃萬古一逢之泰運也又堯舜皆傳賢則易姓之事假夫習以爲常也獨禹傳子及孫而太康又逸豫滅德民乃翻然思去之矣又十餘傳而至桀虐又加甚焉遂舍而歸湯不復顧假繇所責望其君者刱且深固不肎以聖人子孫而恕之也至商之末造則傳子已習爲故事而賢聖之君又不過繇世而一見民始不甚求備於

君且知革命之爲大變也而各矖念其故主矣民之歸周不如載商之速旹使之喟也叓與商儀兩代閒而人心之不同乃爾後之儒者乃欲㠯近今習俗斷三代㠯肯之治亂得失豈知論世者哉

毛詩稽古編卷三十終

江寧
吳永江
周啟友
部德甫
張世杏
刻

後敘

起甲寅迄丁卯閱十有四載三易稾始成此編雖嘫未敢自謂盡善也憶初脫稾嘗以質於朱子巹孺賴其指擿得以改正者數十條今復再易稾所改正又數倍於前矣欲求就正之人不能起巹孺於九原也輟斤息弦之歎烏能已已噫余之有是編也豈偶嘫哉余家本世爲易學幼嫥習之而後以餘力及它經顧心獨好詩吟誦不去口嘗童小無知識徒以其葩詞韻語便於喉吻故好之自及稍長粗通文義則疑之甚以爲五經皆聖人所以訓世詩獨連章累幅俱淫媟之談此豈可爲訓嘗嘗爲同學者道之其余嘗也後或告余曰此解者自誤耳詩義本不如是余因思昔孫卿大

夫聽詩相贈會如風雨褰裳蘀兮有女同車野有蔓艸諸篇皆與焉若从今解則牀第之言不踰閾必爲嘉賓所譏可見古詩義不如是告余者洵非妄言但未知古人詩說載在何書也逮又長將成人矣適暑月先君子命源暴書見笥中有十三經注疏者蠹帙頗多竊闚之方知詩有子夏敘毛公傳鄭氏箋大喜曰此異古人之詩說乎家請此書於先君子伏而誦之則益喜恍若披霧見天始信詩敎之眞足訓也不媿爲聖作矣而向日之疑盡釋更旁覽餘經愈歎古經眞面目汨沒於後儒之訓釋者不僅詩也從此先儒之說始深入識田每持以折衷經義不爲眾喙所惑後又於它書史見前輩論經學多有右漢而左宋者至如馬貴與楊用修極

口為詩敘訟冤語俱明確甚希其先得我心焉嘆以語人輒笑而弗信學者沈於所聞又何怪乎惟朱子吾儒慨嘆以窮經自任而與余游處闔密持論又多與余同故所著周易廣義尚書埤傳毛詩通義讀左日抄等書茲以示余并為論定余頗效其一得而詩則夫自成一書云蓋余自童季好詩繼乃歷疑而得信以至白首而其信益堅又輔以肯輩之同心知己之并事方有是編也豈偶嘆哉雖嘆經義宏深管闚蠡測敢自謂盡善乎因感就正之啻人故述其顛末書於卷後

毛詩稽古編附攷

震澤費雲倬星躔輯

男芝沅瑞庭校字

余舊藏毛詩稽古編三十卷係我鄉張太史諱尚瑗字損持著有三傳折諸手抄本屢擬付梨因未得原本故中止者二十餘年壬申夏黼廷龐子攜作者元稿與余商其剞劂事併欲將張本相為讐校余喜得其同志遂慫恿成之且分勞焉蓋此書以三易稿而定當時元本本有二詳趙序今趙序從金本錄入龐子所藏之本實作者後定之本作者親書之親校之龐子因先賢手澤猶存縱有譌脱悉如其舊然余以諸本細為互校其中字句閒有

仍從初稿為是者若干條迺另籤於後以備博識者酌訂之且於是編不無小補云時嘉慶甲戌年孟春月震澤費雲倬誌

卷一

第二葉前八行 言此妾媵爲之校甲子鈔本此字下有詩乃二字 第四葉後二行 周禮醢人注校張本上有一案字

卷二

第三葉前八行 宋曹氏校甲子鈔本下有名粹中著詩說六字雙行注 第七葉後一行 賦語正合趙氏本下有范以為盛豈其然乎八字 第十葉前四行 故詩以興遠行從政趙氏本無遠行二字 第十二葉後三行 董氏下有一適字旁注張氏趙氏本同 第十三葉前六行 詞遜王氏本下有俗借遜三字雙行注

卷三

（第四葉後六行）契至湯八遷湯至盤庚五遷盤庚至後又五遷此兩行注十八字惟趙本有之

（第五葉前十行）宣夫人宣字下疑脫一公字

（十六葉後五行）周書時訓王本作時則訓

（十七葉前二行）苦菜葉似苣王氏本似字下有一苦字

（十八葉前九行）其葉有毛者王本葉作莖

（廿一葉後八行）此人居列上頭者趙本人字上有一碩字

（廿四葉前一行）流行合同曰肥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為肥與劉郭異意王本無列子以下十七字

（末葉前二行）史官載事事張本作筆

卷四

（第一葉前五行）特為孤特之義張氏王氏本為作乃

（第一葉後四行）古今通用張氏本今作本

（第一葉後七行）詩牆有薺指此王氏本作詩牆薺楚薺指此

（第二葉後六行）毛意與己不合合字張氏王氏本俱作異

（十三葉後八行）會弁如星張氏朱氏兩本批云會依說文當作䯤

（十六葉前四行）引馬融云此句下脫一濊字惟朱氏本硃筆加

此一字餘俱無因原本無故皆脫也【廿一葉後四行】今則不然張氏王氏本俱無此四字

卷五

【十九葉後三行】美好姸媸張氏趙氏本作美好醜惡【廿六葉後一行】有變更耳王氏張氏本此句下有非古今好尚之殊亦非別草也十二字

卷六

【第十葉前九行】孔疏已有說矣惟朱氏本此句下多一云字【十二葉前一行】十萬之名也下誤多三百億句

【十六葉前一行】惟呂記嚴緝作粼朱氏本有石經及三字今校石經果亦作粼故依朱本加之【十六葉前六行】周禮攷工陶人疏陶字上脫一記字

卷七

【第三葉後五行】今郭注無此二語蓋傳寫逸之此十二字張本作雙行注【第七葉前八行】狘趙氏本有或作

怯字 王 十二葉後三行 不云莖 趙氏本下有有白粉三字

卷八

第一葉後三行 此可證矣 張氏本無此句 第三葉後五行 是又自戾其初說也 朱氏王氏本無 第九葉後九行 皆全用七月詩 此句上脫以頌器之聲合樂也八字 第五葉後五行 春女思 趙氏本思字作悲 第八葉後六行 史記相如傳隱夫鬱棣徐廣注引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 此兩行注二十六字原本無今依王氏本增入 第九葉後三行 以紫莖白莖當之 朱氏本當字上有一葵字

卷九

第二葉後五行 殆此異與 張氏本殆字下有一以字 十二葉前七行 周禮大宗伯皆稱先王 王氏本伯字下有六享二字 十五葉後一行 宜相同也 四字趙氏本無

卷十一

第九葉後九行 曰駟驅 張氏趙氏本此句上有曰駟驖三字 十六葉前二行 汧水出焉 朱氏本無此四字

卷十二

第二葉前八行 雁或作鴈 張本作鴈或作雁 第三葉前一行 三章皆劬勞為言 張氏趙氏本皆字下有一以字

第六葉前一行 德衰乃作 乃字張本作時 十七葉後三行 固取其勢 王本取作象

卷十三

第三葉前十行 畂谷 張本作畎谷 第三葉後八行 蘇氏謂尹氏付政媏婭 甲子鈔本謂字下有一譏字○案此是原本脫簡 十八葉前五行 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 張氏本當字上有一求字 廿六葉後九行 侈之言 張本言字上有一為字

卷十五

第二葉前五行 惟攘取 張氏王氏本下有饋物二字 第二葉前九行 毛云十千言多也王肅孫毓皆

从之（此十四字王氏本作雙行注）〔第四葉前十行〕今之嗇夫（王氏本上有鄭云二字）〔第六葉後一行〕毛云實未堅者曰阜（王氏本此八字作雙行注）〔第七葉後一行〕此一時俱祭也（此字下有四方二字趙本增入）〔第九葉後一行〕古文簡質不達意（張氏本質字下有一詞字）〔第十二葉前五行〕無事則摧摧芻也有事則秣秣粟也（此十四字趙本作雙行注）〔第十五葉後四行〕奉敕為詩疏（王氏本上有一孔字）〔第十六葉前六行〕興者興其意乎（上有意固互相備也六字惟王氏本及後偉手鈔本有餘俱無）〔第十六葉後六行〕然引大射宿縣之文（趙氏本引字上加一首字）

卷十六

〔第一葉後二行〕乃興之不離正意者（趙氏本興字下有一體字）〔第四葉後六行〕非獮猴也（王氏本下有如淳注引廣雅顏以為非十字雙行注）〔第七葉前六行〕郊特牲言蜡祭（下脫一時字）〔第九葉前七行〕俗作蘊（王氏本下有易作縕三字）〔十一葉後三行〕任車牛必有其制（任字下脫一輦字）〔十三葉後一行〕周尚多賢矣（趙氏本周字下

有雖衰二字

卷十七

第三葉前六行 王肅述毛意耳張本耳字下有安知毛訓載不即為始而鄭訓始非以申毛也十八字 第四葉前十行 當女祖為之法張氏本當字下有一念字 第五葉後十行 未可確指為周公字張氏趙氏本公字下有一作字

十三葉後七行 葉似蕺張氏本下有蕺側入切卽魚鯹草葉似著其狀三角一邊紅一邊青廿一字雙行注

卷十八

第九葉前五行 傳文決無誤張本誤字下有又合之韓詩而三焉王季之當作文王豈不信然哉二十字 十六葉前一行 文王德化之無不徧也甲子鈔本也字下有詩人舉小以該大往往有之毛以為靈道之行能會詩意於言外矣二十六字

卷十九

弟八葉後五行　正是報功之典　甲子鈔本下有傳云堯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臣顯神順天命十八字雙行注

弟九葉後五行　能悉更定之乎　張氏本下有況後世古音尚存所著樂府詞賦用韻多合詩易後儒往往據之攷證古音如吳棫韻補亦然朱子方祖其說以叶詩反謂漢人不知音韻是何言乎五十七字

弟九葉後六行　貍首　張本下有見禮記射義五字雙行注

弟九葉後九行　是叢生之物　下有周禮謂之叢物六字雙行注王張兩本同

卷二十

十一葉前八行　疏引爾雅回風飄　風字下脫一曰字、

十四葉後八行　以曰虩　張本下有子林反从二克克側林反首莽十二字雙行注

十六葉後七行　辭之輯矣　張本輯字下有說文作卙四字雙行注

卷二十一

弟六葉前十行　毛韓義同也　校張本下有造篇誦古俱是言作國語言武公耋年作懿戒猶左傳言名穆公作常棣一誦已少年詩一誦古人詩是皆可言作也四十五字

弟六葉後一行　本為刺厲而作　校張本下有兼以自警四字

弟八葉後五行

集韻同校張本下有玉篇二字

（第十葉後五行）箋正申足傳意校張本下有此仲達適兩家之異其實義別也十三字

卷二十二

（第八葉前四行）熊羆熊皆蟄獸張本云蟄當作摯

卷二十三

（十二葉後六行）斛郭湯料切云鍪聲轉也　鏵音華說文作茉云兩刃臿也　鍏郭音韋　喿音燥　臿楚治切俗作臿　梩郭音駭案說文梩乃梠之或體云臿也○以上六字下校張本俱有此雙行注

（十三葉後七行）斪音衢　劚丁錄切　定多佞切○以上三字下校張本俱有音切

（十三葉前三行）獨此器無名校張本名字上有一異字

（十七葉後十行）鰺校張本下有亦作鯄音餐五字注

（廿五葉前一行）揨校張本下有一作掣同尺制反七字注

卷二十四

〔第二葉後十行〕宋張文潛校張本潛字下有未字注〔第八葉後八行〕云摵也校張本下有又云摵批批捽也捽持頭髮也十三字〔十六葉前六行〕以證此詩之異同異字疑衍

卷二十六

〔第六葉前五行〕栗為裂張氏本下有鄭自云古聲栗裂同八字雙行注〔第六葉前七行〕不為樹張氏本下有鄭自云古聲不樹同八字雙行注〔第七葉後九行〕關雎敘哀窈窕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箋破哀為衷云中心恕之疏引鄭答劉炎謂鄭以為疑故兩解之又述毛意謂后妃以己得配君子淑女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孔義為正矣此條共七十二字在君子好逑條上他本俱無惟張氏本有之意原稿本無此條張氏因朱子通義所引故錄之歟

卷二十七

〔十一葉前七行〕上本作上此四字下脫一圈〔十三葉前二行〕邦从丰邦字下脫右旁二字〔廿一葉前八行〕管管當作

宧宧張氏本下尚有或作逭逭四字

廿二葉後十行 凡从反仄張本凡字下有俗作九三字雙行注

卷二十八

第七葉前二行 未審何據也下有豈因陶隱居本草注及朱子集傳言黍苗似蘆且見近世祭祀用此當稷故為此說乎然論其名則黍稷粱秫粟五者兼之論其形則五者無一相類正不知當古何穀李判為黍稷別種未可信也七十五字張本甲子鈔本同

十一葉後四行 注皆未詳下有然草木疏謂皤蒿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而引夏小正蘇游胡游胡旁勃語證之埤雅謂白蒿白蒬食之而仙故爾雅又曰蘇蒬蕛則斯二蘇與皤蒿故一種矣六十三字張本王本同

十九葉前十行 江東名為烏鵙張本下有本草綱目言即戴鵀三月即鳴小於烏能逐烏俗謂之駕犁五更輒鳴至曙而止三十一字雙行注

卷二十九

十六葉後六行 式穀以女此條下有○我蓺黍稷蓺誤作藝一條共一圖八字張本甲子鈔本同

廿二葉前十行 綠竹張本此條上有○淇奧引草木疏云奧亦水名正義亦引陸璣云淇奧二水名今陸疏無此文一條共一圖二十九字

廿四葉前六行 贈

之以芍藥張本此條上有○渙渙云渙渙說文作汎汎父弓反今說文云汎浮也从水凡聲不引此詩徐孚梵切一條共一圈三十一字（廿四葉前六行）揚州曰梅張本梅字下有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柟九字（卅三葉前二行）蹻蹻王之造張本此條下有○屢豐云婁力住反婁誤作屢一條共一圈十一字

卷三十

（摽有梅條）云擊也校張本下有一曰挈闓杜也六字（西方之人條）校甲子鈔本尚多七十四字（鄘）原本有刺宣姜之詩一條十一行今依張本節（釋秦風苞櫟條）其芽可食校張本下有薛田詠蜀詩云地丁葉婇和嵐采天蓼芽新入粉煎之句二十二字（順時布令條）大辰之謠也校張本下有吳語人似紉稍異於辰云十字（周頌文武吉甫條）下有引鄭箋今文泰誓一條長發硃筆自評云此條不必鈔入今依評節（捕魚之器條）校甲子鈔本尚多三百十七字（薄采其茆條）窠校張本此字下有䴽䴢音鴨鹿䴽亦作䳺玉篇䳺鴨同一字廣雅曹憲注云䳺於甲反亦有鴨字如此三十二字

書中古字二十七卷正字門已辨正之矣然止正其體未詳

其義讀者一時忘其原來尚慮疑信之參半今将於顯與時體異者一一從說文中細校并錄許徐全注分注其下俾讀者一見瞭如其義明而其體亦得其真面目矣

韜 說文云旦也从倝舟聲陟遙切詳倝部時體省作朝

廟 說文云尊先祖貌也从广朝聲眉召切詳广部時體省作廟

䈞 說文云厚也从亯竹聲讀若篤冬毒切今俗書借篤詳亯部

㫗 說文㫗部注云从反亯徐鍇曰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之於下則㫗也㫗本訓䈞胡口切今俗書借厚彙厚字注云厚山陵之厚則與訓䈞異字

運 說文云逡徙也从辵軍聲王問切詳辵部時體作運

軍 說文云圜圍也四千人爲軍从車从包省軍兵車也舉云切詳車部

㪔說文云煩也从攴从𤔔郎段切詳攴部與乙部亂治也異字

嚴說文作嚴云教命急也从吅厰聲又重文作𠑊今書中俱依重文○石里先生云渻吅為吅以其字入吅部中也

𧘝說文云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為表陂嬌切詳衣部時體渻作表

衺說文云从衣牙聲似嗟切詳衣部今衺正之衺俱借邪○案正字門廿二葉後一行云邪乃琅邪字訓邪正義者當从衺

奉說文云承也从手从収丰聲扶隴切詳廾部時體渻作奉

承說文云奉也受也从手从卪从収徐鍇曰謹節其事承奉之義也故从卪署陵切詳手部時體渻作承

奏說文云奏進也从夲从収从屮屮上進之義則候切詳夲部時體渻作奏

曼說文云引也从又冒聲無販切詳又部時體作曼

最說文云犯而取也从冃从取祖外切詳冃部時體作最

冠說文云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从冖冖覆也从一下垂也从元元亦聲冠有法制从寸徐鍇曰取其在首故从元古丸

切詳冂部

別說文云分解也从冎从刀憑列切詳冎部

八說文云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八兵列切又竹部𥯤字注云八古文別今書中通作別葢以古文通用也詳八部

𥯤說文云㢠也从竹从八徐鉉曰八兵列切篆文分別字也古懷切詳竹部時體作乖

𨛫說文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𥝩聲𥝩古文利商書西伯戡𨛫郎奚切詳邑部時體作黎

鄦說文云炎帝大嶽之胤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虛呂切詳邑部○案正字門十三葉前一行云許當作鄦凡國名地名同今書中悉依此

陳說文云从𨸏从木申聲舜後嬀滿所封之國在大昊之虛畫八卦之所木德之始故从木申神也从臼自持也詳𨸏部後人譌寫東旁○案說文云東動也从日在木中字入木部與柬義大殊毫釐之別不可不辨

𣍘 說文云獄之兩𣍘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徐鍇曰以言詞治獄也故下从曰昨牢切詳曰部時體作曹

冡 說文云覆也从冃从豕莫紅切詳冃部○案正字門十二葉後六行云蒙覆當作冡今書中凡遇蒙覆義者悉从此時體借蒙

冢 說文云高墳也从勹豕聲知隴切詳勹部時體作冢

嘫 說文云語聲也从口然聲如延切詳口部後人通借然○案然與嘫兩訓各異詳見下條

然 說文云燒也从火肰聲徐鍇曰今俗別作燃蓋後人增加如延切詳火部

夙 說文云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徐鍇曰今俗書作夙譌息逐切詳夕部

夜 說文云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聲羊謝切詳夕部時體作夜

戒 說文云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居拜切詳廾部時體作戒

兵 說文云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貌補明切詳廾部時體作兵

師 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帀帀反之字也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疎夷切詳帀部

旅　説文云軍之五百人為旅从㫃从从从俱也力舉切詳㫃部時體作旅

封　説文云爵諸侯之土也从㞢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徐鍇曰各㞢其土也會意府容切詳土部

邦　説文云國也从邑丰聲博江切詳邑部時體作邦

𨞼　説文本作䣆云里中道从𨛜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文省作𨞼今書从篆胡絳切詳𨛜部時體作巷

恭　説文云肅也从心共聲俱容切詳心部時體作恭

秌　説文云禾穀熟也从禾龜省聲七由切詳火部時體作秋

龢　説文云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咊同戶戈切今書通作咊詳龠部

咊　説文云相應也从口禾聲戶戈切詳口部時體作和

孰　説文云食飪也从丮𦎧聲易曰孰飪殊六切詳丮部時體作孰

執 說文云捕罪人也从丮从幸幸亦聲之入切詳幸部時體作執

㓦 說文云造法㓦業也从井刅聲讀若創初亮切今書中凡用創造義均寫㓦詳井部

罰 說文云辠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房越切詳刀部時體作罰

虐 說文云殘也从虍虎足反爪人也魚約切詳虍部

膚 說文作臚云皮也从肉盧聲力居切籀文省作膚今書通从籀文詳肉部

皃 說文云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莫教切或从頁豹省聲作額籀文从豹省作貌今書依說文正文作皃○案皃額貌三字均可通用詳皃部

𣠮 有無之無說文作𣞣篆文或有借𣞣注云此本蕃廡之廡李斯借爲有無之無後人尚其簡便故皆从之有無字本从亾李陽冰乃云不當加亾不知蕃廡字从大从卌數之積也从林亦蕃多之義若不加亾何以得為有無之無○案書中省去下林字而於蕃廡字仍加林字所以別無廡二字義也詳亾部

於 義詳十一卷第二葉

豙 說文云从意也从八豕聲徐醉切詳八部時體借遂

終 說文云絿絲也从糸冬聲職戎切詳糸部

嫥 說文云壹也从女專聲職緣切詳女部時體通借專

奪 說文云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徒活切詳奞部時體作奪

竊 說文云盜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禼廿皆聲廿古文疾禼古文偰千結切詳米部時體作竊

丸 說文丸部注云圜傾側而轉者从反仄胡官切時體作丸

赤 說文赤部注云南方色也从大从火昌若切時體作赤

烝 說文云火氣上行也从火丞聲煑仍切詳火部時體作烝

朕 說文云我也直禁切詳舟部時體作朕

介 說文云畫也从八从人古拜切詳八部時體作介

要 說文云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交省聲於消切又於笑切詳臼部時體作要

偁 說文云揚也从人爯聲處陵切詳冓部時體借稱

舉 說文云對舉也从手與聲居許切詳舁部時體作舉亡其手義矣

幸 說文云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胡耿切詳夭部時體作幸

𣶒 說文云逆流而上曰𣶒洄𣶒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从水㡿聲桑故切或从辵朔作遡詳沝部

良 說文云善也从畗省亡聲徐鍇曰良甚也故从畗呂張切詳畗部時體作良失其義矣

毒 說文云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从屮从毒徒沃切詳屮部

秦 說文云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匠鄰切詳禾部時體作秦

羿 說文云𢏚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从羽幵聲五計切詳羽部時體省幵爲廾

遡說文云遠也从辵𩔗聲莫角切詳辵部今作遡通用

遾說文云遣也从辵倂省蘇弄切詳辵部時體作送

嚏說文云悟解氣也从口疐聲都計切詳口部

嶷說文云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魚力切詳口部

服說文云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房六切詳舟部時體作月旁失其義矣

歬說文云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昨先切詳止部隸體作前

隆說文云豐大也从生降聲徐鍇曰生而不已益高大也力中切詳生部時體渻作隆

𠦝說文云高也𠦝匕爲𠦝匕卩爲卬皆同義者也竹角切詳匕部時體作卓

爵說文云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即略切詳鬯部時體作爵

乘說文云覆也从入从桀桀黠也軍法曰乘食陵切詳桀部時體作乘

竂 說文云穿也从穴尞聲論語有公伯竂洛蕭切詳內部時體消穴為宀消火為小失其義矣

堀 說文云兔堀也从土屈聲苦骨切詳土部時體消作堀

𠷎 ○案說文作𠷎云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屈之形直由切詳田部今原書从時體作疇其實以作𠷎為是

藄 說文云萊也从艸綦聲彊惟切○案說文綦字本作綦籒文从䜌从矣作綦今書依籒文作綦故藄字从之詳艸部

龡 說文云籥音律管壎之樂也从龠炊聲昌垂切詳龠部今書中凡用吹樂器之義俱作龡不从時體借吹

廓 ○案說文無廓字卷十一雨部霩字注云雨止雲罷皃从雨郭聲徐鉉曰今別作廓非是苦郭切又淮南子天文訓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則書中廓字似宜作霩今仍作廓从原本也

罤 說文云周人謂兄曰罤从弟从眔徐鉉曰眔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古魂切詳弟部時體借昆

夓 說文云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詳夊部時體消作夏

寑 說文云臥也从宀侵聲七荏切詳宀部

懿 說文云專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乙冀切詳壹部

[illegible] 說文云从緐爰聲或省作緩胡玩切詳緐部

㪔 說文云分離也从攴从林林分㪔之意也蘇旰切詳林部時體作散

迻 說文云遷徙也从辵多聲弋支切今時下習書俱借移非是詳辵部

恉 說文云意也从心旨聲職雉切○案意恉之恉本當加心今俗借甘旨字非是詳心部

皇 說文云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胡光切詳王部時體作皇

徃 說文云之也从彳㞷聲于兩切詳彳部時體省㞷爲主失其義矣

枉 說文云衺曲也从木㞷聲迂往切時體省㞷爲王失其義矣詳木部

有字从篆體而於字義無所損益者似仍當从時體爲便姑舉十三字以俟博識者審焉

亶克原原豝部夭失屍尾癄應敳敖孶季適適。案書中閒有从時體嫡嫡。案書中閒有从時體曲曲。案說文本作㘳若依篆體亦不作曲接接。案書中閒有从時體妾字亦然考考。案書中孝老耆者等字俱从老頭

有本从小篆而仍以時體刻之者照趙氏借鈔本也案趙敘云計其字體之不涵與古體之可不遵者槩以時下習書錄之然細案此書體例當仍从篆體爲得今摘之於左有九字而偏旁亦與焉

爲宜作爲　面宜作𦣻　才宜作ナ　言宜作䇂　欠宜作㒫　皿宜作皿　刂宜作刀　忄宜作心　月宜作ㄗ　辶宜作辵　晨宜作晨凡晨夜字宜从䢅　也宜作乜　者宜作𣅀。案之既从㞢乎既从兮也者二字亦當依篆

全書字體繕寫宜歸畫一今書中閒有一字兩體書之依原

本也其或从小篆或从大篆及夫或體時體均於義無傷然

體裁不無襍出故悉摘於左

至𡉀　鳳𠙰　𠀍世　圅函　纛𩰲　善譱　豈豊　丘丠　萬

𦵏　寫寫　壽𠷎　辨辯　夷夸　䂬恐　累絫　冰仌　畝晦

寡寡　巵𢀜　扁翩　耑端　鎬䣊　勈勇　括括　濶闊　岐

施

書中諸字都有一畫半點分別詳細粗視之不解其意一似

故作繁文案敘例云於點畫閒斟酌其雅俗蓋亦有至義存

焉今不能枚舉略摘一二以觀注意之處

奚說文本作奚　弟說文本作弟　劣說文本作劣　俊說文本作㑺

終